#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子部第一二冊目次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二）　（宋）黎靖德輯　明成化九年陳煒刻本　〇〇一

#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二）

（宋）黎靖德輯

明成化九年陳煒刻本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五計一十五版

易一

綱領上之上

陰陽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淳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敬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僩

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事皆如此今淅中學者只說合處混一處都不理會分處 僩

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 淵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魂魄以二氣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為魂屈為魄 義剛○方子錄云陰陽論推行底只是一箇對待底則是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是兩箇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綜而言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底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 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對待底是體流行底是用體靜而用動○又一條云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錯綜去是也季通云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 祐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嘘吸嘘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 僩○錄同

徐元震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以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因舉康節漁樵問對之說甚好 卷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道夫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 道夫



陰陽不可分先後說只要人去其中自主靜陰為主陽為客 僩

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 淳

無一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牡牝陰陽康節云坤無一故無首乾無十故無後所以坤常是得一半 祖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至如搖扇便屬陽住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繼之者善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之不同如二氣迭運此兩相為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其德之異爾繼之者善是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

固是性五常其所發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變通而觀之才拘泥便相梗說不行譬如觀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也謨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着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學蒙

易字義只是陰陽僩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爲無見如奇耦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等而下之如醫技養生家之說皆不離陰陽二者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㽦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爲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爲二二爲四四爲八八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三十二爲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僩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爲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爲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闕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爲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淪一箇大底物事故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拖闊盡容得那天之氣故曰廣生燾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淵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

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其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爲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胷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豪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爲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賀孫



揚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道夫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淵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賀孫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夔孫

## 數

石子餘問易數曰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之草木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植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界限處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自然如此走不得如水數六雪花便六出不是安排做底又曰古者用龜爲卜龜背上紋中間有五箇兩邊有八箇後有二十四箇亦是自然如此僩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一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做將出來他是自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是這箇物事分外靈甞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爲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遏他不住義剛○至錄云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在裏面老陽占了第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第二位便含箇八少

（蹊占第三位便含箇七老陰占第四位便含箇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只說得他中間進退而已○禎同）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矣然甚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賀孫○按後劉氏先天圖說亦與此意同）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人傑）

數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天地之正數也不足便不自餘進退不過六故陽進不過六分（人之善亦只進得許多惡亦只退得許多大數不可過○淵）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闢聲皆出於乾闔聲以藏於坤反之乃見）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端蒙）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得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義剛）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揚子雲是三數邵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揚）

康節數四孔子數八料得孔子之數又大也季通自謂略已見之方

有氣有形便有數物有衰旺推其始終便可知也有人指一樹



閒邵先生先生云推未得少頃一葉墜便由此推起蓋其時衰已見方可推其始終推亦只是即今年月日時以起數也（揚）

河圖洛書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廣）

河圖常數洛書變數（淵）

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七八九六因五得數積五奇五偶而爲五十有五（淵）

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耦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也（淵）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他是如何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著求卦者（淵）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着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對五成十（淵）

或問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末梢五又撞着箇五便成十（萬）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六（德明）（一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爲十也觀河圖可見丙丁合辛壬合之類皆以此推○德明）

二始者一爲陽始二爲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十五便是十干所始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以下皆啓蒙圖書○淵）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七同位是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淵）

成數雖陽固亦本生數（一作字）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淵）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淵

問前日承教云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即除了本身一二三四便是九八七六之數今觀啓蒙陽退陰進之說似亦如此曰他進退亦是自然如此不是人去攢教他進退以十言之即如前說大故分曉若以十五言之九便對六七便對八曉得時也好則劇又問河圖此數控定了先生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夔

所謂得五成六者一纔有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地淵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無他到極處了無去處便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九淵

河圖洛書於八卦九章無相着不知如何椿

伏羲卦畫先天圖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只是借伏羲手畫出爾唯其出於自然故以之占筮則靈驗否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得後來更畫不迭正如磨麵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來廣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鄰莖相似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即是三故乾一或得陰即是三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面所得如何或是陽即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即是三所以震四陰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即是三所以巽五或得陰即是三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所得如何若得陽即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陰即是三所以坤八看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淵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淵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泳

又說康節方圖子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以之西南便是否以至泰其間有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爲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得怎生恁地巧某嘗說伏羲初只是畫出八卦見不到這裏蔡季通以爲不然却說某與太史公一般某問云太史公如何說他云太史公云伏羲至淳厚畫八卦便是某這說看來也是聖人淳厚只據見定見得底畫出如伊川說若不因時則一箇聖人出來許多事便都做了砥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以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爲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得已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爲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爲左自南而西爲右



四象不必說陽向上更合一畫爲九方成老陽到兌便推不去了兌下一畫却是八卦不是四象淵

陰陽老少以少者爲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淵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各得本畫離坎之交是第二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三畫少陰少陽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時他這位次相挨旁兼山謂聖人不分別陰陽老少卜史取動交之後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則卦遂無動占者何所用觀變而玩占淵

一卦又各生六十四卦則本卦爲內卦所生之卦爲外卦是
十二爻底卦 淵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形而下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曰在人言之則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箇動靜感應而已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幾箇字便見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姤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說都不曾去問他 廣

乾坤相爲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半是陰中之陽 方子

乾巽一邊爲上震隨坤爲下 淵

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生四象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陰交剛陽交柔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就乾兩畫邊看乾兌是老陽離震是少陰就坤兩畫邊看坤艮是老陰坎巽是少陽又各添一畫則八卦全了 淵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之體這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了底那箇喚做體時是這易從那裏生這箇喚做用時揲蓍取卦便是用處 淵

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 驤

無極之前一段問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前後 祖[illegible]



康節云動靜之間是指冬至夏至 僩

安卿問先天圖說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曰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何也曰其中白處者太極也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兩儀也十六陰十六陽者四象也八陰八陽八卦也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太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坎納癸亦是此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又如道家以坎離爲真水火爲六卦之主而六卦爲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爲震上弦爲兌望日爲乾望後爲巽下弦爲艮晦爲坤亦不外此又曰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己留戊就己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 僩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以乾坤定上下之位次坎離列左右之門爲正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于東坎爲月故居于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居東南 方子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相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位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以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 淵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説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不見後面東西只見一半便似他這箇意思湖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无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曆不相應李通云細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其却不見康節説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如復只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生底次第也不應氣候楊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温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説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無大段分曉證左○[illegible]

易之精微在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始這復是陽氣發動之初因舉康節詩冬至子之半六十四卦流布一歲之中離坎震兌巽做得那二十四氣每卦當六十四分乾坤不在四正此以文王八卦言也[illegible]

先天圖八卦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僩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防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廣

先天圖與納音相應故季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

十三

間爲晦震爲初三一陽生初八日爲兌月上弦十五日爲乾十八日爲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爲艮月下弦坎離爲日月故不用參同契以坎離爲藥餘者以爲火候此圖自陳希夷傳來如穆李想只收得未必能曉康節自思量出來故墓誌云云四○參同契亦以乾坤坎離爲正故其言曰運轂正軸

問先天圖卦位自乾一兌二離三右行至震四住揭起巽五作左行坎六艮七至坤八住接震四觀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是老陽接巽末始卦便是一陰生坤是老陰接震未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盡震四離三二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大有一卦得夬夬卦接乾乾卦接姤自姤卦一陰生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又隔四卦得觀又隔比一卦得剝剝卦接坤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有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爲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踈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嬴縮當然之理歟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爲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又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昨侍坐復齋聞王講書所説卦氣之論皆世俗淺近之語初無義理可推竊意此圖春分卯中秋分酉中字或恐後人誤隨世俗卦氣之論遂差其次却與文王卦位相合矣不然則離兌之間所以爲春坎艮之間所以爲秋者必當別有其説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説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説話固不可以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氣嬴縮極子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尚未得其説陰陽初生其氣固緩然不應如此之踈其後又却如此

十四

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無說當更共思之 謨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罔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 銖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筮畫作甚



## 易二

### 綱領上之下

#### 卜筮

易本爲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爲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此易之大意如此 謨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所適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斷疑所謂開物成務者也 僩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嶢崎蠢然而已事事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則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五六八
已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澗水東瀍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之 淳

且如易之作本只是爲卜筮如極數知來之謂占莫大乎蓍龜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等語皆見得是占筮之意蓋古人淳質不似後世人心機巧事事理會得古人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於正古人便守此占知其大亨卻守其正以俟之只此便是開物成務若不如此何緣見得開物成務底道理即此是易之用人人皆決於此便是聖人家至戶到以教之也若似後人事事理會得亦不待占盡元亨是示其所以爲卦之意利貞便因以爲戒耳又曰聖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便以義理說出來元亨利貞在文王之辭只作二事

止是大亨以正至孔子方分作四件然若是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不成把利字絕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至於他卦却只作大亨以正後人須要把乾坤說大於他卦畢竟在占法却只是大亨以正而已 當

問易以卜筮設教卜筮非日用如何設教曰古人未知此理時事事皆卜筮故可以設教後來知此者衆必大事方卜 翔

魏丙材仲問元亨利貞曰天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又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爲之辭於其間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於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資益於人方吉凡言不利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而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 [illegible]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爲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爲理而不以爲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爲吉陰爲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爲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爲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爲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南軒爭而南軒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 [illegible]

八卦之畫本爲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爲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爲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爲占筮作須要說做爲義理作若果爲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大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爲教也 [illegible]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某便說道聖人只是爲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辨某煞費氣力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此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有文言與係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他說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箇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法樣恁地重緣這箇只是理會卜筮不緊只是說箇陰陽

因陰陽之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他剔開這一機然才有箇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他也自遏他不住然當初也只是理會罔罟等事也不曾有許多嶢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曉伏羲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剔開這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麽若有人來與某辯某只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爲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



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淳錄云如今火珠林樣）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爲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棊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安卿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淳錄云然）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淳錄云圓圖作兩截拗曲）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太極下面有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淳錄云不費力齊整）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故地喜歡自言前不曾見箇物事恁地齊整因言夜來有一說話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底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爲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淳錄作求）占得此爻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君德



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而今人便說道解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義剛錄云微如九二六四只是在人用也）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

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安卿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繫辭皆
是因而推明其理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蓍否曰是然則
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次大事也不敢不
恁地兢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他小事則
亦取必於卜筮而已然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
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
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
如周公卜宅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
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瀍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
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瀍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
兩卜所以卦言惟洛食以此見得也是人謀先定後方以卜
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曰揲蓍
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郤就這



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
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
向上底爲木橫底爲土向下底爲水斜向外者爲火斜向內
者爲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爲天王夏啓
以光蓋是得土之象義剛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郤要就卜筮中推出講
學之道故成兩節 王夫饋
易只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大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
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爲文言雜卦彖象之類乃說出
道理來 [illegible]
易只是箇卜筮之書孔子郤就這上依傍說些道理教人雖孔
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 僩
易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
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易本爲卜筮作須以斷辭辨事孔子恐義理一向沒卜筮中故
明其義至如曰其義无咎也義弗乘也只是一箇義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古聖人不是著此垂教只是見得
天地陰陽變化之理畫而爲卦使因卜筮而知所修爲避忌
至周公孔子一人又說多了一人某不敢教人看易爲這物
闊大且不切己兼其間用字與今人皆不同如說田獵祭祀
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爻中出此今無此事
了都曉不得 僩
看繫辭須先看易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
筮郤是說一無底物今人誠不知易可學云今人只見說易
爲卜筮作便群起而爭之不知聖人乃是因此立教曰聖人
丁寧曲折極備因舉大畜九三讀易當如筮相似上達鬼神下
達人道所謂冒天下之道只如此說出模樣不及作爲而天
下之道不能出其中可學云今人皆執畫前易皆一向亂說



曰畫前易亦分明居則玩其占有不待占而占自顯者初
易本原於卜筮又說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
地萬物 [illegible]
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一爻便要人玩此一爻之義如利
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曾說道利不貞者
人若能見得道理已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
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
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
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
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鄭
僩 用之問坤卦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
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爲坤之最盛者
故以象言之則有三者之德而不習無不利占者得之有是

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著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子分曉方始橫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豎四說都無歸著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曰便是如此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道陰陽他亦自看得[illegible]

用之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學須用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須習至於不習在學者之事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用之曰然不習無不利此成德之事也曰亦非也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有此象而已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某之說易所以與先儒世儒之說皆不同正在於此學者須曉某之正意然後方可推說其他道理某之意思極直只是一條路徑若才惹著今人便說差錯了便非易之本旨矣[illegible]

[illegible]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曰然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然却入[illegible]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不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illegible]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他說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人占得此卦者則有此用以斷吉凶那裏說許多道理今人讀易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說八箇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於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然亦嘗說破只是使人知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曾明得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欲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若卦爻大好而已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已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占亦凶卦爻雖凶而已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反覆都就占筮上發明誨人底道理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卦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又曰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闊急要說

出來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寬大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
以本意浸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卦之意只認各人自說一
副當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說他一樣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
焉故其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某所以不敢從而原
易之所以作而爲之說爲此也用之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
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而已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
畫八卦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則具
此道理想得當古人教人也不甚說只是說箇方法如此使
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有
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
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
你知也又曰某此說據某所見且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爲如
何因笑曰東坡注易畢謂人曰自有易以來未有此書也僩



蜀錄所錄之池錄文蔚錄畧
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
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
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
習無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無不利占者無此
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共儉則吉之占明不
共儉若是占爲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銖
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湯伊尹武
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這裏若無這事亦不說
到此若易只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
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又曰易無思也無
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
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言利永貞
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人 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

盡得這道理否坤之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如
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云所謂大過如
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如坤之
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
是過易大概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
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
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胸中寫
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
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時舉
聖人作易本爲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
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
吉便爲之凶便不爲然如此理都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
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
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
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
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
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
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
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
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
理在其中矣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時舉 云易只是說
象因事有後人所說許多道理皆在上 蓋聖人作易本[illegible]
爲卜筮設上自王公而下達于庶人教之以通天下之志[illegible]
定天下之業[illegible]
[illegible]剝之上九[illegible]
大之果不食[illegible]
載上一陽之象小人剝廬[illegible]
剝看古今小人既剝君子[illegible]
人只以象只如是後人說易只要將道理推[illegible]

蓋不解此

先之問易曰坤卦大抵減乾之半據某看來易本是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卜得乾卦云元亨利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若不正便會凶如卜得爻辭如潛龍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如卜得見龍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說利見大人一箇是五在上之人一箇是二在下之人看是甚麼人卜得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群臣自有群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又那曾有某爻與某爻相應那自是說這道理如此又何曾有甚麼人對甚麼人說有甚麼三李四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會大吉不然則大凶此書初來只是如此到後來聖人添許多說話也只是怕人理會不得故就上更說許多教分明大抵只是因以明教若能恁地看都是教戒恁地看來見得聖人之心洞然如日星更無些子屈曲遮蔽故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看他本來而都無這許多事後來人說不得便去白撰箇話若做卜筮看說這話極是分明某如今看來直是分明若聖人有甚麼說話要與人說便分明說了若不要與人說便不說不應恁地千般百樣藏頭伉腦無形無影教後人自去多方推測聖人一箇光明盛大之心必不如此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看這般處自分曉如今讀者恁地讀一番過了須是常常將心下溫過所以孔子說學而時習之若只看過便住自是易得忘記了故須常常溫習方見滋味賀孫

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實不可泥人傑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者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從大學做工夫然後循次讀論孟中庸庶幾切已有益也賜

易又只似而今發課底卦影相似如云初九潛龍勿用這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這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九二當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潛如何會勿用試討這箇人來看九二爻又是甚麼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嘗見林艾軒云世之發六壬課者以丙配壬則吉蓋火合水也如卦影云朱鳥翩翩歸于海之湄吉這箇只是說水火合則吉爾若使此語出自聖人之口則解者必去上面說道理以為朱鳥如何海湄如何矣僩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亨于岐山利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曰是如此亦有兼譬喻言者如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濟大難大事亦如之學蒙

古人凡事必占如田獲三禽則田獵之事亦占也僩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都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他那箇活法却須更看得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他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只恁死殺著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因他物象揲著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底道理旁門曲逕正理不只如此[illegible]

今之說易者先掊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更有奧義可推或曰布寶來則即其去也曰爻卦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辨說六十四卦則學者得繫辭之語直為精蘊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為卜筮也審可

錢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卻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燾

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裏面，但只未說到這處。如楚辭以神為君，祀之者為臣，以見其敬奉不可忘之義，固是說君臣，但假託事神而說。今也須與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之意。今解直去解作事君也，未為不是，但須先為他結了事神一重，方及那處。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理來衮說了。學蒙

大凡人不曾着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讀易不曾理會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如周禮所載蒐田事，云如其陣之法，便是古人自識了陣法，所以更不載。今人不曾理會陣法，則談其亦皆是懸空。燾





問：今之揲蓍，但見周公作爻辭以後之揲法，不知當初只有文王彖辭，又如何揲？曰：他又須別有法，只是今不可攷耳。且如周禮所載，則當時煞有文字，如今所見占法，亦只是大槩。如此其間亦自有無所據底，只是約度如此。大抵古人法度，今皆無復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嘗愛陸機文賦有曰：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道理人都說得去，法度卻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去。問：這箇舊有，而其制作之妙，其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他亦是一家辭

以四揲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以下揲蓍象占附卜辭

五四為奇，各是一箇四也；九八為偶，各是兩箇四也。淵

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為乾坤，然而皆不變。淵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有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皆動底，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老陰老陽。淵

所以到那三畫變底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彖文之辭者，無他，到這裏時，離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更多。淵

問：卜卦二爻變，則以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四爻變，則以不變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為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處，少者便只是初。[illegible]

○學履云：變者下至上而止，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為主。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貞悔即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面做主宰底，悔是做出了末後闌珊底。貞是頭邊。淵

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貞是正，



悔是過。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甚主客。兩兩之變則以兩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何也？曰：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賀孫

陳日善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是何義？曰：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是事已如此了。凡悔吝者，皆是事過後方有悔吝。內卦之占是事方如此，外卦之占是事之已然者。如此二字又有始終之意。雉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後十卦為悔。後十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啟蒙。僩

叔器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悔是

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燾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曰：是如此。過

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是貞正，悔是事過有追不及底意。礪

占法陽主貞，陰主悔。淵

悔陽而吝陰。方

巽、離、兌，乾之所索乎坤者；震、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揲蓍之說，恐不須恁地。方

凡爻中言人者，必是其人嘗占得此卦。如大橫庚庚，啓未歸時曾占得。淵

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帝乙、



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亦是啓曾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僩

今人以三錢當揲蓍，不能極其變，此只是以納甲附六爻。納甲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僩

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方

問：筮短龜長，如何？曰：筮已是揲手，數。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纔一爻一爻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又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著意揣度了。不似龜，纔鑽拆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illegible]

因言：蓍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則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見，更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固自漸人多尚龜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曾卜信與猶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卻無此等，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廣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筮即蓍也。筮短龜長，不知從長者，謂其有鑽灼之易，而蓍有揲之煩。龜之卦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意。洪範所謂卜五占用二，若卜五即龜，用二即蓍。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即是五行：雨即水，霽即火，蒙即土，驛是木，克是金。曰貞、曰悔，即是內外卦也。義剛

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illegible]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illegible]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庚是豹起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義剛

程沙隨說大橫庚庚為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不得之。卜者不知大橫只是土兆，蓋謂其上言文帝將自諸侯而得天下，有大土之象也。庚庚乃是龜文燦出也。[illegible]



漢卿說鑽龜法，云先定四個位來，甚紋兆順則為吉，逆則為凶。正淳云：先灼火，然後觀火之紋，而定其吉凶。曰：要有先定其四向，而後來其合從逆則凶。如「亦惟洛食」，乃先以墨畫定，看食墨如何。筮短龜長，古人固重此，洪範謂龜從筮逆。若龜筮共違於人，則用靜吉，用作凶。漢卿云：今為賊者多卜龜，以三龜連卜，皆順則往。若祁子兆衞人以龜為有知，此卻是無知也。曰：所以古人以易而揩龜，往往以其難信。易則有貞吉，無不貞吉；利禦寇，不利為寇。[illegible]

卜必先以墨畫龜，[illegible]要拆，依此墨，然後灼之，[illegible]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謂之食墨。[illegible]

南軒家有真蹟云破宿州時得之又曰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始於京房 [illegible]

象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卻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耶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illegible]

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看得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 淵

某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 [illegible]

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卻是虛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數是說蓍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 淵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卻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 淵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 六十四卦細雖之類 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諸物之象決不可易若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曰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如此而今且只得因象看義若恁地說則成穿鑿了 [illegible]

他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卻只就他那象上推求道理不可爲求象不得便喚做無如潛龍便須有那潛龍之象 僩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已身上取底者自已當不得這卦象卻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見龍在田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是在下之大人 淵

易之象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卦卻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 恪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 [illegible]

易難看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未濟卻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卻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是兌體此可見問諸家易除易傳外誰爲最近曰難得其間有一二節合者卻多如渙其群伊川解卻成渙而群卻是東坡說得好群謂小隊渙去小隊使合於大隊問孔子專以義理說易如何曰自上世傳流至此象數已分明不須更說故孔子只於義理上說伊川亦從孔子今人既不知象數但依孔子說只是說得半截不見上面來歷大抵去古既遠書多散失今且以占辭論之如人占婚姻卻占得一病辭如何用似此處聖人必有書以敎之如周禮中所載今皆亡矣問左氏傳卜易與今異曰亦須有所傳向見魏公在揆路敬夫以易卜得睽卦李壽翁爲占曰離爲戈兵兌爲說用兵者不成講和者亦不成其後魏公罷相湯思退亦以和反致虜寇而罷問康節於易如何曰他又是一等說話問渠之學如何曰專在數上卻窺見理曰可用否曰未知其可用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曰今世學者言易多要入玄妙卻是這書中有數處如不只是一部易書之類今人認此意不著故多錯了曰然 [illegible]

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說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亦說得好 [illegible]

川壅為澤坎為川兌下塞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
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淵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易象如此者甚
多僩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朵
頤是也兌為羊大壯卦無兌恐便是三四五爻有箇兌象這
說取象底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
乾卻不為龍龍卻是變化不測底物須著用龍當之如夫征
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為大腹之象本卦雖無離卦卻
是伏得這卦銖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民育
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此說得好如風
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
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
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己之有善以為不足
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當學用力也歟
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卿易專取象
如以鼎為鼎革為爐小過為飛鳥亦有義理其他更有好處
亦有杜撰處礪
鄭東卿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他說革
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上☱下是爐之口五四
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口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
如此耳廣
鄭東卿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
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
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
爐亦是此義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
牽合附會少間便疎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



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為無補若未得正
路脈先去理會這樣處便疎略矣僩○文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
象木上有水井☵云上前兩足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
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某嘗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
當為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廣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七　計三十版

易三

綱領下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礪（蓋夫子兼云利貞吉文王庶方是教人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常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不甚相似矣燾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礪

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彖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其箇卦是畫不得底那可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鄭又卦圖云須將伏羲畫卦文王卦周公爻辭孔子繫辭要各氏各自看不要相亂無執拾也）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

之象著盛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以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旋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眾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為君祀之者

為臣以寓其敬畏不可忘之意問是說君臣但
只是先且為他說鬼神然後及他事君臣雖如得令人解說便
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
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
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套說了如一箇
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潔靜只是有箇潔靜精微之
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
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
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說
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
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
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
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
包壬癸所以為十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
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
文王自說也 賀孫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
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自見本
旨矣

## 邵子易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
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
所以聖人能參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
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
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
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
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所以無他胸中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淵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四卦震巽兌艮又說八卦乾坤坎
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
卻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
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著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
那許多數說得大密了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是自然底大
衍之數卻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
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蓍
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不似康節坐地
默想推將去便道其年其月其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高遠疏闊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是
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蓍底數也惟此二者而已康節
卻盡歸之數切恐聖人必不為也因言或指一樹問康節曰
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亦可推也但須待其動爾須臾一
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甚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
得須動方推得起 高

## 程子易傳

有人云草草看過易傳一遍後當詳讀曰不可此便是計功謀
利之心若劈頭子細看雖未知後面凡例而前看工夫亦不
落他處 方

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

伊川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
嘗有一句不著實

伊川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憾此乃名言

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
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問
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
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某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
敢臆度爾僩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箇入路見其精密處蓋
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著不識其味都無啟發如
遺書之類人看著卻有啟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
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礲入細此書於學
者非是啟發工夫乃磨礲工夫學蒙
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
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豫先說下未曾有底
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著便令人識蹊
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卻有啟發人
處雖其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卻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著局定學者只得守
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有聰
明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其惑伊川教人看易只看
王弼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綴亦安得如
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辭爻辭無
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本義如何曰程易
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繇辭下解云聖人
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
而成卦據此說卻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

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
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
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
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
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
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啟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
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
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
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
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序所謂本而幹
自幹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
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
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
解易文義處只理會道理處則如此說於天地言之則道也
以下數句皆釋精義
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
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陰陽說陽便及陰說陰便及
陽乾可為坤坤可為乾太走作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
筋斗互體一卦可變作八卦也是好笑據某看得來聖人作
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惹他卜筮
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且可須用添一重卜筮意自然通
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
之辭如云占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是隱藏不可用作小象
文言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看
自分明又不須作設戒也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卻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
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傳卻言不

若而揠不當而強說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易艮分內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艮其所而止則成艮止而艮
便不同蓋先止後艮却是有根株了方艮得去故為艱 節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
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
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
十四事用也 伊川易得理
問程傳大概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
是不可拘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
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
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惟
變所適豈可拘定做人說 僩
伊川易煞有重疊處 僩
易傳說文義處猶有些小未盡處 賀孫
五七二 夫六十二
學者讀易易也難看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解
修得數甚往却經之不問天地必有恰好處如復卦先動而
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彖辭極說以此處却閑過了
看略有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以玩味本文其道理只
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
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縕不是那敢
通接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
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樣淡底文字如何可
及 當
問先儒論書都不如先生精密如伊川解易亦甚缺曰伊川見
得箇大道理却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是解易又問伊川何
因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
理占地位了 僩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

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
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僩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
典禮此解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
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
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
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
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
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
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莊子那段說得到
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
典禮也 夔孫
王王一 端蒙六二七
體用一源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
未有萬物已具此理天地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
中有微 節
劉用之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
此是其會處典禮只是常事 節
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為人處 㝢
用慈山易參看易傳數段見其大小得失 方
荊州易傳序亦誤用王氏說壬字從壬不當從王 僩
朱子本義啟蒙
看易先看其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
某說却易看也蓋未為他說所汨故也 䕫
方叔問本義何專以卜筮為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
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
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 僩
某之易所略者當時只是略指可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
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 礪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甚散漫如爻象蓋是汎觀天地萬物
取得來闊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爲典要又有說
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
是大著心胸方看得蓋如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者又自
有突兀粗拙者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
太略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
其障使之體統光明豈不更好蓋着不得詳說故也方子
易中取象似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處有生得甚麤處
處要子細去看本無大略此處如此讀者了一邊片便障了
一齊明了去了便不解看光明豈不更好蓋
是着不得詳說如此看事物取象處如何着得
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
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
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處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楊子雲必好之矣
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



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僩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無非
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
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其類進也却不
正說引其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其一啓
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先見有說
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
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
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靜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
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說之辭
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
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其類進
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
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

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是先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
耳先生頷之因云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
六二爻傳云由直方而大好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
而後大耶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
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銖
敬之問啓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稍實待
處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
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麽事來揍所謂事來尚虛蓋
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
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無謂理之體該萬事萬物
又初無形迹之可見故無下面云稍實理以待事物之來
存此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
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
底且如即鹿無虞以陷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



謂將即鹿而無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
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
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
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
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
其辭亦當如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某之
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人人皆用之不問君臣上
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
用處聖人作易蓋謂當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爲故聖
人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
吉而可爲如此則凶而不可爲大傳所謂通天下之志是也
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却未嘗有一句說
不善亦會吉仁義忠信之事占得其象則吉却不曾說不仁
不義不忠不信底事占得亦會吉如南蒯得黃裳之卦曰以

為大言而不知黄中居下之義，方始會元吉，反之則為大悖。說上下與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楊雄太元，皆排定了，那幾爻便吉，那幾爻便凶，然其規模亦散，其辭又澀，學者既去理會他文義，已自難曉，又且不曾盡經歷許多事意，都去揍他意不著，所以孔子晚年方學易，到得平常教人，亦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都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該盡天下之理，一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要拘執著。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揍他底不著，所以未得他受用。夔

讀易之法

易不可易讀。淳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淳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之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十翼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僩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淳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曾識那為學之序。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詞，[illegible]以動者尚其變，[illegible]以制器者尚其象，[illegible]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詞，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故用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煞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



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古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illegible]故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却不到差了。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已胸中事。某嘗說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廣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

天下許多事皆於易乎知各有一理精審是正今既未盡誠
歷升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銖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據他道理不着
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使安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
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
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詠情性感發人之善
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
亦似詩撤

易與春秋難看非學者所當先蓋春秋所言以爲褒亦可以爲
貶亦可易如此說亦通如彼說亦通大抵不比詩書的確難
看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其他書
亦然此一段正易本去偽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
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
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
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
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
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
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illegible]

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龍

若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
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亨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
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蓋
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
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難看蓋如此 賜

易爲難看者其說有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是古
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醫家等說
亦有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
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減硬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
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
便得今人解易乃是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說了又恐
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爲一說以護吝之
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
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其中
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貳今
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
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貳此不
是某穿鑿却有古本若是強爲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
語 蠡

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 淵

讀易之法先正其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爻辭如
籤解 淵

看易且將爻辭看理會得後却看象辭若鶻突地看便無理會
處又曰文王爻辭做得極精嚴孔子傳條暢要看上面一段
莫便將傳拘了 淵

易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礪

八卦爻義最好玩味 道祖

看易須看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看系

看方子細。（因呂宜之說不）

和靜學易（說伊川）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著便都成片，不知如何只看一爻得？（燾）

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燾）

逵遠云：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與象數，便不能無辭。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潛，陽爻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離潛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此爻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鹿是陽物，指五，無虞，無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蓋卿）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成）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緊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淵）

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燾）

潔靜精微謂之易。易自是不惹著事，只懸空說一種道理，不似它書便各著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燾）

潔靜精微是不犯手。又云：是各自開去，不相沾黏。（去聲。一方子云：不占著一箇物事）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易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己意思索，（方子錄云：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且以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荊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己意，可以如此否？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卻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數家如何？浩曰：各有長處。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卻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浩）

總論卦彖爻

古易十二篇，人多說王弼改今本，或又說費直初改，只如乾卦次序，後來王弼盡改彖象各從爻下。近日呂伯恭卻去後漢中尋得一處云是韓康伯改，都不說王弼。據某考之，其實是韓康伯初改，如乾卦次序，其他是王弼改。（璘）

卦分明自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爻是兩箇交之，是六爻之義，所以為爻。（淵）

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有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學蒙）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辭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

以下孔子所述數篇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
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
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銖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
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 淵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類
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詞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
五同人之二皆如此 礪

或說一是乾初畫某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乾初畫
初間只有一畫者二到有三畫方成乾卦 淳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之說可見
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遍滿坤便有開
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
運風甑之蒸飯扇甑是坤風與氣則乾之氣也 僩

凡易一爻皆具兩義如此吉者不如此則凶如此凶者不如此
則吉如出門同人須是自出去與人同方吉若以人從欲則
凶亦有分曉說破底婦人吉夫子凶居吉君子
得輿小人剝廬如需于泥致寇至更不決吉凶夫子便象辭
中說破云敬慎不敗也此是一爻中具吉凶二義者如
小過飛鳥以凶若占得此爻則更無可避禍處故象曰不可
如何也 燾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
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之亦可用利
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底物伊
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
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說 淵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淵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illegible]

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六坤卦更都不見相
應此似不通 淵

伊川多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此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
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
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 淵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偶豈容無
也乾上九貴而無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
位此說極好 銖

程先生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先生曰此說是時又或是
事都定不得

卦爻象初無一定之例 閎

卦體卦變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諸
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却覺得
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
卦成了自然有此象 礪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
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
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按漢
上卦變則通不得 [illegible]

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
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變卦伊川破之及到那剛
來而得中卻推不行大率是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
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有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賁變節
之象這雖無緊要然後面有數處彖辭不如此看無來處解
不得 淵

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兌震巽而終坎離楊至之
云上經反對凡十八卦下經反對亦十八卦先生曰林黃中[illegible]

筭上下經陰陽之遇相對者甚有次第然否

問近略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兩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無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為有功銖



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番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學蒙錄云自此八卦外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就此八卦中又只是四正卦乾坤坎離不反也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便是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蠱一畫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畫之卦以正卦八加二十八為三十六也謂之體卦小成之卦八與大成之卦六十四入大下同也三十六大與少同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淵

福州韓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能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就卦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淵錄云文蔚錄作陳丙問韓文蔚而不能悉記為詳明信說福唐人

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淵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這自那風於天於土上有箇艮之象來淵

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淵

問易中互體之說共父以為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者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兌伏艮之類也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賀



辭義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節

彖詞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繫辭曰彖者統論一卦之義曰也

有別說底如乾彖都是聖人說天道

凡彖辭象辭皆押韻銖

象數義多難明根

二卦有一中二陰正二陽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不得兼言中正二五同是中如四上是陽不得為正蓋卦中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是位不當陰陽各居本位乃是正當到那正中中正又不可曉淵

林安卿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
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
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銖）
中重於正正未必中蓋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便是中則未有
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
不合乎中此中未有不正而正未必中也（夔）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飢
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
父子之間則不中（泳）
晏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為先凡人做事須是剖
決是非邪正却就是與正處斟酌一箇中底道理若不能先
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
當賞然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又何輕重之云乎（儒用）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可學）

王二八一　卷六十七　大二

凡事先理會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會甚中（顯仁陵錄）時
要發揮安近數百家莫是術史性相度有一人說且教得中
曾文清說只是要理會箇是與不是不理會中若還不合如
此雖一家不可發揮何處理會中且如人合賞賜人與之百金
為多五十金為少與七十金為中若不合與則一金不可與
更商量甚中（淵）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言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人傑）
厲多是在陽爻裏說（淵）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理若一向
密去却又不是易底意思（淵）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
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
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
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淵）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聖人說出此義曰易雖說時與
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illegible]）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
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一箇落著不爾都只恁
地儱侗過（淵）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絕
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曰古人作易只
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
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驤）
聖人說易逐卦取義如泰以三陽在內為吉至否又以在上為
吉大概是要壓他陰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被陽壓了
但包羞而已包羞是做得不好事只得慚惶更不堪對人說（僩）
上下經上下繫
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曉難解處不知是某看到末

甲七　卷六十七　廿二

梢懶了解不得為復是難解（僩）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如此
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亦然孟子末後
却劉地好然而如那般以追蠡樣說話也不可曉（僩）
論易明人事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淵）
須是以身體之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
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是
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
假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恁地應（淵）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就人事上說去連那陰陽
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彖辭
所說剛柔亦半是在人事上此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
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淵）

問橫渠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可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賀

若論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不可須要去盡那小人盡用那君子方能成治僩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僩

論後世易象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方子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算得靜便算不得人問康節也前樹算得否康節云也算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他便就這裏算出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杞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是震在坤下一陽臨是兌在坤下二陽泰是乾在坤下三陽大壯是震在乾上四陽夬是兌在乾上五陽乾是乾在乾上六陽姤是乾在巽上一陰遯是乾在艮上二陰否是乾在坤上三陰觀是巽在坤上四陰剝是艮在坤上五陰坤是坤在坤上六陰

仲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它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它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某嘗說二十七象是劉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它做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它賀孫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是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太元甚拙處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着

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方子

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方子

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大雅

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

問太玄中首陽氣潛藏於黃宮信無不在於中養首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程先生云云曰所謂藏心于淵但是指心之虛靜言之也如此乃是無用之心與孟子言仁義之心異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方子

潛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

日家四廢之說温公潛虛只此而已

潛虛後截是張行成續不押韻見得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

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它曉那前面道理了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 淵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闢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爲石屛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是恠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恠 義剛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麤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摸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 閎

卷六十七 大五

東坡易說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說者恐是東坡 揚

易舉正煩瑣。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只用九用六亦如此 淵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說甚麽以此進讀教人主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致堂文字决烈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便說成一片如并叢者只一點與便幹談得開如尹和靖則更說不出范氏講義於淺處亦說得出只不會深不會密又傷要說義理多如解孟子首章總括古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分曉想當時在講筵進讀人主未必曾理會得大抵范氏不會辯如孟子便長於辯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辯但於緊要處反復論辯自是照管得緊范氏之說終鎖不牢處多極有疎漏者 [illegible]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籍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道猶易之有太極耶此意如何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某答之必先教他將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雜卦且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 [illegible]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之不得天授曰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曰若做箇說話作看似好但學易功夫不是如此 [illegible] 至是逐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他 謨

卷六十七 廿六

譙先生說見乃謂之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其意想是說道念慮才動處便有箇做主宰底然看得繫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若幾底意思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 淵

涪人譙定受學於二郭載字學易象數學其說云易有象數學象與辭自有所見不可得非師所能傳也譙與察仲書云如公所言推爲文辭則可若見處則未公豈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極耶後云語直傷交幸甚先察○見字本當音現譙作如字意○譙作牧牛圖其序略云學所以明心禮所以行敬明心則性斯見行敬則誠斯至蓋[illegible]堂劉致中爲作傳其詳方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凡如此等學可謂小小只所

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卷卦辨疑訴前人不是不知疏中說
得亦備只是有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疏中劉禹錫說
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辯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卦變為六十四卻是按
古如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
乃是戴公偽為之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底文其體皆相同
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為之跋某嘗作一文字辨之矣賀孫
或言某人近注易曰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人各以其
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說得一片道理也都好但
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春秋亦然廣
因說趙子欽名彥肅易說曰以某看來都不是如此若有此意思
聖人當初解彖辭象辭繫辭文言之類必須自說了何待後人
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索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
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聖人作易之本意須知道聖人作

六十七 卷六十六 共七

易還要做甚用若如此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
氏說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
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卻做甚用得譬如一淵
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
都不曾將手去探看冷溫如何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
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
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
某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勸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
是一箇道理更無三般兩樣若得諸公見得道理透使諸公
之心便是某之心某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
濟事耶僩
因看趙子欽易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本來格
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為初間是如何若如屈曲之

說卻是聖人做一箇謎與後人猜搏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
簡易條暢通達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
為書不待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僩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
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其所是乾坤皆是偏底
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是得今二卦經傳又都不說
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
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
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
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
時廣
林黃中以互體為四象八卦
林黃中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

六十八 卷六十七 共八

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卻是包也始畫卦
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
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
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
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
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
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
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
有象太極則無象林又言三畫以象三才曰有三畫方看見
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僩
問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此是指易書曰然易中多
是說易書又有一兩處說易理神如今人所謂精神發揮乃
是變易之不可測處易書乃為易之理寫真僩
胡子明易麻衣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是南康士人作今不必問

其理但看其言語曰非希夷作其中有云學易者當於
心地上馳騁不知心地如何馳騁學
麻衣易是南康戴某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謙
人傑。

問麻衣易是僞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畜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淑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撰麻衣五代時人五代時文字多俚鄙此易說只是今人文字南軒跋不曾辨得其書其說李壽翁翻刻某壽之閩板於太平州周子中又開板於舒州此文乃不咖嚁底裡不咖嚁底僞卦法不咖嚁底日時法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作某親見其人甚稱此易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皆與麻衣易說大略相類及戴簿死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公所作也焙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僞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己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是其有見抄錄因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揣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得來皆云從前也讀書傳記一日訪之見他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云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彷彿是說內有以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他只見南康有海竿子便爲此說若時復落一兩箇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其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遂斷將來參合取象處取關子明蓋卦其六爻



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陰爻作飯食上二爻作一面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皆飲食而坐爭訟卦以上爻作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托其洋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撰易得亦自得杜撰受用淵

晁說之謂易占隨日隨時變但守見辭者死法也甚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如公言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答曰它執拗不回是肯服也僩

龍圖是假書無所用康節之易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有用處僩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八 二十二張

易四

乾上

問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以明道如何曰作易時未有文字是有此理伏羲始發出賀孫以下乾坤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淵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僴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生底人便都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淵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節

論乾坤必先乾而後坤然又常以靜者為主故復卦一陽來復乃自靜來端蒙

方其有陽怎知道有陰有乾卦怎知更有坤卦在後然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子細推之皆可見僴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僴

問乾者天地之性情是天之道否曰性情是天愛健地愛順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曰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是說帝以此理付之便有主宰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又問今之郊祀何故有許多帝曰而今煞添了天帝共成十箇帝了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即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周禮中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天之象鄭氏以為北極看來非也北極只是星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稱量之星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綱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如圭峰禪師說知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僴

莊仲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是有一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測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

以功用謂之鬼神此以氣之屈伸往來言也以妙用謂之神此言忽然如此又忽然不如此若鬼是一定底神是變而不可知底

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端蒙
收又問功用謂之鬼神妙用謂之神曰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説
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
神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
底是神死底是鬼以四時言之春夏便為神秋冬便為鬼又
如晝夜晝便是神夜便是鬼[illegible]以人言之語為神嘿
為鬼動為神静為鬼以氣息言之呼為神吸為鬼昭明焄蒿
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
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動處是悽愴[illegible]如武帝
致李夫人其風肅然是也[illegible]
腰子又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曰[illegible]論易言精
氣為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
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汗子便是魄那成煙
後香底便是魂[illegible]魂者魄之光焰魄者魂之根

蒂安卿問體魄與魂行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便是魄曰是魂
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
語説得好安卿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曰只是此意又問人
生始化曰魄如何是始化曰是胎中初略略成形時又問哉
生魄曰是月十六日初生那黑數揚子言月未望而生魄於
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他錯説了後來四子費盡氣力去解釋
不分明温公又於正文改一字解也説不出淳録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只是往來屈伸功
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妙處即是神
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則謂之神如
鬼神者造化之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説皆妙所謂造化
之迹者就人言之亦造化之迹也其生也氣日至而滋息物
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便是鬼神所謂二氣良能者鬼神只
是以陰陽言又分言之則鬼是陰神是陽大率往為陰來為
陽屈為陰伸為陽無一物無往來屈伸之義便皆鬼神[illegible]
者也又問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只是此往來屈
伸之氣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
不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死
以何而求曰其氣亦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才致精
神以求之便來格只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處極重若是
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
周人求諸陰便焚燎以陰静去求之徐元震問中庸體
物而不可遺曰所謂體物不可遺者蓋此理於人初不相離
萬物之體究其極只是陰陽造化而已故太極圖言大哉
易乎只以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而
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往來耳砥
符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
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

健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
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了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
這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illegible]
僩
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illegible]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
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
非性何以能此僩
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端蒙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是天
之性情此性如人之稟得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
天之情静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卿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静專是性動直是
情大抵乾健雖静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只是順只是
翕則順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静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

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若一乘順之坐時
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箇作為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隨而
巳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 端蒙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健也動
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 淳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是一箇道理陰陽自一氣言
之只是箇物若做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又是兩箇物
事 賀孫錄云天地形而下者天此乾坤之皮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彼虎
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亂上字
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
類皆剩了問若乾坤則猶可言也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
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僩〇以下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卻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



卻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
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淵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為大亨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蘂初生為
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長為亨成而未
全為利成熟為正 節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
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
處 恪
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意思利
則配之胸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
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
腎屬水水便是貞 道夫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實
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 德明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
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
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
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
得謂是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
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見君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
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
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
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
便是如此不是說時有元之時有亨之時 淵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
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成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
貞 淵
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



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時不然天地間有個分定底如
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
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
是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
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
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
故某略添字說盡 僩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
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方言之為東西
南北 節
濕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 節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
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

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
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
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剥之為
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
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 僩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
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
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
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遜
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没下許多到羞惡
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
是仁發在是非上問這猶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禮是火
義是金智是水 賀孫

僩見亦問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
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
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
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
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
人安得更有義禮智 卓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
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 僩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
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
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 [illegible]

問道鄉謂四德之中各具四德猶曾見之謂之各具四德如康
節所謂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夏之春夏之夏夏之
秋夏之冬則可謂之能迭相統攝如春可以包夏夏亦可以
包春則不可也先生復令舉似道鄉之說曰便是他不消得
恁地說 大雅

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
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禮義智猶言春夏秋冬也仁義禮智猶
言春秋夏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曰他是胡說因問或云先
生許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果否曰就他說中此條稍是
但渠只是以乾卦說修辭立其誠閑邪存其誠坤卦說敬以
直內便說是誠敬爾 銖 云恐渠亦未曾識得誠敬曰固是
且漫說耳 銖

論乾之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
去為知之實弗去之說乃貞固之意彼知亦配冬也 [illegible]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 [illegible] 因言
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
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
亦云貞有兩有始有終所以洞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
其事 方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乾之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句之
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切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
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
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緣說此卦時便有此象
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非象說者故不得不豫
言也 銖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得初
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者修業進德事
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得 [illegible]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德則一曰某未要人看易
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說惟九二九五
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

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某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也賀孫

其他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旱處他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燾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淵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所利見之人淵

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大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是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君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存體應用稽實待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銖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銖



君子終日乾乾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銖

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是添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如此如言存心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燾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淵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illegible]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賢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又却分作聖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者又何嘗有此不知是如何以某觀之無間聖人以至士庶但當此時便當恁地兢惕卜得此爻也當恁地兢惕[illegible]

問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記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好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道夫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著地了兩腳跳上去底意思淵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通上下

一躍即飛在天矣

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爲儲君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只看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爲儲位說只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僩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爲舜側微時九二爲舜佃漁時九三爲玄德升聞時九四爲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或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它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爲彖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銖

問易傳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當大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計會得又曰經解說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爲然據某看此語說得好蓋易之書誠然是潔靜精微他那句語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手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來事多失了他潔靜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如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弒父臣弒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數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僩

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爲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階而



升以聖人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illegible]

凡占得卦爻要在互分賓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揖自已有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聖人作而萬物睹觀作之者在我而覩之者在彼我爲主而彼爲賓也自已無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彼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覩之者在我我爲賓而彼爲主也僩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是不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彖辭用九若是六爻變淵

見群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九用六之說銖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蓋七爲少陽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卦者遇之占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爲陰故有群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群龍而却無頭面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爲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因問坤體自靜承天而行未嘗爲始而常代終故自坤而變陽故爲群龍而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是否曰坤雖變而爲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無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銖

問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爲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些理據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群龍无首爲句蓋六陽已盛如群龍然龍之剛猛在首

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
皆須如此若說爲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
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蓋爲卜筮言所以須着有用九用
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得（礪）
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言卦
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爲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一
似無頭底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捩子這坤却不得
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無焉
辭能元首便是利牝馬者爲不利牡而却利牝如西南得朋東
北喪朋皆是無頭底（淵）
伯豐問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
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無牝馬（㽦）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敷暢條達不以經旨取之至
於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他初非理會易



數者而此論皆得之且既有六爻又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
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變爻也古人遇乾之坤即以
見群龍无首吉爲占見群龍无首只是變作坤便以坤爲
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爲占變爲乾即乾之利也（僩）
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即是生物之仁否曰這是從
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
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無形迹又須從
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
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
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
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
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怛地未
至大段發出這夫曰他所以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以其太

散也曰他這箇是事事充滿如惻隱則皆是惻隱羞惡則皆
是羞惡辭遜是非則皆是辭遜是非初無不充滿處但人爲
已私所隔故多空缺處爾（僩）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
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
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淵）
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爲天者也
猶言性統形爾（蔡）
問乾元統天曰乾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
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燾）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能用形者也恐說得乾否曰也是就只
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僩）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如



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
因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
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曰此處果是說得不明
但這旨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
皆以時成此語盡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
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
無以爲始不貞則無以爲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
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躍飛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
行也（如初九潛九二見九三惕九四躍九五飛上九亢）
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
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僩）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遵道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
易傳却無人字某解文字似欠須下語剖析教分曉方好
乘字大槪只是皆有御字意伊川說做御馬之御却恐傷於太巧

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使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又曰：「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礪

「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爲魯司寇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飛龍終窮，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垂教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淵

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曰：也是如此。本義之言但據易云『首出庶物』，是乾道首出庶物，而萬物咸寧；是君道臨天位，而四海從之。言乎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如何？」曰：「恁地說也得，只恐未盡。」銖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深，此子大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雍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四德就他四德上說。淵

問：「何以謂之『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節

問「保合大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蓋乾道變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矣，全其大和之性，則可利貞。」卓

「保合大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穀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知，方可臨得他。」礪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是今日又行一天也。其實只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爲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頓，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爲地勢坤。地勢謂地之形，坤順見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爲天行健。楊

隨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之謂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僩

問「天行健」。曰：「胡安定說得好。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云。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僩生曰：如□□□□健轉不住，故在空中。

學蒙○德明

問衛老兄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之中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是如此只管去自強不息上討又說卻老杜衣宜適去事舉場之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德明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爲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燾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其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然此元城捷徑之說恐後學之論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也同多言其平生所得與行己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恐只杜絕無所傾倒而於四方之衛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循資揭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翁死何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時若用之何以處也 僴

易只消說他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恐是後人添向後面去不大段解說 淳

敬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爲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處也 升卿

履之問元者善之長說親切無走作則仁義禮智皆善也而元又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卻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 僩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明元者體之長故能保體字字元又是一箇之長也 僴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茂便須是嘉之會 學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只是好處會聚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節

問亨者嘉之會曰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到夏一時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禮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 淳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是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節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聚底意也人之倫爲便處處皆要好不特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中禮也可也故曰嘉會足以合其所會也 燾

問亨者嘉之會曰嘉是美之會是聚無不美者會是春至夏便是長茂物物暢茂物皆豐盛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爲會須是會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如嘉會足以合禮則自上文說仁而言君子若能嘉其會則是說將禮又不當如前說此只是嘉其所會便是學文之以禮約之文字蓋禮是文之文則文字爲事到得文之以禮樂便不同謂如在人若一言一行之美亦不足以爲會若是事事皆美方可以爲會都無私意方可以合禮 者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爲和也 僴

義之和只是中節義有箇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 僩

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
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
安得謂之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
只管去利上求也 僩

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臣之
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
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僩

施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分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
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亨者嘉之
會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
句會字重嘉字輕 僩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
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
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
從頭來 僩

伍一九上之　卷六十八　十九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
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
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
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
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初似不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
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
和和則無不利矣 僩云義既和矣主義則不利矣如義其初截然行之不和不利其後則各得其宜正云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
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
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 僩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
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
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 賀孫

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翰問文有所謂
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
之 [illegible]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箇道
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
未是 僩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僩

問體仁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
身便是仁也 學蒙

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應就
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物亦恐倒說了
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
但前輩之說不欲辨他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銖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這裏 [illegible] 處得事事是故謂之
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會是禮發見處意思却在未
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六十一　卷六十八　二十

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
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
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
發見處得他嘉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
會字弱孫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
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
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慘殺而不和之
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 淵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
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 時舉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義
自不同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利便是和
處事物莫不皆然 人傑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便有分別當其分別之時覺得來不和
及其分別得各得其所使物物皆利却是和其義如天之生
物物物有箇分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為
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
得其利便是和若君處臣位臣處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
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其正須問
貞固字却與上文體仁嘉會利物亦似不同曰亦是比方便
須用兩字方說得盡 僩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
四句都說不力 淵

利物足以和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以利
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
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
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
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
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
和爾此只是說義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却說利
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嘉會足以合禮嘉
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鬬湊到此故謂之會
亨屬夏如春生之物自是或先或後或長或短未能齊整纔
到夏便各各一時茂盛此所謂嘉之會也嘉其所會便動容
周旋無不中禮就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虛字會字是實若嘉
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却輕會字却重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
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



箇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一事而非此則不能成立不起自
然倒了 淵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
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
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
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聚也
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
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
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
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利者
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
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
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
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
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
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
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
親疏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
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
無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
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
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
須著些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
人嫌須著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
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
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
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

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楨幹今人築墻必立一木於土中爲骨俗謂之夜又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緊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銖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淵



#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九計二十六版

## 易五

### 乾下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

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也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剛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眷味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是第一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銖

問伊川分乾之時乾之義如何曰也是說得不親切聖人只是敷衍其義又兼要押韻那裏恁地分別礪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淵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僩

問閑邪莫是爲防閑抵拒那外物使不得侵近否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邪

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人傑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都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只爲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淵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下皆

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這箇大人做兩樣（僩）

黄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曰只謂乾九二是見成底不待修爲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即是大矣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修爲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爲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无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人也



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至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寓錄同）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寓錄云九三是伊周地位已自離了）到上九又亢了若求人處大運中與一時

問（寓錄云處得其時便做有恁地些數不差亦不失爲聖賢）吉凶悔吝一息不停如車輪一般一恁袞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端蒙）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眞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淵）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後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脩辭處立誠又是進德（卓錄）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學蒙）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方子）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撓之患其進德孰禦（道夫）



德若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這便是行忠信是眞實如此（淵）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脩辭是外面有端緒著處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說實理信如吾斯之未能信忠信進德就心上說脩業就事上說（端蒙）

彥忠云先生云脩辭便是遜以出之如子貢問衛君之事亦見得遜處（端蒙）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illegible]曰非只舉一事而言若曰然也是言處多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在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僩）

問九二閑邪存其誠與九三言脩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有氣力又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

下又時是及時而進夔孫

問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意只多因言語上便不忠信不忠信是先見於言語因言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脩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必大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僩

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本要去理會居字脩字且須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曰德者本於內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曰內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若也業乃事之就緒若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凡如事親之誠心真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一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佐



忠信所以進德只是著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誠

林安卿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守義剛

亞夫問進德脩業後云居業所以不同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居之蓋卿

進德脩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著居脩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若便是居不成沒脩此箇了便了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箇說明道說這般說話得條直淵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事一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賀孫

或問乾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曰此但指乾之君子忠信進德與坤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問如此則賢者更不可做乾之事曰忠信進德這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不實處及脩辭立誠見得精粗本末直恁地做將去有那剛健底意思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謹守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謙錄云恁地做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謙錄云恁地收斂淳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人傑



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蕭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這是知得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直恁地勇往剛健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夾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是坤道曰這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他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是不分曉則鶻突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面皆恁平正道夫

砥之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已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略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爲進德之地曰如何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於接物處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獨自謹。乾固是健然硬要他健也不得鄭知不健底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強得。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生知者是合下便見得透忠信便是他更無使之忠信者。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所以聖人說得恁地寬須是人自去裏面尋之須是知得方能忠信誠之者人之道看誠之字全只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說擇善而後可固執也淵



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功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脩己上事但君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子細銖

問君子進德脩業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是箇無頭物事只有後面一節只是一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事事都不能爲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思可見乾如創業之君坤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所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都是說箇順底道理又云先迷後得先迷者無首也前面一項事他都迷不曉只知順從而已後獲者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十坤無一乾至九而止奇數也坤數偶無奇數也用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僩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文蔚

用之問忠信進德有剛健不已底意思所以屬乾道敬義是持守底意思所以屬之坤道曰乾道更多得上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進德前面更有一段工夫子蒙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某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蒙



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賜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蒙

明道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爲志解立其誠則緩了高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學進德脩業只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道夫

問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否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因是知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某却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脩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誠自得蓋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德
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
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 賀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修辭
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
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箇求到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
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如修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
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
存義便是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
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 [illegible]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既無不實則是成德
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若
有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緣何由進須是表
裏皆實無一毫之僞然後有以爲進德之地德方日新矣又
問脩辭云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
行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 [illegible] 又
曰知此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
[illegible]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一爻又
以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耶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
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
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
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學人則自然如此
爲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爲無斁亦保其此意否
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是外面
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上做得自別 銖
飛卿舉聖賢所說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所舉許多忠信只

是一箇但地頭不同首卿問乾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
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
此非有等級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妄之謂誠不
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無妄耳先生復問昨所說
如何曰先生昨舉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忠信所以進德曰
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之適所舉忠信只是鬧人言之者乾
之忠信是專在己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
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
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
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從自然如此更有力
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
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
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
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往
猛進其進莫之能禦之問易之忠信是只是實理曰此說
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
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
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
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爲善有惡以間之將爲不善又
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
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
他拖教後去此最學者所宜深察 道
問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曰這忠
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根誠字
是知得真實了知得決然是如此更撼拔不碎了只欠下手
去做忠信此知得至那真實去至處脩辭立誠是做到真實
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麼前頭黑淬淬地如何地

進得去既知得若不肯著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是空知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實於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illegible]孟子有諸己之謂信有諸己只是要實論語謂忠信說主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今正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不得所以那脩辭立誠一段也看不得又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終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段都是學者事問須見其人方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未知是否



曰某未見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好說他是聖人事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及至九三便說得恁地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此都是曰然 僩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雖忠信是指言行發於外者而言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皆是發見於外者如何都言進德脩辭立誠與忠信果何異又指為居業何也曰忠信是心中札實頭見得道理如此故其德日進而不已猶孟子所謂有諸己若是也故指進德而言脩辭立誠都是就言語上說又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柄

君子進德至存義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忠信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饑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 學蒙

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那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說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有且如孝須實有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那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



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見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一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意存義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 賀孫

問忠信進德一段曰忠信是心中所發真實見得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脩辭立誠是就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脩辭也是舉一端而言否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實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脩辭立誠上說蓋事只已行到那地

頭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脩辭立誠底道
理脩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僩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是實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
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
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
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
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
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漸漸進方解這箇相似居
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擧破
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厮殺
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僩
問忠信所以進德一段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恁地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爲至誠忠信不
足以言之也忠信是實箇見得這道理決然是如此既見得



如此便有箇進處不然則黑淬淬地進箇甚麼此其所以進
德脩辭立誠便是見箇做得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
信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是居那忠
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則
從何處進分明黑淬淬地進箇甚麼然見得箇道理是如此
却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
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到那
裏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脩辭立誠底意思蓋已是
在這裏做決要做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義若只見得不去
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
義也又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學立箇期限如此曰
這只是箇始終燾
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
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又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
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
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
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燾
知至至之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
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
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不在時如何脩得於是言忠信者
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端蒙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脩辭
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幾是一類事這
般處說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後
理終條理底說得鏞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
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然後行
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
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
與幾進字非有那幾字在字又貼有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
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illegible]
[illegible]
實終居字只看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



是那業上底道理淵
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
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
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爲幾如人欲往長安
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
則不謂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
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僩
林聞知至與知終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都作兩

段衮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狂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兩箇知字卻一般還書

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卻主知下卻主終要得守故如此寓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行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重至字輕端蒙

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頭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行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礪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止而止之謂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肯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是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是說於行處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肯箇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是進德之事只知得由的此心自肯從此實做去有實處須進[illegible]

可與幾可與存義是夢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礪

可與存義也存字似不甚貼存字然亦只作存字看所以伊川云守之在後蘩

乾忠信進德修辭立誠是終身事知至以下是節次知終終之用力處也坤直方大是自然不習无不利不疑其所行乃是不動心寸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所值而說有那難處有



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淵

問乾卦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卻錯雜說了僩

上下无常非爲邪進退无恒非離群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淵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者進德修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銖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卻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燾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龍虎若是龍虎必生風致雲也僩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這爻利於見大人萬物覩之覩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君德用一處也說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爲大人者如此今卻說二五相見卻接不著他這語脉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卻好西南便合著東北便合不著自是說卦爻只是說占底人常謂解易底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都接著他語脉如渙其群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卻成群都不成語句唯東坡說道渙散他小小群聚合成一大群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散他小群成一大群如此方成文理淵

問乾皆聖人事坤皆賢人事否曰怕也恁地斷殺說不得如乾

初九似說聖人矣九二亦學聚問辨則又不然上九又說賢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爲賢矣看來聖人不恁地死殺說只逐義隨事說道理而已

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植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便是天德與上文見群龍無首又別作一樣看礪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聚方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礪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燾

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爲乾之性情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作用方見它情狀去僞錄

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只是對元亨說此性情只是意思體質蓋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靜而伏藏於內植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其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他成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成之後處道夫

正淳問利貞者性情曰此是與元亨相對說性情如言本體人傑賀孫錄云性情猶言體質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體卻在下用卻在上蓋春便生夏便長茂條達秋便有箇收斂撮聚意思直到冬方成問復見天地心曰天地之心別無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謂如一樹春榮夏敷至秋乃實至冬乃成雖曰成實若未經冬便種不成直是受得氣足便是將欲相離之時卻將千實來種便成千樹如碩果不食是也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時疑若樹無生意矣不知卻自收斂在下每實各具生理更見生生不窮之意這箇道理直是自然全不是安排得只是聖人便窺見機緘發明出來伊川易傳解四德便只就物上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解得遂字最好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用復即本體也錄少異○人傑

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淵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淵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銖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都夾雜些陰柔所以卻說純粹精淵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銖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以爲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爲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銖

剛健中正爲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其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卻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這中便是破他說僩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 大雅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文蔚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 淵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人

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之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擲骰子呼吸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家間養雞時舉為兒童日候其雞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其殼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時舉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曰伊川此句若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敍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 銖 ○事錄問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又曰天地者道也此語如何曰此語亦未安以為先天後天是此理先生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

問胡文定公云舜先天而天弗違志壹則動氣也孔子後天而奉天時氣壹則動志也如何先生曰先天而弗違者舜先作韶樂而鳳凰來儀後天而奉天時者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志壹動氣氣壹動志皆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說乾卦有兩節其性聖人事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其自改得怎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 賀孫

## 坤

主利不是謂坤主利萬物是它者主利 礪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 淵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者行地無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他趄擬後故說在此段最難十分理會先迷失道却分曉只是說坤為地是 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以字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言貞之言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要作以貞全時便內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甚添得許多字是用王輔嗣說

又論坤卦利牝馬之貞曰乾卦元亨利貞都好到坤只一半好全好故云利永貞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雖伊川亦解做不好殊不知西南得朋乃以類行且是不好至於東北是坤卦到東而到西北實是喪朋亦卦是以一只是自然不容不喪朋雖然喪朋却終有慶耳 東南得朋然其終亦有慶 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淵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

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只見彖傳解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多錯解了銖

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卻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淵

陰體不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淵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生是生物之始附生行坤即乾之所始者淵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說亦通淵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淵

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腳不住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健行卻後得而有慶牝馬不可分為二今姑分以見其義礪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喪朋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為他是個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自為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柔順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卻形容得這意思文蔚曰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未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卻自做得他底事曰是如此敬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坤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竟無如何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卻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其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燾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陁處突然起底也自順淵

陰爻稱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分曉陰陽一段只說道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晴幾日後無雨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陰六月是陽一日中陽是晝陰是夜淵

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概皆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礪

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自前未見有害卻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礪

問履霜堅冰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

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銖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占者直方大則不習無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象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某之說爻無許多勞攘 僩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礪

六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 僩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德不相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曰以陰陽反對觀之直方大者皆非陰之屬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五雖居尊位然都是以陰居陽六二以陰居陰而又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此處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至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亦以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錄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䃍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當先得此爻在位若使當未仕者便當隱伯豐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者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曰不可恁地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僩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居中位故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 僩

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 淵

問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爻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邵溥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特為他發固是他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後發也 礪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凶可知矣 學蒙



子耕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 淵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 㽦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兼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於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

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不是陰於
此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自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
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
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
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雖無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
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
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
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曰只是重陰不中故
當謹密如此 銖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
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已盡變為陽矣所謂
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敬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
載非具剛安能如此 僩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
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曰靜無形
方有體方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
有常也靜是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是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銖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
這箇意後面說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蓋言
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到得郎當了却
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亦好 淵
敬以直內是緊切工夫 礪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淵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
截方整之意 方子 德明 僩 齊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 礪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
照底 明作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
方外即非矣 銖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
物各得其宜 寓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
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
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
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
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
只是不曾就身己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
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
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賀孫
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而不言義之意則須於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亦
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
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
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
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
乃理也若必欲將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
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 驤
叔器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裁制方正各得其宜
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久之則
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
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
方外叔器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
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
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

是這箇物大雅

問前所說敬義誠三者今思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箇交相養之理至於誠則合一矣曰誠只是實有此理如實於為敬實於為義皆是誠不誠則是無此所以中庸言不誠無物因問舊嘗聞一人問不誠無物先生答曰孝弟不存謂之無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無禮樂可也還是先生語否曰不記有無此語只如此說也都無病道夫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習而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須敬義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孤必大錄云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又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illegible]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僩

坤六二末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方

#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　計三十九段

## 易六

### 屯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僩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倒亦是占者與爻相為主賓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何若是自上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己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銖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一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砥

剛柔始交而難生蹇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是坎㽦

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燾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燾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淵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則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銖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銖

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蓋得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又筮名元，是有元之象，又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筮，遇屯，已曰元亨利，名之所謂長。又問：豫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銖。○此條是學蒙錄。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蓋磐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為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升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作「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終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己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己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只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考，姑闕之可也。銖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笄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卻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

「十年乃字」，耿南仲亦如此說。淵

問：「即鹿無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其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無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據唐人郭京易，好近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問郭京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據作「麓」，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燾

蒙



伊川說「蒙亨」，發蒙之時，所以亨者，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僩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知矣，卻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著這幾個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便做卦之情。淵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則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只是心下鶻突。燾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之，是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未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不求五

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耳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耳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其來求人也發蒙則當盡其精一之誠而求之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 銖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邪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治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僩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淵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髣髴不比端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 僩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僩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李週云育德如艮止也 學蒙

或曰家人在家得他人教或他人在家得自家發 卯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淵

不利為寇利禦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 淵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而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 學蒙

問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曰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從順於我故能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燾

## 需

需主事孚王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淵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近寧耐以待之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卿大夫曰大臣五位君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銖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 淵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illegible]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人傑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淵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爲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銖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動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賜

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說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淵

伯豐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無作爲只有



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illegible]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淵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淵

訟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僩

問訟卦大指曰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爲加憂之象（中實有孚[illegible]）終凶是取上九終訟之象利見大人是（有孚而得中也[illegible]）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卦辭如此爻辭極齊整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爲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　又問據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



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爲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爲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銖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淵

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爲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邪曰此等要須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爲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爲九二乃爲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illegible]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淵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淵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契字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

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訴始司契底意思 淵

問不求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終吉也 燾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 僩

問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解者牽強曰如此解時只得說小邑常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何故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稀子又不似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燾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爲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他方得見說已做了例又却不曾得見 淵



問食舊德從上吉也曰是自做不得若隨人做方得吉之道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淵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 淵

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無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祖

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 銖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 淵

問當謙之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概恁地不是恁地子細解釋 礪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爲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小年更讀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剝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為割剝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某亦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正義政使有引用處皆作刑民又看家語亦作刑民字方知舊來看得是此是祭公謀父之語須如某說其語方切 燾

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燾



問程傳以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其於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爲正曰此只是錯了一字不必泥他 時

開國承家爲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淵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如此則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付之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其間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所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今封

則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說方恐當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學履

比

李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自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僩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淵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要強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䇓

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杼卜娶棠姜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前夫當之矣彼云前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礪

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也有喚作夫婦之夫底淵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表呂布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淵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廣

伊川云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淵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願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淵

問比之匪人曰初媿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雖正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之无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學蒙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者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言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洽

比九五邑人不誡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己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己也礪

邑人不誡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淵

易第六爻在上為首自下又為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是也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淵



問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僩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溫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僩

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礪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實之

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 榦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泄
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淵
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
復自道何耶曰易有不必泥爻義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
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 銖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
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往不復之
復 淵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兩爻自牽
連上來 淵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榦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
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
攣如手把攣住之象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兩後
這氣必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
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 淵
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
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耶曰九五上九
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
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
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無是德而得是爻
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輻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
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 銖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必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
雖正亦厲 砥
小畜上九程說是太甲伊尹之事蓋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



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
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
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
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
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
之既雨曰它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言豈
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
執定看 銖
十六日月雖闕未多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闕去月初
小於生明時却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占者當
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抵不得便宜

履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他後去 淵
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躡他脚跡相似所以云
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
去躡他陽背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 礪
問履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
象但象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
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
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
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然戒深矣 銖
蜚卿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此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
爻辭云夬履貞厲與象似相反何耶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
應之以說故決然自為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定上下辨民志便是禮 又
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
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
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

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蓋於不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道道即路也 淵

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 淵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 砥

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 淵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淵

夬履貞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 人傑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圓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道夫

泰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大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革面做好人了 僩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與不否者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已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僩

問財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財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 一作裁成處以輔相其不及處 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因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此所以能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 所一作此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文



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 僩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 淵

問財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 否則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其力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是占辭曰以其彙為上文嘗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 砥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胸明闊底如何做得 礪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卹後來信與不信爾于食有福食如食祿之食食德之食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食之食 礪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淵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 淵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 僩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 礪

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 隍是城下池底象 底象 城是隍土 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 淵

城復于隍隍是河塹其土以爲城又因以固城池今乃卸了把
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 僩
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
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
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
則人心放肆故亂由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
固是生於人心然積其運若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
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
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 佐 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
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天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
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則
好不敬即不好 先生領之 鉄

## 否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 僩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
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何
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誤也於
此今强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之三陰
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正則
變爲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
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某恐未得蓋强不是此
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
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相類曰泰九
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
子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
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
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之固不
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
桑也 鉄
拔茅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
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
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
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
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
包羞之說 賀
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爲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
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賀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 僩
包羞之說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這六
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耻 卯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爲然
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
是有箇機會到至有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礪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
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爲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
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
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
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
抑陰進陽之義 某於坤卦曾略發此意 今有一樣
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
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
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
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 文蔚錄略 學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
抵易爲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
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

則聖人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包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處便傾了否做泰 淵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爲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人皆識得象卻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卻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無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僩



##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 淵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僩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卻柔弱做主不得 淵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淵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只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爲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 銖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盛矣卻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欽慕卻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爲剛盛而爲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爲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與說何也曰程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爲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illegible][illegible]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又問同人于郊曰郊是荒僻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 銖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卻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迭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 僩

問同人于郊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銖

## 大有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爲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

有可行之時。礪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淵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真。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卻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了說。」謨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是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僩

古人於亨字作享字，享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易中解作亨字便不是。僩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天命有善而無惡，故大有之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曰：「程說為勝。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王弼謂公上，蘇公皆云時當大有更爻下比之，須用此事為總公也。僩

謙

謙便能亨，又為君子有終之象。端蒙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淵

裒多為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僩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此造化之柄。淵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吉凶字。淵

問：「謙彖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因云：「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环珓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從而為之辭，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卻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銖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意。尊字作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位愈尊而德愈光。若驕吝自大，則雖尊而不光。」窮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

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 僩

衰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衰多益寡 淵

問謙衰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履孫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淵

撝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揚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丹

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其解其象云不為過 礪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銖



用之問謙上六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又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曰坤為地為眾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有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 文蔚

問謙上六志未得也曰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曰坤為眾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上面說 祿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故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至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銖

## 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 淵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 曰

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雷出地奮只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 丹

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配祖考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僩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銖

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 礪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忒恁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聲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銖



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 淵

盱豫悔言其既有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 淵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弱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 榦

由豫猶言由頤 淵

## 隨

程易說隨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而動却是自家欲隨他從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後說此之謂隨 僩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 節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 淵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
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說之曰宴息乃所以養其明
曰不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
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其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
否銖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守之義是一卦之主
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出門交有功是變了只是
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 礪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淵
小子丈夫程說是 淵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民神之意 淵

## 蠱

蠱是為壞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



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
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
治蠱是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
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
底道理 [illegible]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
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
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無天道了所以
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礪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
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撐拄則尚雖終歸於壞
且得支吾幾時 淵
問蠱剛上而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卑巽而上
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

上而柔下此卦變又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
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之文義
巽而止蠱猶須以動務動而說隨皆言卦義其本義之說蓋
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
壞且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
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辛與丁先
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幹父之蠱
幹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也曰古人多
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
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
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無順
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
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曰見以往則
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
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



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
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其後大段整頓不得却終是有
悔挽延得過後面便不可收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占與象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而其占當
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然則有凶矣
當時此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
或入則其志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也 銖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龜山之
說非是又曾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有一人出仕問
於龜山龜山云不要拗壞人家子皆是此意思及胡文定論
時政說得便自精神索性光大詩亦安得其序又勇決無畏之
其語天下事 大雅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弊到後面成一大蠱故治之者須

謂制蠱之道，當巽而止。若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折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撑拄過。其說巽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且不大害哉。僩

汪聖錫曾言其人別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曰：且緩下手，莫要拆倒人屋子。因言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便無所施為，如何治得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亨方能治蠱也。僩

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事無奈何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了者。道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淵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銖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柄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淵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個甚麼！淵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若與象謂能遵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學

## 臨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學履

問：至于八月有凶，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徧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銖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看其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無所臨，卻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卻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淵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強分析。僩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無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繫辭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礪

## 觀

盥非薦之義，盥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卻不是說人君

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
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淵）
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無不
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
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
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
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
其不忘也。」（學蒙）
問盥而不薦。曰：「這是將盥來喻相似，設無這事。且如祭祀，纔盥便必
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潔之義耳。」（泳）
問：「『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
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
只是洗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
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
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
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
「『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
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是孚信尊嚴方得下
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
曰觀（去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
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
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
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
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
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
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陽剛之德，
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



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
對說。（僴）
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
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
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曰：「當以彖
辭為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而觀己所行通塞
以為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
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
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故（小注）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卻見得
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
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
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曰：「此我字
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
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自
家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也。」（此說我字與本義異）
問觀天之神道。曰：「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
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植）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耶？」曰：
「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
意思。」（礪）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
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
象也。」（僩）
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卻從別人說。
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閎）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礪）

易七

噬嗑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文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淵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節錄作剛柔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節錄云時節分剛柔又問復卦剛反作一句否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節錄○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僩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僩

噬膚滅鼻膚腹腴拖泥處滅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噬乾胏得金矢荊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節錄作鈞金束矢之說賜

林義剛錄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淵

問噬乾胏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曰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淳義剛錄略

賁

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將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淵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礪

問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說空道理雖說得去不甚親切也僩

山下有火賁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旅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着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二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僩

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

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
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如今州
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
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于旬時他須有
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 礪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
此 僩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
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曰
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爲盛多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
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
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 燾

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
雖是止體亦是止此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
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
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
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礪

問賁于丘園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
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以有喜曰終吉所以
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
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僩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淺小不足之意以
字義考之從水則爲淺從貝則爲賤從金則爲錢如所謂束
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
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
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 當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學履作務農本之義）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
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淵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
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曰如何丘園便能
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六字只
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
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
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
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學蒙

問九五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
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淺小兒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
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爲上九者如何曰舊
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之義
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則爲
淺從人則爲俴從貝則爲賤皆淺小意程傳作翦裁已是迂
回又說丘園更爲迂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
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
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
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
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
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 銖

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翦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
束帛之說教人解人決不思量從翦裁上去 驤

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
各自說一義 淵

剝

剝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
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
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
也 僩

問剝之初與二皆蔑貞凶，只是以陰蔑陽，以小人侵蝕君子之正道，凶
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爲復陰與小人亦自
爲凶。曰：自古小人殘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
與君子之凶也。礪

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
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
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
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
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
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伊川
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敬

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以義言。其
廬舍無安身己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爲芘覆，若更剝了是
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淵



舊見二十家數說，讀作廬，如周禮茶無廬之廬，音盧，或病也。
謂小人自剝其廬，其義則謂剝其殼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
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
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
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與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難
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
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
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爲二月矣。然變則又化，是化長而
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銖

復

問：剝上一陽盡，則爲坤，程云：陽未嘗盡也。曰：剝之一陽未盡時，不
曾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了。卓

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否？伊川謂
既退之陽也自盡也，今定別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

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曰：公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
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
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曰：坤是一月三十日，雖到二十九
日，陽亦未盡否？曰：只有一夜，亦是盡，安得謂之無盡？嘗細推
之，這一陽不是忽地生出，纔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上
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
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了。卓

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關處，某未甚分明。他上纔消，下便生。
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十日頭逐分累起，到
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得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
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直卿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
生？曰：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曰：冬
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
臨卦。坤卦之下，初陽已生矣。賀



爲嫌於無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
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
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
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
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直卿
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
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才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
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
生不相離處。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剝陽生逐旋如
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㝢

剝上九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剝於
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
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
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

說是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砥之說恭叔以為不然其以為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 說護陰之和 以季通 陽雖壯之不足以配天此因然之理也而伊川 學變亦然聖人不許耳元定不欺慨然世○以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語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答皆不合復請問先生曰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義剛

義剛曰十月為陽月不應一月無陽一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生謂如六陽六陰成一段而一段又分為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積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如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 義剛

問坤為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曰然凡物變之漸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爾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云云 銖

味道舉十月無陽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所謂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畫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趨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所以莊子之徒說道造化密移疇覺之哉又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是見此理陰陽消長亦然如包胎時十月具方成箇兒子 燾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微一線路過因而復發耳 ○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淵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以至于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剝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人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 僩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

行是艄出入無疾以下大抵象辭皆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究儘有條理

聖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微地發動了最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孟子說四端猶四體闕一不可人若無此四者便不足為人心是一箇運用底物只是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只此體驗可見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僩)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腳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銖)

復見天地心(動之端乃見生物之心)蓋尋常吐露見於萬物者盡是天地心只是冬盡時物已成性又動而將發生此乃可見處(方)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嘗無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過)

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箇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斯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人傑)

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僩)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道夫)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蓋謂天地以生生為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端蒙)

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切謂十月純坤不爲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曰十月陽氣收歛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端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動而惻隱羞惡之端於覺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 銖

問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無乃見天地心曰他說無是胡說若靜處說無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問動



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固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觳觫即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寓

蜚卿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心於此可見其問靜亦是心而心未見曰固是但又須靜中含動意始得曰王弼說此似把靜作無曰渠是添一重說話下句是一陽知何說無上五陰亦不可說無說無便死了無復生成之意如何見其心且在人身上一陽善也五陰惡也一陽君子也五陰小人也只是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只看一陽對五陰是惡五而善一纔復則本性復明非天心而何 [illegible]

問陳上舍

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 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曰復固是動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爲明日之動明日所積底便爲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氏語儒家不說老氏愛說動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有歸根時吾只觀他復處 淳

問程子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卻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大雪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可謂振古豪傑 宜



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某於本義亦載此詩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爲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

蜚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端子入非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康節無此說 動錄

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這箇時節莫是程子所謂有善無惡有是無非有吉無凶之時否先生良久曰也如此是那陰陽惻隱方動而未發於外之時正淳云此……

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曰然此亦皆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
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
此處為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太極知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
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 錄精 列心出 錄
僩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
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
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
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
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
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
極本無極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極康節便只要說循環便
須指消息動靜之間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 㽦



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朋來只做
人說覺不甚穩 㽦
論復見天地之心程子曰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只是舜孔
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可見若言
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顯著此獨曰聖人無復未嘗見
其心者只為是說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
陽方生於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
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
之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
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
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
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
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
心純乎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復

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
可就此一路看去幾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 謨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復聖人
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又問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也
安得無憂但聖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 祿錄
舉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節語學者曰聖人天地心無時不
見此是聖人因贊易而言一陽來復於此見天地之心尤切
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 學蒙
國秀問叔器元思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
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
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 僩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
言也 㽦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
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 學蒙
問一陽復在人心只是善端萌動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
萌處以氣言之是陰長迷中有箇悟處意便是如睡到忽然
醒覺處亦是如此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然小
亨道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在道理千變萬化隨
所在無不渾淪 淳
徹子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
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
須各有各分說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
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
動此動靜為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教子細 僩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字就歸處
說伊川就動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

自善端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
伊川却是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
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
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
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
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
弼之說與濂溪同僩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
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
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衮了豈不壞
事賀孫
陽氣始生甚微必安靜而後能長問曰此是靜而後能動之理
如何如人之天理亦存甚微須是無私欲撓之則順發出來曰



且如此看又問安靜二字還有分別否曰作一字看義
叔重問先王以至日閉關諸經注皆謂陽之始生甚微當安靜以養
之恐是十月純坤之卦陽已養於至靜之中至是方成體爾
曰非也養於既復之後又問復見天地之心曰要說得見字
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無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
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見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
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銖
掩身事齋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及此防未然此二句非本說
閉關息商旅所以養微陽絕彼來道是大象所以接隂氣見易說之訓
問無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來別有本
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
也祇字只同僩
先生舉易傳語無祇悔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
好簡當敬

問上六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
善迷而不復自是無說所以無往而不凶凡言三年十年三
歲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
說了礪

无妄

无妄本是無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未有所
謂無望之禍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淵
史記无妄作无望問若以為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
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燾
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
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
這裏難為斷殺他淵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
有卦後說底淵



往字說得不同淵
問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理曰有人
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
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賀孫
因論易傳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
使門人為臣事為說先生曰如家語漆雕諫之類是也或云王
荊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稱荊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荊
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
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
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荊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緣李
文靖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
激得荊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荊公此意便是要與范文正
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
忠厚荊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僩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或者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敬

或說无妄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杯珓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杯珓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禍患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僴



問不耕穫不菑畬伊川說爻詞與小象却不同如何曰便是難不得爻下說不耕而穫到小象又却說耕而不必求穫都不相應某所以不敢如此說他爻辭分明說道不耕穫了自是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爲又曰有來无妄合是無望之義不知孔子何故使此妄字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又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只是貞正始得若此子不正則行有眚眚即與災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些子不是他那裏便有災來問眚與災如何分曰也只一般尚書云眚災肆赦春秋肆大眚皆以過誤言災便自是自外來又曰此不可大段做道理看只就逐象上說見有此象便有此義少間自有一時筮着如今人問杯珓杯珓上豈曾有道理自是有許多吉凶礪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不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淵

問不耕穫不菑畬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爲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唯添了字又文勢亦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曰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意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禍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有不耕穫不菑畬之意曰此說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銖

不耕穫不菑畬如易傳所解則當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方可又如云極言无妄之義是要去義理上說故如此解易之六



爻只是占吉凶之詞至象纔方說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意六三便是无望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與邑人事而邑人之災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如龍在天利見大人若庶人占得此爻只是利去見大人也然吉凶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無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不直方大却反凶也以大象言此下云云如春秋蓍筮有此占如是之事直又不然故一爻之中得吉者善凶者不善所爲自是大凶卻不可曾得吉爻

問不耕穫不菑畬未畬之義曰此有不可曉然既不耕穫不菑畬自是未富只是聖人說占得此爻雖是未富但利有攸往耳雖是占爻然義理亦包在其中易傳中說未字多費辭

大畜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淵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淵

九三一爻不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似爲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消消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若初二兩爻卻爲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子善問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則爲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爲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卻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文義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



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銖

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 僩

頤

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淵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淵

問觀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作所以養生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申商則爲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以[illegible]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能程說是如何 僩

頤卦最難看銖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爲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得好故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爲下而專也若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放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吾鄉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



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直卿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爲顛求食於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爲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爲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己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爲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銖

或云諸卦多有從口出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廣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

之義其曰貞是他居尊位賴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疎也淳○義剛錄云下三爻是養人以養己所以養人也

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解終是曉不得如何是施於下又如何是虎視礪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此爻不可曉僴

## 大過

問大過既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彖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大抵彖傳解得卦體之是分明學履○若同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爲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紂且使其悔悟脩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其合理也僴

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某常不曉胡文定公意以問范伯達丈他亦不曉後來在都下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但是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有罪但合當廢之可也而欒書中行偃弒之則不是欲以責厲公有罪故難說後必有曉此意者賜

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淹沒了木是爲大過又曰木雖爲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砥

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大過　底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是也淵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淵

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橈乎下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易中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至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又曰四陽居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只逐爻略曉得便也可占砥

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無譽亦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銖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𣂏

## 坎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

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淵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只是滿出來 燾
六三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坎便如枕頭之枕 礪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樽酒簋貳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在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纆二字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曰據釋文如此 砥
樽酒簋貳做一句自是說文如此 礪



問納約自牖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賀孫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 學履
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無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陰中必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 礪
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僩

離

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得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兼做治字 淵
離字不合單用 砥

爻中虛明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廷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 礪
象說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為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 同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說只得且說未詳 記本作 林錄 今
問明兩作離曰若說兩明則是有二箇日不可也故曰明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卦水洊至非以明兩為句也 賀孫 學履錄 同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頭 淵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兩作蓋只是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 僩



數重象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是陰包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曰九四以剛迫柔故有突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 鉉
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 驤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淵

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 礪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淵

問郭沖晦以爲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之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是否曰離六五陷於二剛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爲孟子說得此二句便取以爲說 全録云恐不是如此上下文不相應 所以有牽合之病解釋經義最怕如此 端蒙

有嘉折首是句 僩



## 易八

### 咸

否泰咸常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纔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內卦屬艮也 僩

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此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言之內卦以下亦有足象 礪

問本義以爲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爲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爲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易中自有卦變耳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若有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録出看 銖

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礪

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以量貴是要着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亡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

似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 僴
厚之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
不絕只不合著箇憧憧了便是私意（德明錄云[illegible]）
憧憧了又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
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
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這一段看者易感人近來看得卻
自極分明 夔孫
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
應耳 淵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
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卻不
可不思 淵
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曰蓋嘗有語曰敬心之
貞也 方
易傳言感應之理咸九四盡矣 方
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以屈伸為感應屈伸之與感應若不
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
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
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 洽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
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
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
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
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敬
問易傳言有感必有應是如何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
造化與人事皆是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箇暘出
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感處又感得雨來是感則必有應
所應復為感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
曉須著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常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
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
則有惡古今天下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日
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終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
時節唐正觀之治可謂甚盛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
恁地塌塌底去至五代衰微極矣國之紀綱國之人才舉無
一日情一旦聖人勃興轉動一世天地為之豁開仁宗時天
下稱太平 眼雖不得見想見是太平然當時災異亦數有之
所以時至後來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如此又問感應之理於
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研精義
理於內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於外所以崇德於內橫渠
此處說得更好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
利吾外致養吾內此幾句親切正學者用功處 寓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曰如風來是感樹動便
是應樹搖又是感下面物動又是應如晝極必感得夜來夜
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
心無私主則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不是溟涬沒理會也只
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之
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
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只是克去己
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
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淳
簪之問程子說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
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皆是感通之理木之問所謂天下之
理無獨必有對便是這話否曰便是天下事那件無對來陰
與陽對動與靜對一物便與一理對君可謂尊矣便與民為
對人說若無中間一路無對某說道便與許多路為對 因學

矣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與屈伸消長之說邵氏擊壤集云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因論易咸感與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爲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爲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朋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心所以事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 木之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 寓錄

問程子說感應在學者日用言之則如何曰只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如王文正公平生儉約家無姬妾自東封後真宗以太平宜共享令直省官爲買妾公不樂有沈倫家鬻銀器花籃火筒之屬公嘲然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復呼直省官求前日沈氏銀器而用之此買妾底便是感買銀器底便是應 淳

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那箇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也春夏是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爲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爲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爲秋之感秋爲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 僩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藐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偏公溥無所私係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云者不以爲恩從者不以爲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曰固不能無思慮只是

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消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忽愛數施兩處半中見有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病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以此而論却不是簡帶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為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說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逐人面分問勞他帶李文靖為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其家後進弛之士其議論尚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所見



我語言進退之間尚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靖皆如此不害為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閑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此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一

人焉略欲分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為如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其論間何足信以下連前句若牢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者豈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且吾欲牢籠之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言却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知不在此却是他未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己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其常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鏖糟惡濁底見識方略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為持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成議論其常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



不知怎生平得個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為調停之說者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能循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可說者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後來溫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劍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其常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

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此決定無益張子房號爲有意智若以今觀之可謂甚疏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同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屛風閣斷也是省事闌或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其後見陳魏公湯進之爲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爲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若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之也只會做敬殺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必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爲例其有不然者便群起非之矣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衲俗當同不喚做隨時雖殺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爲是是可歎也公門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白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爲自家平日以一人爲賢一人爲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不肖不肖者却以爲賢如此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爲賢以彼爲不肖此太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僩

問咸之九五傳曰咸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任貞一之理則如此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量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方

恒

恒只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悔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植

恆之問常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曰物理之始終變易所以爲恒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爲恒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爲體之恒僩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爲常也大雅

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個

正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㽦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遜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他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㽦

叔重說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程

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曰未見有不安其常之象只是欲使以常理求人耳

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恒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底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說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無羞吝矣

遯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迭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遼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說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

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兩爻義相似

問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小人如卜筮之小大之小言君子能遯則於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於陽也此與程傳所說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云小利貞於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又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為無災某切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先生又言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 為九四君子吉小人否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康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又曰王允不合要盡殺梁州兵所以致敗

問當遯之時時節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腳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窗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即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卻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他貞正

大壯

問大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

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僩

大壯利貞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此義剛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其義是否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僩

或問伊川自勝者為強之說如何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壽

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埸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銖



問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纔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好問此正與群龍无首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僩

此卦多說羊羊是兌之屬季通說這箇是夾住底兌卦兩畫當一畫看僩

晉

康侯用錫馬之用只是箇為字說他得這箇物

事也

答曰是那上卦離也壽曰為之是此意僩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為尊先妣之吉占何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晉允悔亡曰晉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隤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又如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銖

問六三如何見得為眾所信曰既不中正據方不信雖能信之又安能悔亡曰當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二處地較近故二陰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眾故悔可亡銖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眾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無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無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皐夔稷契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曰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

不必慮而自無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好伊川說得入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文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這箇卻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僩

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爻吉 僩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占而无咎曰以其問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鳴謙之征邑國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雖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剛矣 僩

看伯豐蘆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當此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 謨

## 明夷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概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蓋是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淵

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學蒙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illegible]

問明夷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卻以爲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卻不作君說六四之處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卻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爲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暗也 銖

## 家人

問家人彖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象者也只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義最精象中所取卻恐有假合處 銖

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鑪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illegible]

五五九

王假有家一到這裏方且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消

問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浚明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銖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柄

## 睽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淵

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爲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趣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爲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

忠君本義所謂一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
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
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德相應者
何曰無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
也 銖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
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
所謂周而不比群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
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學履

過 睽程子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解曰不能大同者亂常咈理
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爾又
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
富貴為事或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
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 過



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爻都如此
多說先異而後同 淵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
咎 榦

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天而作而 淵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淵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他睽了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
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 淵

## 蹇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
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
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
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他 淵

蹇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
地也睽卦體艮下坎上無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
爻變艮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無之後人既如此呼
喚即便有義可推 淵

蒲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修德亦一
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
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
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豈可以困
為比只觀澤無水困與山下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 淵 [illegible]。

問往蹇來譽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
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
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
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
只是不往為佳耳 [illegible] 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
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



不往惟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
之功矣 銖

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九二臣之蹇只是一事
至大蹇須人主當之 [illegible]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
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
也 僩

## 解

先生家無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
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
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
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
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
第因言神宗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

有許多人才若孝廟用明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
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
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賀孫

天地鬱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
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
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今一箇爆杖淵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象且兼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箇小人
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淵

問解而拇朋至斯孚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
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
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銖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概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欽夫
書與林艾軒云聖人說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勝了羽



損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淵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獄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欲之起則甚
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窒其隙
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
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
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
懲忿窒欲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
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
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
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
曰令人氣湧如山廣

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
過則改曰伊川將來相牽合說某不曉看來人自有遷善時
節自有改過時節不必只是一件事某看來只是懲忿如摧
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雷之烈又曰聖人取
象亦只是箇大約彷彿意思如此若繞著言語窮他便有說
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僩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淵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與上二爻則曰弗損益之初則曰
酌損之何邪曰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
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到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應處
難立為定說也夔孫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
來淵

或益之十朋之龜為句淵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
則可見其大淵



問損卦下三爻皆損己益人四五兩爻是損己從人上爻有為
人上之象不待損己而自有以益人曰下三爻無損己益人
底意只是盛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
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無損己從人底意礪

益

問木道乃行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
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
又問或擊之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
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銖

木道乃行不須改木字為益字只木字亦得見一朋友說有八
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
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
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僩六

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

之猛烈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
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
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若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
所未安即便遷之〔[illegible]〕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
始得又曰公所說象與益二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君
子以懲忿窒欲必是臨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
象皆如此〔[illegible]〕
問遷善改過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所不及遷之如
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
決不容有些子遲緩〔賜〕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則吉而理則過差者是
之謂吉而有咎〔淵〕
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淵〕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淵〕
〔[illegible]〕
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
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以此說某
謂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難必以危言鯁論恐動
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
通之又非忠以益於君者也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淵〕
利用遷國程昌寓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遂遷來鼎州〔[illegible]〕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伐
鬼方亦然不知如何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
六五上九二爻不知是如何蓋六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
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却云不吉更不可曉〔[illegible]〕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
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淵〕

## 夬

用之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其設戒之
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不是到這時
方戒懼未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纔有些放肆
便弄得靡所不至〔僩〕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君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上落也
須著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雉〕
夬卦中號字皆當作戶羔反唯孚號古來作去聲看來亦只當
作平聲〔僩〕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淵〕
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吉卜者告之曰
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淵〕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
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
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
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
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又曰夬云利有攸往剛長
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
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
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夬卦辭言孚
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無號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兌體兌
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
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
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
豈去小人之道必先自治而兢兢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
六一爻則小人勢窮無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
如此儆戒自做于勝益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
戒深矣〔銖〕

九三壯于頄有凶集義本義自明不知程氏何故欲易之有作
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
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與彼
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
是恐模樣 僩
伊川說九三爻次序看來不必改 淵
這幾卦多說那臀不可曉 淵
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 淵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
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砥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得无咎无咎但
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此箇意思隱微
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
管不着便走將去那裏去爻雖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釋爻
辭之不足如曰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
却不在地頭說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淵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
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淵

姤

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淵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
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淵
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
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
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銖
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
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
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 謨

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竅不可曉 廣
以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為魚
便在裏面了不知是不是 銖
包無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
民 淵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
這時節 淵

萃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淵
承天命說道理時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
是說聚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解以天下儉其親相似
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他這般散漫說
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
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
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
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淵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眾盛處必
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出於地上則
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僩
不知如何地說箇一握底句出來 淵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
恐不是地頭只是說祭祀卦同 淵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
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
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
精神聚於廟又為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
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 銖
問九五一爻亦似甚好而反云未光也是如何曰見不得讀易

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穿鑿了。僩

升

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有命人處拱底說話。僩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僩

地中生木升，汪丈嘗云：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近日學者才相聚，便都休了。僩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銖

元德問王用享于岐山。云：只是享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享，亨字並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之元亨利貞，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事也。賀孫

問：本岐山與享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川說。淵



## 易九

### 困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只有剝卦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illegible] 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卻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放火殺人，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贓汙邪僻，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占？僩

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淵

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illegible]

問：臀困於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如何？曰：恐說臀字不去。學蒙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厭飫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事，又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卻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困於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在[illegible]

問「來徐有說，利用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燾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卻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某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淵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一底意思。」僩

祭祀享祀，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卻享他人祭之說。淵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淵

井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淵

井是那擬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燾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僩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後面卻有瓶，瓶自是汲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淵

用之問：「木上有水，井。」曰：「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上上來，如桶中盛得兩斗水，若將大一斗之木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長一斗，便是此義。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菖蒲葉，每晨葉尾皆有水（一本作皆潤水珠）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一本云：或云菖蒲葉茄芋等葉尾每早亦含水珠若日出點　乾則無害若太陽未明爲物所蓋覆然枯細晚成生　盛此耳豈有潮水之靜潤曰然）問：「如此，則井守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卻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用之又問：「程子『汲水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脹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兼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僩（一學履錄云又問江陵號　先生先生云不曾說木在下）（僩面無得水東之闡曰可　人說不足義理如此）

斜程上隨以爲鵲牛，如今發井中多有之。淵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淵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淵

收繘作去聲讀，義是收也。淵

革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曰：「意則一，但變韻而叶之爾。」僩

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說「應天順人」，非也。㽦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學蒙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曆元定，卻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曆明時底道理。㽦

澤中有火，革。蓋二陰陽相勝，故聖人治曆明時。林艾軒謂言聖人於革治曆，若蓋曆必有差，須將改革方得。此不然。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又云：「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若漏箭稍差，則必後天；稍闊，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澤中有火，自是治曆明時，未甚相干。聖人取象，亦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便說。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
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卻
不是三人來說。淵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
革者變故而爲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審
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
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僩

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淵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且止是
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卻不只是君子做得，文王
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
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
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纏縛相似補衣
只是鋪處，聖人卻是渾淪鑄過。」或曰：「孟子說得恁地，想見做
出來應是新人耳目。」曰：「想亦只是從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起。
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說。又曰：『如那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亦真。
孟子都無這，便是氣象窄。」又曰：「未見得做得爽，做不得，只說
著教人歡喜。」明作[illegible]

鄭少梅解革卦，以爲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爲爐底，二爻爲爐眼，
三四五爻是爐腹，上爻是爐口。



## 鼎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
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
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僩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
轉了，卻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卻
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卻因顛仆
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
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
是與他轉一轉了，卻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
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
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
械，方喚做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
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卻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
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
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
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



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
長底事，卻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
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
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脩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
曾理會自已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
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
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
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
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
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
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顏
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己所勿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

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
第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只在於此是豈遺其遠
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其今病得十生
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痛其區區之力
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麼生可畏可
歎 僩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
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喪之稱者恐
不然 淵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移動
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
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
有方雨之吉 僩

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淵

六五金鉉只爲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
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 淵

震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爲宗廟社稷又做一
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
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
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仔細看
方得 礪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
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淵

震不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譬
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似得中方說 淵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淵

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 淵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概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陵去只當
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六不全好但能
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人語言 礪

艮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彖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 楊周錄云解得好
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四句只略對 枋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
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燾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
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
自无妄 淵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
見得此身之爲利爲害才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
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身方能如此 賀孫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私
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
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
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
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己外不見人這兩
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秋采 淵

敬其衛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
曰不見有行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物曰只是
此理 過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 一本作止亦非止 然行而不失其正 一本作亦是止
乃所以爲止也 僩

問艮之彖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
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賀孫

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篤實輝
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
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
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
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
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
道如人合喫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
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之害也
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以
祛病而我亦得為醫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
失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
下兩順而無害也 僩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之不相與內不見己是內卦
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淵
守約問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據夫子說
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却於解艮其止止
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面是失點檢 砥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
已此說甚當至兩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
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
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
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
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
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
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伯豐問如舜處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纔

曰不以若漢書曰中所謂百官衆務會萃白萬之衆飲水由
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大段看易須
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
自用己意解得不是若是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
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夫子因何於此說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覩字分明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
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大人也九二見龍在田
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為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
亦是他人利見之非是此兩爻自利相見屍易中利者多為
占得者設蓋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死者何利之有如屯卦言
利建侯也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蓋是占得此卦者之利耳
晉文公占得屯豫皆得此辭後果能得國若常人占得亦隨
高下自有個主宰道理但古者占卜立君卜大遷是事體重



者故多辭以其重者言之又問屯何以利建侯曰屯之初爻
以貴下賤大得民之象故其爻辭復云利建侯又問如何便
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此之擬議者尚
多有他所占之事相契又曰何以見得易專為占筮之用如
王用亨于岐山于西山皆是亨字古字多通用若卜人君欲
祭山川占得此即占公用亨于天子若諸侯占得此卦則利
於近天子耳凡占者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即用爻辭斷之
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於卦象上討義止序卦二五
相應二五不相應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期望之人所指望
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即有得君之義不相應則亦然皆狠大
爲魏公占得睽之蹇六爻俱變此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
翁斷其占云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
睽上去是離離爲甲冑爲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爲坎坎有
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爲口舌又悅也是講和之象却

占爲艮艮止也是議和之亦無所成未幾魏公既與湯思退亦皆如所占（蜚卿。人傑）

伯豐問艮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說如何曰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背彖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己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問莫是發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因論彖象文言解得易自是分曉精密但學者虛心讀之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之以分明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類是也文辭得分明自得此卦爻之辭看作何用譬如屯卦之利建侯本的是占何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用亨于岐山亦是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以此推之皆可見矣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這此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蓋他八方只古方始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此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李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璘）

艮其背不獲其身只是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己（事。僩）（是癢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癢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故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illegible]）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illegible]）問易傳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illegible]）是如此伯恭文錯會伊川之意謂止於所不見（[illegible]）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伊川之意却不如此劉公度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程子之意否曰（[illegible]）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溫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illegible]）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無思無欲（[illegible]）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illegible]）弱其志是要得人不爭（[illegible]）強其骨是要得人作（[illegible]）人解得皆過高了（[illegible]）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無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以亂其不見有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動止於所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illegible]）伊川說却不同又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

解艮其背又自有異稍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靜字之說却與
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如曰
老氏之說非爲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說只是使民人如此
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
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今
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使是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
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
我悉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教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
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正似只說
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
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
當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
三句乃艮其背之効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
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
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
爲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
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
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矣 驤

問伊川解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說如何曰只外物不接意思
亦難理會某嘗如何說這句其詳伊川之意當與人交之時
只見道理合當止處外物之私意不接於我曰恭伯問伯恭
來伯恭之意亦如此然據其所見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
聽言動底意思問先生如何解行其庭不見其人曰如在此
坐只見道理不見許多人是也曰如此則與非禮勿視聽言
動之意不協曰固是不協伊川此說恐有可疑處前有多辭
艮其止止其所也此便是釋艮其背之文

伊川於此下解云聖人所以能
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
却看解得分明艮其背於止當只如此說萬物各有所止若自
家私意不得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
不見其人只見道理不見他人也 治

問伊川艮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
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
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
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怎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
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彖之辭云艮其止止其所也蓋
此一句即是說艮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只便是所當止
處此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它腦子便無許多牽纏 驤

問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又云外物不接內
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切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
理若拘泥然務絕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都無所守
而外爲物所動則柰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
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 佐

艮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遣外事物使其心如死灰槁木而
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乎背者不動也
艮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也心能不爲事物所動則雖處
紛拏之地事物在前此心淡然不爲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
色美物人固有觀之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爲之動乎易所
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艮其背下面彖
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得已極分明
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
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止蓋以
止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

咸艮皆以人身爲象，但艮卦又差一位。僩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若不動則吉。砥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淵

## 漸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爲漸。升卿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卻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銖 升卿。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淵

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砥



## 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淵

兩終字，伊川說未安。賀

月幾望，是說陰盛。淵

## 豐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當是照底時節。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群臣創爲豐亨豫大之說，當時計會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爲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爲，而大禍起矣。」僩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是舉其大體而言，消息是就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日暖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況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蓋語上這盛得極，當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只是謙抑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酩酊離披時候』，如何不朝夕戒懼兢守？政問有以豐豫爲言者，小人卻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全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



但明以動，非明則動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賀孫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不是他本身下，乃六二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如此。」賀孫

問：「豐卦上六，此似說其據高位而自蔽之象。」據言其在高而大到於天際，卻只是自蔽，行閣[illegible]。賀孫

九三爻解作倒敗，與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看來聖人不會九四、上六爻，文與二爻不同。

## 旅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這旅則甚。淵

明，謂刑而不留獄，卻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淵

賁彖有做旅象說底，這箇只是在旅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只是可無備御底物事，次第這便是。淵

旅六五，上逮也，不知當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秦無亡矢遺

鏃之士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賀孫)

## 巽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銖)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覆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僩○學蒙錄云申命令之丁寧告戒無所不至也)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便也是會入物(時舉)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多聚出地面又散了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巽自是可吝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說得較牽強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僩)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為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蓋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僩)

## 兌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

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順天應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曾見中辨這箇也好(淵)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淵)

兌與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為復是解書到末梢會懶了看不子細為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亦皆如此無理會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 渙

問彖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之精神而為享帝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曰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般都見不得(學蒙)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說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淵)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群隊當散(淵)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己私其次須便渙散其小小群隊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六四一爻未見其大好處令爻辭卻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剛來不窮是九二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三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卻為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無那隔驀兩爻底(淵)

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曰是居二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學蒙)

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四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亦為得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為得位象辭如此說未穩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把得四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四為得位是如何銖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淵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群其渙非渙其群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去偽

渙其群乃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群隊併做一箇東坡所謂合小以為大合大以為一又曰如太祖之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群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四爻如何當得此義

渙其群言散小群做大群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淵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于四體也碩

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淵

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說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上九象亦只自節了字說此何疑

節

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廝匝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淵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去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淵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便使人為難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為下少間自有通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可再來如何可失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銖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節所以三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有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學蒙

## 中孚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僩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遇過之不是兩字爲絕句意義更不可曉 學蒙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只依希地說豚魚吉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著便須穿鑿 淵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他只遇著這般齊整底便恁地說去若遇不齊整底便說不去 淵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曰也只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澗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淵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得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因云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箇物在這裏初不黏著那實事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黏著水方得今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 胡泳錄云說易如水面打毬不沾著水方得若著水便不活了今人却要按從水裏去如何會得 學蒙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靡雖是不知是說甚底係辭中又說從別處去 淵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無常也 賀孫

## 小過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爲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學蒙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概都是那過低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概且恁地說 淵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淵

小過小者過而亨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 學蒙

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賁鴟鴞之類 學蒙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 學蒙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銖

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皆是宜下之意 人傑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學蒙

三爻四祖五便當日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

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淵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淵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下兩句都沒討頭處。又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爲上聲。用永貞便是不可長。爻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僩

密雲不雨大驟，是做不得事底意思。淵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淵

問叶韻。曰：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九三凶如何也，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若仍從平聲，位不當也，終不可長也，長也便是叶了。六五已上也，上字作平聲，上六已亢也，使也是平聲最叶。上字蓋十一唐中，字韻平聲。若從側聲，但終不可長也，長字作仗，則當字上字亢字皆叶矣。皆在四十漾韻中。

既濟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淵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亨，只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懼得常似今日，便好；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伊川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只是不好去了。學蒙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淵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上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學蒙

問：三年克之，憊也。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曰：言兵不可輕用也。學蒙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時運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學蒙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粗，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粗，不解如此。淵

既濟初九義无咎也，義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聲，音斗；九三換平聲，憊字通入備字，改作平聲則音皮；六四有所疑，
九五不如西鄰之時，又吉大來也，來字音釐；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平聲爲葉。

未濟

小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淵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可濟之理，但[illegible]之未濟而卦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illegible]

井卦云汔，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illegible]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學蒙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illegible]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概既濟是那日中衰時候，了只是向長去；未濟是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象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他。使這箇說得蹊蹺，到他蕃時盛水不漏，到他說時蹊蹺無理會。若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子欲尚自嫌某說得疏，不知如今煞有要退削了[illegible]

總龍安四角柱這柱只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些子更見明亮所以說不可爲典要可見得他散漫燾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淵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淵

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也

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僩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孚皆不可曉只得且依稀如此說又曰益損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是顛倒此卦與既濟



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僴

看來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如此六五以其得中故以爲吉上九有可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曉不得僴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當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曰也不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况又不得位所以如此僴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正吉也是如此大槩難曉某解也只備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之時曳輪濡是此卦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坎險方好九又曰濡首分明是孤尚水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亦不可曉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爲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著與孔子分疏二本云只是做這費貴分疏所以有是說

既濟未濟所謂濡尾濡首分明是說野狐過水今孔子解云飲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是孔子說人便不敢議他人便徒地不得礪

易十

上繫上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 學蒙

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 淵

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而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從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說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至之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人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僩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准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淵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說天地造化實體以明下句是說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楊氏說得深了易中固有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 砥

天尊地卑章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方只是事事訓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 謨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砥

問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謂方以人事也 端蒙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楊氏之說為方字所拘此只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意隨其善惡而類聚群分善者吉惡者凶而吉凶亦由是而生耳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 砥

問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燾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 砥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衮同說 錄云義剛 曰莫分不得變化 [illegible] 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 文蔚錄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盛衰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文蔚

問變化是分在天地上説否曰難爲分説變是自陰而陽自靜而動化是自陽而陰自動而靜漸漸化將去不見其迹又曰横渠云變是倏忽之變化是逐旋不覺化將去恐易之意不如此説既而曰適問説類聚群分也未見説到物處易只是説一箇陰陽變化陰陽變化便只有吉凶下面説得變化極分曉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 礪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盪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圜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淵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本義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底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



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相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艮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 㽦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説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棙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淵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説易中知有許多物 銖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牡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 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若管也乾管卻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銖

或問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太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蓋卿

乾知太始知主之意也如知縣知州乾爲其初爲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爲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爲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爲之故簡 銖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處説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此如詠樂著太始大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其太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卻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卻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



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因論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説中謂伏羲作易只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卻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説亦得做兩箇説亦得 文蔚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 祖道

乾以易知乾惟行健其所施爲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自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凝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健不能也 僩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時不費力 淵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他只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 淵

易簡一畫是易兩畫是簡 泳

問乾坤易簡曰易簡只看健順可見又曰且以人論之如健底人則遇事時便做得去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如人而得性順底人及其作事便自省事自然是簡簡只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隤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 僩

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若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爲難 人傑

伯謨問乾坤簡易曰易只是要做便做簡是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知險坤順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爲險自下升上爲阻故乾無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 賀孫

問乾坤易簡曰簡字易曉易字難曉他是健了（餘本云健故他健了）逕曰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因行不妨掉臂是這樣說話（淵錄云）所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

又問健不是他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須安排曰順理自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自是易 端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太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自易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若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煇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 谷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難 敬仲

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爲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爲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問如何是易知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又之又曰簡則有箇勝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無睹當無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欲語如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須是說話足須是行猶如虎嘯風冽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

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便見其健以
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所以為至健
坤則行到前面遇著有阻處便不行了此其所以為至順 僩
問易則易知先作樂易看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樂易處 砥
曰容易如何使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
下面自然如破竹又曰這處使無言可解說只是易又曰只
怕不健若健則自易易則是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
風生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初不費
氣力又曰簡是如順道理而行却有次第 蕭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自從之若
艱阻則自是人不親繁碎則自是人不從人既親附則自然
可以久長人既順從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若其中險深不
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
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繁碎如何得人從之 當



只為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
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緣得有功也 淵
易簡易知易從云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內故可久兼於
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既易從則人皆
可以叶力一於內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己者兼
於外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謂 淳
蕭兄問德業曰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箇孝則為
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泛泛做只是俗事
更無可守 蓋卿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 方子
黃子功問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曰未消理
會這箇得著這地理會亦只是理會得一段文字後又乃曰
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亦往
矣便是健雖偏然亦不備爾便是順如剛果者有健懦弱者有順遂退

謙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
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
是柔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
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
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
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
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一句說得亦好
先生點頭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徐子融
問上蔡嘗云一部論語只如此看今聽先生所論一部周易
亦只消如此看先生默然 文蔚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是又
聞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聖若
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
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 或問易簡則人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
之事賢人之所當



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 端蒙
伯豐問成位乎其中程子張子二說孰是曰此只是說聖人程
子說不可曉 㽦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二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
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
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
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
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
思 僩
剛柔相推是說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為八
卦在天則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然皆自易言一說則
剛柔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 當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
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作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
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
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 謨
繫辭一字不胡亂下只人不子細看如吉凶者失得之象四句
中間兩句悔是自凶而向乎吉吝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
柔而向乎剛退是自剛而趨乎柔又如乾知險坤知阻何故
乾言險坤言阻舊因登山曉得自上而下來方見險處故以
乾言自下而上去方見阻處故以坤言 淳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
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
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
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

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
似冬悔似春 僩
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為悔向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
凶竊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鄙吝而不知悔這
便是自吉而向凶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
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
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又問此以配
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
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上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
食自古極亂未嘗不生於極治 學蒙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
吉而趨凶 變孫
悔吝悔是做得過便有悔吝是做得這事軟了不稍無收殺不

及故有吝 端蒙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節
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 節
過便悔不及便吝 僩
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剛柔
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
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
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
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
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
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
陰之重濁有迹也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
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
言陰陽不知是否曰是 銖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字又相對
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
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又屬幽神又
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
然也都是變 更問此兩句既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 化則
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
有而無問頃見先生說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亦此
意否曰然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
為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為陽收回者為陰
入息如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
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
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 僩
或問變化二字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
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

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縮將去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是秋爲變到那
全然天涼没了些子熱時是化否曰然又問這箇變化字卻與
變化者進退之象不同如何曰這又別有些意思是言剛化
爲柔柔變爲剛若變化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也 義
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乎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
所值以爲吉凶之決切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無窮而萬
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無窮而人始得因
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
反以不變者爲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 學蒙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解得自有功恐聖人本意未
必不如此問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恐非先儒所及曰也且
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何 砥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
揔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 學履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
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横渠謂每
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僩
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
得卻如何占得必是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 僩

右第二章

悔吝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
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
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嫌說
不出心下不足没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
是小過 僩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猶分辨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
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艱險故曰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此段與本義異○人傑
齊小大者存乎卦曰齊字又不是整齊自有箇如準如協字是
分辨字泰爲大否爲小辭有險易直是吉卦易凶卦險泰謙
之類說得平易睽蹇之類說得艱險 僩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
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
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學蒙
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吝固是吉凶之小者介
又是幾微之間悔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无咎者本是
有咎善補過則爲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悔
吝在吉凶之間悔是自凶而趨吉吝是自吉而之凶悔吝小
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 謨
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得四卦



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
大有如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底盡不好底卦
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
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 學履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爲大陰卦爲小觀其爻之所向而
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
曰這般也依約有也是恁地曰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得隨
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卻是徹底見得聖人當
初作易時意思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他處不能盡見得
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學蒙

右第三章 此分章今從本義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
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
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絲

絲之綸自有條理言綸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間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疏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學蒙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與天地齊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試卷之彌又若彌縫之彌是恁地都無縫罅意思解作彌滿也不甚似又曰天地有不了處易却彌縫得他學蒙

彌綸天地之道彌字如封彌之義惟其封彌得無縫罅所以能彌綸也僩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又云如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學蒙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營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此知是理仰觀俯察否曰所以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幽明便是陰陽剛柔仁許多說話只是說一箇陰陽須是這明此便是幽日出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幽仰觀俯察便皆知其故

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窮理之事在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 賀

正淳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問反字如何曰推原其始而反其終謂如方推原其始初却摺轉一摺來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 [illegible] 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魂而氣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學蒙

林安卿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精氣為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 義剛

問先生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為陰氣為陽然又自有錯綜底道理然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著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知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徂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魄徂者魂升于天落者魄降于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是求其魂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段說得好注解得亦好 營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曰上面是說與天地準這處是說聖人與天地相似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無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也不走作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人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易與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

底範圍。又曰：有小底範圍，且如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
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言兼晝與夜皆知也。僩
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至道濟天下
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無一物之不知；道直要濟
天下。淳
知周乎萬物，便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問：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
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
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
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
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
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而入於變詐矣。
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
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學蒙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用。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處。三
節各說一理。㽦
旁行而不流，曰：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又相
對。此一句又突然插中間，自有箇地頭難說。僩
問：樂天知命云通上下言之，又曰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某
竊謂樂天知命便是說聖人。曰：此一段亦未安。樂天知命便
是聖人，豈若謂與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者別？可學
安土敦乎仁，對樂天知命言之，所寓而安，篤厚於仁，更無夾雜，
純是天理。自易與天地準而下，皆發明陰陽之理。人傑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
命是知，安土敦仁是禮，身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
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仁只是箇篤厚，去盡己私，全是天理，
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底意思。若是仁而又仁，敦厚
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溥。僩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
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去偽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從心地說，不似江西人說知覺
相似。此句說仁最密。淵
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裹。如天地之化，都沒箇
遮闌，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
舉一端，如在天，便做成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
類，以此做箇塗轍，更無過差，此特其小爾。燾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
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寫成器，使人模範匡郭，不使過於
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
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
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
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學蒙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
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
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
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
便是否？曰：事事物物，無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
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之類，皆範圍也。能範圍之
不過，曲成之不遺，方始見得神無方，易無體；若範圍有不
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銖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是兼通，若通
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學蒙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
大抵此一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說箇陰陽。仁者見之
謂之仁，仁亦偏陽；知者見之謂之知，知亦偏陰。此就人氣質
有偏處分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就造化流行處分

陰陽因問尹子鬼神情狀只是解遊魂爲變一句即是將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説得甚明白尹子親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曰尹子見伊川晩又性質朴鈍想伊川亦不曾與他説 僩

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易便是或爲陰或爲陽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學蒙

神無方易無體神自是無方易自是無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無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無體自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説一箇道理若恁地衮將來説少間都説不去他那箇是説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説箇陰陽動靜闔闢剛柔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説不了若喚做易只一字便了易是變易陰陽無一日不變無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説



易以道陰陽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那陰陽做出來 淵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 淵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 可學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 銖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一闔一闢謂之變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只説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又問若爾則屈伸往來非道也所以屈伸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先生頷之 銖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虚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説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橫渠言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虚爲理然虚却不可謂之理理則虚爾亦猶敬則虚靜不可把虚靜喚作敬 端蒙

問本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竊意道之大體云云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要之造化之初必始於靜曰既曰無端無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爲陽靜則爲陰云云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面靜底末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無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説起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恁地衮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學蒙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説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説人性上事 去僞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如説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 人傑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是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以爲仁義禮智是也 人傑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已後事 去僞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大雅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爲成之者
性 榦
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
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 節
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
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爲人爲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
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 端蒙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善 可學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椿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只要看道與性是
道 人傑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
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銖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濁故珠或全
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理本無是物若稟是
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無十分親切底 義剛
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
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
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
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學蒙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便是繼之者
善也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諸用是顯諸
仁底骨子正如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文定公說事未判
屬陽已判屬陰亦是此意顯諸仁藏諸用亦如元亨利貞
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發用流行處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
又曰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
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
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

理所謂富有也 僩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諸仁裏面
正如昨夜說一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
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仁是流行發用處藏諸用是流
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
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花
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發花時共此一樹共一箇性命
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子在母腹中時
與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
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
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生殺
輕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也
藏諸用便是成之者性也天下之事莫不然發見處皆是顯
然若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是一物如元亨利貞元亨是
發用流行處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只是流行那
貞而已或曰正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否曰顯諸仁似發揚
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如水流而爲川止而爲
淵激而爲波浪雖所居不同然皆是水也水便是骨子其流
處激處皆顯者也顯諸仁如惻隱之心藏諸用似仁也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箇用
隱顯皆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
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
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
時不得謂之業盛德便是顯諸仁處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
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
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仁藏用成就處也又
曰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口之能言手之能執足之能履皆是
發處也畢竟怎生會恁地發用釋氏便將這些子來瞞人秀

才不熟便被他眠又云一些來他初生時其這一株結成許
多箇箕花實其成一箇性命及至收成結實則一粒各成一
箇性命只管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
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
不已道家修養有御抄之法皆只用乾坤艮巽震兌六卦流
行運用而不用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子所以流行運
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諸仁藏諸用之說顯諸仁
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正如以發明仁是
藏諸用也又發為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顯諸
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

問本義云顯自陽之仁也猶之發也於若生之知也業之成也
斷杻鋼鍱鋼矣以為天地之理動而陽則萬物之發生者皆
其仁之顯者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見其顯諸仁則是據
之發見其藏諸用則萬物各得以為性是業之成也曰不如

民山 卷五十四 洗一

此這處極微難說又曰顯者仁易以見藏諸用極難說此用字
如鬼神說一拔神神字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
彰露可見若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
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
這裏又曰元亨利貞也可作表裏說所謂流行有別細物事
只是流行這箇又曰發見之仁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
諸仁仁便是藏諸用又曰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
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自是一箇仁便是
那業處又曰流行時便是公共一箇到得成就處便是各自
一箇又曰惻隱之心方是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
成就處但盛德便是顯諸仁大業便是藏諸用又曰如
此一穗禾其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間成穀一箇各自成得一
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道
富有之謂大業又曰須是右說出說方可見得四時運行

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行又無形影若道無箇物又見得有
恁地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造化之理如聖人則只是人安
得而無憂淵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
說不與聖人同憂賀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曰明道兩句最好天地無心而成
化聖人有心而無為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
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去偽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指易說了而顯諸仁藏諸用指
盛德大業以下都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學蒙

盛德大業一章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
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箇形
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

五七 卷七十四 廿二

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
便依他占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
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
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
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
變化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學蒙

先說簡易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
方始相連相續去自是有定數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
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淵

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如何曰此三句也是說發須是看得
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己底又說出來底德便是本生它
之謂易便是顯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只是裏面只猜
底曰乾坤其易之蘊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是人

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
包括許多道理 夔孫
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則
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力效誠之效有陳獻底意思於乾
坤只是理理本無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
效法然理自如此本無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
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
所生皆是理之所必然者爾 謨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底便是只有
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便屬陰成象如明如日
月星辰在天亦無箇質形只是箇懸象如此乾便略坤便詳
效如陳效之效若今人言效力之類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
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 砥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子細詳密了一箇是一箇模樣效
猶呈一似說效犬效羊效牛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大概成形
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
見 端蒙
效呈也如曲禮效犬者左牽之之效猶言效順效忠效力也蓋
乾只是成得箇大象坤便呈出那法來
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者效力之效效法
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 人傑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 止 靜而正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當體便各
具此道理靜而正須著工夫看 除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
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 僩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
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
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見足無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 見有是

又見開闢 賀孫
其動也闢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是兩開去翕則是兩合
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論天道包著地在然天之
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有大生廣生云
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是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
虛 蓋卿
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地到冬間都合聚了不開至春則天氣下
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陰陽與天地自是兩件物事陰陽
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形質底物事如何做一物說得不成
說動為天而靜為地無此理正如鬼神之說 僩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
卦畫也是恁地 賀孫
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
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夫是以大生焉地以廣生焉廣有虛之義如河廣
漢廣之廣 敬仲
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
廣敬仲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
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所包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
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
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發出來流行
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
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
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
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
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
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一箇
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

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於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各有氣相交合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著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 僩

問陰偶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學蒙

易不是象乾坤乾坤乃是易之子曰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蓋是說他廣闊着得物常說消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中心然而地却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廣天是一直大底物事地是闊底物有拗處有陷處所以說廣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書有這理便有這書書是載那道理底若死分不得大段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 淵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地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 淵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 人傑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說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 當

問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否曰只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人心之至德也 礪

林安卿問廣大配天地配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如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問伊川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古君子無所不知良久笑云向時有箇人出此語令楊大年對楊應聲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 義剛

問廣大變通是易上有底道理是易上所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是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配之義是分這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全無配合底意否曰也有些子分此以合彼齊思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其簡易則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

右第六章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踐履事
卑是事事都要踐履過凡事踐履將去業自然廣 當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著件物事填教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無卑似地底又曰地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將去所以能廣 淵

知崇禮卑一段云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天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左足西階先右足羹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用挾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不是他特地要恁地是他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逐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措置得多業便廣 𤦺錄 ○賜錄見下

易十　卷七十四　十七

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看甚麼物事他盡載了縱穿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便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其高明而禮則要極於卑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此不到處這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矣惟是極卑無所欠闕所以廣

知崇禮卑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 可學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錢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而極精微

等語皆只是說知禮 淵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 賀孫

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大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 去偽

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 學蒙

成性只是本來性 節

成性不曾作壞底存存是常存這箇存之又存 泳

成性如名明德如表德相似天命都一般 淳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眾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 學

易十　卷七十四　十八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些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只爭些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意誠相似 賀孫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畢具無有欠闕故曰成性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就處無非性猶曰誠斯立焉

橫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為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習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性存其所存 端蒙

橫渠謂成其性存其存伊川易傳中亦是存其存却是遺書中說作生生之謂易意思好 必大錄云成性如言成就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 當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說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它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日因說成性謂如成書成法之類若是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是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它成性則道義出這重添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 賀孫

橫渠言成性與古人不同他所說性雖是那箇性然曰成性則猶言踐形也又曰他是說去氣質物欲之私以成其性故先知禮卑則性自存橫渠之說亦是如言性未成則善惡混當亹亹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識惡以除其斯成性矣也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爲存又曰橫渠云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邪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 僩

橫渠謂知崇天也一段言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乎晝夜而知通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知知晝而不知夜知夜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而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 端蒙

問橫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它言語艱澀是如此 夔孫

右第七章

#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五

## 易十一

### 上繫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今從頤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 節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臣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illegible]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是一樣 學蒙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 學蒙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 學蒙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致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更與
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僩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曰不知伏羲畫卦
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繇辭否爲復一卦只是六畫 學蒙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曰此
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
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
路都無窒礙典禮猶言常理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升降揖
遜是也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學蒙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
之下未可以進爲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
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
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便是他通處也 學蒙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
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
郤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
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
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
通處便如脈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
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
直錯雜處 僩
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不是說
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 學蒙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
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
亂 學蒙
先生命二三子說書畢召蔡仲默及義剛語小子侍立先生顧



義剛曰勞公教之不厭公讀書否曰不廢因借先生所點六
經先生曰被人將去都無本了看公於句讀音訓也大段子
細那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是音作去聲字是公以意
讀作去聲曰只據東萊音訓讀此字有三音或音作入聲 義剛
(云音亞或作 字或烏路反 而) 先生笑曰便是他們好恁地強說仲默曰作
去聲也似是先生曰據某看只作入聲亦是 (呂氏曰 叶義 云烏路 近說)
雖是如此勞擾事多然也不可以爲惡 (惡不可 厭云 還也) 而今音訓
有全不可曉底若有兩三音底便着去裏面揀一箇較近底
來解 (義剛錄略而○呂氏異)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
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便是借這般字來說
觀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
象這箇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
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是動 僩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
曰然 端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
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
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爲凶矣 燾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曰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
皆變化也 學履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說誠信感
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上
文言天下之賾而不敢惡也言天下之動而不敢亂也先儒
多以賾字爲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之不敢惡賾只
是一箇雜亂冗鬧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粗本末無不盡
也賾字與頤字相似此有互體之意 (此間連說互體) 鶴鳴好爵皆
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

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
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孤惑可疑之事而已到
後人解說便多牽強如十三卦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
豫備之意却須待用互體推艮為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剡木
為矢弦木為弧只為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
會就卦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
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書所謂獲一
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 語類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
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
二句 學蒙
其利斷金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恁
地解 學蒙

右第八章

卦雖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
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
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
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 學履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
九與十是奇偶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
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
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
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 學履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 僩
大衍之數五十蓍之數五十蓍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數
則直謂之數耳 淵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
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自謂
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
對地二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
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
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 僩
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
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
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
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 謨
蓍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算後失其傳所僅存者
只有這幾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
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只有這幾句如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
時以象閏已是添入許多字說他了又曰元亨利貞仁義禮
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賀孫
揲蓍法不得見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說如分而
為二是說以象兩便是解想得古人無這許多解須別有箇
全文說 淵
掛一歲右揲二歲扐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扐五歲再閏也 燾
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
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大乖自郭子和始
奇者揲之餘為奇扐者歸其餘扐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
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二十
二二十八二十四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

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爲卦又
曰龜爲卜策爲筮策是餘數(語錄云策數)謂之策他只胡亂說
策字(語錄云只)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扐而後掛之說何如
曰也以第一揲扐爲扐第二第三揲不掛爲扐第四揲又掛
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語錄云六年兩閏也)如某已前排真箇是五
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掛也扐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賀孫錄時異○礪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
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當

策數云若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數策於君前有誅龜策敝則埋
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爲策數也 僴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舊只)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
一變卻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淵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
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學蒙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
這是凶這可爲這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
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
天理合如此 學蒙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
神 淵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 學履

顯神道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此是說蓍卦之用道
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卻由取決於蓍既知吉凶便可以
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
易來佑助神也 當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他裏面有許多道箇 淵

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
恒其德或承之羞曰是 學履

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
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
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
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得他胷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
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學履

用之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蓋字便是一
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
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鱉之屬
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
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
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賀孫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
此 學履

問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曰此
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
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嚮則易受人之命如嚮之
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去僞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卻只是命筮之詞古人亦
大段重這命筮之詞而以言三字義若擬若作以易言之如
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不占只是以其言之義又於上
下文不順(謨錄云以言是命龜受命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蓍本無三數
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爲九五六
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
相爲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 謨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參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著添

一做三須看似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illegible]
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 淵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物偶解之爲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若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人傑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數算大概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卻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也數猶可湊參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爲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甚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學履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互底意思舉譬幾箇物事在這邊逐三箇數看是幾箇又逐五箇數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是九箇又少一箇三箇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大畧如此更須子細去看 學蒙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莫是揲蓍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如此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是合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當挨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 學蒙

手指畫

六 七 八 九

五指 四指 三指 二指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綴字是上面出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著便謂之綴但看其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illegible]便是上下爲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 義剛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 閎祖

感而遂通感着他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吉便與說吉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淵

侯學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爲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爲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某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可學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

研摩到底之意。語類：體察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
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
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閉塞只爲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
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
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成六十
四卦，皆是如此。淵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有件
事。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
故其下對成務。淵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淵
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如此否？曰：是說聖人，亦是
易如此。若不深，如何能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底心黑窣窣地
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箇端緒可
尋。又曰：有路脈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
無之間者也。學蒙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之志。此二
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
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極深研幾，深與幾二字如何？曰：
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
有悔有吝，幾微底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
都曉得至深，雖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
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
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
曰：然。幹

右第十章

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如此，而人以之卜筮，
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學蒙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
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
然後可識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
凶，包括無遺，如所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
之道。如利用爲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
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
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
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
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
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
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
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罟在此，隨
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又
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
示戒。乾卦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
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爲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
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
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
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己爲有
益，不然，亦空言爾。謨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
是說蓍龜，若不是蓍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蓍之德圓而
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具此易
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作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退
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無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
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
之蓍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聖人

論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齋戒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僩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蓍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只是具這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謨

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貢字只得以告人說但神知字重貢字輕却曉不得學蒙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蓍龜而知卜筮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他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淵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蓍卦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箇神方知易有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箇却方是說他理未到那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說卜筮淵

以此洗心都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眾理潔淨精微只是不犯手自然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只是其中具來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蓍之德卦之德神明其德閎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如此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作自己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心安乎人傑

洗心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僩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方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銖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聖人胸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更無些跡所謂退藏於密也及其吉凶與民同患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人會恁地非古人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神武不殺者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腳又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揲蓍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揲下來底是陰是陽是老是少便是知來底意思及其成卦了則事都絣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下文所以云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卜筮以為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吉凶若有神明之相

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爲又曰這都只退聽
於鬼神又曰聖人於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
只退聽於鬼神 學蒙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 人傑

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
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蓍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爲
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得
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
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
何爲而生秋何爲而殺夏何爲而暑冬何爲而寒皆要理會
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
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
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 銖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
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
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
德蓍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
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淵

明道愛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
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餘闡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
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
三誦之 銖

神明其德言卜筮 學蒙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意思多 知禮

成性横渠說得別他這是聖人成得箇性衆人性而未成 淵

問闔戶之謂坤一假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
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見而未成形謂
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修禮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
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
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
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動 學蒙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
變化以後方有 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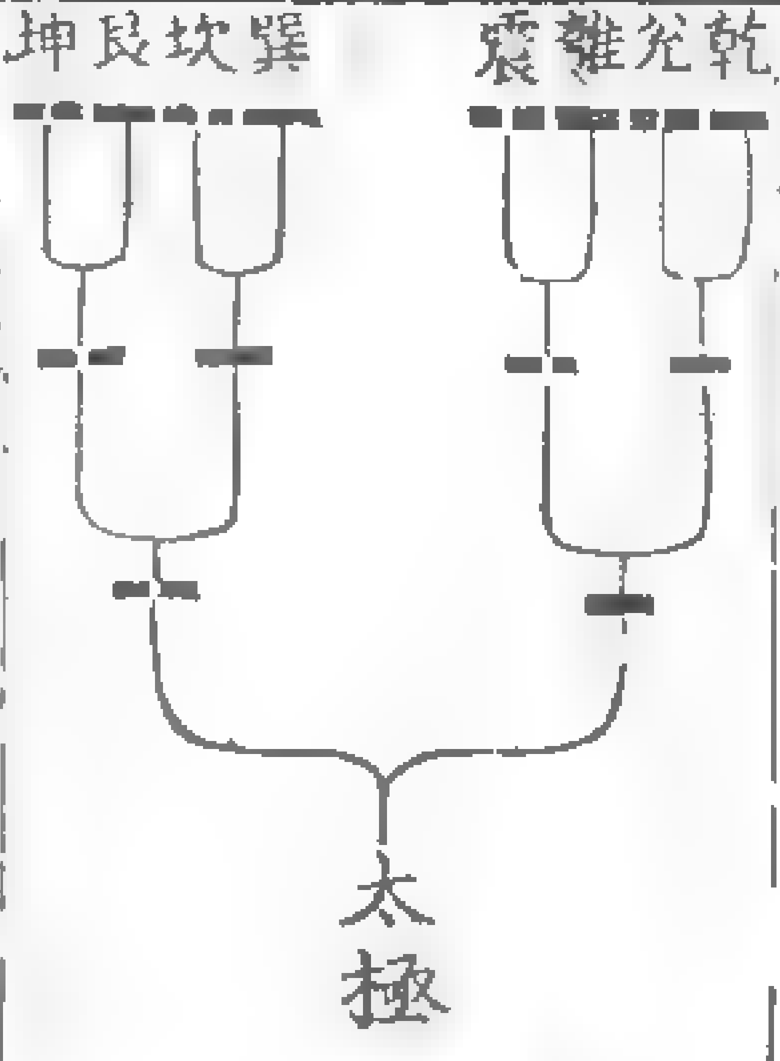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衮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
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
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
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
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
本則太極生陰陽 學蒙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却
是爲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
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各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
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
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
又於一耦畫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
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一耦便是八卦嘗聞一
朋友說一爲儀二爲象三爲卦四爲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
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 礪 銖同

問之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易有
太極便有箇陰陽出來陰陽便是兩儀儀匹也兩儀生四象
便是一箇陰又生出一箇陽⚍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
陰⚎是一象也一箇陰又生一箇陰⚏是一象也一箇陽又
生一箇陽⚌是一象也此謂四象四象生八卦是這四箇象

生四陰時便成坎震坤兌四卦生四箇陽時便成巽離艮乾
四卦 震




每卦變八卦爲六十四卦 端蒙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屠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夫太極之所以爲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燾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少歇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 賀孫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往往便放倒不復能向前動有疑而既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 燾

右第十二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偶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僞謂有一奇一偶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僞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偶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關天地什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爲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爲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偶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說入至約處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學蒙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爲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

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曰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他那處是偽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見之是游不知那卦上見得沈思久之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學蒙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學蒙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沛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意欲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惟道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燾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為教於天下鼓之舞之是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但樂占得分數較多曰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因與橫渠云示其舞之盡神者巫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舞巫者託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銖

鼓之舞之以盡神鼓舞有發動之意亦只如成天下之亹亹之義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燾

乾坤其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耳[illegible]

[illegible]

問乾坤其易之緼曰緼是袍中之胎骨子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學蒙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卻是說易之道理僩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學蒙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同易至如易立乎其中如易行乎其中此豈非乾坤既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況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援此之論多是說得太高不必如此說蓋卿



乾坤毀此乾坤只言卦方子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如今雖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著前說較平僩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體也乾坤健[illegible]也方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淵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淵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賀孫

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裏 夔孫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謨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



不遺乎道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賀孫

問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亦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 祖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又曰最是律管長短可見 胡泳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底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柔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是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意相似 [illegible] 其勢浸長便覺突兀 [illegible] 之變

變化二者不同化是漸化如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如自今日至來日則謂之變變是頓斷有可見處橫渠說化而裁之一段好 [illegible]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當而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又曰然化是箇[illegible]地去漸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 林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就那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 [illegible]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至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僩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

則豈有定體。通是處其變，所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即是通。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乾乾不息，則是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僩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僩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僩

右第十二章



周易十二

繫辭下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學蒙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文

問：成列是自一奇一偶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學蒙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學蒙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僩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是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學蒙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往往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別，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

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
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剋
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
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略
見得這般意思大概說相勝故說陰陽勝底他以本相為常 淵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曰貞是常恁地便是他
本相如此（蓋吉凶相勝者貞熟者也龍驤）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
陰符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說
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
道便是常恁地示人（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盜又云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學蒙 明）
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午以後便是
晝勝（以下）觀是示人不窮貞夫一者也天下常只是有一箇道
理又曰須是看教字義分明方看得下落說也只說得到偏
傍近處貞便是他體處常常如此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 礪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
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
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
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
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
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
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 文蔚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如何曰說貞勝處巧矣恐不如此
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但
不曾發出貞勝之理蓋吉凶二字我無兩立之理迭相為勝非
吉勝凶則凶勝吉矣故吉凶常相勝（人傑錄云此）所以訓貞字
作常者貞是正固只一正字尚未盡貞字之義不得故又著一固字
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在五常屬智孟子所
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
而不能守之則不可須是知之又固守之蓋貞屬冬大抵北
方必有兩件事皆如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
虎只一物至玄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
年後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
即屬來日耳（僩○人傑錄略）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
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
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
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
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
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 舍
問爻者効此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又有來只是交變之義所以畫卦分
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
問爻也者効此者也是効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
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曰爻象効此此便是乾坤
爻只是像其奇偶 學蒙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
若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
字猶言先後微顯 學蒙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
業猶言事變底事相似 學蒙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
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
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 淵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擒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淵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
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
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 廣

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
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淵

右第一章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閎祖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
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
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
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地讀他說公只是
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淵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
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
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
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
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
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
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
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
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
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
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
腹也揚子雲太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僩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
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悅皆順
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僩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淳○寓錄云蓋字有義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

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
則這箇幾卦也自難曉淵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賀孫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
後人爲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
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
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
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
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
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僞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
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
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賣在元祐幾年乙家賣在前甲家
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
家遂又將嘉字塗擦作皇字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
後如何僩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
馬糧草之數皆刻板記之都不相亂僩

右第二章

林安卿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釋經中字否曰
象是解易字又是解象字又是解彖字末句是亦然蹊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要說易字求得太深程先生
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須將來寄搭在上面說淵
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
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學蒙

右第三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甚模樣僩

右第四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
致百慮又兼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
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

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謨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 學蒙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暑往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僩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節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只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學蒙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賜

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說是感應如何曰屈一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入往來皆是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己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illegible]

只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卻不必思致用底只是効驗 淵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上一事一理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升卿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與不從這裏面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淵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淵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淵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 [illegible] 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 學蒙 [illegible]

[illegible]

交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 學蒙 [illegible]

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 學蒙

則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以其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以亂曰其也如此說者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處難知耶

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僩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字最要看的幾字只爭些子
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
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
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
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
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 僩
蓋人之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
非知幾者莫能 上交貴恭恭非取奉之心下交便教慢之心皆是也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
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是要就幾微
處理會 賀孫
繫辭說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以是漢字漢書上說幾者動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



幾亦是見得方全無惡從善不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堂
若匠夫匠婦之為誘自然於滿損而全失之知也添箇人字
似是 賀孫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學履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
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 其
無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 學蒙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若有所準
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今恐與
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
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
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
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 銖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
水纖芥必見 蓋卿
天地氤氳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 端蒙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縕若不專
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
也 僩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
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
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
五皆是兩相與自說得好 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〇學履
橫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
成所以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右第五章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



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淵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
管生出邪為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
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 學蒙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道夫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他做處 撰是所為〇繫辭云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
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曰繫辭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曰但
自此以後皆難曉 學蒙
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淵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

到文王將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 淵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 僩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學蒙

微顯闡幽若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學蒙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麁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 [illegible] 微顯所以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僩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 [illegible]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爲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辯困而通則可辯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辯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不錯了巽伏也入也 學蒙

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處憂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 淵

鄭仲履問易係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爲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爲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既論九卦之後因言今之說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說經之大患也 壽



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辯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揚子雲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豪釐不可移此可爲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陽或不爲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居陰或不爲凶此不可爲典要之書也 方子

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僩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

辨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斷制裁度僩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爲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
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悅服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
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
爲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
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
所以爲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
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無水困君子以致
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
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亨也困而寡怨是得其
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
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
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井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



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
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
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
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
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己踰階而問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
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
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
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
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僩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爲稱物之
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行精義於事能優游以
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事
了方可以行權於前時以稱揚爲說錯了學蒙
問巽稱而隱隱之義何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

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勝
文公問於齊楚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
存者權也効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思之誠是蓋義
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
對權字須著用經字僩
問井以辨義曰只是井居其所而遷大小多寡施之各當僩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
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
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頭一本云那不動底是地
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斷衆流句聖
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
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
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此截斷
衆流句也僩



才卿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
之精微委曲處無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僩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爲
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
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文蔚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卑順低
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外八卦
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蓋卿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
成行權淵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
者故曰不可遠曰是學蒙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淵

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知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淵

問擬文辭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爲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 學蒙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 淵

右第八章

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皆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二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 時

問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學蒙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也是恁地說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 僩

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爲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爲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 學蒙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广以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二說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他要入聲是這裏取那重底意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右第十一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

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說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學蒙 銖少異）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他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要跳下來必跌殺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自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燾）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是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



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知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僩）

乾天下之至健更著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肯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未渡也不妨萬一有君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他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無非阻矣曰不然他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下而視上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去安足爲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認從上面擂將下此又非所以爲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爲坤（本義所說險阻理異 僩）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陷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



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而下來至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淵）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僩）

問乾常易以知險坤常簡以知阻曰乾健則看什麼物都剸（辯）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從健云前險著了時難至健知得險了便不可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進去險甚收斂或錄云乾若知了一向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爲常易○學蒙）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爲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爲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

阻之理 㽦

因登山而得乾坤險阻之說尋常將險阻作一箇意思其實自高而下愈覺其險乾以險言者如此自下而升自是阻礙在前坤以阻言者如此 謨

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爲險故指乾而言 敬仲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太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貞是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 端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爲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爲乾事之已爲者屬陰成亹亹所以爲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謨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這事 學蒙

問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學履

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箇禎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 淵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 淵

百姓與能與上云與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 學蒙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變難不知如何 學蒙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爲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爲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 學履

中心疑者其辭支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支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德輔云思曰睿學而不思則罔若亦弗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惟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惟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 德輔

右第十二章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七

周易十三

說卦

贊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爲人所治也贊於神明神明所贊也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神明此却是說見助於神明淵

幽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那贊命於神明這只說道他爲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人做卦淵

生蓍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三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陰陽剛柔四字陰陽指二老剛柔指二少淵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而參之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員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

五六三

問以方員而言參兩如天之員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銖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參之則爲九此天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爲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爲六故六爲坤數燾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爲三一箇地兩之爲二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其三一其二爲八兩其二一其三爲七二老爲陰陽二少爲剛柔參不是三之數是往參焉之參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一在下二在上故三仁而四義三在下四在上人五陽而上陰五在上二爻爲天陽化爲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爲陽其勢浸長便較著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至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淵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僩

天下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康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康節却以四爲數端蒙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同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銖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蓍數上觀否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數廣

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陰有陽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淵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又問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銖

問近見先生易傳不立卦主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未有因子之說如何曰卦爻因成爻而生立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之言也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銖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
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
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
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
如道中庸學蒙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於命是分說底上一
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
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
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般字致移不得不似今時抹了
却添幾字都不妨淵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
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
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恁地
五之七十
他底然這上也有淺深皆是自淺至深淵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他所以要窮理忠信進德之類
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教人窮理循理淵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
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閎祖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之源淵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命則
天地是至大命是與造化一般淵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道物事須是不離其所從來一也人傑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
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盡性了方
至於命淵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從來不合將做學
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却與此是一串却是學

者事只於窮理上著工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
之說未當去偽
或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程子之說如何曰理性命只是一物
故知則皆知盡則皆盡不可以次序言但知與盡却有次第
伯豐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
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覺得程子
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孝為臣知所以忠此窮理也為
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此理充其性之所有方謂
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却說得於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也
至於命是說天之所以予我者耳昔嘗與人論舜事觀
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為人父子者定知此者是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
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
六之七十五
有底物事砥錄云發揮性命之理只是模寫淵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云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
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
作八卦相從益重之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
為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
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
這底簡模寫出來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
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
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
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
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
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
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
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材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爲道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爲須著如此說然
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如這交
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
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
何謂一曰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只是一陰了又一陽此便
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萬古只如此 賀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 輔廣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只是有箇
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 淵
問仁是柔如何卻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卻屬乎柔曰蓋仁本是
柔底物事發出來卻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地奮迅出來
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卻柔但看萬物肅殺
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卻有凝
急處秋冬間陰勝卻有健實處又問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
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
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銖
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
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卻主於收斂仁卻主發舒這也
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
陽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
這見得陽舒陰斂仁爲陽義爲陰處 淵
又問如何以仁比剛曰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無疑慮行刑
罰時心自是疑畏萬有一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
剛秋則氣收而斬截自是柔 學蒙
兼三才而兩之兼貫通也通貫是理本如此兩之者如陰陽剛柔
仁義也 方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兩之如
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又各加一箇爲兩 方子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 銖
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故爲雲爲
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
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學蒙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脈相爲灌輸也水
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斁同言相爲用
而不相厭也 僩
射猶犯也 人傑
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義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
一物隔著卻相爲用此二義皆通 學蒙
問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類本
是相剋底物事今卻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
則與上文連屬相貫之文相類不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
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使知未
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
以其不害而明其相應也 榦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
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淵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
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 學蒙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
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艮山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
止之 學蒙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卻恁地說得好 淵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 淵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于此去安存慰勞他 學蒙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抵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 僩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有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 銖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淵

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北 方子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著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橈者是也 銖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 僩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 淵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復則陽氣之始也中孚則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方子

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 淵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 淵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淵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是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蓍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 學蒙

乾坤三索則七八因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少陰陽為六子之策則乾坤為無少陰陽乎 淵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之為寒為冰 淵

為乾卦其究為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又為寒震發為決躁故為躁卦此亦不緊大綱須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得來也無意思 淵

至之問艮何以為手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略恁地安排說麻衣以艮為背巽為面之類皆輕已如此說亦各有取象又問麻衣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非艮為股先生蹙眉曰亂道如此之甚 義剛

序卦

問序卦或以爲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緼則不可周子分精與緼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緼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銖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爲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爲始終 淵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曰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榦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呼禮義有所施設耳 㽦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也其後人道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 榦

雜卦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淵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静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爲觀是平聲自上而爲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無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不自擡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爲漸

謙也而豫反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去僞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八

尚書一

綱領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道夫。以下論三皇五帝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爲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爲未即位之前便書爲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都點檢安得便稱帝即是皆不可曉又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序闢史記之誤果是否曰是非不可曉昨日得蔡仲默書潘叔昌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書後因兵火失了今亦少有人收得史記又皆本此爲之且如孟子有滕定公及世本所載則有滕成公滕考公又與孟子異皆不可得而考前人之誤既不可考則後人之論又以何爲據耶此事已矜華了亦無理會處。義剛。一本云問二[illegible]孔安國之說以五峯[illegible]帝[illegible]論二文王不稱王[illegible]是公全是蓋泰誓[illegible]惟九年大統未集之武王以文王在[illegible]五十年之說[illegible]之不知九年從何數起又有會得[illegible]之說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存之又如世本乃載[illegible]王世系但有滕考公成公無定公此自與孟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難曉亦不須枉費精神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人傑。以下論今文古文



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僩問如史記引周書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疑當時自有一般書如此故老子五千言皆縉紳其言取其與己意合者則入之耳僩

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僩

伯豐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誦晁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若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論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略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爲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

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者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然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坑之禍故藏之壁間大槩皆不可考矣（賀孫 家語後序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於夫子舊堂壁中又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鈞）

伯豐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處當時爲伏生是濟南人晁錯却是潁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氏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着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



包顯道舉所問尚書數條先生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書藝文志注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諸誥如此只是欲民易曉顯道曰商書又却較分明曰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庚依舊難曉曰盤庚好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爲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曰大槩伏生所傳許多皆聱牙難曉分明底他又却不曾記得不知怎生地顯道問泰誓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只是不同了（賀）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義也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廣）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

安卿問何緣無康王以下詩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問康王何緣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時後人說得費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義剛）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曰某今無工夫曰先生於書既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聽訛卒不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却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

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又曰書疏載在璿璣玉
衡處先說箇天今人讀著亦無甚緊要以某觀之若看得此
則亦可以粗想象天之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遲之度皆
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 廣○以下大綱讀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卻只說治國平天下許
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
多少舜典又詳 燾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
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卻必要
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
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
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
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
尹之言正用得著若是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書皆須要
體之於己方知如此 燾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胸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程
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卻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
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
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
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了得 銖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詰屈者且未讀
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
之所以為臣皋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
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謨

讀尚書只揀其中易曉底讀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此樣雖未曉亦不緊要 賀孫

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看且
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
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
等處理會卻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
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皋陶
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皋陶後
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
合於皋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
曰俞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
重說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
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事
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 銖 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
否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



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
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 銖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
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
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
誥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
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
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着意解如
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
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
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
如所說 可學

問讀尚書欲裒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
李叔易十餘家解說卻云便將衆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

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是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又曰：有功夫時，更宜觀史。必大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如微子等篇。曰：至此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illegible]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義剛

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卻是麤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

尚書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困，不類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或言趙岐孟子序卻自好。曰：文字絮氣悶人。東漢文章皆然。僩

尚書決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麤處，決不如此困善也。如書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漢人文章也。卓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麤，魏晉間文字細。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廣

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漢文字甚次第，司馬遷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一文字軟郎當地。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偽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揚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晁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燾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字。義剛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燾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豈有百千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卻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卻說歷試，都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面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大雅

尚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則麤大。[illegible]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廣

書序是得書於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孝經序亂道，那時也有了。燾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書亦多可疑者，如康誥、酒誥二篇，必定是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朕其弟，卻甚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甫言，陳曰：每常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徐彥章問：先生卻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間耶？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一章，汝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為成王時事，此豈可信？徐曰：然則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封之乎？又曾見吳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截王曰，又稱汝為上告下之詞，亦自有理。[illegible]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為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廣解。誥）

東坡書解卻好他看得文勢好（謨）

東坡書解文義得處較多尚有粘滯是未盡透徹（振）

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它底是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善又見得古注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卻有說得文義的當者（僩）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注疏外當看蘇氏陳氏解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如此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如何（必大）

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



卻須要解盡（廣）

易是荊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詩書周禮）是後來作底卻不好如書說聰明文思便要牽就五事上說此類不同（銖）因問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荊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和作果否曰或者說如此但其家子孫自認是它作張綱後來作參政不知自認與否（[illegible]）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荊公解聰明文思處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卻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卻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

王都[illegible]學最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熟覽而（[illegible]）問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寓）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偽書

曾彥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振）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已後非他所解（振）

胡氏聞得吳才老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功夫只是義理上自是看得有不子細其書解徽州刻之（僩）

李經叔易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考證（振）

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有難說處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



恭卻是傷於巧（賀）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鬧熱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卻云果是有難通處（賀）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銖）

先生云曾見史丞相書否劉云見了看他說昔在二字其說甚乖曰亦有好處劉問好在甚處曰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為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卓）

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工夫（[illegible]）

堯典

問序云聰明文思經作欽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問恐是

作序者見經中有欽明文思遂改換欽字作聰字否曰然 㽦
若稽古帝堯作書者叙起 振
林少穎解放勳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爲優 廣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
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 廣
安安若云止其所當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體成性存存亦
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存亦然皆得 振
允恭克讓從張綱說謂信恭能讓作書者贊詠堯德如此 𣶒
允恭克讓程先生說得義理亦好只恐書意不如此程先生說
多如此詩尤甚然却得許多義理在其中 振
格至也格于上下上至天下至地也 廣
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 𣶒
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 廣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振



顯道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
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若文勢不見有用人
意又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者或謂大錄萬機之政
或謂登封太山二說如何曰史記載使舜入山林川澤雷雨
弗迷其道當從史記 人傑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少穎謂
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
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
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
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 人傑
九族且從古注克明德是再提起堯德來說百姓或以爲民或
以爲百官族姓亦不可攷姑存二說可也羅則言治䆠降只
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 廣
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但其所親者皆是

子朱做丹朱說甚好然古有鄉國堯所封又不知是誰 銖
而商爲之用卿大夫公無家邦之私禹亦自知父罪當然 振
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
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
是指百官族姓 廣
百姓畿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
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 僩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內之民昭明只是與它分別善惡辨是
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㽦
問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云官伯族姓後
有百姓不親干百姓咈百姓皆言民豈可指爲百官族姓後
漢書亦云部刺史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
過欲以族姓亦不可不明先生只曰未曾如此思量 過
堯舜之道如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之類皆是變時只是安



坐而無所作爲 𣶒
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 㽦
羲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𣶒
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
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說相兼其
義始備 廣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
三辰之所在 廣
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
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 廣
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穎解寅賓出日是
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
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則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
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

水節之類寅賓餞是求之於日星鳥是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希革毛毨亦只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記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為築一臺而分為四處非也古注以為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斂穫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之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 人傑

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穎作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 廣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南訛西成為一類非是令民耕作義仲一人東方甚廣如何管得許多 德明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



是致其中此方不說者此方無日故也 廣

朔易亦是時候歲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在察也 廣

堯典云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 大雅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廣

伯恭說子朱啓明之事不是此乃為放齊識堯問疇咨若時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為惡之人此只是放齊不知子朱之惡失於薦揚耳 謨

包顯道問朱先稱啓明後又說他嚚訟恐不相協曰便是放齊以白為黑（學蒙錄云問啓明嚚訟相反[illegible]）以非為是所以舜治他但那人也是崎嶢且說而今暗昧底人解與人健訟不解惟其啓明後方解嚚訟又問堯既知鯀如何尚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很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狼當所以楚辭說鯀婞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敗壞了人多并八九年無收殺故舜殛之（[illegible]）

共工驩兜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胤子朱 廣

僝功亦非灼然知其為見功亦且是依古注說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

象恭滔天滔天二字羨因下文而誤 廣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 義剛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為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如揚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



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詩說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奭冢宰芮伯司徒彤伯宗伯畢公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司空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士刑罰事為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道天子而已漢却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失其制矣（[illegible]錄別出）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揚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從籍說此三官若皆

是誥諸侯之詞如三叔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
領命掛得三公三孤六卿亦難如曰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
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東萊中
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
卿事錄廣太傅亦無大

异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廣

堯知鯀不可用而尚用此等事皆不可曉當時治水事甚不可
曉且如治天之水蒲天下如何用工如一處有一處無尚可
既洪水滔天不知如何擺地注海令水深三尺便不可下工
如水甚大則流得幾時使自然成道亦不用治不知當時
治水之事如何端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
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猶
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
人教令也廣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
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況上古人壽
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廣

丞恐東萊說亦好曾氏本曾序却自有一本孫偕上解釋先孫說廣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
史官之詞言堯以女下降於舜爾帝曰欽哉是堯戒其二女
之詞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若如此說不解亦自分
明但今解者便添入許多字了說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嬀汭
嬪于虞此史官之詞帝曰欽哉是堯之言乃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之意輯五瑞
乃日覲四岳群牧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
賊刑

嬪于虞帝曰欽哉堯戒女也振

## 舜典

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妙則不然
焉知當時另無文字在廣

舜典自虞舜側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直自堯典帝曰欽哉
而下接起慎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玄德難
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今人避諱多以玄爲元甚非也如玄
黃之玄本黑色若云元黃是何說於正之類也舊來須避
諱多以玄爲眞字如玄冥作眞冥玄武作眞武伯豐問既諱
黃帝名又諱聖祖名如何曰舊以聖祖爲人皇中之一黃帝
自是天降而生非少典之子其說虛誕蓋難爲信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
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
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廣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是八德問慎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
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爲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
爲山虞之官曰若爲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
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

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爲據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
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仍是舜
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爲好義剛

烈風雷雨弗迷只當如太史公說若從主祭說則弗迷二字說
不去弗迷乃指人而言也廣

其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

曰從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到得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 廣

舜格于文祖不知稱號謂何觀受終受命則是已將天下付他了 廣

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爲可疑 訪

書正義璿璣玉衡處說天體極好 閎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謂察天文審己當天心否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當先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 廣

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 廣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爲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



祭寒暑者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問五峯取張髦昭穆之說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朝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爲據 燾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是王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何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 人傑

汪季良問望秩之說曰注以至于岱宗柴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一句 道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曆也每遇巡狩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 廣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然皆云如五器謂卽是諸侯五玉之器初既輯之卒其禮畢乃復還之若來說不如此恐書之文顚倒了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凶禮之器卽是衰絰之類軍禮之器卽是戈殳之類吉禮之器卽是簠簋之類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其文當作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言諸侯既朝之後方始同其律度量衡修其五禮如其五器其事既卒而乃復還也 好

問脩五禮是否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軍賓嘉之名至周時方有之然否曰不然五禮只是吉凶軍賓嘉如何見得唐虞時無此因說舜典此段疑有錯簡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卒乃復者事畢復歸也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故亦曰復便說班瑞于羣



后即是還之也 此段與二何本同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乃倒文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器謂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如即同也卒乃復言事畢則回之南岳去也又曰既見東后必先有贄見了然後與他整齊許多事一遍 廣

問贄用生物恐有飛走曰以物束縛之故不至飛走 義剛

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也 義剛

汪季良問五載一巡狩還是一年遍歷四方還是止於一方曰恐亦不能徧問卒乃復曰說者多以爲如五器輯五瑞而卒復以還之某恐不然只是事卒則還復爾又問古之巡狩不至如後世之千乘萬騎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 幾曰春秋之世與茅茨土階之時異矣

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以師爲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也賀孫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廣○云唐[illegible]以嵩山爲南岳五嶽亦近非是一年只往一處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巡狩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廣

舜巡守恐不解一年周遍得四岳皆至遠也揚

巡守只是去回禮一番義剛



肇十有二州冀幷兗所都北去地已狹若又分而爲幽幷二州則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爲營州亦然葉氏曰分冀州西爲幷州北爲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其東北爲營州廣

仲默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幷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幷作九州義剛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爲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豪釐杪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僩

問象以典刑如何爲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此段舜典載得極好有條理又輕重平實象以典刑謂正法蓋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爲流法以宥犯此肉刑之正法者蓋其爲惡害及乎人故雖不用正法亦必須遷移于外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此二者若可憫則又爲贖刑以贖之蓋鞭扑是罪之小者故特爲贖法俾聽贖而不及於犯正法者蓋流以宥五刑贖以宥鞭扑如此乃平正精詳真舜之法也至穆王一例令出金以贖便不是不成殺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故蕭望之贖刑議有一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

以傷治化，其說極當。大率聖人作事，一循義理當然，不爲苟且姑息也。

問：「五刑，吳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不悌之刑。」曰：「此是亂說。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荀子固有不好處，然此篇卻說得儘好。」

五流，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朴之刑。石林說亦曾入思量。鄭氏說則據他意胡說將去爾。廣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錢，便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剕倍差，宮六百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放驩兜于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

殛鯀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不可知也。大抵此等隔涉遐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必說殺了，才說殺了，便受折難。廣

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堯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

流放竄不是死刑，殛伊尹言亦不是死。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

林少穎解「徂落」云「魂殂而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節約收縮底，便是鬼；樂是發揚舒暢底，便是神。

喪服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爲君爲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卻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文蔚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

柔遠能邇，柔遠卻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

就居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宅只訓居。



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廣

問：「亮采惠疇。」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衆也。疇次若予采，舉其類而咨詢也。」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廣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戶部侍郎兼平章事。

問：「堯德化如此，又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恁地。」又問：「『黎民阻飢』，是有苗否？」曰：「也不專指此，但此官爲此而設。」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他刑三

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凡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
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廣
五刑三就用三刑就三處故大辟棄於市宮刑下蠶室其他底
刑也是就箇隱風處不然牽去當風處割了耳鼻豈不割殺
了他。夔孫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去然亦分作三項如居
四海之外九州之内或近甸皆以輕重爲差五服三就是作
三處就刑如斬人於市腐刑下蠶室劓刖就僻處蓋劓刖若
在當風處必致殺人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銖
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
之爲虞官也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禽獸耳。廣
問命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
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今太常有直清堂。僩
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内自直内直則看得那禮
五十二十　文分明不糊塗也。廣　閔祖七十　廿三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夔孫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涵養其情性亦
須理會得樂方能。[illegible]
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依永
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爲宮
則太簇爲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承
直而溫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
子上都無益了。義剛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
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
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
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卻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

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illegible]
聲依永律和聲以五聲依永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爲臣與民不要大
事與物大亦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illegible]
聲只有五聲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illegible]
聖只訓疾較好。廣
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殲乃讎皆傷殘之
義。[illegible]
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illegible]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
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匿而驚
朕師也。僩
稷契皋陶夔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它掌教掌刑掌禮樂
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與益之類便皆是箇麤底官聖
五四十三　[illegible]七八　[illegible]
賢所以只教它治虞治工之屬便是它只會做這般事。僩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似好。廣
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是經
師作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又問如以明庶物察人倫爲
窮理不知於聖人分上著得窮理字否曰這也是窮理之事
但聖人於理自然窮爾。[illegible]
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丘
言九丘也。僩

大禹謨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其中皐陶陳謨了帝曰來禹
汝亦昌言故先說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
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者之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
只管穿鑿求巧妙爾。廣
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廣

書中迪字或解爲蹈或解爲行疑只是訓順字古曰惠迪吉於
逆凶惟影響恐當訓順也兼書中迪字用得本皆
輕棐字只與匪同彼人稍解作輔字至今誤用只顏師古注
漢書曰棐與匪同某疑得之尚書傳是後來人做非漢人文
章解得不成文字但後漢張衡已將棐字作輔字使不知如
何王若曰周公若曰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若漢書若霸
若曰之類蓋是宣導德意者敷演其語或是着史具其語而退
記其意如此也忱諶並訓信如云天不可信

當無虞時須是做戒所儆戒者何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
樂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游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旣
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僩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其言詳而有節血脈貫在裏如此一
段他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
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淫于逸游于樂矣精
無罔儆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
旣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謀可疑
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
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
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
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
欲哉 夔孫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
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火禁
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
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
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使勸之之意但不知
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
不可攷矣 僩

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 義剛

問洛夫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
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又問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曰正是正之直之輔之翼之意九歌只是
九功之叙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 賀孫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指皆在於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語無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
也 敬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
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
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
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
曰仁之適以害之 趙

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旣治亦不曾不用政
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
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 賀孫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强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
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 [illegible]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
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
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 [illegible]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
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
故聖人不以人心爲主而以道心爲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

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
我（[illegible]）
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飢欲食寒欲衣之心爾如
何謂之危既無義理如何不危（士毅）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
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
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方子錄云[illegible]）
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illegible]）
（[illegible]）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
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兼常只作通明字看說得輕[illegible]
是聖而罔念便狂（[illegible]）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人心不全
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爲人心易
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
字大日　卷三十八　林七
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若說道心天理
人心人欲卻是有兩箇心人只有一箇心但知覺得道理底
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是人心不爭得多人心人欲也
此語有病雖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陸子靜亦以此
語人非有兩箇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箇物事但所知覺不
同惟精惟一是兩截工夫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一是辨別
了又須固守他若不辨別得時更固守箇甚麼若辨別得了
又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又曰惟精
惟一猶擇善而固執之（[illegible]）
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
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
（或作從形骸上生出來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或作就道理上生出來底見識）
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
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

是惟精而固執之功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
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
心是但聖人於此擇之也精守得徹頭徹尾問如何是惟微
曰是道心略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從形
骸上發出來易得流於惡（[illegible]）
問人心道心曰如喜怒人心也然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不能
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爲人心所使也須是
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問飢食渴飲此人心否
曰然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
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以
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耳（僴）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
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
字八十三　卷七十八　林八
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
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
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道
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
心也（[illegible]）
呂德明問人心道心曰且如人知飢渴寒煖此人心也惻隱羞
惡道心也只是一箇心卻有兩樣須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
得且如人知飢之可食而不知當食與不當食知寒之欲衣
而不知當衣與不當衣此其所以危也（[illegible]）
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
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
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
人心上
問人心道心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

若是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 夔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敬

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心而不從人心 節

道心人心之理 節

心只是一箇心神錄云人心道心只是一箇 只是分別兩邊說人心便成一邊道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神作既能辨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 端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近之 驤

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問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 可學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

五六十九 一○○十七 夫十

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些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自錄見下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頭說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麄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麄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賀孫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爲善可爲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裏面惟精是無雜惟一是終始不變乃能允執厥中 節

人心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說做人欲則屬惡了何用說危道心是知覺義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惟精是要別得不雜惟一是要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厥中 至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 敬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

玉三十五 方子七十八 人傑

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合

問惟精惟一曰人心直是危道心直是微且說道心微妙有甚准則直是要擇之精直是要守之一 賜

因論惟精惟危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 僩

惟精惟一舜告禹所以且說行不似學者而今當理會精也方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執只是眞知道

問精一執中之說曰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處不雜執中是執守不失 默

漢卿問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一半不是

須要精細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不失曰所以在
惟其如此故於應事接物之際頭頭撞着中惟精是致知惟
一是力行不可偏廢 祀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
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
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僩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
於天理上做功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於兩者交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
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
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
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
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
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與執之執如云



以堯舜之道要湯何嘗要求 錄別出 可學
舜功問人多要去人欲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
自退曰堯舜說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兩箇人心
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
天理則存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峯云天理人欲同
行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靜說人心混混未別曰此
說亦不妨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
精惟一可見德粹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
惟精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因舉子靜說話多反伊川如君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錚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求邦云好
而後喻此語亦無害終不如伊川涌老云伊川云敬則無己
可克曰孔門只有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己如何便會不克
此語意味長 僩
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

就道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中討
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
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
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着力 寓
林恭甫說允執厥中未明先生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信
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時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
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是舜說得又較子
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說道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
舜只說一句是時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
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
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
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
箇雖是隨他所問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



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
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
要却不出此大要却於此可見次日恭甫又問道心只是仁
義禮智否曰人心便是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飢而思食
後思量當食與不當食寒而思衣後思量當着與不當着這
便是道心聖人時那人心也不能無但聖人是常合着那道
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道心便只是要安頓教是莫隨那人
心去這兩者也須子細辨別所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
箇便須是常常戒謹恐懼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
人心大槩這兩句只是箇公與私只是一箇天理一箇人欲
那惟精便是要揀教精惟一便只是要常守得恁地今人固有
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貴於惟一這惟
精惟一便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它當時傳一箇大物事與它
更無它說只有這四句且如仁者先難而後獲必先難便是

道心後揜便是人心又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說仁義時那不遺親而後君自在裏面了若非先去計較
那不遺親不後君便是人心便不是天理之公義剛問惟精
惟一也是就心上說否曰也便是就事說不成是心裏如此
臨事又別是箇道理有這箇心便有這箇事因有這箇事後
方生這箇心那有一事不是心裏做出來底如口說話便是
心裏要說如紾兄之臂你心裏若思量道不是時定是不肯
爲賜

問曾看無垢文字否某說亦曾看聞如何某說如他說動心忍
性學者當驚惕其心抑遏其性如說惟精惟一精者深入而
不已一者專致而不二曰深入之說却未是深入從何處去
公且說人心道心如何某說道心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所
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
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無過不及則中矣曰恁地則人心道
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
精微也物物上有箇天理人欲因指書几云如墨上亦有箇
天理人欲硯上也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做兩片自然
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燾

賓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云云因
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志而無
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
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去賓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
發未發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賓曰了翁
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
何以謂之微賓曰未發隱於內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
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
理也此處舉錄段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
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

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而有以守之也察之精
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著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
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
之妙不過如此賜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
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却說
得重也賜

既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節
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大好
事毅

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閑暇之意廣

## 皐陶謨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說者云是形容皐陶之德或以爲是皐
陶之言曰下文說慎厥身修思永允迪厥德庶明勵翼
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皐陶底語問然則此二句是就
人君身上說否曰是就人主身上說謨是人主謀謨弼是人
臣輔弼和合如同寅協恭之意銖

庶明勵翼庶明是衆賢樣言頻頻明者勉勵輔翼義剛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文勢解之
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
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是也儼

皐陶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湊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
九德分得細密閎祖
八種燾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
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
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者看來
私欲是氣質中一事賜

簡而廉隸者隅也簡者混而不分明也[illegible]明訓錄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敘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敘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敘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賀孫

天工人其代之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方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方

同寅協恭是言君臣政事懋哉懋哉即指上文五禮五刑之類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燾

三六二　卷七八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有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罰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罰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昏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僩

冊五

益稷

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管自敘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卻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只予思日孜孜臯陶問他如何他便說出云云地孜孜卻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又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敍是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僩

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但人應之天亦應之節

張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久又云恐難如此說問元德尋常看予克厥宅心作存其心否曰然曰若說三有俊心三有宅心曰三有宅三有俊則又當如何此等處皆理會不得解得這一處礙了那一處若遂處自立說解之何書不可通良久又云宅者恐是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賢俊者是未用之賢也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曰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又如工以納

三六九　卷七八　冊六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是言讒說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元德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乃是當官刑既是當官刑有撻罰如何只靠射以占其有狀之人纔射得中便為好人乎元德謂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是宮聲尋常琴家最取廣陵散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卻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頗通又云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詰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駮元德問孔壁所傳本科斗書孔安國以伏生所傳為隸古定如何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多難

曉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僝功載采
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卻平易又書中點句如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父定辟與古注點句不同又舊讀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作一
句今觀古記款識中多云俊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又問
盤庚如何曰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
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
爲利不遷之爲害如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
好一場大鶻突某當時讀尚書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着
鞭過盤庚卻看說命然高宗肜日亦自難看要之讀尚書可
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僩

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義剛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廣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
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
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
洞相以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
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
闊矣廣



## 尚書二

###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
畢卻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
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
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
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
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
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
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
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
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兗州
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
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工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
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餘州則只是築堤之所
以九載而功弗成也銖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工夫河水之行
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以及兗青
徐雍卻不甚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
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
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發入關陝一派東發往
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又其上
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爲患今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皆
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就道滯溢從上流下來緣急
故道不泄便致橫溢他處先朝亦多遣使爲治河若竟亦何
濟或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丘之會申
五禁且曰無曲防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自

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恐問河患何爲至漢
方甚曰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
因河溢有此患看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爲
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
于海若中間便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畧又云禹治水先就上
低處用工 驤

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工於河治梁及岐是鑿龍門梁岐皆冀州山三
面邊河兗州亦邊河故先冀即兗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而下此
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下當爲
甚是甚治水如此

禹貢集義今當分解如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當分作二段
逐段下注地名漢爲某郡縣唐爲某郡縣今爲某郡縣下文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當爲一段厥土白
壤云云又爲一段碣石云云又爲一段方得子細且先分細
段解了有解得成片者方成片寫于後畢水弱水諸處皆如
細分不可作大段寫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不如
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無沱又不
至澧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說一
句又到江州數千里間連說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
可不知之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是
見說不可見無考處舊鄭樵好說這中原者見之云全不
是 振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錄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
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
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它
曾見東南水勢只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
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爲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
羽之流尋脉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
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
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山脉過
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
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
脉耶 銖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
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末得文字不整齊付其九江彭蠡
辨禹貢大概可見於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
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乃
亦湖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

江陵之水自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自州是雲夢 節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
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
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這邊一支爲湖
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二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
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繆誤處且如漢水自是
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出合大
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爲彭蠡上取漢水入
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
澤爲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
雍冀數州爲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
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
然自古解釋者紛紛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瀹濟
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據今水路及禹貢所

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今人從而強為之解釋終是可笑 雉

東匯澤為彭蠡多此一句 節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注終未透達曰細看來經文疑有差誤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是遣官屬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即工據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不子細因出三江說并山海經一條云此載得其實又云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 銖

問先生說鄭漁仲以東為北江入于海為衍文是否曰然今若之不見北江所在闕鄭說見之何書曰家中舊有之是川本今不知所在矣又云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之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為治河也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滄州也若其他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氾濫之患禹貢不須大段去理會又云禹治水時想亦不曾遍歷天下如荊州乃三苗之國不成禹一一皆到往往是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川具其圖說以歸然後作此一書爾故今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 廣

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著了且如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已不知沱所在或云蜀中李冰所鑿一所灌溉蜀中數百里之田恐是沱則地勢又太上了澧水下有一支江或云是又在澧下太下了又如東匯澤為彭蠡江亦不至此澤敷淺原今又在德安或恐在湖口左右晁以道謂九江在湖口謂者九江來此合今以大江數之則無許多小數之則又甚多亦不知如何 揚

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所經歷見得今不同雖下手故不作誠是要補之以其只見冊子上底故也 揚

李得之問薛常州九域圖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爬疏小水令至川學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渭水入河上面漆沮涇等又入渭皆是第二重事蔡欽酈道元水經亦細碎因言天下惟三水最大江河與混同江混同江不知其所出虜舊巢正臨此江邪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為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又言河東與冀兗禹所居後世德薄不能有混同江猶自是來冀河東又言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又言收復燕雲時不曾得居庸關門却開在所以不能守然正使得之亦必不能有也 方子○學蒙錄[illegible]

## 胤征

問東坡疑胤征曰意道深致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方失河南然亦疑羲和是箇曆官曠職廢之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之不可考皆此類也 僩

## 湯誓

問升自陑先儒以為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為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 可學

## 仲虺之誥

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曰正是解他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

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
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
不可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如今人
做時又相似植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爲氣禀物欲所拘蔽所以反着
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
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爲湯若不
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
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
了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是
不得似衆人恁地着心自是操賀孫

## 湯誓

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大雅

蔡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說話成湯當
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
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
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賀孫

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泳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
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
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
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爲而爲它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
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
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
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
變如日月之類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如冬間大熱六月降雪是也近年
徑山嘗六月大雪○僩

## 總說伊訓太甲說命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高宗
資質高傅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麤
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
禮爾廣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那分明
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廣

## 伊訓

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節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宮太
甲於朝夕奠當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
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
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
常人一般行喪禮廣

古書錯繆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如反祀
方明之類某攷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作乃即尚書所謂乃
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綮是湯急己緩人所以引爲日新
之實泳

具訓于蒙士吳斗南謂古者墨刑人以蒙蒙其首恐不然

## 太甲

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來略看數篇見得學者讀書不
去子細看正意却便從外面說是與非如鄭文亦平和純正
氣象雖好然所說文字處却是先立箇己見便都說從那上
去所以昏了正意如說伊尹放太甲三五板只說箇放字謂
小序所謂放者正伊尹之罪惡當二字所以雪伊尹之過此
皆是閑說正是伊尹至誠懇惻告戒太甲處却都不說此不

可謂善讀書學者不可不知也僩
伊尹之言極痛切文字亦只有許多只是重疊反覆得太甲如
此君陳後亦好然皆是多是代言如今代王言者做耳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言湯與彼並有土諸侯而
鄰國之人乃以湯爲我后而徯其來此可見湯得民心處僩
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節

咸有一德

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賀孫因問伊尹說話自分明間有數
語難曉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類曰伯恭四字爲學都從
去聲讀得　順賀孫因說如逢君之惡也是爲上而非是
爲德爲宮室妻妾之奉也是爲下而非是爲民曰然伊尹告太
甲卻是與尋常人說話便使地分曉使地切身至今看時通
上下皆使得至傳說告高宗語意卻深緣高宗賢明可以說這
般話故傳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尹告太甲前一篇許多說
話都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
天理又云非獨此看得道理透見得聖賢許多說話都是天
理又云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又說僩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
人也任官惟賢材多是爲下爲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
爲上爲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左右須
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爲上爲下須是爲
德爲民必和必一爲此事也銖
至之問四爲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君臣之所以爲上者
蓋爲君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蓋爲民也爲上猶言爲君銖
論其難其慎曰君臣上下相與其難節
問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言主善人而爲
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
善原天下之一最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

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且是大體
說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或在彼爲善在此爲不善或在
前日則爲善而今日則爲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
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橫
渠言原則若善定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
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
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卻是
如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
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
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僩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人以其
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爲之師道夫問協于
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于善否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
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
得蓋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乎此
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
一這見得它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
他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
庸一只是一箇蜚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絕說
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曰纔尺度不定今日長些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
底說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
昏雜而不可識矣曰只是如此又曰看得道理多後於這般
所在都寬平開出都無礙塞如蜚卿說地理會數日卻只恁
地這便是看得不多多少被他這箇十六字礙又曰今若理
會不得且只看自家每日一與不一時便見要之今卻正要
人恁地理會未得又思量但只當如橫渠所謂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且放下著許多說話只將這四句來平看便自見又

曰這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語外惟
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得些
說得也好須是又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道夫
問橫渠言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如何曰言一故善一
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是今日之受非也 揚
于克一如曰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
必是合于一乃爲至善一者純一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
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銖
協于克一協猶齊也 閎祖

說命

高宗夢傅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答曰吾賚汝以
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間所
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答 僩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
賚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
天理亦不得 揚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傅說便能感得高宗之夢否曰
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其在
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傅說豈不知名當其恭默思道之時
往往形于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聞但據
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若於理未安曰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是說高宗是說甘盤來懷曰據來既從
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亦當是
在民間來 琮
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
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又口則能起
羞甲胄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
勝廣之亂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

如云爵賞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
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
察自家性格是否果或因怒而妄刑人或處施之不審而無
辜者被禍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
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 僩
口起羞以下四句皆是審命
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胄本所以禦戎而
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
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身
惟甲胄起戎蓋不可有關防他底意 節
惟甲胄起戎如歸與石郎講反是也 節
惟厥攸居所居所在也 節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傅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甘
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
也此等議論儘好 道夫
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遯于
荒野據某看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
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
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
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
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一大賢如傅說高宗
共非傅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傅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
爲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僩
經筵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修乃來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
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
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
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

乃求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
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斅學半[illegible]已學既成居
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illegible]得者
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益得此段文義
是斅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
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
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或舉葛氏解云傅說與王說我教你
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曰其舊
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其見它說得新巧
大喜之後見俞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傅說
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僩
問為學遜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遜志是小著這心去順那事理
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滯落在下面 賀
自然見得出逆志是將自家底意去推迎等候他志不似今
人硬將此意去捉那志 僩

因說斅學半曰近見俞子才跋說命云教只斅得一半學只學
得一半那一半教人自理會伯恭亦如此說某舊在同安時
見士人作書義如此說[illegible] 先說王人求多
聞時惟建時此是人君只學自斅一面理會教人一面傍義
理後面說監于成憲其永無愆數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
翻空一句如此深險[illegible]
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斅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
只當依古注[illegible]
注說只是依古說[illegible]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illegible]大故逼近紂都豈有諸
侯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
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之伯夷頌云[illegible]
兮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出文王意中事嘗疑這箇說得
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終守臣節何故
伐崇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
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
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
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
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
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
看來只這段說得平 僩

泰誓

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書序不足憑至洪
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
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illegible]
[illegible]
問安士人杜君言泰誓曰十一年只是誤了經十三年為正洪範
亦是十三祀訪箕子先生云恐無觀兵之事[illegible]
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自休了東坡武
王論亦有此意武王則有不得也 [illegible]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伐商乃即位之十三
年又其後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考問云[illegible]一
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illegible]
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
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僩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
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 僩
或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便是理否曰若全做理
又如何說自我民視聽這裏有[illegible]底意思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

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
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
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嘗有一人題分水嶺
謂水不曾分某和其詩曰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
時異方知合處同 此條[illegible]

## 武成

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
李 諸本推究甚詳 僩

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曰他別自從那一
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 賜

## 洪範

江彝叟疇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曰據史記
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
血流漂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考之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興兵初
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
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 夔孫

問勝殷殺受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
以懸于旌恐未必如此書序某看來煞有疑相傳都說道夫
子作未知如何 賜

問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爲鯀之子當舜用禹時何不逃走以
全父子之義曰伊尹說得死只是貶死之類 賜

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禹
以鯀爲有罪而欲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
打碎了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過 賜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
少間字字都自會著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
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 燾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
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八
政而已 僩

九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
七五亦在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一五行二五
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
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諸儒所
說惟此說好又曰皇君也極標準也皇極之君常滴水滴凍
無一些不善人却不齊故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天下作民
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便是皇建其有極又曰尚書前五篇大
槩易曉後如甘誓胤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
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又曰看尚書漸漸覺曉不得
便是有長進若從頭至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肜日是最不
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
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
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
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又曰敬敷五教在寬只是不急迫慢
慢地養他 節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
書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
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
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
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
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
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
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
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
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

之中只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胡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illegible]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得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illegible]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illegible]

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illegible]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己之革曰不然是或從或革耳從者從所綴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illegible]

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盞便是從更要別打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illegible]

從革作辛是其氣割辣曲直作酸今以兩片木相擦則齒酸是其驗也[illegible]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也順它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證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它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證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它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有

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illegible]

問五行所屬曰[illegible]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暘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實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illegible]

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illegible]

伯模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爲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其事應貌之不恭則其事應[illegible]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聖人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修於己而已一五行是發原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施爲之權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庶徵則天時之徵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徵驗也其本皆在人君之心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五行五事等皆無歸着處又云便是箕子恭而天下平之道天下只是一理聖賢語言雖多皆是此理如尚書中洛誥之類有不可曉處多然間有說道理分曉處不須訓釋自然分明

如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惟王其疾敬德不敢替厥義
德等語是也人傑以下九〇僩錄詳見下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箇樣子使天
下視之以爲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
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
遵王之路皆會歸于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爲歸下文是彝是
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
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
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
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亦
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
操持處八政是脩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爲主視
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
道理上爲之權衡或放高或放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
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備之於天
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
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
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
九疇方貫通爲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
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合只是此理
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
不可不敬德而已僩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
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
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
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身自正
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在庶證則有休證無咎證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
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陸子靜荆門軍曉諭乃是斂
六極也謨

先生問曹兄說皇極如何曹云只說作大中曰某謂不是大
中皇者王也極如屋之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爲下民之標準
也貌之恭言之從視明聽聰則民觀而化之故能使天下之民
無有作好而遵王之道無有作惡而遵王之路王者又從而
斂五者之福而錫之於庶民斂者非取之於外亦自吾身先得
其正然後可以率天下之民以歸于正此錫福之道也卓

中不可解做極極無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爲四向所標
準故因以爲中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爲四向所準如建邦設
都以爲民極亦只是中天下而立爲四方所標準如京師表
民莫匪爾極來牟豈有中意亦只是使人皆以此爲準如北
極如宸極皆然若只說中則殊不見極之義矣文蔚

皇極如以爲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君也
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爲義窮極極至以上
更無去處閎祖

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
視中央中央即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望之一齊
看著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
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事到至善是極盡了
更無去處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至之善極底是四方所瞻
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
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說到後面以爲天下王其意可見
蓋皇字下從王升

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
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
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

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
表儀於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
從其表儀又相與保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
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處著始
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一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
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
疑正人正字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公方可與爲善與
無常產有常心者有異有能有爲是有才之人有猷有爲有
守是有德之人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復歌詠若細碎解都
不成道理 燾

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 椿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 枋

問箕子陳洪範言彝倫攸敘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
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曰



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如此反復說只
是要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見矣 僩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字無甚差只是重疊言之與說無
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

符敘舜功云象山在荊門上元須作醮象山罷之勸諭邦人以
福不在外但當求之內心於是日入道觀設講座說皇極令
邦人聚聽之次日又畫爲一圖以示之先生曰人君建極如
箇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如此南方望也如此北
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禮以爲民極詩維民之極
四方之極都是此意中國在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漢儒注
說中字只說五事之中猶未爲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近
日之說只要含胡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
略略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又云洪範一篇首尾都
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

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爲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
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
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
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正
人猶言中人是平平底人是有常產有常心底人又云今
人讀書麤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
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謂如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
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
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普照便自
有和暖底意思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聖
時風若聖則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illegible]然著
見之謀是不可知之妙不知不覺於風裏[illegible]且看
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所指謀字只
是且說密[illegible]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



便休如說[illegible]是有大如[illegible]若且就眼下說只是尋常底
事如前輩[illegible]幾箇白[illegible]須要[illegible]如[illegible]初用得
許多人是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
漢儒之說必以爲有是應必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
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恒雨之應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
信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荊公又却
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爲譬喻說
了也不得荊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
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
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因云古人意思精密如易
中八字剛柔終始動靜往來只這七八字移換上下添助語
是多少精微有意味見得象象極分明 賀孫

三德[illegible]是皇極作九疇圖因說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皇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爲安得而同天也洪範

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來究竟未盡〔道〕
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
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雨暘寒燠風之時，皇
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疎，如以五般皇極配庶徵，却以
邊添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己
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
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却其
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已然時五福錫
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
自己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
今人皆以皇極為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固未
是，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
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
但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為民極之極。

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即以
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善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
別，豈理也哉！識

彊弗友以剛克之，燮友柔克之，此治人。沉潛以剛克之，
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己也。燾

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沉潛者，當以剛克之；
資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僩

衍忒，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僩

洪範却可理會，天人相感，庶徵可驗，以類而應也。秦時六月皆
凍死人。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此字不得，缺此字不得。僩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之事；
以下皆然。僩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

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
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文，
意似是兩段。云云。又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只是簸箕，
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
是叉網，漉魚底叉子；又鼎中漉肉叉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
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
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
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所以風者，蓋箕是南方屬巽，
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僩

庶民惟星，庶民猶星也。燾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燾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概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僩

凶短折輔惡弱。惡是自暴，弱是自懦。燾

## 旅獒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其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
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林

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曰：有上文意，則當作如
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學
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人傑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以易也。只人不易，以易物惟德足以易
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在位者如貢五難貴者
有人君之德，則所錫賚之物斯足以為貴；若無其德，則雖有至寶
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僩

## 金縢

林聞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為之，亦
須有此理。林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只如其責侍子之責。周公之意，云設若三王
欲得其子服事於彼，則我多才多藝，可以備使令，且留武王

以鎮天下也 僩

成王方疑周公二年之間二公何不爲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電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所以是時成王欲誚周公而不敢益居公東征其勢亦難誚他此成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誚之也若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矣 僩

問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成王當時如何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先生卻問必大曰成王因何知有金縢後去啓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必大曰聞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功夫處二公在外的消息亦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耳曰伯恭嘍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其說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不得便假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以風木盡偃起之事若此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啓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匱中豈但二公知之盤庚更沒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們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刑一篇如何稱王說得散漫直從前民出來爲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 賀

## 大誥

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家事勢且是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爲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卻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 賀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皆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不得爲之悽愴寧不動心故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云云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僩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宣其語或紀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僩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爲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止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 僩

棐字與匪字同 曉

忱諶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 僩

## 總論康誥梓材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與棐通用如書中有棐字止合作匪字義如率乂于民棐彝乃是率乂于民非常之事 賀孫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之而遂述己意而告

之予決不解如此 五峯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
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事於大誥微子之命之
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
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周公使三叔監殷
他却與武庚叛此是一件大疎脫事若當時不使管叔挨挨
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武庚曰夜去說誘三叔以爲周公
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
之心如此 僴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 如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皆是言寡兄也 故五峯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
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爲非康誥之詞而梓材一篇
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作室之喻却與無相戕無胥虐之類
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
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 燾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一段自是脫簡只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
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叫作兄豈應周公對
康叔一家人說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
是向人稱我家我國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大邑于
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不知此是脫簡且如梓
材是君戒臣之辭而後截又皆是臣戒君之辭要之此三篇
斷然是武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
且如今人才說太祖便須及太宗也又曰某嘗疑書注非孔
安國作蓋此傳不應是東晉方出其文又皆不甚好不似西
漢時文 義剛

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暗處魄死則明生書
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
日之光魄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
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見側邊了故見其盈
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圓其受光如
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日在
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
既謂之既望日在酉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
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
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 起他本作上 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
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
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
弦至晦則月與日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之上
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又問步里
客談所載如何曰非又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 暗處他本作暗虛 其暗
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處
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至
相敵而成蝕矣 賜

但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古注既
是杜撰如今便別杜撰不成又杜撰不如他矣 當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
刵人蓋康叔爲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
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
可不謹之意耳 燾

酒誥

徐孟寶問楊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
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楊子雲亦不
曾見 人傑

因論點書曰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這箇且如那惟若
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人從父字絕句荊公則

就還保辟絕句，自是出讀。僴之本道夫曰：更須先偶點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注家所及。曰：然。道夫

梓材

吳材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好。

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當

召誥洛誥

問：周誥辭語艱澀，如何看？曰：此等是不可曉。林丈說：艾軒以為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切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風俗不喚做這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可也。如詩景員維河，上下文皆易曉，却此一句不可曉。又如三壽作朋，三壽是何物？歐陽公記古語亦有三壽之說，想當時自有此般說話，人都曉得，只是今不可曉。問東萊書說如何？曰：說得巧了。向嘗問他有疑處否？曰：都解得通。到兩三年後再相見，曰：儘有可疑者。[illegible]

之艾軒以為方言曰非不 是方言只是古語如此云云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燾

因說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處否？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伻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

頃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於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之辭者，固是錯連下文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諸侯之理。某看却是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輩只差此一節。雉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後，皆是論祭祀，然其中文雜，得別說在。振

無逸

柳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蓋卿

舜功問：徽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劉礪云。柔易於闇，故以徽言之；恭形於外，故以懿言之。

君奭

又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思，要使他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讀。雉

召公不悅，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彼未在，當是見成王已歸政，便也小安了，許多事周公自可當得，所以求去。

多方

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下面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節以上下文勘之，不礙。

立政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曰云克宅厥心。防

周官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當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爲古之三公。不知此乃爲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銖

## 顧命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著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連接。賀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明，何以及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至

## 君牙

安卿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太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士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卬』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爲秦語平音而謂之『卬』，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爲易曉，而當時下民卻曉不得。」義剛

## 冏命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格或訓正，或訓至，如格于上下之格，謂使之至於正也。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子蒙。因問：「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鬬』之『格』是也。」植

## 呂刑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如洛誥等篇不可曉，只合闕疑。人傑

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廣

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們都不去攷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胡做亂做，到晚年無錢，使撰出這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又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近厚。」曰：「何以見得？」義剛曰：「如不甚輕殺人之類。」曰：「也是。但律較輕，敕較重。律是古來底，敕是本朝底。而今用時，敕之所無，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樣，是唐五代方是黥面決脊。如折杖，卻是太祖方創起，這卻較寬。」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莒公所謂『律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引某罪引某法爲斷。本朝便多是用唐法。」義剛曰：「漢法較之於唐，當時多以語辭獲罪。」曰：「只是他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卻不曾恁地。他只見前世輕殺人，便恁地。且如楊惲一書，看得來有甚大段違法處？謂之不怨，不可。但也無謗朝政之辭，卻便謂之腹誹而腰斬。」義剛

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言古

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見望之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也有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底也是正義剛曰如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來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憑地弄後都不知先生但應之而已義剛

國秀問楊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憑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憑地恐懼修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僩

泰誓費誓

泰誓皆錯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說自若是多盤恐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廣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　計二十四張

詩一

綱領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振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璘

因論詩曰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底如君子偕老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倡三歎者人多理會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枅道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賀孫

問詩次序是當如此否曰不見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如泂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詩中有可以比並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這般樣子賀孫○以下論讀詩綱領

詩人只見他憑地重三疊兩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他一句不胡亂下文蔚今日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紀綱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曰然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好資質文蔚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乎公無故言者皆是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

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後稍倦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賴

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易直子諒韓詩作慈良方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可學

以下論風雅頌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



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去偽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卻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木之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

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卻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獄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係者小大雅是所係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是變用他腔調爾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著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之義卻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



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卻言是天下蕩蕩賚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賴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卻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卻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卻有理若某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卻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是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

是婦人戯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賀孫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辭淫泆之類這正是如此義剛

問比與興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而兼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比賦時裏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只管解那奕奕寢廟植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說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僩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後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詩皆只是說風景獨曹操愛說周公其詩中屢說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較別也是乖僩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賀孫

詩之興全無巴鼻振錄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方子振同

六義自鄭氏以來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來失之后妃安知當時之稱如何以下六義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弗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賀孫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雖此以論人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木之

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不得只是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

是他說得要緊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着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實吟咏箇甚麽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與本意元不相關問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祐說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祐到儀刑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不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今時尚然今俗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禮是大段有節奏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敬仲〇以下大序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宮商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今之唱曲合宮調商調之類僩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國秀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卻礙序要就序卻礙詩詩之興最不緊要

說那沒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illegible]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享時常用底敘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為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止乎禮義振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中諸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當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好底說亦未盡廣

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卻說從別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卻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出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詞如是者有數十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且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深思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憂爾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籍之以為樂爾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采菽則天

予所以於魚藻矣至鹿鳴以下諸詩皆燕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云又美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懽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既醉則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即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燾

詩書序當開在後面升卿 以下序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楊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德明

王德修曰六經惟詩最分明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逐過後面自作一處燾

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節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疏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浩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詩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序得却如此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序是衛宏作

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鎬之言便以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可學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會以為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為於流蕩之中乎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為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闒疎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為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

詩序跪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爲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難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 謨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



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數句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答行葦與既醉爲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爲唱答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爲刺

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澀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著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



麼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謨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其人如此便以爲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莊姜之詩却以爲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紀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頃公固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爲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考者則但言刺詩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甚好文

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數語却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箇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如行葦之序雖皆是詩人之言但却不得詩人之意不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某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詩本是興詩即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放鄭聲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爲之以自警又有懷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警之言無疑也 卓



問語傳盡撥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諸詩不美者挨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某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得其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 大雅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 燁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却附會作小序美刺 振

伯恭當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 振

器之問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本或自以意補入 沐 余之 詩節以

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 [illegible]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字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僴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又重之以脩能紉秋蘭以爲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方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詞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爲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 賜

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

甘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卻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協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卻無道理其後來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打過去也（[illegible]）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某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



氏復疑侮當作務以叶戎字其知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則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謠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叶音兹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閒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於易彖辭皆韻語也（[illegible]）

知子之來（協）之雜佩以贈（入）之此例甚多作字作做保字作補往近王舅近音既說文作訢誤寫作近（當）

問詩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某又續添減之蓋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失古人詠歌之意（燔）

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合處子升因問今陽字卻與唐字通清字卻[illegible]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疏後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考古字卻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木之）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卻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卻愈壞了詩（木之）

論讀詩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方子○以下論讀詩之方）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淳）

問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會只是



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問變風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依他恁地說如漢廣汝墳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銖）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著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僩）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著（[illegible]）

林子武說詩曰不消得恁地求之太深他當初只是平說（[illegible]）

好賢者也好今若要討箇路頭去裏面尋却怕迫窄了 僩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爲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 僩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詩若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僩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 僩

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話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脈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



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細把自非通訓也 當

先生因言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它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 銖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況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 必大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思 節

以下論讀詩在興處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芑武王豈不有事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 必大

問向見呂丈問讀詩之法呂丈舉橫渠置心平易之說見教某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所啓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著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著力曰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爲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著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蓋爲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雖如此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意便橫說豎



說都得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之意以譽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亦間有叙賓客答辭若嘉賓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意古人以魚爲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以嘉魚以下爲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莪湛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賓客後人却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爲恩澤皆非詩義故野有蔓草零露瀼兮亦以爲君之澤不下流皆局於一箇死例所以如此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也比也比也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比者人便自作比看

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何去上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它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又曰：變風中固多好詩，雖其間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遣意處，方可觀。後人便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亦多不解其辭意者。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為史君之妻，史君即羅敷之夫。其曰史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又曰夫婿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史君也。後人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好笑處。[illegible]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歡樂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矣。獻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捱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



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真箇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僩 以下

[illegible]

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鬬湊零碎，便立說去。纔說得是，也只無益，况又未是。木之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僩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徧。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徧，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聲說 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僩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咏者久之又曰大雅中如烝民板抑等詩自有好底董氏舉侯苞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不知此出在何處他讀書多見得這般如此又曰如孟子也大故分曉也不用解他熟讀滋味自出植

先生問林武子看詩何處曰至大雅大雅曰公劉曰方看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怕人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又曰生民等篇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僩

問時舉看文字如何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要之緊要是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則詩亦無難看者曰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且如子善向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此則何緣會浹洽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積習讀去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時舉

問看詩如何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某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髣髴見得便自虛說耳恐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時舉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廝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廝殺明日又重新殺一番僩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又曰曾參看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文蔚

## 解詩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大者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疏放覺得好振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它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僩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僩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横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足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人傑 [illegible]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書解無闕疑處只據意說去木之問書解詩底好看曰東萊博雅人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木之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爲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爲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於之賓客燕享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删去便盡見當時風俗美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序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美惡有得惡謚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且如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爲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鍛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童若是狡時它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隤覆社稷曰須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爲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毫蹤處原怨而無立曰僖衡門之詩便以誘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緣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營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解曰何況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得須要字字句句解得底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說與我意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則道理流通自得矣
或問詩曰詩幾年埋没被某取得出來被公們看得恁地搭滯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看某詩傳有不恰絡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減不堪添賜
伯恭說詩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說皆直是說僩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爲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爲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祖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賜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己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爲我之益而已僩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不免且用其說勳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着語工夫却在讀者必大

問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爲經風雅之變則爲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即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九辯之類則爲傳耳燾

#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一 計三十二版

## 詩二

### 周南關雎兼論二南

詩未論音律且如讀二南與鄭衛之詩相去多少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敬

前輩謂二南猶易之乾坤其詩粹然無非道理與他詩不同曰須是寬中看緊底意思因言詩序循漢儒語亦自說得好曰便是他做處却不如此燾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爲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爲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啓後人之說如此又曰興之體已起其言興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稾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詩體也卓

敬子說詩周南曰他大綱領處只在戒懼上只自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闊僩

讀關雎之詩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節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否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且要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云裏面看義理是如何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木之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木之

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僩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天理人欲

說后妃多失却文王了今以君子爲文王伊川詩說多未是 璘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隅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綺

問曹兄云陳丈說關雎如何曹云言關雎以美夫人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曰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也曹云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亦以紂爲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先生乃云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書恁地讀去久後自然見得義理 卓



魏兄問左右芼之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 卓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雎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摯而有別之類

魏才仲問詩關雎注摯字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問芼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大姒其原如此 賜

雎鳩毛氏以爲摯而有別一家作猗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自是沈鷙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它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僩

占說關雎爲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鸇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居

王雎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旣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爲貴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是今之苦馬 賀孫



##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爲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爲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 時舉

## 樛木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
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某所著詩傳蓋皆推尋其脈
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
泥著某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時舉

螽斯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是全體拱

兔罝

問兔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
爲興然亦是興之賦時舉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纔說時舉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
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淳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
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
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
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智璋。詩傳今作興而比

汝墳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
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麟趾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
以爲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以
義理曰此語有病木之
時舉說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似亦不成文理曰
是時舉

召南鵲巢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
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
爲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時舉

采蘩

問采蘋采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爲
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時舉
器之問采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
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只爲奉祭
事不成說蠶事木之
問采蘩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葛覃同
類而恐實非也蓋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爲同類亦無不
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僩

殷其雷

問殷其雷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曰固然
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如此取之
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寓

摽有梅

問摽有梅何以入於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惡入
善未可全責備時舉
問摽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
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
情數

江有汜

器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詩序
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
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
因問召南之詩如何公方看周南召南使又說召南詩書
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剝剝指東摘西都不濟
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木之

何彼襛矣

問何彼襛矣之詩何以錄於召南曰也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如頌中儘有周公說話而風雅又未知如何附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只是一句其詩拙耳

騶虞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豝義也

仁在一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豝者義也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

邶柏舟

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陳器之疑柏舟詩解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比興之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味看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

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卻又分外好

綠衣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媯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以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深歎之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媯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媯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不忘則見戴媯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頷之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

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illegible]

式微

器之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它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羇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又如摽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向見伯恭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處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子升問麗澤詩編得如何曰大綱亦好但自擇他之意揀擇大率多是[illegible]巧有意者若平淡底詩則多不取問此亦有接續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亦須有此意林



簡方

問簡方詩張子謂其在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illegible]

泉水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illegible]

北門

問北門詩只作賦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因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illegible]

問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烏不知詩人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illegible]

靜女

問靜女注以爲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爲閑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閑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爲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閑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爲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illegible]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爲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太相遠矣[illegible]

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伋壽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illegible]

干旄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說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illegible]

淇奧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煉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爲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

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欲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淵

狡童辨論

鄭衛皆淫奔之詩風雨狡童皆是又豈是思君子刺忽惡何以為狡 振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況忽之所為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 浩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況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竊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它人之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序之故便我不能餐兮為息忽之辭則彼狡童兮自應別有所指矣曰卻是指誰曰必是當時擅命之臣曰不與我言兮卻是如何曰如祭仲實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斯因是以求碩鼠之意倘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廢詩序恐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詩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卻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辭卻干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序大率皆然問毋稀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卻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

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寬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卻如德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卻干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卻一部毛詩矣

疇問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當時之暴斂於民觀之為言亦不為重蓋民之於君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說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詩辭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鴞云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聱牙難致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譸張為幻之語至若周官祭仲等篇卻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曰古人作詩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賤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 卓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讎故發為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纔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此子若鄭突卻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為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

鄭忽序文詆斥得可畏

曹云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彼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裏面添一箇休字也這只是衛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爲君言也

雞鳴

問雞鳴詩序却似不妨詩中却要理會其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其注謂夫人以蠅聲爲雞聲所以警戒其君使夙起耳先生詩解亦取此說然以琮觀之賢妃貞女所恃以感君聽者言有誠實而已今雞本未鳴乃借蠅聲以紿之一夕偶然其君尚以爲非信它夕其復敢言乎是曰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否卻見政謂是酬荅之辭曰如此說亦可

著

問若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瑩英大抵只是應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應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於耳中爲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綿穿垂在當耳處

園有桃

園有桃似比詩

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於晉而風係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其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說也無害恰似舉子做時文去琮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至底詩皆一人所自作

豳七月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爲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閒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乃今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爲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爲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爲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爲皆商正何也曰周曆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

恐紀詛誤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勤雖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鴟鴞

問鴟鴞詩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

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則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爲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賀孫

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曰看來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爲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爲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讎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一場大疎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裏人自做出這一場大疎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被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啗它來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然想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使得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綱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僩

## 東山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知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時擧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燾

##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斨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攷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賀孫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義剛

問破斧詩傳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概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說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孳孳爲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爲善亦有多少淺深淳。義剛別錄出

安卿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公多年不相見意此來必有大題目可商量今却恁地如何做得工夫恁地細碎安卿因呈問目先生曰程子言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踏着他關捩了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今只從地包羅說道好如喫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甚事因云如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不曉義剛

先生謂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某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甚疑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如何謂之聖人之徒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文理底盜賊之徒淳

破斧詩最是箇好題目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淳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那一句便是未見得他意味淳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僩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僩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方子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興是反說亦有此意義略似程子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虜營及此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爾此古人善於辭命處必大

問公孫碩膚注以爲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僩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昭公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必大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必大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燕今欲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雅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諮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僩

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僩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爲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時舉

蘇宜久問常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務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爲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彝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豈不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

天理須是低地看。淵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常棣詩章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賀孫

伐木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酌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醡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賀孫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燾

天保

何福不除言我如除戎器之除。枋

問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意如何曰松栢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卒章畢言之曰然。榦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叔重因云吉蠲為饎是用孝享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時舉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與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時舉

出車

問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詩論非天下之至靜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曰正為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曰關雎詩今引康衡說甚好曰呂氏亦引但不如此說便見古人有文字亦有稿如此。銖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發既成而建之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況瘁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雖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者猶言豈不也彼旗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卻自平正伯恭說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銖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四句說得好。去偽

南有嘉魚

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問枸曰是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每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亦醞酒不成。銖

蓼蕭

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卻更須要諷詠實見

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時舉

六月

六月詩既成我服，不失于三十里，常度。僩 方

采芑

時舉說采芑詩，曰：「宣王南征蠻荊，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鬬，故只極稱其車容之盛而已。」時舉

車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時舉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煇，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材老之說。此一字極有功也。」時舉

斯干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卻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於詩之本旨

猶字作相圖謀說。

載弄之瓦。瓦，紡塼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必。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它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亞，是幾箇人不好了。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時舉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卻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槩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卻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理義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頷之。時舉

大東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詩傳云「興也」。問：「似此等例，卻全無義理。」曰：「興有二義，有一樣全無義理。」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

楚茨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

問：「神保是鑒饗之饗否？」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詞語「思靈保兮」

賢婦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
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卻
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敵

甫田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
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
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着實
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銖
驕驕張王之意猶曰暢茂桀敖耳桀驁與驕驕之義同今田畝
間莠最硬搶必大

瞻彼洛矣

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說小
地名東西京共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僩

車舝



問烈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爲然且云向來
煞尋得防

賓之初筵

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爲祭服王氏以爲戎服曰只是戎服
左傳云有韎韋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
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
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僩
或問賓之初筵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此自
戒也未可知卓

漸漸之石

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
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僩

大雅文王

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當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
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大王
翦商左氏云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但
大王居於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於周大
要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
大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大王不取則是武王爲亂臣賊子若
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恪
文王詩直說出道理僩
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耶只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如此
便是帝命之也僩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看來
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
其死與天爲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此一段在帝
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



文王上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銖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之意僩
馮節之問無遏爾躬曰無自遏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賜

緜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
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
然跳起又曰蹶字說時如今人言軍勢蹶張僩
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大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之地
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
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後
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廣

棫樸

問棫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篇與

前後數詩同爲稱揚之辭作序者爲行葦棫樸近箇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興何與仁及草木以祈黃耇是頌禱之詞如今人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祈字便說是乞言㗡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於棫樸等十來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刺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猶肉衆客稱美之意㗡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以爲無甚義理之興或解云云先生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添字追琢其章者以金玉其相故也勉勉我王者以綱紀四方故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此是以得祭整好者也琦

詩無許多事大雅精密遐是何字以爲指 又曰解詩多是推類得之方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人謂○古音解注

皇矣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㐲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卻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福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㐲

下武

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蔡邕石經字詩末句辭亦同㐲

文王有聲

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爾廣

生民

生民詩是敍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敍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卻有反覆歌詠底意思㬋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爲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眞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廣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爲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㬋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飮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頷之㬋

子善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錄曰荆公作向后冊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曾論及曰恐它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言荆公誥詞中唯此冊做得極好後人皆學之不能及錄曰曾子固作皇太子冊亦倣此曰

子曰識足學也只是[illegible]耳子曰却是後面幾箇字詞好[illegible]
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少內而皇后太子貴妃皆有冊但外自三公而下內自嬪妃而下皆聽其辭免惟皇后太子用冊[illegible]

## 假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illegible]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illegible]

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illegible]

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illegible]

##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群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問徹田爲糧如先生以爲徹通也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於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illegible]

時舉說公劉詩鞞琫容刀注云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也如何謂之容臭曰如今香囊是也[illegible]

## 卷阿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爲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群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頷之[illegible]

## 民勞

時舉竊謂此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使自可見故某以爲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爲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群臣無弃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矣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絶小人必須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絶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illegible]

## 板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illegible]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耳[illegible]

道夫問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illegible]又祇是言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雖起居[illegible]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爲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

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紊其序便是仁曰恁地精密是血脈不貫且反復熟看道夫

時舉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須看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時舉○餘見張子書

## 蕩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辟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言



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頷之時舉

##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考衛武公生於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卻不信國語非是浩

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柰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著卻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以史記考之武公即位在厲王死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事厲王若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匪我言之言以為據又如謹爾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侯國之度耳曰王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己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文之體自指耳後表侯邑有此說○亦略

先生說抑詩煞好鄭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之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於不敢異先儒將詩去就那序被這些子礙便轉來穿鑿胡說更不向前來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為興或為比或為賦則曰詩兼備此體某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既取比體則更不應又取賦體說詩者要當使引石虎事證且要有字不成白南軒不解詩道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卻易曉說與他便轉淳

衛武公抑詩自作箴戒也中間有嗚呼小子等語自呼而告之也其做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磋方



## 雲漢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己處太少曰然可學

## 崧高

問崧高烝民二詩是皆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曉者如漢築長安城都是去別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眾某說即召公所封燕國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又卻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又曰看烝民詩及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貴許得好文蔚○賀孫錄甚詳

烝民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爲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 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姿禀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敬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它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敬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

今人皆將私看了以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周頌清廟

假以溢我當從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爲假也 枋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爲成王誦某懼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 炎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 僩



敬之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 節

絲衣

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 僩

魯頌泮水

泮宮小序詩傳不取或言詩中既作泮宮則未必非修也直卿云此落成之詩 佐

閟宮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自其祖宗遷豳遷部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土也 [illegible]

商頌

商頌簡奧 方子

伯恭謂商頌恐是宋作只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攷安有莫大

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
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簡奧
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
奧古非宋襄所作又問頌是告于神明卻魯頌中多是頌當
時之君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也是有此事曰是頌禱之
辭又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孟子引以爲周公如何曰孟子
引經自是不子細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
於此耳曰思無邪一句正出魯頌僩

玄鳥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
以聞見不及定其爲必無淳

長發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脩德又
無一日間斷僩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二　計三版

## 孝經

因說孝經是後人綴緝問此與尚書同出孔壁曰自古如此說
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脩有問重卦并彖象是誰作答以且
理會重卦之理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

問孝經一書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爲理會過曰此亦難說據
此書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
人綴緝而成問如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恐非
聖人不能言此曰此兩句固好如下面說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豈不害理儻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
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盡孝道也豈不啓人僭亂之心其
中煞有左傳及國語中言語或問莫是左氏引孝經中言語
否曰不然其言在左氏傳國語中即上下文理相接在孝
經中卻不成文理見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
後人僞爲者賀孫

古文孝經亦有可疑處自天子章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
之有也便是合下與曾子說底通爲一段只逐章除了後人
所添前面子曰及後面所引詩便有首尾一段文義都活自此
後卻似不曾得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如以順則逆民無
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季文子之辭卻云雖得之
君子所不貴不知論孝卻得箇甚底全無交涉如言斯可道
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
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只是雜史傳中胡亂寫
出來全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鬪湊出者又曰胡氏疑是樂
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曰細膩卻不如此說僩

古文孝經卻有不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著一
箇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搬上更有

節子曰亦嘗疑只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爲三章不然
公家錄以父子兄弟夫婦等分門却成一箇文字但其間有
欠闕處未通行者耳本作一段聯寫去今印者分作小段與
意思伯恭閫範無倫序其所編書多是如此類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
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着但說得孝之效如此如論語中
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
都不親切 端

問向見先生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人之言
必若此而後可以爲孝豈不啓人僭亂之心而中庸說舜武
王之孝亦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曰中庸是
著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汎言人之孝而必以此爲說則不可 僩

嚴父之問嚴父配天曰嚴父只是周公於文王如此稱使是成王
便是祖此等處儘有理會不得處大約必是郊時是后稷配
天明堂則以文王配帝孝經亦是湊合之書不可盡信但以
義起亦是如此因說孝經只有前面一段後皆齊魯陋儒纂
道綴緝湊合來漢儒皆從其文多不全只是將五刑處
亂三綱稱只是全文如配天等說亦不是聖人之言要作有
人人皆可以配天豈有必配天斯可以爲孝如禮記煞有好
處可附於孝經賀孫問後人湊合成孝經時亦未必見禮
記如曲禮少儀之類猶是古禮記所載祭義後面許多說孝處
說得極好豈不可爲孝經曰然今看孝經中有得一段似這
箇否 僩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
此自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爲定例以
后稷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賜

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
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燾

明察是彰著之義能事父孝則事天之理自然明能事母孝則
事地之理自然察 植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三　計二十八版

春秋

綱領

春秋煞有不可曉處。泳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卻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卻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賜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卻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卻看得平。閎祖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卻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illegible]是於一字半字上定[illegible]……據他事在那裏，見當時治亂興衰，見得王政不行，天下皆……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恁地便見得天王……[illegible]）僩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威公之書即位，則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人傑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宜以為王家之事，亦未敢信。其他如書去族，皆此類生出，只據他史文，若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卻因[illegible]而及天子，可[illegible]出者[illegible]天王之不能討罪，亦自有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燾

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謨

書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不可曉。閎祖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僩

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概自成襄已前，舊史不全，有舛逆，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缺。如何卻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道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祖道。○人傑[illegible]

[illegible]

或說：沈卿說春秋，云不當以褒貶看。聖人只備錄是非，使人自見。如克段之書，而兄弟之義自見；如蔇之盟，而私盟之罪自見；來賵仲子，便自見得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聖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嘗規規於褒貶？曰：只是中間不可以一例說，自有曉不得處。公且道如翬帥師之類，是如何？曰：未賜族。如挾、柔、無駭之類。無駭，魯卿，隱二年書無駭，九年書挾卒，莊十一年書柔，皆未命也。到莊以後，卻不待賜，而諸侯自予之。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箇是賜，那箇是未賜？三傳唯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諸處又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籍田等處，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卻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illegible]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illegible]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為，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徒何異？然則其歸也，何足喜？蓋以啓季氏之事而書之乎？[illegible]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illegible]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僩。以下看春秋法。

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類如何？曰：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錄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illegible]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illegible]

收拾問讀左傳法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相殺如雁門斬首四萬不知怎生殺了許多長平之戰四十萬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許多人後來項羽也坑十五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後那死底都不知當時不知如何地對副許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見部又伐蜀坑許多人義剛說只掘坑 義剛

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廣 ○以下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元城說左氏不識大體只是時時見得小可底事便以為是

因舉陳君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書則是貶先蔑不書時又不見得此事若如今人說教聖人如何書則是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不如教人看論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謂論孟尚未走得三步看左傳底已是千百步了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須帶三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說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此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 可學 ○[illegible]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禮是劉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 義剛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弒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也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 銖

問左傳載卜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為此以欺上罔下爾如漢高帝蛇也只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為[illegible]做得成故人以為符瑞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段細密這個亦是
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
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
說得細密義剛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燾
以下僩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
此樣處多是臆度說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
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
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
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
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
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
理上來淳〇義剛
左氏傳是個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
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訛謬德明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
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却精
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時舉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一傳言之是左氏
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
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如遷固之史大概只是計
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
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
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甚好載了可以見當時
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
說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
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
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
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
奈得它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
後便繫秦亦未當且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
書漢也僩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
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今
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爲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
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
人如齊必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
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
爲是不合於義理者爲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
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
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
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
去折衷敬
問公穀傳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
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
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
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
之舊閎祖〇以下公穀
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宣公
遜其姪處甚好何休注甚謬
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雖精細但有些鄒搜
狹窄
公羊是箇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黠得些僩

春秋難看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丘明恥之是姓左丘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呂舍人春秋不甚主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秋亦好可學云文定解宋災故一段乃是原父說曰林黃中春秋又怪異云隱公篡威公可學云黃中說歸仲子之賵乃是周王以此為正其分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契勘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多云告辭略經傳互異不云傳誤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 可學○以下諸家解春秋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 淳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它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人傑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𤫊

春秋序云雖德非湯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漢唐亦可以法三代之治乎語有欠因云伊川甚麼樣子細尚如此難難 揚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是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為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却恐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說滕子程是紹興以前文字不知沙隨見此而為之說還是自見得此意 𤫊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況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 僩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 揚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如左氏尤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林黃中嘗疑之却見得是 輝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閎祖

問胡春秋曰亦有過當處 銖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

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地聖人當初只直寫那事在上面如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說得那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且如季子來歸諸公說得恁地好據某看來季友之罪與慶父也不爭多但是他歸來後會平了難魯人歸之故如此說況他世執魯之大權人自是怕他史官書得恁地孔子因而存此蓋以見他執權之漸耳義剛

春秋今來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也自有難穩處如叔孫婼祈死事把他做死節本自無據後卻將至白黑一項說又因穀梁公孫舍云云他若是到歸來也須問我屋裏人如何同去弒君也須誅討斯得自死是如何春秋難說若只消輕看過不知是如何如孟子說道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只將這意看如何左氏是三晉之後不知是甚麼人看他說魏與萬之後必大如說陳氏代齊之類皆是後來設為豫定之言春秋分明處只是如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俟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必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曰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問盟詛尋常如何理會答曰當考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其力之不相上下者盟

耦敵者久之其為之所以和衆而成其僭也齊衞當時勢均故齊侯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衞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威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于齊約其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然其辭鯢斷鑄之不漸也而謂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然如魁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卻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近見一相知說傳得某說云固是好但其中無一故事可用某作此語又豈欲多使事也問先生既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說大意使後學知所指歸曰也不消如此但聖人作經而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然亦非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就一二字上推尋以為吾意旨之所在也問胡文定說元字不能無疑元者始也正所謂辭之所謂太也今胡乃訓元為仁訓仁為心得無太支離乎曰楊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胡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說元年不要年號且如今中興以來更七箇元年若無號則契券能無欺弊者乎淳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燾

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他語言賀孫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我自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此有事初靈公要殺諸所以走出趙穿便弒公想是他本意如此這箇最是合是誰做

齊王龍□□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爲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僩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illegible]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家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illegible]

經傳附

問：「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義剛錄云：「這箇[illegible]。」）某向來只管理會此，不放下，竟擔閣了。吾友讀書不多，不見得此等處。某讀書多後，有時此字也不敢喚做此字。如家語周公祝成王冠辭：『近爾民，遠爾年，嗇爾時，惠爾財，親賢任能。』近爾民，言得民之親愛也。遠爾年，言壽也。年與民叶音，緣能與財叶，嗇與時叶音。尼叶音茲，[illegible]（[illegible]）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他自從水裏過。看來古時橋也只是小橋子，不似如今石橋、浮橋恁地好。」僩

春秋傳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卻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僩

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胡文定卻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卻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有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或問金縢，（前輩謂非全書。）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丕子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藝，自能服事天。」僩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卻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illegible]）[illegible]

義剛曰：「莊公見潁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漸明了，考叔當時聞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機。及其既動，卻好開明義理之說，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親。今卻教恁地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於真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瑩然消釋。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特幸耳。」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如此，其使是不喜伯恭博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地忒細碎，不濟得事。且如

這樣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地做這且得他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義剛

陳仲蔚問東萊論潁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又說得問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

腦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敘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賜

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隱二年事之說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宮是別立廟以祭。



問石碏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將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殺那桓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游曰次第是石碏老後柰兒子不何又問殺之如何要引他從陳去忽然陳不殺却如何曰如此便不成說道要不得後便不要也只得要。義剛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伐只書伐只書侵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說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幾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義剛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隱六年

因言勇而無剛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僩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橫說竪說皆可論難着便說不行。敬仲。桓七年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弒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僩。六年

問書蔡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季如何曰此只是文誤。人傑。桓十七年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讎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復讎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illegible]

荊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不敢驟交於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莊十年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

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爲書名乎人傑○閔元年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看尚可若
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當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
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
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斁
九法之書爾當時公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
亦只是時君恩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雖
來歸亦有放走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罪小它自身上罪大
亦治慶父不得必大○賀錄云春秋書季子來歸不知夫子何故取季友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論其已前罪過正淳曰[illegible]國人皆喜季子之來望其討慶父之罪故春秋因如此書之及後來不能討慶父與季子之所賊者亦可見矣曰季子之罪不在放走了慶父先已自有罪過了
問季友之爲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友來歸爲聖人
美之之辭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爲禍
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句亦有意[illegible]
成風沒巳異事他則某據某看此等人皆魯國之賊耳又問
子家子曰它却是忠於昭公只是也無計書不過只欲勸昭
公且泯默含垢受辱因季氏之來請而歸然昭公所以不
歸必是要逐季氏而后歸也當時列國之大夫如晉之欒書
之季氏鄭之伯有之徒國國皆然二百四十二年直所謂五
濁惡世不成世界孔子說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不知如
何地做從何處做起其實曉不得或曰相魯可見曰他合下
只說得季威子透威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斂
處父一說破了威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說五
年七年可爲政於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說出來孟子
自擔負不淺不知怎生做也僩
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
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所恃故喜之而書之夫子直書
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書季子來

公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問魯君弒而書
薨如何曰如晉史書趙盾弒君齊史書崔杼弒君魯却不然
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
亦其一事也問諸侯書卒曰劉道原嘗言之此固當書卒問
魯君書薨而諸侯書卒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別內外
之辭曰固是且如今虜主死其國必來告哀史官必書虜主
之死若虜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書之也但書王
猛又書王子猛皆不可曉所謂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
之死亦名之此乃據春秋例以爲之說耳淵
齊桓公載正當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見出有事時只是遣
人出整頓春秋每稱齊人左傳上全不曾載許多事却載之
於國語及管子孟子呂氏言左傳不欲見桓公許多不美處要
爲桓公管仲全了孟子所載桓公亦自犯了故皆不載曰左
氏有許多意思時却是春秋左氏亦不如此回互只是有便
載與便不載說得意思回互如此豈不教壞了人晉文公德
諸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名謂自其從
楚如晉侯伐衛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
意中間一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得曹
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某等皆是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
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illegible]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桓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
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
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溫公言先
作國語次作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
左傳後看之似然揚
昔嘗聞長上言齊威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蓋威公每事
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
一日威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

勝楚哉及閱先生言及亦以為然枅
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威公也燾。年
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
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
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後來殺奚齊
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與申生伸冤如春秋所書多有不
可曉如里克等事只當時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況後世乎
如蔡人殺陳佗都不曾有陳佗弑君蹤跡會王世子却是威
公做得好處燾。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
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
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
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燾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
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
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
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
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
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
簒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眾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
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
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
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是獻公死後却
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
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殺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
盟會則未必稱也僩。○二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
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
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溫公書
謂薨者臣子之詞溫公亦以為然以卒為異詞者恐亦非是
人傑。○二十五年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知所以
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考耳謙。文
仲知祖之稱禮之稱躋僖故先生云然。○文二年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
本朝皇宗既崩始以三后並配當時群臣亦嘗爭之為其創
見也後來遂以為常此禮於是乎紊矣以辨。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
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
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故孟子於此只
云君子不謂性也其語便自無病又曰李先生嘗論公孫敖
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討使人往便是
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己氏之說端蒙云爾
只逃他國此執之。○八年
滕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
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
之意。僩。○九年
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為公室大
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群公子欲立奚齊
卓子爾後來遂以為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僩。○二年
楠因舉楚人卒偏之兩乃一百七十五人曰一廣有百七十五
人二廣計三百五十人楚分為左右廣前後更番僩。○十二年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
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中間諸言此事故
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

或謂霸外是春秋豈淬天下者便以從三王之罪人哉。林卹(?)
其殺中國爾。[illegible]
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韓獻子將殺人，郤獻子馳救不及，使速以徇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雖進而救鄭可也。」因問：「韓獻子殺人事，在郤克只得如此。」曰：「既欲馳救，則殺之未得爲是。然這事却且莫管。」因云：「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人傑。成二年。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理便是仁義禮智，曷嘗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爲物』，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遊魂爲變』，所謂氣至此已盡，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陽者，氣也，魂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魄也，降于地，謂之死也。知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是拒之，是先後節次如此也。」因說鬼神：「有造化之迹，且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便以爲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了。」炎。成十三年。

胡解晉弒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是爲欒書出脫。曾問胡伯逢，伯逢曰：「厲公無道，但當廢之。」閎祖。成十八年。

因說胡氏傳欒書弒晉厲公事，其說若許欒書之弒，何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爲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爲他之言，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爲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洽。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入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攛掇，胡亂殺了三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illegible]

楊至之問：「左傳『克己復禮，仁也』，此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己復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淳。九年。

子上問：「鄭伯以女樂賂晉悼公，如何有歌鐘二肆？」曰：「鄭、衛之音與先王之樂，其器同，止是其音異。」[illegible]。十一年。

問：「左氏駒支之辨，劉侍讀以爲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擺撥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憶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艷，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孫座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爲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闊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與衛鞅必

須別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甚略
左氏安得有此十八條。四年。
季札辭國不爲盡是。楊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
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賀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
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爲田氏爲在其
爲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時舉。二十九年。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皆是他不達爲國
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
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
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
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
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

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
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
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
這一意。燾。昭六年。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預以爲盡力去辭後王肅只解
作刑罰之刑其說便是杜預不及他李百藥也有兩處說
皆作刑罰字說。義剛。十二年。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
民注云傷也極分明蓋言傷民之力以爲養而無厭足之心
也又如禮記中說者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
兆必先爲是蓋有字似者字物字似懲字其字似有字兆字
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
爾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
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僩

禰田氏之事晏子作此言惟禮可以已之不知他當時所謂禮如
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張。燾。○二十六年。
春秋指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辭曰在禮
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儼
或問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爲之賦無衣不知是作此詩還只
是歌此詩曰賦詩在他書無所見只是國語與左傳說皆出
左氏一手不知如何左傳前面說許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
清人皆是說作此詩到晉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
之類皆只是歌誦其詩不知如何因言左氏說多難信如晉
范宣子責姜戎不與會姜戎曰我諸戎贄幣不通言語不同
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既說言語不同又卻會恁
地說又會誦詩此不可曉。燾。定四年。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卻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
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卻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

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
箇人恁地硬捉他如何不動。燾。十年。
聖人墮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
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
羅遂忍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爲鄰鎮所欺乃方大悔。僩
十二年
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
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淳
陳仲亨問晉三卿爲諸侯司馬胡氏之說孰正曰胡氏說也是
如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卻不特如此蓋自平王
以來便恁地無理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梢自是沒
奈他何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
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着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
來抗衡到後來諸侯才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

執從得及奈何又放陪臣出來做這便怪他不是之溫鐵林其初
只節度使強衙後來牙將殺了官爵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後
出來做當時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恣意任他做後更及奈
他何止是箇日是他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一段言語聞學得便分曉曉。
問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召既為左右相
如何又主二伯事曰此春秋說所未詳如顧命說召公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所可見者其
畧如此。去偽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節易其簷
簷而已。義剛
天子之廟復廟重檐諸侯不得復廟也曰見廟之制改塗可也易檐則
也。錄
五之五十一丈 八卷十三 六十五
問穀梁釋夫人孫于齊其文義如何曰始人之也猶曰始以人
道待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於道者於天人皆以為然
則是吾受是名也臣子大受命謂其所受命之名而已大抵
齊魯之儒多質實當時或傳誦師說見理不明故其言多不
倫禮記中亦然如云仁者右也義者左也道他不是不得做
知錄。莊錄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
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不當
或變其文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謹嚴所以然不盡後之學
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
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邪為伯者作邪若是為伯者
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
已前春秋文字雖觕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
來止說得霸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僩
人傑錄略

貴有才見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說得齊晉伯業傳便又成謹其利
大義都暗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晉伯業之文便少今說之
春秋之作不是為晉國伯業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歲言春
秋者之通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霸內諸夏
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指不可不知也。筆記。此亦先生說。道夫
問今科舉習春秋學只將伯者事業纏在心胸則春秋先儒謂
尊王之書其然邪曰公莫道這物事是取士弊如此免不
得將之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
猶自可答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為說氣象局促不識聖
人之意不知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之盛衰失其旨遠矣公
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
今不可考其說雖見諸家之說所以紛紛皆是侯伐
猶皆是文公疑趙者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疑師也。義剛
劉之下三 八卷八十二 共十六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
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因說
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卻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
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
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
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亂臣底事人都敬如說看來此書
自將來做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
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這處也是出於不得已如二程未出時
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
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
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
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
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因問文定春秋
曰某相識中多有不取其說者非於一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討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義而謀其利不
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死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泣
雨淚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問春秋繁露如何曰尤延之
以此書爲僞某看來不是董子書又言呂舍人春秋却好白
直說去卷首與末梢又好中間不似伯恭以爲此書只檢點
爲說 爲○道夫録云道夫言春秋者書是許執利害大義却下曾見如曆之學者未翻未明確之說他體未能平聖經發明其推言占書而不熟子思然如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法其皆從當有人策背衣進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是如今之事是在法司相似只是裁決一手不經易去如今人說只是其推議舊書其人數議之書圖聖人作何某未必等高此書豈皆是地做了正是聖人之心也不肯事

春秋固是尊諸夏外夷狄然聖人當初作經豈是要率天下諸
侯而尊齊晉自秦檜和戎之後士人諱言內外而春秋大義
晦矣 侯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
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
正月便說不去 劉曰六經無建子月惟是禮記雜記中有個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
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鬧七八月之間旱則
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疑歲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
去天氣較暖便可涉過唯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上有此處
說其他便不可說劉云若看春秋要信傳不可曰如何見得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傳謂豫凶事此非人情天王
歸賵於魯正要得牢籠魯使人未死却歸之賵正所以怒魯
也曰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觀漢梁王事云云又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一段先生舉
此大笑云以一箇人家一火人扛箇棺櫬入來笑豈不可笑
古者大夫入國以棺隨其後使人擡扛箇棺櫬隨行死便要
用看古人不諱凶事 下似曰宣多不禁諱之以自由不解諳春秋

春秋未然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話否

問先生於二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
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傳正橫渠所
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爲經世
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
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書中間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荊揚間地理是
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
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
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
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
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
訂其當否方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趲緒道
又問禮合如何修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爲
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剖擊之說各
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爲一經故有三禮學究
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無識大雅

春秋難看此生不敢問如鄭伯髡頑之事傳家甚異可學

禮一

論考禮綱領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
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
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㽦

禮學多不可考蓋為其書不全考來考去考得更沒下梢故學
禮者多迂闊一緣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如周禮仲春教
振旅如戰之陳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陳是如何安排
皆無處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大抵存於今者只是箇題目
在爾淳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
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
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考
其律呂只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
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
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
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
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
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
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義剛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
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
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為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
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
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
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
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
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
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賀孫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
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
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
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
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
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
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
夫人情既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
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僩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皆今服經
錄敍生贊之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子必須斬新別
做如周禮如此繁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
皆添四重虞黻不過是一水擊相似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
添去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
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趨於質太史公董仲舒每欲
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國朝文德殿正衙常朝
升朝官已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
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以人情懶於簡便故也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
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
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
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
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都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只說這幾句甚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又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又曰且如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問吾道那曰又得他說得大綱也是如此只是其者仙鄉鄉學上以激之只是說得都似沒是理會到十分是處得如人射一般須是要中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會中的若只要中帖只會中垛少間都是胡亂發枉了氣力三百步外若不曾中的只是枉矢如今且要分別是非甚底是真是甚底是假少間做出便會一定若依稀底也喚做是便了下梢只是做得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所作事私意便粉碎了只是一箇私意如何卒乍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當來仲由當初也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中求之徒不以顏淵之事等他才所有做到這裏如何使治其賦可使為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說治道都不能外獨只是理會這些如何所謂



只恁地乎從容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君舉所說非非理其理會不是只不是次序如莊子云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也自說得好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某嘗說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處是那裏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淨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恁麼地人也都去學佛又曰論來那樣事不着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於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若更有工夫就裏面討些光采更好其之諸生度得他腳手也未可與說這許多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書且看商周之書周聖人亦有此制度刑只是這箇不是本領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看來漢儒註書不通處即說道這是夏商之制大抵且要沒飜身去若將這說來看二項卻怕孟子說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箇關其略也若夏商時諸國屬附人各自據其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周合五國卻只得五百里若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前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後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從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勢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事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及被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新封備得許多強大過又

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
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
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
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話
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 賀孫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旣莫之考至於後世之
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
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謬誤不堪着眼三代之禮今固
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
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
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
時有引爲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亡之久矣豈不大可惜叔
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
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



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
益疏略牴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僩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 僩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
好 義剛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某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
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數卷
議亦好 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
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
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 論後世禮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
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 揚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舉人却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
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
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
有 揚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旋於其
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 僩
禮書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溫公却是本諸儀
禮最爲適古今之宜 義剛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
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
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大抵古
禮不可全用如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主有父
在子死而主牌書父主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
分曉此類只得不寫其向上爵號則爲之 又問溫公所作主牌
其大闊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爲是曰便是
溫公錯了他却本荀勖禮 義剛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爲骨 揚
福州有劉東二人皆以明禮稱王普字伯照劉煥字昭信任文
惠亦嘗稱其不及見王伯照而觀其書其學似最優說得皆
有來歷其論胡撲不似今人杜撰胡說麻沙有王伯照文
字三件合爲一書 揚
王侍郎普禮學律曆皆極精深蓋其所著皆據本而言非出私
臆某細考其書皆有來歷可行考訂精確極不易得林黃中
屢稱王伯照他何嘗得其髣髴都是杜撰或曰福州黃繼道
樞密與伯照齊名曰不同黃只是說得某曾理會這功夫
其時福州以禮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某不識
任劉二公任摭不曉事劉說話極仔細
有來歷可聽某嘗以易說其解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

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訟諸皆以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隨之其變）
為蠱之類想有成書可求解易者多引之（僩）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鬨一場後來只說莫若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是何所為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因問張舅聞其已死幹三兩處每問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敦



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賀孫）

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一周敦其中刻云弡中原父遂以為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弡伯遂以為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錄辨之云弡非張乃某字也今之說禮無所據而杜撰者此類也（廣）

## 論修禮書

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能一一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illegible]周之禮已自不同今只得且把周之禮文行（淳。義剛錄略○以下論修書大指）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履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閒溫公所作禮書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為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麼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履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卻閒時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僩）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其間說使有聖王復興為今日禮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且如喪



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卻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著也是咤異賀孫問今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考其古今之儀制為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賓旅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做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麁布期功以下又各為降殺如上紐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看考究教定（賀孫）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
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
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為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
碗乾硬底飯來喫，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摸他本
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
下梢溺於器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說到這處，且
要識得大綱。」賀孫

問禮書中近已聞六經曰已聞詩書易春秋，惟二禮未暇及。詩
書序各寘其後，以還其舊。易用伯恭所定本。周禮自是一書，
惟禮記尚有說話。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
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
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
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
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閎祖



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以為然。理會此書，今後須逐一理會也。必
下手。儀禮傳與六經之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
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
本末。場屋中禮記義格調皆凡下。蓋禮記解行於世者，如方、
馬之屬，源流出於熙豐。士人作義者多讀此，故然。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
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
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庸、大學、學記等篇，
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
儒行諸篇，卻自成一家。如家語、文王世子等，怕不是漢儒做，自是
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
分明是後來文字，弱。說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
多事。可讀。」賀孫

周禮自是一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拆了周禮，殊未有所

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只是閒散有文字，如八法、八則
三百六十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
「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
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木之

余正父欲用國語而不用周禮，然周禮豈可不入！國語辭多理
寡，乃衰世之書，支離蔓衍，大不及左傳。看此時文章若此，如
何會興起國家！坐間朋友問其故，曰：「只說是左丘明做。」

因說世會所編禮書，分經分傳，古言曰經文相雜，須後文則詞
語之屬，國語所載事跡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一件事便要
之濫成章。僩

於務因附於禮附於其義，如說孝則多如何來得，曰便是以公羊
對某於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士禮，
雜見於食禮，見於侯大夫禮，更只是有幾篇。若天子諸侯
而初間所存事，如所說，更設節度，條理所謂儀禮此



等皆無入頭處。今且以周禮中天子祭禮湊合，補作一總腦，
卻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一編出，因正其已成者。其
間今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
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
書，所係甚大。」閑前日承教，以五服之制乃上古制作之君
其等差如此，人在下有志之士欲依古禮行之，既不可，若一
向徇俗之鄙陋，又覺大不經，於心極不安。如何？曰：「若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這事要整頓，便著從頭整頓，吉凶相
稱。今喪服既不如古，獨於喪服欲如古，也不可。古禮也須一
一考究著所在，在這裏，卻將今之宜而損益之。若今便要
理會一二項小小去處，不濟事。須大有世間都得其宜方好。」
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齊衰期，乃兄弟祖父母伯叔父
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曰：「也是不得已。然由正
又不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得周公出

制作如今全然沒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
信得及這裏行之天下亦不難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紗為
等差如今天子着用二十四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
好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陞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
只用紗帛裹髻如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推冠期喪
當如何曰且依四脚帽子加絰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脚縛於
後後二脚反前縛於上今硬帽襆頭皆是後來漸變重遲不
便於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
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
多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是殫必發也居父母期之服
合如何用上領衫而如喪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深衣
制而麄布加衰可乎曰深衣於古便服朝玄端夕深衣深衣
是簡便之衣吉服依玄端制却於內服亦做為之則宜矣問
士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者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

寅二十　卷八十四　十二

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諸侯大
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
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
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
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
久之器之問國初衙前役用鄉戶曰客將次於太守其權甚
重一州之兵皆其將之凡教閱出入皆主其事當時既是大
戶做亦自愛惜家產上下相體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吏
次一等戶便為公人各管逐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為吏人掌
文書簡牘極下戶為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
各有弊英宗時有詔韓絳等要變不成王荊公做參政一變
變了賀孫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兩
條文蔚切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

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
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
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因
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
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
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為剛簡而設
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
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
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
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
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
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是不
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
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

文三十二　卷八十四　十三

事又是一節文蔚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曰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
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
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當刪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
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
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
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
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
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只有士田可致史記云孔子弟
子三千人而子由古史亦遂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
來從學者則自賚糧而從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
耳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糧想亦取之列國之君爾孔子居衛
最久所以於靈公孝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
必是甚優國則不然矣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

游說且貸某不可以爲國孟子之時彼衆未盛當時諸侯重士又非孔子之比春秋時人淳未甚有事故聯於皆是世爲伯主人莫敢爭戰國之時人多爲此列國紛爭急於收拾人才以爲用故不得不厚待士又曰古者三年大比與其賢者能者而進于天子大國三人中國二人小國一人不進則有罰看來數年後所進極多然天子之國亦小其得數亦有限不知如何用得許多人今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進士猶無安頓處何況當時白虎通曰古者諸侯進士一不當則有罰再不當則削其地三不當則罷之廢之而試於諸侯爲當公恐無此理蓋以後世儒者之傳會進士不當有甚大過而遂廢其君絕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行之殊不能久成康數世之後諸侯擅政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皆爲世臣盤據豈復容外人爲之耶曰然兼當時諸侯國中亦自要人才用必不會肯貢之於天子天子亦自擇當容無用他處當



時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襲諸侯之國猶覺故人才之窮而在下者多仕於諸侯之國及公室又弱而人才復多仕於列國之大夫當時爲大夫之陪臣者其權甚重大夫執一國之權而陪臣復執大夫之權所以說祿去公室陪臣執國命又曰以爵位言之則大夫亦未甚尊以權勢言之則甚重自天子而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一命爲士二命爲大夫天子之大夫四命小國之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樣小小官職皆無命他命禮極重又關當時庶民之秀者其進而上之不過爲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世臣世襲非若今之可以更進而代爲也則士之生於斯時者亦可謂不幸矣○然亦當時之大夫等臣其權皆重如晉趙魏諸國其大夫皆操天下之權擅縱自專天下莫不從之其宰臣復操大夫之權若當時其重在下其輕在上今日則其重在內其輕在外故不同也　僩

禮編纔到長沙即欲招諸公來同理會後來彼中者且不成次第遂止後至都下庶幾賚糧相從做箇規模盡喚天下識禮者修書如余正父諸人皆教來今日休矣　賀孫

或問禮書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諸處收拾不聚最苦每日應酬多工夫不得專一若得數月閑更一兩朋友相助則可畢矣向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召四方朋友習禮者數人編修俟書成將上然後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勞亦以少助朝廷蒐用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某去國矣　僩

泳居喪時嘗編次喪禮自始死以至終喪各立門目嘗以門目呈先生臨歸教以編禮亦不可中輟泳曰此書無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橫渠教人學禮呂與叔言如嚼木札今以半日看義理文字半日類禮書亦不妨後來稟問所定禮編恐未之見此間所編喪禮一門福州尚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持彼成書復來參訂也好某不至甚老但恐相去遠難



此間已福州那邊說也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書與黃直卿云伯量依舊在門館否禮書近得黃直卿與長樂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爲人事書尺妨廢不能得就若更得年許了卿人館未知如何若不能留亦恐失助也假鄉時不能得伯量相與協力耳今年不作書伯則何爲道意得其一來爲數月留千萬幸也書至之日先生已不起矣

只二十有二日先生不起矣喪禮又以屬黃直卿楊信齋續成而未及傳書只有本喪禮一書是先生所編楊信齋續之而黃直卿以遺喪禮附之[illegible]　泳

禮二

儀禮

總論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河間王為嗣則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然當時諸君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廣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況在上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道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 賀孫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賀孫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儒用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絰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及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

大段廢卻恁地不覺今日使一向廢卻 賀孫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來全以為變禮亦不可益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禮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

禮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禮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五十六篇後來藏在秘府鄭玄輩尚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可惜

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 僩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文蔚



後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 義剛

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溫公禮有疏漏處高氏送終禮勝得溫公禮 義剛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備好蓋偏會學人文字如今人善為百家書者又如學古樂府皆好他是學公羊亦似公羊其他所作文章如杜甫等却不甚佳 僩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 賀孫

陳振叔亦儒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賜

士冠

問士冠禮筮于廟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占曰吉
既無筮而卜禮略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家之意莫
是冠禮既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省文之義如何
曰亦恐如此然儀禮中亦自有不備處如父母戒女止有其
辭而不言於某處之類人傑

問宿賓曰某戒賓也是簡宿戒之義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
鹿皮為之素積白布為裙泳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彌尊只是
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雜布為之次皮弁次爵弁諸家皆作
畫爵看來亦只是皮弁樣但以白皮為之緇布冠古來有
之初是緇布冠弁則緇之次皮弁者只是朝服爵弁士之祭
服問禮爵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
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韠如詩
韠琫有珌內則端韠紳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三加吉月令
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
文自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
然後成禮如溫公冠禮亦做此初裹巾次帽次幞頭又問黻
冕黻蔽膝也以韋為之舜之畫衣裳有黼黻絺繡不知又如
何畫於服上曰亦有不可曉黻在裳之前亦畫黼於其上寓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
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若尋常則不如此但
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
一拜義剛

冠者見母與兄弟而母與兄弟皆先拜此一節亦甚異昏禮亦
然婦始見舅姑舅姑亦拜義剛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冠而敝之敝是不用也義剛

士昏



儀禮昏禮下達用鴈注謂在下之人注云二家之好而用鴈非也
此只是公卿大夫下達庶人皆用鴈後得陸農師解亦如此
說陸解多杜撰亦煞有好處但簡略難看陳祥道禮書考得
亦穩○義剛 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 自陸農無人理會嘗見李周翰 曰陳祥道理會得也儀禮書 師說也有好處但 多如儀禮云

問昏禮用鴈壻執鴈或謂取其不再偶或謂取其順陰陽往來
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
之車執大夫之贄前說恐傅會又曰重其禮而盛其
服賜

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禮數多與
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經又問既為婦便當
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更有
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為婦定矣故必待三月而后廟
見或曰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曰歸葬於婦氏之黨蔚



鄉飲酒

鄉飲酒云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想是笙入吹此詩而樂亦奏
此詩鄉飲酒是衆樂皆奏之也

聘禮

問聘禮所以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
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
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
說得甚分曉僩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主國饗大夫為主人者時出勸賓有辭而獨饗食人

覲禮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饗禮之酒灌
神獻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

謂賓主之儀天子當宁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喪服經傳

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粗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精麤不中度不粥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 僩

喪服葛布極粗非若今之細也 僩

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箇只用一經如今廣中有一種疎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 僩

問溫公儀首絰綴於冠而儀禮疏說別材而不相綴曰綴也得不綴也得無緊要 淳

堯卿問絰帶之制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扣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緦如今之幪巾括髮是束髮爲髻安卿問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何也曰幓頭只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問婦人首絰之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

或問服制曰儀禮事事都載在裏而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箇措置得恰好因舉一項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此爲繼母服之義 賀孫

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爲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亡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持服內不當赴舉 僩

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爲然自四世以上凡逮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通稱耳 僩

問其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其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合稱皇考者 獻

儀禮期喪條內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爲祖父母曾祖父母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 淳

因言孫爲人君爲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辦得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將經義賦論策頒行印下教人在 僩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朞其曾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 因祖

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爲子者於舅服緦於姨母服小功也

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夫之舅却無服也可疑恐是舅則從父身上推將來故廣甥之妻則從夫身上推將來故狹

禮以妻之父曰舅以我爲甥者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嘗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

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爲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孫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僩

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 義剛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絰也 閎祖

問改葬緦鄭玄以爲終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爲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然王肅以爲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爲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緦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緦也 賀孫

既夕

問朝祖時有遷祖奠恐在祖廟之前祖無奠而亡者有奠[illegible]否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奠處便是合有奠無奠處便合無奠更何用疑其他可疑處却多如溫公儀斬衰古制而功緦又却不古制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有升數有差經但功緦之經小耳今人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謂也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襴惟斬衰用不得用襴 義剛

少牢饋食

儀禮曰用丁巳按注家說則當作丁巳等十干中柔日也 端蒙

儀禮饋食之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伯仲叔季也某字也父美稱助辭也 振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六計十九版

禮三

周禮

總論

曾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今只有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有信不得處又曰周禮只疑有行未盡處看來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 僩

周禮是一個草[illegible]未曾行

問周禮曰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當時如今日編修官之類爲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恐是當時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元不曾用又笑曰禁治蝦蟆也要設一官也是酷耶 浩

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德明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 砥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縝密真箇盛水不漏 廣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好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是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

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亦因論舊時妄意看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恁地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爲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爲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爲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爲之去其奢濫却使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 賀孫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 人傑

周都鄙貢錄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向縣都如之何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也 去僞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恁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道夫

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閫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并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禱祠禬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 道夫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僩

論近世諸儒說

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後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illegible]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illegible]固是但云大宰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屬於司[illegible]土地疆域之事合屬於司徒乃屬於司馬[illegible]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

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
師移之[illegible]所以屬司馬也又問
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
[illegible]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illegible]必屬於司
空而今亡矣又云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illegible]皆
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illegible]何
不只做秦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卻置司馬[illegible]者何
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不見孔壁古文尚書只有[illegible]說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illegible]
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王肅[illegible]
問古文者始出而行于世漢初亦只仍秦[illegible]御史大
尉為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為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
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於[illegible]大將軍
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之如加[illegible]將軍之號[illegible]無以
異於大將軍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見[illegible]大司馬已與兵
權名號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
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illegible]
歸於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illegible]而侍中中書尚書
之權獨重以至今日[illegible]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
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
然今考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注內說得極子細前
面正說處卻未見卻於後面說辭說先儒這般極子細君舉
於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個新樣好話謾人本文自說
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 賀孫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
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
分作兩項卻是
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王制
孟子武成分土惟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
合之 僩祖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
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
為合加地貢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誑之甚 僩祖

先生以禮鑰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
在前面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井是自御
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
所論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是了但又說
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國添了
許多地便着移了許多人家社稷恐無此理這只是夏商以
來漸漸相吞併至周自是地大了周公也是不奈他何就見
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國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他如柳子
厚說據他是各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而命之以爵不意
到後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也地
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
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衛王
室他那舊時國都恁大了卻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國雜
居也於理勢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
穆陵北至于無棣齊是恁地闊許復周公之宇魯是恁地闊
這箇也是勢著恁地陳君舉卻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
地則男國不過似一[illegible]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
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其說若恁
伯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
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
君舉又卻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只存留在那裏其說
不知存留作甚麼恁地則一千里只將三十來同封了四伯

邦七十來同，卻不知留作何用。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恁地。如文王治岐，那制度也自不同。」先生論至此，蹙眉曰：「這箇也且大槩恁地說，不知當時仔細是如何。」義剛。閎

直卿曰：「孟子想不見周禮。」曰：「孟子是不見周禮。」直卿曰：「觀子產責晉之辭，則也恐不解得恁大。」曰：「子產是應急之說，他一時急後且恁地放鵰，云何故侵小。這非是答論。」直卿曰：「府史胥徒則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這箇當時却都是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直卿曰：「那司市一官更動使不得法，可謂甚嚴。」曰：「周公當時做得法大段齊整。如市使不放教人四散去買賣，他只立得一市在那裏，要買物事便入那市中。大不似而今，要買物只於門前自有人擔來賣。更是一日三次會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極是繁密，但不知周公此書行得幾時耳。」義剛。

## 天官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後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疏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見得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賀孫。

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其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閽寺宮嬪醯醢之屬，無不領之，蓋天

問：「古人命官之意，莫是以其切於君身，故使之領否？」曰：「然。便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問：「宮伯、宮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曰：「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為之，不是兵卒。」㝢

## 地官

問：「司徒職在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着，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閭胥書其孝弟婣睦，屬民讀法之類，皆是。」賜。夔孫錄云：「如何教得他？所以要五方之宜以定民居，使之各得其所，而後教可行也。」

直卿問：「司徒所謂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如教民以六德、六行、六藝及歲時讀法之類。」淳

周禮中說教民處，止及於畿內之民，都不及畿外之民。不知如何。但以意恐如此。㝢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所謂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曉，疑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近東，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近北，則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以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方至。

其舊在清臺驗之早間則風已生到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隨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東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用之問天竺國去更又却極闊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其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取嵩高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



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佛經所說阿耨山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處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為南澶部洲天竺諸國皆在南壇部内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緣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晨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

約歷此世界了然後又照一處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暮矣若更照其他三處經歷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僩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本朝嶽臺是地之中巍巍然在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



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曆法疏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桌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於這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疏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蹉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蹉幾分幾年後蹉幾度將這蹉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

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
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
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
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季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
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
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
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
箇頭勢大敷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
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僴

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
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
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
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
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
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僴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
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
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
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
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
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僴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日中則景蔽
於圭此乃地中為然如浚儀是也今又不知浚儀果為地中
否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
必以日中為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北方地形尖斜日長
而夜短骨里幹國煮羊胛骨熟日已出矣至鐵勒則又北矣
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一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
交雜不可去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
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襄



漢淮西等處為近中傑

嘗見季通云日影到陽城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星却無
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子細思之日之中各自不同如極
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
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為日北則景長多寒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
曉極星却到處視之以為南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浮盆然
中心却小四簷却闊故如此某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看
方見得決然是如此銖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
基本他這箇一如棊盤相似枰布定後棊子方有放處閎祖

道夫。

二十五家為閭閭呂也如身之有脊呂骨蓋閭長之居當中而
二十四家列於兩旁如身之脊呂骨當中而肋骨分布兩旁
也僴

問六德智聖曰智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智蓋無所不通明底
意思伯羽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
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毋
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
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
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
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
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

必欲合之如何合得。下同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爲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爲溝洫而不爲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爲四，閭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illegible]

[illegible]

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



[illegible]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比，比即伍也；五比爲閭，閭即兩也；四閭爲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爲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爲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僩

問：都鄙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車徒，但不可見其數。大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淳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今且大槩依他如此看。[illegible]

問：古者百步爲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賀孫

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亦不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勳本政書錯說以爲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禮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是否？曰：不通處，如何硬要通？不須枉費心力。淳



先生與曹兄論井田，曰：當時須別有箇道理。天下安得有箇王畿千里之地？將鄭康成圖來安頓於上，今看古人地制，如豐鎬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是小溪澗，不知如何措置。卓

問：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然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僩

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鍾，爲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爲米一石五斗爾。僩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秦漢商君決裂井田，發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周制：每歲十月，一日惟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

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自乃有退之利耳方子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〇鄉大夫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有可指名者道字當如何解曰這般者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卻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類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爲能僴

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群臣者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拜受登于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群臣故也古之王者封建諸侯王必使內史讀策命之非特命諸侯亦欲在廷知其可否且如後世除拜百官亦合有策只是爲免了。問祖宗之制亦如此否曰自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遺意宣於以上用誥詞於宣麻所謂策者常用策緣他近古其初亦不曾用自武帝立三王始用之

問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尚爵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淳〇義剛錄云

古制微細處今不可曉但觀其大概〇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鄭康成作一說鄭司農又作一說恐何者爲是淳〇義剛

問商賈是官司令民爲之抑民自爲之邪曰民自爲之亦受田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田者是也淳

問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爲士則無農矣故鄉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田者是也義剛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即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并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淳

安卿問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一二十而五如何曰近處役重遠處役輕且如六鄉自是家家爲兵至如稍縣都鄙是七家只出一兵直卿曰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則是都鄙卻成九一但鄭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賦之類皆云是計口出泉如此又近於太重曰便是難曉這箇今且理會得大綱若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時節大封建井田尚然乎淳錄云

論封建井田曰大概是如此今只看諸公所論且意若要行時須別立法使簡易不易者只以爲上之用上不至甚重西下不至於若有可矣入了世取封建井田大段遠恰如病後要恩量曰上界如何得今日寧得無事時已是好了如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減些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些大故寬民處淳錄云如此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稅輕於什一也只是向時可恁地說今何啻數倍緣上面自要許多用而今縣中若有解些月樁者州府不來打罵縣吏在漳州解發銀子折了星兩運司來取被某不能管得判一箇可付一笑字聽他們自去理會似恁時節卻要行井田如何行得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卻言不必封建井田便也是看破了淳錄云見得世故之多見行事難行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屬論得來也是大過但也是行不得子厚論云得他賢則行但他只是見得後來不好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使使地狹狠若如主父偃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淳錄云某意謂主父偃之說亦是以後世之事說可以爲君國而治民天子提

獻陂已占其　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箇親戚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皆賢若有一箇在那裏與稽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國君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區處淳錄云封建以大體言之却是聖人公共為民底意思是為正理以利害計之第一世所封之功臣猶做得好在第二世繼而立者箇箇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靡所不為百姓被苦來訴國君因而罷了也不是不與他理會亦不是未論別處如何只這一處利少而害多便自行不得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且教一箇錢塘縣封他作靜江國王桂林國王淳錄作據國之君他定是不肯去淳錄作他定是不肯以宰相作錢塘縣尉一時功臣皆肯唐時理會一番襄封刺史人都不肯去淳錄作時亦是不肯去符秦也曾如此來人皆是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押起淳錄作都不肯去被封功臣皆辭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槩論之聖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子由古史論得也忒煩前後都不相照應淳錄作子由論封建只是說得四五段不相照應想是子由老後昏眩說得恁地其實作說辨之得四五段不相終了若東坡時便不如此他每每兩牢籠說他若是主這一邊說時那一邊害處都藏了不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從說得更無理會因口蘇氏之學喜於縱橫之說東坡嘗作某州學記言井田封建皆非古但有學校尚有古意其間亦有遠矣不可及矣但有子產尚可材從便是敢恁地說了古意古後亦如何知得無一箇人姿僩

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若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僩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義問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又有聽政朝在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



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群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群臣就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之類各有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僩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僩○以下周禮

周禮六官制字固有從形者然為義各不同却如何必欲說義理得通山有蔡判公字說三十餘字荆公字說其說多矣止解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稱屑與之辯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僩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者或賒或貸者以國服為息此能幾何而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何也

問遂何以上地特加萊五十畝曰古制不明亦不可曉鄉之田亦如此但此見於遂耳大抵鄉吏專主教遂吏專主耕淳○遂人下

問鄉遂為溝洫用貢法都鄙為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分別曰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成時整其夫家之衆寡以令貢賦便是用貢法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為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近人一同為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為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為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求與晉人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

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謂遂寔蓋鄉遂之法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復向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欲爲侵伐之利耳而齊人對之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衝但一直向東戎馬可以長驅而來矣次日又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檢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約看不子細耳僩

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炎

稍者稍稍之義言逐旋給與之也不特待使者凡百官廩祿皆然猶今官中給俸米僩人。

鄉遂雖用貢法然亦又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僩。

## 春官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是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耶抑季



孫斯殆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不到也義剛。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義剛。以下大司樂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卻不曾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人傑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闊大沒收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夢僩

## 夏官

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肺石其形若肺擊之有聲冤民許擊此石如今登聞鼓唐人亦有肺石義剛。

## 秋官

人謂周公不言刑秋官有許多刑如何是不言刑淳

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秸之類燾僩人。

## 冬官

車所以揉木又以圜計者蓋是用生成圓木揉而爲之故堅耐堪馳騁僩。

問侯國亦倣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亦是如此義剛。淳錄作當亦是鄉遂之法

# 禮四

## 小戴禮

### 總論

問看禮記語孟孰先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節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讀禮記須先讀儀禮嘗欲編禮記附於儀禮但須著和注寫德輔云如曲禮檀弓之類如何附曰此類自編作一處又云祖宗時有三禮科學究是也雖不曉義理却尚自記得自荊公廢了學究科後來人都不知有儀禮又云荊公廢儀禮而取禮記舍本而取末也德輔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為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又曰知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知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卓

禮記只是解儀禮如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推之每篇皆然惟大傳是總解德明

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人傑○方子錄云或說禮記漢儒說曰不然是孔門之徒無疑但有一箇言極是

問禮記正義載五養老七養老之禮曰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殺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人傑

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大雅蔣錄云問禮記亂禮度如何曰只注疏自可了得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淳義剛錄云盧植也是大儒可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賀孫

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肅又鄭玄說覺見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底似勝陸底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六朝人多是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只用試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都在陳書劉子璞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驤○黄

或曰經文不可輕改曰改經文固啓學者不敬之心然舊有一人專攻鄭康成解禮記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時術之亦不改只作蟻字云如蟻子時術之生蛾子不息是何義也且如大學云舉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甚義理大雅

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句以辟之命銘為烝彝鼎辟是君也以君之命銘為烝彝鼎今以服以拜賜為一句以辟之命為一句極無義理又如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放此亦有理聖人作作為禮以教人學記大學之教也作一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乃可續二載皆當如此不在此位也呂與叔作豈不在此位也是後看家語乃無不字當從之賀孫

禮記荀莊有韻處多龔實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宜中云古詩有平仄否陳云無平仄龔云有辨之又不決遂共往決之

於李漢老陳問古詩有平仄否李云無平仄只是有音韻好大然之謂之無有皆不是謂之音韻乃是　揚

## 曲禮

曲禮必須別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若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及上堂聲必揚入戶必下戶中是韻今上下二篇却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做底若夫等處文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做底但曾子曰一段不是　揚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此三句固是一篇綱領要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為本曰然又曰只是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裏只是不曾說正顏色要之顏色容貌亦不爭多只是顏色有箇誠與偽[illegible]

問艾軒解儼若思訓思字作助語然否曰訓思字作助語尚庶幾至以辭字亦為助語則全非也他門大率偏枯把心都在邊角上用　燁



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狎熟狎愛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狎愛之而又敬之也畏而愛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畏畏中有愛也很毋求勝很亦是[illegible]如與人爭鬭分辨曲直便令理明不必求勝在我也分毋求多分物毋多自與欲其平也　僩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本大戴禮之文上言事親此假說此乃成人之儀非所以事親也記曲禮者撮其言反帶若夫二字不成文理而鄭康成又以丈夫解之益繆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子細此亦猶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家語答問甚詳子思取入中庸而刪削不及反衍子曰兩字　義剛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呂與叔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為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為己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大綱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某所見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　文蔚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以誠莊對威嚴則涖官當以威嚴為本然恐其太嚴又當以寬濟之　德明

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行也且得躬親耳又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七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曾祖之父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者當時人亦自慣亦不以為異也又問先生舊時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後來廢之何故曰覺得忒[illegible]和禘祫都包在裏面了恐大僭遂廢之　僩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　義剛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賀孫

尸用無父母者為之故曰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　文蔚

父召無諾唯而起唯速於諾　文蔚

問如今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如此一說被人解得都

無理會了據某所見此二句承上面餕餘不祭說蓋謂餕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為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芋子至卑亦不可祭也文蔚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先儒自為一說横渠又自為一說看來只是祭祀之祭此因餕餘起文謂父不以是祭其子夫不以是祭其妻舉其輕者言則他可知矣雉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古注說不是今思之只是不敢以餕餘又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子之卑夫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妻之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賀孫

凡有一物必有一箇則如羹之有菜者用梜祖道

問君言不宿於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停留於家也那數句是乎九

卷八十七

說數項事寓

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為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威

居喪初無不得讀喪禮之文古人居喪不受弔者當弔然若六上一一片板不受棄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僩

## 檀弓

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多說子游之知禮人傑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考之出妻之子為父後者自是為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答之何故却自費辭恐是古者出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故曰伋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然則儀禮出妻之子為母齊衰杖期必是後世沿情而制者雖疑如此然終未可如此斷定僩

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上不喪者蓋猶子繼祖與祖為體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之故亦令伯魚子思喪之子上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孔子却是變禮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枅

問子上不喪出母曰今律文甚分明又問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如何曰既期則當除矣而猶哭是以夫子非之又問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曰以文意觀之道隆者古人為出母無服迨德下衰有為出母制服者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為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亦從古者無服之義耳人傑

問不喪出母曰子思所答與喪禮都不相應不知何故據其問

五一六二

卷八十七

意則以孔子嘗令子思喪之却不令子上喪之故疑而問之也[illegible]子思答以道之汙隆則以孔子之時可以隨俗而今據正禮則為伋也妻者則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只合以此答之僩

問稽顙而后拜拜而后稽顙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頓首亦是引首少扣地稽首是引首稍久在地稽者稽留之意賀孫

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人傑

稽顙而後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兩手下人傑

申生不辨驪姬看來亦未是若辨而後走恐其他公子或可免於難子方

朕賜大傳館人之喪惡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則一夕賜
可脫時又如何叔
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今夢
奠兩楹之間則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由
前似太謙而後似太高曰此蓋出於漢儒之雜記恐未必得
其真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裼衣似今背子
襲衣似今涼衫公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袒其半
而以襌衣襯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緇衣素衣
黃衣即裼衣也裼衣欲其相稱也僩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
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
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日偶看儀禮
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
五十方才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
中正是如前說蓋當時疏是兩人做故不相照管賀孫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爲謚如堯舜禹之類
看來堯舜禹爲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
舜只是花名所謂舜如舜華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
跡若死而以此爲謚號也無意義況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
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爲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
是名非號也僩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這恰似難曉往往是外甥在
舅家見得姨與姨夫相爲服其本來無服故與之賀孫
黃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
由父而上爲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
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
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

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
在焉又言與叔積中一婦人墓誌云凡遇功緦之喪皆蔬
食終其月此可爲法又言生布加鍛治者爲功防
姊妹呼兄弟之子爲姪兄弟相呼其子爲從子禮云喪服兄弟
之子猶子也以爲己之子與爲兄之子其喪服一也爲己之
次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爲猶子非是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爲猶子
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
皆從父也
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爲制服曰守禮經舊法
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父道母道
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
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
又如何無服得曰鄭云當如所謂同爨緦可也今法從小功
居父問姨母重於舅服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
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賀孫
嫂婦姪無服不當制他服否以類從兄弟又太重弟婦亦無服嫂
婦於伯叔亦無服今皆有之姪婦却有服皆報服也
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文蔚

檀弓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
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
述事之事銖
延陵季子左袒而旋其封曰便有老莊之意端蒙
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
之禮只得如此禮也只得如此
問子貢曾子入弔脩容事曰未必恁地

王制

問一夫均受田百畝，而有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多少之不等者何？以能均曰田均受百畝，此等數乃言人勤惰之不齊耳。上農夫勤於耕，則可食得九人；下不勤，則可食得五人。故庶人在官者之祿亦准是以爲差也。淳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闊，今河東、河北數路都屬冀州；雍州亦闊，陝西、秦鳳皆是。至青、徐、兗、豫四州皆相近，做一處，其疆界又自窄小。其間山川險夷又自不同，難以三分去一言之。如三代封建，其間若前代諸侯先所有之國土亦難爲無故去減削他。所以周公之封魯，太公之封齊，去周室皆遠，必是近得空地，偶有此處空隙，故取以封二公。不然，何不只留封近地以夾輔王室？左氏載齊本爽鳩氏之地，其後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史記載太公就封，萊人與之爭國。當時若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安頓處。又如襄王以原田賜晉文公，原是王畿地，正以他無可取之處故也。然原人尚不肯服，直至用兵伐之，然後能取。蓋以世守其地，不肯遽以予人。若封建之初，於諸侯有所裁削，奪彼予此，豈不致亂？聖人處事決不如此。若如此，則是王莽所爲也。王莽變更郡國，如以益歲以南付新平，以雍丘以東付陳定，以封丘以東付治亭，以陳留以西付祈隧。故當時陳留已無有郡矣，其大尹、大尉皆詣行在所。此尤可笑。下一箇某未詳雅說之當今有不可 淑大口人朱解云其餘之意只是拉 有行祿之時有難襲云云 ○ 有時亦云云

六.敍八 卷八十七 九

王制說王畿采地，只是內諸侯之祿，後來如祭公、單父、劉子、尹氏亦皆是世嗣。然其沾王教細密，人物皆好，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都是識這道理。細，當時識這道理者亦多，所以孔子亦要行一遭問禮於老聃。淳

問：畿內采地只是仕於王朝而食祿，致仕則無此否？曰：「采地不世襲，所謂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然後來亦多占其地，競相侵削，天子只得鄉遂而已。」淳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爲是。㽦

王制特禴、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此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伯循之說爲是。燾

問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正義所解數段。曰：「此亦難曉。礿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必有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又却合爲一處，則禘反詳而祫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于太廟，其禮如何。太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又問：「『諸侯礿則不禘』一段，注謂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曰：「春秋朝會無節，必不能如此，據此豈止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人傑錄略。㽦

五.五三 八六.八二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嗜欲不同，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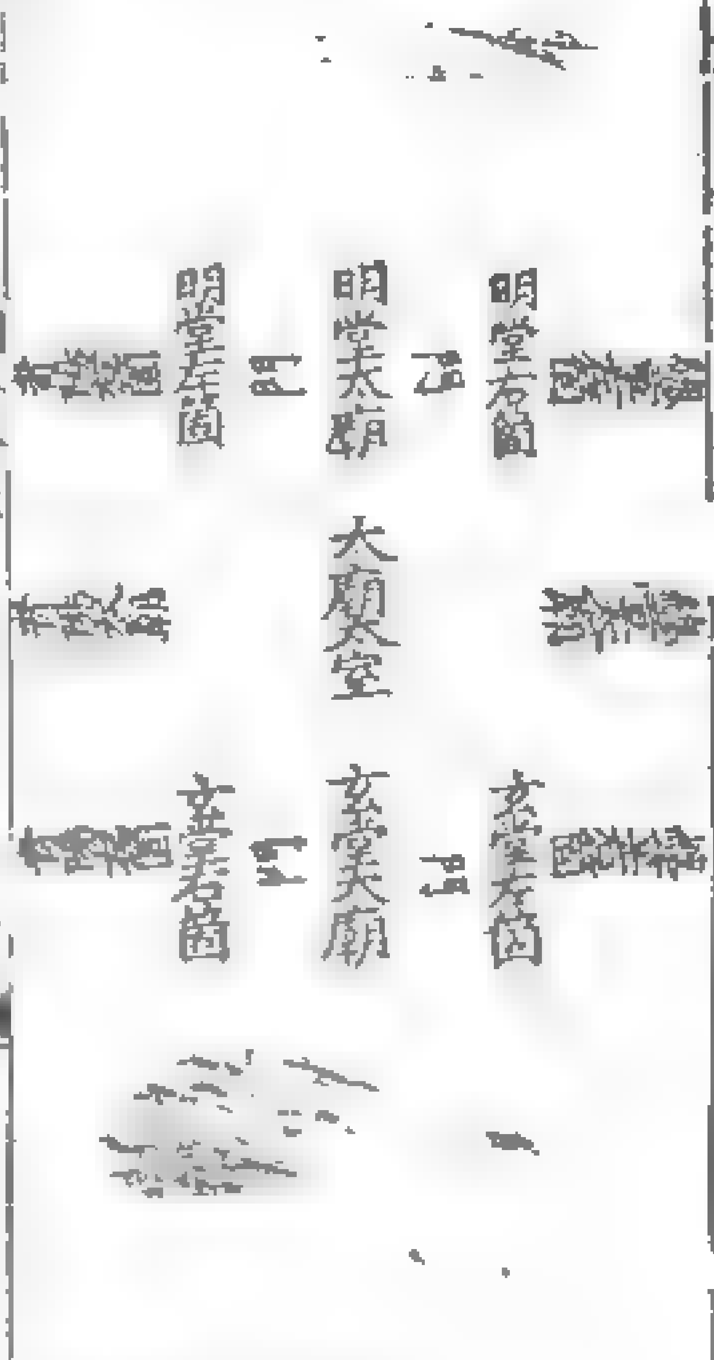
## 月令

月令比堯之時，已不同，今之歷象又與月令不同。人傑

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賀孫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是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

太廟異方所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
堂之右箇乃總章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乃玄堂之左箇玄
堂之右箇乃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
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
恐也是 砥






曾問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此令
則召天之災

戊己土律中黃鍾之宮居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
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可說話此黃鍾宮當得不是恁地蓋似此亦
亨利貞者黃鍾宮略似箇乾字宮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
剛陽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
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有起應
十二月 夔孫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見月令孟秋之月其日庚辛下注 銖

直卿云今仲冬中星乃東壁 義剛

問禮注疏中所說祀五帝神名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
紀之類果有之否曰皆是妄說漢時已祀此神漢是火德故
祀赤熛怒謂之感生帝本朝火德亦祀之問感生之義曰如
玄鳥卵大人跡之類耳又赤帝子事果有之否曰豈有此理

盡是鄙俗相傳傅會之說又問五行相生相勝之說歷代建
國皆不之廢有此理否曰須也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
沒理會如秦以水德漢却黜秦為閏而自以火德繼周如漢
初張蒼自用水德後來賈誼公孫臣輩皆云當用土德引黃
龍見為證遂用土德直至漢末方申火德之說及光武以有
赤伏符之應遂用火德歷代相推去唐用土德後梁繼之以
金及至後唐又自以為唐之後復用土德而不繼梁後晉以
金繼土後漢以水後周以木本朝以火是時諸公皆爭以為
本朝當用土德改正五代之序而去其一以承周至引太祖
初生時胞衣如菡萏遍體如真金色以為此真土德之瑞一
時紛爭議後來卒用火德此等皆沒理會且如五代雜有三
四年者亦占一德此何足以繫存亡之數若以五代為閏
則漢雖黜秦為閏皆有不可曉者不知如何又曰五行之建
於國家初無利害但臘日則用此推之耳如本朝用戌日為
臘是取此義又曰如秦以水德以為水者刻深遂專尚殺罰
此却大害事 僩



## 文王世子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銖

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纖剸于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
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于京
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今散于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殺
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可學

## 禮運

禮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
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胡明仲曰恐是子游撰
擬云

問禮運似老子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

然記是子游作，子游亦不至如此。可學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思也。人傑

楊問：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下云注「則」字作「明」字，不知可從否？曰：只得作「明」字。問：六經中注家所更定字，不知盡從之否？曰：亦有不可信他處。因問禮記「主人既祖，填池」，鄭氏作「奠徹」，恐只是填池是殯車所用者。曰：如「魚躍拂池」，固是如此。但見葬車用此，恐殯車不用此。此處亦有疑。又問：其實也蓋殯也，慎改為引，如何？曰：若此處皆未可曉。寓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諸家解都不曾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邊無一邊？曰：那一邊也是闕了。胡泳

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好行貪狼；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故仁便愛，愛便有箇貪底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忮底人。燾

用人之仁去其貪，蓋人之性易得偏。仁緩，何會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者便多是那刻剝底人。

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來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哀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曰：哀懼是那箇發？看來也只是從惻隱發，蓋懼亦是怵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賀孫

問：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問：怒如何是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說這物事好可愛而已，欲又是欲得之於己。他這物事又自分屬五行。問：欲屬水，喜與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亦屬水否？曰：然。僩

劉圻父問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愛惡是仁義，哀懼主禮，欲屬水，則是智。且粗恁地說，但也難分。義剛

問：喜愛欲三者不同，如何分別？曰：各就他地頭看。如誠只是實，就他本來如此底說，就自家身己說誠，又自與本來不可如信。就本然之理說是信，就自家身己說信，又不同；就物上說又不同。要知也只是一箇實。曰：主忠信之類，皆是自家身上說也。賀孫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泛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拏將來。淳

問：欲與慾字有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有心「慾」字是無心「欲」字之母。此兩字亦通用。今人言滅天理而窮人欲，亦使此「欲」字。[illegible]

問：慾與欲之異。曰：也只一般，只是這「慾」字指那物事而言，說得較重；「欲」字又較通用得，凡有所愛皆謂之欲。燾

鄭云：人者，鬼神之會。又云：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諸說得好，須天氣降，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陰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日生彼，但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橫渠云：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因說雷斧之類，亦是其來也漸微，易間其究也廣大堅固。閎祖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燾

禮器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

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小目吕與叔云經禮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得鄭康成註經禮三百云是周禮曲禮三千云是儀禮某嘗疑之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說已非康成之說矣蓋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如冠禮之中便有天子冠士冠禮他類皆然豈無三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今皆亡闕只存十七篇故不全爾曲禮三千乃其中之小目如冠禮中筮日筮賓三加之類又如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

陳叔晉云經禮如天子七廟士二廟之類當別有一書今亡矣曲禮如威儀之類今曲禮儀禮皆是也恨不及問



之防

禮器出人情亦是人情用

大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之閒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孫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碎

郊特牲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大

問蜡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猫虎等事雖至微至細處亦有所不遺故曰仁之至義之盡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者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僩錄作有傳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僩錄作客婦為主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僩同

商人求諸陰故尚聲周人求諸陽故尚臭灌用鬱鬯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鍾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然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聖人能全體得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只是有此理以類底言如荀子云云 此延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又如虞美人草聞人歌虞美人詞與吳詞則自動

雖草木亦如此又曰今有箇新立底神廟緣眾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廢了許多廟亦不能為害只緣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叔卿問祭記魂氣歸于天與橫渠反原之說何以別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凡問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亦有冤死而魂即散者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便即消散義剛



內則

偪屨是著鞋之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僩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此三句文義一樣古注誤作兩段解言非長者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毋褰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亦不敢褰裳也僩

玉藻

君子登車有光一節卷出好意思來方

笏所以也所以備忽忘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

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本只是爲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或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爲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僩

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卻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 文蔚

明堂位

問明堂位一篇是有此否曰有魯人有郊禘也是有此問當時周公制禮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不成周公制禮便其子亂之看來子思前知此說後却說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怕是子思以此爲魯之僭禮只子思自是稱武王周公之達孝未曾是譏魯劉曰孔子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尚有此說曰孔子後來是如此譏之先生因曰看文字最不可都要合作一處說又曰這箇自是周公死了成王賜伯禽不干周公事堯之有丹朱舜之有商均不肖子弟亦有之成王伯禽僭以可問當時不曾封公只是封侯如何曰天子之宰二王之後方封公伯禽勢不得封公摠問吞併之當時云云曰他當時有變主之勢出於己只是跳一步便是這物事如吳王濞既立丞相御史大夫百官與天子不相遠所以起不肖之心周公當時七年天子之位其勢成王所以賜之天子之禮樂雖無

喪服小記

問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鄭玄注以爲只是練祥不無禫曰不知禮經上下文如何這看見也是如此 賀孫

問大夫士不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大夫士者亡則中一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曰中間一間而祔者以祖爲諸侯既不可祔則間一而上祔于高祖只取昭穆之行同而不紊其昭穆之序也如魯昭公祔于僖成公之廟亦只是取其行同耳因問卒哭而祔何義曰只是祔于其行相似告報祖考云 銖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爲少母南軒亦然據僩推亦有少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爲證當時雖是敵人爭得往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爲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爲其父母則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僩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有宗也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爲庶子說得禰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傳說 僩

大傳

吳楚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此國則亦行祫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于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

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 卓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爲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爲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爲季氏之太祖也慶父爲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爲叔孫氏之太祖也 僩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

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己亦無所宗，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下云「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之公，猶君也。人傑

## 少儀

「毋跋來，毋報往。」報，音赴。跋是急遽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遽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僩

「不窺密」，「正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心苟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觀此，則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子蒙

## 學記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端的此段是橫渠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注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爲己，那箇是爲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群」，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群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倣此。僩。夔

子武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爲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教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爲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賢心出。義剛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皮弁冕服」，橫渠謂「服，事也」，如灑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庶人深衣。僩

「呻其佔畢，多其訊。」多其訊，如公穀所謂「何者」是也。廣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厮瞞，便是不由誠。嘗見橫渠作簡與某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文蔚曰：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以爲之，豈有由其誠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文蔚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難今人多以難中有道理而不知通其易則難自通此不可不曉 可學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說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更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說字人以爲悅恐只是說字說證之義也解物爲解自解釋爲解恐是相證而曉解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僩

## 樂記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鞋却無腳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溫公舊與范蜀公事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思量著 賀孫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illegible]人人通曉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砥

朱絃練絲絃疏越下面闕孔 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爲三歎息非也 僩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端蒙

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非是性是就所生指性而言先生應問知知字曰上知字是致知之知又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上知字是知覺者問反躬曰反躬是回頭省察又曰反躬是事親孝事君忠這箇合恁地那箇合恁地這是反躬節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此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 僩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即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儱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燾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 僩

此等禮古人目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樂處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又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 僩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德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慤則著亦說得好 賜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故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 毅〇又云鬼神只是禮樂骨子〇人傑錄略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淵

或問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先生因歎此數句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云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箇文意不曾說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爲六



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那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僩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天道之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一氣五行之說 去僞

問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文蔚 曰正義却引甘露降醴泉出等語曰大綱亦是如此緣先有此理末稍便有這徵驗 文蔚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也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文蔚

問如何是樂其所自生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樂其所自生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爾 文蔚

問禮樂偩天地之情如陰陽之闔闢升降天地萬物之高下散殊窮本知變樂之情如五音六律之相生與窮著誠去僞禮之經如品節節文之不可淆亂否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物事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僞也禮則相刑相剋以此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僞須以誠克去僞則誠者所以樂記內外同與只管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又曰僞樣象



也窮本知變如樂窮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生無窮問降興上下之神是說樂疑是精粗之體是說禮否曰不消如此分禮也有降興上下之神時節如祭所祭心之類 僩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 節

諒音自有可得矣手處如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

子武問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莫只是不可測知否曰也是誠地神便是箇動底物事 義剛

問樂記以樂爲先與濂溪異同他却將兩者分開了 可學

## 祭法

李丈問四時之祫高祖有時而在穆曰其以意推之如此無甚緊要何必理會禮書大概差舛不可曉如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

祭祖宗且未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祭乎（[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所以郊鯀莫是因言禹後併及之耶曰不然（夫僩）

官師（謂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僩）

一廟者得祭祖禰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說（明果）

祭義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注）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陰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義剛）

五八　丙　卷八十七　六五

問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著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律著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有備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黲紗幞頭黲布衫黲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illegible]）而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疏有隆殺

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黲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忌日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也其家時常祭祀立春冬至季秋祭禰三祭後以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其生日祭之遇值其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illegible]）又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僩）

問惟聖人惟能饗帝曰惟聖人方能與天合德又曰這也是難須是此心蕩蕩地方與天相契若有些黑暗便不能與天相契矣（士毅）

夫子答宰我鬼神說處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于天精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曰終久必消否曰是（淳）

六三　丙　卷八十七　六六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須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噓吸者為魂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所以能噓吸者為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有個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上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個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精神曰精又是魄

神又是魂又曰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聵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凉魄之冷而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魂載魄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魂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 僩

六、四十一 卷八十七 大二

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爲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 淳 問魄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此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

銖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問子思只舉出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銖

魂魄禮記古注甚明云魂氣之所出入者是魄精明所寓者是

問孔子答宰我鬼神一段鄭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精謂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用云爲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支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曰是如此這箇只是就身上說又曰燈似魂鏡似魄燈有光焰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只在裏面又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是魂金水是魄又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又曰動是魂靜是魄 胡泳

六七十九 卷八十七 大八

問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髣髴如有所見有這箇氣昭明焄蒿是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 炎剛

問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光景者想像其如此焄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能令人感動模樣如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 德明

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袞上底悽愴是凜然底今或有人死氣盛者亦如此 賜

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室中皆溫暖便是氣之散禮記云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昭明是精光焄蒿是暖氣悽愴是慘栗者如漢書李少君招魂云其氣肅然焄蒿只是鬼神精氣交感處注家一處說升騰悽愴則漢武郊祀記所謂其風肅然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有此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些便熱又問郊焉而天神假廟焉

而人鬼享如何曰古時祭祀都是正無許多邪誕古人只臨
時爲壇以祭此心發處則彼以氣感纔了便散今人不合做
許多神像只兀兀在這裏坐又有許多夫妻子母之偽如今
神道必有一名謂之張太保李太保甚可笑自修淳同
問昭明焄蒿悽愴之義如何曰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
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
君至其風颯然之意㽦問中庸或問取鄭氏說云口鼻之噓
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
之口鼻之噓吸是以氣言之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之目之
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曰醫家以耳屬
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爲魂血爲魄故骨肉
歸于地陰爲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㽦云是以易中說
遊魂爲變曰易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爲物精氣聚則成物
精氣散則氣爲魂精爲魄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只說那升



者廣云如徂落之義便是魂升魄降曰然廣云今愚民於村落
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
湊處便自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
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嘗殺數萬頭羊
州府亦賴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釁鐘釁龜之意皆是此
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
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
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
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
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因言今日
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
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
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廣
問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如何曰神氣屬陽故謂之人精魄屬陰故謂之鬼然方其生
也而陰之理已附其中矣又曰今且未要理會到鬼神處大
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
定矣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
是非同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
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
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別
使四者各有着落如何曰如何識別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
裏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川說德
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須是協一方得問善
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 道夫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
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
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



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
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因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
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
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
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
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
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
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
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
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煙或以燔以其有氣故以
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 謨
哀公問
宰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人呼方字去聲漢書中
說文帝舅駟鈞亂上文云訪問得則山東音也其宰我只是

方字綱說類考辨　乃

仲尼燕居

領惡全好揚至之記云領會領使之不得動又云領治也治去
其惡也節

孔子閒居

禮記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却是兩
有物兆為耆欲其兆說爲有開故耆下日亦似有開上門亦
似兆若說耆欲則又成不好底耆心義剛

表記

朝極辨不繼之以倦辨治也泳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
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
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寓

禮記與仁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人傑

四十四

問喪記伊川曰禮記多有不純處如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直是可疑如此則王無弟霸無父也曰表記言仁有數義有
長短小大此亦有未安處今且只得如注說去僩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只恁地學將去有時
到物飭了也不定今人便算時度日去討功效又問詩之
正意仰字當重看夫子之言行字當重看曰不是高山景行
又仰箇什麼又行箇什麼高山景行便是那仁維　方

一深衣

其父母衣純以青偏親既無明文亦當用青也續孝可以素純

書畫云字見泥行中第談必大

深衣用麻布但而今麻布亦未依法當先有事其纕然事其布
方未經布時先有其纕然了後有也衣服當適於體康節
向温公說其今人著今之服亦未是泳

鄉飲酒

鄉飲酒義三讓之義注疏以為月三日而成魄魄三月而成時
之義不成文理說倒了他和書載生魄也不曾曉得然亦不
成變嚮或云當作月三日而成明乃是　僩

鄉飲酒禮堂上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
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對不知是如何某
赴省試時與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大令教人少
立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
年問人則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　賀孫

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儀禮只將
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
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
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
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
拜既並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
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
一人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
順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　賀孫

紹興初為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乖疏此時乃高抑崇
為禮官看他為懶讀書不曾考禮是敘看許多文字如儀禮一齊都
考得子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疏繆更不識看儀禮只
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
北面再拜謂賓至此堂是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賓拜洗
只是為拜洗主人取爵實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為拜受若拜
送乃是賓進受爵主人阼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為拜送爵
賓復西階上位方有拜告旨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
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為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為拜既
不知如何任地不子細拜既謂亦只是在堂上禮篇又曰古禮篇看曰

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可了以得時所
行鄉飲酒看之終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可看唯是
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
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
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效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
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湧了僕
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
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
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
乃是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
式蓋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為致敬今却在車
上用倚子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倨慢這般
所在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於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
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



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豈有以內侍同載
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拈一件起來勘當著有所在便不成
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
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荊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
禮只是後來却自不曾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云出門
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
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拜禮婦人唯號之喪
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
可考 賀孫

鄉射

與為人後者不入與為人後者謂大宗已有後而小宗復為之
後却無意思因言李光祖嘗為人後其家甚富其父母死欲
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意思却好 人傑

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說話皆難信要知射
須設以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
大意是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賀孫

射觀德擇人是凡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射擇
之如卜筮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也小人更
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別小人儘會為了後之
說者說得太過了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并助祭之人非也
大率禮家說話多過了無殺合 揚

拾遺

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祭食撤去 人傑

有體有俎 祭享體薦牲邊也俎以骨體解○亨

木豆為豆銅豆為登 ○登本作鐙 道夫

凡是坐物有可以按手者如今之三清椅 明作

門是外門雙扇戶是室中之戶隻扇觀儀禮中可見 義剛

王出戶則宗祝隨之出門則巫覡隨之 文蔚



天子視學以齒嘗為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
臣如蔡卞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
豈可過只為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為大賢蔡卞只是扶他
以證其邪說故與人議論如了翁輩他也是若真有伊周之
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

禮五

## 大戴禮

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與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義剛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廣

大戴禮（賀孫錄云或有注或問注甚不可曉）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賀孫錄云有等銘全不可曉處）不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賀孫錄云要親切鑑銘象本色）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似箇船銘（賀孫錄云便是如船銘便似要說船事可惜不可曉曰）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賀孫錄少異 僩）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著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安卿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辭 義剛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為洛書之一驗也（賀孫錄云也卻好自是九疇非洛書看了 廣）



禮六

## 冠昏喪

### 總論

冠禮昏禮不知起於何時如禮記疏說得恁地不知如何未暇辨得 燾

問冠昏喪祭何書可用曰只溫公書儀略可行亦不備又曰只是儀禮問伊川亦有書曰只有些子 節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淳錄云在嚴州時刊三家禮）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淳錄云只一家事）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淳錄云如五兩之儀須兩家是一樣人始得）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卻最易行（賀孫錄少異 淳）

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川昏禮事屬兩家恐未必信禮恐或難行若冠禮是自家屋裏事卻易行向見南軒說冠禮難行某云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又云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蓋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待三月如何曰今若既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為婦及不可為婦此後方反馬為是婦初歸時所乘車至此方送還母家 僩

問冠昏喪祭禮曰今日行之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溫公書儀人已以為難行其殽饌十五味亦難辦舜功云隨家豐儉曰然問唐人立廟不知當用何器曰本朝只文潞公立廟不知用何器曰與叔亦曾立廟用古器然其祭以古玄服乃作大袖皂衫亦怪不如著公服今五禮新儀亦簡唐人祭禮極詳 射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賀孫

## 冠

因言冠禮或曰邾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對他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有多少但今所載於方冊上者亦無幾爾 廣

## 昏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卻得再娶 揚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揚

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 胡泳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卻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卻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為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較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 淳



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溫公禮用次日今有當日即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 義剛

問婦當日廟見非禮否曰固是溫公如此他是取左氏先配後祖之說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 卓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卻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卻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若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卻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自家成禮 賀孫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俠拜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淳

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卻如何先生微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行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轉子旋三匝先生亦笑而應義剛曰如俗禮若不大段害理者此小小不必盡去也得只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卻如何地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略備此子不知怎生地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為笑先生曰若娶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娶後方與番人廝殺耶 義剛

堯卿問姑舅之子為婿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瑋

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
當然這事又如曾初間與宋世為昏後又與齊世為昏其間
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位不是 賀孫

喪

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尚
可未殯以前如何得一一恁地子細只如含飯一節教人從
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人相方得孔子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是厭周文之類了某怕聖人出來也
只隨今風俗立一箇限制須從寬簡而今考得禮子細一一
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隨俗不礙理底行去 [illegible]

因論喪服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
閎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
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為然先生曰禮時為大某嘗謂衣冠本
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
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
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須是朝廷理會一齊如登頭過又云
康節說某今人須着今時衣服忒煞不理會也 閎祖○以下喪服

問子升向見考祔禮數子細不知其他禮數都考得如此否曰
未能及其他曰今古不同如朝禮今已自不可行子升因問
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卻獨於喪禮服之恐
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
衰絰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
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
識矣 木之

問喪服今人亦有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為吉服既用今制而獨
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猶些小事但恐
考之未必是耳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 時舉

喪禮衣服之類逐時換去 [illegible]

問喪服之制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illegible]
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隨衣之圍横綴於衣下而謂之要[illegible]

問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為
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
者皆曰君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
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
無通天下為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自今士庶人既
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
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問士庶亦不可久廢人
為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亦止小功繐衰
或問有官人嫁娶在禮制後曰只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
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卻
用今所制服四腳幞頭等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
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
好器之問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當是要行這是甚
次第可惜無好宰相將順成此一大事若能因舉行盡與及
於天下一整數千百年之陋其數千百年之成憲是甚次第
時相自用紫衫皂帶入臨用白衫待退歸便不着其前日在
上前說及三年之喪亦自感動次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意
其好不知後來如何忽又住了却對宰相說也似定異不知
宰相既已行了又有甚礙只是亦無人助成此事因檢儀
禮注疏說嫡孫承重甚詳君之喪服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
設位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某初不知外面
被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遂出榜告示亦有來哭者 [illegible]
[illegible]○以下

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
月服謂凶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
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內

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爲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爲其君三年之服蓋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爲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爲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爲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也故禮曰百姓爲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爲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畿之內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如何服當檢看卓

徽廟諱至胡明仲知嚴州衆議欲以日易月張晉彥爲司理爲明仲言前世以日易月皆是有遺詔今太上在遠無遺詔豈可行胡曰然則如之何曰請之於朝胡如其說不報學蒙

高宗登遐壽皇麻衣不釋身而臣子晏然朝服如常只於朝見



時略換帛帶以爲服至尊之服冠有數樣衣有數樣所以當來如此者乃是甚麼時使着甚麼樣冠服所以朝廷無所折衷將許多衣服一齊重疊着了古禮恐難行如今衆却自有古人做未到處如古者以衾束棺如何會彌縫又設於棺稜於棺旁以惑蚍蜉可見少智然三日便殯了又見得防慮之深遠今棺以用漆爲固要拘三日便殯亦難喪服要不失大本如不用浮屠送葬不用樂這也須除却所謂古禮難行者非是道不當行只怕少間止了得要合那禮要合這禮到這裏一重大利害處却沒理會却便成易了古人已自有簡活法如身執事者面垢而已之類賀孫

器遠問安常習故是如何曰云云如親生父母子合當安之到得立爲伯叔後疑於伯叔父有不安者這也是理合當如此然而自古却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子爲之後這道理又却重只得安於伯叔父母而不可安於所生父母喪服則爲爲後以後之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杖期下賀孫服制。

問天下事務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爲是今則濮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卓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揚

嫡孫承重服孫是長亦不承重揚

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僩

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據服其子以父在服小祥故哭祭之類何今律則不然故其禮皆廢揚

續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叔伯是期服須是大功乃便降爲小功不知是何生地謨

服議漢儒自爲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爲宗禮記中小記大



傳則皆申其說者之至如理絲挑髮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有以見古人之意不苟然也謨

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illegible]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要得自然哀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爲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賀孫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者

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也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胡泳。義剛同。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揚

喪妻者不主喪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夫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揚

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揚

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

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淳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

問居喪為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僩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賀孫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胡泳

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倚廬堊室只是思其哀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宗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耳附祖。以下喪祭

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先生曰然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內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今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朞大小功緦麻之類服今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家廟燒香拜揚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今若出入行弔只可行三二分但不得盡如古則喪祭亦皆當存

古人緦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揚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揚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于靈至慟賀孫

問練而祔是否曰此是殷禮而今人都從周禮若只此一件却行殷禮亦無意思若如陸子靜說祔了便除去几筵則須練而祔若鄭氏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則當如周制祔亦何害賀孫。以下祔

今不立昭穆即所謂祔于曾祖曾祖姑者無情理也

古人所以祔于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預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趲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于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它底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著改也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

虎則以為祧廟祔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為祔廟祧廟皆
移一面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卻
是穆武王卻是昭如曰武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又如
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邘晉
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故其子曰武
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
圖中多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行賀孫
附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於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說遷於何
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自有始祖之廟
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人埋桑主於兩階間蓋古者階間人
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
說得遷祔一條又不分曉分一作可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來
六十四

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賀孫
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
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當看來而
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
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
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
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賀孫以下禫。
先是臣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在禫故
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禮惟於父母與
長子有禫賀孫云卻於祖母未嘗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
禫義剛。
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禫否曰賀孫錄云想是無此禮據禮云父在為母
禫止是主男子而言僩。以下
問今弔者用橫烏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

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弔人故杜撰成箇
襆頭君閒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賀孫。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親臨溫公事曰溫公
固是如此至於賞罰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
罷樂哭有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
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
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
緣是親愛一體因說虜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
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元朮犯中國虜掠
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
漸隔做事漸難賀孫錄同。
其在官為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幭荒先生以為不切而今禮文
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義剛。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寓泉所學示望見
辛亥一

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其家奉西向擗搶地
深二尺闊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遍塗之棺木
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
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以下附窆。
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深
灰之棺而欲以甎土圍之此可不可耶必不可矣數日見公
說喪禮太繁絮禮不如此看說得人都心悶須討箇活物事
弄如弄活蛇相似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某
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概令勿散失使人知其
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
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
之繁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為之若欲孝子一
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況只依今世俗
之禮亦未為失但使哀戚之情盡耳有虞氏瓦棺而葬之後

氏聖周必無周人之繁文委曲也又擴壙中用生體之備又
之必實爛卻引虫蟻非所以爲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
物甚多以其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
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
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入去
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已
是厭周之文了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此意皆可見使聖
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爲之也又如士
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類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
槩使人不可不知方周之盛時禮文全體皆備所以不可有
纖毫之差今世盡不見徒掇拾編緝於殘編斷簡之餘如何
必欲盡做古之禮得或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聖人又欲從
周之文何也曰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蓋聖人生於周之世周
之一代禮文皆備誠是整齊聖人如何不從得只是如用之

六十二 語類八十九 十一

則吾從先進謂自爲邦則從先進耳 僩
伯謨問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除之則魂魄無所依不可得除
曰不可如何不早葬葬何所費只是悠悠因循今人葬只是
於馬鬣上大可憂須是擴棺而葬 以下葬
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着世俗所
用者一物 揚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卻只
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
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賀孫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
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
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義剛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並不祭文埋銘
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

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
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
泥築之 賜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
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卻出主於寢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
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闊其不能發
者皆是壙中狹小無着手腳處此不可不知也 以下墳墓 賀孫
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土封隆起者光武
紀云爲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
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一品已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
儘高矣守約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
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
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問
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
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墓稍深者無不有水
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
豈可同也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
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
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
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
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
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
泥拌石灰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
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卻不便曰不
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僩
風之爲物無物不入 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間都吹喎
了或吹翻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未必能吹動何故地

語類八十九 十二

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及出乎地則其氣渙散矣或云恐無此理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於其位葬了但時聞壙中響其家以為地之善故有此響父之家業漸替子孫貧窮以為地之不利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壞其所擊觸處正當壙前之龍壙今捲磚為之棺木所入之處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擊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

古人惟冢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冢上四角四箇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是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刻無不用之且於中間穴孔不知欲何用也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銳而上小薄形製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僩○理



## 禮七

### 祭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得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錄云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寸謂為蕃霾也善謂為偏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illegible]錄之○以下）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賀孫）

問先朝南北郊之辯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廣）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嘗南郊祭天矣未及次年祭地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為證劉元城遂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二祭而合言之東坡只是謂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其說甚無道理元城謂子由在政府見其論無道理遂且罷議後張耒輩以祭說務當時文字徽宗時分祭祀后土皇地示漢時謂之媼神漢武明皇以南郊祭天為未足遂祭于泰山以北郊祭地為未足遂祭于汾陰立一后土廟真宗亦皆即泰山汾陰而祭焉先生曰分祭是（揚）

先生因泛說祭祀以社祭爲祀地諸儒云立大社王社諸侯國
社侯社五峯有此說謂此即祭地之禮(道夫錄云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
却說得好)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黃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在
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
於澤中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矣他書亦無所考
書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然禮云諸侯社稷皆少牢此處
或不可曉(節)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
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
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之木)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象以祭極無義理(之木)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爲
主某嘗辨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爲主如今世俗神
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
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
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
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社却用刑人爲尸一部周禮
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賀孫○以下社)
程沙隨云古者社以木爲主今以石爲主非古也(方)
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宇廊未必然門是門神戶是戶
神與中霤凡五古聖人爲之祭祀亦必有其神如孔子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祭便有這神不是聖人若有若
亡見得一半便自恁地但不如後世門神便畫一箇神象如
此(賀孫○以下五祀)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
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
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却推
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



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
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是
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
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
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不相關後
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
卜云河爲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
河非所以爲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
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
爲之旱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
與他不相干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也
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
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是水某說人
家還醮無意思(可學錄略)豈有斟一盞酒盛兩箇餅便要享上
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某在南康祈雨每日去天慶觀燒香
某說且謾去(且一作合)若有箇人不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
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却如
何不祭境內山川如何便去告上帝(賀孫)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想是以庖人
爲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淳)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門之東
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奧而設主與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
饌迎尸於奧(銖)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可學)
古者人有遠行者就路間祭所謂行神者用牲爲兩斷車過其
中祭了却將喫謂之餞禮用兵時用犯軍法當死底人斬於
路却兵過其中(揚)
軷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

象行者無險阻之患也如周禮犯軷是也此是門外事門內
又有行祭乃祀中之一也 義剛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山川
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雨亦近山
者易至以多陰也 揚
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釋奠
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 祀○以下先聖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
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
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
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
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爲
便今塑象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
某人來問白鹿塑象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象



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象某處有列子廟却塑
列子膝坐于地這必有古象行古禮須是祭用今祭日用常
禮或變之如太祖祭用簠簋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
楪之類陳於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
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 [illegible]
天子象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
乃陳簠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塑宣聖坐于地
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
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康欲於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
後說與交代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
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 [illegible]
先聖冕服之制殊不同詹卿云衮冕畫龍於胸然則鷩冕之雉
毳冕之宗彝皆畫於胸耳 銖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饗始亦

分位于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于先聖之東西嚮 [illegible]
指揮令亦無處尋討 [illegible]
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
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趲
一位次序都亂了 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 又云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
無一箇合禮序 賀孫
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贊曾見他處所附封爵姓名多用唐封官
號本朝已經兩番加封如何恁地 賀孫
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捻香了
却出勿叩首而降拜 賀孫
釋奠散齋因云陳膚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禮院所
班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寶禮只是全錄開元禮
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
又十哲亦皆差互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贊



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 學蒙
因論程沙隨辨五禮新儀下十釋奠之說而曰政和中編此書
時多非其人所以差誤如此續已有旨揮改正唐開元禮既
失煩縟新儀又多脫略如親祠一項開元禮中自先說將升
車執其物立車右到某處方說自車而降今新儀只載降車
一節却無其先升車事前一段既如此載後凡親祠處段段
皆然 [illegible]
孟子配享乃荊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
孟子配實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諸先生後
不曾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
文字理會事但封與劉淳叟以其爲學官可以言之 揚
在漳州日陳請釋奠禮儀到如今只恁地白休了子約爲籍田
令多少用意主張諸禮官都沒理會了遂休坐客云想是從
來不曾理會得故自理會曰東坡曾云今爲禮官者皆是自

牛背上拖將來今看來是如此因問張舅忠甫家須更別有
禮書今還鄉日詢求之致道云今以時文取官下梢這般所
在全理會不得曰向時尚有開寶通禮科今其熟讀此書試
時挑問後來又做出通禮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
此都記得如問云遷起於何時逐一說了後又反覆論議一
段如此亦自好漳州煞有文字皆不得寫如今朝廷須行許
多禮書如五禮新儀未是若是不識禮便做不識禮且只依
本寫在也得又去杜撰將古人處改了是日因看蘇直老行
狀中有述其初爲教官陳請改上丁釋奠事蓋其見當時用
下丁故請改之舊看古禮中有一處注云春用二月上丁秋
用八月下丁今忘記出處向亦欲檢問累先及漳州陳請釋
奠儀欲乞委象先又思量渠不是要理會這般事故已之[illegible]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行遂
檢五禮新儀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日董役夜歸即與諸
生斟酌禮儀雞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備就講堂行禮
宣聖像居中兗國公顏氏鄒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
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子）濂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
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橫渠張先生（西三）
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亦紙牌子並設於地）祭儀別錄祝文別錄先
生爲獻官命賀孫爲贊直卿居甫分奠叔京贊敬之掌儀堂
狹地潤頗有失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並
來陪禮畢先生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
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illegible]）就位說爲
學之要午飯後集衆賓飲至暮散（賀孫）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架爲
室蓋甚窄一（[illegible]）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知周家
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一間從堂內
左角爲戶而入西壁如今之牆上爲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
[illegible]有牖群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列於南牖下而北[illegible]
堂又不爲神位而爲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扆於中受諸
侯之朝（下尊○天子儀[illegible]）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
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
有無一例以宗稱之（[illegible]）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
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
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illegible]）

問漢諸儒所議禮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
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問文定七廟之說
如何曰便是文定好如此硬說如何恁地說得且如商之三
宗若不是別立廟後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
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爲之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



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
只是親廟則是少一箇親廟了便是書難理會且如成王崩
後十餘日此自是成服了然顧命卻說麻冕黼裳彤裳之屬
如此便是脫了那麻衣更來着色衣文定便說道是攝行踐
阼之禮其道政事便可攝而行阼豈可攝而踐如何恁地硬
說且如元年他便硬道不要年號而今有年號人尚去揩改
契書之類若更無後當如何又問志一則動氣是先天而天
弗違氣一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他是說春
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起獲麟與文
成致麟但其意恐不恁地這似乎不祥若是一箇麟出後被
人打殺了也捺采因言馬子莊道袁州曾有一麟胡叔器云
但是古老相傳曰開江有一白駒先生曰馬說是二十年
間事仕白駒等說是起於風如顏師古注啓母石之說政如

此近時廣德軍張大王分明是做這一說（義剛）

廟商七世周亦七世前漢初立三宗後王莽并後漢宋又多加了宗字又一齊亂了唐十二廟本朝則韓持國本退之禘祫說祀僖祖又欲止起於太祖其議紛紛合起僖祖與僖都只將人情處了無一人斷之以公曰合只自僖祖起後世德薄者祧之周廟文王在豐武王又在一處自合只同一處方是不知如何周廟后稷文武高曾祖考七廟（揚）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改神宗嘗欲更張今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僩）

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處或共一室各爲位也曰古廟制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帝廟文帝顧成之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附於光武廟其後遂以爲例至唐太廟及群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爲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賀孫）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賀孫）

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於太廟太廟便是群祧之主皆在其中（胡泳）

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爲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僩）

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武王爲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侯（□□）有夾室

堯卿問高爲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附便在昭這一排且如諸侯五廟一是太祖便居中二昭二穆相對今新死者附則高過穆這一排對空坐禰在昭一排亦對空坐以其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禮經難考今若看得一兩般書猶自得若看上三四般去便無討頭處如孟子當時自無可考處了今看孟子者禮亦踈理會古制亦不甚得他也只是大槩說且如說井田後舉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似這般證驗也不大故切要卿問孟子何故不甚與古合曰他只是據自家發放做相那箇時勢做又問鄭康成注王制以爲諸侯封國與周禮小大不同蓋王制是說夏商以前之制如何曰某便是不甚信此說恐不解有此理且如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某自不敢十分信了且如一家有五十畝田忽然說我要添與你作七十畝則要多少心力盡人家各爲定業東阡西陌已自定了這五十畝中有溝洫有廬舍而今忽然變更又着分疆界制溝洫毀廬舍東邊住底移過西邊這裏住底遷過那裏一家添得二十畝田却勞動多少話至此大聲云恁地天下騷然不寧把幾多心力去做據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畝不解得恁地而今解時只得就他下面說放那裏（□□）好（□□）若理會着實行時大不如此義剛問井田今使一家得百畝而民生生無已後來者當如何給之先生笑曰今且據見在人數給如封建夏商以前只是百里到周方是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恁地却取四國地來方添成一國那四國又要恁地却何處討那地來安卿曰或言夏商只有三千里周時乃是七千里曰便是亂說且當時在在是國自是無可

皆然今若要封得較大似夏商時便著每國皆添地却於何
處頓放此須是武王有縮地脉法始得恁地時便煞攻伐著
許多國元在這裏底今又著徙去那裏宗廟社稷皆著改易
如此天下騷然他人各有定分土地便皆告著從別處去許
君舉說封疆方五百里只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
四百里者徑百里三百里者徑七十五里二百里者只五十
里如此看時尚似相合若是諸男之地方百里時以此法推
之則止二十五里如此却只是一箇耆長某便道他說只是
設人他向來進此書甚爲得意淳錄云與王制等合其辯作一篇
文以闢之遂項破其說且當時說侯之六百九淳錄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
難則六侯以封伯男七伯以封子男二十五子有男其地已有定數此理如何可通如此則所封
大國自少若是只皆百里而止便是一千里地只將三十同
來封了那七十同却空放那裏却綿亘數百里皆無國又闕
三分去一之說如何曰便是不是他門只是不曉事解不行
後便胡說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罷數州若那裏地平坦
寸寸是地如這一路某都帶谿谷絕之類各皆山其中間有
些子罅隙中黃白底方是田恁地却如何去淳錄云五畫百分之二乃取何二分
一分去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那解不行處便說從別處去義
剛問先生向時說齊魯始封時皆七百里然孟子却說只是
百里曰便是不如此今只據齊地是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管地是踏許大之境是有五七百里
闢時勢也是著恁地且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
周只有千八百國便是相并吞後那國都大了你却要只將
百里地封他教他入那大國罅中去武王不奈何只得就封
他當時也自無那閑地緣是滅了許多國如孟子說驅飛廉
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便是得許多空地來封許多功
臣同姓之屬孟子謂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
齊先是爽鳩氏居之後又是某氏居之如書所謂某氏從于

齊這便見得當時諸侯有過便削其地方始得那地來
來底若不恁地時那太公周公也自無安頓處你若不恁地
後要去取敵那地來封我功臣與同姓時他便敢起兵淡
是錯時椽手且如孟子當時也自理會那古制不甚詳又曰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恁地便是不曾
知得子細他當時說諸國許多事也只是大槩說如此恁說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殺及滕文公恁地時又却只說有
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元不曾說道便可王以齊
王猶反手也便是也要那國大底方做得小底也奈何不得
而今且說道術百里地與你教你行王政看你做得何處起
便是其道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古時只是順那自
然做將去而今大故費手[illegible]
[illegible]良久問諸生曰當劉項恁地紛
爭時設使堯舜湯武居其時當如何是戰好是不戰好安頓
曰湯武是仁義素孚於民人自然歸服不待戰曰他而今不
待你素孚奈當時收盡天下尺地一民皆爲己有你行義如
何地得素孚何時如之何錄?時?來知高祖之徒皆是起於
田里若使湯武居之當如何地勝得秦安卿曰以至仁伐至
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自是勝曰固是如此如秦可謂不仁
不義當時所謂東道長者扶義而西也是做了恁地做但當
時諸侯入關皆被那項羽連併殺了及高祖入去緣訓教無
得遺孫如此之屬也是恁地做了然他入去後又尚要設許
多詭計誘那秦將之屬後方入得設使湯武居之還是恁地
做不恁地做今且做秦是不仁不義可以勝那項羽也須恁
爭許多時却如何對他還是與他斷殺不與他斷殺若不與
攔殺使彼他殺了若與他斷殺時還是不殺人要當此時是
天理是人欲恁地看來只未有箇道理湯武在那時也須著
百端大凡還與他區處但而今看來也未有箇道理胡以當

問太公呂后當時若被項羽殺了如何曰不特此一事當時皆是如此便是太公呂后被捽之云項羽於此亦無當時捉得太公如何不殺了擇之曰羽也有斟酌他怕殺了又重其怨曰便是項羽也有商量高祖也知他必不殺故放得心下項羽也是團量了高祖故不敢殺若是高祖較弱當時若敵他不過時他從頭殺來是容易劉曰孔明論劉璋地也以不義或者因言宗雜學伯道所以後來將申商之說教劉禪曰便是適間說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是恁地粘手惹腳次且言高祖因量而高祖其初入關後恁地鎮撫那人民及到霸上又不入秦府庫收財貨美女之屬皆是後來被項羽王他巴蜀漢中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出來定三秦已自侵占別人田地了但是那三降王不足以王秦却也是定若是奪得那關中便也好住便且閉了關門守得那裏面底也得又不肯休又去爭得義帝說話出來這箇著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過但既爭得這箇說話便只依從這箇做便是却又率五諸侯合得五十六萬兵走去彭城日日去與酒取那美人更不理會却被項羽來殺得狼當走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後名義壞了從此去使只是胡做胡得了文定謂惜乎假之未久而遽歸者此也這若把與湯武做時須做得好定是不肯恁地義剛問高祖閉關後引得項羽怒若不閉時却如何先生笑曰只是見他所勢來得惡後且擋得時閉著看他如何地

宗廟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錢惟演使仁祖遂以一嫡同再立后更以仁祖所生后配後遂以為例而禮亂矣但民禮亦只是一嫡配再正娶者亦當同祔而生子者妾之子主祭只祭嫡正其所生當別祭 揚

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 賀孫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有墻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疎數不同朝向南坐皆東向王士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其制非是古人所以朝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也 揚

唐大臣長安立廟後世子孫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廟此法不善也只假一不理選限官與其子孫令祭其廟為是 揚

唐大臣皆立廟於京師本朝惟文路公法唐杜佑制立一廟在西京雖如韓司馬家亦不曾立廟杜佑廟祖宗時尚在長安 揚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問大成殿又却在學之西莫是尊右之義否曰未知初意如何本朝因仍舊制反更率略較之唐制尤沒理會唐制猶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圈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前朝後市圈爲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爲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旅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屋處唐制頗做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候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街邊都無閒雜賣買汙穢雜揉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賀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甚闊
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位如何曰只是
排列以西爲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
南向北向者當以西方爲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
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竝列於體爲順若余正父之說則欲
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竝列於體爲不
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
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爲是斷不可回耳 僩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截
作四龕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
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 揚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
時難出入 揚

問祧主當遷何地曰便是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于兩階之間
然今人家廟亦無所謂兩階者兩階之間以其人跡不踏取
其潔耳問各以昭穆遷于祖宗之墳如何曰與人亦有瘞于
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恐難用耳頃在朝因僖祖
之祧與諸公爭辯幾至喧忿後來因是去國不然亦必爲人
論逐當時全不曾商議只見劉智夫樞說 [illegible] 而來言欲祧僖
祖某問欲祧之何所劉曰正未有以處因此方招諸公來議
卒不合後來竟爲別廟于太廟之側令僖祖宣祖祧主藏之
於別廟不知祫禘時如何這都行不得若禘祫太祖之廟不
成教祖宗來就子孫之廟若移太祖之主合禘於別廟則太
祖復不得正東向之位都行不得治平間曾如此祧了及至
熙寧章衡上疏論僖祖不當祧想其論是王介甫然其論
甚正介甫時上疏云是家僖祖正如周之稷契皆爲始祖
百世不遷之廟今替其祀而使下祔於子孫之夾室非所謂
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而順祖宗之孝心也此論甚正後
來復僖祖之廟其當時之論正用介甫之意其謂僖祖當爲
始祖百世不遷之廟如周之后稷而太祖太宗則比周之文
武有何不可而趙丞相一向不從當時如樓大防陳君舉謝
深甫力主其說而彭子壽孫從之之徒又從而和之或云太
祖取天下何與僖祖事某應之曰諸公身自取富貴致位通
顯然則何用封贈父祖邪又許及之上疏云太祖皇帝開基
而不得正東向之位雖三尺童子亦爲之不平某鄙陋如此
後來集議某度議必不合遂不曾與議却上一疏論其事趙
丞相又執之不下某數問之亦不從後來歸家亦數寓書去
問之何故不降出亦不從後已而遷而事定矣僖祖順
祖宣祖中間嘗祧去翼祖所以不諱敬字得幾時又祭定建
立九廟遂復取還翼祖以足九廟之數後來渡江翼祖順
廟已祧去若論廟數則自祧僖祖之外由宣祖以至孝廟方
成九數乃併宣祖而祧之某嘗聞某人云快便難逢不如祧
了且得一件事了其不恭敢如此其爲之駭然 下○以

問祧主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
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
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
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廟鄭氏周
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略做而行之問考妣入
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也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 [illegible]
禮記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
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注亦然○義剛

胡兄問祧主置何處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
於夾室自天子至于士庶皆然今士庶之家不敢僭立始祖
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
某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取其潔爾今人家廟
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淨處埋之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
墓邊緣始祖墓所以難處只得如此 僩

問祧主諸侯於祫祭時祧今士人家無祫祭只於四時祭祧仍
用祝詞告之可否曰默地祧又不是也古者適士二廟廟是
箇大室特牲饋食禮有宗祝等許多官屬祭祀時禮數大今
士人家無廟亦無許大禮數 淳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昭也
文王之子武王既爲天子以次則周公爲長故滕謂魯爲宗
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如三家之後公父
文伯公鉏公爲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
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
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
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
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
爲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字號都無了更無
安排處楊子直嘗欲用季宗趙丞相以爲季是叔季意不好
遂不用 賀孫○以下宗法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
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
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
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宣仁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
乃曰老身無子諸王皆[illegible]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
下乃立端王是爲徽宗[illegible]殊不知[illegible]同母弟便須皆是
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
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
是兄死弟繼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是又曰今要立宗亦
只在人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奈何奈何如
伊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
一奉聖鄉而呂原明便以爲不可不知如何漢世諸王無子
國除不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便除其國不知是如何恐只

是漢世不柰諸侯王何幸因他如此便除了國 賀孫
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有小宗如何一
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檢本與之看方得口合 賀孫
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
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嫂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今
世禮全亂了 [illegible]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 [illegible]
呂與叔謂合族當立一堂遂宗遂番祭亦杜撰也 [illegible]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
其禮亦合殺不得同宗子 [illegible]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 [illegible]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
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陸子靜家有
百餘人喫飯因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
著處又曰見宋子飛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
有兩廊都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
食引上大廳請客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
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
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
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
自做一處或問父子兄弟異食否曰雖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
罷然後可退而食問子婦亦須然否曰也須如此問有飲宴
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大饗君臣亦同坐 賀孫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
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爲尸杜佑
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 [illegible]
[illegible] 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
禮已去不可復行云云之方爲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

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猺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為尸而一鄉之人所率以拜祭為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為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一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必擇輪一家之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為非以副一村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以不善為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丈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者豐潔必誠以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饗其飲食鬼神豈復



來享之如此卻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為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況既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以下[illegible]）

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杜佑說古人質朴立尸為非禮今蠻夷中猶有用尸者

李堯卿問今祭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這箇也難行古者乃迎尸在廟門之外則全臣子之禮在廟門之內則君拜之杜佑說上古時中國但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洞中猶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訣末篇（[illegible]）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illegible]）

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皆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廣）

問設尸法如何曰每一神位是一尸但不知設尸時主頭在何處祭時尸自食其物若食罷則尸復勸主人而凡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當初獻時尚自齊整至三獻後人皆醉了想見勞攘先生說至此笑曰便是古人之禮也不可曉所以



夫子說禘自既灌則不欲觀想只是灌時有此誠意且如祭祖自始祖外皆旅酬如此自是不解嚴肅如大夫雖無灌禮然亦只是其初祭時齊整後面自是勞攘（今恐此[illegible]亦為[illegible]言之耳若是古人祭祀自始至終一於誠敬[illegible]不嚴[illegible]者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

或問祧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形不知發於甚時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illegible]）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隨祖先數目列祭若其家止有一人全無骨肉子孫之類又不知如何程先生言古人之用尸也極有意謂今不用亦得（[illegible]）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illegible]）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illegible]）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

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賀孫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可也下溫主式以

伊川木主制度其刻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方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義剛

問士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又問祧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其餘祭儀諸家祭禮已備具矣如欲行之可自子細考過輝



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之多矣義剛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牌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為一句義剛

賵問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義剛

古人祭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重只木為魂用帛便做那祭底道理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思賀孫以下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為主即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他鄉不得奔其喪祭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聚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淳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易行之理淵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亦必理會教簡要易行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唐世三獻官隨獻各自飲福受胙至本朝便都只三獻後方始飲福受胙也是覺見繁了故如此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如今人飲食如何得恁地多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了賀孫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主人酢主婦而祝及佐食賓客兄弟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閑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時舉李丈問祭儀更有增損否曰大要只是溫公儀無修改處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處且如溫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溫公祭儀庶羞麪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可過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

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此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廣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

豈到此古人所以貴於下日也 過

家祭須致齊當祭者只得在告曰若治撥他出令以次人代祭可也 僩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於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排死祔祭旁親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爲大凡祔於此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排在廟却各從昭穆祔 揚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爲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正面不相對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爲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于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于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 揚

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卓木主置椅上如一泒排不足只相對坐亦得然對其前不得拜謂所在窄了須逐位取出酒就外酹 揚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庶子弟終獻[illegible]執祭人排列皆從溫公禮韓魏公禮不同[illegible]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 揚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溫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爲然

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 揚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子朝 揚

溫公書儀以香代爇蕭揚子直不用以爲香只是佛家用之[illegible]

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溫公儀降神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爇蕭灌獻爇蕭乃天子諸侯禮爇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爲焚香可當爇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爇蕭之比也 義剛

飲福受胙即尸酢主人之事無尸者則有陰厭陽厭旅酬從下而勸上下至盥洗者皆得與獻酬之數 揚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同牢而食 [illegible]

夫祭妻亦當拜 義剛

先主母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幣 振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卓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過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寄常焚其衣之類爲是便不當只焚其衣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舊時若本無官方斷初品及臨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 [illegible]

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不曉却如何曰如何麤論得恁地若異公曉得不曉得[illegible] [illegible]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袞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illegible]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 [illegible]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有八十歲躬祭事拜跪

如禮者當自期以爲年至此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預之說然亦自勉僶俛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拜跪已難至今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 僩

問支子不祭曰不當與祭問橫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弟忌之錄竹監在官無持喪之身如此則支子亦祭曰這便是橫渠有礙處只得不祭因說古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食粥端的是不食粥 賀孫

問士祭服曰應舉者用襴衫幞頭不應舉者用皂衫幞頭問皂衫帽子如何曰亦可然亦只當用衫中間朝廷一番行冠帶後却自朝官先廢了崇觀間閩人朱給事子入京父令過錢塘謁故人某大卿初見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樂酒一行樂一作主人先躡遂兩手持盞側勸客客亦躡主人接盞不移盞[illegible]至樂罷而後下及五盞欲[illegible]解衫帶者皆子不脫帽以終席來歸語其父父曰我所以令汝謁此者欲汝觀前輩禮儀也此亦可見前輩風俗今士大夫殊無有衫帽者嘗有某人作郡作衫帽之禮監司不喜以他故撥之 淳 [illegible]

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illegible]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段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溫公禮祭三代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無欽祭四代亦無害義剛問東坡小宗之說如何曰便是祭四代蓋自己成一代說起仲尉間鄭表嘅不知爲何神曰却不曾子細考東坡以爲猶如歲又問中霤是何處曰上世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窗此便是中霤後人易爲屋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霤之名今之中霤但當於室中祭之張以道問蜡便是臘否曰模樣相自是臘蜡自是蜡義剛曰臘之名至秦方有[illegible]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僭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 [illegible]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illegible]一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祗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 [illegible]

問遺書云奉常祭及高祖曰天子則以周人言上有太祖二祧大夫則干祫及其高祖 [illegible]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 [illegible]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爲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

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僩〕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淳〕

李問至日始祖之祭初獻事曰家中尋常只作一番安排想古人也不恁地却有三奠酒或有肺膋之屬因三奠中進逐兩始祖是隨一姓有一始祖或只是一始祖曰此事亦不可得而見想開闢之時只是生一箇人出來〔璘〕

用之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更略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溫公儀卻是做成了〔賀〕

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道夫〕

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僩〕

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蓋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illegible]〕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較子細〔[illegible]〕

居父問祖妣配祭之禮先生檢古今祭禮唐元和一段示之〔[illegible]〕

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禰母則略有別〔[illegible]〕

無後之祭伊川說在古今家祭禮中〔[illegible]〕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其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義剛〕

李守約問祭殤幾代而止曰禮經無所見只程氏遺書一段說此亦是以義起〔義剛〕

一之問長兄死有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未幾亦死于父母家謂嫂已去而無義欲不祀其嫂之主又有次兄年少未娶而死欲以二兄之主同為一櫝如何曰兄在日不去嫂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為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兄弟亦何必同櫝乎〔淳。[illegible]〕

堯卿問荊婦有所生母在家間若百歲後只歸祔於外氏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illegible]欲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此人風俗如此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祀其外家也然無禮經〔義剛〕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子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淳。[illegible]〕

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蓋聞吳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淳〕

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餕李丈問曰夜來之祭飲福受胙否曰亦不講此〔[illegible]〕

〔[illegible]〕

先生以歲前二十六夜祭先云是家間從來如此這又不是新安舊俗其嘗在新安見祭享又不同只都安排了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亦不舉燭只黑地主祭一人自去燒香擣祝了祭饌不徹閉户以待來早方徹其祭不止一日從二十六日

達日只祭去大綱如今俗所謂喚福 賀
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曰不祭因說
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其詳見月令注與宗廟一般淳舉先
生語解中王孫賈一段先生曰當初因讀月令注方知王孫
賈所問奧竈之說 淳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爲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
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月上陵 以下墓祭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大槩略如家祭唐人亦不見有墓祭
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載得在曰却不曾
考 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 淳 以下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
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
親地也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
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穴居爲土室其當中處上爲一
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爲中
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
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賀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 賀孫 以下忌祭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
有吊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 廣
忌日須用墨衣墨冠橫渠却視祖先遠近爲等差墨布冠墨布
縿衣 銖
先生母夫人忌日着黲墨布衫其中亦然友仁問今日服色何
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友仁
忌日祭只祭一位 氣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
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値遠諱早起出主
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

客考妣諱日祭罷能裹生絹幓巾終日一日晚到閣下尚衣白
巾未除因答問者云開府弟程允夫之訃 過
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 賀孫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桌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
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 義剛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一

禮八

雜儀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略載又多不可曉下○服以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雜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

令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當時以巡幸煩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又自有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却一齊都破損了要整理又須大費一廻只得恁地包在那裏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爲朝服然自唐人朝服猶著禮服幞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爲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僩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旒而不安於首古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今必不然

祖宗時有大朝會如元正冬至有之天子被法服羣臣皆有其服猶漢在京州爲解頭亦嘗預元正朝班又舊制在京升朝官以上每日赴班如上不御殿宰相押班所以韓魏公不押班爲臺諫所論續漢云士服著白羅衫青褸有裙有佩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會樣來製士服正如此其後來壽祖宗實錄乃是徽大晟樂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今朝廷所頒緋衫乃有司之服也人傑

政和間嘗令天下州學生習大晟樂者皆著衣裳如古之制及深紗帽但無頂爾及諸州得解舉首貢至京師皆若此赴元日朝或曰蒼梧雜志載背子近年方有舊時無之只汗衫襖子上便著公服女人無背只是大衣命婦只有橫帔直帔之異爾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後故謂之背子先生曰見說國初之時至尊常時禁中常只裹帽著背子不知是如何又見前輩說前輩子弟平時家居皆裹帽著背不裹帽便爲非禮出門皆須具冠帶今皆失了從來人主常朝君臣皆公服孝宗簡便平時著背子常朝引見臣下只是涼衫今遂以爲常如講筵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涼衫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猶上坐底也如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跨子縛住至戰之人皆用之今來帽子做得恁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既不便於從事又且是費錢皂衫更貴其從向時見此三物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是貧士如何要辦得自家竭力辦得著去那家那家自無了教他出來相接也不得所以其弊必廢大凡事不商量後都是如此問古人制深衣正以爲士之貴服且謂完且弗費極是好上至天子亦服之不知士可以常服否曰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如此皆是恐不可常服曰朝玄端夕深衣已是從簡便了且如深衣有大帶了又有組以束之今人已不用組了凡是物事纔是有兩件定是廢了一件又云薄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

從來也多喚做巾子幞頭
賀孫
符舜功曰去年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中以爲道言而止今思
之亦是矣禮先生曰畢竟是見命良久笑曰顯道是出世間
法某初間蜀諫議初仕時冠帶乘涼轎遂人事往往前輩皆
如此今人都不理會了若如此者遂哂之要之冠帶爲禮
某在同安作簿時朝廷有文字令百官皆戴帽某時坐轎
有礙後於轎項上添了一圈竹
上領服非古服看古賢如孔門弟子衣服如今道服却有此意
古畫亦未有上領者惟是唐時人便服此蓋自唐初已雜五
胡之服矣僩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
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問婦
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
僩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
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爲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
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
子矣皆不可曉又曰後世禮服固未能猝復先王之舊且得
華夷稍有辨別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
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
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問今公服起
於何時曰隋煬帝遊幸令群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
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下服綠只從此起遂爲不易之制又
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
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晉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
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嘗見前輩說紹
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料匠云少三尺許某人遂寄
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某不敢爲

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襜齊至地
不然則不可以入閤門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
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爲常服又別有朝服如
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爲常服今之公服即
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
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彥輔麈史猶略言之某少時尚見唐
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爲之後以
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爲起
於魚朝恩一時人爭傚士大夫欲爲幞頭則曰爲我斫一軍
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爲語讖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
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
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
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
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
未有人酬價僧曰略借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幞頭兩脚示
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也莫可考也
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
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劍沙溪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
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僩
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辨得華夷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
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下
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皆戎
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時著便是法服
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則無時不服唐
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中年漸寬末年又寬但看人家畫
古賢可見唐初頭上裹四脚軟巾至魚朝恩以桐木爲冠如
山形安於髻上方裹巾後人漸學他至本朝漸變爲幞頭方
用漆紗做本來唐時四脚軟巾只人主後面二帶用物事穿

得插，臣下不敢用。後藩鎮之徒僭竊用，今則朝廷一例如此。

學蒙○與上僩聞同

爵弁亦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韠以皮爲之，如今水榼相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亦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爲之耳。韠中間有頸，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帶今有胯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鈸串子樣，鑴鏤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胯子便是做他形像。古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今人帶枉做得恁地重，如蝶頭靴之類亦然。幞頭本是假腳垂下要束得緊，今却做長帶門橫。張說：唐莊宗因取伶官幞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恁地。莊宗在位亦未能便變化風俗，兼是伶人所帶，士大夫亦未必肯帶之。見書本唐明皇已帶長腳幞頭，或云藩鎮僭禮爲之，後遂皆爲此樣。或云乃是宦官要得常似新幞頭，故以鐵線插帶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



爲一幞頭骨子，常令幞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爲我斫的軍容頭來。蓋以木爲之，故謂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語爲讖。王彥輔麈史說如此，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人覺得不安，到本朝太宗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後又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爲之。嘗見南劍沙縣人家尚有藤骨子，可見此事未久。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變必有漸。義剛

摯，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捉來底，雉真物以獻。

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板，王迭執手拖插之帶間。今人笏却是用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生服標衣皂褖冠朝三公用貂蟬御史用獬豸衣之上則緣帶朝之服亦在隋煬帝南游，命羣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綠。今之戍卒成隊試進士詩賦亦賜帝法也。金銀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嘗間。今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用袋魚，只袋事。出唐書輿服志

高武中春府揚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其實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略加整頓，猶愈於不爲。如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放此，庶有辨別也。僩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爲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蓋意也。不戴冠。揚

今官府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指畫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躡著衣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明作



古人言人跪坐，雖有拱璧而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而獻之也。如文帝不覺膝之前席，亦只是跪坐。跪坐，故兩手下爲拜。拜字從兩手下古者初冠，母子相拜，婦初見舅姑，舅姑答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燾下同

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必是跪，以其慣了，故腳不痛，所以拜時易也。古人之拜，正如今道士拜，二膝齊下。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似有罪，是不恭也。今人不然。明作

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只是席地而坐，只略爲之俯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跪言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舊拜夫尊師傅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不知如何。義剛

問：周禮子爲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先拜之，子却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

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君臣
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
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
其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入朝去從人即
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
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來終日不曾得見面向皇帝求治
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令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
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
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某飲法帖中有顏真
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如明遠亦是衙前他
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 賀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
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聞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
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



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
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
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兩俯手
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有難以俯伏地上古
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男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
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大祝九
拜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
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
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讀為報再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
云介者不拜故兩使者是也 賀

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
不下為肅拜拜手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為肅拜南北朝
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
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朝見皆跪伏朝見如男子之儀但不

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此等小小禮
文皆無所稽考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亦非也古者男子拜
亦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
一膝如今之雅拜漢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 淳

婦人有肅拜拜手稽顙（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也稽顙頭至地也為夫與長子喪亦如之○寓）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止立受嫂叔同一家不
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 賀

問拜須打兩拜若分行相對則有拜不著處 賀

今人與拜父母兄弟極害義理 揚

古人跪坐立乘（以下坐○）

問盤坐於理有害否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古人亦只跪坐未有盤坐）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著地觀書
圖可見古人客起未見得其跡即是如此（錄云古人自如此）管



穿坐一木場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今人
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若獨居時垂足坐雖久盤
坐亦何害 僩

族長至已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疎皆然比人以姑夫之
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 揚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 揚

古人屋室（大作）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
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
廢（以下朝儀○義剛錄）

因言朝禮云如周禮所說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謂皇
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了然所謂朝不坐
又也有坐底 燾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者云
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僩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賀孫）

因問欲使士人為宰相吏升降揖遜不佳否曰古人皆有此禮本朝廢之又問古人何故受拜曰不然孔子須拜衛靈公魯哀公舊制宰相在堂上御史中丞為班首與對拜於階下又聖節日百官盡揖宰相於何處（揚）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禮絶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此等舊禮亦好知有等殺今者令從事郎以下庭參不拜則以上者不庭參可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問若客司揖請降階則如何曰平立不降可也同官雖皆降揖吾獨不降可也（是時新赴莆田問此又云古者庭參寄官今拜以下拜皆有拜禮官不拜 所以著令如此〇賀孫）

子晦將赴南陽請於先生今循邑見郡守不問官序例皆拜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相尚如此以亂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為官長者安受而不疑更是怪也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而偶邑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却旨揮不要此般禮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將或云今人見宰相欲有所言未及出口已為客將按住云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無恭何須叱之可也（淳）

開元禮有刺史見吏民之禮略如古者國君見臣禮本朝削去此條（揚）

問左右尚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古者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廣）



古父子異宮宮如今人四合屋雖各一宮然四面共墻圍（揚）

古謂之宮只是墻蓋古人無今廊屋（燾）

因論戟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屏時私家尊用戟如官幾品得幾戟（燾）

今之表啓是下諛其上今之制誥是君諛其臣（僩）

今之箚使上覆以為重於啓也然用箚字則有義理用覆字却無義理啓乃開啓之啓覆為審覆之覆如三覆奏請已有指揮更為再三審覆之也（廣）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曰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之久若遽除去恐不免譏罵前輩只云某啓啓是開白之義法帖中有頓首韓文中有再拜其來已久問啓文訓跪如秦王問范雎有跽而請之曰古人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略起身時其膝至地或謂之跽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伸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不知婦人之不跪起於何代或謂唐武后時方如此亦未可知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之拜以稱相及天元甚殘暴改其制相更官号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其首不至地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深拜頓首於古（僩）

有士大夫來謁各以坐次推遜不已先生曰吾人年至五十後莫論官休（僩）

大抵前輩禮數極周詳鄭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以今人律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為山鹿野麋矣然某尚及見前輩禮數之周全又今靡矣（僩）

#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二

## 樂 古今

問古尺何所考曰羊頭山黍今不可得只依温公樣他考必子細温公尺亦多樣隋書載十六等尺說甚詳王莽貨泉錢古尺徑一寸因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長者景表尺（卓）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卯）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illegible]）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卻似在樂不在德也（賜）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爲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竹都通得去（[illegible]）其制作通典亦略備史記律書漢律曆志所載亦詳若劉公與温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疎温公又在下（[illegible]）

無聲做管不成（[illegible]）

司馬遷說律只是推一箇通了十二箇皆通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纔差了些子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illegible]）

樂聲黃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清清聲則四寸半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六十四則不齊而不容分矣（人傑）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輕皆不可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人傑）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大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illegible]）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illegible]）

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分明（人傑）

旋宮且如大呂爲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僩）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爲宮便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若以大呂爲宮便是夾鍾爲商中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其餘則旋相爲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爲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illegible]）蕤賓本當下生今卻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illegible]）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illegible]）而餘宮亦皆做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爲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illegible]）相連接處（[illegible]）

旋相爲宮若到應鍾爲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卻有四清聲方響十六箇十二箇是律呂四片是四清聲古來十二律卻都有半聲所謂半聲者

如蕤賓之管當用六寸卻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卻只是大呂但愈重濁耳又問聲氣之元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僩○錄本云因論樂云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為臣陵君不可用故蕤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樂中太急便是鄭衛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隨宗朝作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以一聲故其音緩又云黃君大率意於雅樂所以仁宗時有極力要理會雅樂未理會得

律遞相為宮到末後宮聲極清則臣民之聲反重故作折半之聲然止於四者以為臣民不可大於君也事物大於君不妨五聲分為十二律添三分減三分至十二而止後世又增其四取四清聲燾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廣

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



樂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僩

律呂有十二用時只使七箇自黃鍾下生至七若更插一聲便拗了淳

七聲之說國語言之僩

律十有二作樂只用七聲惟宮聲筵席不敢用用則賓主失歡力行云今人揲卦得乾卦者多不為吉故左傳云隨元亨利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僩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著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便用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眾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以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正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來人解書最有一箇韋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卻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于色甚事僩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聲宮卻屬土至羽屬水宮聲最濁羽聲最清一聲應七律共八十四調除二律是變宮止六十調僩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僩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以



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得而實相為用續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聲即此說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卻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說僩

絲宮而竹羽僩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燾

周禮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以十二聲為之齊量蓋聲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低故後以十二聲齊量斟酌磬削厚薄令合節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僩

先生偶言及律呂謂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時舉云黃鍾本為宮然周禮祭天神人鬼地示之時則其樂或以黃鍾為宮或以林鍾為宮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宮未知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大抵古樂

多滚十二律之外又有黄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雜於正
聲之間樂都可聽今古樂不可見矣長沙南嶽廟每祭必用
樂其節奏甚善祭者久立不勝其勞據圖經云是古樂然其
樂器又亦用伏鼓之類如此則亦非古矣時舉因云金聲玉
振是樂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用之還中間亦用耶曰樂有
特鍾特磬有編鍾編磬編鍾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鍾特磬是
首尾用者時舉云所謂江陵者只是石耶還兼用玉曰只是
石耳但大樂亦有玉磬所謂天球者是也 輔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武勝之術切疑聖人恐
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音見樂家
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
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
無徵音切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
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
亦無之然只是大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
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黄鍾宮大呂羽
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
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
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
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不得令人硬去做然
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徵
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
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別是一項未消得理會 賀孫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
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
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
能為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止用黄鍾一均 事見隋史 因



古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
則有數器所以合也 僴
六朝彈箏鼓瑟皆歌 方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說 揚
高祖笑孫說八十四調李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為
調其說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之意
也 僴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
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
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
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
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
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為皆是亂
說某與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
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
他却又商量 知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
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
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
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時有幾鍾名為啞鍾
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
啞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
之患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
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意搖則搖
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為余言其祖
父嘗為之收得譜子因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幞頭列坐飲酒
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搖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送在
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為 瓦謎 漢卿云張滋約齋亦是張家好

子升曰見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官了若是必見其敬樂文以管吹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即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著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來這理會事都不要理會閒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與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個疾徐高下賀孫

溫公與范忠文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等議樂空自爭辯看得來都未是元不曾去看通典據通典中所說皆是又且分曉廣云如此則杜佑想是理會得樂曰也不知他會否但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因取而載之於通典至唐末黃巢亂後遂失其傳至周世宗時王朴據他所見杜撰得箇樂出來通鑑中說王朴說當時鍾有幾箇不曾擊謂之啞鍾朴乃調其聲使皆可擊看得來所以存而不擊者恐是避其陵慢之聲故不擊之耳非不知擊之也廣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此范以古本為正溫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排今九寸為準僩九溫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為準漢書是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為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為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仁宗時李照造樂蜀公謂差過了一音每思之為之痛心劉羲叟謂聖上必得心疾後果然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義剛

溫公論本朝樂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其傳久矣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今俗樂亦只有宮商羽三調而已淳

徽宗用事主張樂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僩

徽宗時一黥卒魏漢津造雅樂一部皆杜撰也今太學上丁用者是此樂僩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道

則季通律書難曉只其分明但未細考耳問空圍九分便是徑三分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不啻三分猶有奇也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曰以之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如太簇四寸惟用半聲方和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與否耳御五聲須是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賜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近時所作律逐節吹得却和怕如今未必如此這箇若促些子聲便焦殺若長些子便慢蕩賀

陳 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調弦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

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李通書來說
近已曉得但緪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是緪之調須是一絃
一調一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大簇夾鐘以下聲皆用按徽若
無散聲蓋緣不按即是黃鐘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如
其說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
愈挨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便是黃鐘聲矣來云
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
如十一月調黃鐘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大簇二月調夾鐘
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鐘則絃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
如何李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僩
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
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如今說古人兵法戰陣
坐作進退斬射擊刺鼓行金止如何曉得他底莫說古人底
曉不得只今之陣法也曉不得更說甚麼如古之兵法進則



齊進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人
敢妄動然又却有一人躍馬蹈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四矢
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拄往相
射相刺立得腳住不退底便贏立不住退底便輸耳僩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
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
王荊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只
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
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
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
處多季通謂今俗樂黃鐘及夾鐘清如此則爭四律不見得
如何般涉調者胡樂之名也般如般若之般子在齊聞韶據
季札觀樂魯亦有之何必在齊而聞之也又夫子見小兒抔

行恭謹曰韶樂作矣僩
鄉家今樂工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間吹二南詩尚可聽
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頌名既不
同其聲想亦各別廣
趙子敬送至小雅樂歌以黃鐘清爲宮此便非古清者半聲也
唐末喪亂樂人散亡禮壞樂崩朴自以私意撰四清聲古者
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變聲六謂如黃鐘爲宮則他律
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不用黃鐘之正聲而用其子聲故漢
志云黃鐘不與他律爲役者此也若用清聲爲宮則本聲輕
清而高餘聲重濁而下禮書中剛去乃是樂律通典中蓋說
得甚明本朝如胡安定范蜀公司馬公李照輩元不曾看
徒自如此爭辨也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載甚略然都是要緊處禮書中樂律
蓋以一尺爲九寸一寸爲九分一分爲九釐一釐爲九毫一毫爲九絲八分爲寸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



所歌也但却以黃鐘清爲宮此便不可蓋黃鐘管九寸最長
若以黃鐘爲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
今且只以黃鐘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爲商或爲羽或
爲商或爲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爲商則是臣
陵其君矣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
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黃鐘四清聲用之
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鐘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鐘
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鐘本律以避陵慢
故漢志有云黃鐘不復爲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
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鐘則不復爲他律
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
必避先生一日又說古人亦有時用黃鐘清爲宮前說未是賀
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僩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

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僩

人今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故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揚

鎛鐘甚大特懸鐘也衆樂未作先擊特鐘以發其聲衆樂既闋乃擊特磬以收其韻僩

堂上樂金鐘玉磬今太常玉磬鎖在櫃裏更不曾設恐為人破損無可陪還尋常交割只據文書若要看旋開櫃取一二枚視之歟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廣

箏本名悲秦言其聲之悲壯也廣

俗樂中無徵聲蓋沒安排處及無黃鐘等四濁聲賀

今之曲子亦各有某宮某宮云今樂起處差一位揚



洛陽有帶花劉使名几於俗樂甚明蓋曉音律者范蜀公徒論鍾律其實不曉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為宮則君民事物皆亂矣司馬公比范公又低二公於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說得分曉史記律書說律數亦好此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生之却生變律歟

劉几與伶人花日新善其弟厭之令勿通几戒花吹笛於門外則出與相見其弟又令終日吹笛亂之然花笛一吹則劉識其音矣歟

向見一女童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於自然蓋是禀得這一氣之全者歟

胡問今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淳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三

孔孟周程

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未有堯舜便無典謨未有商周便無風雅頌賀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璘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方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燾

刪定禮樂只禮記所載否曰不見得節後問贊易之類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節

或問秦漢間孔子言語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人不可為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類

夫子度當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識換他知堯容四凶在朝相似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銖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時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

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去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廣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着去位 木之

某嘗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爲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 僩

衛靈公無道如此夫子直欲扶持之與其國久而不去不知是何意不可曉 木之

孔子在衛國告得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有爲故久居之欲輔之 燾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是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 [illegible]

或問孔子當孟子時如何曰孔子自有作用然亦須稍加峻厲又問孔子若見用顏子還亦出否曰孔子若用顏子亦須出來做他只一等人如孔子做宰相顏子便做參政 去僞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必竟是別人事須着些力去做始得 僩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 可學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 大雅

才仲問顏子內聚先生舊語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公且自做工夫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淳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凡人爲學亦須先於性情上着工夫非獨於性情上着工夫行步坐立亦當着工夫 [illegible]

問漢臣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賀孫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 淳

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問明道比顏子如何曰不要如此問且看他做工夫處 德明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振

曾點父子爲學不同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 道夫

六九三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概而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 僩

曾子眞積力久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曾子太深壁立萬仞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 僩

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子游是箇簡易人於節文有未至處

子張過高子夏窄狹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 僩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 僩

子路全是義理管仲全功利

孟子極尊敬子路

問韓子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大是就渾淪處博是就該貫處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至問如何是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 至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云云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僩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淳 孟子。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户自在

鄒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

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恁地叔器
警覺尚有多少病痛叔器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
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下
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
從上貫下來賀孫。
李通云濂溪之學精愨深密端蒙
濂溪清和孔經甫祭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
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道夫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
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
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砥
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又云爲種學其諸子皆學佛可學云
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或是本學老佛而



自變了亦未可知曰當讀張忠定公語錄公問李畋云汝還
知公事有陰陽否云云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
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可學曰此
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
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
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可學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
之志則以爲襟袖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
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只一時程氏
類多好人舉橫渠祭太中弟云父子參點又祭明道姪兄云
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鬼神之蘊無不洞曉今人
爲御相大臣者尚不能知先生笑曰此事是識當公嘗問韓
公一般氣象如何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得到那
田地然其大綱皆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

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
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
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
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
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德明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
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
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蹊蹺
說明道要著樂書樂書樂如何著得書端蒙
汪端明嘗曰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略
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
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僩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今只
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中正而主靜方



濂溪靜一明道敬方
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淳
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方子
明道說宏大伊川語親切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
好義剛
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如說舜有天下不與又其說闊人有難
曉處如說鳶飛魚躍謂心勿忘勿助長處伊川較子細說較
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
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伊川說初看時較拙子細看亦
拙又曰明道說經處較遠不甚協注揚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
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持有意見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
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寓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著看。
不看無緣知他道理。廣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
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
甚好。儒用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
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寓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
自任，其實不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及顏子，顏子常自以
為不足。明作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
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
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尹否？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
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有一書載。淳



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
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方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寬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
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
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
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脩。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
象眩露，無含蓄。學蒙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
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
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
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艱也。不消如此。人自少
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
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一番，不是方理會。賀孫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
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
與語。只如今賭錢喫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却將禮記去他邊
讀，如何不致他惡。揚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
如何教人做得。揚
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
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
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
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
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荊公初時與神宗語，亦如此，
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苟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
有皋夔稷契伊傅之臣。諸葛亮魏徵，有道者所羞道也。說得
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徵之下。僩



有答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
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
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
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
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大雅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
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
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
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
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
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
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默
者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詩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

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亦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欲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辯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為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為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飾邊幅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 僩

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曾說過湖南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方

居仁謂伊川顏子語是說見與病是書中說 方

伊川告詞如此是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寬一貶之雜也 謨

程先生傳甚備見徽廟實錄呂伯恭撰 揚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illegible] ○

橫渠將這道理撓弄得來大後更奈何不下 大雅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 賀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為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可學

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收斂更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

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作見往往以為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 浩

張橫渠傳當時人推范純夫作見神宗實錄 揚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端蒙 ○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illegible]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來說甚見言語更多此更須刪削見得緊處方是 獻



問先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情性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閑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着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其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切疑謂鬼神為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 道夫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落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 翌



周子之書

太極圖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泳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 泳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銖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太極有何形狀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蓋云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當

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沖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到說無極處便不言太極只言無極之眞眞便是太極 僩

無極而太極蓋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物看故又說無極言只是此理也 銖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 僩

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周子恐人於太極之外更尋太極故以無極言之既謂之無極則不可以有底道理強搜尋也問太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靜一動便是一箇闔闢自其闔闢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 謨

問無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曰上言無極下言太極竊疑上言無極無窮下言至此方極曰無極者無形太極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氣象如何曰只是理 可學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云無極之眞二五之

猶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
一太極字耶㽦錄
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
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大一作著
無聲無臭之妙也卅一
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即是太極否曰
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上淳
問無極而太極如何曰子細看便見得問先生之意莫正是以
無極太極爲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
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他自有這箇道理自家私著一字
不得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
中看得這箇意出方得公只要去討他不是處與他鬪而今
只管去檢點古人不是處道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劉曰
要得理明不得不如此曰且可去放開胸懷讀書看得道理



明徹自然無欲吝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寓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
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
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爲
幻妄節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
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
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
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來更無休息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
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
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
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
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
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
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常見高山有螺
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
變而爲高柔者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
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
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行順布
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
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
七十二日唯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
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連而火生土土
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
極底時節若以爲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只專以
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沉潛玩索將圖象意
思抽開細看又從而觀之某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
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
思更宜深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神也當即此兼看之錄○別出可學
舜弼論太極云陰陽便是太極曰某解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
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耳此句當看今於某解
說句尚未通如何論太極又問無極而太極因而字故生陸
氏議論曰而字自分明下云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一生字
便是見其自太極來今曰而則只是一理無極而太極言無
能生有也某問自陽動以至於人物之生是一時俱生且如
此說爲是節次如此曰道先後不可然亦須有節次康節推

至上十二萬八千云云不知已前又如何太極之前須有世界來正如昨日之夜今日之晝耳陰陽亦一大闔闢也但當其初開時須昏暗漸漸乃明故有此節次其實已一齊在其中又問今推太極以前如此後去又須如此曰固然程子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語見得分明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蠣殼之類是低處成高又蠣須生於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則是柔化爲剛天地變遷何常之有又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處離合分別此正是界至處若只說在上在下便成兩截矣 可學

李問無極之眞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眞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如皇極亦是中天下而立四方輻湊更沒去處移過這邊也不是移過那邊也不是只在中央四畔合湊到這裏又指屋極曰那裏更沒去處了問南軒說無極而太極言莫之爲而爲之如何曰他說差道理不可將初見便把做定伊川解文字甚縝密也是他年高七十以上歲見得道理熟呂與叔言語多不縝密處是他不滿五十歲若使年高看道理必熟縝密 寓

太極無方所無形體無地位可頓放若以未發時言之未發卻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或錄云動不是太極但動者太極之用耳靜不是太極但靜者太極之體耳故周子只以無極言之雖無形而有理而未發固不可謂之太極然中含喜怒哀樂喜樂屬陽怒哀屬陰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具若對已發言之容或可謂之太極然終是難說此皆只說得箇髣髴形容當自體認 番

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



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底地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曰亦得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這箇說起曰然又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因曰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卻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有橫渠西銘切看有許多節拍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

是聖人脩道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
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
上用功二者須相趲逼廢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
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
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見得年來朋友於講學上
却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 賀孫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
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謙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
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 廣

才說太極便帶着陰陽才說性便帶着氣不帶着陰陽與氣太
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寓



因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是理也問此理在
天地間則為陰陽而生五行以化生萬物在人則為動靜而
生五常以應萬事曰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
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 洽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說性是如何曰
想是某舊說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為稟於天者言若太極
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
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
受於天者也 寓

問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於陰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位處
指之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此意 淳

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
彼但統是一箇大源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耳 端蒙

某常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屬陽未動時又屬陰了 方子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
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箇扇子動搖便是
用放下便是體才放下時便只是這一箇道理及搖動時亦
只是這一箇道理 淵

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喜怒
哀樂未發也有箇太極喜怒哀樂已發也有箇太極只是一
箇太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斂藏於未發之時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此然
亦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問未有一物之時如何曰
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 淳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
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
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 僩

問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為主曰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
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
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 賀孫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靜
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
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 舉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是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截然
為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只太極之動便是陽靜便是陰
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然動而生陽亦只
是且從此說起陽動以上更有在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於此可見 端蒙

國秀說太極曰公今夜說得却似只是說太極是一箇物事不
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他只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
而靜靜而生陰公道未動以前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
不當對動言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動未動又即是靜伊
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動極復靜靜極復

動還當把那箇做擗初頭始得今説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即今箇動斬截便説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静静以前又是動如今日一晝過了便是夜夜過了又只是明日晝即今晝以前又有夜了昨夜以前又有晝了即今要説時日起也只且把今日建子説起其實這箇子以前豈是無子㬊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有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静則理又在静之中曰動静是氣也有此理爲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



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曰鳶飛魚躍皆理之流行發見處否曰固是然此段更須將前後文通看淳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用得以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静而生陰只是説相生無窮耳㬊

太極動而生陽變陰合自有先後且以人之生觀之先有陽後有陰陽在内而陰包於外故心知思慮在内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illegible]

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至者也陽動陰静非太極動静只是理有動静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才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爲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統言陰陽只

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通書聖學章一便是太極静虚動直便是陰陽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才説起便都貫穿太極許多道理謨

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蕩所謂化育流行也静而生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説得善惡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㽦

問動静是太極動静是陰陽動静曰是理動静問如此則太極有模様曰無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静如何曰不是問又云所謂至静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則却成一不正當尖斜太極學蒙



鄭仲履云吳仲方疑太極説動極而静静極復動之説太意謂動則但動静則但静曰他都是胡説仲履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蒋元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蓋

問陰陽動静以大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静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静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静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横看竪看皆可見横看則左陽而右陰竪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則爲陽覆手則爲陰向明處爲陽背明處爲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僩

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静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

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謨

問：「必至於互為其根，方分陰陽？」曰：「從動靜便分。」曰：「『分陰分陽』，是帶上句？」曰：「然。」僩

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淳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僩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銖



周貴卿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機，是關捩子。踏著動底機，便挑撥得那靜底；踏著靜底機，便挑撥得那動底。」義剛

「動靜者，所乘之機」。機，言氣機也。詩云出入乘氣機。端蒙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曰「動而生陽」，畢竟未動之前須靜，靜之前又須是動。推而上之，何自而見其端與始！去偽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僩

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端蒙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他自是做一番天地，壞了後又恁地做起來，那箇有甚窮盡？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某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是何物。」雉本作天劃 僩錄作四邊

或舉天地相依之說云：「只是氣。」曰：「亦是古如此說了。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是說那氣浮得那地起來。」夔孫錄云這地浮在氣上 也說得好。義剛 夔孫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僩

「陽變陰合」，如何是合？曰：「陽行而陰隨之。」可學

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大槩，初間未成形質，土是地之形質。」

蓋卿問：「太極、兩儀、五行。」曰：「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亦是質。又如人，魂是氣，體魄是質。是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兩儀五行，卻是子在母內。」曰：「是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又云：「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自今日為頭』，已前更不受理會。」賀孫



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僩

或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

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衮說（謨）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學蒙）

或問圖解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銖）

或問太極圖五行之中又各有五行如何曰推去也有只是他圖未說到這處然而他圖也只得到這處住了（賀孫）

其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賀孫○錄云眞與精合妙凝也精氣聚成形）



無極二五妙合而凝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得其氣之精英者爲人得其查滓者爲物生氣流行一衮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固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者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查滓中又復稟得查滓之甚者爾（僩）

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而周子言無極之眞却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又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爲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妙（寓）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爲陽（賀孫）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蝨是自然變化出來楞嚴經後面說大劫之後世上人都死了無復人類却生一般禾穀長一尺餘天上有仙人



下來喫見好後只管來喫喫得身重遂上去不得世間方又有人種此說固好笑但某因此知得世間却是其初有箇人種如他樣說（賀孫）

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生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賀孫）

問氣化形化曰此是總言物物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察耳

或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淳）

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陽爲之也（端蒙）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在濁氣之中爲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淳）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性而有善惡乃氣質以後事去僞

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又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後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并列仁義禮智信於土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行之性此問如大分別○節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何不曰仁義中正曰此亦只且恁地說當初某看時也疑此只要去強說又說不得後來子細看乃知中正即是禮知無可疑者銖

中正仁義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淵。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僩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銖

問中正即禮智何以不直言禮智而曰中正曰禮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實且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智親切處伊川解貞字謂正而固也一正字未盡必兼固字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端的真知恁地便是正弗去便是固所以正字較親切淳

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者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然別化一節以下文節節應前面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便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如論律呂則又重濁爲先宮最重濁商次之角次之徵又次之羽最後謨

問中即禮正即智正如何是智曰於四德屬貞智要正可學

知是非之正爲知故通書以正爲知節

問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喚做智了問只是真見得是真見得非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便不是正否曰是節同。

問周子言仁義中正亦甚大今乃自偏言止是屬於陽動陰靜曰不可如此看反覆皆可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曰是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自有體用劉

中正仁義一節仁義自分體用是一般說仁義中正分體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言者只說仁便是體才說義便是就仁中分出一箇道理如人家有兄弟只說户頭上言兄足矣才說弟便更別有一人仁義中正只屬五行爲其配元亨利貞也元是亨之始亨是元之盡利是貞之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謨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正字義字却是體中仁却是發用處問義是如何曰義有箇斷制一定之體又問仁却恐是體曰隨這事上說在這裏仁却是發用只是一箇仁都說得營

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字二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此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焯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

思録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分爲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銖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箇靜做本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 賜

周貴卿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先生曰如那克處便是義非禮勿視聽言動那禁止處便是義或曰正義方能靜謂正義便是靜却不得曰如何恁地亂說今且粗解則分外有精神且如四時有秋冬收斂則春夏方能生長若長長是春夏只管生長將去却有甚了期便有許多元氣故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這便是靜後見得動恁地好這中正只是將來替了那禮智字皆不離這四般但見主靜 賀孫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 僩 和義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則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 [illegible]

[illegible]

問太極主靜之說是先靜後動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雖是合下靜靜而後動若細推時未靜時須先動來所謂如環無端互爲其根謂如在人人之動作及其成就却只在靜便如渾淪未判之前亦須曾明盛一番來只是這道理層層流轉不可窮詰太極圖中盡之動極生靜亦非是又別有一箇靜來繼此動但動極則自然靜靜極則自然動推而上之沒理會處 [illegible]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illegible]

問又言無欲故靜何也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 [illegible]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illegible]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 [illegible]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承上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已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又問此恐非中人以下所可承當曰二程教學者所以只說一箇敬字正是欲無智愚賢不肖皆得力耳久之又曰此一服藥人人皆可服服之便有効只是自不肯服耳 [illegible]

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則同而其意似有異曰程子是怕人理會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坐禪入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如禮先而樂後 [illegible]

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通貫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

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各誠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而無間矣故下文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illegible]

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illegible]

林問太極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南軒解與先生解不同如何曰南軒說不然恐其偶思未到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因舉張乖崖說斷公事以為未判底事皆屬陽已判之事皆屬陰以為不可改變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 萬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



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是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 僩

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領會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後來人候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候度之有 廣

濂溪著太極圖某若不分別出許多節次來如何看得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僩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無非是天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喎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



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皆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衮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緒自各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年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衮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

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與不知這物事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塗又曰近思錄第二段說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底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勢只是自然一箇道理底地幾善惡則是有裏面便有五性所以爲聖所以爲賢只是這箇又曰下面說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未發時便是靜已發時便是動方其未發便有一箇體在那裏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少間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然靜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錯了動而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燾

時紫芝亦曾見尹和靖來時主太極圖不知何故提當時所傳圖本第一箇圈子內誤有一點紫芝於是從此起意謂太極



之妙皆在此一點亦有通書解無數九百說話賜

通書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獻

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爲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賀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彷

通書覺細密分明論孟又闊寓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銖

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獻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賀

問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三句是證上文否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乾元至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斯立焉一節植

問誠上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來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植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知言云有一則有三自三而



無窮矣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繼孟子所謂可欲者也如何曰知言只是說得一段文字好皆不可曉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曰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問陽實陰虛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說如楊子說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却以仁爲陽義爲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處可見反終之理又曰嘗見張乖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末

可知

問濂溪論性自惡異言卻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楊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 可學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天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 僩

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 節

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繼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

問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又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 可學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 植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卻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

先生出示答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時舉因問明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是如何曰明道此言卻只是就人上說耳 時舉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着卻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滋養是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于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而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着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 節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卻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

利貞誠之復乃回復之復如人既去而回在物歸根復命者也不送而復乃反復之復反而歸其元地頭也誠復就一物一草一木看得復甚則如一物截然到上面窮了卻又反歸到元地頭誠復只是就去路尋得舊迹回來

## 誠下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 方子

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

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

## 誠幾德

通書誠無爲章說聖賢神三種人

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

元祖問誠無爲幾善惡曰誠是當然合有這實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

曾問誠無爲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　卓

㴱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寓

道夫言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爲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成則爲五常之德聖人不假修爲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固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似秖是說得善之一脚曰通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　大雅

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又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章及心一也一章程子承周子一派都是太極中發明曰然問此都是說這道理是如此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但未發已發其工夫有箇先後有箇重輕　僩



或舉季通語通書誠無爲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爲矣如何又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皆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　[illegible]

人傑問季通說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一段周子亦有照管不到處既曰誠無爲則其下未可便着善惡字如何曰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爲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爲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爲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闕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着處便是惡　人傑

問若是未發時便是都無事了如何更有幾二者之間其幾甚微莫是指此心未發而言否曰說幾時便不是未發幾正是那欲發未發時當來這裏致謹使教自慊莫教自欺又問莫是說一毫不謹則所發流於惡而不爲善否曰只是說心之所發要常省察莫教他自欺耳人心下自是有兩般所以要謹謹時便知得是自慊是自欺而不至於自欺若是不謹則自慊也不知自欺也不知　僩

或以善惡爲男女之分或以爲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　謨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

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有善惡理却皆善

德愛曰仁止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自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稱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婿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詵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執焉復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擴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

問通書言神者五三章四章九章十一章十六章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

聖

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

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

問入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說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



曰便是看得文字粗疏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得倒了

安卿問神誠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然緊要處在幾

慎動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

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爲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

師

問通書中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曰然剛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
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 立，一作焉 去僞
正淳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
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
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端蒙
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疑善惡二字
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今以善惡配爲四象不知如何曰
更子細讀未好便疑凡物皆有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 自
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
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不得包括藏有與歸於此
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
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爲八卦也問前輩以老
陰老陽爲乾坤又分六子以爲八卦是否曰六子之說不然 端蒙
三十五 問通書解論周子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
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分爲二極推之至於十二萬四千
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
又別 可學

## 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
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故恥
爲重 僩

## 思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
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
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
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
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
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才思而便通耳曰然
看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通又曰聖人時思便通非是塊然
無思撥著便轉恁地時聖人只是箇瓠子 僩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植
思一章幾微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賀人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便如
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
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 方

## 志學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
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謹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曰不
消如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
天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
小法天 僩
六十 問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曰
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
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得耳及三聘幡然便
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
作用直如此熟因說畎守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
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
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即是孔顏胸次全無些灑落底氣象
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
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郊時全
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
世又有一般人只道飽食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亦不
只須是一一理會去

寶文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私 賀孫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僩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下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僩

動靜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嘿嘿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云云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直卿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 端蒙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間神不與之俱靜在夜間神不與之俱動神又自是神神卻變得晝夜晝夜卻變不得神神妙萬物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又曰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云 銖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卻來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亦來管那神不得蓋神之為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 銖

動靜者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 僩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所謂物者不知人在其中否曰人在其中曰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何如卻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竹椅固是一器到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又問神曰神在天地中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云云先生曰文字不可泛看須是逐句逐段理會此一段未透又去看別段便鶻突去如何會透徹如何會貫通且如此段未說理會到十分亦且理會七分看來看去直至無

道理得誂却又再後一段看踈略之病是今世學者通患不特今時如此前輩看文字蓋有一覽而盡者亦恐只是無究竟問經書須逐句理會至如史書易曉只看大綱如何曰較之經書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因舉上蔡看明道讀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 蓋卿

至之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爲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爲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大以爲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說處 通書云自易說元亨利貞到東銘出來方

混兮闢兮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爲萬物無窮盡也 人傑



樂上

通書只說樂意極可觀首尾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六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上爲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周子之說也 銖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若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 銖

聖學

問伊川云爲士必志於聖人周子乃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何如曰若注釋古聖賢之書恐認當時聖賢之意不親切或有誤處此書乃周子自著不應有差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主一之敬如何曰無欲之與敬二字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緊切學者不可不知 砥

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塡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不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 端蒙

或問聖可學乎云云一爲要這箇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着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已也公溥在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又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 端蒙



問聖學章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眞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明屬火通屬木公屬金溥屬水明通則靜極而動陰生陽也公溥則動極而靜陽生陰也而無欲者又所以貫動靜明通公溥而統于一則終始表裏一太極也不審是否曰只四象分得未是此界兩邊說明屬靜邊通屬動邊公屬動邊溥屬靜邊明是貞屬水通是元屬木公是亨屬火溥是利屬金只恁地循環去明是萬物收斂醒定在這裏通是萬物初發達公是萬物齊盛溥是秋來萬物溥徧成遂各自分去所謂各正性命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徧萬物便各有箇理去直卿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曰亦是如後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彼處以明字爲重立如三十

而立通則不惑知天命耳順也 淳
安卿問明通公溥於四象曷配曰明者明於已水也正之義也
通則行無窒礙木也元之義也公者公於己火也亨之義也
溥則物各得其平之意金也利之義也利如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之意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 砥
寓錄之記先生語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
金曰溥如何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之
序相配將去明配木 仁元 通配火 禮亨 公配金 義利 溥配水
智貞 想是他記錯了 義剛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
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
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又曰也有恁地相似處吉凶者失得
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悔便是悔惡向善意如曰震无
咎者存乎悔吝如述復字竟吝是未至於惡只管吝漸漸入
惡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是進化是退
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
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
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物
事皆只有此兩箇問人只要全得未極以前底否曰若以善
惡配言則聖人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
霜堅冰至處若以陰陽言則他自是陰了又陽陽了又陰也
只得順他易裏才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
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
地堯到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與他
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了文武恁地到成
康也只得恁地持盈守成到這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
扶不起漢至宣帝以後便一向衰直至光武又只得一二世
便一向衰不起國統屢絕劉曰光武便如康節所謂秋之春

時節曰是 顏

理性命

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
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剛善剛
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句言性二氣五行以下並言命
實是實理 人傑
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
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
則不亦微乎 端蒙
問五殊二實曰分而言之有五捴而言之只是陰陽 節
錄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
相似 淳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體統是一
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
也 端蒙
夔問五殊二實一段先生說了又云中庸如天之無不覆幬地
之無不持載止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
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
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
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
會得這道理又云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 植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
爲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
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
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 謨

顏子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富貴

貪戕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 僩

### 師友

杜斿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説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浙間只是權謀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説後來必驗 節

### 勢

問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曰是説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僩

### 文辭

文所以載道一章之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文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自不篤者至强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而已虛車也 銖

### 聖蘊

或問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顔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顔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顔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僩

### 精蘊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須看得活 防

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端蒙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至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文

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服藴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 賀孫○録云方其初畫未有今易中許多事到文王孔子推得出來而其理亦不外乎此 淵

精其與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係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淳

### 乾損益動

通書曰乾乾不息者體必忿窒欲遷善改過不息是也 知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説 僩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説不通 僩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説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説箇動 僩

### 蒙艮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這也只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説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人身四體皆動惟背不動所當止

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止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只見有理所以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此也（錄程剛○出寓）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是此說但易意恐不如此彖下止便是去止那上面止艮其止一句若不是止字誤本是背字便其艮其止句解艮其背一句艮其止是止於所當止如大學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解此不及却好不知上如何又恁地說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見道理 寓

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爲作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濂溪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曰即是這止 淳

後錄

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𥳑）

誠立明通立字輕只如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知天命以上之事（𥳑）

劉問心既誠矣固不用養然亦當操存而不失否曰誠是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極其實決定恁地不解失了（那得云誠實也存養到處）何用養何用操存又問反身而誠曰（蒙則心純乎理更無出子較雜又如何精于）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僞（寓○少晉）



問會元之期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如歷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般模樣 寓

批賦

批賦天下批刑政徹其言似莊老 謨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五

程子之書一 凡入近思錄者皆依次第類為此卷

近思錄首卷所論誠中仁三者發明義理固是有許多名只是一理但須隨事別之如說誠便只是實然底道理譬如天地之於萬物陰便實然是陰陽便實然是陽無一毫不真實處中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理仁便如天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天地無一息間斷聖希天處正在此仁義禮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貞必統於元如時之春秋冬夏皆本於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 謨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眾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峰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然不動眾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眾人卻不然蓋眾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汩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寓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淳

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問仁既偏言則一事如何又可包四者曰偏言之仁便是包四者底包四者底便是偏言之仁 節

郭兄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一者也 卓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閎祖

問論語中言仁處皆是包四者曰有是包四者底有是偏言底如克己復禮為仁巧言令色鮮矣仁便是包四者 節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遇當辭遜則為辭遜不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振錄作春生之氣發生之初為春氣發生得過振錄云長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節方子錄同

問仁包四者只就生意上看否曰統是一箇生意如四時只初生底便是春夏天長亦只是長這生底秋天成亦只是遂這生底若割斷便死了不能成遂矣冬天堅實亦只是實這生底如穀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斷亦死了到十分熟方割來這生意又藏在裏面明年熟亦只是這箇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一箇生意當惻隱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惻隱當羞惡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羞惡這裏無生意亦不解辭遜亦不解是非心都無活底意思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 淳 寓錄云安卿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曰統是箇生意四時雖異生意則同劈頭是春生到夏長養是長那生底秋來成遂是遂那生底冬來堅實亦只堅實那生底草木未華實去摧折他便割斷了他生意便死了如何會到成實如穀有七分熟有三分未熟若割斷則三分不成惻隱是箇生意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羞惡辭遜是非而失其非人使死了全無那活底意思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云只為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曰如這箇椅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亙古亙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

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
體仁便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棹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
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
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illegible]）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
底便是仁底意思在（[illegible]）問如所謂初來底意思便
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著賊便
是那元字上著賊了如合施爲而不曾施爲時便是亨底地
頭著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著賊了
如合貞靜而不能貞靜時便是貞底地頭著賊了（[illegible]）
（此說人心田上萌之如何曰[illegible]）以一身觀之元如頭
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胷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
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
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
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
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
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之
元所謂首夏清和者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
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illegible]）
（春爲一歲之首由是而爲夏爲秋爲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耳[illegible]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道夫曰如先生之言
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
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又之後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
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賀孫）
○（僩錄錄異）
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

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
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心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
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
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
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得仁
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
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
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
得仁之體（道夫）
直卿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
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
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
一箇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道夫）
問仁包四者然惻隱之端如何貫得是非羞惡辭遜之類曰惻
隱只是動處接事物時皆是此心先擁出來其間却自有羞
惡是非之別所以惻隱又貫四端如春和則發生夏則長茂
以至秋冬皆是一氣只是這箇生意問偏言則曰愛之理專
言則曰心之德如何曰偏言是指其一端因惻隱之發而知
其有是愛之理專言則五性之理兼舉而言之而仁則包乎
四者是也（[illegible]）
問仁可包義智禮惻隱如何包羞惡二端曰但看羞惡時自有
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曰仁包三者何以見曰但以春言
春本主生夏秋冬亦只是此生氣或長養或斂藏有間耳（[illegible]）
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
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
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端蒙）
蜚卿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
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則良能

是屈伸往來之理義剛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
要恁地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銖
伊川言在物為理凡物皆有理蓋理不外乎事物之間處物為
義義宜也是非可否處之得宜所謂義也端蒙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
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節
問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曰且如這卓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
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友仁
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
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
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
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
體言之便有人己理却只是一箇理也道夫
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是解一箇
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日乾乾不
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
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賀孫
問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箇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
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
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
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
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
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跡
看甚大事小事都離這箇物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
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五

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
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
之外別有所謂理亘古亘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
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叔蒙問不出這體用其體則
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為
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
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
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
云只是德又自兼體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
德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
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
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
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愼動直卿問太極圖只說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又
云智字自與知識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知識便是察
識得這箇物事好惡又問神是氣之至妙處所以管攝動靜
十年前曾聞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
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
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麤了精又麤形
又麤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麤處賀孫○寓錄云直卿云看來神字本不專說氣
也可就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說[illegible]
心又有[illegible]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是
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
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
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
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
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illegible]

六

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

其體則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則謂之道在人則性也其用則謂之神在人則情也所謂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已也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體是形體也賀孫錄云體非形體之謂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故程子曰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亦是意也[illegible]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便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奕棊相似寒了暑暑了寒日往而月來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一陰一陽只管恁地相易[illegible]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道上說人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曰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爲春夏所以爲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人傑別出

正淳問其體則謂之易只屈伸往來之義是否曰義則不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又問昨日以天地之心情性在人上言之今却以人之心性情就天上言之如何曰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爲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發用便是情又問恐心大性小曰此不可以小大論若以能爲春夏秋冬者爲性亦未是只是所以爲此者是合下有此道理謂如以鏡子爲心其光之照見物處便是情其所以能光者是性因甚把木板子來却照不見爲他元沒這光底道理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功用則謂之鬼神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闔闢小闔闢今人說易都無著摸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耦寫出來至於所以爲陰陽爲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然生物或在此或在彼如花木之類驀然而出華時都華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只此便是神如在人仁義禮智惻隱羞惡心便能管攝其爲喜怒哀樂即情之發用處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面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便是心字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朴易簡閒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着但見梗礙耳其舊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是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知得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却多泛泛然多看全然無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梢成一箇大沒理會

明道論醫書手足不仁止可以得仁之體一段以意推之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則是天地人物莫不

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嘗不貫通也。雖其為天地，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實則有一條脈絡相貫。故體認得此心，而有以存養之，則心理無所不到，而自然無不愛矣。才少有私欲蔽之，則便間斷，發出來愛便有不到處。故世之忍心無恩者，只是私欲蔽錮，不曾認得我與天地萬物本相貫通之理。故求仁之切要，只在不失其本心而已。若夫博施濟眾，則自是功用。故曰：何干仁事？言不於此而得也。仁至難言，亦以全體精微，未易言也。止曰：立人達人，則有以指夫仁者之心，而使於此觀，則仁之體無幾不外是心而得之爾。然又嘗以伊川穀種之說推之，其心猶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動乃情也。蓋所謂生之性，即仁之體；發處，即仁之用也。若夫博施濟眾，則又是穀之成實，而利及於人之謂。以是觀之，仁、聖可知矣。先生云：何干仁事，謂仁不於此得，則可以為聖，仁全無干涉，不可。又云：氣有不貫，血脈都在這氣字上。若心有則意好。又



云：何事於仁？言何止是仁，必也仁之成德，猶曰何止於木，必也木之成就；何止於穀，必也穀之成禾之意耳。謨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木

生之謂性一條難說，須子細看。此一條，伊川說得亦未甚盡。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前輩說甚性惡，善惡混，都是不曾識性。到伊川說性即理也，無人道得到這處。理便是天理，又那得有惡！孟子說性善，便都是說理善；雖是就發處說，然亦就理之發處說。乃若其情，可則才。又曰：生之謂性，如椀盛水，後人便以椀為水，水卻本清，椀卻有淨有不淨。問：雖是氣稟，亦尚可變得否？曰：然。雖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方得。若只恁地，待他自變，他也不解變。不空恁說得在這裏，理無他巧，只是[illegible]

是恁一節。[illegible]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偶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理只作合字看。端蒙

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僩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脈，卻亦可曉。上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卻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卻是言氣稟之性，似與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汨，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曰：適所問乃南軒之論。曰：欽夫說得太早，多有差舛。此間有渠論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為拒之。又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容說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



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然則性時便已不是性。
此說性無着落[illegible] 切不 又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
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此卻是就人身上說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說，則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性。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問：向滕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說程先生之說，亦好。當時冊子云請益，先生不答。後來子細看此，蓋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今看來，似是指氣質之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不著，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大抵諸儒說性，多說著氣。如佛氏亦只是認知覺作用為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甚斷一家之說，以亦不執着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氏說性

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之美曰不是要形容
只是見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亦執此說嘗語
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尖邪物何故程先生論性只云
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眞有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
是見得安能及此第二夜復問昨夜問生之謂性一段意有
未盡不知纔說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與氣稟時說
曰就已稟時說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
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問水流而就下以
後此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
曰此是夾氣說錄本云此敘[illegible]可疑
問生之謂性一章泳切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也是本來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劈頭只指箇生字說是
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卻如何泳曰恐只是都說做性泳又問

卷九五　十一

舊來因此以水喻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淸
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
以復淸者只緣他母子淸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卻是那臭
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有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
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
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
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
未至汙穢在閒物如此更推不去卻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
此又問曰蓋生之謂性至猶水流而就下也一節是說本來
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卻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又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
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繼
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
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

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卻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說仁
義禮智卻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卻有實
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
聞蔡季通問康叔臨云凡物有兩端惻隱爲仁之端是頭端
是尾端叔臨以爲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云不須如此分
曰公如何說曰惻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本體是
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甘水也至然不
可以濁者不爲水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說氣質泳曰切謂因
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
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淸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說
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淸纔不檢
束便流於慾去又問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至置在
一隅也一節是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
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問水之淸則性善之

卷九五　十二

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
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敎人亦不是强人分外做曰此理天
命也一句亦可見 胡泳
或問生之謂性一段曰此段引譬喩亦叢雜如說水流而就下
了又說從淸濁處去與就下不相續這處只要認得大意可
也又曰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句又似有惡性相似須是
子細看 義剛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之惡者其
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
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
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
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旣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
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旣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
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淸卻因人撓之故濁也

又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
若比來比去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僩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牴牾曰這般所
在難說卒乍理會未得某舊時初看亦自疑但看來看去自
是分明今定是不錯不相誤只著工夫子細看莫據已見便
說前輩說得不是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
而不害其為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為異方得 木之
正淳問性善大抵程氏說善惡處說得善字重惡字輕曰善固
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是氣質之性蓋理之與氣雖
同畢竟先有此理而後有此氣又問郭氏性圖曰性善字且
做在上其下不當同以善惡對出于下不得已時善字下再
寫一善却傍出一惡字倒看以見惡只是反於善且如此猶
自可說正淳謂自不當寫出來曰然 賀

卷九十五 十三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
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
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
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
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
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
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
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
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
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銖
明道論性一章人生而靜靜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
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
說性便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
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
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言極本窮源之性
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氣質之稟雖有善惡之不同然極
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端蒙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
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
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說氣質底便
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以上是未有
形體如何說 賀孫
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此是未有人生之時但有天理
更不可言性人生而後方有這氣稟有這物欲方可言性 卓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此只是理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是
氣質要人假合而後成 文蔚
人生而靜已是夾形氣專說性不得此處宜體認 可學

卷九十五 十四

或問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為天命之不已感物而動酬酢
萬殊為天命之流行不已便是流行不知上一截如何下語
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之本體也 人傑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有兩箇性字有所謂理之性有所謂
氣質之性下一性字是理人生而靜此生字已自帶氣質了
生而靜以上便只是理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只說得氣質不
是理也 淳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稟而言矣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人生而靜上面
不通說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
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
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
便兼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

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禀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禀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 僩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只說性如說善即是有性了方說得善 方

問近思錄中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性往往人都錯看了才說性便有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熏染得不好了雖熏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舊在此全在學者着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理 去僞

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言繼之者善是主於接續承受底意思否曰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 道夫

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易中所言蓋是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却將來就人發處說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故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流而知其源也故孟子說四端亦多就發處說易中以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耳 端蒙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出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實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故也 閎祖

問或謂明道所說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說繼之者善與易意不同但以爲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註某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此數字分明有着落則此段儘易看 銖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晚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 文蔚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 人傑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賜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道夫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

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
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
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
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淳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曰眞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眞箇是差異好笑且
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
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
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
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 [illegible] 胡氏謂善不
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
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 [illegible]
對善者也 融。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
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
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
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
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
棊盤路兩兩相對末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
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銖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
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
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
耳 雉

問陰陽晝夜善惡是非君臣上下此天地萬物無獨必有對之
意否曰這也只如喜怒哀樂之中便有箇既發而中節之和
在裏相以 道夫

問天地之間只是一箇當然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只是直上直下等語皆是形容中之在我
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 謨

問只是一箇當然之說曰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
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爲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道夫

天地間只是一箇當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 如此則 敬而無
失最盡 居敬方 明旗字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
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
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
去做底 道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是人道中庸所謂思誠者是
也 僩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
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 寓

或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曰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
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說泳問不欺是就人身說否曰
然 胡泳

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 祖道

問冲漠無朕一段教人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
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
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
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
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
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
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

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
說空老氏便只是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曰未應不是先
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
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在後却只
是未應時理文蔚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在這
裏不是先本無却待安排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如
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是元有君臣之理也亦[illegible]

子升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
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
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木之

或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
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
行必有塗轍之理賀孫



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又問下文既是塗
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了字亦曉不得
又曰某前日說只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
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
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夔孫

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且是言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無
一之不相似至下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却
只是說上意一脚否曰然又問屈伸往來只是理自如此亦
猶一闔一闢闔固為闢之基而闢亦為闔之基否曰氣雖有
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
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道夫

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
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一陽
循環而不已者乃道也淳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盡陰陽之變化萬物之
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為應循環相代
所以不已也端蒙

問天下只有箇感應曰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靜亦
然譬如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僩

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而言
則感又兼應意如感恩感德之類端蒙

問感只是內感曰物固有自內感者然亦不專是內感固有自
外感者所謂內感如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此只是一物先後
自相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此便是內感若有人自外
來喚自家只得喚做外感感於內者自是內感於外者自是
外如此看方周徧平正只做內感便偏頗了夔孫

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秫種有粳種隨那種發出不
同這便是性心是箇[illegible]他只會生又如服



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涼或寒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
溫證有涼證這便是情賀孫

履之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章如何曰疑此段微有
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為也
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着也便是不
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
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伯羽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
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
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
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
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
曰謂發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
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

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 端蒙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為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 端蒙

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 可學

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 淳

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必是當時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豐云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敢不載但只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 僩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 燾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可學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 端蒙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 端蒙

伊川云心生道也方云生道者是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是人為天地之心意 淳 又曰生亦是生生之意 有是惻隱心則有是形方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方

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以為人不知性故怠於為希聖之學而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知得有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為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為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僩 以下第二卷○好學集注都已附本章

蜚卿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 淳

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

由你存此心紛擾看有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
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豪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知止然
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恪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
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
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於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
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所
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
是非是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 賀孫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
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



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
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
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端蒙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
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
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
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圓 淳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
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
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
則又是死了 淳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
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
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
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
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
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
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
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
說話大公是仁順應是義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推天之
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道夫
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僩
趙致道問自私者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者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擴然而大
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擴然
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
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銖



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
動也 端蒙
問昨日因說程子謂釋氏自私味道舉明道答橫渠書中語先
生曰此却是舉常人自私處言之若使自私而用智與後面
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若看說那自私則不能以有為
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則所指亦大闊矣先生
曰固然但明道說人之私意耳味道又舉友鑑宗照與夫
惡外物之說先生曰此亦是私意蓋自常人之私意與佛之
自私皆一私也但非是專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子
因橫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疏不能應物又有一
般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擴然而大公則上
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物來而順應 廣 賀孫錄別出

說佛是自私味道云明道自私用智之語亦是此意先生答以此自私說最是常人之自私某細思之亦是自私胡不能以有害於事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忍只是佛氏之自私先生曰此說得較闊渠說得有這病故如此說其學云今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猶反鑑而索照也但亦謂自私而用智也人不一是絕外物而求定之意應迹如異端以為大害此見不能以有為為應迹若乃累公物來順應便不知此上不論求空寂不累於物做

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着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擴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順應 淳

先生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詩時觀理之是非才見己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 僩

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為只有此理故 可學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淳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 㽦

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如楊墨何嘗有邪心只是不合正理 義剛

先生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地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燾

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是為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是如此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脩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汩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脩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辨他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為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痛 賀孫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

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雜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 賀孫

僩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己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淳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攤辟近裏切問明

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
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
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
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涂得
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
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横渠多教人禮
文制度之事他學者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
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着地頭了公今看了近
思錄看別經書須將遺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
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道夫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是且理會自家切己處明善了
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未賀孫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
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



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己物也僩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一段只緣
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生者其流動發
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天地萬物均受此氣均
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如此硬
椿定說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
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
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
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
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
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到這裏在此
又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
似炙着底自然熱不是使他熱也因舉東見錄中明道曰學
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

好當添入近思錄中僩
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
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要便歡
喜在少間亦未必禍更轉爲福福更轉爲禍荀子言君子大
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
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
私吝皆不好也賀孫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
誇多鬭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
己爲人之分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
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恐減與盈是禮
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
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



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
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
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故
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
用矣曰然銖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何謂也曰記謂禮減而
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
敬便是減須當着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爲文樂如歌
詠和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爲
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退來便是得情性之正淳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
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
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
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僩

禮樂進反。禮主於減，謂主於斂束；然斂束太甚，則將久意消了，做不去，故以進為文，則欲勉行之。樂主於盈，謂和樂洋溢；然太過則流，故以反為文，則欲回來減些子。故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不然，則流矣。端蒙

問禮樂進反之說。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以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非人之所樂，故須強勉做將去，方得。樂以發揚蹈厲為尚，故主盈；然樂只管充滿而不反，則文也無收殺，故須反，方得。故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所以程子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道夫

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安得私！故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賀孫



論理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只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為當為，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奸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復中原，雪讎恥，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況為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僩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賀孫

問：「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曰：「此段只如弟子入孝出弟，行謹言信，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且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腳，却學文做工夫去。」端蒙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麼樣強健！」賀孫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方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蕩然；有人外面恁地寬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住，不由他不上去。賀孫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寓

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閎祖。○子蒙錄云：或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曰：未有先後，此只是一時事。閎祖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曰：「事成之謂利，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僩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
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
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
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
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
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著得一箇
字著兩箇不得為敬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
仁便煦煦姑息義便粗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
物則有這理有那物即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
相害 寓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之事 德明



鄧卿云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妄意四者缺一不
可曰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
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志大而心不小者也 道夫



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智雖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則相
將流於權謀譎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曰也是如
此又曰智是對仁義禮智信而言須是知得是非方謂之智
不然便是不智 子蒙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
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
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 僩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爾真妄是
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
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
妄者卻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
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卻移在水中其
為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之意 燾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及發而不中節則是妄故學者
須要識別之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道夫曰這皆是顏子
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 道夫

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賀孫
進德則自忠恕是從這裏做出來其致則公平言其極則公平
也 端蒙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卻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以人
體之方謂之仁否曰此便是難說公而以人體之此一句本
說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先生又
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
帶得來只為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
如溝中水被沙土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壅
塞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別擔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



此水只是被物事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己復禮
為仁所謂克己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
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
近仁又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
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
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若道理只是如此
看又更做甚麼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緣看那物事沒滋味又
問愛者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
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
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
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
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
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
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

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此等處容易曉如何恁地難看 僩

問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故曰仁竊謂仁是本有之理只是克己功夫到處公所以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己私既盡只就人身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身著事之辭非體認之體也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群臣之體也 銖

問向日問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先生曰體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銖思之未達切謂有此人則具此仁然人所以不仁者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即此人而此仁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先生頷揚至之謂曰仁字叔重說得是了但說體字未是體者乃是以人而體公蓋人撐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上以為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作如此看方是 銖



問公而以人體之如何曰仁者心之德在我本有此理公卻是克己之極功惟公然後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蓋曰克盡己私之後就自家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淳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為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

所以能愛能恕[illegible]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卻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僩

公而以人體之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道夫

李問仁欲以公愛恕三者合而觀之如何曰公在仁之先愛恕在仁之後又問公而以人體之一句曰緊要在人字上仁只是箇人 淳

公所以為仁故伊川云非是以公便為仁公而以人體之仁譬如水泉私譬如沙石能壅卻泉公乃所以決去沙石者也沙



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復也 德明

謂仁只是公固若未盡謂公近仁耳又似太疏伊川曰只是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此是先生晚年語平淡中有意味顯道記憶語及入關語錄亦有數段更宜參之 [illegible]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銖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為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於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 淳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曰如公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

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 壽銖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
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且看孔孟也
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
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須當細看 道夫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為
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
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忘氣能
得幾時子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 許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
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淳
楊子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
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
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



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 淳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時且須暖其
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才
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慢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
其生耶 大雅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
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賀孫
用之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
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
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
去做工夫又何益 賀孫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為標準如何却說不得立標準曰學
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
便計較思量得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田地又如何便有箇先

據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只是
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認下著
頭做少間自有所至 僩
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
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
知次第驟將與他看未得先生曰豈不是如此又曰西銘本
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 義剛
問尹彥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曰也是
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
與之讀曰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
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
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 道夫
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
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潟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



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
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
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
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
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
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
尹彥明看得好想見無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
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
或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使當難劇想見
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奈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
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又却不肯
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
言以垂後世底意思與那措諸事業底心緩使你做得了將
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

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亦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門說話固是他門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和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僩

問胡氏說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著工夫此是著何工夫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胡氏合下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學之功夫却欠程子道恰好著工夫便是教他著下學底工夫淳



#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六 共計十五版

## 程子之書二

遺書自云不信只聽乃知當時有不信者方子○第三卷

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端蒙

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僩

若今日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此亦只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且隨自家力量應之雖不中不遠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至十分盡處某亦且是為初學言如龜山却是恁地初間只管道是且隨力量恁地更不理會細密處下梢都衰塌了賀孫

敬者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為私欲汩沒非是更有一心能照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端蒙

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為之恭言恭只是人為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為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端蒙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制縛

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
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
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
別撰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
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
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
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
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
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
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卻請
別人來作主 端蒙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
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敬而無失問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為
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
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
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此事須思而後通安
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
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
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是

心要在腔殼子裏心要有主宰繼自今便截斷胸中膠擾敬以窮
理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應事接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
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
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着曰固是要如此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
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
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
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
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賀孫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
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做甚麼才說到敬便是更無可
說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
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 學蒙

令文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
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
敬則這道理流行 便留驗行也 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
是借來說己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
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卻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
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
此處那有敬意亦是借來做自己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
義勿正是勿望氣之生義集則氣自然生我只集義不要等
待氣之生若等待便辛苦便去助氣使他長了氣不至於浩
然便作起令張旺謂己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
是助長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斷不知易何以
言敬曰伊川門說得閑使人難曉曰下面云誠敬而已矣恐
是說天地間一箇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
人身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
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天地人只
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
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

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端蒙）

問存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端蒙 僩錄作便）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端蒙）

問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賀孫）



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淳）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這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

蜚卿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雉）

厚之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可學）

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得快（端蒙）

主一兼動靜而言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又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賀孫）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端蒙）

問之閒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等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曰這處難說只爭一毫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如克己復禮不是克己復禮三四箇字排在這裏克己復禮二字只是拖帶下面二字要挑撥出天理人欲非禮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禮是一箇物事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渾淪說在這裏教人自去看（賀孫）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淳）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為主別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不謂之虛乎然他說有主則實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為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道夫）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
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端蒙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
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
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
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
滿了如何得虛淳錄云皆入這裏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
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又曰
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
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又曰程子既言有主則
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凡
讀書且看他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揚子言於仁
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言剛却是仁柔却是義又論語學不
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各隨



本文意看自不相礙寓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事更不做別事無
適是不走作淳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
如何曰却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
又別思一事便不可銖
無適之謂一無適是當不走作且如在這裏坐只在這裏坐莫
思量出門前去在門前立莫思量別處去聖人說不有博奕
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奕豈是好事與其營營膠擾不若但
將此心殺在博奕上賜
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
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此主一無適
之義蜚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
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

教人習曰莫管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道夫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
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
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
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
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
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
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
重可也道夫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某觀延平亦
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
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
今只道敬又問既發未發不合分作兩處故不許如中庸說
固無害曰然寓



問伊川答蘇季明喜怒哀樂未發耳無聞目無見之
說亦不甚曉昨見先生答呂子約書以為目之有見耳之有
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視耳之有聽心之有思已發不
同方曉然無疑不知足之履手之持亦可分未發已發否曰
便是書不如此讀聖人只教你去喜怒哀樂上討未發已發
却何嘗教你去手持足履上分未發已發都不干事且如眼
見一箇物事心裏愛便是已發便屬喜見箇物事惡之便屬
怒若見箇物事心裏不喜不怒有何干涉[illegible]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黈纊答
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
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
然前旒黈纊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
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矣淳○義剛同
因說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條記得

發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上則没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欣悅 僩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 淳

問前日論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未彼時一[illegible]言句了及退而以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須不害是否曰說得已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 淳

正淳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 方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曰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伊川却云纔說知覺便是動曰此恐伊川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illegible]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銖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去僞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 洽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本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人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

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說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又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敬是主事而言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求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儼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

問以心使心如何曰平使之令人都由心則是妄使矣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勝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廣

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曰這卻是一箇總要處

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剌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剌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剌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了 寓 五卷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卻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胡泳

或問程子有言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痼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好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 廣

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淳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 淳○第六卷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卻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卻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淳 寓 下義剛錄 不知和則不利矣○第七卷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僩○第八卷

問心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

王莽矣揚雄才，留說到此後世論治皆入此一意 淳
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
此條遂說歟之 淳○寓 九如
條是八分書言八分方是 祐方
役是八分書是欠些教化處 必大
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 謂祖道○
厚之問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為難如何是從容就義曰從
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汩於利害却悔了此
所以為難曰管仲如何曰管仲自是不死不問子糾正不正 可學
厚之問伊川不答温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
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
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 可學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
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
六月五 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揚○學蒙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
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
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 銖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
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
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
又曰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上三句獨時焉而已難曉 僩
問孟子則露其才蓋以時焉而已直卿云或曰非常如此蓋時
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
焉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
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 僩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
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

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淳
論大成從祀因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程子不
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
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
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問退之
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闢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
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三句便也未穩曰且言其大槩耳使
如董仲舒也則有疎處蜚卿曰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
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
之謂性說了道夫問如他說定名虛位如何曰後人多譏議
之但其說便如此說也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
此仁之道仁之德此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虛位
也且須知他此語為老子設方得蓋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
江廿四 從由又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先知得他為
老子設方看得曰如他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
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孫山以為孤聖道絕後學何如先生
笑曰孫山只要說得于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論之作
於夫子全以死生為言似以此為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
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 道夫
問諸葛亮有儒者氣象如何曰孔明學不甚正但資質好有正
大氣象問取劉璋一事如何曰此却不是又問孔明何故不
能一天下曰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真漢賊
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割這處便難向
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
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
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僩
揚子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則淺道淺二說取予以相牴牾
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
若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
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
得其實也賀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程
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直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
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文中
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只就外面硬生許多話硬將古今事
變來壓捺說或笑似太公家教淳
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僩
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
起否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今時非
無孝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謂即孝弟便
可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
曰知得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
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不成
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為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
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又問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為一
事橫渠以為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
只是一事二先生說須逐箇看問李路問鬼神章先生意亦
如此蓋幽明始終固無二理然既是人便與神自是各一箇
道理既是生便與死各自一箇道理所以程先生云一而二
二而一也曰他已說出但人不去看有王者若便異學未躐
等之說說只是一箇道理看來他卻只見箇一字不見箇二
字又有說判然是兩物底似又見箇二字不見箇一字且看
孔子以未能對焉能說便是有次第了賀
問周子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

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邪曰此不要解到
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意思如何是一
般有事曰道夫錄云數字須是自家到那地位方見得那草與自家意思一般處
問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
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
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
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
卻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
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
看生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
發見處只是為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
為他皮殼粗了夔孫
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殍食便不美昔正淳嘗云與
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思否對曰
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
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真是主張
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
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必大

程子之書三 此卷係遺書中非入近思與四書或問者以類而從別爲一卷文集附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 僩錄作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 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卻要自家分別它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功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揀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如閑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 錄語錄以下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卻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它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繞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所以程先生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它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 可學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它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 寓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 振

李端伯語錄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 方

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曰侯氏之說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仲素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 僩

張思叔語錄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不若只錄語錄爲善 枋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它描摸它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與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曰齊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齊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義剛

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子書乃其略也 方

問欲取程氏遺書中緊要言語分爲門類作一處看如得前後言語互相發明易於融會如何曰若編得也好只恐言仁處或說著義言性處或說著命難入類耳 浩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尹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且已不迷其說也 季隨語 方

伊川說尹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不知數十年後人將謂我是何如人 僩錄似 又三錄中說且得它見得不錯只是好 端 以 揚 閑

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反不
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纔昏，便不得。或有所遷就，
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義理便差了。器
之問程子語有何難曉處。曰：此等恐錄得差，或恐是一時有箇
意思說出，或是未定之論。今最怕把人未定之論便喚做是，
也是切害。如今言語最是難得一一恰好。或有一時意見
得是如此，它日所見或未必然。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
好。這只是這箇心，只是聖人之心平。一作坦
記錄言語有不同處。如伊川江行事，有二處載。一本云：伊川自
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岸上有負薪者，遙謂
之曰：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欲答之，而舟去已遠矣。一本
謂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爾。或曰：心存誠敬，曷
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已忽不見矣。某嘗謂前說不然，舊聞
濤洶湧之際，負薪者何以見其不懼？而語言又何以相聞邪？

卷九十七　三

六十九
就若無心之說，謂隱者既言，則隨而辟之可也。謂其初然不
見，則若兇物然，必不然矣。又況江之曲捨只是一事，安得有
分別邪？人傑
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
磨而火生。民安西風而雨，何食韭。天地間寒暖有先後。或
傳京師少雷，恐是地有高下。雷霆霹靂震死，是惡氣所擊，排凡此
數條，若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時說論所及，學者記錄，如
此要之，天地陰陽變化之機，日月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
而未可以立談判也。度節亦有思人風雷變化中之語，前輩
窮理何事不極其至。今所疑數條，其間必自有說，且游雷霆
君子以恐懼修省，聖人垂訓如此，則霹靂震死等事理之所
有，不可以為無也。榦錄〇以下與叔
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
千里，若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

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
非謂周天只三萬里。時倪相
程氏遺書一段說日月處，諸本皆云不如三佳說周回而行，不
曉其義。後見一本云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乃傳寫之誤。雉
十五卷必有無種之人生於海島。十八卷太古之時人有牛首
蛇身。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涪州見村民化虎。
此數條皆記錄者之誤。曰：以太極之旨而論，氣化之盛則破
初生民何種之有？此言海島無人之處必有無種之人，不足
多怪也。龍亦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物則有此理，取卵而
去，容或有之。村民化虎，其說可疑，或恐此人氣惡如虎，它有
所感召，未足深較也。諒
問：遺書中有數段皆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
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曰：同
既同，則所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

六十一
卷九十七　四

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
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
但其氣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獼猴形與人略似，則
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為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
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可學
伊川說海漚一段，與橫渠水冰說不爭多。可學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立誠
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曰：是誠敬二字
上。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它說要識仁，要知見得，方說到誠
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
即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
得。向編近思錄，欲收此段，伯恭以為怕人曉不得，錯認了。程
先生又說性即理也，更說得親切。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人，
止緣它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忒煞

不就自身已理會。又問：「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它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云：「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底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它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曰：「西銘之意，與物同體，體莫是仁否？」曰：「固是如此。然怎生見得意思是如此？與物同體固是仁，只便把與物同體做仁不得。恁地只說得箇仁之軀殼。須實見得，方說得親切。如一椀燈，初不識之；只見人說如何是燈光，只恁地摶摸，只是不親切。只是便把光做燈，不得。」賀孫

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人傑



問：「一段說性命，下却云『見於事業之謂理』，理字不甚切，可意謂理有善有惡，但不甚安。」又曰：「上兩句正是天命之謂性，下一句是率性之謂道。中庸是就天性上言，此是就事物上言，亦無害。」可學

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以為不然。養心只是養心，又何必助？如為孝，只是為孝，又何必以一事助之？若有得來又不止此。若才養氣，則其心便在氣上了，此所以為不可也。廣

呂與叔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為不然。某初亦疑之。近看來，方信。心死在養氣上，氣雖得其養，却不是養心了。方子

問：「呂與叔有養氣之說，伊川有數處皆不予之。養氣者亦不妨，只是認此為道，却不是。」曰：「然。」又問：「一處說及平日思慮如何？」曰：「此處正是微涉於道，故正之。」可學

遺書論命處，註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

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牆之下立，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去僞

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又大

仲思問：「遺書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說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



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所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道夫

致道問：「仁則一，不仁則二，如何？」曰：「仁則公，公則通，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是私意，故變詐百出而不一也。」時舉

問：「和靖語錄中有兩段言仁：一云：『其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又云：『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先生曰：『人能至公，便是仁。』此句未安。然和靖言仁所見如此，問伊川何不以一二語告之？曰：『未知其如何。』」可學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直實恁地便是誠若有八九分恁地
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些虛偽在內便是不誠忠便是盡
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誠之用 賀孫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
那動只恁地平放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却是向外
說來 端蒙

盡心之謂忠一心之謂誠存於中之謂孚見諸事之謂信 綱之甲
僩註引孚字從爪從子取鳥抱卵之義言人心之所存者
實有是物也 僩

問誠然後能敬未知誠須敬然後誠敬小誠大如何說曰必存
此實理方能敬只是此一敬字聖人與學者深淺自異 可學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
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
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
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 必大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
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是善纔過
便至於殘忍故它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若本非惡但或過或
不及便如此 文蔚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
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
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
惡若把那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
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
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些小惡事固可說天理如
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
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 賀
孫問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
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
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
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
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
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
云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恩之是淳
善底人易得含糊苟且姑息含糊 賀孫

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
順底惡是反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
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 端蒙

問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便是善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
生便是繼如何分作兩截曰此亦先言其理之統體此然亦
未甚安有一人云元當作無尤好笑 可學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子謂乃極本窮原之
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人 僩

李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
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 僩

問天地設位一段明道云劉質夫錄天地設位合道易字道
它字不得不知此說如何曰明道說話自有不論文義處 可學

問道者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張是
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 可學

問道只是名形體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身己
去體那道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它
令此道為我之有也如克己便是體道工夫 僩 閎祖以下大學

[illegible]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

後自然從容不迫定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
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
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
不能執捉者 淳
䟽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
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並以放
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
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
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
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
太局促了 播明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有得如何必大對
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
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要知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
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夾
常看持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
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恐促了未看今且說只是
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
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
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
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
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
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弟不忠
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難
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
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

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
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
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
初學者言之它既未知此道理則教它認何爲德故必先令
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
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
在己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
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意
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
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
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知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
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
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
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
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
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
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
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
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
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
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
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
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
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 必大
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其說高矣然夫子當時只告顏子以克
己復禮而已蓋敬是常存養底道理克己是私欲發時便

學克除去兩不相妨孔子告顏子克己之論下面又有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語在 端蒙

問主敬只不接視聽須得如此否曰蓋有此樣人如許渤之類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 淳
活潑潑地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僩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
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 淳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否
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
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去僞

性思爲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 升卿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與要窒慾否曰然

致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



都沒了 淳

上床斷不可思慮量多思慮了從頭放處如思小處事思慮了
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恐未得遂只管思轉思
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來緣此不能寐半夜起
來隨手寫了方睡得着程子贈溫公數珠只是令它數數而
已如道家數息是也 僩

問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莫是因事言之曰此說
不知如何郭子和亦如此說如絜矩豈無事上之恕 可學

程子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積習於學者甚到積習熟時即
和禮亦不見矣 必大

問務益如登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曰從善如登是難從惡
論語之易從義却好然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 淳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
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誠意

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說聖人乃
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
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
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內修辭是在外問何不
說事却說辭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
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着乾所言便有自
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
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
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
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 可學

問伊川謂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如何曰怕
分却心自是於道有害 大雅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
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



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可學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
幸便是這箇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
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
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
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
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
問壞了一生我寧終身不知此段最好看 僩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
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
做活計 節

問以物待物一段上文云安可使小者亦大下又云用一心而
處之意似相背曰一心而處之只是言盡吾心耳 可學

榮者相關處對語生者不斷枯者死程子云可以見得浩然之

氣先生云此只是無間斷之意看相關對語不斷衣我使自
得端蒙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
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賜。以下聖賢及先儒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曰舜
知象之將殺己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知桓魋必
不能害己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拗然皆是道並行而不
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子事一一相類也銖。錄云舜知象欲殺己而下喜夫子知桓魋不能害己而微服此兩事甚相拗故伊川曰相類
問伊川曰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
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
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
箇中底道理去偽
問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與說才誠処一段不同恐

彼是說天資之才與此才別到得理明無不可用是理明則
天資之才不用曰然可學
周茂叔納拜已受去如何還可學
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提出曰明道云
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卻說是以天自処便錯了
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欲執以為定說
卻向空去了可學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也曰了翁
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道不能為此了
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婿也翁移書曰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
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幾叟心知其書非是未敢
言翁問曰何疑曰以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
遂不復出近日陸子靜力主以為真明道之書某云卻不要
與某爭某所聞甚的自有源流非強說也兼了翁所舉知仁
勇之類卻是道得著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道夫
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
有間斷否曰不然尋常未嘗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
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去偽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
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僩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
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
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
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
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萬當
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
了更無許多廉纖纏繞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
安否曰它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

安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
道錄想是它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淳
問古不必驗一段曰此是說井田伊川高明必見得是無不可
行然不如橫渠更驗過則行出去無窒礙必大
古不必驗因橫渠欲置田驗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如此
処可學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伊
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
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
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
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
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

意恐然也觀後來鄒恩都不曾為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
生亦不為之矣 揚
問伊川於陳乞封父母之問云待別時說過謂此自出朝廷合
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否云如此名
義却正 道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
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面發赤明
道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夫為師門所斥難而愧形於顏色與
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
且何不曰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己意言
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痒底道理先生未以為然次曰
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為它
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則一專言則包
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
其中矣又曰此心之初發處乃是惻隱如有春方有夏有惻
隱方有羞惡也如根蔕相連 蓋卿
伊川問和靖近日看大學功夫如何和靖曰只看得心廣體胖
處意思好伊川曰如何見得好尹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而
已看它一似瞞人然和靖不是瞞人底人公等讀書都不見
這般意思 僩
又舉程子之言謂陳平知宰相之體先生問如何是理陰陽過
未對曰下面三語便是理陰陽 義剛
問程先生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日如仲舒語只約度有
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闊疏了 寓
曾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
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
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

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
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
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
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
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是未
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事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
退以義辭遜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 道
問王祥孝感事伊川說如何曰程先生多有此處是要說物我
一同然孝是王祥魚是水中物不可不別如說感應亦只言
己感不須言物 可學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為之邪先
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侯師聖如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
見得是如何 淳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
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
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可被猛撞出來
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
學者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久久當自見得讀書講
明義理到此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它日未晚也 謨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
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
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
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
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詆之也 謨
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汩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
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
爾 謨
遺書說老子言雖除去經却不雜然只是規刻天道而去盡者也

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矣盡一書曲折女仁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存字
一伯淳曰此三住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
放心此則明道以持國之言爲然而道家三住之說爲可取
也至第二卷何以有曰若言神住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
雖言養氣亦是第二節事若是則持國當日之論容有未盡
者或所記未詳如何曰二程夫子之爲教各因其人而隨事
發明之故言之抑揚亦或不同學者於此等處必求其所以
爲立言之意尚自爲窒塞則觸處有礙矣與持國所言自是
於持國分上當如此說然猶卒歸於收放心至闢之以爲浮
屠入定之說若是必嚴其辭以啓迪後進使先入之初不惑
乎異端之說云爾謨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
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

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是歎
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
說歎吾儒禮儀反爲異端所切取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
不圓所以爲可疑耳謨
李端伯所記第一條力闢釋氏說出山河大地等語歷舉而言
之至論聖人之道則以爲明如日星及其終也以爲會得此
便是會禪至與侯世與講孟子浩然之氣則舉禪語爲況云
事則不無擬心則差十五卷論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
言非黃非白似又以中庸之言下與釋氏較勝負至如所謂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與陳瑩中論天在山中大畜是
芥子納須彌所引釋氏語不一而足如其闢異端之嚴而記
者多錄此何耶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便是會
禪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闢異端
往往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語旣不足以服之如

明道諸先生實曾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爲虛誕怪僻之要
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爲苟徇其說也謨
閎祖 遺書首卷明道與韓持國論禪一段看來韓持國只是曉得
那低底禪嘗見范蜀公與溫公書說韓持國爲禪作祟要想
得山河大地無寸土不知還能無寸土否可將大樂與喚醒
歸這邊來今觀明道答它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它山河大
地又干你何事想是持國曾發此問來故明道如此說不知
當初韓持國合下被甚人教得箇矮底禪如此然范蜀公欲
以大樂喚醒不知怎生喚得它醒它方欲盡掃世間之物歸
于至靜而彼欲以鬧底物引之亦拙矣然范蜀公之樂也可
可地用之間此等說如何是矮底禪豈解更有一般高底禪
曰不然它說世間萬法皆是虛妄然又都是真實你攻得它
前面一項破它又有後面一項攻它不破如明道云若說幻
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此

語也攻它不破它元不曾說這箇不是性它也說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何嘗說這箇不是性你說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它
又何嘗說性外有道道外有性來它之說有十分與吾儒相
似處只終不是若見得吾儒之說則它之說不攻自破所以
孟子說詖辭知其所蔽它到說窮處便有一樣說話如云萬法
都是虛妄然又都是真實此又是如何今不須窮它窮得它
一邊它又有一邊都莫問它只看得自家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分曉了却略將它說看過便見它底不是所以明道
引孔子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看這數句幾多分
曉也不待解說只是玩味久之便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天有四時春秋冬
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
露生無非教也多少分曉只是人自昏了所以道理也要箇

聰明底人看一看便見也是快活人而今如此費人口頰猶
自不曉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它也只是厭惡世諸爲
一身之計觀它修行大故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
來相傳一向說開了 僩

伊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爲不
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方子

釋家言性猶日小器器謂輪廻也如以蟻性與牛是傾此于彼 夕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胷
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
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
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須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
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之意在它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淳○學蒙明淵下錄

卷九十七　十九

伊川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說
必記錄有誤蓋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見得恁地確定便
有實見得又都閑了 淳

先生顧陳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
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
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
是如此 義剛

問不當以體會爲非心是如何曰此句曉未得它本是問橫渠
心小性大之說心性則一豈有小大橫渠却自說心統性情
不知怎生却恁地說

問不當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如何是體會曰此
必是橫渠有此語今其書中失之矣橫渠云心禦見聞不弘
於性却做兩般說渠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處云心能檢其
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此意却好又不
知它當初把此心性作如何分橫渠說話有差處多如此 可學

問游定夫所記如云一息不存非中也又曰君子之道無適不
中故其心與中庸合此處必是記錄時失正意曰不知所記
如何其語極難曉 可學

問游定夫記程先生語所謂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
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故爲其偏而已矣觀其意蓋以中爲
理偏爲不周偏之意一物不該一事不爲是說無物不有之
意一息不存是說無時不然之意是否曰便是它說中字不
著中之名義不如此它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遍卻
不妨但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它夾
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一時名流如江民
表彭器資鄒道鄉陳了翁皆被熏染大片說去 [illegible]

問自性而行皆善也以下當初必是以同此性而於其上如此
分別記錄不真了曰然 可學

卷九十七

問稱性之善一段曰不是又問心如何有形曰張敬夫極善此
二字曰當初意思必是以心比性有少模倣故記如此曰然 可學

學者不可以不誠一段不是 可學

問內外得一段亦未寬曰然 可學

物各付物不役其知便是致知然最難此語未敢信恐記者之
誤 人傑

問遺書有一段云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
知則意自誠此與它說不同却不曾下格物工夫曰不知此
一段如何又問物來則知起似無害但以下不是曰亦猶格
方得 可學

問用方知不用則不知曰這說也是理會不得怕只是如道家
通得未來底事其向與一術者對坐忽然云當有某姓人送
簡至矣久之果然扣之則云某心先動了故知所謂用與不

用怕如此恐伊川那時自因問答去今不可曉要附在疑誤之道可以前知解中只攬得鶻突沒理會賀孫

問遺書中云聖人於易言無思無爲此戒夫作爲此句須有錯曰疑當作此非戒夫作爲可學

問思入風雲變態中曰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思亦到僩又觀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時事梅臺詩亦說時事揚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爲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學

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先天錄論則歷家謂十一月朔夜半甲子冬至自是難得遇也砥

問呂與叔問中處中者道之所從出某看呂氏意如曰性者道之所從出云爾中即性也亦是此意只是名義未善大意却不在此如程先生云中即道也若不論其意亦未安曰中即道也未安謂道所從出却是就人爲上說已陷了又云中即道也知亦不妨又問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爲一即未安以下云云至安得不爲二乎程先生語似相矛盾曰大本達道性道雖同出要須於中識所以異又問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此段說中與平日異只爲呂氏形容中太過故就其既發告之曰然又問若只以中爲性以下云云至却爲近之曰此語不可曉當時問時辭意亦自窘束又問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如何曰有物方倚得中未有物如何倚曰若是當倒說中則不倚曰亦未是不如不偏好又問中發出則自不雜是要見工夫處故以爲未安曰不雜訓和不得可以訓不純游定夫云不乖之謂和却好又問赤子之心處此是一篇大節目程先生云言赤子發看有異得爲大本乎看呂氏此處不特毫釐差乃大段差然毫釐差亦不得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赤子之心如何比得曰不論聖人與叔之失却是說赤子之已發者皆爲未發曰固是如此然若論未發時衆人心亦不可與聖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說却是天理別在一處去了曰如此說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如何曰此却是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發時心多擾擾然亦有不擾擾時當於此看大抵此書答辭亦有反爲所窘處當初不若只與論聖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則自分明又問引孟子心爲甚如何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又問引允執厥中如何曰它把做已發言故如此說曰聖人智周以仁然不係違又云言未有異又終未覺又云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指爲大本雖如此說然所指又別曰然曰南軒云心體昭昭處分作兩段曰不是如此此說極好敬夫初唱道時好如此說話又問此一篇前項只是名義失最失處在赤子之心曰然可學

問呂氏與伊川論中書曰呂說大槩亦是只不合將赤子之心一句插在那裏便做病赤子飢便啼寒便哭把做未發不得如大人心千重百折赤子之心無恁勞擾只不過飢便啼寒便哭而已未有所謂喜所謂怒所謂哀所謂樂其與聖人不同者只此耳南軒辨心體昭昭爲已發如何曰不消如此伊川只是改它赤子未發南軒又要去討它病淳

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飢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寓

人呼墓地前爲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爲券臺不曉所以南軒欲改之某云不可且留著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爲券臺僩

張子之書一 凡入近思者為此卷

張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揚

問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節夫之

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如望氣者凡氣之災祥皆能見之如龍成五色之類又如昔人有以五色線令人暗中學辨三年而後辨得細臨錄云明

問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又曰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義剛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舊聞發之記先生語云游氣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方見得是否曰也似如此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某常言正如麵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麤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問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為復亘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其感遇聚結為雨露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却正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問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兩句次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為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為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只是說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至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此兩句便是例緒賜雖性物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僩

問游氣紛擾一段是說氣與理否曰此一段專是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麤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其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上章言氣坱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因說佛老氏却不說著氣以為此已是查滓必外此然後可以為道遂至於絕滅人倫外形骸皆以為不足卹也銖



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謨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初閣

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

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端

問游氣陰陽曰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滾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斡轉便是生物時節道

問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

問游氣莫便是陰陽橫渠如此說似開了曰此固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橫渠言游氣紛擾季通云却不是說混沌未分乃是言陰陽錯綜相混交感而生物如言天地氤氳其下言陰陽兩端却是言分別底上句是體下句是用也



游氣紛擾是陰陽二氣之緒餘循環不已是生生不窮之意

叔器問游氣一段曰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

問游氣陰陽曰游氣是出而成質曰只是陰陽氣曰然便當初不道合而成質却似有兩般

橫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說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士毅

燾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燾

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着從上說故如此下語致道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須得仁以為骨子

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何也曰理者物之體仁者事之體事事物物皆具天理皆是仁做得出來仁者事之體體物猶言幹事事之幹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仁則不可行譬如衣服必有箇人着方得且如坐如尸必須是做得



尸凡言體若便是做箇基骨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此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或於事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却自知得

問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否曰然當看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其後來看只是生息道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伸

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天地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

魄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爾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更看此意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問神之伸也其情狀可得而知者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即一樣如何恁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無形狀之可求故有此問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伸也這般處橫渠有數說說得好又說得極審其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橫渠語曰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天窮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

用之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 道夫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illegible]

或問一故神曰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 [illegible]

問一故神曰橫渠說得極好須當子細看但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 [illegible]

林問一故神兩故化此理如何曰兩所以推行乎一也張子言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謂此兩在故一存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或幾乎息矣亦此意也如事有先後才有先便思量到末後一段此便是兩如寒則暑便在其中晝則夜便在其中便有一寓焉 寓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 [illegible] 一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橫渠此說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 [illegible] 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 [illegible] 兩故化注云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 賀孫

橫渠語曰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又曰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是在陽又在陰無這一則兩便不能以推行兩便即是這箇消長又是化又是推行之意又曰橫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某時爲學雖略理會得有不理會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又曰某今見得這物事了覺得見好則劇相似當時未理會得是下了多少工夫而今學者却恁地泛泛然都沒緊要不把當事只是謾學理會得時也好理會不得時也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着弓須是射得中方得

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 方子

心統性情統猶兼也 [illegible]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子曰

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僩

問心統性情曰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義禮智是性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之心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則見得心可以統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卓

問心統性情統如何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人受天地之中只有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而情動且如仁義禮智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是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又說道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是情性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

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賀孫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豬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處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端蒙

橫渠云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好善而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所發至於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謂如人有三分合喜底事我卻喜至七八分便不是怒其所當怒而怒不遷如人有一分合怒底事我卻怒至三四分便不是以至哀樂愛惡欲皆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道夫

先生取近思錄指橫渠心統性情之語以示學者力行問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曰是此意因再指伊川之言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力行

丕通云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賀孫

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似欠了生知之聖端蒙

橫渠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別得分曉呂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僩

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芸閣說孰為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豬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為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僩

敬子問精義入神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事又曰繫辭此已上四節都是說感應之理只是自家意思之和合是有心於求人之感皆是此意○問呂與叔第二卷也如上文神來[illegible]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端蒙

問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卻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

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橫渠云陰陽二氣推行以漸謂化闔闢不測謂神伊川先生說神化等却不似橫渠較說得分明 賀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銖

用之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於氣性命於德前日見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 僩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字如何地說得來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始得曰橫渠文字自如此 僩

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為之理 端

問德不勝氣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 燾

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底汙漫椀盛得濁 僩



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又曰性天德命天理蓋人生氣稟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一句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字皆是德也曰然 枋

問莫非天也是兼統善惡而言否曰然正所謂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者皆出於天也陽是善陰是惡陽是強陰是弱陽便清明陰便昏濁大抵陰陽有主對待而言之者如陽是仁陰是義之類這又別是一樣是專就善上說未有那惡時底說話又之後曰程先生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燾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

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黑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唯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梏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他只是說一箇大與小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蓋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道夫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莫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說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不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則亦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道夫曰孟子本意當以大學或問所引為正曰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道夫曰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只要恁地說似乎只是懸空想象而心自然大這般處元

只是格物多後自然豁然有箇貫通處這便是下學而上達也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燾

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端蒙

問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此體字是體察之體否曰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今官司文書行移所謂體量體究是這樣體字

或曰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云體群臣也伊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僩

問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體之義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蒙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道夫



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伯豐問如何得不以見聞梏其心曰張子此說是說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先是於見聞上做功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性是論聖人事㽦

問有外之心曰十分事只做得七八分便是有外所以致知格物者要得無外也端蒙

或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入於邪遁之說且如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則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賀孫

橫渠言爲德辨爲感速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端蒙

息有養瞬有存言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端蒙

西銘一篇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止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端蒙

乾稱父坤稱母厲聲言 又曰以主上爲我家裏兄子得乎節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此便是陽動陰靜否曰此是陽動陰靜之理端蒙

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端蒙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如孟子說塞乎天地之間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端蒙

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端蒙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曰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僩

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要知道理只有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以明事天僩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恣忽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僩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

八〇四　十三

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燾

林聞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之林

問西銘說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有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寓

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先生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鍊

答叔京參乎伯奇之語云天命無妄父母之命有時而出於人欲之私才

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故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唤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

一四

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為一大父母與衆人厮共底也燾

道夫言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段只是一箇天人道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塞之與帥二字曰塞便是充塞天地之塞帥便是志者氣之帥之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道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
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
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其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
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
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
嘗看此篇作旁通圖子分爲一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 讀
一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而分殊
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
母惟稱字便見異也又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
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
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天地之塞如
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
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
矣帥卽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
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
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
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
度處西銘解二字只說大概若要說盡須因起疏注可也 寓
問西銘分殊處曰有父有母有宗子有家相此卽分殊也 節
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
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
只衮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
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弃了自家父母却把
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
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 敬仲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



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
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
上徹下都卽是一箇氣都透過了文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
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
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賀孫
問西銘理一而分殊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
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
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問西銘所以理一分殊如民物則分同胞吾與大君家相
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如所以事天所以長長幼幼皆是
推事親從兄之心以及之此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
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
了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
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
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疏從這處便理一分殊
了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
墨氏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
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大段這處若不子細分別直是與
墨氏兼愛一般 [illegible]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是乾稱
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
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
長長幼幼爲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
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撲

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這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 淳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文蔚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吾兄弟顛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

卷九十八　十二

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文蔚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直卿疑之 ……

每句直下觀之理皆在其中……則上事天下事親各有攸屬○方子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 西銘……○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而推入去到此極盡更沒去處所以謂之太極 謨

問西銘○節 …… 與 …… 于時保之 …… 不□踐……濟惡 …… 化 有迹 神 無迹 旨酒 …… 不弛勞 …… 豫 ……○方子

龜山有論西銘二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着 易傳說是 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分殊 後來已有一篇說了 方云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 方

林子武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先生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又問禮先生曰以其事物之宜之謂義義之有節文之謂禮且如諸侯七廟大夫五廟士二這箇便是禮禮裏面便有義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如中庸集略呂與叔所云自是合當恁地知得親之當愛子之當慈這便是仁至於各愛其親各慈其子這便是義這一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底便是仁仁打一動便是義禮智信當來不是要仁使時仁來用要義使時義來用只是這一箇道

卷九十八　十八

理流出去自然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而今只略略動着便有三箇物事在那裏其實只是一箇物虛明而能應物者便是心應物有這箇道理便是性會做出來底便是情這只一箇物事 賀孫

龜山說理一似未透於老幼及人一句自將分殊都說了但其意以老幼互相推及所以然者同類也但施置有先後耳因說我老老幼幼他亦老老幼幼互相推及天下豈有不治此便是絜矩之道 方

謝艮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艮齋看得西銘錯先生以爲然 淳

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令道夫寫作圖子看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

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

誣人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

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問橫渠語范巽之一段。如何？曰：惟是今人不能脫然如大寐之得醒，只是捉道理說。要之，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常存意，使不忘。他釋氏只是如此。然他逼拶得又緊。直卿曰：張子語比釋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夫固自在也，須用存意。問直卿：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忘。及古人意曰：說此語者，只不要放倒此意爾。

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蓋云事因當考索處，心未有主，且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卻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為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

志務時敏，須是低下著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卻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修乃來矣。這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

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

起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淳 義剛同）

橫渠「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

問：顏子心麤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眾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麤。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麤。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淳）

近思錄云顏子心麤。顏子尚有此語，人有一豪不是，便是心麤。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為仁之本。（僩）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問：橫渠謂世之病難行者，以嘗為人之因為辭，然處之有術

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蓋夫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作事初如雷霆霹靂五年後猶放緩了況限田之法雖舉於今明年便淡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必欲舉限田之法此之謂戲論且役法猶行不得往往貴賤貧富縣吏呈單子首曰第一都保正蔣芾因此不使貴賤既於田如何限得林勳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在廣中作守書中作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

安卿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曰這箇事某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便要奪他田他豈肯且如壽皇初要令官戶亦作保正其時蔣侍郎作保正遂令人書保正蔣芾後來此令竟不行且如今有一大寄居作保正縣道如何敢去追他家人或又說將錢問富人買田來均不知如何得許多錢荀悅便道行井田須是大亂之後如高光之時殺得無人後田便無歸從而來均此說也是兼剛問東坡限田之說如何曰那箇只是亂說而今立法如霹靂後三五年去使放緩了今立限田時直是三二十年事到那時去又不知如何而今若要行井田則索性火急做若不行且依而今樣那限田只是箇戲論不可行林勳作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守貴郡亦曾得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

橫渠若制井田畢竟繁使伊川為之必簡易通暢觀其書不必驗之言可見○方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可學



#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九

## 張子之書二 非錄入近思者別為此卷

正蒙有差分曉底看節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也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得差了僩

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處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illegible]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得而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

問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人傑

問橫渠說太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

焉紛紜不足謂之太和却說倒了曰彼以太和狀道體與發
而中節之和何異 獻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
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
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
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
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
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
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旣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如左
丞相大得右丞相不多問曰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
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
地說却似兩物 僩
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清爲道則濁之中果
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
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人傑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
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
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 壽
問太虛不能無氣一段曰此難理會若看又走作去了 淳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
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
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先
生因舉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
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
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
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寓。
問橫渠云太虛卽氣太虛何所指曰他亦指理但說得不分曉
曰太和如何曰亦指氣曰他又云由味若指虛空爲性而不



本天道如何曰旣曰道則不是無釋氏便直指空了大要緣
當初說出此道理多錯 [illegible]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閎祖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 閎祖
橫渠言陰聚之陽必散之一段却見得陰陽之情 端蒙
橫渠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
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
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
騰而上爲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
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陽在外者
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
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則
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戾氣飛雹之類曀霾
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賜
問橫渠言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卽天
心之所存也 人傑 謨。
問橫渠謂鬼神者往來屈伸之意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示
字之義如何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爲義故視字從示天之
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向見三舍
時舉子易義中有云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
卽示字也恐是字說又曰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
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僩。
林問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
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
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
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寓
林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云云 答曰且如
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撑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

其爲晝夜無寒無暑何以別其爲冬夏寓
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霿[illegible]
聲者氣形相軋而成兩氣風雷之類兩形桴鼓之類氣軋形
如笙簧之類形軋氣如羽扇敲矢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
皆習之而不察耳[illegible]

問橫渠說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理一也又言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先生皆以其言爲近釋氏冰水之
喻有還元反本之病云近釋氏則可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
性蓋謂性之爲體本虛而理未嘗不實若與釋氏不同曰他
意不是如此亦謂死而不亡耳[illegible]

問張子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
有甚造化及其釋則只是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
自不同曰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
不見卻無形了淳



問橫渠謂所不能無感者謂性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言只可
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亦有箇模樣蓋感固是心
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理便是性但將此
句要來解性便未端的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又曰仁
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將此語來得求仁則可要來正解仁
則未親切如義豈不是天下之正理道夫

問橫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因物
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
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
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這道
理今古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銖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
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
可學。大心篇

問橫渠耳目知德性知曰便是差了雖在聞見亦同此理不知
他資質如此何故如此若某云呂與叔難理會處似橫渠好處
卻多曰他又曾見伊川某云他更在得一二十年須傳得伊
川之學曰渠集中有與蘇季明一書可疑恐曾學佛可學

賀孫問前夜所說橫渠聖人不教人避凶處吉亦以正信勝
之之語伯謨云此可以破世俗利害之說合理者無不吉悖
理者無不凶然其間未免有相反者夫有以而不定也先生
因云諸葛誠之卻道呂不韋春秋好道他措置得事好卻道
董子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說不是他便說若是利成
則義自在其中功成則道自在其中賀孫

問橫渠說遇曰他便說命就理說曰此遇乃是命曰然命有二
有理有氣曰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理孟子是帶氣說曰然
[illegible]

橫渠言遇命是天命遇是人事但說得亦不甚好不如孟子其



又問曰但不知他說命如何[illegible]

橫渠闢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卻是大輪回
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依舊一大輪回
呂與叔集中亦多有此意思[illegible]

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illegible]

問橫渠得尺守尺得寸守寸之說曰不必如此且放寬地步不
成讀書得一句且守一句須一面居敬持養將去[illegible]

用之問虛者仁之原曰此如克己復禮爲仁又如太極動而生
陽[illegible]

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
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
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卻不似形而上者[illegible]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
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

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 可學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却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萬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橫渠清虛一大却是偏他後來又要兼清濁虛實言然皆是形而下蓋有此理則清濁虛實皆在其中 學

橫渠說氣清虛一大恰似道有有處有無處須是清濁虛實一二大小皆行乎其間乃是道也其欲大之乃反小之 方

隙後之問橫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一邊了這道理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虛也有是理實也有是理皆此理之所為也他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邊去管那一邊 淳

清虛一大形容道體如此道兼虛實言虛只說得一邊 端

橫渠言清虛一大為道體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說耳遺書中明道嘗辨之 端

或者別立一天疑即是橫渠 可學

問橫渠說虛云亦有偏否曰只是難說要之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說為善橫渠又說至虛無感有病 方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 端

問中虛信之本曰中虛只是自家無私主故發出來無非真實纔有些私於中便不虛不信矣 賀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 僩

問心包誠一段曰是橫渠說話正如心小性大之意 可學

橫渠云以誠包心不若以心包誠是他看得感重故他有心小性大之說 端蒙

因看語錄心小性大心不弘於性滯於知思說及上蔡云心有止說遂云心有何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物皆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以此因省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方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 晉

問橫渠說以道體身等處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僩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却儘有下功夫處也 謨

道夫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切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

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與手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淳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又恐是李挺之說 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去偽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廣錄同。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它是甚麼樣做工夫 僩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大雅



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其間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卻不介意了 可學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 淳

○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

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

四大夫都是加倍法知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在異預有此機械術數也僩

自御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錄旺蜚功云堯夫似曾此又有許多骨董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它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道夫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四通八達莊子云四闢八達言莊子此康節亦是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著以爲不足爲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依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佐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却又挾些消息盈虛者言之問觀物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又問如此則性與心身都不相管攝亡者自亡存者自存否曰某固言其與佛學相近者此也又曰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曰固是康節自有兩三詩稱贊子房曰然則與楊氏爲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以

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它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人傑因問擊壤集序有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猶未離乎害也上四句自說得好却云未離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聖人之中道以道觀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說前四句曰性只是仁義禮智便是道也心則統乎性身則主乎心此三句可解至於物則身之所資以爲用者也曰此非康節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議論它人傑因請教先生曰以道觀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不齊處是道不能以該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心却千思萬慮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檢其身處以一身而觀物亦有不能盡其情狀變態處此則未離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是以物觀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惡律



人則是以身觀物者也又問如此則康節以道觀道等語是爲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說亦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又問如此則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三句義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觀物一句爲不可通耳曰若論萬物皆備於我則以身觀物亦何不可之有人傑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然亦難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問堯夫之學似揚雄如何曰以數言可學

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爲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箇糙底道理後來便都無人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剩說了一箇道便如太極

生陽陽生陰至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後來五峰又說一箇
云云便是太極函三為一意思 賀孫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元為
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
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
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
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 謨
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
上面轉又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
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
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
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
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
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

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
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
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玄
便今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
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
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
也 方子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
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漫時是
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
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
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
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足以盡他所得此理亦多事物到面前
便見更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

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
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
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
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
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
然 廣
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
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廣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運統十二世一
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
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 [illegible]
堯夫今方三千年邵曆一萬年為一會 揚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
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占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

書與易自不相干 只是加一倍法 方子
又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
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又從裏
面細推去 節
叔器問經世書水火土石石只是金否曰它分天地間物事皆
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又問金生
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拶
得水出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
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
與伯溫模樣也知得那伯溫不是好人 義剛
因論皇極經世曰堯夫以數推亦是心靜知之如董五經之類
皆然曰程先生云須是用時知之曰用則推測因舉興化妙
應知未來之事曰如此又有術 可學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

言蔡季通言六右推什亦推取之蓋實不曾發孟子

康節漁樵問對無名公序與一兩篇書次第將來刊成一集節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唯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謂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今之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謨

夔孫問天依地地依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學蒙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向嘗以此數語附于通書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為然曰恐說得未是某云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廣云伊川謂自古言數者至康節方說到理上曰是如此如楊子雲亦略見到理上只是不似康節精廣

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又雪霜亦有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為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為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霧與露亦微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僩

或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銖

人身是形具所具道理皆是形而上者蓋天者天地之心也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歟人傑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文蔚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此語雖說得麤畢竟大概好文蔚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illegible]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淳問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己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叙有典此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淳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時舉錄同

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卻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卻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賀孫

或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卻在此蓋人得之於天理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卻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曰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

則謂之情 祖道

問性何以謂道之形體曰若只恁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為形體也 淳

性者道之形體此語甚好道只是懸空說統而言之謂道 節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泛泛說得道不曾見得性 泳

性者道之形體性自是體道是行出見於用處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率性之謂道亦此意 僩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 砥

器之問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性者道之形體之語器之云若說道者性之形體卻分曉曰恁地看到了蓋道者事物常行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本木之曰莫是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如此 木之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郛郭當是存主統攝處可學謂郛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郛郭中之有人曰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為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生之不已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種之必生如人之必仁如此卻是以生言仁穀種之生乃生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為仁曰然當為有又解南軒發見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為之宰者也其說心性待發而為之宰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 可學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為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 先生曰自家但做箇好人不必物不做物

或誦康節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默然廣云一事無處是太極先生曰嘗謂太極是箇藏頭底物事重重推將去更無盡期有時看得來頭痛廣云先生所謂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是也 廣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方圖之義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 方子

何巨源以書問邵子詩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邵子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陰陽否先生答之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 廣

問康節云天宮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蓋云天理流行而已常周旋乎其間天根月窟是箇總會處如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之意否曰是 僩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唯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 寓

康節詩儘好看道夫問楊無垢引心經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次第是子發也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自是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為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為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揍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盈便有虛有箇面便有箇背曰這便是自然非人力

之所能爲者，曰：這便是生兩儀之理。道夫。○賀孫錄云[illegible]

康節煞有好說話，近思錄不曾取。近看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人傑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方子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卻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道夫

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可學

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璘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道夫

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麒麟。」入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人傑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邪，怨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那人，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爲一其有回忌。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那，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那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害而賢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卻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修，何必預知之？」揚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須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敏，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 三十三張

程子門人

揔論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義剛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靜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靜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 賀孫 續近思錄云の門大

諸先生從二程子何扶看此不妨寺遺偏可 思張錄某說也不少作甚將出二錄高思不得

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楊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謨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拘無勳不窒礙矣 銖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卻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拚得下工 賜相

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 揚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它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卻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德明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見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義剛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 德明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文蔚

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僩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某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曰中無倚著之語莫亦有所自來曰卻是伊川語 可學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郤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立每旦起頂禮佛 [illegible]亦念[illegible] 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

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是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麄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纔到即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麄疎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沖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它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此子來議論全似上蔡如天自□□某以曾□又胡文定處講得此子曰文定發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办

學者氣質上病亦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針嘗云是病可以針而愈惟脂病為難治必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眾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禀便較高他也去仕官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吃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處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某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某亦不及理會只與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

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為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為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便見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却欲奔闢他不倒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僩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太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將傳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以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就道理上說於小處說得亦太了說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要語錄自欲要說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安帖如游楊解書之類多是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為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揚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無影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偽

程門諸賢見得不快於師說只為他自說得去文蔚

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玄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玄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如孟子說反身而誠本是平實伊川亦說得分明到後來人說時便如空中打箇筋斗然方其記錄伊川語元不錯及

自說出來便如此公嘗見問伊川說時當其不得其意耳 必大

問郭沖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為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以多病欵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 德明

周恭叔學問自是寬某不得 方

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 方

南軒云朱公掞奏狀說伊川不若先生云不知如何方是說着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得甚語也 方

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不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 道夫



學者須先看遺書及看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且也可不迷其說也 謙季

呂與叔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為先者此也 友仁

有為呂與叔挽詩云曲禮三千目躬行四十年 方

呂與叔中庸義與實好看又有春秋周易解 方

呂與叔云聖人以中者不易之理故以之為教如此則是以中為一好事用以立教非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是橫渠有此說所以橫渠沒門人以明誠中子謚之與叔為作誄並盡言又離也西北人勁直才見此理便如此行去又說出時其他又無人曉只據他一面說去無朋友議論所以未精也 振

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與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有為而言 卓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呂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

呂與叔集中有與張天驥書是天驥得一書與他云我心廣大如天地視其形體之身但如螻蟻此也不足辨但偶然是有此書張天驥便是東坡與他做放鶴亭記者即雲龍隱士徐州人心廣大後方能體萬物蓋心廣大則包得那萬物過故能體此體猶體群臣之體 義剛

呂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龜山云云未是 可學



呂與叔有一段說輪回 可學

謝顯道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 若海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 道夫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 人傑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淳

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 時舉

問上蔡說仁本起於程先生引醫家之說而誤曰伊川有一段說不認義理最好只以覺為仁若不認義理只守得一箇空心覺何用 可學

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着便應抉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抉着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抉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關痛癢底是不仁只覺見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於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 植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爲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這箇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畢竟如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爲仁如說克己復禮己何處克又如何且可以活物覺之而已也 謨



問上蔡以覺訓仁莫與佛氏說異若張子韶之說則與上蔡不同曰子韶本無定論只是迅筆便說不必辨其是非其云佛氏說覺却只是說識痛癢曰上蔡亦然又問上蔡說覺乃是覺其理曰佛氏亦云覺理 此一段說未盡 可學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 閎祖

問上蔡說佛氏目視耳聽一段比其它說佛處此最當曰固是但不知渠說本體是何性若不指理却錯了 可學

因論上蔡語錄中數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佛儒本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某謂明道云以吾觀於佛疑於無異然而不同曰上蔡有觀復堂記云莊列之徒云云言如此則只是聖人與莊列同只是言有多寡耳觀它說復又却與伊川異似以靜處爲復湖州刻伊川易傳後有謝跋云非全書伊川嘗爲門人相聚共改未及而歿

後當初若經他改豈不錯了龜山又有一書亦改刪伊川易

遺書中謝記有一段下注云鄭轂亦云曾見上蔡每說話必覆巾掀髯攘臂 方錄云鄭轂言上蔡平日說話到轉處必覆巾掀髯攘臂以見精采 其曰若他與朱子發說論語大抵是如此曰以此語學者不知使之從何入頭 可學

上蔡觀復堂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 義剛

問上蔡學佛欲免輪回一段曰答辭似不甚切 可學

上蔡語錄論佛處乃江民表語民表爲諫官甚有可觀只是學佛當初是人寫江語與謝語共一冊遂誤傳作謝語唯室先生陳齊之有辨辨此甚明 方

因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形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是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形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曾子籩豆則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 賀孫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爲神歸而爲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爲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爲仁否曰然問謝又云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可以祭祀底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爲不知此謂致生爲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向他便無了問且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咒偏無討這咒處一僧與云遍觀法

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又問齊戒只是
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
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爲尸 胡泳
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
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
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
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
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
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
無了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
得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是爲鬼便是變了說魂則魄可
見 賀孫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
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
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
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
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乖了合當道
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
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義剛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
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 揚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
時是辦 方

上蔡曰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
面別討箇根來

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 方

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都於理上說不於心
上說未是 可學

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
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賀孫

上蔡云見於作用者心也謂知而動者便是先生云本體是性
動者情兼體動靜者心 揚僴 心 方

方問。以下並上蔡語錄

養心不如悅心先生云不如字恐有之說近字恐伊川未必爾
此錄已傳兩手可疑悅心說更舉出處看理會未有自得
悅心在人如行慊於心

先致窮知其無窮也

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先生云得其本則用之無窮不須
放開只守追說語中說得頗別似謂放開是自然豁開乃得之
勿末得則只是守此錄中語不安

敬則與事爲一先生云此與明道伊川說別今胡文定一派要
身親格者是宗此意

說何思何慮處伊川本不許上蔡卻自擔當取也 謝說見語錄又見外書上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爲克己學盡舍之後來有一好硯
亦把與人 方

曾恬天隱嘗問上蔡 恬云 上蔡曰用得底便是以其說答
以是又嘗問恭敬字向異曰異如何異曰恭平聲敬仄聲上
蔡其發越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楊說話時悶也 揚

如今人說道發得高妙處說便說入禪去自謝顯道以來已然
向時有一陣司業名可中專一好如此說如說如何是伊尹
樂堯舜之道他便去下面下一語云江上一犁春雨如此等
類然有亦然有人從它只是不靠實自是說他一般話 謨

楊中立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
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
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賀孫

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方
也。蓋嘗聞先生云：坐在門外石坐之上，今云門限，記之誤也。方錄云：龜山有時坐門限上，李先生云：某卻不敢。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然墜地，此由其氣弱。

龜山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然公平無病，五峰說得卻緊，然卻有病。程先生小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類。揚

龜山言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無人欲，不必如此立說。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自是全錯看了。德明

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須當以求仁為要。求仁則剛毅木訥近仁一言為要。先生曰：今之學者，亦不消專以求仁為念，相將只去看說仁處，他處盡遺了。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粗細細，一齊理會去，自然有貫通處，卻會得仁，方好。又今人說曾子只是以魯得之，蓋曾子是資質省力易學，故使如今人之魯也不濟事。范濟美有學問，才高，故龜山只引剛毅木訥告之，非定理也。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一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何故如此說道字？曰：不可曉。此類甚多。因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曰：固是。其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唯羅先生卻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銖

龜山彈蔡京亦是，只不迅速。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曰：也不干晚出事，若出來做得事也無妨。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卻放緩了。做事都渙散無倫理。將樂人性急粗率，龜山卻恁寬平，此是間[illegible]，然其粗率處依舊有土風在。義剛

或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僩

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攸薦[illegible]，亦未是。曰：亦不妨。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觀其奏疏，當時將去猶依違於一對，已而不得對。又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待亦不可。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途正梗，縱有東南綱運，安能達？所謂雖有粟，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為不足用，正坐此耳。可學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卻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觷，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即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駭，謂先

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曰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爲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丞到任即知虜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而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范賊入寇民大恐他即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賊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竿上懸白旗令見賊識即以白旗指向之衆上



了弩即其所指而殺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稱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故賊之叔父以成及閒（[illegible]）

問龜山出處之詳曰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illegible]）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觷字柔直者抱負不苟與平日應之相好時適赴吏部應之因舉其人以告遂賓致之爲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尊待諸生嚴厲異於他客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常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火起首先到汝家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其父曰先生忽心恙云云京聞之（同上）愕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

苟既與柔直傾倒因訪蔡京策五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其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龜山爲對龜山自是始有召命今龜山墓誌中有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道上意云者蓋爲是也柔直後守南劍發兵畧以拒范汝爲全活一城其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舟抗稍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南劍老稚迎拜者相屬于道柔直一一犒勞之且以所買物分遺至今廟食郡中（[illegible]）

蔡京在政府問人材於其族子蔡子應（之端明）以張柔直對張時在部注擬京令子應招之教以門館張至以師禮自尊京之



子弟怪之一日張教京家子弟習走其子弟云從來先生教某們慢行今令習走何也張云乃公作相久敗壞天下相次盜起先殺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脫何得不習蒙人以爲心風白京京愀然曰此人非病風召與語問所以扶救今日之道及人材可用者張公遂言龜山楊公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始知有楊先生（德明）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及欽宗即位爲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爲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嘗與蔡京諸子游今與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云云龜山遂罷又曰蔡京當國時其所收拾招引非止一種諸般名色皆有及淵聖即位在朝諸人盡

攻蔡京且未暇顧國家利害朝廷若索性貶蔡京過嶺也得
一事了今日去幾官分司西京明日去幾官又移某州後白
又移某州至潭州而京病死自此一年間只理會得箇蔡京
這後面光景迫促了虜人之來已不可遏矣京有四子攸翛
翛脩翛尚主脩曾以書諫其父徽宗怒令京行遣一家弄得
不成模樣更不堪說攸翛後被斬是時王黼童貫梁師成輩
皆斬此數人當欲發立欽宗平日不平之故也及高宗初立
時猶未知辨別元祐熙豐之黨故用汪黃不成人才汪黃又
小人中之最下最無能者及趙丞相居位方稍能辨別亦緣
孟后居中力與高宗說得透了高宗又喜看蘇黃文字故
一旦覺悟而自惡之而君子小人之黨始明 僩
龜山裂裳裹足自是事之變在家亦無可爲雖用治蠱之說然
文定云若從其言亦救得一半先生云若用其言則議論正
議論正則小人不得用 諸儒龜山亦陷下事 當時排正論者耿南仲馮



澥二人之力爲多二人竟敗國南仲上言或若以王氏學不
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寧時
乎陛下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世答云須以言者如何
如何今閒師傳之臣言之如此若不罷戮恐也前日指揮更
不施行方
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子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
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
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
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
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
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賀孫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
得一半此語最公 蓋龜山 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
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

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覿人自不信 僩
坐客問龜山立朝事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忠輩推
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勢已如
此虜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
明日論王黼當時姦黨各已行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
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
只管喫人議論龜山亦被孫覿輩窘擾 德明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甚爲之去小人亦不可驟如何
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 德明
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
是如此 僩
孫覿見龜山撰曾內翰行狀曰楊中立却會做文字先生曰龜
山曾理會文字來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甚曉事也 方



李先生云龜山對劉器之言爲貧文定代云千木云云不若龜
山之遜也 汪書與李初至見便問之未爲李處作 方
龜山張皇佛氏之勢 亦如李鄴張皇金虜也 由龜
當時李鄴奉使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度水如獺登城如猿時人目爲四如給事 方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宗相對食之龜山
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
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
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
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網罟佃漁食肉飲血之内但君子遠庖
厨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德明
龜山銘誌不載高麗事他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布文詩
事辨得甚好然能載東中之狀意欲施之事見於此外傳趙
龜山墓誌首尾却是一篇文字 後來不曾用 方
游定夫

游定夫德性甚好　升卿

游定夫徽廟初召為察院兼中本瑩之外如所謂靖康究敢之笑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安能久此　方

侯希聖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　閎祖

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粗疏人也　方

尹彥明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節

和靖守得緊但不活　蓋卿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升卿

和靖才短說不出只緊守伊川之說　去僞

和靖語當又云說諸先生空言觀之和靖持守得不失然才短推闡不去遇面生者說得頗艱　方

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是抱得一箇不哭底孩兒　義剛

問和靖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一段未盡曰和靖才力短伊川就上成就它它亦據其所聞而守之便以為是　可學

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着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照得透徹方是　敬仲

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炎

和靖說主一與所居之云如人入神廟收斂精神何物可入得有所據守　方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它作什麽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者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銖

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在蜀中一日招和靖語之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為至先生曰此和靖至論極中張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故諫官有言和靖適召至九江見其文辭之張是恐再薦和靖持守甚確九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揚



胡文定初疑尹和靖後見途中辭召表方知其眞有得表言師程某今來亦不過守師之訓矣所守又何取　云云之意此陳公輔論伊川學故途中進此表尹亦只得如此辭文定以此取之亦未可見尹所得處　振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它為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它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帶

尹和靖疑伊川之說多其所未聞　僴

王德修相見先生問德修和靖大概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修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修曰尊其

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曰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 文蔚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和靖言行錄云易行乎其中聖人純亦不已處莫說得太拘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太拘了曰亦不是拘他說得不是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 文蔚

和靖與楊畏荅問一段語殊無血脉謂非本語極是龜山說得固佳然亦出於程子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胡不乘牛而服馬之說 銖

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此是和靖見未透處亦是和靖不肯自欺屈強妄作處 銖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毋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方

王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相見少頃和靖出某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老母之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闕却那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文蔚

## 張思叔

張思叔與人做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云此當思也 方

## 郭立之 子和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撥得愈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說性豈有兩箇善又安有内外故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



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又曰謝昌國論西銘理一而分殊尤錯了 去僞

郭子和性論與五峰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爲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峯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惡乃性也 [illegible]

## 胡康侯 [illegible]非門人而嘗見謝[illegible]今附○子[illegible]附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仲舒較淺仲舒比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 學蒙

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 方

胡文定說較疎然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言人常令胸中自在云云 [illegible]

文定氣象溫潤却似貴人 方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復卞急矣 方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賀孫

胡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如訓子弟作郡處末後說道將來不在人下便有克伐之意子升云有力行之意多而致知工夫少曰然 木之

問文定靖康第二劄如何云君相了得亦不必定其規模不然
亦須定其大綱專戰專和專守之類可定。揚
文定論時事要掃除故迹乘勢更張龜山論時事用其說
且扶持苟完（龜山語見答胡康侯書中止謂毀法冗官二事而已非盡然也）伊川有從本
言者有從末言者從末言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包荒傳
云以含洪之體為剛果之用。方
胡文定公云世間事如浮雲流水不足留情隨所寓而安也蓋
近年卻於正路上有箇見處所以立朝使不碌碌與往日全
不同往時虛驕恃氣今則平心觀理矣。振
曾吉甫答文定書中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
得文定便許可之它便只如此住了。賀
胡文定初得曾文清時喜不可言然已仕宦駸駸了又參禪了
如何成就得他。揚
向見籍溪說文定當建炎間兵戈擾攘寓荊門擬遷居湘中
有兩士人協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
亦有遲疑之意及至湘中則舍宇動用便利如歸處之極安
又聞范丈說文定得碧泉甚愛之有本亭記所謂命門弟子
往問津焉即才翁也。佐
胡致堂之說雖未能無病然大抵皆太過不會不及如今學者
皆是不及。（學蒙。○以下明仲）
胡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
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僩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
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
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
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有人好誦佛書致堂因
集史傳中虜人姓名揭之一處其人果收去念誦此其戲也
又嘗解論語舉直錯枉章云哀公是時威權已去不知何以

為舉錯但能以是權付之孔子斯可矣。人傑
胡氏管見有可刪者。（[illegible]）
南軒言胡明仲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喪三
云云先生云南軒見得好設使不即位只以大元帥討賊徽
廟升遐率六軍縞素是甚麼樣氣勢後來一番難如一番
今日有人做亦得只是又較難些子。揚
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賀孫。○以下原仲）
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
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若海
籍溪廳上大榜曰文定書堂籍溪傍開藥店胡居士熟藥正鋪
并諸藥牌猶存。振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
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
明仲說較平正。（揚。○以下仁仲）
游楊之後多為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
秦仁仲直卻其招不往。揚
仁仲見龜山求教龜山云且讀論語問以何為要云熟讀。方
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道夫
知言形容道德只是如畫卦影。（到了後方理會得何益。○方）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方子。○振錄云正蒙規模大知言小）
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
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方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
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效天下之動效如效
死效力之效是自力形出也。淳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
地。賀孫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升卿

仲思問五峰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爲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中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蛛蛛如此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蜘蛛相如此砥

仲思問天之所以命乎人者實理而已故言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如何曰未發時便是性曰如此則喜怒哀樂未發便是性既發便是情曰然此三句道得極密伯恭道知言勝似正蒙如這處也是密但不純恁地又問道字不如德字曰所以程子云中者性之德爲近之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道字較寬但他故下這寬字不要挨拶着他又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砥



堯卿問誠者性之德此語如何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性之德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義剛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直卿曰它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它也把中做無善惡

李維申說合於心者爲仁曰却是從義上去不如前日說云云此心便是仁却是因舉五峰語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說錯極好雉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明作

五峰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既心無不仁則巧言令色者是心不是如巧言令色則不成說道巧言令色底不是心別有一人巧言令色如心無不仁則孔子何以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蕭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便是心無不仁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如何說閒者默然久之先生曰既說回心三月不違仁則心有違仁底違仁底是心不是說我欲仁便有不欲仁底是心不是節



五峰謂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定夫云恐是五峰說本心無不仁曰亦未是譬如人今日貧則說昔日富不得燾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若

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方

問知言有云佛家窺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此語莫已作兩截曰亦無甚病方錄作此語無害此蓋指妙萬物者而不知萬物皆在

其中理人見道體正如對面見人其耳目口鼻髮眉無不見佛家如遠望人只見髣髴不知其人作何形狀問佛家既如此說而其說性乃指氣却是兩般曰渠初不離此說但既差了則自然錯入別處去（可學）

因言久不得胡季隨諸人書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但云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對）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之說）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得作無善可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又有善惡相對之善（□□□）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作有）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峯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揔揔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揔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揔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揔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揔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嘆之辭到得致堂五峯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嘆性好之辭便是性矣（□□□□□□□）若



非性善何贊嘆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為贊美之辭亦是這箇道理好所以贊嘆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因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潁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孜孜發後為荊門教授龜山與之為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荊門入為國子博士出來便為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既受書文定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為出來接他既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處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為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

胡氏說善是贊美之辭其源却自龜山龜山語錄可見胡氏以此錯了故所作知言並一齊恁地說本欲推高反低了蓋說高無形影其勢遂向下去前夜說韓子云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此語自是却是他已見大意但下面便說差了荀子但只見氣之不好而不知理之皆善揚子是好許多思量安排方要把孟子性善之說為是又有不善之人方要把荀子性惡

之說爲是又自有好人故說道善惡混温公便主張楊子而非孟子程先生發明出來自今觀之可謂盡矣 賀孫

龜山往來太學過廬山見常摠摠亦南劍人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於龜山至今諸胡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惡爲對者又別有一善常摠之言初未爲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爲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面書一圈子寫性善字從此牽下兩邊有善有惡或云恐文定當來未甚有差後來傳襲節次訛舛曰看他說善者贊美之詞不與惡對已自差異 文蔚

問性無善惡之說從何而始曰此出於常摠摠住廬山龜山入京枉道見之留數日因問孟子識性否曰識曰何以言之曰善不與惡對言他之意乃是謂其初只有善未有惡其後文定得之龜山遂差了今湖南學者信重知言某嘗爲敬夫辨析其諱之來當初唱道湖南偶無人能與辨論者可惜可惜又讀至鬼居正問心一段先生曰如何可學謂不於原本處理會却待此子發見曰孟子此事乃是一時間爲齊王耳今乃欲引之以上他人之身便不是了良久又云以放心求心便不是纔知求心便已回矣安得謂之放 可學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摠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摠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況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季隨不以爲然 [illegible]

文定春秋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無謂之方無語大義議論 斈

須要親切如伊川說顏子樂道爲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不曾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爲有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習無怪今日之尤甚也 謨

五峯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瀾乎欲其水之波浪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瀾與波浪何別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又云性好惡也君子以道小人以欲君子小人天理人欲而已矣伯恭舊看知言只有兩段好

其餘都不好一段能攻人實病能受人實攻一段以入不與人而
與人無我之意若人之天下而無取人之嫌後來都又云都好
不知伯恭晚年是如何地看其精作孟子或問云八說性不
肯定說是性善只是欲推尊性於性之上虛立一箇善字位
子推尊其性耳不知尊之反所以失之辨
五峰云好惡性也此說未是胡氏兄弟既闢釋氏却說性無善
惡便似說得空了却近釋氏但當云好善而惡惡性也箇謂
好惡情也曰只是好惡知好惡箇甚底伯豐謂只君子好惡
以道亦未穩曰如此道却在外旋好惡之也㝢
直卿言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
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
也寓
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
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使有天命天討方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
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
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
至閎祖
問知言萬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句亦未有害最是好惡
性也大錯既以好惡為性下文却云君子好惡以道則是道
乃旋安排入來推此其餘種種可見問與告子說話莫同否曰
便是湍水之說又問粹然完具云云却說得好又云不可以
善惡言不可以是非判曰渠說有一箇一是把性作無頭面
物事二是云云賀孫記
五峰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
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
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
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

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升卿
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
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
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
可乎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
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
義與不義禮與無禮智與無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
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
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方子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曰胡氏之病在於說
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
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
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
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人傑謂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



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
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
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人傑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
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
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
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闢異端而不免
自入一脚也如說性便說性本無善惡發然後有善惡孟子
說性善自是嘆美之辭不與惡為對大本處不分曉故所發
皆差蓋其說始因龜山問揔老而答曰善則本然不與惡對
言本然猶可今曰嘆美之辭則大故差了又一學者問以放
心求放心如何他當時問得極緊他一向鶻突應將去大抵
心只操則存捨則放了俄頃之間更不與力他却說得如此
周遮大雅

問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胡氏此語已精若所謂同體而異用則失之混而無別否曰胡氏論性無善惡此句便是從這裏來本原處無分別都把做一般所以便謂之同體他看道理儘精微不知如何只一箇大本卻無別了淳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卻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卻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卻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為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為性卻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卻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謨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先生以為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於義利處皆無辨直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得是猶自有箇淺深自如此說必有一箇不是處今則都無理會矣寓

何丞辨五峯理性何異後性蓋五峯以性為非善惡乃是一空物故云理也方

看知言處居正問仁一段云極費力有大路不行只行小徑至如操而存之等語當是在先自孟子亦不專以此為學者入德之門也且齊王人欲蔽固故指其可取者言之至如說自偏關說亦是為蔽固而言若吾儕言語是是非非亦何須如此而五峯專言之則偏也又云居正問以放心求放心可乎既知其放又知求之則此便是良心也又何求乎又何必俟其良心遇事發見而後操之乎方

五峯曾說如齊宣王不忍觳觫之心乃良心當存此心敬夫說觀過知仁當察過心則知仁二說皆好意思然卻是尋良心與過心也不消得只此心常明不為物蔽物來自見從周

五峯作皇王大紀說北極如帝星紫微等皆不動說宮聲屬仁不知宮聲卻屬信又宮無定體十二律旋相為宮帝星等如果不動則天必擘破不知何故讀書如此不仔細人傑

五峯說得宮之用極大殊不知十二律皆有宮又宮在五行屬土他說得其用如此大猶五常之仁宮自屬土亦不為仁也又其云天有五帝座星皆不動今天之不動者只有紫微垣北極五帝座不動其他帝座如天市垣太微垣大火中星帝座與大角星帝座皆隨天動安得謂不動卓

五峯論樂以黃鍾為仁都配偶得不是它此等上不曾理會卻都要將一大話包了僩

論五峯說極星有三箇極星不動殊不可曉若以天運譬如輪盤則極星只是中間帶子處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又言雖形器之事若未見得盡亦不可輕立議論須是做下學工夫雖天文地理亦須看得他破方可議之又曰明仲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是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峯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世蕃

五峯疾病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峯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恁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此與呂居仁雜記語同大率其資質本好者卻不用力所以悠悠如上蔡文定器質本駁偏所以用力尤多方

五峯有本亭記其好理固是好其文章排布之類是文人之文此其所居也其所極好在嶽山下當時說二學生謀得之文定本居籍溪恐其當衝世亂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師聖令其遷謂亂將作乃遷衡嶽下亦有一人侯令其遷不從後不免文定以識時知幾為侯其亂兵謂宗汝霖所招勤王者宗死兵散盡為盜湖北千里無人矣僩

五峰說區以別矣用禮記勾萌字舊林少穎亦曾見說與黃祖舜
來如此 方

胡氏議論須捉一事為說如后妃幽閑貞淑却只指不妬忌為
至伯夷氣象如此却只指不失初心為說文王去武王之事
大要不論躬只論發出來處須如此也 方

胡說有三箇物事一不動一動一靜相對 振

問湖南以身格物則先亦是行但不把行做事爾曰湖南病正
在無涵養無涵養所以尋常盡發出來不留在家 振

因說湖南學先體察云不知古人是先從灑掃應對為後先體
察 方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不好所
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脉 方

謂胡季隨曰文定五峰之學以今功義來只有大略處不及季
隨而今却但有不及又曰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 方子

以下葉賀孫錄云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今學者都不如此

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須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
小小聰悟亦徒然 學蒙

五峯諸子不著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做大
來當時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底人 賀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計三版

揚氏門人

羅仲素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道夫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
大 文定集有答羅書見 方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
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
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
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致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
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
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
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
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
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
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
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
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
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這地正而不偏若
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得靜坐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
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
便不可 道夫

蕭子莊

先生問浦城有蕭先生顗受業於龜山之門不知所得如何道
夫遂以蕭先生所答范公三書呈先生曰元來是箇天資自
好朴實頭底人初非學問之力且如所謂人能弘道君子泰
而不驕君子坦蕩蕩三者那人與得本自不偏他又却從而

贊美之也須思量道如何而能弘如何而能泰與堯湯湯却
只恁地教人從何處下手況人能弘道本非此意如他所說
却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執德不弘今却以人能弘道言之自
不干事又如第二書言士之所志舍仁義而何爲哉惟仁必
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
身而德崇矣此數句說得儘好但仁固欲熟義固欲精也須
道如何而能精如何而能熟却只隨他在後面說不知前面
畢竟是如何又如舉孟子不動心養氣之說皆是汎說惟其
如此故人亦謂伊川也只恁地所以豪傑之士皆傲睨不服
又曰據公所見若有人問自家仁必欲熟義必欲精兩句如
何地答這便是格物致知道夫曰莫是克去己私以明天理
則仁自然熟義自然精曰此正程先生所謂涵養必以敬進
學在致知之意也 道夫

廖用中

卷百二　　二

或問爲善爲利處因舉龜山答廖用中書云龜山說得鶻突用
中認得不子細後來於利害便不能分別紹興間秦老當國
方主和議廖有召命自無所見却去扣其平日所友善之人
鄭邦達邦達初不經意但言和亦是好事廖到闕即助和議
遂爲中丞幸而不肯爲秦應大秦嘗諷其論趙丞相不從遷
工部尚書迄以此去 儒用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即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
怕賢錯認以利爲義也後來被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
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此二人二人皆要排擯主和議
及廖被召却不問此二人却去與蔡孝先商量史輔之以
及爲中丞又薦鄭轂然廖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
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哉得及見之年七
十餘云嘗見上蔡先人甚敬之 賀孫

因言廖用中議和事云廖用中固非詭隨者但見道理不曾分

晚當時龜山已嘗有語云恐子以利爲義者政爲是也 壽昌

胡德輝

因說胡珵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
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話能詩文凡諸文皆精好嘗見先
人館中唱和一卷惟胡詩特佳趙忠簡公當國與張嵲巨山
同爲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爲元祐未必全是熙
豐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二人爲史官胡張所修史
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依舊
用胡張爲史官成書奏上弄得都成私意 儒用

尹氏門人

王德修

先生云僩曰鄉問一親戚處氏見仙里王德修見教云學者要
識一課字與恥字此口却極好 大雅

一日侍坐學者問難紛然王德修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
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
了中却不見先生曰精一則中矣 文蔚

卷百二　　三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 九版

羅氏門人

李愿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升卿

延平先生氣象好。振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驤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方

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廳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方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

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道夫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真得龜山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方

李延平不著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田夫野老。然又太和順了。羅仲素衣服之類，亦有定程。如黃昏如何服，睡復易。然太執。揚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要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方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已死。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僴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為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義理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著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却不得。然為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晚年力處，尚有

這些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榦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升卿

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汩沒。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及看此等。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辨論邪正，蓋皆是不可無也。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方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方

李問陳幾叟借得文定傳本，用薄紙真謹寫一部。易傳亦然。方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方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方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方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方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賀孫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者化」。李先生說。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李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方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方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賀孫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淳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淳

辨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德明

## 胡氏門人

### 張敬夫

近日南軒書來，不曾見說，曾問其未有何新得。今又與伯恭相聚，往往打入多中去也。方

欽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升卿

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僩

欽夫說得高了，故先生只要得典實平易。方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

欽夫高嚴之論甚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illegible]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語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柄

南軒嘗言遁迹工夫好做 振

南軒說端倪兩字極好此兩字却自人欲中生出來人若無這些箇秉彝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 燁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下梢成兩下擔閣然二者都要用功則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矣 銖

壬子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箇三百錢箇三千始得 [illegible]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覆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 可學

問南軒與先生書說性善者嘆美之辭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善只是自然純粹之理今人多以善與惡對說便不是大凡人何嘗不願爲好人而怕爲惡人 燁

問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動中見靜便是程子所說艮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止 文蔚 所謂敬夫却要將這箇爲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 寓

問曾看南軒論語否曰雖嘗略看未之熟也曰南軒後來只修得此書如孟子竟無工夫改 義剛

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

問南軒解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將孟子惠而不知爲政立兩壁辨論非特於本旨爲贅且使學者又生出一事曰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如論語舊說甚多是議論後來多是此類且如他向解顏淵克己復禮處須說要先格物然後克己某與說克己一事自始學至成德若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容中道時皆要克豈可與如此說定因作一感語云譬如對先生長者聽其格言至論却擬他說得未盡云我更與他添些令語被當時聞此語即相從除却先要格物一段不知今又添出自始學至成德皆要克一段此是某攻他病底藥病去則藥自不用可也今又更留取藥在却是去得一病又留取一病在又如述而不作處他元說先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而慕用其說此譬如吾夫子前面致恭盡禮於人而吾輩乃奮然攘臂於其後他聞說即改此類甚多若孟子則未經修爲人傳去印了彼亦自悔出仕後不曾看得文字未及修孟子而卒蓋其間有大段害事者如論性善處却著一片說入太極來此類頗多大雅云此書却好把與一般頹闒者看以作其喜學之意曰此亦呂伯恭教人看上蔡語錄之意但既與他看了候他稍知趨嚮便與醫了則得 大雅



南軒語孟甚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

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
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
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
無注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注解去曰他本只是禪辭
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字粗
疎解這般意思卻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彝這箇道
理卻在彝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道
理都在空處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
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
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
着它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見得骨節自開問莊
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
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嘆曰天
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儱侗在裏是
白撰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
為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
這裏來 僩



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卻看得易傳看
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
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
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
不利之有 揚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
通身是病無下藥處其要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
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
於誠然知之明敏何事不立 方

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來某亦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汲進之

不去事不可為矣擔負了他底至於敗事未待得見魏公時
親與之說度往不得二三日去矣及魏公來湯左相張右相
都不可商量書同進同退獨與上商量又不得上又要商量
但時召南軒入往來傳言與魏公商量一日召南軒上在一
幄中外無一人說話甚款南軒開陳臨安不可居乞且移蹕
建康然皆要禁左右且少帶人又百司之類亦且帶緊要底去
上曰朕獨行后妃宮禁之類全不帶一人去臨安淫侈之甚
如何居南軒祝上未須與人說恐將又謅上曰朕不言卿不
須漏洩上因曰待朕取一文字與卿看上顧左右無人使遂
曰卿且待上自起去取南軒見幄外皆是宮人深懼所言皆
為彼聞之矣少頃上來忘其文字只說與定相議用兵事湯
固力爭上曰朕旦夕親往建康未幾外面闕地謂上往建
康南軒見上問云陛下嘗視臣勿言聞陛下對宰執言之何
也上曰被他撓人故以此激之 邁不錄此 南軒出入甚親密



滿朝忌之一日符見周葵政府諸人在次第逐報南軒來周
指之曰吾輩進退皆在此郎之手是時南軒少年又處得地
位不是而人情皆如此何以成得事南軒亦間至太上處理
會事之類太上曰尚記得卿父娶時如何事卿今如此南軒
奏邊事并不可和之意太上亦贊歎之臨辭去乃曰與卿父
說不如和好湯在相位時有御札出來需亦有秦檜不如之
語然竟用之不可曉恐是太上意上因廣西買馬事之類甚
向南軒諸公已忌之後到荊南趙雄事事沮之不可爲矣先
生又言近有誰說在荊南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甚明上曰
張栻當之人愈忌之 揚

南軒再召時論今日自是當理會恢復然不如此理會須是云云
有劄子上太甚次日降出劄子御批恢復須是如此理會即
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說話虞允文趙雄之徒不喜遂
沮抑之 揚

南軒自魏公有事後在家凡出入人事之類必以兩轎同其弟
出入 揚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忒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沒人情底
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略
審覆行亦何害 [illegible]
因說南軒爲人作文序曰欽夫無文字不做序 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
在並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 揚
春風駘蕩家家到天理流行事事清此南軒題桃符云爾擇之
識之 方
欽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
善也 方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 計十版

朱子

自論爲學工夫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又較易做工夫了 僩。以下訓書
後生家好著此工夫子細看文字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
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
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本之
某自丱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 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
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揚
某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曾得子細於義理之
文亦然極爲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 揚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
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
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
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道夫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
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
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
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惰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
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
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
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
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卻有盡
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
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
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
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

眞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大雅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皆無津涯只自憑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着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道夫

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倡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是至誠懇惻而不能已讀着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木之

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語循環看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直截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諳閑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諳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卻不奈何如今人不曾似此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着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



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智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蕩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詩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卻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卻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卻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卻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證見來證對卻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卻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卻又將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說賺人有人說話如此者甚敢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內上去無一句着實正如對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着地故有終日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精神氣力耳木之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壯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某三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朱

書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難處用工不肯向平易處用工故見如此難進今當於平易處用工 大雅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賀孫

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好用功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說人心議論某少年亦曾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總會貫處方已 僩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道

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先生又自言某雖如此學覺有所悅因問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 德明

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 僩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之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見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卻只摸得些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卻全不識 此因有說詩者多失精意而言 僩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 學蒙

某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觀復堂記文定答曾吉甫書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明其不似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 僩

某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輒不去看它 僩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方子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 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賀孫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不管一面自讀顧人看曰且如公有誰鞭辟竟是自要讀書 文蔚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義剛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廣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為公孫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工也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大雅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兩箇念慮不知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幕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

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摸，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已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賀孫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劄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僩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詠，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應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寂然，却一日隔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方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僩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僩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道夫

劉淳叟見敎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胡泳

某年十五六時，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自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今日常最居人後。又曰：某當時最得此力。節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銖 可學 僩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

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志公云不起纖
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
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
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
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
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
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
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
一味顛蹶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
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
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蹶亦
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
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
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
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
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
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
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
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為某說動了
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
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
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
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
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
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廣

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
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
須如此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
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
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處 德明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
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
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
緣及得外事 揚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方子

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概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
看得又較別 淳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 僩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
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
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
畏如此 賀孫

因論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
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
失腳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
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
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
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
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
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
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
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
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者他門用工夫更難可惜若
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
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之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

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僩）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安排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恁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大抵偪塞滿胷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後意誠若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道夫）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伯羽）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士毅丙午冬）

卷百四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賀孫）

某嘗和講學也是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徹一上猶○但覺智秀）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夔孫）

某老矣無氣力得說（時先生病當夜說話氣力比常時甚微）看也看不得了行也行不盡了說也說不辦了諸公勉之（僩）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及佛氏傳心傳體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時舉）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旦書於藏書閣下東楹○人傑）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便自睡不着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陽卿○炎）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寻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得心下鬆爽（僩）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閎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可學）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家解暗地默數只有五箇某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說記不得只記得五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象便畫得卦（僩）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文蔚）

## 朱子二

### 論自注書

#### 總論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似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着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今看這文字卻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一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卻未見他當時之意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卻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卻不是要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道夫

其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子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賀孫

某所改經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輕改當觀所以改之之意節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道夫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是他改來蓋一章而眾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大雅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豪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 小學之書

問小學云德崇業廣曰德是得於心業是見之於事賀

問小學舞勺舞象曰勺是周公樂象是武王樂曰注勺籥也是如何曰而今也都見不得淳

問衣不帛襦袴恐太溫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小兒子不要大煖內則亦是小兒不要著好物事璘

問小學內則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先生注云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請問不過物之義曰方物謀慮大槩只是隨事謀慮植

方物出謀發慮方猶對也只是比並那物如窮理一般淳

和之所問小學方物之義乃是第二條莫只且看到此其意要識得下面許多事和之因問五御中逐水曲及過君表等處先生既答曰而今便治禮記者他也不看蓋是他將這箇不干我事無用處便且因其讀過了和之云後當如先生所教且將那頭放輕曰便放輕也不得須是見得這頭有滋味時那頭自輕時舉

問小學立教篇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後面八刑糾萬民却無不友之刑雖有不弟之刑又注云不敬師長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看且看古之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且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便是作之師 僩

楊尹叔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注恪爲恭敬如何曰恭敬較寬便都包許多嚴恪字亦未盡恪是恭敬中又更緊切處今且恁地解若就恭敬說則恭敬又別恭主容敬主事如居處恭執事敬之類安卿問恪非所以事親只是有嚴意否曰大莊太嚴厲 寓

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曰其中極有難行處曰愛敬與倪爲一自無難行曰此便是愛敬又更須甚把他去量度方見得愛敬 僩

葉兄問小學君師父三節曰劉表遣韓嵩至京師嵩曰若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便是此意 卓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看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 子蒙

問疑事毋質經文只說疑事而小學注云毋得成言之何也曰質成也成言之皆古注文謂彼此俱疑不要將已意斷了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意否曰是從上文來都是教人謙退遜讓 賀孫

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無此爾 淳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 義剛

## 近思錄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閎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振

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在一段 揚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壽昌

或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 賀孫 卓同

或問近思錄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 賀孫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遊心 道夫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過

問葉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却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 夔孫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 文蔚

因說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辦 僩

論語或問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
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 節

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請問曰支離 以

## 孟子要指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是言語說出來看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 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告 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首章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饜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効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効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其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得此也知作文之法 時舉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論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及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重者固不放都與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舍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以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徹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之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有意安排只遇著這字便說出這字 賀孫

因說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有入頭處去然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 賀孫

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知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 賀孫

## 中庸集略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及門人說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略更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然而看得他門人說多卻覺得力 義剛

## 仁說

仁說只說得前一截好 閎祖

仁說圖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別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 僩

問先生舊說說存此者也不失此者也如說行此則仁在其中非仁也曰謂之仁固不可謂之非仁則只得恁地說如孟子便去解這仁字孔子却不恁地說 節

敬齋箴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 僩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外所誘 道夫

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巷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 學蒙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横去如曲尺相似其横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又問敬齋箴蟻封曰蟻垤也北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屈曲如小巷道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鸛鳴于垤垤即蟻封也天陰雨下則蟻出故鸛鳴于垤以俟蟻之出而啄食之也王荊公初解垤為自然之丘不信蟻封之說後過北方親見有之遂改其說 㽦

問主一曰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便是貳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參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不要二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是不要走作 淳

問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何 夘 別曰都只是形容箇敬敬須主一初來有一箇事又添一箇便是來貳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來參他成三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去做南去又要做北去皆是不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三下面說箇心不走作 寓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

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 僩

六君子贊

勇撤皐比說講易事闕 相

通鑑綱目

許綱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忒藏頭亢腦如
搏謎相以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義剛錄作此是無統）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義剛錄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義剛錄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甚闊）

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天錄）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賜）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官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問武后據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少帝者又非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弒逆之名耳既云後宮美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元子耳（僩）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發武后所出削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氏殺戮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與綱目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大雅）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六計十六版

朱子三

外任

同安主簿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為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為泉倅簿書皆過某自得後歸鄉與說及亦懵不知他是極子細官人是時亦只恁呈過賀孫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某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時舉

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須出榜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過

問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某是與給納官司及有兵刑處朝廷皆給印今之官司合用印處緣兵火散失多用舊印要去朝廷請印又須要錢所以官司且只苟簡過了某在同安作簿時州諸印當時有箇指揮使并一道家印緣得吏得錢方給某錢謂要做箇東西自與道士亦不能得又見崇安縣丞用淮西漕使印人傑

南康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刻剝錢物準備中得三萬貫準擬糴米添支又恐官兵知云上供錢內借二萬貫糴米賑糶早時糴得卻糶總是官中解發足以不關事待來

糴任客舡糴三分米至於客舡不來甚不見官中之上屋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舡米自便不糴客舡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緊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只好糶了上章待罪且得為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為南康官吏之害僩

某在南康時民有[illegible]家姓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述移不納稅又有訟學鄉中有業者是身不同鄉而寄狀管業也

道夫一日祭陂塘之和剛正全無畏懼其族有勢豪焉路人者公治之其人避之惟恐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偶知錄曉過解云錄云早上所喻已榜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屨偃然初未嘗繫獄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其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縱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其人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先生云因出謁回[illegible]人家小兒[illegible]遣

法

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是甚體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其在南康時吏人欲申隆興又建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懼其事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賀孫

總論作郡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碩漳州亦六七萬碩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某在浙東曾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歸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 僩

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麤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如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邊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賀孫



因說與東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爲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有時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爲自家私用於是立爲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卻得公庫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屬個個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 賀孫

禹子嚴說南康見先生曰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須見假捉刑速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卻將書於背面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審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某當面拆書若無也

方今且去人 僩

閩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係勑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合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 人傑

浙東

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救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納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見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多某子細刷起三倍 可學

紹興時太守得替已無擘畫當依常行先生立一通判批割城下兩縣賑其人不留者只抄得四萬米人外縣卻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由郡託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前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並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目便辦卻分作數等點官賑糶其初令畫地圖畫道里遠近就便立或莊子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牌關防兩入之人 揚



先生語浙閩浙東某可舉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效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亦有餘米者緊急時使之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過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其事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討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爲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是有稍之人爲人所給謂許之士則稍欲

容私此大不可（可學）

浙東之病如和買之害酒坊之害（買撲者做不起）如益君之害（婺州自賣鹽今置官吏甚冗）而更欲白之朝出鹽之地納白戶鹽却令過私鹽（升卿）

某向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僉名押字至紹興府牒吏亦請僉名某當時只押字去聞王仲行有語此伊川所謂只第一件便做不得者如南康舊來有文字到建康皆用申狀某以爲不然是時陳福公作留守只牒建康僉廳若非前宰執只當直牒也如南康有文字到鄰路監司亦只合備牒其諸縣於鄰州用牒却有著令（揚）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曰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有亦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曾受（道夫）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深以爲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昔爲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爲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爲子訴母不便其者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監當時亦以爲然其後去官想成何了初追之今恐其接脚夫即赴并其有罪盍不可掩（賀孫）

漳州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録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職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録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爲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此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緣弄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爲不重亦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爲諸君恥之（淳 義剛）

詣學學官以例請書題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了便將古人道理意思都不曾見（道夫）

先生歎說知録趙師虙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擧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道夫）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時坐中諸公各言諸郡淫祀惑事先生歎嗟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勳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於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人一旦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箇登天之人如汀民事亦光二

佛其惑亦甚其佛肉身常留公廳禱祈徼福果有知道理人
爲汀州合先投畀水火以祛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宇所在
皆然此弊滋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
舡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
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人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淫祠無
知者之所爲 僩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亦
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
推服底人爲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
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説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
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
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
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剰以
塡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
是不怕他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先生因云公道韓
公兵法如何又云剩陝西義勇事何故這般人恁地不曉事
儂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劉云聞廣中都無
城郭某教種芳木爲城枝節生刺刀火不能破 賀孫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
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刋得不端
正看印在甚麽所在千箇萬箇都喎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
暗昧這項事甚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
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
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
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甚多少好某嘗説或
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
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着已時
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



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
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
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曾患送下狀如雨初亦
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
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
厨人索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
只於廳兩邊設幞位令逐項敘來歷末後擬判供食時即就
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
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説着事情某不免先爲畫樣子
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
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
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麽事爭起到官
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己前事分明了一
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案於某官番訴
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
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
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
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
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
固是説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
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
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
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户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
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
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
若若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沉滯底事便是無
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着
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

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閒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州縣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筭司使自有十日限卻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曾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筭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為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筭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卻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卻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遲延縣道知

[illegible] 一百六　九

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為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須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有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為良堂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異財法意最好今為人父母在不異財卻背地去典賣後來卻昏賴人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請法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為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薄卻有甚無廉耻者本無忌日乃設為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

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胥吏之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關損磨滅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合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借部號兵司理主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擲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節如某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逐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一保明說未委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之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貢如何仰一一開陳上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事事敢如此邀求取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敢恁地說某

[illegible] 一百六　[illegible]

當時若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他又如奏罷一縣令即申請一面差人待闕係從來事乞交割下替不知下替便來爭上去部裏論部裏便判罷權官後來與申去云元初差這人乃是奉聖旨令放某人無擬補許多在前及後部中行下乃前列聖旨了數乃仍舊自云合還下替交割職事只是恁地胡亂行移略不知有聖旨那個權官見代者來待恁地急不能與爭自去了　賀孫

敬之問淳熙事類看胡亂是刪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否曰止緣是刪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許分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析用盡了到親亡卻據法負賴遂著令許私分又某在臨漳豐寔送一項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為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計嫁其嫂而又以己子添立併其產業後來當府驗堉

剖析子細，乃知其精。賀孫

須常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廂軍衣絹，或非所有，則以上供錢對易於出產州軍，最為煩擾。如漳州舊與信、處二州對易，每歲本州為兩州抱認上供錢若干，盡數解納，而兩州絹絕不來。太守歲遣書餽懇請，怕不為發，或得三分之一，間發到一半，極矣。然絹縱薄而價高，常致軍人怨詈，得罪不仁。初絕庫州以支散衣絹不好，為軍人啾唧，不得已以錢貼支，始得無事。歲以為常，與化取之台州，吏自回遞，此事最不難理會，而無一人肯言之者，不知何故。既知漳不出絹，信州、處州有之，何不令兩州以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絹於漳，只令漳州以錢散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不願得絹。蓋本絹價每疋三千省，而請錢則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曲勞擾之過，改之何妨。僩

本州鹽錢最為病民之橫賦，屢經上司照而後得蠲。先生至，石丈屢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罷沿海十一鋪，其餘諸鋪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見得鹽錢民害最甚，郡中歲計無預，前後官都被其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淳

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然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諸司多係職官通管，尚可稽考，惟通判使用吏無稽考。通判廳財賦極多。某在漳州，凡有吏輩案分有優輕處、重難處，與他攢換一次，優者移之重處，重者移之優處，惟通判廳人吏不願移換。某曰：你若不肯，盡與你斷罷。於是皆一例攢換。蓋通判廳財賦多，恣意侵漁，無所稽考也。僩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申以為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持不可之說，致朝廷疑惑。卻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得旨[illegible]子[illegible]

曰：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illegible]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illegible]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illegible]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與泉、汀接壤，今獨行於漳州[illegible]何謂某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相度，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略思。只今日諸公正是如此，衮纔過故做到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蹈禍，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如置，則何事不可為。去年上朝廷文字，及後來抗詞請，皆有後時之處。今日都非舉事可李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至壞。若行，則今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亂，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蠱惑，以為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懶於勞煩做事，卻被那說所誑，遂合辭以為不可。其下者因循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況其亦詐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甚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所爭訟矣。今之為縣者，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些事，不順他便稱冤，為縣守。淳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着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着做，以卵擊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只被他激擾。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卻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如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

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大[illegible]。人傑云某在臨漳[illegible]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闢圃爲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爲高壇中之後區爲茅庵庵三牖左牖櫺爲泰卦右爲否卦後爲復卦前爲剝卦庵前接爲小屋前區爲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 淳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長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己爲病幸其有是請也即爲允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秘閣修撰二十九日發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喜而亦有諤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蠹稍斂避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爲恨哉 淳



先生因說邑中頃年恐有火災縣官禱禳云豈可不修人事合當約家家蓄水以備 賀孫 某漳州之

建寧有鄭丙程大昌至今聖節不許僧子陞堂說法他處但人不敢擅當住罷某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只不許人問話頃曾孝叙知青州請一僧開堂觀者甚衆其僧忽云此知州是你青州半面天子孝叙大皇恐即時自劾押此僧送獄 必大

先生除江東漕得免又辭問萬一不容辭免則當如何曰事便是如此安排不得此已辭了而今事卻在他這裏如何預先安排得 [illegible]

在漳州時[illegible]學陞堂以百數籤抽八齋每齋一人出位誦大學一章訖某教授以下請師座講說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卻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 琮

問先生到此再詣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卻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至湖學[illegible]規尚此本[illegible]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躐等之患曰躐等何害若果有會躐學之



人自可做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腳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孜恐不由山腳終不可以上山頂耳 寓

先生至臨漳首詣學院抽籤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爲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禍又多不暇意謂諸公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既明日須教授請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此切己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處學人要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氓何異 謨

客說社倉事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莫辦因說如

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了絕時節某
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卻自知得分曉只除了無由
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
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卻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
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
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人今看詳此事理
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 木之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
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
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合與之浪戰而死此
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為五年計
然後大舉因虜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為牽制之師事既多疑
魏公又發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
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未立才出
便敗 德明



或問修城事云修城一事費亦浩瀚恐事力小難未得人亦難
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取眾之術可用張仲隆云
向來靖康之變虜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闊遠
難守曰向見某州修城亦以闊遠之故稍縮令狹卻易修居
伯壽云向此陳君舉說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得
城完財物盡在城外不便只當移倉庫不當修城曰只是秀
才家應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城自當修先生又云向見張
安國帥長沙壁間掛一修城圖計料甚子細有人云如何料
得如此恐可觀不可用張帥自後便卷了圖子更不說着周
益公自是怕事底人不知誰便說得他動初益公任內只料
用錢七萬今數及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少
後今朝廷亦不肯添了 謙

如一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
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惟不
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
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
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抵着
不痒捎着不痛矣小官嘗被了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
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
官相見蓋恐妨職官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
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 先生在潭州每早日
官詣聽杜斂觀於廳中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
不長姦惡之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
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
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
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



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
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
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
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
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
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
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 銖

過甲寅年見先生閒說昨被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
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
命 過

朱子四 內任 丙辰後

孝宗朝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口奏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賣將之權旁出閹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偽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云云詔謂爲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已還甘昪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合職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脩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却來說太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延遲前去之任不知有何勅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 閎祖

今之兵官有副都總管路鈐路分都監統領將官州鈐轄州都監而路鈐路分統領之類多以貴游子弟處之至如副都總管事體極重向以節度使爲之後有以修武郎爲之者如州統領至有以下班祗應爲之者此士夫所親見只今天下無虞邊境不聳故無害萬一略有警急便難承當兵政病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某屢言於壽皇壽皇曰明某曰命將國之大事非朝廷之公選即諸軍之公薦決無他也某奏云陛下但見列薦於朝廷之上以爲是皆公選而不知皆結託來爾且如今之文臣列薦者陛下以爲果皆出於公乎不過有勢力者一書便可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卿其爲朕察之 道夫

寧宗朝

初見先生即拜問云先生難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今新天子嗣位乃惜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先生笑云只爲當時不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又問今既受了侍從職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爲如此又笑云若病得狠須時也只得去 自脩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爲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 人傑

祧僖祖之議始於禮官許及之曾三復求諸公合爲一辭先生獨建不可祧之議陳君舉力以爲不然趙揆亦右陳說文字既上有旨次日引見上出所進文字云高宗不敢祧壽皇

不敢祧朕安敢祧請三以不祧為是既退而政府持之甚堅竟不行唯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之說乞且依禮官初議為樓大防所纂奉祧僖祖云閎祖

先生發熙寧祧廟議示諸生云荊公數語是甚次第若韓維孫固張師顏等所說如何及得他最亂道是張師顏說當時新法之議也如此是多少人說都說不倒東坡是甚麼樣會辯也說得不甚切荊公可知是動得人主前日所論欲祧者其說不出三項一欲祧僖祖於夾室以順祖為始祖所祧之主祔於但夾室乃偏側之處若藏列祖於偏側之處而太祖以孫居中尊是不可也一是欲祔景靈宮景靈宮元符所建貌象西坐六人東向其四皆依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設在裏不敢明言其意中有一句說云云今既無頓處況元初奉祀景靈宮聖祖是用簠簋籩豆又是蔬食今若祔列祖主祭時須用葷腥須用牙盤食這也不可行又一項是欲立別廟其說若立別廟須大似太廟乃可又不知祫祭時如何終不成四人令在那一邊幾人自在這一廟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其說不過但欲太祖正東向之位別更無說他所謂東向又那曾考得古時是如何東向都不曾識只從少時讀書時見奏議中有說東向依希聽得如今廟室甚狹外面又接簷似乎闊三丈深三丈祭時各捧主出祭東向位便在楹南簷北之間後自坐空昭在室外後卻靠實穆卻在簷下一帶亦坐空如此則東向不足為尊昭一列卻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東向乃在西南隅所謂奧故為尊合祭時太祖位不動以群主入就尊者左右以致饗此所以有取於東向也今堂上之位既不足以為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說為主云僖祖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自出不然僖祖卻從平地爆出來是甚說話閣郊則如何司郊則自以太祖配天這般事最是宰相沒主張這奏議是趙子直編是他當初已不把荊公做是了所以將那不可祧之說皆附於注脚下又甚率略那許多要祧底話卻作大字寫不知那許多是說箇甚麼只看荊公云反屈列祖之主下祔子孫之廟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矍然敢不祇允這許多只閑說只是好勝都不平心看道理又云某嘗在上前說此上亦以為不可云高宗既不祧壽皇既不祧朕又安可為奈何都無一人敢順這好意思其所議趙丞相曰乾她不付出可怪賀孫

問本朝廟制韓維請遷僖祖孫固欲為僖祖立別廟王安石欲以僖祖東向其議如何曰韓說固未是孫欲立別廟如姜嫄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介甫之說卻好僖祖雖無功德乃是太祖嘗以為高祖今居東向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近者孝宗祔廟趙丞相主其事因祧宣祖乃併僖祖祧之令人毀拆僖祖之廟當時集議某不曾預只入文字又於上前說此事末云臣亦不敢自以為是更乞下禮官與群臣集議趙丞相遂不付出當時曾無點陳君舉之徒全然不曉但謝子肅章茂獻頗主某說又孫從之云僖祖無功德某云且如秀才起家貴顯是自能力學致位何預祖宗而朝廷贈官必及三代如公之說則不必贈三代矣僖祖有廟則其下子孫當祧者置於東西夾室於理為順若以太祖為尊而自僖祖至宣祖反置於其側則太祖之心安乎又問趙丞相平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其後來到家撿渠所編本朝諸臣奏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王安石之說於其下此恐王氏之僻也又問廟門堂室之制曰古之士廟如今之五架屋以四分之一為室其制甚狹近因在朝見太廟之堂亦淺祫祭時太祖東向乃在虛處群穆背簷而坐臨祭皆以帟幙圍之古人惟朝踐在堂它祭皆在室中戶近東則太祖與昭

穆之位皆虛只其祭遂以東向為尊配位南向若朝
踐以南向為尊則配位西向矣又問今之州縣學先聖有殿
只是一虛敞處則堂室之制不備曰古禮無塑像只云先聖
位向東又問若一一理會則事無是處曰固是 人傑

太廟向有十二室今祔孝宗却除了僖祖宣祖兩室止有十一
室止有八世進不及祖宗時之九退不得如古之七豈有祔
一宗而除兩祖之理況太祖而上又豈可不存一始祖今太
祖在廟而四祖並列西夾室亦甚不便其謂止祧宣祖而存
僖祖既有一祖在上以下諸祖列于西夾室猶可或言周祖
后稷以其有功德今僖祖無功不可與后稷並論某遂言今
士大夫白屋起家以至榮顯皆說道功名是我自致何關於
乃祖乃父則朝廷封贈三代諸公能辭而不受乎況太祖初
來自尊僖祖為始祖諸公必忍去之乎某聞一日集議遂辭
不赴某若去時必與諸公合炒去乃是陳君舉與趙子直自



如此做曾三復孫逢吉亦主他說中間若謝子肅章茂獻張
春卿樓大防皆以為不安云且待朱丈來商量曾三復乃云
乘此機會祧了這是甚麼樣事乘機投會得恁地某先有一奏
議投了後張諸公上劄乞降出某議若某言近理曰某敢
不遵從趙子直又不付出至於乘夜撤去僖祖室兼古時遷
廟又豈應如此偶一日接奉使兩府侍從皆出以官驛被侍
郎候次在茶坊中而陽候次說及此某遂辨說一番諸公皆
順聽陳君舉謂今各立一廟周時后稷亦各立廟某說周制
與今不同周時豈特后稷各立廟雖武王也自是一廟今立
廟若大於太廟始是尊祖今地步狹窄若別立廟必做得小
小廟字名曰尊祖實貶之也君舉說幾句話皆是臨時去撿
注腳來說某告之云某所說底都是大字印在那裏底却不
是注腳細字向時太廟一帶十二間前堂後室每一廟各占
一間說廟之主却在西夾室今立一小廟在廟前不知中間

如何安排後來章茂獻謝深甫諸公皆云悔不用朱丈之說
想也且恁地說王漢欲借奏草看曰今事過了未須看 賀孫
集議欲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先生以為僖祖不可祧惟存
此則順翼宣祧主可以祔入劉知夫云諸公議欲立僖祖廟
為別廟陳君舉舍人引閟宮為故事先生曰閟宮詩而今人
都說錯了又因論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此乃
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故降一等直卿云恐不是祭以大
夫之義先生曰祭自用天子禮只服略降耳 時舉
問甲寅祧廟其說異同曰趙丞相初編奏議時已將王介甫之
說不作王文寫只注小字在下又曰祧廟亦無毀拆之理曰
曾入文字論祧廟奏云此事不可輕易上云說得也好以高
宗朝不曾議祧孝宗朝不曾議祧卿云不可輕易極是又奏
云陛下既以臣言為然合下臣章疏集議却不曾降出 賀孫
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



只是胡亂討得一二浮辭引證便將來立議論抵當他人似
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父所以當時只被介父出便揮動
一世更無人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父廟議是甚麼樣文字他
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麼樣精神這幾箇如何
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父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又曰朱公掞排禪學劉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
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
甚 賀孫 [illegible]
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
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
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
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
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惣
底在唯其不正則不從 [illegible]

今之史官全無相統攝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頭在第一年末稍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認分年去做及至把來全鬭湊不着某在朝時建議說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無出吏禮兵刑工戶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從建炎元年逐一編排至紹興三十二年他皆倣此却各將來編年逐月類入眾人不從某又云若要逐年做須是實置三簿一簿關報上下年事首末當附前年某月未當附後年某月一簿承受所關報本年合入事件一簿考異同後各人收拾得也存得箇本又別置一簿列具合立傳者若干人某人傳當行下某處收索行狀墓誌等文字專牒轉運司疾速報應已到者勾銷簿未到者據數再催庶幾易集後來去國聞此說又不行 賜

而今史官不相統攝只是各自去書書得不是人亦不敢改更是他書了亦不將出來據他書放那裏知他是不是今雖有那日曆然皆是兼官無暇來脩得而今須是別差六人鎖放那裏教他專工脩方得如近時作高宗實錄却是教人管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頭在去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文字如為臣下作傳某將來看時說得詳底只是寫行狀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様更無本末可攷又有差除去了底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攷據某看來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謂如刑事便去關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徐地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從編一年成了却合斂來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一月內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立傳他那日曆上甚人薨卒皆行年月在這便當印板行下諸州索行實墓誌之屬却令運司專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運司有未到底又劄下去催來便恁地便好得成箇好文字而今實錄他們也是將日曆做骨然却不曾實用心有時假不得後將一牒下州縣去討那州郡不應也不管恁地如何解理會得 義剛

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他官遂空二三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略如春秋様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日錄為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月日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修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有以備漏落 淳

若舉請不合與諸公爭辨一事雖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好話都記了嘗舉一項云國家嘗理會山陵要發動民間去祖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看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當遷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牆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睽似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

先生省天雨憂形於色云第一且是攢宮碑石猶在那裏如何得得無水山擇宮甚大攢宮今闊四丈自成池塘奈何奈何這雨浸淫已多日奈何賀孫

是夜雨甚先生屢嘆息數數謂明日掩攢雨勢如此奈何再三憂之賀孫問紹興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可慮只這案前日既在那裏都說來只滿朝無一人可恃卒為下面許多陰陽官占住了問頭趙丞相前亦入文字說得甚好只是說得煞好後來一不從也只住了自高宗攢宮時在蜀中入文字說此今又舉此不知如何又只如此住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後來卻差孫從之相視只孫從之是朝中煞好人他初間畫三項利害云俟發引之期別卜攢宮上策也只依舊在紹興下策也說得煞力到得相視歸來也說得沒理會到後來又令集議初已告報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時忽扣門報云不須集議待問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視時鄭惠叔在吏書乃六部之長關集都是他當時仍說得說差官便止了衆人集議當時若得集議一番須說得事理分明初孫從之去那曾得看子細纔到那裏便被守把老閹促將去云這裏不是久立處某時在景靈宮行香聞此話回來即與同坐諸公說如此亦不可不說遂回聚於鄭惠叔處待到那裏更無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某云若作之何辭止緣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此意只得諸公更作然說得更透切都只說過更無人下手某遂推劉德脩作劉遂下手鄭惠叔又只管說不消說如何某說這是甚麼樣大事如何恁地待遂顧左右即取紙筆令劉作衆人合奏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進都署銜位各了黃伯耆者他已差做相視官定了不簽他也又來須要簽又換文字將上待得他去相視歸來那說道自好這事遂定滿朝士大夫都靠不得便如此這般事為臣子須放一家事盡心竭誠乃可明知有不穩當事大體重如此如何住得他說須要山身如何水須從其方位盤轉經過其方位從其方位環抱方可所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山依得你這般樣子更教管他也依他說為臣子也須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葬處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住得聞亦自有人來說幾處可用都被那邊計較阻抑了又云許多侍從也不學宰相也不學將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祧廟集議某時伯去爭竟遂不去只入文字後來說諸公在那裏群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舉所主廟議是把禮記祖文王宗武王為據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小序禘太祖詩序有其年因又引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那時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如此又用國語亦是難憑器之問濮議如何先生曰歐公說固是不是然之者亦說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略示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為大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後來已自措置得好凡祭享禮數一付其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賀孫

林丈說彭子壽彈韓侂冑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冑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皆他純不曉事情率爾而妄舉淳

丙辰後

正卿問今江陵之命將止於三辭今番死亦不出繞出便只是死賀孫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項平父楊子直合乞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看得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直前日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眉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去賀孫

李通被罪泰甫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

宂曰先生無處發所遭必傷與同輔第季弟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嚴甚及急往中途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爲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又復與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 僩

或有謂先生曰沈繼祖乃正淳之連袂也先生笑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何傷哉 人傑

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先生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先



生曰此人富貴氣 賀孫

論及僞學事云元祐諸公後來被紹聖群小治時却是元祐曾去撩撥它來而今却是平地起這件事出 義剛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傑錄云且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事學者都不及如何做得）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錄作）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人傑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 賀孫

先生曰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禍終不能避 德明

今爲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 閎祖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同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僩

有客遊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山川極好先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稍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爲必得豈有此理 祖道



時僞學之禁嚴彭子壽鐫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爲人所殺 胡泳

## 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輩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 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又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 擴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閒處只見嫉惡之心愈至伯謨曰唯其好善所以嫉惡 道夫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過

先生每語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攘 過

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蹙頞慘然太息久之 義剛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

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燾

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一等人它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 僩

有爲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爲公發書某只云某人爲某官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某不敢必辛棄疾是朝廷起廢爲監司初到任也須求公議薦舉他要使一路官員他所薦舉須要教一路官員知所激勸是如何人他若把應副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爲太守當備員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懷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懷某自謂平日修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懷祝必被某責然某看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人都知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不是應副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

五九一一六 百七 十三

是被他欺謾這是多少明白人皆不來私懷其間有當薦之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某已自舉薦他了更無私懷者猶

有親戚託人來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嫌人況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薦舉他甚麼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爲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使有此心何可保 賀孫

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卻覺得意思舒暢不知它門關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 義剛

有鄉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着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卻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義剛

摺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道夫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也懶惰 淳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與衰颯爭只得扶衰補敝 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爲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緻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 賀孫

先生一日說及受賂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爲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爲之吁歎 過

梅雨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觀焉 僩

五類六 百七 十四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壽昌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己以上拜之 籍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着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啓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 過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爲之闊袖皂緣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它官相見易窄衫而出 過

問衣裳制度曰也無制度但隨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尺寸
否曰也無稍攷處那禮上雖略說然也說得沒理會處 義剛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
之每開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曰你管他
作甚先生每徒行就謁步速而衮衮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
生游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
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
亦周許先生病少愈既出寢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辭之去
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
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
或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向或以他事與客若不領之或
前客纔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言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
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 賀孫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畦町非內待
立及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
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
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文蔚
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溫而厲恭而安其容貌則見而敬莊
諸公攻偽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故炎祭先生文
有云澹然若處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事蓋久而後得
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哉 炎
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竹林精舍
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 [illegible]
先生自署以此曰晦菴之
先生書閣上只扁南軒藏書二字領近一窗只說過求書其
家齋額不許因云人家何用立牌榜且看熹家何曾有之先
是漳州守求謝貢院二字已為書去却以此說彼有數百間
貢院不可無一牌人家何用 過

在先生藏書閣下東楣壁上題云於穆元聖繼天測靈開此謨訓
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厥籯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熹書為
藏書閣銘也請先生書之刻置社倉書樓之上先生曰只是
以此記書厨名待為別做 振
道間人多來求詩與跋某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為長
久者元不在此 可學
先生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煙人既死了又更
要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也是既死
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為
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天下之人都
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
恁地寫出 賀孫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
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 過
先生初欲正甫以沙隨行實來為作墓碑久之不到既而以舊
人文字稍多又欲俟李路亦不曾又見議立祠堂于德
興縣學稍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 過
陳同父一子一婿同來求銘又先生是時例不作此與寫有
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發源李參仲於先生為
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其人所作行實亦書有宋鍾
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 過
壽昌因先生酒酣興逸遂請醉墨先生為作大字韶國師頌一
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歸田園居
一首有舉子亦乘便請之先生只公既習舉業何事於此請
之不已亦為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參得此
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
不必經心可也 壽昌
先生語明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 過

先生說南軒論莫命云官多祿少四字因云平日辭官文字甚
多 過

因上亮隔取中間一條爲正云事須有一箇大本 方

因對雨云安徐便好 昨日做雨今日方繳下吧決治脩擣朱吧自閙滿意不似前日歇也○擣

開窻坐見窻前地上日色即覺熱退坐不見即不熱目受而心忌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看衣問人寒熱則心凝不動也僧有受焚者亦爾 方

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迫欲入新居而外門未立者曰若入後有禁忌何以動作門欲損從巷出曰直出是公道 楷 則與世俗相拗 淳

先生問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兩日便可下工若搬入後有禁忌如何動作初三又是赤口 義剛

壽昌問先生此心元自通天地枉却靈宮一炷香 若在小龍王廟還敢如此道否先生曰某却不曾到吳城山 壽昌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八

## 朱子五

### 論治道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賀孫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爲本治兵以擇將爲本

天下事自有个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个緊要處 端蒙

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 方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振

爲學是自博而反諸約爲治是自約而致其博 自脩

因論世俗不冠帶云今爲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有漸正之者一日不可緩者興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之事也 方

古者脩身與取才卹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爲四 升卿

自古有道術爲天下裂之說今親見其弊矣 自脩

天下事只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爲宰相了做亦做不得 廣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脩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脩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轉爲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屛去所用之人非賢即別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 義剛

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內亦各有都鄙家邑漢人嘗言郡邑存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非便問漢以王國雜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 德明

封建世襲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數便是君民之

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
者善政亦做不成淳
因言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
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
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
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
有無弊者大抵先生之意以為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廣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
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
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僩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
要只在得人若是得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
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
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
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
率皆歸於得人其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
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燾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
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
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
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如役法亦然刑公戶
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戶人州
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
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揚
先生言論閒猶有不滿於五峯論封建井田數事寓其說以
質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敢以為
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

病反不如前此等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
事久當自見之也僩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
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
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
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
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
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僩云監防
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
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个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
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
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僩因舉祖宗官制
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
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
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
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群盜橫行破州殺縣無
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
門犒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
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
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從事以全一城之生
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
如何盡責得介甫介甫只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
兵闕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
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樁留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之物
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然得錢不可勝計
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
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某守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某
到時纔有三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供給本軍每年有粗

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來上供所留者止七千石僅能贍得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別擘畫措置如斛面加量之屬又盡則預於民間借支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米來納所謂之和米俟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數如此猶贍不給壽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人之額某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討糧食處又行下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額自來不曾及數蓋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來處何以贍給之然上供外所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教樁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重有年年侵使了（漕司侯公東）（下吏謝說州郡又穿漕書又贍夫）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得贍軍然亦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得來其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輩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那樁云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然或用支使何令索上司不若爲之豁除其數若只此虛名而無實徒爲胥吏輩賂賄之地又況州郡每歲只此米支遣決不能如約束何似罷之更不賠（增者有）急須顏魯子又推王齊賢（時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大節依舊行下約束卻被某不能管得只認支使了若以爲罪則後之爲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其勢不容何只得如此處（卓）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之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爲因今郡縣足以爲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爲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淳錄云問今日之治當以何爲先曰只是要得人）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爲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昏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昏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做周禮讀法遍示鄉村聚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人傑）

問歐公本論謂今冠昏喪祭之禮只行於朝廷宜令禮官講明頒行於郡縣此說如何曰向來亦曾頒行後來起告訐之訟遂罷然亦難得人教他問三代規模未能遽復且講究一个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曰譬如補鍋謂之小補可也若要做須是一切重鑄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見於威儀辭遜之際若樂則全是失了問朝廷合頒降禮樂之制令人講習曰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是視民如禽獸豐年猶多饑死者雖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氣不來（賜）

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卓）

立一个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賀孫）

吳伯英與黃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無稅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蓋卿）

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澣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過）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泰）

因說理會天下彌文曰伊川云只患不得爲不患不能爲如有綱在此物來即輕重皆了何必先要一一算過天下之物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燾)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燾)

不能則謹守常法。(燾)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賀孫

蜍云問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用但患人不能盡用天之才此其不然大治若以今世論之則人才之可數者亦可見矣果無足少以人亦予曰不然人只是這箇人若有聖實出來只管氣數衰蕭然有了宜限人才[illegible]分少間無狀者亦皆自盡[illegible]為有人矣不合[illegible]大[illegible]出[illegible]無[illegible]其自[illegible]之心而為上文用者是有用之人多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



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恁無忌憚了。(夔孫)

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好者，庶有可以為天下之理。(方)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僩)　後世只是無箇人樣。(僩)

凡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疏。(道夫)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卻做得事，卻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負才者必以廉介者為不足，競進者必以恬退者為不足。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僩)

今人材舉業浸纖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山林中。(方)

賀孫問先生出處，因云：「氣數衰削，區區愚見，以為稍稍有著正直之人，多就摧折困頓，似皆佞諛得志之時。」曰：「亦不可一向如此說，只是無人。一人出來，須得許多人大家合力做，若是做不得，方可歸之天，方可喚做氣數。今若有兩三人要做，其他都不管他，直教那兩三人摧折了便休。」(賀孫)

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俟到手，然後為。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為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飾得來不好，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物事乎？」(方子)

直卿云：「嘗與先生言，如今有一等才能了事底人，若不識義理，終是難保。先生不以為然，以為若如此說，卻只是自家這下人使得，不是自家這下人都不是人才。」(賀孫)

荀彧數無智謀之士，看今來把誰做智謀之士？伯謨云：「今時所推，只永嘉人，江西人又無，福建又無甚人。」先生不應，因云：「南



軒見義我必為他，便是沒安排周遮，要做便做。人說道他勇，便是勇，這便是不可及。」歎息數聲。(賀孫)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僩)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為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曰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遏。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僩)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

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僩

器遠問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看聖人恁地維持紀綱却與有畀拜無利害之說有不相似者曰只爲人把利害之心去看聖人若聖人爲治終不成掃蕩紀綱使天下自恁地頹壞廢弛方喚做公天下之心聖人只見得道理合恁地做有个天下在這裏須著去保守須著有許多維持紀綱這是決定着如此不如此便不得這只是个睹是又問若如此說則陳丈就事物上理會也是合如此曰雖是合如此只是無自家身已做本領便不得又問事求可功求成亦是當如此曰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聖人做事那曾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從這裏理會去却不曾恁地



計較成敗利害如公所說只是要去理會許多汩董了方來入這心來却不曾有從這裏流出在事物上底意思 賀孫

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數自古以降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世做規模以其看來則不然孔子修六經要爲萬世標準若就那時商量別作个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經得如司馬遷亦是个英雄文字中間自有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二三著如何守他說論如某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諸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脈固自有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爲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著這事煞利害千萬細思之 賀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 僩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僩

今並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爲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荆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 揚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雖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 揚

今日之法君子欲爲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 人傑

今人只說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據不是底始得 [illegible]

被幾个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人翻得來難看吏文只合直說某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見方是今只管弄閑言語說到緊要處又只恁地滑過去 至

今日天下且得个姚崇宋璟樣底措置看如何 治

今日之事若向上尋求須用孟子方法其次則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許下也 銖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 銖

只要我有以感之耳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 道夫

因論經界曰只著一私字便生無限枝節或問程子與五十里之地之說如何曰人之心無窮只恐與五十里他又要一百里與一百里他又要二百里 淳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爲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常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共他理會無幾善者可得存立 道夫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

者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人傑）
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
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
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端蒙）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人傑）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僩）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紛
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人傑）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須
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
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變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
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
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



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僩）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中又
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
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撑不住（僩）
問州縣間寬嚴重輕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
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
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是太祖當時
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
何使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所
向說諸州廂禁軍更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
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
他心去行法且如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堤防然其心只是
要去私他親舊權勢如何得心變說了德明起而辭數
日懇辭歸誨敬當銘佩詰朝出郊衣拜辭遂出再入拜於床下三

歌扶掖先生俯身揖擢動色言曰後會未期朋友間多中道
而畫者老兄却能奉承于切己之學更勉力擴充以慰疲老
之望德明復致詞拜謝而出不勝悵然前一日先生云朋友
赴官來相別某病如此時事又如此後此相見不知又如何
道中追念斯言不覺涕下伯魯進求一言之誨先生云歸去
且與廖丈商量昨日說得已詳大抵只是如此（輔 文蔚 ○治道言）
也（德明）○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
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俛首太息（賀孫）

## 朱子六

### 論取士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衞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于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卿世及君臣同意共結綦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爲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奢淫泆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爲猶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爲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騃淫奢也哉陳同父課藁中有一段論此稍佳僩

賓問人才須教養明道章疏須先擇學官如何曰便是未有善擇底人某嘗謂天下事不是從中做起須得結子頭是當然後從上梳理下來方見次序德明問閩先生嘗言州縣學且依舊課試太學當專教行義之士曰如此不得士自四方遠來太學無緣盡知其來歷須是從鄉舉德明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卻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恐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卻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須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可學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爲可罷義剛

祖宗時科舉法疏闊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畋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著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某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略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襴幞相見方得就試只一二人試就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揚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爲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真是可憂因云云云舊時此中赴試時只有四五千人今多一倍因論呂與叔論得取士好因論其集上代人章表之類文字多難看此文集之弊揚因謂去了此等好曰然因歎與叔甚高可惜死早使其得六十左右直可觀可惜善人無福兄弟都有立一兄和叔[illegible]更直死早揚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會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揚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

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 明作

三舍人做乾元統天義說乾元處云如目之有視耳之有聽體之有氣心之有神云云如今也無這般時文 僩

今人作經義正是醉人說話只是許多說話改頭換面說了又說不成文字 僩

今人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爲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爲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爲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虜中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比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 僩

時有報行遣試官牽合破碎出題目者或曰如此行遣一番也好曰某常說不當就題目上理會這箇都是道術不一所以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經字說說是一道德同風俗是他真箇使得天下學者盡只念這物事更不敢別走作胡說上下都有箇據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這腔子裏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而今人却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却如何教他不杜撰不胡說得或曰若不出難題恐盡被人先牢籠做了曰莫管他自家依舊是取得好文字不憂遠了撒撒而今却都是杜撰胡說破壞後生心術這箇某常說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這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間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實既不許繼燭他自要奔獻無緣更代得人筆或曰恐難止遏今只省試及太學補試已自禁遏不住曰也只是無人理會若捉得一兩箇真箇痛治人誰敢犯這箇須從保伍中做起却從保正社首中討保明狀五家爲保互相保委若不是秀才定不得與保明若根出詭名納兩副三副卷底人來定將保明人痛治人誰敢犯某常說天下無難理會底事這般事只是黑地裏脚指縫也求得出來不知如何得恁地無人理會又曰今日科舉考試也無法不通看或曰解額當均否曰固是當均或曰看來不必立爲定額但以幾名終場卷子取一名足矣曰不得少間便長詭名納卷之弊依舊與他立定額只是從今起照前三舉內終場人數計之就這數內立定額數三舉之後又將來均一番如此則多少不至相懸絕矣因說混補曰頃在朝時趙丞相欲行三舍法陳君舉欲行混補趙丞相不肯曰今此天寒粟貴若復混補須添萬餘人來價愈騰踊矣某曰爲混補之說者固大謬爲三舍之說亦未爲得也未論其他只州郡那裏得許多錢穀養他蓋入學者既有舍法之利又有科舉之利不入學者止有科舉一塗這裏便是不均利之所在人誰不趨看來只均太學解額於諸路便無事如今太學解額七人取兩人便七人取一人也由我十人取一人也由我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取一人也只由我而今自立个不平放這裏如何責得人趨或問國

誘無益於國家可去否曰此又去不得去之則傷仁恩人心
然看來只好作文學助教闕立定某州文學幾員助教幾員
隨其人士之多少以定員數如宗室岳觀例令自指射占闕
相與受代莫要教他出來做官既不傷仁恩又與老者[illegible]
貪稷不事事之病矣[illegible]因說祿令曰今日
祿令更莫說更是不均且如宮觀祠祿少間又盡指占某州
某州蓋州郡財賦各自不同或元初立額有厚薄或後來有
增減少間人盡占多處去雖曰州郡富厚被人炒多了也供
當不去少間本州本郡底不曾給得只得去催部他處人矣
因又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須擾人曰若處之有法何擾之有
而今只是人人不曉所以被人瞞說難行間有一兩个曉得
底終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算教他法量他
便使瞞不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算量極易曰紹興間秦丞
相舉行一番以至今看來直要待辭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

一百九卷　五

今又多處好了看來須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人家
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
飛產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
少而易為力人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姦矣要之既行也安得
盡無弊只是得大綱好其間寧無少弊如秦丞相紹興
間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去得九分半所爭
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
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
瑕疵之以為决不可行如被人少却百貫千貫都不管及被
人少却百錢千錢便反倒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
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看有不可
說者某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
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
去誰能閑理會得閑事閑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

去次則豪家上戶群起沮撓恐法行則是奪其利盡用納總催
此二者為梗而已又曰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事自有箇恰
好處只是不會思量不得其法只如舊時科舉無定日少間
人來這州試了又過那州試州試了又去漕司試討理會
處不知誰恁地聰明會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積年之弊一朝
而革這箇方喚做處置事聖人所以做事動中幾會便是如
此又曰凡事須看透背後去因舉掌云且如這一事見得這
一面是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方得如國手下棋一著
便見得數十著以後之著若只看這一面如何見得那事幾
更說甚治道僩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
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某說道此
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
嘗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

一百九　六

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
得來也是義剛
器遠問今士人習為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變否曰其勢
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
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者也着如此
學在上者好學自見得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
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為教
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
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麽如誥宰相只
須說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
諛其上也誥敕之文上諛其下也賀孫
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為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他不得然
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
今時文賦却無害理經義大不便分明是侮聖人之言如今年

三知舉所上劄子論舉人使之理會這箇用得甚今日亦未
論變科舉法只是上之人主張分別善惡擢用正人使士子
少知趨向則人心自變亦有可觀可學問歐陽公當時變文
體亦是上之人主張曰渠是變其詭怪但此等事亦須平日
先有服人方可學功問歐陽公本論亦好但末結末盡曰本
論精密却過於原道原道言語皆自然本論却生受觀其意
思乃是聖人許多憂慮做出却無自然氣象樂篇不可雜德
粹云以拜佛知人之性善先生曰亦有說話佛亦教人爲善
故渠以此觀之也可學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
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
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
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
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欲革奔競之弊



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
限之以省試備取經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本之
因言今日所在解額太不均先生曰只將諸州終場人數與合
發解人數定便了又不是天造地設有定數何故不敢改動
也是好笑浩
或言太學補試動一二萬人之冗曰要得不冗將太學解額攤
損分布於諸州軍解額少處如此則人皆只就本州軍試又
何苦就補試也燾
臨別先生留飯坐間出示理會科舉文字大要欲均諸州解額
仍乞罷詩賦專經學論策條目井井云且得士人讀此書三
十年後恐有人出泳
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大槩欲於三年前曉示
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大義每道只六伯字
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預前以某年科場則以某經某

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過欲借錄不許過
先生言時文之謬云如科舉後便下詔今番科舉第一場出題
目在甚經內論題出在甚史內如史記漢書等廣說二書策
只出一二件事庶幾三年之間專心去看得一書得底固是
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書子細胡泳
先生云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其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
賦實爲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
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爲一類三禮爲一類春秋
三傳爲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
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
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
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
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
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爲題質



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夔孫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誰解只得依其
說不得臆說先生曰六經皆可如此下家狀時皆令定了揚
今人都不會讀書是會出題目禮記有無數好處好出題目
科舉種子不好謂舊試官人只是揚
張孟遠以書來論省試策題言今日之弊在任法而不任人
孟遠謂今日凡事傷不能守法曰此皆偏說今日乃是要做
好事則以礙法不容施行及至做不好事即便越法不顧只
是不勇於爲書必大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求不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
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
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
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僩
閑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非

也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曰上之風化之原所謂孝弟行著者行尤可笑只每月占一日之食便是先生笑曰何其簡易也曰天下之事大正則難如學校間小正須可曰大處正不得小處被牽才動着便有掣肘如何正得 僩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 賀孫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卻老成意思卻好然他教人也未是如教人編抄甚長編文字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費吏人請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 賀孫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卻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笮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

卷百九　九

來說功名初不曾有得此事今看來只把許多元氣都耗卻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卻來說事功 賀孫

葉正則彭大老欲放混補廟堂亦可之但慮艱食故不果行一人之意大率為其鄉人地耳廟堂云今日太學文字不好卻不知所以不好之因便使時文做得十分好後濟得甚事其有一策諸州解額取見三舉終場最多人數以為準皆與本上省試取數卻不增其補試卻用科舉年八月十五日引試若要就補須舍了解試始得如此庶幾人有固志免得如此奔競喧鬨 僩

說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樣身為宰相合以何為急卻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皆是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寮相說甚事只看曾禁讀一般句頭看見只說太學秀才做時文不好你道是識世界否如今待補取士有其不得如何這恁地便取得人才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廢了待補之立也恰如搖瓶子一般且試采擷得便得試擷不得便不得試且以為節制那裏得底便是不得底便不是這般做事都是枉費氣力其實說均解額只將逐州三舉終場人數用其最多為額每百人取幾人太學許多濫恩一齊省了元在學者聽依舊因倒諸路牌試此最不是士人如何也只安鄉舉如何自家卻立箇物事引誘人來奔趨下面又恁地促窄無入身處如何又只就微末處理會若均解額取人數多或恐不相稱科數多則更將分數立一長限以前得舉人卻只依舊限有甚不得處他只說近日學中緣有待補不得廣取以致學中無好文字不知時文之弊已極雖鄉舉又何嘗有好文字膾炙人口若是要取人才那裏將這幾句冒頭見得只是胡說今時文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若昔說以前只

卷百九　十

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煞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麁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秤斤注兩作兩句破頭如此是多少衰氣賀孫

或問趙子直建議行三舍法補入縣學自縣學比試入於州學自州學貢至行在補試方入太學如何曰這是顯然不可行底事某嘗作書與說他自謂行之有次第這下梢須大乖今只州縣學裏小小補試動不動便只是請囑之私若更把這箇為補試之地下梢須至於興大獄子直這般所在都不詢訪前輩如向者三舍之弊某尚及見老成人說劉聘君云縣學嘗得一番分肉有內舍外舍多寡差等偶齋僕不能了一分學生便以界方打齋僕高聲大怒云我是內舍生如何却只得外舍生肉如此等無廉恥事無限只是蔡京法度如此嘗見胡珵德輝雜言曰學校之設所以教天下之人為忠為孝也國家之學法始於熙寧成於崇觀熙寧之法李定為之也崇觀之法蔡京為之也李定者天下之至不孝者也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豈有不忠不孝之人而其所立之法可行於天下乎今欲行三舍之法亦本無他說只為所取待補多濫裂其正老成士人多不得太學就試太學緣此多不得人然初間所以立待補之意只為四方士人都來就試行在壅隘故為此法然又須思量所以致得四方士人苦死都要來赴太學試為甚麼這是箇弊端須從根頭理會去其與子直書曾云若他人都來赴太學試須用思量士人所以都要來做甚麼只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養之實而仕進之途如此其易正試既優又有舍選因數舉數之類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於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就這處醫治却只去理會其末今要好且明降指揮自今太學並



不許以恩例為免若在學人援舊例則以自今新補入為始他未入者幸得以而已未暇計此太學既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增之則人人自安鄉里何苦都要入太學不就此上理會更說甚高抑崇蔡相舉之為司業抑崇乃龜山門人龜山於學校之弊煞有說話渠非不習聞講論到好做處却略不施為秦本惡程學後見其用此人人莫不相慶以為庶幾善類得相汲引後乃大不然一向苟合取媚而已學校以前整頓固難當那時兵興之後若從頭依自家好規模整頓一番豈不可為他當時於秦相前亦不敢說及此賀孫

因論黃幾先言曾於周丈處見虜中賦氣脈厚先生曰那處是氣象大了說得出來自是如此不是那邊人會揚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十

朱子七

## 論兵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賀孫

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僩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僩事之同）

凡為守帥者止教閱將兵足矣稽其年刀汰乍羅老衰弱招補壯健足可為用何必更添寨置軍其間衣糧或厚或薄遂致偏廢如此間將兵則皆是出拔送矣方子

辛弃疾頗諳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寇令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有不得盡是老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為今之計大段著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分兵殺虜之勢只緣當人調發極難元須要犯江南輕兩年方調發得聚彼中號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遮但彼中人纔過迫得太急亦易為所以要調發甚難只有淮有許多捍禦之兵為吾之計莫若分諸軍趨關陝他必擁兵於關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西京又分幾軍望淮北他必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擣海上他又著擁兵捍海上吾密揀精銳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既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收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又卒未聚而吾已據山東纔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蓋精銳萃於山東而虜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為響應是時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

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曰須有道理殺曰莫若改更否曰這如何得如同父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云亦若便使改換得井牧其田民皆為兵若無人統率之某又亂道一也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裏易兵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怯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賀孫

先生云當今要復太祖兵法方可復中原又云諸州禁軍皆不可用後年歲要揀兵但只說得來圖苟且安便無有為若放新者來在舊者又不去來而又來相將積得皆不可用如澄汰官員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復留而不去政當汰不汰官冗不澄（賀孫）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只有揀得精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年又老了依舊無用僩

今兵官例多兵食不相交

今日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剝兵只驕惰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看來京師之兵卻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遣去淮上衛（京師）如福建之兵遣去戍饒州饒州之兵揀去衛淮俱趨去行在卻遣趨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遣去則京師全無冗兵之費豈不大好恩

宣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判官置刺史使節鎮也後持節諸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氏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官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此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深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作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

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䟽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藩鎮有支州謂之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道夫

問後世循養長征兵然有緩急依舊徵發於民終是離民兵不得兼長征兵數不足兼如杜子美石壕吏詩可見曰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徵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



然後方有長征兵因論荊襄義勇州縣官吏反擾之當時朝廷免徵科官吏不得役使今徵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費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當初見劉共父說他制得義勇極好且是不屬官吏官不得擾之某應之曰無緣有不屬州縣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 僩

兵中詭名不可免蓋兵官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間管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爲整齊得好先生云云 僩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兵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 當

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兵之費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間又令州郡貶省軍額數人折了者不得補却以其錢糧管上供而朝廷得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五十萬又皆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 揚

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地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又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爲廂兵 揚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 時舉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此以一歲 僩。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其人皆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賀孫

范伯達有文字論淮上屯田須與畫成一井中爲公田以給軍今軍中子弟分耕取公田所入以給軍 德明

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曾差官理會其人到彼都不曾敢起人所與者却只令人築起沿江閑地以爲屯此亦太不立大抵世事須是出來擔當果可如此放倒人是天地中最靈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恁地大事聖人猶自裁成輔相之況於其他因舉齊景公答夫子君臣君臣之語又與晏子言美哉室之語皆放倒說話且如五代時兵驕

宋朝世宗高平一戰旣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 [illegible]祖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某州以戶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爲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想無制事何由成 道夫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强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將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 [illegible] 僩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帥者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賞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厮挨出來耳 道夫

不令宦官宣統軍官職是今日軍政第一義 方

今日將官全無意思只似人家驕子弟了褒衣博帶談道理說詩書寫好字事發遣如此何益於事 淳

今諸道帥臣只帶得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急則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爲賊所虜爲之奈何彼固不足䘏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亦有理或謂或曾實用文臣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爲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道夫

或問諸公論置三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擇得一个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illegible]紛擾須是得一个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illegible]來自有條理 僩

蜀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壓人心則寄亂之徒不敢作矣 道夫

或問古今治亂者先生言古今禍亂必有病根漢宦官后戚唐藩鎮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歸正人忽然放教他來州縣如何柰得他何幸老者已死少者無技中人氣象似此間人一般無能爲矣 淳

邊防馬政甚弊廣州舊來市馬而城今只築就一邊 揚

## 論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陣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僞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吃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僴

論刑云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僞會子及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時舉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僩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底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爲此人曾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者一邊卻又溢出這一邊些子僩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一 計九版

## 朱子八

### 論民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今人心都喎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知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況欲曉之以義理哉[illegible]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爲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古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爲人君爲人臣又不以爲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其在行在不久若在後來須更見得事體可畏厲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至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illegible]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未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成救州縣不過虛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爲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亦不欲忤等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獻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㷖

新喻云口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揚

今之賦輕處更不可重只重處從那輕處可矣。僩
今世產賦百弊拈其弊只是人戶私本在官中本天下更無一
處有稅賦本末更無可稽考處。義剛
胡安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根本無這簿
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官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謂史便只是掌
那簿底。義剛
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白撰橫斂無數民甚不聊生丁錢
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
免稅向見辛幼安說糞船亦插德壽宮旗子某初不信後提
舉浙東親見如此嘗有人充保正來論某當催秋稅某人當
催夏稅某初以為催稅只一般何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稅苗
產有定色易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為重苦若者一疋官先
支得六百錢後來變得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
又無錢可請只得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令納價錢錢數又
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破家故浙中不如
福建浙西又不如浙東江東又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
淳。義剛同



浩曰江浙稅重昨日來路問村人見得此間只成十一之稅曰
嘗見前輩說閩中真是樂國其初只在山間不知外處事及
到浙東然後知吾鄉果是樂地今只汀州全做不得彼處要
經界緣逃亡者多遺下產業好者上戶占去不好者勒鄰至
耕佃鄰至無力又逃亡所有田業或拋荒或隱瞞都無歸著
又官科鹽於民歲歲增添此外有名目科斂不一官艱於催
科民苦於重斂更無措手足處守倅只利俸厚得俸便了更
不恤大體須是得監司與理會亦近說與應倉了不知如何
浩云要好得監司去地頭置局與理會一番真是見效方可
往先生擊節曰此是至切之論某之見正是如此。浩
黃仁卿將等第安論又均稅錢曰今所謂稅不出鄉是今之[illegible]不
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州時庶稍均得先生曰稅
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
今耳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不盡須是更
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
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
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
是名目多後恁地撈摸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
納絹只你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
無許多勞擾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額均田圖
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跳却無那圖想當世宗一
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
說那口分世業錄其纖悉畢具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
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
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



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為母人為子說得甚好。義剛
揚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
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
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
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消
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
一定其價安得不弊又論汀寇止四十人至調泉建福三州
兵臨境無寇須令汀守分析先生曰纔做從官不帶職出使
把這事做欠闕見風吹草動便做事不顧義理只是簡利
多害少者為之今士大夫皆有此病。可學
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
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illegible]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不
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之矣。人傑

余正甫論賑濟說得好雖有智者為之計亦不出於此然所說
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上面取出之數不節不可直卿云制
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糶米賑饑此固是任
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 賀孫
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計人口之數亦且精其抄來如何加一不實有人口說然後或添或去却求實吏一
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輩皆有一定
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尚得只一出便委人如何了得又
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行得 揚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糶
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
曰要之只是粗法 道夫
李壽翁啓請要移義倉於鄉下令簿尉月巡之丞三月一巡之
先生曰如此則丞簿尉只幹辦此事也不給暫無力又其他
事矣又月月官出接鄉人一番也是行不得後被朝廷寫下



常平法一卷下來也不道是行得行不得只休了又有一官
人要令逐縣試過了方得架就試先生云且如福州十二縣
今只一處弊逐處試過却有十二處弊 揚
今日莫備於役法亦莫弊於役法 德明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
税人然聚浮浪無根著之人在那裏又多生事所謂差役便
者即謂税人自顧籍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産之患
蓋緣既教他作衙前少間庫廚都教他管使自備這物事以
供應官員大有不便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
重也 夔孫
因論役法曰差役法善見以宣寧有劉子澂論差役有十利 僩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
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
少狹鄉富家漸漸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産極可憐

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
分富家以界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
分割裨補令其恰好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然養其
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
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
保長者蓋保長催税其擾極多其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
長少間却計會作弊依保正其甚處之以為捨易而就難又
詢之土人乃云保長雖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為保長者蓋所
所撥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
當為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為保長右產錢倍多則須
兩番為保正如此則無爭又催税之法須自崇安趙宰使人
依由子分為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無擾又過隆興
見帥司令諸邑依由子催税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
時饑饉民甚苦之恐為吏人乞覔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



限每限只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剏納吏又以違限拒之
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趁限之錢則已滿千矣其擾不可言所
以做官難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偽如何了得 僩
李丈問保正可罷否曰這箇如何罷得但要之無擾可矣曰此
自王荊公始否曰保正古有但所管人戶數有限今只論
都則人數不等然亦不干人數多寡若無擾雖所管千百家
亦不為勞若有重困之擾雖二十家亦不勝矣 寓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
此法都是從家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孫書云御衆有多寡
分數是也看是統取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欲
立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如圭
增秩太史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又
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
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覆其無他方令

傳送出境託住兩無一兔盜頭張安叟知衮州託其訪問則
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個
其保甲草中所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要兼盜賊所以
防衛縣郭以制緩急有官府捉盜賊之屬須是四面有箇
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
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然當因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復
面子弟一段須是看甚理會這箇子弟直須要他用非其他
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雖
勸須是理會教他整齊無此鏷綻方可僩
歸正人元是中原人後陷於蕃而復歸中原蓋自邪而歸於正
也歸明人元不是中原人是徭洞之人來歸中原蓋自暗而
歸於明也林賜以歸明中閩論之歟○壽

## 財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
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
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
皆歸于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
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栲掠得來所以戶部見闕
乏封樁內藏等宗時銳意恢復故儲此錢不肯妄用問欲
支則有司執奏放倍而止及至今日則供給費不復有矣今
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
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今之戶部但逐時了得吏以支撥都下軍馬之類如無又借出
內藏錢以充之凡天下財賦到即分幾多入內庫幾多入何
處幾多入戶部王宣子爲戶部時曾去理會遂再不樂用
黜之 㝢
因致道說國家財用耗於某人曾說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錢
萬貫武臣及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臨陳
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害請而節度使之名不能去
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是無謂似聞孝宗嘗
因問欲罷之襧
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驟增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
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爲貧窮全無生
活計者耶而今豈得怎地泛及僩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一
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錢無以支
吾朝廷不慮又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
州郡困了緣宗室請受請給應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
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
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
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該
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
伯叔兄弟爲官者反得憑藉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
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
如何殺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
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
涯也知漢法宗室推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
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
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
免躬親鄙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
西外在彼宮中不能容州皆出居於外因問西外南外曰徽
宗以宗室衆多京師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孫出居西京
謂之西外太祖位下子孫出居南京謂之南外及靖康之亂
遭虜人殺戮擄掠之餘能渡江自全者高宗亦遣州郡收拾
於是皆分置福泉二州依舊分太祖秦王位下而居之也居
于京師者皆太宗以下子孫太宗子孫是時 世次未遠皆有

緦麻服故皆聚於京師而太宗以下又自分兩等皆因於尤親並濮邸北邸又分兩從也濮園之親所謂南班宗室是也近年如趙不流之屬皆是南班其恩禮又優故濮園位下女事人者其夫皆有官因言京師破時黃唐傳為宗正官以宗室簿籍獻于虜虜依簿搜索無一人能逃匿者又徽宗淵聖諸子皆是官者指名取索亦無一人能免者言之痛傷虜人初破京城時只見求索近上寵倖用事底官者數人莫測之但疑其欲效此間置官依漢宮闈閒事耳乃呼去問諸王諸公主所在宮人有幾位諸王有幾位兩宮各有多少并宮中寶玉之藏各有幾所官者一一聲說略不脫漏其有宮中秘藏寶玉之物外人不得知者虜人皆來索取皆是官者教之也方搜捕諸王宗室時吳革獻議於孫傅欲藏匿別理之子年十許歲以續趙祀而取外人一子狀貌年數相似者殺之以獻虜宗室子出閭為虜以學者蹤跡而死孫傅不敢擔當竟不敢為只得兩手付之無一箇宦官能免者可痛聞吳革是時結連義兵欲奪二聖為范瓊誘殺之不知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矣古人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終便有此禍可不懍懍危懼從古以來如此如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被武后殺盡其間不絕如綫唐明皇奔走流離其子孫皆餓死中更幾番禍亂殺戮無遺哀哉卓

或論會子之弊曰這物事輕了是誘人入於死地若是一片白紙也直一錢在而今要革其弊須是從原頭理會方得燾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甚少其壞之又多端私鑄銅器者動壞四五錢壞了只泉鄉閩皆行此想見別處更多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貨物壓其上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那官檢得出甚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又其一則淮上透漏既官監關稅物但得多納幾錢他不復問銅錢過彼極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絹一匹若更不禁那箇不要帶去又聞入川中用若放入川蜀其透漏之路更多僩

論淮南鐵錢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錢今朝廷只以紙視之今須是銅錢交子不得用於淮鐵錢交子不得用於江南又須江南官司置場兌換銅錢交子乃可行耳僩

兩淮鐵錢交子試就今不行處作箇措置其不若禁行在會子不許過江只專令用交子如淮人要過江買賣江南須自有人停揭交子便能換錢又不若朝廷捐數萬貫錢在江南收買交子却發過淮南自可流通必大曰不許行在會子過淮此恐難禁先生以為然必大因言鐵錢之輕亦緣積年鑄得多了又只用之淮上十餘郡所以益賤先生遂言古者只是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曰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將來添今淮上亦可且住鑄數歲候少時却鑄[illegible]

閩下四州鹽法分稅上四州官賣浙東紹興四州邊海亦合如閩下四州法而官賣之故其法甚弊揚

朱子九

## 論官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皆以冢宰為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　揚

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或錄云自古文尚書出方見周官）但見伏生（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illegible]）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為三公而置之（[illegible]）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為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方為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illegible]）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為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勳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承襲不復釐正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須建節（或錄云三公者又須）（[illegible]）不曾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皆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揀遷檢校除開府至三孤三公矣（[illegible]）

尚書令令後世不得更加侍中中書令者殆從制其稱極本朝惟韓公為然（[illegible]神宗特贈尚書令）後來蔡京改官制遂奏云昔太宗皇帝嘗為尚書令今後更除尚書令殊不知為尚書令者乃唐太宗也故唐不除尚書令惟郭子儀功高特除子儀堅不敢受曰昔者太宗皇帝嘗為此官非人臣敢居朝廷遂加尚父之號蔡京名為紹述熙豐故事卻恣意紛更不知誤舛舉朝莫不笑之而不敢指其非又奏徽宗云嘗面奉神宗聖旨令改造尚書省尚書省者神宗所造規模極偉國朝以來宮府所未有說工神宗幸之見壯麗如此出令云今後輒敢少有更易者以違制論後宰相居之輒不利王珪病死章子厚韓忠彥蔡確皆相繼斥去京惡之是時蜀中有一士人姓某家迎合其意撰尚書省圖云唐尚書省正廳在前六曹諸司房在後今皆反是又土地堂在正廳之前今卻在後所以宰相數不利京信其說遂毀拆重造其前若徹通之其無忌憚如此又曰本朝太宗嘗以中書令為開封尹由開封尹入繼大統故後來不除中書令尹開府者亦不敢正除必加權字蔡京改官制遂除中書令當除底不除（或錄云尚書令不當除）底卻除又開封者更不帶權字其悖亂無知皆此類也又京以三公為宰相令人以公相呼已而不得呼相公後來秦檜亦如此蓋倣此也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

相之職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是侍衛人主（驂乘）行則參錯於宦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爲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尚書是掌群臣章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席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武帝以宦者典尚書）中書因漢武帝游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故令之宦者）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皆權傾內外（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後漢羣臣章奏首云日其奏跳尚書猶今言殿下陛下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卿故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建官但置秘書令及魏受漢之後始改爲中書監以其秉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避諱漢元后父諱禁遂改爲省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閹絕人主極尊嚴真如神明人且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御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壺雖儀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謂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爲之聚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扶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使有此事漢宣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義剛）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賀）

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淳）

漢御史大夫如本朝參知政事（義剛）

唐官皆家京師（賀孫）

唐之僕射即今之特進他只是恁地轉將去（義剛）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廣）

唐之朝廷有親衛有勳衛有翊衛親衛則以親王侯之子爲之勳衛則以功臣之子弟爲之翊衛則惟其所選（公謹）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官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疏略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蓋舊日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疏略宜放舊日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

唐制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殆無人類所以宇文
泰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
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 儒用
唐六典明皇時所撰雖有是書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書却是
齊整然其說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
宗本欲富強其後因此皆迂曲緩弱了左僕射行事右丞相
取旨溫公元祐間甚苦之入文字要改祖宗官制雖名不齊
整然其實徑直終與間以其不便方改之三相之權均矣 揚
因論神宗官制右相反重前漢官制雖亂却是宰相主事神宗
時反循名云實漢初制中書後武帝倦勤遂置內中書省官
為之石顯之類是也溫公亦私造得一制度左相主禮吏戶
三部右相主兵刑工三部後有一人要令六部尚書得自執
奏亦不行今左右相兼掌三省事 揚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 如吏兼禮戶兼刑兵兼工樞密可罷
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察屬今銓曹注
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去除亦好每道
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宰相擇長官長
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曰此說極
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人傑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搜羅天下
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考察朝
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
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設
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歸
兼了因論尹穡不著曾中不好時却尚解理會事當時多
了官司後來又復了 揚
陳同父謂今要得國富兵強須是分諸路為六段六尚書各主一段
之諸州有事祗經諸路尚書尚書裁較省文又每三歲或二歲
一巡歷庶幾下情可達先生曰若廣中四川之類使之巡歷
則其本曹亦有廢弛之患陳曰劉曹則所領者少若路遠則
兵工部可為也曰此亦是一說 道夫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多今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
官之眾皆總于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而亦
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奚奚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
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
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詞頭差官
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
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
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回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
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
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
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若
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
可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
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
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兩軍既無用又
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
今大軍亦漸如前禁兵矣此是耗蠹多少財其實使民不堪
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彊故收其
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
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緣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為
彊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 必大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
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
或置或否 漢有十二州百二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至元帝置州名多而郡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為之屬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之職 其常說不用許多

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措置使令舉刺
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
官茶鹽判官之類農田置司主營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
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茶鹽事諸判官之權皆得視通判而刺
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
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
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不肖則害及一路百姓無由蘇息
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事官
之類如此則事權歸一太守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
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轇轕之弊乎問今之主管官屬亦
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
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 僴

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此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司而
已今諸路監司猥衆恰如無一般不若每路只擇一賢監司
其餘悉可省罷 廣

監司每路只須留一人揀其無風力者且與一郡而汰去之 大雅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
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卻令宰
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
得人 道夫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
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浩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并得一好吏部
尚書諸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
犯贓罪便得若犯了贓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 賀孫

監司薦人後犯贓犯罪須與鐫三五資正郎則降為員郎員郎
則降為承議郎以下若已為待從或無職名可鐫則鐫其俸
或一部不與奏薦如此則方始得他痛䄂地也須怕今都不
挾他一毫 道夫

只管說官冗何不於任子上更減今員外所得恩數展至正郎
正郎恩數延展至大合奏官者且與選人又何害不肯裁
併理會一番只是怨人然前祖宗時亦幾次省削了久而自
定何足恤耶 淳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甚
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
亦自善 必大

縣官謂宰相是舜禹伊周者還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
勝任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
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 賀孫

客有為閩帥者言淮南無備甚先生曰大且慮四方若位居宰
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
却那一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計掛在
自家心下始得 賀孫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僩

先生閱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嘆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
王如何却倒了 道夫

古人云左史記言右史書動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合而記之
直如曰所可分者事而已曰也分不得所言底便行出此事
來 道夫

國子司業當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論成就者
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若君無尊
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方

堯卿云大則負難為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若有仁
愛心便隨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緣得及民 方子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却由
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了上面

如何整頓道夫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道夫

俞亨宗云某做知縣只做得五分曰何不連那五分都做了僩

襄陵許子禮作縣法開收人丁推割產稅二句方

開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判先減書鋪及勘供罪狀不得告訐之類某子弟催稅只約民間逐限納錢上州縣不留錢德明

有一朋友作字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如此迂闊其以爲名言人傑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道夫

請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義剛



問衡稅藝源旱如何賑答云云先生曰最有一件事是今日大弊旱則申雨檢荒則云熟火燒民家則成數妄到縣如此淳可

某人爲太守當見客日分先見過客方接同官及寄居官人問其故曰同官有常識待商量區處頗費時節過客多是略見即行若停軟在後恐妨行色此事可法賀孫

朝廷設教官一件大未是後生爲教官便做大了只壓一兩任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須是不拘科甲到五十方可爲之不然亦須四十五淳

律主簿管押一縣簿凡事盡與之知錄事錄一郡事太守有事許知錄奏聞謂之知錄若以官稍大如今知縣之類揚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與立

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illegible]

當職州縣官得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一毫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麼人爲耳目之寄[illegible]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着方判決得別人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見子細又如今兩人鬬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況又不如他豈解與斷於其見先人時望見之先人雖其人有才略因云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闒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着取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又云如圍基一般兩人知若那箇不要勝誰肯去就死地自做活計這只是見不高無奈何賀孫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又曰此已是恤他不可恤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義剛

某當說公說不消去仕官不可不知須是有常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賀孫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僩

前輩做縣皆有書當官者不可不知○義剛揚

因民戶計較沮壞社倉先生曰此事從來是官吏見這些米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不存官倉數年之間立便敗壞雖二十來年之功俱爲無益賀孫

人居官要應副親戚非理做事只說道爲所得賈賕親戚受之這是甚麼底事敢胡亂做因說吳公路爲本路憲崇安宰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于吳吳不其罪其後吳

謂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然不成以法相繩遂覓釋之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害邑民皆無所告訴看來固當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豫贖死罪後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廢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大事豈可以私廢直卿云若是吳處俟宗女守雖當一付之法還亦有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寘于法亦須令寄居去可也 賀孫

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舡過只得禀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事須是分豪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過 道夫

丙四十八　百十二　十二

或欲圖押綱厚賞者曰譬如一盤珍饌五人在坐我愛喫那四人亦都愛喫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必果誰得之能恬地思量便自不去圖古者權謀之士雖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計術去必得 淳

過到溫陵回以所聞岳侯對高廟天下未太平之問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告之先生之前只矣石後來武官也愛錢 過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十三 計十三版

朱子十

訓門人一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以下訓德明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柢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綫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丙卌　一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至遏欲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它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說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問看先生所解文字略通大義只是意味不如此次如何曰只要熟看又云且將正文熟誦自然有感發生有所不解因而記錄

它日却有反益後

德明問編禮欲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據諸史書與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攘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放外此個心須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旋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册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與[illegible]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收放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時如何收拾來得曰他自是事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

又云須培擁根本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三代以下書古今世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今只看此數書又半上落下且如編禮書不能就亦是此心不壯須是培養令豐壯須[illegible]子細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有事要做

問五典之彝四端之性推尋根源既知為我所固有日用之間大倫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為私欲所挽其要在窒慾曰有一分私欲便是有一分見不盡見有未盡便為[illegible]欲不過若見得脫然透徹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須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誠心正一向去又舉虎傷事[illegible]深思所見及推太極動靜陰陽五行與夫仁義中正之所以主靜者求教曰操存亦只是如此思索亦只到此然亦無可思索此乃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常常讀書常常講貫令常在目前久久自然見得

問山谷[illegible]頌讀書[illegible]永在山[illegible]曰只任閑放不可須是[illegible]自上古無間斷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閑散[illegible]不是實學

因說異人開發討甚雜得只是讀書是要未有是處須是有業次竊疑呂公亦未免如此德明與叔[illegible]又在坐[illegible]然聽教先生且則讀書看多是略得其彷彿道理便休少有[illegible]心理會得若須是專心致思一切從原頭理會且如讀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近世指論學制不取荊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荊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只是綱之指陳時弊[illegible]其不應循環可笑[illegible]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理會堯舜三代源頭處理會來人與說之說且如做舉業亦須[illegible]心理會文字方可以決科讀書若不用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亦不濟事

臨別[illegible]學者[illegible]是有業次[illegible]讀一書了又讀一書[illegible]明之而[illegible]日得[illegible]數[illegible]自見有益

如今日議論某亦因而得溫起一遍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illegible]之要常在目前如此分得不進蓋李先生為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來南軒深以默坐澄心為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

專先生曰只為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向見吳公濟為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里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閑散然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初七日早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稟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著時無他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窠臼來問佛氏似亦能謹獨曰它只在靜處做得與此不同佛氏只是占便宜討閑靜處去老莊只是占姦要它自身平穩先生又自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見得分曉只是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好如顏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段工夫

先生接論戒謹恐懼以為學者要切工夫因問遺書中說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之語亦是要切工夫曰不理會得時凡讀書語言各各在一處到底只是一事又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一段亦是不安排亦是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之意否曰此孟子言養氣之事必有事焉謂集義也集義則氣自長亦難正把亦難助他長必有事而勿忘於集義則稍漸自長去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一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 義剛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曉不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來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 義剛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便似一張白紙今看得便見紙上都是字廖子晦們便只見得是一張紙 義剛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 義剛

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 寓

或問誠敬二字 云云 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徒說得不濟事且如公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若不曾如此下工夫只據冊上寫底把來口頭說雖說得是何益某常說與學者此箇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濟得甚事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今日恁地說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說到這裏入深也更有在若只領略將去不過是皮膚而已又不入思慮則何緣會進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固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箇物事極密豪釐間便相爭如何恁地疏略說得若是那真箇下工夫到田地底人說出來自別漢卿所問雖若近似也則看得淺須是理會來理會去理會得意思到似被膠漆粘住時方是長進也因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

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
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以下訓廣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
者政緣不曾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入
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
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決不到虛度光陰矣先生
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將謂凡人讀書都是如此用功後
來看得却多不如此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
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
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纔被人問着便須旋
去尋討迨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錯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
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因笑曰此是做似喫底



工夫
先生諭廣曰今[illegible]學也只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
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
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
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
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
同方始有箇進脩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關
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
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
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
存着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
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
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

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
切似二程二程資質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質有偏
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
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
得來大段精切
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
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
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
之矣翌日廣請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
也訒底意思此係中庸之病蓋緣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
不過替賢聖言之耳都不能玩以養心曰到師席之下一
日見先生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
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因
廣說道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



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有警于心又一日侍坐見先生說如
今學者大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用敬工夫底道理而今於
靜坐時讀書玩味時則此心常在一處事擾則心便緩散了
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之間有不能掩者今得先生教誨
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攝之功然待教只數日在更望
先生痛加鞭策先生良久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
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
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
主私欲爲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
實此實字是好義無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
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
如一泓清水有少許沙土便見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
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

見齊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廣夕嘗有為去意見之說者）此[illegible]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卻不奈煩去做職業，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



這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撈摝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悉，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雖然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陽為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為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曰：果能禦寇，則當移向內施之，蓋寇之以寇在內故也。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來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曰：有疑更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



疑。知得拜辭，更可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先生謂漢卿：有疑未決，可早較量。若云眼下亦無所疑，且看做去，有疑方敢請問。先生因云：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僩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納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知錯雜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抵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

閒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不必要著
心去看他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卻只
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
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
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
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
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
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腳都
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
路上行今之學者卻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
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
道以下大雅
臨別請教以爲服膺之計曰老兄已自歷練但目下且須省閑
事就簡約上做工夫若舉業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



作告子未嘗知義論其說亦自好但終只是拼湊得如
今人說人文字辭太多不是辭多自家意少若識得所見長
內即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自見得義存內甚徹頭徹尾
一篇說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豈特一篇時文而已
再見因言去冬請還之後因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
切切始能安如今決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有物有常
須自盡中倫中慮與稱雜稱之言竟已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
鑽看畢云甚好大雅云近卻盡去得前病又覺全然安了或
然無疑恐難進步且如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
無所主便見得不要能程氏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處
與此處重便安了曰此且做得一箇粗鋪底在其址在尚可加
功但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爲往字者此適字當如吾誰
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不定耳張欽夫
云無適無莫釋氏之學有適莫此亦可通問如何是釋氏之學

址曰無所往亦無所不往亦無深意譬得義學重亦是所
謂須有如匠人出治材料且成樸在然後刻畫可加也如云
義字豈可使止須要見之於事那裏是義那裏是不義不可
謂心安於此便是義如宰我以食稻衣錦爲安不成便是義
今所以要於聖賢語言上精加考究從而分別輕重辨明是
非見得察然有倫是非不亂方是所謂文理密察是也自此
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皆精義
理之功也問此是精義入神以致用否曰所謂精義入神不
過要思索令精之又精見於日用自然合理所謂入神即
此便是非此外別有入神處也如老兄詩云中倫中慮只恁
泛說何益倫慮只是箇倫理所在要使言行有倫理爾須是
平時精考後躬行之使凡一言一行皆出乎此理只這邊有
重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亦從是生若用工如此方
有進處若如此進時一齊俱進聖賢見處雖卒未可遽盡然



進進不已隨力量自當有到那若非就這上見得義理之正
則非特所學不可見於行亦非此道之全因問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雖事物皆躬行以爲道則道自道我自我尚不能
合一安得有進曰然
再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見進處
曰悠悠於學者最有病某前此說話亦覺悠悠而學於某者
皆不作切己工夫故亦少見特然可恃者且如孟子初語滕
文公只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學者只就這上便做工夫自難看得及後
再見孟子則不復更端矣只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甚言激切如此只是欲其猛拚下工夫耳又
如語曹交一段意亦同此大抵爲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
勇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一日之效一月須見一月之效
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截從今日斷不要務爲

説話徒無益也大雅云從前很做見寸進不見特然之效曰亦
爲如此便不曾離得舊窠何緣變化得舊習消殺
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
非特明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
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
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問程先生云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之病在心多疑者先有疑病
在心大雅則浩然無疑但不免有周羅事之心曰此正是無
切己工夫故見他人事須攙一分若自己曾實做工夫則如
忍痛然我自痛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自己若把得重則
彼事自輕
因論古今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只要贴是爾曰贴是固好然却
只是結末一着要得贴是須去求其所以大雅曰不過致知
窮理曰實做去便見得所以處



雖見即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爲事豈可信世俗
之言爲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
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爲流俗所搖如今浙中學者
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
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
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
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愧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
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
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
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
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
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

在一处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
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
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倒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
習又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
其正者若眞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拜見首見教云今日用功且當以格物爲事不曰窮理却説格
物者要得就事物上看教道理明見得是處便斷然行將去
不要遲疑將此逐日做一段工夫勿令作輟夫是之謂集義
天下只要一箇是若不硏究得分曉如何行得書所謂惟精
惟一最要是他上聖相傳來底只是如此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
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閾云但此等事如在門
限裏一動着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
爲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



出齷齪事來須思量止爲衣食爲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
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因令看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
從而進矣曰孔子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
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身
不安德則須進曰然[illegible]劉仲升云橫渠説精義入神
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曰
他說自分明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問
因此遂有厭事厭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
虛閑依舊自要讀書[illegible]

朱子十一

訓門人二

先生問看甚文字曰看論語曰看得論語如何曰自看論語後覺
得做工夫緊不似每常悠悠曰做甚工夫曰只是存養曰自
見住不得時便是某怕人說我要做這箇事見說便喫力見路
便行只管說我要做這箇事何益文蔚又言近來覺有一進
處畏不義見不義事不敢做曰甚好但亦要識得義與不義
若不曾講當得是顛前錯後依舊是胡做又曰須看大學聖
賢所言皆是自家元有此理但人不肯着意看若稍自着意
便自見得卻不是自家無此理他鑿空撰來 以下訓文蔚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
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illegible]

謂才卿是許多文字看過今更巡一遍所謂[illegible]再巡一遍
又須較見得分曉如人有多田地須自照管曾耕得不曾耕
得若有荒廢處須用耕墾子融曰每自思之今亦不可謂不知
但知之未至不可謂不誠但其誠未至不可謂不行但行之未
至若得這三者皆至便是了待此事只須有一箇至底道理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卻不循禮他卻是心有用處今
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
實無所用每日閑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
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來這一門鑽不
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
西邊入及其入得卻只是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
如此則無說矣有理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然若有理會
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着緊尋如何會得

謂文蔚曰公卻是見得一箇物事只是不光彩一日呈所[illegible]
甫存觀畢曰前日說公不光彩且如這般文字亦不光彩才卿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
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
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卻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翰卿曰這
了先生曰為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
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
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友仁

次日稻見先生偶腳氣發因蘇宜久欲歸先生愀然曰觀某之
疾如此非久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
兩人傳續此道若公門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
此苦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
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 [illegible]
[illegible] 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
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之

[illegible]

於身如針之[illegible]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卻
再問其字先生[illegible]如何全不相干涉其性不知針之為身
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
日誦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為
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
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門無一日心在上面莫
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
說數月便是數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了更
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疏先生意甚不樂 [illegible]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
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
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
曉得而大曉不得這箇便是大病 [illegible] 某也只說得到此
要公自去會得久之又曰大凡物事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

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疏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這十四箇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嘆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南山節 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賀孫○陳□達別錄文蔚錄云文蔚一日說太極書不說錯物事知了夫先生甚有之說 文蔚曰文蔚持起中間二三十先生曰是知得都道是丁水盡去 文蔚說有所悟今也都說文蔚易錯頭合作一段記者不同多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纔圓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僩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獨才

又問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却簡易而今要細碎做去怕不能貫通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處自是言養氣試取孟子說處子細看便見大凡爲學最切要處在吾身心其次便是做事此是的實緊切處學者須是把聖人之言來窮究見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箇道理在若大路然聖人之言便是一箇引路底

李公晦問忠恕曰初讀書時且從易處看待得熟後難者自易理會如捉賊先擒盡弱者則賊魁自在這裏不容脫也且看論語前面所說分曉處蓋卿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己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說秘說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說與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一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其終曉渠意不得以下訓[illegible]

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爲科舉之文然終不甘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讀書要去從師然未及



從師之時也須先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切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已甚事你身已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仁父味道却是別立得一箇志趨却正下工夫却易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箇道理若一向蹙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

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

問看大學覺得未透曰也尚饒在曰這饒便是細只是恁地看熟了自通透公往前在陳君舉處如何看文字曰也只就事上理會將古人所說來商量須教可行曰怕恁地不得古人見成法度不用於今自是如今有用不得處然不可將古人底折合來就如今爲可用之計如鄭康成所說井田固是難得千里平地如此方正可疆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方得不應零零碎碎做得成古人事先去理會其大處正處到不得已處方有變通今卻先要去理會變通之說

問初學心下恐空閑未得試驗之平日常常看書否則便思索義理其他邪妄不見來才心下稍空閑便思量別所在去這



當柰何曰才要閑便不閑才要靜便不靜某向來正如此可將明道答橫渠書看因舉其間非外是內之說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分別得且不須誦言之莫是只說尋常泛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肚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照臨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匹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爲自家身己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此子着身己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爲別人全不爲自家身己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爲己爲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己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緊底緊着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緩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要捉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搬轉亦快如船遭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



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色一齊都搬轉若不肯搬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定着無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着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着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着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塡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

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視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
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賴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
恁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
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
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謂賀孫也只是莫巧公鄉間有時文之習易得巧
問往前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
上一截數數拈撥言此意是如何曰已前也說了只是夾雜
說如大學中亦自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
又自漸漸不着身己
嘗見陸子靜說且恁地依傍看思之此語說得好公看文字亦
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與他意思相似自
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過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
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公讀論語還當文義曉得了未若
文義未曉得又且去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
得一場沒理會尹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多說話只是他也
沒變化然是守得定
辭先生同黃敬之歸鄉赴舉先生曰仙里士人在外孰不經營
僞牒二公獨遅還鄉試殊強人意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爲仙鄉陳蔡諸
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爲尤甚天下大抵
皆爲公鄉里一變矣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
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
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
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下少
時舉

又讀回也三月不違仁一段曰工夫既能向裏只要常提省此
心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然不見
問管仲之器小哉處說及王伯之所以異先生曰公看文字好
立議論是先以己意看他却不以聖賢言語來澆灌胷次中
這些子不好自後只要白看乃好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親切也知
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傍處看如與人
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爲面前說話甚
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
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之
先生問云子善別後做甚工夫時舉云自去年書院看孟子至
告子歸後雖日在憂患中然夜間亦須看一二章去今春看
了却看中庸見讀程易此讀書工夫如此若裏面工夫尚多
間斷未接續成片段將如之何先生曰書所以維持此心若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若能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
間斷矣因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
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
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
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爲又做了七八分却摺
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梏亡也
早拜朔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
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兼是爲學須是己分上做
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
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
上功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問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
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
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
上接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

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
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
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
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
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
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著實做
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
使不着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虛認了
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
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云
云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
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
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
只更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

六、四一八



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
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
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
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
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這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
爲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
日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
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
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
上撑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向前須是從上面放得此水來
添便自然撑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
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
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
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他

凡所說底話令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
精明然所爲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
一時明敏隨處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曾用功只
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
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時舉云推其不見於
行是以知不能實時舉嘗謂知與行互相發明之說誠不可
易之論先生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
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先生又謂時舉曰
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告時舉應喏先生曰然小
過只曉曉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痼
不容易說要知只盡公之誠意耳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外
面都是閒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
本上發出如人折這一枝花只是這花根本上物事
問久侍師席今將告違氣所偏蔽不能自知尚望賜以一言使



終身知所佩服曰凡前此所講論者不過如此亦別無他說
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切某少年曾有
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此雖未爲是却與今
之學者汎然讀過者似亦不同
丙午四月五日見先生坐定問從何來某云自丹陽來問仙鄉
莫有人講學某說鄉里多理會文辭之學問公如何用心某
說收放心恭願于克己氣象游判院教某常收放心常存忘
與助長曰固是前輩煞曾講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
者理會經書便流爲傳註理會史學便流爲功利不然即入
佛老最怕差錯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某說先妣不
幸某憂痛無所措身因讀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
得是從自此棄科舉某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爲累今家事
盡付妻子於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
先生說公已得操心之要問公常讀何書答云看伊川易傳

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錄先生說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說語
論其間多與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如何用
心某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某即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須刻
不存則忘才着意又助長費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先
生問君十年用功莫須有見處某謝曾竊誦未有見處望
先生教誨先生云也只是這道理先生都說了問仙鄉莫爲
有人講學某說鄉里多從事文詞先生說早來說底學經書
者多流爲傳注學史者多流爲功利不則流入釋老某即說
游判院說釋氏亦格物亦有知識但所見不精先生說近學
佛者又生出許多知解各立知見又却都不如它佛元來說
得直截問都下曾見誰某說只見游判院薛象先略曾見先
生說問說薛象先甚好只是不相識曾有何說某說薛太博
教某居仁由義仁者人之安宅義者人之正路別有何說某



說薛太博論顏子克己之目與伊川四箴某又說薛太博說
近多時不聞人說這話謂某學問曾講但不須與人說退之
言不可公傳道之在孟子已私淑諸人先生云却不如此孟
子說君子之教者五上四者皆親教誨之如私淑艾乃不曾
親見私傳此道自治亦猶我教之一等如私淑諸人乃孟子
說我未得爲孔子徒也但私傳孔子之道淑諸人又說與同
座二客如竇君說話比公別必也聯辨此不用心於外晚見先
生同坐廖教授子晦敬之先生說向來人見尹和靖云諸公
理會得箇學字否只是學做箇人也難做如堯舜方是做
得箇人某說天地人謂之三極人才有些物欲害處便不與
天地流通如何得相似誠爲難事先生曰是問鎮江耿守如
何某說民間安土樂業云見說好只是不相識先生說與廖
子晦適聞文卿說明道語學者要鞭辟近裏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然
却與天地同體其次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明得盡時查
滓已自化了莊敬持養未能與己合以下訓淵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
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
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某說敬莫只是
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鍛煞
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
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覆玩味道
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文卿病
在貪多欲速



公看道理失之太寬譬如小物而用大籠罩終有轉動又如一
物上下四旁皆有所添引如此則必不精矣當如射者專心
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覷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
者懸蝨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
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淵
某說克伐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絕少昨日又思量剛字先聖
所取其重曰吾未見剛者某驗之於身亦庶幾焉且如有邪
正二人欲其曲言之雖死不可先生曰不要恁地說惟天性
剛強之人不爲物欲所屈如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
如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只是虛
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事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隔礙方
是才一事不透便做病且如公說不信陰陽家說亦只是孟浪
不信夜來說神仙事不能得了當究竟知否某對未知的當
請問先生曰伊川曾說地美神靈安子孫盛如不爲五者今

之陰陽家却不知惟近世呂伯恭不信然亦是橫說伊川言方爲至當古人卜其宅兆是有吉凶方卜譬如草木理會根源則知千條萬葉上各有箇道理事事物物各有一線相通須是曉得敬夫說無神仙也不消得便有也看甚奇異彼此無相干又管他什麽却須要理會是與非且如說閑話多亦是病爭不是處去勝他亦是病便將來做克伐怨欲看了一切掃除若此心湛然常如明鏡物來便見方是如公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欲速則甚如漢高祖得關中若見寳貨婦女喜後便住則敗事矣又如既取得項羽只管喜後不去經畫天下亦敗事正如過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功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夜來所說是終身規模不可便要使便有安頓

先生問如何理會致知格物從周曰涵養主一使心地虛明物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則兩截了

先生問寳云尋常看敬字如何曰心主於一而無有它適先生曰只是常要提撕令胷次湛然分明若只塊然獨坐守着箇敬却又昏了須是常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判別得箇是非去寳云每常胷次湛然清明時覺得可悅曰自是有可悅之理只是敬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有箇敬便有箇不敬常如此戒懼方不昧不聞未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又却謹獨如此即私意不能爲吾害矣德明

寳問讀大學章句或問雖大義明白然不似聽先生之教親切曰既曉得此意思須持守相稱方有益誠敬二字是涵養它底

寳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爲人判狀寫判曰此猶是日中做底事曰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於夢德明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五

## 朱子十二

### 訓門人三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大槩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見得便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以下人傑

先與人傑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先生問別後工夫曰謹守教誨不敢失墜舊來於先生之說猶不能無疑自非到五夫後乃知先生之道斷然不可易近看中庸見得道理只從下面做起愈下愈實先生曰道理只是如此但今人須要說一般深妙直以爲不可曉處方是道展轉相承只將一箇理會不得底物事互相欺謾如主管假會子相似如二程說經義直是平常多與舊說相似但意味不同伊川曰予年十七八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蓋只是這箇物事愈說愈明愈看愈精非別有箇要妙不容言者也近見湖南學者非復欽夫之舊當來若到彼中須與整理一番恨不能遂此意耳

看人傑論語疑義云正淳之病多要與眾說相反譬如一柄扇子眾人說這一面正淳便說那一面以詰之及眾人說那一面正淳却說這一面以詰之舊見欽夫解論語多有如此處某嘗語之云如此是別爲一書與論語相詰難也

先生問人傑學者多入於禪何也人傑答以彼蓋厭生死窮格

工夫所以要趨捷徑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吾儒自有此等
工夫然未有不操而存者今釋子謂我有箇道理能不操而
存故學者靡然從之蓋爲主一工夫學者能言而不能行
所以不能當抵他釋氏之說也人傑因曰人傑之所見却不
徒言乃眞得所謂操而存者曰畢竟有欠闕人傑曰工夫欠
闕則有之然此心則未嘗不存也曰正淳只管來爭便是源
頭有欠闕又復教誨數十言人傑曰荷先生教誨然說人傑
不著曰正淳自主張以爲道理只如此然以某觀之有得者
自然精明不昧正淳更且靜坐思之能知所以欠闕則斯有
進矣因言程門諸公如游楊者見道不甚分明所以說着做
工夫處都不緊切須是操存之際常看得在這裏則愈精
明矣次日見先生曰昨日聞教誨方知實有欠闕先生曰聖
人之心如一泓止水遇應事時但見箇影子所以發必中節
若自心黑籠籠地則應事安能中節

六十八　卷百五　二

靜時見此理動時亦當見此理若靜時能見動時却見不得恰
似不曾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
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能究其精微乎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
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
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須了仰高鑽堅瞻前忽後
又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若由使與
克下使其心無所喜好雖適意亦視爲當然否曰此等事見
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
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
坐談竊得而得正淳曰連日侍先生教自做工夫至要約處

通處似已詳盡先生曰只欠做樹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
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
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爲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
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
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某觀之
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
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
正存敬時忽忽爲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
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爲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
心常醒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跽曲拳塊
然在此而後爲敬又曰今人將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
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
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

六十九　卷百五　三

三曰人之心或爲人激觸或爲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
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遏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
色此等爲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爾四曰知言云天理人欲
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
與物爲對是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峯同體而異用一句說
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岳麓書院記只使他
同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本意曰凡人
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
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粹然
天地之心即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辯天理便是性人欲便
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
了五曰遺書云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
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
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

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不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爲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切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況夫復之爲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求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加有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無遂以爲天下不可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七曰李延平教學者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



爲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八問邵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溫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歎東見錄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對問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某嘗欲注此語於遺事之下欽夫苦不許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爲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 以下鄭夫訓

請問爲學之要曰公所修者便是須於日用間下工只恁說歸虛空不濟事溫凊定省這四事亦須實行方得只指摘一二事亦豈能盡若一言可盡則聖人言語豈止一事聖人言語明白載之書者不過孝弟忠信其節目精粗本末秖是一理聖人言致知格物亦豈特一二而已如此則便是德孤致推致也格到也亦須一一推到那東方得又曰如人君止於仁姑息也是仁須當求其所以爲仁爲臣止於敬諂諛曲奉也是敬亦當求其所以爲敬且如公自浦城來崇安亦須徧歷崇安境界方是到崇安人皆有是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爲不曾推去爾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凊定省之事亦不過是愛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子昂曰敢問推之之說曰且如孝只是從愛上推去凡所以

愛父母者無不盡其至不然則曾子問孝至末梢却問子從
父之令可以爲孝乎蓋父母有過已所當諍諍之亦是愛之
所推不成道我愛父母姑從其令

問向見先生教童蜚卿於心上著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
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
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
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爲存耶

大率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如
仲思早來所說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
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
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暏暏地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
祇是靜坐向日蜚卿有書亦說如此某答之云見有事自那
裏過却不理會却只要如此如何是實下工夫

大凡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長進
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象舊來在
某處朋友及今見之多茫然無進學底意思皆恁放蕩了道
夫曰心不存雖讀萬卷亦何所用曰若能讀書就中却有商
量只他連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道夫曰以此見得孟子求
放心之說緊要曰如程子所說敬字亦緊要也

問尋常操存處覺纔着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太把做事了曰自
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麼地位孔子曰操則存
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着力去求便蹉過了今若說操存
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着力這物事本自在但自家略
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鄉黨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
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
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先生一日謂飛卿與道夫曰某老矣公輩欲理會義理好着緊
用工早商量得定將來自求之未必不得然早商量得定尤
好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着脊梁骨

道夫問劉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爲氣所動
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曰此亦是不讀書不
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某昨日之言不曾與說得盡
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畏雖居於市井人罕
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
以自愧故今者復來曰得他恁地也好或然窮來窮去久之
自有所見亦是一事又曰讀書須是專一不可支蔓且如讀
孟子其間引援詩書處甚多今雖欲檢本文但也只須看此
一段便依舊自看本來章句庶幾此心純一道夫曰此非特
爲讀書之方抑亦存心養性之要法也

問向者以書言仁雖蒙賜書有進教之意然仁道至大而道夫
所見只以存心爲要恐於此當更有恢廣功夫曰也且只得
恁做去久之自見須之復曰這功夫忙不得只常將上來思
量自能有見橫渠云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
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先生問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箇明日復將來溫
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
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復說這一
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問敬而不能安樂者何也曰只是未熟在如飢而食喫得多則
須飽矣

問道夫在門下雖數年覺得病痛尚多曰自家病痛他人如何
知得盡今但見得義理稍不安便勇決改之而已久之復曰
看來用心專一讀書子細則自然會長進病痛自然消除
於今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

問行所知則父父自有至處若海○蜀本作道夫錄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寓

爲學之道在諸公自去着力且如這裏有百千條路都茅塞在裏須自去揀一條大底行如仲思昨所問數條第一條涵養致知力行這便是爲學之要寓

讀書要須耐煩努力翻了巢穴譬如煎藥初煎時須猛着火待衮了却退着以慢火養之讀書亦須如此頃之復謂寓曰觀令弟却自耐煩讀書寓

毅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爲學道夫曰苟毅實有志則剛健有力如此雖愚必明矣何患不敏曰要之也是恁地但毅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寓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于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答自少只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蹺崎只讀聖賢書精心細求當自得之令人以爲此事如何秘密不與人說何用如此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爲力寓與子宜宗兄云人最怕拘迫易得小成且言聖賢規模如此其大曰未好說聖賢但隨人資質亦多能成就如伯夷高潔不害爲聖人之清若做不徹亦不失爲謹厚之士難爲徇虛名訓以下寓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好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閑思慮也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某看文字看到六十一歲方略見得道理恁地賀孫錄作見得遲方今老矣看得做甚便待學某不濟事公宜及早向前

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將[illegible]
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
熟看待浹洽則悅矣先生因說寓讀書看義理須是胸臆間
次令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
見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胸
中寬閒始得而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
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
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
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
相救始得當看來靜卻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
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
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
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



噓吸若只管噓氣絕了又須吸若只管吸氣無去處便不相
接了噓之所以爲吸吸之所以爲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
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
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
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
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
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
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
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 寓錄[illegible]

[illegible]

寓臨辭告歸請云先生所以指教待歸子細講求曰那處不可
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着力處今夜在此
便是用功處
居甫請歸作工夫曰即此處便是工夫 可學
居甫問平日只是於大體處未正曰大體只是合衆小理會成
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 可學
居甫敬之是一種病都緣是弱仁父亦如此定之亦如此只看
他前日信中自說臨事而懼不知孔子自說行三軍自家平
居無事只管恁地懼箇甚麽賀孫說定之之意是當先生前



月在朝恐要從頭拚洗決裂做事故說此曰固是若論來如
今事體合從頭拚洗合有決裂做處自是定着如此只是自
家不曾當這地位自是要做不得若只管懼了到合說處都
莫說 賀孫
居又如僧家禮懺今日禮多少拜說懺某罪過明日又禮多少
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說某今日
又如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拔出做教是當
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
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只說不好豈不可笑 賀孫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出前卷子示曰據此也平正兩日來
反覆爲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
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
夫今須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
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是

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看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又曰近來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却是作文時文采發越粲然可觀蠲竟嗣之浙間士夫又却好就道理上壁角頭着工夫如某人輩主書叔時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却

卷百十五　十一

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質雖美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此間却有一兩箇朋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爲只爲源頭處用工較少而今須喫緊着些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顏子與聖人不爭多便是聖人地位但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

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也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不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着酸底便知是酸底喫着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語多不能盡記姑述其大要者如此[illegible]

卷百十五　十二

先生謂徐容父曰爲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杖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訓謹

問學問之端緒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以訓衎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縛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爲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問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解發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爲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問應事只是揮霍底只是不得背著他節問曰只順他曰只是循理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欲求大本以總括天下萬事曰江西便有這箇議論須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陸子靜要盡掃去從簡易某嘗說且如做飯也須趁柴理會米無道理合下便要簡易

以某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痛說一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雖無極而太極然只是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信聖人首先犯着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又見明道先生爲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全於發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爲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爲一曰爲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又問顏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爲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爲異端

問事事當理則必不能容能容則必不能事事當理曰容只是寬平不狹如這箇人當殺則殺之是理合當殺非是有心不容他

不曾見說教胡亂思說道思

問節昔以觀書爲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較寬不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自入不得先生應

問顏子豈或曉其意而不曉字義如從容字或曰橫出爲從寬容爲容如何曰這箇見不得莫要管他橫出包容只理會言意節初到一二日問君子義以爲質一章曰不思量後只管去問人有甚了期向來某人自欽夫處錄得一冊將來看問他時他說道那時陳君舉將伊川易傳在看檢兩版又問一段檢兩版又問一段欽夫他又率略只管爲他說據某看來自當不答大抵問人必說道古人之說如此某看來是如此未知是與不是不然便說道據某看來不如此古人又如此說是如何不去思量只管問人恰如到人家見有椅子去問他道你安頓這椅子是如何



問精神收斂便昏是如何曰也不妨又曰昏昏竟是慢如臨君父淵崖必不如此又曰若倦且睡些子時無害問非是讀書過當倦後如此是纔收斂來稍久便困曰便是精神短後如此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六子十七版

朱子十三

訓門人四

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著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著力若是易爲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以下義剛）

問打坐也是工夫否曰也有不要打坐底如果老之徒他最說打坐不是又問而今學者去打坐後坐得瞌睡時心下也大故定曰瞌睡時卻不好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可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須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寓錄云既知悔便但了莫更做只管悔之又悔作甚）

一百一十六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杲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它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已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討說底雖閑言語只云先生不應又說與點章云云先生又不應久之卻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漉雕開與曾點而今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齊便須要常常如齊而今卻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恁地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若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著有欠缺處纔如此思著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著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

一百一十六

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卻解漸漸不做差了

又問格物工夫至爲浩大如義剛氣昏也不解泛然格得欲且將書細讀就上面研究義理如何曰書上也便有箇道理在義剛又言古人爲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日前只是習作舉業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將小學等書理會從灑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得十分走作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侍洒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爲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

為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柰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爲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共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侍教半年仰蒙提誨自正月間看論語粗得略知入頭處先生所以教人只要逐章逐句理會不要揀擇說道明訓但此番歸去恐未便得再到侍下如語孟中設有大疑則無可問處今欲於此數月揀大頭段來請教不知可否曰好

先生問晏淵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并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看曰公數千里來見某甚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已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之事到理會得天下事於身已上却不曾處置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已本分上事又言劉德脩向時章疏中詆道學字用錯了先生因論德脩向時之事不合將許多條疏與奇卿若果處學被小人知之却做了腳手某以為大率若小人勢弱時節只用那處發使可恐得他去若小人勢盛時節便不可如此發露被他先做腳手雖然德脩亦自好當時朝廷大故震動淵○訓



晏亞夫將上趙子直黃文叔二書呈先生先生曰公有志於當世亦自好但若要從自家身上做將來須是捨其所已學從其所未學恪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地時病痛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佐

頭是靜方可為學謂亞夫曰公既歸可且杜門潛心數年方子○益卿錄云亞夫稟辭先生勉之曰歸後且杜門潛心一二三年仍須留心以讀書

甲寅八月三日蓋卿以書見先生于長沙郡齋請隨諸生遇晚聽講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為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言此中人所聞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蓋卿以下訓

蓋卿因言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皆得其宜若工夫未到雖於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時為應事接物之計也曰固是如此若學力未到時不成不去應事接物且如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箇道理今在路途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未到其於應事接物之間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言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蓋卿稟辭且乞贈言先生曰逐日所相與言者宜著工夫不用重說曰尚得為遠離函丈之計曰人事不可預期歸日宜一面著實做工夫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問只是為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為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會見

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趂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趂便受飢餒
今人事無小大皆苟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若得兩段
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
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
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著細三寬七梟
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坐間有言及傅子淵者曰人雖
見得他偏見得他不是此邊却未有肯著力做自家工夫如
何不為他所謾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
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
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一般說話雖是說禪
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做
件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或又云近
世學者多躐等曰亦更有不及等人訓以下
問謙曾與藏用學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



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
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一
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
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
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
方覺得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那說何
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為學
讀書且要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近
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質亦不同有愛趨高者
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詳者終是看得多傳得浹洽又言
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其說得詳如何不略說使人自致思

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
向這邊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
有意味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
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須要踐履
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們
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
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
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為或做
作些小氣象或專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
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其與人說
學問止是說得大綱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
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
自去討終是不濟事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己某甚不



滿於良少士友胡季隨特地來一見却只要相閑不知何故
南軒許久與諸公商量到如今只如此是不切己之過
泳見請曰某遠來求教欲聽先生雅言至論退而涵泳發省甚
多於中只看得先生大學章句或問一過所以誨人者至矣
為學入德之方無以加此敢不加心明日欲別請席更乞一
言之賜曰他無說只是自下工夫便有益此事元不用許多
安排等待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人只怕有悠悠之患廖
復對曰學者之病多在悠悠極荷提策曰見得分曉便當下
工夫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只恁地過了蓋卿
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曰脩云適值先生去
國匆匆不及欵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自脩
問平日工夫泳對理會時文先生曰時文中亦自有工夫請讀
何書曰看大學以下訓泳
泳大學首尾不曾熟先生說公讀書如騎馬不會鞭策得走

撐船不會使得船動
讀大學畢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讀到無可看
處恰好看
先生與淳說看文字罷常且靜坐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
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以下訓夔孫
先生謂夔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立
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
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
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罷夔孫復請先生解於過先
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illegible]甚難說夔孫請看
底文字索近思錄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
不得遂云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爍底物
事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

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
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
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
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
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
物事流轉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
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
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
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
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
底動靜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
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
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
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

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
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
似才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
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
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
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而今萬物到
秋冬時各自斂藏便恁枯瘁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生條暢
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
之化流行發見而今自家喫他著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
這裏離他不得所以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

智無非是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日日裝添模樣成之者
性便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與造化都不相關相似到得成
之者性就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譬如穀既有
箇殼子裏面便有米米又會生出來如果子皮裏便有核核
裏便有仁那仁又會發出來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其在胞
胎中受那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
箇性了便自會長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管如此仁者謂
之仁便是見那發生處知者謂之智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
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
死而已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是衮這幾句易之爲義也只
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太極
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
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

於利害之塗耳少頃又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無爲只是自
然有實理底地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勢幾是善惡便是心
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爲聖爲賢只是
這材料做又舉第二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是那靜已
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體在裏了如這卓子未
用時已有這卓子在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一起一倒無
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動而不失
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若其靜而或失其體則天下之
大本便昏了動而或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
去只是這一箇道理還孫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却不曾分別出性是如何孟
子乃分別出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
方始盡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着先生
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麄疏略只是說成之



者性不曾說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陳
仲蔚因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
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
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
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
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
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
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
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
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
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愛其子子各孝其
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
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
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

箇少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
別且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
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應當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
出頭露面來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裏略略
動是三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好則劉又舉邵子性者道之
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
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
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
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

林子武初到時先生問義剛云在何處安下曰未曾移入堂長
房曰它便是有思量底蘇子容押花字常要在下面後有一
人官在其上却挨得他花字向上面去他遂終身悔其初無
思量不合押花字在下及向顯道等來遂命子武作堂長後
竟不敢來義剛



問承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
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
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
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
疑義徒勞無益植

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是時
節公初從何人講學曰少時從劉衡州問學曰見衡州如何
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
下手處曰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竟緩不是
斬釘截鐵說箇可疑可問彼此只做一場話說休了若如此
悠悠恐虛過歲月某已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
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
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爲人取笑亦
是壞了多少好人所以某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截下

看晚年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祖道考訂
秉直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笑曰
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
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
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
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
是吾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
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
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
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
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人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
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然今鄉里方起個無所
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磯公進取時如何曰此是自家身已
上事進取何足議曰可便進入精舍以下訓祖道



先生謂祖道曰讀書且去鑽研求索及反覆體認得時且家頭去
做又又須有功効吾友看文字忒快了却不沈潛見得他子
細意思莫要一領他大意便去搜摸此是大病凡讀書就他
注解爲他說一番說得行時却又爲他精思久久自落窠臼
界却會見便立見解終不是實恐他時無把捉處費心力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修身窮理若修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
理處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
體察你平昔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爲人
資禀純厚者須要就上面做工夫問如何曰人生與天地一般
無些欠闕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
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
一日拜別先生曰歸去各做工夫他時相見却好商量也某所
解論孟和訓詁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過此
書是不同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

且歸子細
曾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
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
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
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
川所謂彌綸中處也又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
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
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
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今釋老能立箇門戶恁地亦是它
從父兄得近似他所謂敬時亦却是能敬更有笠影之喻
某此學問那般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般
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事說世理會得只是無
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
不耐煩敏底人又却用做那般底工夫方得以下訓敏



問平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
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
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
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
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
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
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
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
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
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已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子所謂主
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有致知底工

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閑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人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道理極是細膩公門心都麄大入那細底不得

公而今只是說他人短長都不自反已看如公適間說學者來此不講論䇿來只是理會甚事自初來至去是有何所得聽得其說話有何發明每日靠甚麽做本從那裏做去公却會說得箇頭勢如此大及至末梢又却只是檢點他人其事其事元未有緊要那人亦如何服公說且去理會自已身心數有事在

今公擻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麽樣端嚴公術中一般學是學為英雄之學務為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門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樣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眊燥無汁漿如人開滿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未論讀古人書且如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以為好者有之好者亦未必以為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見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問着他那裏是好處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今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墻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如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冊來盡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關雎鳩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說着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麽呂伯恭大事記亦是如此盡是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門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

問鳶飛魚躍南軒云鳶飛魚躍天地之中庸也曰只看公如此說便是不曾理會得了莫依傍他底說只問取自家是真實見得不曾自家信是信得箇甚麽道箇道理精粗小大上下四方一齊要著到四邊合圍起理會莫今有些小走透少間方從一邊理會得些小有箇見處有箇入頭處若只靠一邊去理會少間便偏枯了尋摸那物事不得若是如此悠悠只從一路去攻擊他而又不曾着力何益於事李敬子曰暑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便是覺得有悠悠都不曾痛切每日看文字只是輕輕地拂過寸進尺退都不曾依傍築磕着那物事來此間說時旋紐捏湊合說得些小才過了又便忘了或他日被人問起又逐旋紐捏說得些小過了又忘記了如此濟得甚事早間說如須

痛相似（以掴始言始縛敵旅講所不若之曹諸）如人負一箇大債念念在此日夜求所以去之之術理會這一件物須是徹頭徹尾全文記得始是如此末是如此中間是如此如此謂之是如此謂之非須是理會教透徹無些子疑滯方得若只是如此輕輕拂過是濟甚事如兩軍厮殺兩邊擂起鼓了只得拚命進前有死無二方有箇生路更不容放慢若才放慢便被他殺了

友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所疑者先生略顧之謂友仁曰公今須是逐一些子細理會始得不可如此圈䄗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然其他不問者恐亦未必是皆能便與聖賢之意合須是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以下訓友仁）

問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曰此是大學引物各有所止之處且如公其心雖止得是其迹則未在心迹須令爲一方可豈有學聖人之道服非法之服享非禮之祀者程先生謂文中子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者此也友仁曰舍此則無資身之策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豈有爲人而憂此者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曰非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自說華嚴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博文而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工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豪釐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又顧問舍曰德元知於此理見得彷彿惜乎不留多讀得書却謂友仁曰更須痛下工夫讀書始得公今所看大學或問格物致知傳程子所說許多說話都一一記得方有可思索玩味

張問先生論語或問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注儘得公還盡記得集注說話否非惟集注恐正文亦記不全此皆是不曾子細用工夫且如邵康節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有年公問曾如此否論語且莫說別處只如說仁處這裏是如此說那裏是如此說還會合得否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親切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爲已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拜辭先生曰公識性明精力短每日文字不可多看又記性鈍但用工不輟自有長進矣



因論鄭兄云讀書者當將此身葬在此書中行住坐臥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爲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曰若但欲來人面前說得去不求自曉如此濟得甚事須是著起精神字字與他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要自家暗地以俗語解得方是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注字猶記不得如何曉得解得

讀書須立下硬寨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若此書既曉未得我寧死也不看那箇如此立志方做工夫鄭德此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欲速且讀一小段若今日讀不得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得又只記得字義訓釋或其中有一兩字漏落便是那腔子不曾填得滿如一箇物事欠了尖角處相似少間自家做出文字便也有所欠闕不成文理嘗見蜀人及武臣文字常不成文理便是如此他

心中也知得要如此說只是字義有所欠闕下得不是這箇便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患是他心有所蔽故如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云云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康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康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又曰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 僩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僩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七

朱子十四

訓門人五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間或又有看得不好處 文蔚

因說王思小學字訓直卿云此等文字亦難做如中只說得無倚之中不曾說得無過不及之中曰便是此等文字難做如仁只說得偏言之仁不曾說得包四者之仁 至如[illegible]一部大學[illegible]云

先生聞程正思死哭之哀 賀孫

有程正思一學生來謁坐定便歎云正思可惜有骨肋有志操若看道理也粗此子在 自脩

問功夫節目次第曰尋常與學者說做功夫甚遲鈍但積累得多自有貫通處且如論孟須從頭看以正文爲正却看諸家說狀得正文之意如何且自平易處作功夫觸類有得則於難處自見得意思如養氣之說豈可驟然理會候玩味得七八分了漸見得意思如一件木頭須先剗削平易處至難處一削可除也今不先治平易處而徑用力於其所難所以未有得而先自困也 謙鄭

問處於鄉曲自是齟齬難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 謙鄭

說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只須於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

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任其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彼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

卷百十七　二

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着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淳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此說話，且留在胷次其治煅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為說得明白，便當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淳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淳益曰：看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踈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

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莊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粗踈，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為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雖不悖理，亦為不實。正謂此。故曰：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

卷百十七　三

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

舜弼以筆來問仁，及以仁義禮知與性分形而上下。先生答書略曰：所謂仁之德，即程子穀種之說；愛之理也，愛乃仁之已發，仁乃愛之未發。若於此認得，方可說與天地萬物同體。不然，恐無交涉。仁義禮知，性之大目，皆形而上者，不可分為二也。因云：舜弼為學，自來不切己體認，却只是尋得三兩字來撐拄，亦只說得箇皮殼子。番

日同舜弼遊并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

甚矣方子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撞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散緩
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拚得下也㽦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
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
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
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
能便如此也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
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
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又云近有一學者來欲說易輒其
令他說看都不相近只做一箇大中字說了便更無可說處
不知自孔孟以後千數百年間讀書者更不子細把聖人言
語略思量看是如何且人一日間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
五丁八十六 卷百十七 四
少計較都不會略略回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
天地間做甚麼也㽦
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沒了必大曰
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
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
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必大以下訓
拜違先生曰所當講者亦略備矣更宜愛惜光陰以副願望又
曰別後正好自做工夫蓄積下一旦相見庶可舉出商量庶
如旋來理會
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己分上益親切字
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驗之
其念慮踐履多間却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
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頓去當以漸銷鑠之
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固已爲之致曲未

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
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
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著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
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
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
過德之不脩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
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
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某一生與人說話多矣會看文字曉解明快者却是吳伯豐方
望此人有所成就忽去年報其死可惜可惜若稍假之年其
進未可量也伯豐有才氣爲學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 僩
吳伯豐好箇人近日死了可惜煞留意也展托得開江西如萬
正淳亦純實只是昏鈍與他說都會不得因問展托得開向
來明道有此語莫是擴充得去否曰適說吳伯豐只是據他
大丁八十五 卷百十七 五
才也展托得行渠與沈是親近日力要收拾它更不爲屈可
取 德明
問曾讀何書曰讀語孟曰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
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脈所
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
力與他理會如做冤讎相似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
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
是好終是無功夫不得力 [illegible]以下訓
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縛縛所以不索性無那精采穎白
底意思若是實見得便自一言半句斷當分明
先生問潘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伯豐曰政欲請教先易
後詩可否曰既曾讀詩不若先詩後易潘曰亦欲看詩曰觀
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
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

章文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
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卻室塞
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某觀諸
儒之說唯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卻諷味以得之深得詩
之綱領他人所不及所謂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
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子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要去捉將
志來以至束縛之呂氏詩記有一條收數說者卻未定云此
說非詩本意然自有箇安頓用得他處今一槩存之正如一
多可底人來底都是如所謂要識人情之正夫詩可以觀者
正謂其間有得有失有黑有白若都是正卻無可觀今不若
且置小序于後熟讀正文如收得一詩其間說香說白說寒
時開雖無題目其爲梅花詩必矣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
通鑑通鑑卻是連長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



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卻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
曾著精神只管看向後去卻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
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攷所以易記每看
一代正史訖卻去看通鑑亦須作綱目隨其大事劄記其年
有某事之類集春秋經文書之溫公亦有本朝大事記附稽
古錄後

先生問畬及二友俱嘗看易傳看得如何是好何處是緊要著
得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箇等各對說先生曰如此只
是籠盧提看元不曾貫得其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
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
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及處事變患難處皆未曾經著可
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未有來事預包在此學者須先
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
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某嘗聞易傳人往

往皆無所得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
鄉黨目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
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腳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
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許多事
一如鎖子骨才提起便總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三書
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
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蓋自孔
子作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說又與
經文不相著讀者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孔
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況易中所言事物已是譬
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別發明出義理來
今須先得經文本意了則看程傳便不至如門窮無所轉動
不得亦是一箇大底貫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
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處有抑



揚說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
其說有過處容發得人看看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
不驚人非深於義理者未易看也。易見人驚錄

淳冬至以書及自敘其詩爲贄見翌日入郡齋問功夫大要曰學
固在乎讀書而亦不專在乎讀書公詩甚好可見亦曾用工
夫然以何爲要有要則三十五章皆可以一貫若皆以爲要又
成許多頭緒便如東西南北無冠一般曰晚生妄意未知折
衷惟先生教之先生問平日如何用工夫曰只就已上用工
夫已上如何用工夫曰只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如何
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
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然
則緊要著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未答先生縷縷言曰凡
看道理須要窮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
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

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仁敬亦
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
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
論義理便偏執己見自立一般門户移轉不得又大可慮道
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
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班半點便以爲是
如爲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
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
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
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
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
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
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
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
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
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
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
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
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
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
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
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下以
錄僩五○錄

問日用間今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究根原來處
直要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此二句爲要

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
執只此二事而已淳舉兩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
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
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
得而知不得因問淳資質偏於行意常緩於知克己不嚴進
道不勇不審何以能嚴能勇曰大綱亦只是適間所說於那
根原來處真能透徹這箇自都了

問静坐觀書則義理浹洽到幹事後看義理又生如何曰只是
未熟

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
性萬理完具摠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逐分別成許多萬
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
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
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
共之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
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甚底事聖賢教
人也不曾殺定教人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有甚事來便做
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是
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有
甚事來便做工夫

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寳在這裏便把分付與人去亦只是說
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討不得也無奈何須
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

譬如十里地頭自家行到五里見人說十里地頭事便把爲是
更不進去那人說固不我欺然自家不親到那裏不見得真
終是信不過

須是理會得七八分功夫了被人決一決便有益說十分話便
領得若不曾做功夫雖說十分話亦了不得

若道生做一世人不可汎汎隨流須當了得人道便有可望若

道不如且過了一生更不在說須思量到如何便超凡而入
聖今日為鄉人明日為聖賢如何會到此使一貫掀翻試看
如此方有長進若理會得也好理會不得也好便悠悠了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
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
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
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
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
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
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
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
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
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如魚水相忘時始恰好不得到熟
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賀孫
謂淳曰大學已是讀過書宜朝夕常常溫誦勿忘
講究義理不下得工夫也不得如舉業不下得功夫也不解精
老蘇年已壯方學文熟用力到所謂若人之言固當然者這
處便是悟做文章合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此恰如自家門
講究義理到熟處悟得為人父確然是止於慈為人子確然
是止於孝老蘇文字豪傑只是熟也由他使遠
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
又易得不相夾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
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
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
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

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
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為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
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問持敬致知互相發明否曰古人如此說必須是如此更問他
發明與不發明要如何古人言語寫在冊子上不解錯了只
如此做工夫便見得滋味不做持敬只說持敬作甚不做致
知只說致知作甚譬如他人做得飲饌盛在盤裏自是好喫
不解喫人是定自家但要將去便知滋味何用問人不成自
家這一邊做得些小持敬工夫計會那一邊致知發明與未
發明那一邊做得些小致知工夫又來計會這一邊持敬發
明與未發明如此有甚了期李文問持敬致知莫是並行而
不相礙否曰也不須如此都要做將去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
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



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
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
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
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
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淳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
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
按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
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大難
底不見其為難至硗确至勞苦處不見其為硗确勞苦橫逆
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粘滯
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扎閡滯而夫子
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鳶飛魚躍底意
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覺見都在面前真箇是如此

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物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爲此理之大處却只在人倫身上工夫切要處却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爲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恁地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



都是閒說不是真箇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著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知得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語言都來罩了其間自有輕重不去照管說大底說得太大說小底又說得都無巴鼻如昨日說破斧詩恐平日恁地枉用心處多淳曰昨聞先生教誨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此却是分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破斧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落正腔窠唱斜了若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恰似撐船放淺處不向深流運動不得須是運動游泳於其中淳又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間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言決曰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



是要一一去用工何嘗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淳錄略

晚再入臥內淳禀曰適聞家先生痛切之誨退而思之大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

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曰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為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着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概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



斷憑為理不能斷又說嘗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其掇了案其官人却來那穿鑿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義剛）

先生召諸友至臥內曰安卿更有甚說話淳曰兩日思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丈說廖倅惠書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義剛錄作不成只恁地提撕恁地說驚恐學者只是要如此常存）問只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義剛錄同）（劉曰天下事事物物無非是天理流行）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學問底許多工夫（義剛錄作賢）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徙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

末議聯耦亦不得時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
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
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
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
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
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
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
昧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
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
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
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
泛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
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
邊嘗見胡丈定答曾吉甫書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之論



後面一向稱皆都不與之分析此便是前輩不曾為人處此
處正好捉定與他剖判始得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
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
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
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
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
何樣做方好始得[illegible]
如何[illegible]今且將平日看某書中見
得古人做甚事那處是那處不是那處可疑那處不可疑自
見得又看是如何於平日做底事甚麼處是舉數條來便見
得所以為天理所以為人欲淳因舉向年居喪喪禮難自
始至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
底淳曰到臨葬時同居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為說淳皆無所
徇但治壙事辦則卜一日為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

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
加委曲亦無妨淳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食之會[illegible]
遵之後來聞尊長鎖白相尋又令人皇恐如何曰不喫亦不妨
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示
避深簡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肉
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義剛
是夜再召淳與李丈入卧內曰公歸期不久更有何較量淳讀
與點說曰大槩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病又讀廖倅書所難
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淳所回廖倅書先生曰天下
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今所說固是
如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
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
處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



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
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
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
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着從博文約禮做來欲
罷不能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底到此都
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
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
他見得箇物事曾點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綽見得這箇
物事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
靜曾點較明爽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
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
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子
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
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序

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頭處，放那邊也無頭處；放這邊也恐攧破，放那邊也恐攧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滚來滚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沿流遡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着。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



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間自然撞着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處，要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下面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這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只是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

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只管恁地做工夫去，做得合殺，便有采。」又曰：「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去。子不曾直說到上面。且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又且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故不只存這一句，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看三百篇中那箇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又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向見衆人說得玄妙，程先生說得絜(?)[illegible]，後來子細看，方見得衆人說都似禪了，不似程先生說得穩實(?)。」義剛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末梢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義剛

淳有問目段子，先生讀畢，曰：「大概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義剛[illegible] 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

頭一段大底未梢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做查滓不要理會稍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曾點漆雕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逴見這道理然就二人之中開卻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有時是他做工夫但見得未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得這箇物事亦不可知雖是恁地也須做若頭隨從得尋常開漆思明謂篤行底做工夫漢貼地去方實踐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學底圖子上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功極是子細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著一貫曾子問一篇都是問喪祭變禮微細處無所不講聖人平日也只說與他都一一理會了只是變禮未說也須逐一問過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謾提醒他縱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解要待別日更一提之只是曾子當

卷百十七

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說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此孟子自得之說亦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卻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不理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來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達德九經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卻不能耐煩去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會中間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一去理會如禮儀須自一二三四數至於三百威儀須自一百二百三百數至於三千逐一理會過都恁地通透始得若只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又曰一底與貫底都只是一箇道理如將一貫已穿底錢與人及將一貫散錢與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錢

錄一云一截都了一條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功夫到理明而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問事各有理而理各有至當十分處今看得七八分只做到七八分處上面欠了分數曰是窮來窮去做來做去久而且熟自能長進到十分否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從容

舜三詠一執字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曰淳甫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纔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

卷百十七　十二

都刪了緊要便讀閑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盡了世界浴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卻無不做功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地看得義剛同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與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

變聖賢說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



非上智不能也須攬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義剛

淳稟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遐僻郡孤陋寡聞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爲朝夕取準曰而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理會下學只是放闊去做局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出四方游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學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義剛錄云叔器曰恐又被不好底人家子是失如何得他是甚麼人要見得與他是去不合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聞義剛

先生謂淳曰安卿須是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須是開闊方始展拓若只如此恐也不解十分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棊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我棊高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棊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淺著不曾識教之

竊行亦要都經歷一過
臨行拜別先生曰安卿今年已許人書會冬間更須出行一
李丈禀曰書解乞且放緩願早成禮書以幸萬世曰
易只等蔡三哥來便了禮書大段未也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
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
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你心莫胡思亂量捉定
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顏說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此只
是說要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別有箇物事
光爍在那裏
漳州陳淳會問方可答方是疑 賀孫

賀孫問安卿近得書否曰緣王子合與他答問諱他寫將來以
此漳州朋友都無問難來因說子合無長進在學中將實錄
課諸生全不識輕重先後許多學者近來覺得都不濟事賀
孫云也是世衰道微人不能自立纔做官便顛沛曰如做官
科舉皆害事或曰若在此說得甚好做却如此曰只緣無人
說得好說得好乃是知得到若知得到雖摩頂至足也只是
變他不得因言器之昨寫來問幾條已答去今再說來亦未
分曉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
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
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
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
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
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做底便是仁
賀孫云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
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
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
私欲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
愛惡欲皆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
己復禮爲仁讀書最忌以己見去說但欲合己見不知非本
來意思須是且就他說說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己意較量
賀孫

朱子十五

訓門人六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以下訓

學者持學審問謹思明辨多有事在然初學且須先打疊去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如起屋須有基址許多梁柱方有頓處

觀書須寬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公今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更有數重門未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公大抵容貌語言皆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莽絲見自紛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擾愈亂了

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見兩件

公看文字子細却是性急太忙迫都亂了又是硬鑽鑿求道理不能平心易氣看且用認得定用玩味着

問讀書莫有次序否余正叔云不可讀詩則踏過了只論語莫短者識不可讀語則易踏過後章孟子詩書等非讀不可蓋它首尾自相應全藉讀方見問伯羽當熟讀踏了事看則又易入於硬鑽之弊如何曰是不可鑽事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亦大焉真簡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黃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可學

黃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己喫飯豈可問他人飢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簡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黃卿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道夫

黃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道

先生謂飛卿看公所疑是看論語未子細這讀書是要得義理通不是要做趕課程模樣若一項未通且就上思索教通透方得初間疑處只管看來自會通解若便寫在策上心下便放却於心下便無所得某若有未通解處自放心不得朝朝日日只覺有一事在這裏賀孫

黃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舉干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粗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道夫

黃卿自某欲謀於先生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公自看如何須是度自家可以仰事俯育作文字比之他人有可得之理否亦須自思量如人飢飽寒燠須自知之他人如何說得道

黃卿云某正為心不定不事科舉曰放得下否曰欲放下曰才說欲字便不得須除去欲字若要理會道理忙又不得亦不得懶僩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

理便是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天人與天地並立
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
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
出一入若存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
其實與禽獸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
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旣竭吾
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
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
癡騃貪嘗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
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
節推去五峰曰爲學在立志立志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
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
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它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
爲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
而作佛渠甚辨作佛自家却不辨作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
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爲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
實有此理方伯說問使齊王用孟子還可以安天下否曰孟
子分明任見齊王以道可行只是他計些小利怎生小便
宜一齊昏了自家只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走退有舉
中庸一段曰德性曰高明曰廣大皆是元淺底問學中庸精
微所以接續此也某問孔門弟子問仁問智皆從一事上做
去曰只爲他志已立故求所以趨向之路然孔門學者亦有
志不立底如宰予冉求是也顏子固不待說如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惟恐有聞豈不是有志至如曾點開皆有志孔
子在陳思魯之狂士狂士何足思蓋取其有志得聖人而師
之皆足爲君子
先生問昨日與吾友說立志一段退後思得如何某曰因先生
之言子細思之皆是實理如孟曰見古人之事未爲見我職

之財不取皆是自然如此曰旣自然如此因何做堯舜不得
其□盡其心則知其性曰此不是答策題須是實見得
後長者謂之弟須見得如何弟是作得堯舜因語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所謂天理人欲也更將孟子
答滕文公曹交問孟子章熟讀纔見得此甚省力
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爲血氣使曰雖說要義理之氣
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無暴之充但要以義理爲主耳
問爲學須當先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
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說怪之語果何
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
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樣樣耳曰樣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
文句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爲此究
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纔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
不曾不知此乃是自家固有物其過當旣立得性了則
每事點檢視事之來是者從之非者違之此下文甚長且於
根本上用工夫旣尚留此更宜審觀自見
再見請教因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別是一般
又每若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
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漾此心
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
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
多須是合思即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又問凡求
之於心須是主一爲或於事上求之曰凡事無非用心處只
如於孝則求其如何是孝於弟則求其如何是弟大抵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聖人千言萬語不出此一轍須積習持久游
泳浸漬如飲醇酒其味愈長始見其是眞是眞非若似是而非

以有而實未嘗有終日憮然此最學者之大病又問讀書宜以何為法曰須少看凡讀書須子細研窮講究不可放過假如有五項議論開第待次逐一為別白求一定說若能日再看又須從頭檢閱而後知前日之說或有甚時甚矣近日學者讀書大綱皆云通及問之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問可學近來性太急數年來力於微細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悱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氣體得於多少年間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箴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一日晚同王春魏椿魏才仲請見問吾友年幾何對云二十七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須已立得一門庭某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為貧奔走雜亂讀書全無趣向曰讀書須能研道理吾友日看論孟否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利有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益若只鶻突綽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吾看論孟著只一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因舉學而時習之問曰吾友何說某依常解云云先生曰聖人下五箇字無一字虛學然後時習之不學則何習之有所謂學者不必前言往行凡事上皆是學如箇人好學其為人簡事好學其為事習之者習其所學也習之而熟能無悅乎近日學者多習而不學某又問學而不思則罔　亦是此意曰且就本文理會且牽傍會最

學者之病又問有朋自遠方來何故樂以得朋友而驗否故樂曰若是已得於己何更待朋友每一過明善曰且自思之語次因說某平日讀書不識塗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諭方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既如此說須與人作樣子第一下工夫莫苟簡略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別看一章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倒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纔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是之處方緣以千里方可

問昨日先生所問退而以滕文公數章熟讀只如昨日所說四端此便是其心便是性善本皆在於天理人欲上判了去得人欲天理自明自家裏面若有不向前先生曰然未要論到人欲人欲亦難去只且自體認這箇與如何的見是性善須若何可為如何是仁如何是義著若於此有見要自已不得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今學者求不見得舍不見失只是悠悠今日待明日明日又待後日語未畢伯謨至先生云適來所言學上却有許多話總無緣說然皆是不勉力作工夫謝上蔡於明道前舉史書成文明道曰賢却會記得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發汗須是如此感動方可今只且於舊事如此過豈是感發須是不安方是所謂不能以一朝居



問德粹向作何工夫曰讀孟子曰見得如何曰固是要見亦當於事上見之曰行事上固要見無事時亦合理會如看古人書或靜坐皆可以見又問某見得如何曰只是操捨二字分判曰操捨間是亦須先見其本不然方操而則存時已捨而則亡矣又問前說有朋自遠方來看見如何曰前日說不是有朋自遠方來乃是善可以及人善可以及人則合彼己為一而豈不樂先生曰此是可以及人為我已及人曰惟其可以及人所以能及人先生曰雖是可以及人而緣是已及人

而樂曰已及人而樂先生曰然伊川說已盡後來諸公多錯
其說云朋友講習我若未有所得誰肯自遠方來要之此道
天下公共既已得於已必須及於人不知而不慍非君子成
德不能慍非怒之謂自君子以降人不知已亦不能無慊
於胸中
先生問近日所見如何某對問斷處頗知提撕曰更宜加意
先生問近日如何曰頗覺心定如何心定曰每常遇無事却散
漫遇有事則旋求此心今却稍勝前日讀甚書曰讀孟子昨
讀至夜氣之說因覺病痛全在此心上曰亦未說至此須是
見得有踊躍之意方可是日德粹又語小學先生曰德粹畢
竟弱子上尚雜更宜加意
問人有剛果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
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
為強梁須如此別方可[illegible]
剛比之懦弱之人爲勝然只是發於血氣而已畢竟未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
中求之問昨日承先生教每遇激事歸而思之務為長厚固
不可然程氏教人却云當學顏子之渾厚者近日之弊莫只
是真偽不同曰然顏子却是渾厚今人却是鶻突大不同且
如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今做主者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爲
渾厚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爲敵既爲冀州刺史宦官
親戚在部內爲害安得不去之安得謂之矯激須是不做它官
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
無甚職事符舜功云如陳寔弔宦官之喪是大段渾厚曰然
其間如范滂之徒太甚曰只是行其職大抵義理所在當為
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恭又問李膺赦後殺人莫不
順天理曰然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如趙臺卿乃於杜子賓
夾壁中坐過數年又如蔡邕更無整身處
問吾友昔於曾大卿游於其門議論云何曰曾見先生祿少言有
一二言不及其躬行者曰曾卿齊家正身不欺暗室真難及
學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
異聞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
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
無有不曉者況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了甜桃樹沿山摘
醋梨也友仁
注鄂渚教官辭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做縣丞簿猶可以
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
閑雜淑辦
問做何工夫曰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
量若未做功夫只說得一箇爲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
常見一般朋友見事便有發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
議論者來是沒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功夫底更沒下手商
量處又不如彼胡亂做功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
論錯了亦是曾考論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
錯處改起便有用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功夫勇猛念念
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
念不忘功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
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
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
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
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
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
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爲樣子說
人性善皆可以爲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覸顏淵

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爲未後若瞑眩厥疾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服瞑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一上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又舉顏子仰之彌高一段又說人之爲學正如說恢復相似且如東南亦自有許多財賦許多兵甲儘自好了如何必要恢復只爲祖宗元有之物須當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今人爲學彼善於此隨分做箇好人亦自足矣何須必要做聖賢只爲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不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所以須要講論學以聖賢爲準故問學須是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方是學問或云學者當常人說且作三五分人有甚不可何必須聖早夜著學只爲自家元初一箇性甚是善那是舉其元物不要恁地元初畢竟欠闕只一事乃人猶傳立安一做些後動不得然此是大端如此其間讀書考古驗今工夫皆不可廢因舉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章又云有一般人只說天之所以與我者都是光明純粹好物其後之所以不好者人僞有以害之吾之爲學只是去其所以害此者而已害此者盡去則工夫便了故其終至於發學未讀書臨事大綱雖好而所見道理便有偏欹爲學既知大端是欲復天之所與而必爲聖賢便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爲五箇大綱相似念念理會使有工夫可做所以大學在止於至善只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從前朋友來此某將謂不遠千里而來須知箇趣向了只是隨分爲他說箇爲學大槩去看來都不得力此番之來今日思之學者須以立志爲本如昨日所說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說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又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實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才見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試思人以眇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爲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如何而致若分明見此志自立工夫自住不得

昨日所說爲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爲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爲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可以爲堯舜而不爲其患安在固是孟子說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今人四端非不時時發見非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爲堯舜且子細看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因舉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謂不弘不篤不當得一箇人數無能爲輕重須常常自問人之性善而己之性却不見其善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己之身即未見其所以爲堯舜者何故常常自問知所愧恥則勇猛奮發而志立矣更將孟子告子篇反復讀之指不若人之類最可以助人興發必爲之志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為之心，為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為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為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才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可學云：先生問德粹夜間在庵中作何工夫，德粹云云。先生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言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定，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拚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卻隨利害走了。可學

問德粹：此心動時應物，不動時如何？曰：只是散漫。曰：便是錯了。自家一箇心，卻令成兩端，須是檢點他。可學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卻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為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可學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以下訓力行



謂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結，久久通貫。力行退語先生格物之說，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力行連日衍教府判張丈，退謂力行曰：十任到此，餘五十日，備見先生接待學者多矣，不過誘之掖之，未見如待吾友著氣用力痛下鉗鎚如此，以九分欲打煉成器，不得不知此意。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藏蒙著曲微細處難處。今只在人自去理會。大綱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得捉摸，隨隱隨處，須不是異，是紛亂時隱是隱處也。今在那緊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指此事待道退時且還退，無時是了，不要棲攬。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纔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卻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道理。或問：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因問：忿懥、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自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那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底事，此不同。又問：忿懥、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元不[illegible]

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與此退所
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
皆相連上去也 毅以下訓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側
他去所謂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聞之依舊從不善處
去所思量事忽為別思量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
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
子答許多話其末起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
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已著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
又去做看來只是知得不親切若真箇知得定不肯做正如
人說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真知偶一日飲
食過度為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此真知其傷遂不復再
爲也把捉之說固是自用著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爲念不
易著力須是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



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
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進益若以歲月積之多自然
有用處且約而言之論語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
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著力窮究理會教道
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
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
諳熟推理會須著些心力如法考究若如此看得二五項了
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又如人要
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抬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
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恁地抬明日也抬
弄久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精孟子
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
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
多是不熟後則無又如說做事偶合于理則心

安或差時則敬此固是可見得其然之理所以差時便覺不
安然又有做得不是時不知覺者須是常提撕省察不要放
過據某看學問之道只是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玄妙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
卻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
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
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
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
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但比似說三句亦是
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
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
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
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樂官次第被他易置
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



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官於老聃之類甚
多只如官名不曉得也無緊要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
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
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
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
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做中庸大段周密不妨他思量如是
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說得盡然第一句為主致廣大極
高明溫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如道中庸盡精微知
新崇禮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細細不盡
如何只理會一件或問知新之理曰新是故中之事故是舊
時底溫起來以尊德性然後就裏面討得新意乃為道問學
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爲文處搭掇勉工夫曰只是不敬
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夫今人都不
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

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
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收斂才收斂著做甚麼事甚出
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是這箇心（訓蜚）
與立同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少悅豫底
意思不知此病是如何曰試思自家是行事是無事曰本
無事自是怕得如此曰若果無事便是無事又恐懼甚只是
見理不徹後如此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然此亦是心
病因舉遺書說虎及滿室置尖物事又曰且如今人害淨潔
病卻要有淨潔病只是疑病疑後便如此不知在君父之前
還如此得否又因論氣質各有偏處不同曰纔明理後氣
質自然變化病痛都自不見了（蜚卿 輔廣）
先生謂與立等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
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
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甚分

家人當從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又曰
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
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
得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
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
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
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
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
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
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
道理又曰讀書須是件件讀理會了一件方可換一件這一
件理會得通徹是當了則終身更不用再理會後來只須把
出來溫尋涵泳便了若不與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是
生底又卻如不曾讀一般濟甚事如喫飯不成一日都要喫

得盡須是分做三頓喫只恁地頓頓喫去知一生喫了多少
飯讀書亦如此淵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也無許多事
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得剛健便自然勝
得許多物欲之私（[illegible]）
微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言自莫
思便了又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
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
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
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
本心如忿欲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
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
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
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驤先生說坐定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撥起
得惺惺不要昏晦若此時則不敢甚大為才昏晦時少間
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
箇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
當（叔器訓）
又云看文字須以鄭文振為法理會得便說出待其看處未
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卻無疑也
先生曰文振近來看得須容易了南外曰不敢容易看但見先
生集注字字着實故易得分明（[illegible]）
朋友多是方理會得文字好又歸去似指趙言又云鄭文振能
平心看文字看得平正周匝只無甚精神如立之則有說得
到處如文振卻甚是然到處亦似無甚不到處（植）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會舉業曰須有功夫曰只
是習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曾涉獵看先生語孟精義曰

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狄
事專要說和戎卻不至如此穿鑿某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
做而今人穿鑿尤甚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偶處
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卻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
業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
只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
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

[illegible]

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藏子做舉業



廿四之
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邊極易孟子云古人脩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勸字
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
倪求下手功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
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
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曰只是要莫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
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
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主一只是敬
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illegible]
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
學書看只消旬日功夫
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爲
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
知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而今

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
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爲學諸公切宜勉此
緊切詳密[illegible]
書云千萬更加勉力就日用實事上提撕勿令昏縱爲佳
至自謂從來於喜怒哀樂之發雖未敢自謂中節自覺亦無甚
過差曰若不窮理則喜怒哀樂之發便有過差處也不覺所
以貴於窮理
書云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有讀書窮理亦切緊情文當自覺有
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己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戶
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
諸叔集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
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
何而能脩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脩身處便如
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
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淳
揚問不多接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做那一事去雖知得了自
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絕斷更何必問寓
至之少精深擬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道夫
植再舉曾子忠恕一貫及子貢聞一知二章曰大槩也是如此
更須依曾子逐事經歷做過方知其味先生遂問或人理會
得所舉忠恕否陳因問集注中舉程子第一段先生曰明道
說此一段甚好非程子不能道得到自忠恕一以貫之以後
說忠恕違道也住乃說一以貫之之忠恕其曰此與違道
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何也蓋此數句乃動以天爾如推己及
物違道不遠則動以人爾又問如此則有學者之忠恕曰[illegible]

人不能言怨故集注中云此學者之事云云 某錄
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細繹此過曰大槩是如此而今只是
做仁工夫植因問顏子博文約禮是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說
循環如左脚行得一步右脚方行得一步右脚既行得一
步左脚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
又長所以欲罷而不能欲罷不能者是它先見得透徹
所以復天理欲罷不能顏子教他復天理他便不能自已教他視
欲復後與止了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不然安往不間斷
過見先生數日問曰思得爲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
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
此心 以下訓過
先生教過爲學不可粗淺因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
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
頭背處亦須掃著
[illegible]
先生語過以爲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謂林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要引證見相將都理會不
得理會剛而失之且理會這一箇剛字須要理會沈潛剛克各
自不同 [illegible]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
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illegible]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
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就未得纔識得不待操而
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人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
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
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
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

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
拘迫他須自有寧靜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
正 以下訓[illegible]
問程子教人每於已分上提撕然後有以見流行之妙正如先
生昨日答語中謂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
目一段一般曰是如此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
得看來不是如此都是心不在後恁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
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
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
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
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
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
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
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
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illegible]
伯是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泛觀之反見得
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
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
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恐靜時
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
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
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早間人
客來相見自家須著接它接它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
人客來自家又用接他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著
著接它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
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心
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
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之問說一人片木似只有這

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僩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壽昌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趨向猶以為此是透脫生死底學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我我不知是照箇甚底事

廿八五 丙百十八癸 六十二

先生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於一等輩因問子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聞之今見有一子頗能詩父者在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浩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晚此義理午後即念此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朮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謾他

先生問壽昌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先生承天子命就國子監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於水西拜先生受半答半跪進劄子略云竊觀聖賢之問惟兩答問最親切極至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以使勇對冉有以足民對子華以小相對三子者夫子皆未之領許也獨曾點下一轉語與乎三子者之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此是一問答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是一問答是故嘗羨莫如點嘗問者莫如賜長孺情不知道先生若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長孺未有以對也長孺狂妄欲有請問於先生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先生推先聖之心以與學者之望不孤長孺所以委身受教之誠則金聲玉振之音先生閱劄子笑曰他地都不得子貢問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只是

六五十一 丙百十八メ 廿二

就子貢身上與他一箇恕字若其他學者要學聖人煞有事件如何將一箇字包括得盡問曰先生云一箇字包不盡願是但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切要可以用功夫處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章誦訖遂言曰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只從此下功夫理會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問學曰不過是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都是德性至於問學却煞闊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是問學無窮無盡曰德性却如何尊問學却如何道曰將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輕忽他只此是尊時先生手中持一扇因舉扇而言曰如這一柄扇自家不會做去問人扇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聽得了須是去做這扇便得如此才是道問學若只問得去却放下不去做如此便不是道問學曰如先生之言道學莫只是訓行否先生頷之而曰自尊德性而下雖是五

句却是一句摠四句雖是七件却兩件統八件如何是一句
摠四句曰尊德性道問學這一句爲主都總得致廣大盡精
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四句問如何是兩件
統八件不知分別那箇四件屬尊德性那箇四件屬道問學
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這四件屬尊德性溫故知
新敦厚崇禮這四件屬道問學（尊德性故廣大高明溫故敦厚所以存心之屬也道問學所以致知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之屬也）問如何致廣大如
何盡精微曰自家須要做聖賢事業到聖賢地位這是致廣
大然須是從洒掃應對進退間色色留意方得這是盡精微
問如何極高明如何道中庸曰此身與天地並這是極高明
若只說却不踏實地無漸進處亦只是胡說也須是自家周
旋委曲於規矩準繩之中到俯仰無愧怍處始得這是道中
庸問如何溫故如何知新曰譬如讀論語今日讀這一段所
得是如此明日再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日之間所讀同



而所得不同這便是溫故知新問如何敦厚如何崇禮曰若
只是任地敦厚却塊然無用也須是見之禮量節節施爲注
措之間發揮出來始得長孺謝云教誨親切明白後學便可
下工夫先生又誦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等數語而歎之曰這全在人且如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甚次第大事只是一箇
人做了然而下面又特地抽出說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結
這兩句最爲要切須先了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後到得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今只這一箇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
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時方得所謂至德便是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所謂至道便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切須着力理會
（禮儀三百句至德看其人至道指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兩節此辭稍長）長孺曰愚陋
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不知先生可以書爲一說如何先生

笑曰某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說適來所說盡之矣若吾友
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工儘有無限何消某寫出若於
心未契縱使寫在紙上看來是甚麽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
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撕討力行曰且着力勉之
勉之長孺起先生留飯置酒三行款語久之飯罷長孺辭去退而
記之（長孺）
因言異端之學曰曾見先生答死而不亡之說其間數句大率禪
學只是於自己精神魂魄上認取一箇有知覺之物把持玩
弄至死不肯放捨可謂直截分曉曰何故只舉此數句其他
平易處都不說只是務要痛快許話只此便是病處初在臨
江見尔說因已疑其有此今見果然問平日自己不知病痛
今日得蒙點破却望指教如何醫治曰大凡自家見得都是
也且做一半是留取一半且做未是萬一果是終久不會變
若萬一未是將久浹洽自然貫通不可才有所見便就上面



扭捏如孟子中養氣一段是學者先務問養氣一段不知要
緊在甚處曰從頭至尾都要緊因指靜香堂言今人說屋只
說棟梁要緊不成其他椽桷事事都不要（訓以節）
問程子之言有傳遠之誤者願先生一一與理會過曰今之所
言與程子異者亦多矣曰節目小者不必論且如金縢一說
程子謂此但是周公發於誠心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如聖人
自在天理上行豈有無此理而聖人乃爲之者此等語恐誤
曰然則有此理乎曰詩書金縢首尾周公初不曾代武王死
曰以旦代某之身却是如何曰武王有疾周公恐是三后在
天有所譴責故以身代行事而請命焉耳先生舉予仁若考
以下至無墜天之降寶命曰此一段却如何解曰如古注之
說只待周公太薄曰今却要如何說曰切詳周公之意蓋謂
盡其材藝於鬼神之事者已所能也已所能則已所當任其
責非武王之責也受命帝庭而敷佑四方定爾子孫而使民

極只是則武王之所能若今言以鬼神之事責武王是慢天之降寶命也曰只務說得響快前聖後賢都是恁地解說將來如何一旦要改換他底此非學者之先務須於自家身己上理會方是實學問格物之學須是窮見實理今若於聖人分上不能實見何以學聖人曰自己一箇身心元不理會却只管去議論別人不是枉了工夫曰平日讀書此有疑願求是正曰只緣自己處工夫少所以別人處議論多且理會自家應事接物處與未應接時此心如何曰昨日先生與諸人答問心之說或謂存亡出入皆是神明之妙或謂存底入底亦不是先生之說云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也琮謂這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是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亦無所用曰且道如何是人心如何是道心曰心一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飢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曰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曰琮竊謂工夫多在精字上曰如何見得曰驗之如則纔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如何得精曰須從克己中來若己私未克則被粗底爽和在何止二三曰精字只是於縫脉上見得分明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曰是其效也

或問今日挑講諸生所請何事曰萍鄉一士人問性無復其說雖未是其意却可進因言克己復禮今人全不曾子細理會琮問克己銘一篇如顏子分上恐不必如此曰何故曰顏子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安用張皇如此曰又只是議論別人又曰此己字未與物爲對只己意發處自克了問是克家之克非克敵之克也曰林三山亦有此說大凡孔門爲仁言雖不同用工處都一般又問如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不知此言是箴底或尚有進步處曰如何曰事賢友仁方是利其器處曰亦是如此

坐間言話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己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小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與識見只管逞說語言只管是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可謂深中當有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於是不養之氣騷而乘之微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

朱子十六

訓門人七

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訓方]

方行屋柱邊轉擦下柱上黑見云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不到得如此[扶錫錄沈也]

方云此去當自持重以矯輕先生曰舊亦嘗戒擇之以安重

方云此去欲看論語如何曰經皆好看但有次第耳[論語…]

臨行請教曰累日所講無非此道但當勉之又曰持守可以自勉惟窮理須講論此尤當勉又曰經書正須要讀如史書要見事變之血脈不可不熟又曰持敬工夫愈密愈精因曰自浮沉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涵養

包顯道言揚子直論孟子四端也說得未是先生笑曰他舊曾去是以道家作館是教他校正闢孟子說被以道之說入心後因此與孟子不足後來所以抵死要與他做頭抵是亦是拗人才拗便都不見正底道理若議之曾言孟子說性善說得來幾不知說惡底較好那說惡底便使得人戒謹恐懼後方去爲善不知是怎生見得偏後徐地□□常把他執得一部呂不韋呂覽說道裏面煞有道理不知他見得是如何是以道在經筵講論語畢合當解孟子他說與上請問他如何曰孟子與孔子之道不同孔子尊王孟子卻教諸侯行王道由此遂罷講去國他當時也是博有事名但是而今將他幾箇劄子來看都不可曉不知是如何所說也要當爲流子不知只管要與孟子做頭抵做甚你且揀箇小底來篤也得[義剛]

包顯道領生徒十四人來四日皆無課程先生令義剛問顯道所以來故於是次日皆依精舍規矩說論語一生說時習章

先生曰只是勤故說到說時自不肯休了而今人所以悠悠作輟者只是未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此說也闊此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得也自闕今有朋自遠方來則從者衆故可樂這箇自是地位大段高了人不知而不慍也是難慍不是大段怒但心裏略有不平底意便是慍此非得之深養之厚何以至此一生說務本章先生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這是推開說凡事若是務本時道便自然生此若拈定孝弟說下面自不要這兩句了又曰愛是仁之發謂愛是仁卻不得論性則仁是孝弟之本惟其有這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弟是發出來底仁是體孝弟是用仁是性孝弟是仁裏面事某嘗謂孟子論四端處說得最詳盡裏面事事有心性情都說盡心是包得這兩箇物事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性是根情是那芽子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是情惻隱是仁之發謂惻隱是仁卻不得所以說道是仁之端也端便是那端緒子讀書須是子細思之弟得指措也婦之弟明舉措也如此方是今江西人皆是要偷閑自在才讀書便要求箇樂處這便不是了某說若是讀書尋到那苦澀處方解有醒悟康節從李挺之學數而曰但舉其端勿盡其言容某思之它是怕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因言聖人雖得那天理似滾木頭只看那一部周禮無非是天理纖悉不遺一生說三省章先生曰忠是發於心而形於外信也是心裏發出來但卻是就事上說而今人自謀時思量得無不周盡及爲人謀則只思量得五六分便了這便是不忠與朋友交非謂要安排去罔他爲不信只言之出來說得不合於那便是不信謀是主一事言信是泛說一生說敬事而信章先生曰大事小事皆要敬聖人只是理會一箇敬字若是敬時方解信與愛人節用使民若是不敬則其他都做不得學而一篇皆是就本領上說如治國禮樂刑政尚有多少

事而夫子却只說此五項者此蓋本領所在一生說入孝出
弟章先生曰夫子只是泛恁地說說得較寬子夏說得較力
他是說那誠處賢賢易色是誠於好善事父母能竭其力是
誠於事親事君能致其身是誠於事君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是誠於交朋友這說得都重所以恁地說他是要其終而言
道理也是恁地但不合說得大力些〈義剛〉問賢賢易色如何
在先曰是有那好善之心底方能如此一生說溫良恭儉讓
先生曰夫子也不要求之於己而後得也不只是有此五德
若說求之於己而後得則聖人又無這般意思只是說聖
人謙厚退讓不自以為聖賢人自然崇他是夫子之求之也
此是反語言夫子不曾求不似其它人求後方得這是說聞
者之言以成語如著聞以我從之道也要求聞以[illegible]也但
君不是以堯舜之道去要求只是求得不[illegible]
一生說顏子不愚先生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
光明照耀更無遮隔顏子則是有一重皮了但其他人則被
這皮子包裹得厚剝了一重又一重不能得便見那裏面物
事顏子則皮子甚薄一剝便[illegible]夫子與他說只是要與
它剝這一重皮子它緣是這皮子甚薄所以一說便曉更不要
再三如說與它克己須是克也更不問如何是克己如何是復
禮它便曉得但問其目如何而已〈以下顏淵篇〉　楊
先生舉顏淵問仁又不捐見不知是來做得其工夫只是見成
底書讀[illegible]先生曰
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那卻但是不恁地恁地不濟事
又曰又言非夜雖不著力與那恁地說不得若是恁地便
不是自強不息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其心而今所以要使
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管子發事便是以務求得雜霸
紛擾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嗚呼是之心直是如此已

而其生徒復說孝弟為仁之本先生曰說得也都未是因命
林子武說一過既畢先生曰仁是根惻隱是根上發出底萌
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枝葉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
〈夔孫錄云[illegible]〉先生曰荷諸賢遠來某平日說底
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與公鄉里平日說不同
處只是爭箇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如某
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如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
何與自家事而自家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
來少間自家使落在裏面去了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
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如
上面六句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
是既為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若頭上髮
子使十日不梳後待如何便一月不梳待如何但須是用梳
方得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
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
之地卻都不知豈可如此直卿與某相聚多年平時看文字
甚子細數年在三山也煞有益於朋友今可為某說一遍直
卿起辭先生曰不必多讓顧道云可以只將昨日所說有子
章申之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述聖賢相傳之心法
既畢先生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
是頭上安頭以腳為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行字讀蓋孝弟
是仁裏面發出來底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箇孝弟
來它所以恁地說時緣是這四者是本發出來卻有許多事
千條萬緒皆只是從這四箇物事裏面發出來如愛便是仁
之發才發出這愛來時便事事有第一是愛親其次愛兄弟
其次愛朋友故舊推而至於仁民皆是從這物事發出來
人生只是箇陰陽那陰中又自有箇陽陽中又自有箇陰

賜物物皆不離這四箇而今且看如天地便有箇四方以一
歲言之便有箇四時以一日言之便有箇晝夜昏旦以十二
時言之便是四箇三若在人則只是這仁義禮智這四者如
這火爐有四箇角更不曾折了一箇方未發時便只是仁
義禮智及其既發則便有許多事但孝弟至親切所以行仁
以此為本如這水流來下面做幾箇塘子自然從那第一箇
塘子過那上面便是水源頭上面更無水了仁便是本行仁
須是從孝弟裏面過方始到那第二箇第三箇塘子但據孝
看孝弟不特是行仁之本那三者皆然如親親長長須知親
親當如何長長當如何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
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這便是長長之道事君時是一般
與上大夫言是一般與下大夫言是一般這便是智智之端
如此便是義事親有事親之禮事兄有事兄之禮如今若見
父不揖後翻之拜弟可不可使是行禮也由此觀孟子說孩
一五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若是知得
親之當愛兄之當敬而不違其事之之道這便是智只是這
一箇物事推於愛則為仁宜之則為義行之以遜則為禮知
之則為智良久曰道云江西之學大要也是以行己為先先
生曰如孝弟等事數件合先做底也易曉夫子也只略略說
過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也只一處恁地說若是後面許多
合理會處須是從講學中來不然為一鄉善士則可若欲理
會得為人許多事則難 義剛
先生因論揚吉甫謂江南人氣麄勁而少細膩浙人氣和平而力
弱皆其所偏也 揚
僴作卷子疏已上條目為問先生逐一說過了僴乞逐段下疏
數語先生曰某意思到處或說不得說得處或寫不得此緣
所見盡說了若寫下未必分明卻失了先間言語公只記取
若未安不妨反覆詰 僴

賀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未知下手
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處若只於
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
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仲思問操存未能無
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
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 訓孫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亦只如有
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
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事少間都成沒理會須是理會
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
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
自無閑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得此理若
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
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
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
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問切處若於此點檢使一一合
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謨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某雖說了只做一場
話說過於切己工夫何益向年在南康都不曾與諸公說
曰求教切己工夫曰且如論語說孝弟為仁之本因甚後便
可以為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卻為甚不鮮禮不鮮義而
但解仁須是如此去著實體驗看道理若一遍不通便掉下
了若有本領底須體認之可矣 夔孫
問私欲難克奈何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謂克己復禮為
仁者正如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本自有之器物何用更借
別人底只認我一己為刀子而克之則私欲去而天理見矣

陳芝廷秀以謝昌國尚書書禮來見且曰每嘗讀書須極力苦思終爾不似曰不知所讀何書曰尚書語孟曰不知又何所思曰只是於文義道理致思爾曰也無大段可思聖賢言語平鋪說在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不樂今人學所以求人知人不見知果能不慍否至孟子見梁王便說箇仁義與利今但看自家所為是義乎是利乎向內便是義向外便是利此甚易見雖不讀書只恁做將去若是路陌正當即便是義事只是自家事只為學是自家為學不干別人一錢事別人助自家不得若只是要人道好要求人知便是為人非為己也因誦子張問達一章語音琅然氣節慷慨聞者悚動賀孫芝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己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為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塗這裏只在人劄定腳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亹亹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道夫

先生語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自不期變而變矣道夫

為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得這文字某往時讀書看此一書只看此一書那裏得恁閑工夫錄人文字廷秀行大都未理會得這箇工夫在今當截頭截尾究斷跟將這一箇意思帖在上面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見這物事在面前任你孔夫子見身也還我理會這箇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道夫

廷秀問某氣質不能推廣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任他間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著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曾只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著去理會理會到若理會不得時亦無可奈何道夫

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許母之書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摭來作閫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點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友仁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先生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是致知底工夫程先生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訥軒

問主一無適亦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之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爲不爲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又曰人心之不正只是好惡使了他孟子言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蓋平旦之時得夜間息得許久其心便明則好惡公好則人之所當好惡則人之所當惡而無私意於其間過此則喜怒哀樂紛擾於前則必有以動其氣動其氣則必動其心是梏之反覆而夜氣不能存矣雖得夜間稍息而此心不能自明是終不能善也

問毋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它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論克己之病或教只謂謹誠先之云自今了畢卒何用格當見得這箇是要收拾這身轉來如東邊不是便移過西邊更向用當只某夜來說得不力故公領得尚未切若領會得切只眼下見不是便一下打破沙瓶便了公今只有一箇身心是自家底是別人底是自家底時今饑便要喫時便都是天理學不時便都是人欲要識許多道理是爲自家是爲別人看許多道理是自家本來固有是如今方從外面強取來附在身上只恁地看便灑然分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須是常在這裏著實說孟子雖大之謂也未甚切雖大有求而不得心則無求而不得纔思便在這裏更不離步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心之變化如此只怕人自不求如某射益孤他自向那邊去不肯思他若纔會思又在這裏心體無窮前做不好便換了後面一截生出來便是良心善性賀孫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著莫今斷始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去賀孫

伊川說曰自家數兩日來讀書覺得只是執時自見道理曰只是如此若忽下趨高以求快則都不是下學而上達初學直是低後讀義剛

儒輔言今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密曰只是不曾子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此這樣底所謂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心隉杌危殆不安尹和靖讀得伊川說話煞縝不通透伊自有受用處呂與叔中作尹和靖祭文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誦已言尹要此語說得好但和靖却欠了思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這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子細爲今工夫須是靜靜則多事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亦只是一箇敬賀孫

長孺向來自謂有悟其狂怪殊不可曉恰與金溪學徒相似當

見受學於金溪者使一似顛下箇甚物事被他撓得來恁地
又如有一箇蟲在他肚中螬得他自不得由己様其口皆譬
云長孺叔權皆是為酒所使一箇善底只是發酒慈那一箇
便酒顛必大
姜叔權也是箇資質好底人正如呂公濟相似汪長孺正好得
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箇擔着便轉挑着便省
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說得若是長孺說話恁地撐
後跳躑他也無奈他何道夫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賀孫但
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謂說以言語太鑿也訓叔
先生問曰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先生所以
警策學者著實用工處曰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學為主我
且做客聽命於大學又問或問中載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
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能自
三之九五　一百九卷　十一
制曰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免得出入一如人要去又且
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訓震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
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今
欲作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說這事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
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
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卻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
大凡當以誠敬為主訓椿
紹熙甲寅良月先生繇經筵奉祠待命靈芝杞往見首問曾作
甚工夫曰向蒙程先生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緊要是
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槩以持
敬為本推而行之於五者之間曰大綱也如此師辭兄云凡
人為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為本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若
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工夫如李兄所云固甚是更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卻窮那箇道理
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
始是杞云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
多事卻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
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
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云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
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曰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
初投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先生曰主心二字只
任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
須是窮理[illegible]
訓士
問致知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
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
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當曰卻恁地
兩相擔閣不得須是涵養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
腳　六八　百十九　十三
講論曰是講論須是將來自體驗說一段過又一段何補其向
來從師一日說話晚頭如此書一般須子細看過有疑則明
日又問問士毅尋常讀書須要將說心處自體之以心言處
事處推之以事隨分量分曉方放過莫待體驗之意否曰亦
是又曰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量一次[illegible]
[illegible]
士毅問何以請教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
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蹊徑難與
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
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若

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着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足起右足自來又曰更有一事如今學者須是莫把做外面事看人道要學未學便欠闕了他底學時便得箇恰好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是觸着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工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

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又曰向自家體分上求 枅

問天理真箇難明已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厲聲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枅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惰怠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害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夫論語之讀問有扞格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先生語枅曰看文字意思好但本原處殊欠工夫莫如此過了日月可惜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 計三十版

朱子十七

訓門人八 雜訓諸門人者為此卷

因說林擇之曰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徐又曰到他已分事事却暗 大雅

先生問堯卿近看道理所得如何曰日用間有些着落不似從前走作曰此語亦是鶻突須是端的見得是如何譬如飲食須見那箇是好喫那箇滋味是如何不成說道都好喫 淳

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闊着步去 淳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着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若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着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擁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擁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淳 義剛同

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 僩錄作處置 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莫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

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賀孫

傅誠至叔請教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不將來做切己看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書與這箇異要之只是這箇書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以爲如此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讀亦只與自家不相干涉也道夫

與楊通老說學問最怕悠悠讀書不在貪多未能讀得後面去且温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別賀孫

通老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白去熟讀他逐句自解一句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若只是恁地問後待與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這說得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賀孫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可學

周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小〉

李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才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著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賀孫

語敬子云讀書須是心虛一而靜方看得道理出而今自家心只是管外事硬定要如此要別人也如此做所以來這裏看許多時文字都不濟事不曾見有長進是自家心只在門外走與人相抵拒在這裏不曾入得門中不知屋裏是甚模樣

這道理本自然不消如此如公所言說得都是只是不曾自理會得公身上事所以全然無益只是硬樁定方法抵拒將去全無自然意思都無那活底水只是聚得許多死水李曰也須是積將去曰也只積得那死水那源頭活水不生了公只是每日硬用力推這車子只見費力若是有活水來那車子自轉不用費力李曰恐才如此說不善聽者放肆便不濟事曰不曾教你放寬所以學問難說得寬便不著緊說得太緊又不濟事寬固是使不得然緊底下稍頭也不濟事僴

敬子問人患多懼雖明知其不當懼然不能克莫若且強制此心使不動否曰只管強制也無了期只是理明了自是不懼不須強制僴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義剛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得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地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工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人心聽命於道心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今便須是常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只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便能允執厥中義剛

胡問靜坐用功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門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若不

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害寓 義剛錄同又曰[illegible]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麄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如黃兄前日說忠恕忠恕只是體用只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把來玩味少間自見得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脚去歸自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却無總在一處底而今只得且將論孟中庸大學熟看如論語上看不出少間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上底只是論語上底不可道孟子勝論語只是自家已前看不到而今方見得到又問優游涵泳勇猛精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榜淳錄作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又問應事當如何曰士人在家有甚大事只是着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其他天下事聖賢都說十分盡了今無他法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自家只就他說話上寄搭些工夫便都是我底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脈各見得落着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亦抄出雖未如今集注簡盡然大綱已定今集注只是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說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一兩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見得大抵事要思量學要講如古人一件事有四五人共做自家須看那人做得是那人做得不是又如眼前一件事有四五人共議甲要如此乙要如彼自家須見那人說得是那人說得不是便待思量得不是此心曾經思量一過有時那不是底發我這是底如十箇物事團九箇不着那一箇便着則九箇不着底也不是枉思量又如講義理有未通處與朋友共講十人十樣說自家平心看那箇不是或他說是底却發得自家不是底或十人都說不是有時因此發得自家是底所以適來說有時是這處理會得有時是那處理會得少間便都理會得只是自家見識到別無法學者須是撒開心胸事事逐件都與理會過未理會得底且放下待無事時復將來理會少間甚事理會不得義剛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椀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某也曾見人說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譬如看那房室間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墻壁粉飾如喫荔枝須喫那肉不喫那皮公而今却是剝了那肉却喫那皮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論語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如射箭其初方上垛後來又要中帖少間又要中第一暈又要中第二暈後又要到紅心公而今只在垛之左右或上或下却不要中的恁地不濟事須是子細看看得這一般熟後事事書都好看便是七言雜字也有道理未看得時正要去緊要處鑽少間透徹則無書不可讀而今人不去理會底固是不足說去理會底又不知尋緊要處也都討頭不着義剛

子升問向來讀書病於草草所以多疑而無益今承先生之教欲自大學溫去曰然只是看便把做事如說持敬便須入脚在裏面做不可只作說話看了木之

子升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時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木之

子升問遇事心不存之病曰只隨處警省收其放心收放只在自家俄頃瞬息間耳或舉先生與呂子約書有知其所以爲放者而收之則心存矣此語最切要又問曾子謂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之意曰曾子之意且將對下面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說言君子動容貌要得遠暴慢正顏色要得近信出辭氣要得遠鄙倍此其本之所當先者至於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末而當後者耳未說到做工夫上若說三者工夫則在平日操存省察耳木之

黎季成問向來工夫零碎今聞先生之誨乃見得人之所任甚重統體通貫曰季成只是守舊窠窟須當進步去升卿

敬之竊謂問理既明於心須又見這樣子方始安穩曰只問思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只說見這樣子又不得須是依樣去做然只依本畫葫蘆又不可須是百方自去尋討始得寓

語敬之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若讀文字稍是看得淺不可太深穿是低看不可太高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恰似人要來建陽自信州來行到崇安歇了却不妨明日更行須會到若不問來由一向直走過均亭去這邊去前去更無到建陽時節寓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賀孫

語敬之須是打撲精神莫教恁地慢慢恁地消是極教緊恁須是又放教慢賀孫

語敬之曰敬之意氣甚遲鈍看文字都恁地遲疑不決只是不見得道理分明賀孫問先生向令敬之看孟子若讀此書透須自變得氣質否曰只是道理明自然會變今且說讀孟子讀了只依舊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便是不曾得他裏面意思孟子自是孟子自家身己自是自家身己讀書看道理也須著些氣力打撲精神看教分明透徹方於身上有功某近來衰晚不甚著力看文字若接時看文字有一段理會未得須是要理會得直是辛苦近日却看得平易舊時須要勉強說教得方了要知初間也看如此著力看公如今只恁地慢慢要進又不敢進要取又不敢取只如將手恁地探摸只怕物事觸了手相似若恁地看文字終不見得道理終不濟事徒然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去看如何只管怕箇甚麼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他合下也有許多義理自家合下也有許多義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刑害有甚禍福直是不怕只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賀孫

黃敬之有書先生示人傑人傑云其說名義處或中或否蓋彼未有實功說得不濟事曰也須要理會若實下工夫亦須先理會名義都要著落彼謂易者心之妙用太極者性之本體其說有病如伊川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方說得的當然伊川所謂體字與實字相似乃是

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爲體陽爲用靜而
動動而靜是所以爲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
體卻是着形氣說不如前夜說體用者爲備耳曰若作形氣說
然卻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爲全備卻統得下面其
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兩句人傑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
人所以懶未必是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
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
能有所爲也呂又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
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
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
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纔自
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
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擗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



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眞箇着力求而不得則無
如之何也趙曰某妄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
失墜領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僴

呂又辭請教曰當從實處作工夫可學

饒幹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
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
飢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
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道夫

先生謂饒廷老曰觀公近日都汨沒了這箇意思雖縣事叢冗
自應如此更宜做功夫蓋卿

二彭尋蠡初見問平居做甚工夫曰爲科舉所累自時文外不
曾爲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
也二公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
講學遇事便有嶢崅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

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
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某不如
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
鶻突底好人又曰論語只是箇坯璞子若子細理會煞有商
量處謨

語泉州趙公曰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
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
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
精彩方得然汎汎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
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也是散說要人敬但
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
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
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寓



節兄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
卻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又問持其志如何卻
又要主張曰志是心之發豈可聽其自放而不持之但不可
硬守定耳蓋卿

問曾光祖曰公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得持敬不甚安曰初學
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身
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但須覺見有些
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撕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
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
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
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
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且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
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
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
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只管責道是自家魯鈍某

常謂此道理無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來恁地看過明日
又把來恁地看過看來看去少間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
少間遇着別事沒巴沒鼻也會自然觸發蓋爲天下只是一
箇道理賀孫

光祖說大學首尾該貫無闕綻初間若使不得如此要知道理
只是這箇道理只緣失了多年卒急要討不見待只管理
會教熟却便這箇道理初間略見得些少時也似曰生恁地
自無安頓去處到後來理會熟了便自合當如此如一件器
用神在所在多年卒乍要討討不得待尋來尋去忽然討見
即是元初的定底物事賀孫

光祖說治國平天下皆本於致知格物看來只是敬又舉伊川
說內直則外無不方曰伊川亦只是大體如此說看來世上
自有一般人不解恁地內直外便方正是只了得自身已遇
事應物都顛顛倒倒沒理會只是學須是要人窮理今來一種

卷百廿 一

學問正坐此病只說我自理會得了其餘事皆截斷不必理
會自會做得更不解商量更不解講究到做出都不合義理
所以聖人說敬以直內又說義以方外是見得世上有這般人學
者須是要窮理不論小事大事都識得通透直得自本至末
自頂至踵並無些子夾雜處若說自家資質恁地好只消恁
地做去更不解理會其他道理也不消問別人這倒是夾雜
倒是私意賀孫

光祖告行云蒙教誨讀大學已略知爲學之序平日言語動作
亦自常去點檢又恐有發露而不自知覺先生曰看公
意思遲重不到有他過只是看文字上更子細加功更須着
些精彩賀孫

曾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
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矣
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

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曾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
伊川所謂弸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識得
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
百當及到應物之時顛倒錯繆全是私意不知聖人所謂敬
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因言今釋老所以能立箇門戶
恁地亦是他從旁窺得近似他所謂敬時亦却是能敬更有
笠影之喻卓

程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明
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
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曰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
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閑時
都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聖賢千言萬語在這
裏何用如公所說則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
子之聖也只是好學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卷百廿 二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若說閑
時都莫思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却都無難者事
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
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却不先
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却說詖辭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如
公說閑時都不消思量蔡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曰他只要
理會自家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
蔡云若不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
曰只據他所見自守一箇小小偏枯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
因顧賀孫曰公鄉間陳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說格物云物是
心須是格住這心致知如了了的當常常知覺他所見既如
彼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見無據這

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却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如說隨事而思無事未消思量也自有如此說時節又自就他地頭說只如公說思不出其位也不如公說這位字却不是只守得這些子這位字煞大若見得這意思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己極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只是這箇心都只是自家分內事蔡云陸子靜正是不要理會許多工道夫之朝廷以一監郡處象山此正犯其所忌曰固是蔡云若一向是禪時也終是高曰只是許多様様是甚道理如此若皆是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許多道理不待辯而明如今諸公說道這箇也好某敢百口保其自見不曾分明如云洛底也是蜀底也是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如佛譜也不是元祐也不是某定保他自元不曾理會得如云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若卓得自家分明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那得恁地含含胡胡



伯謨看人這人也要周旋那人也要周旋賀孫

程又問某不是說道閑時全不去思量義理臨事而思如讀書時只思量讀書曰讀書時只思量讀書應事時都要思量應事行動時心下思量事都不得在這裏坐只思量這裏事移過那邊去坐便不可思量這裏事今日只思量今日事更不可思量明日事這不成說話試自去平心看聖賢書都自說得盡謨

吳伯英初見問書如何讀曰讀書無甚巧妙只是熟讀字字句句對注解子細辯認語意解得一遍是一遍工夫解得兩遍是兩遍工夫工夫熟時義理自然通貫不用問人先生問吾常看甚文字曰曾讀大學曰看得如何曰不過尋行數墨解得文義通自不曾生眼目於言外求意曰如何是言外意曰且如臣之忠子之孝火之熱水之寒只知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火性本熱水性本寒不知臣之所以忠子之所以孝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曰格物只是就事物上求箇當然之理若臣之忠臣自是當忠子之孝子自是當孝爲臣試不忠爲子試不孝看自家心中如何火熱水寒水火之性自然如此凡事只是尋箇當然不必過求便生鬼怪僩

吳伯英問其當從致知持敬如此用工夫曰此自吾友身上合做底事不須商量蓋卿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蓋卿

吳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虛心入裏玩味道理不可只說得皮膚上譬如一食物滋味盡在裏面若只舐噬其外而不得其味無益也

問器遠所學來歷曰自年二十從陳先生其教人讀書但令事事理會如讀周禮便理會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頓讀書便理會二帝三王所以區處天下之事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伯者尊之義至論身己上工夫說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便有道不是兩樣須是識禮樂法度皆是道理曰禮樂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合用時便將來使如告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只是見成物事如學字一般從小兒便自曉得後來只習教熟如今禮樂法度都一齊散亂不可稽考若著心費力在上面少間弄得都困了賀孫



器遠言少時好讀伊洛諸書後來見陳先生却說只就事上理會較著實若只管去理會道理少間恐流於空虛曰向見伯恭亦有此意却以語孟爲虛有語孟開陳許多大本原多少的實可行反以爲恐流於空虛却把左傳做實要人看殊不知少間自都無主張只見許多神頭鬼面一場沒理會此乃是大不實也又只管教人看史書後來諸生都衰了如潘叔度臨死却去討佛書看且是止不得緣是他那裏都無箇捉摸却來尋討這箇如人乘船一齊破散了無奈何將一片板

且只得在這裏又曰孟子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
害於其政若不就自家身心理會教分明只道有此病須不
妨待有事來旋作安排少間也把捉得一事子只是有些子
罅縫少間便是一箇禍端這利害非輕假饒你盡力極巧百
方去做若此心有些子病根只是會不好又曰又有說道身已
自着理會一種應世底事又自着理會這分明分做兩邊去
不知古人說脩身而天下平須說做不是始得大學云物格
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云云今來卻截斷一項只便要理
會平天下如何得又曰聖門之中得其傳者惟顏子顏子之
問夫子之答有二項一則問為仁一則問為邦須知得那箇
是先那箇是後也須從克己復禮上做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這事最分曉可見又曰公適來說若果要理會經世之學今
且理會一件要緊事如國家養許多歸明歸正及溪峒年老
者費糧食供之州郡困乏展轉二三十年都縮手坐視其困

又四二　卷百廿　十四

器遠且道合如何商量去之則傷恩養之則益困若壯者資其
力而老者棄其人是大不可須有箇措置器遠云總問諸先生
嘗懷見先生之意卻不得而會昔析使這意思合一曰也不
是要教人步步相循都來入這圈套只是要教人分別是非
教明白是底還他是不是底還他不是大家各自着力各自
撐拄君盡其職臣效其功各各行到大路頭自有箇歸一處
是乃不同之同乃所以為其同也若乃依阿鶻突委曲包含
不別是非要打成一片定是不可賀孫
器遠問初學須省事方做得工夫曰未能應得事終是省好然
又怕要去省卻有不省殖猶其嘗着有時做事要省此工夫
到得做出卻有不好卻不厭人意且如出路要幾此用度今
簡便到要用時沒討處也心煩依前是不當省得若可以無
事時且省儘好若主家事又父母在上當代勞役終不成推
了去閑所在坐不曾省事固好然一向不經歷到得事來卻

會撥他來倒了問處鄉黨固當自盡不要理會別人若有事
與己相關不可以不說當如何曰若合說便着說如所謂若
要我頭也須說若是不當自家說與其人不可說則只得不
說然自家雖然是不說也須示之以不然之意只有箇當說
與不當說若要把他不是處做是說便決是不可賀孫
曹問先生所解致知格物處某即就這上做去如未能到貫通
處莫也無害否曰何謂無害公只是不曾學豈有不貫通處
學得熟便通且如要去所在須是去到方得若行得一日又
說恐未必能到若如此怎生到得天下只有一箇道理緊包
在那下攛破便光明那怕不通賀孫
又問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卻簡易而今要從細碎做去卻怕
不能貫通曰勿忘勿助長自是言養氣試取孟子說處子細
看大凡為學最切要處在吾心身其次便是做事此是的實
緊切處又那裏見得如此須是學人之言今之學者須是把

六廿七　卷百廿　十五

聖人之言來窮究見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
一箇道理若大路然聖人之言便是那引路底
江文卿博識群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
多工夫記許多文字口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處那
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聚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賀孫
謂江文卿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公今卻無擇
善一着聖人擇善便是事事理會公今知得便將轉前許
多工夫自不妨要轉便轉更無難者覺公意思尚放許多不
下說幾句又漸漸走上來如車水相似又衮將去又曰東坡
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自有精處如說易說其性
命之說然悲椊如說書卻有好處如說帝王之興受命之祥
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為先恨學
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這是他說
得好處公卻不說得這般所在亦是自家本領不明若理會

得源頭正到得看那許多方有辨別如程先生與禪子讀碑云公所看都是字某所看都是理似公如今所説亦都是字自家看見都是理賀孫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不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才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孟子所謂捨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懥好樂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心來正一箇心又曰心只是敬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主一只是專一如看這般書又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別事去皆是不專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爲善不如是便爲惡此方是見得實卓



諸生説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脉着了今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着實於行已上做得三兩分是得只恁説過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曰只是亂説豈是由他自去正要持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義剛

李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從小兒也須讀孝經論語來中間何故不教人如此須讀書也須疑著某所編小學公且子細去看也有古人説話也有今人説話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涵養好了後因談某書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只是説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説處便説當某説處不説也得本來不是要答人説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説話翻騰出來且如到説忠信處他也會説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因舉在漳州日詞訟説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來從學居泉州父母遣學與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歸去得請再來始與所疑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賀孫

吳楶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以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質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卻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只是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把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説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説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伯羽



某人來説書大槩只是捏合來説都不詳密活熟此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銖曰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正謂此曰然張仁叟問何以能如此曰只在靜坐否曰自家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

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
此檢點則自見矣又曰讀書須將心帖在書冊上逐字看得
各有着落方好商量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
間都在不馳走散亂方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淳
先生語陳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攙動他別底令人
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無淹浸了 道夫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閑居謹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
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
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道夫
廣云閑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
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那此心
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
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
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
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道夫

卷百廿 十八

林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曰仁者得其為仁智者得其為智
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語從學而
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
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脉不相貫 淳
蘇宜久辭問歸欲觀易曰而今若教公讀易只看古注并近世
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只欲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
說得三分自有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為教若求易其詳
難理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聖人云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
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為書浩瀚難理
會卒急如何看得許多且如儀禮也是幾多頭項某因為
思得一策不若且買一本溫公書儀歸去子細看看得這箇

不惟人家冠昏喪祭之禮便得他用兼以之看其他禮書如
禮記儀禮周禮之屬少間自然易不過只是許多路逕節目
溫公書儀內有是有非然他那箇大綱是 僩
寅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
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所宜
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時舉
學之臨別請教因云看文字生曰日子足便熟 可學
陳希周請問讀書修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箇
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
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圓方處方小處小大處
大然亦只是一箇水耳 時舉淳錄略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
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此書便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
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
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道夫

卷百廿 十九

子合純篤德仲諒敏 道夫
先生謂正甫細密學精神專一 倪
鍾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
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蓋卿
閭丘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
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
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
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
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
地叫喚來又舉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
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道夫
語元昭且要虛心勿要周遮元昭以十詩獻詩各以二句命題

如其理之節節推之先生指亡命詩兩句幾度風雨猛摧折似開谷泉蒲池塘既說道佛老之非又却流於佛老此意如何元昭曰言其與草息曰觀此詩與賢說話又異此只是要問勝知道要用許多言顏子當時不曾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排與說出來使不是末篇極致尤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捶破天門前日說話如彼今日又如此只是說話 可學

元昭告歸先生曰歸以何爲工夫曰子細觀來平生只是不會嘗於貫處用工夫曰只是分解去處使是貫曰每常覺見言多只理會大意元不曾子細講究曰大要也須合理會文義亦不可不講究豈是流於一偏明道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今人……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閑是閑非話又一齊棄了只是這裏須有使表裏相通方可然亦須是用看者曰冢力不及多讀但只言少間理沒於其間不惜但學又爲所害近日學者又本一病多求於理而不求於事求於心而不求於身如說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既能克己則事事皆仁天下皆歸仁於我此皆有實迹而必曰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只是無形無影自瑕山以來皆如此說余承旦亦云見瑕山說如此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腳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斷中……

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 弗

楊丞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才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弗

黃達才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 義剛

立之問某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見有惺惺底意思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否曰應變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若須要不動則當好作事處又蹉過了 時舉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腳放開眼便不住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說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捉將轉來方得 義剛

張以道請誨曰但長長照管得那心便了人若能提掇得此心在時煞爭事 義剛

劉炳韜仲以書問格物未盡處義未精曰此學者之通患然受病亦在此近前面別有受病處余正叔曰豈其自然乎曰都不干別事本不立耳 伯羽

鄭昭先景紹請教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今人却反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理賢意思都不能見科舉也是奪志今既免此亦須汲汲於學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甚盡而與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

自家身皆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道。夫
丘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聽
得頭去聲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己不在人，得之於心
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如某文字說話，
朋友想都曾見之，想只是看過，所以既看過，依舊只如舊時。
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曾真箇與之為一。須是決然見
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然著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
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
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為飢，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為渴，如何
強他使飲！」必大
江元益問入德。曰：「德者己之所自有。入德只是進得底，且如仁
義禮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賜



江元益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賜
林叔和別去，請教。曰：「根本上欠工夫，無歸宿處。如讀書應事接
物，固當用功；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林好干葉示則之
說。曰：「病在先立論，聖賢言語却只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虛
心，且似未識字底，將本文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
看來看去，道理自出。」閎祖
周元卿問：「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慮他事，
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曰：「此最不可。不誠
無物，雖讀猶不讀也。誠者物之終始，如半板已前心在書上，
則只在半板有始有終；半板以後心不在焉，則無物矣。」壯祖
謂諸友曰：「鄭仲履之學，只管從小小處看，不知經旨初不如此。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
聖人之意可見矣。」蓋卿
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

不接續。要得無間斷，令工夫接續，則得。」又問：「尋求古人意思。」曰：
「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
理，則是真信也。」大雅
先生以林一之問卷示諸生，曰：「一之恁地沉淪，不能得超脫。他
說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
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
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何之？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觳觫在
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又說義利作
甚？此心才有不存，便錯了。未說到那義利處。」淳
林一之問：「先生說動靜只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底道理？」曰：
「固是如此。然何須將來引證？某僻性最不喜人引證。動中靜，
靜中動，古人已說了，今更引來要如何？引證得是，但與此文
義不差耳，有甚深長！今自家理會這處，便要將來得使，恁地
泛泛引證作何用？明道言：『介甫說塔，不是上塔。』今人正是說



塔，須是要直上那頂上去，始得。說得濟甚事？如要去取咸陽，
一直去取，便好；何必要問咸陽是如何廣狹，城池在那處，宮
殿在那處？亦何必說是雍州之地？但取得其地，便是。今恁地
引證，恰似要說咸陽，元不曾要取他地。」寓
郭叔雲問：「為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從何處下手？」曰：「人箇
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理至
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
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恪
先生教郭：「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
有所得。」恪
與禍偽說為己為人。曰：「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
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
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
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

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賀孫

余國秀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管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賀孫

國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賜誨云云宋傑竊於自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曰未須說那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爲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爲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蓋

問先生答余國秀云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曰須知那箇是仁義禮智之性那箇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始得問且如與人相揖便要知得禮數合當如此不然則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常常恁地覺得則所行也不會大段差 胡泳

用之舉似先生向日曾答藝文書有以禮爲先之說又以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看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此意如何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使存故這裏常常提掇去而不爲便是自家切己處古人禮儀都是自少理會了只如今人低躬唱喏自然習慣今既不可考而今人去理會合下便別做一箇大頭項又不道且理會切身處直是要理會古今事一副當將許多精神都枉耗了元未切自家身己在又曰只有大學教人致知格物底便是就這處理會到意誠心正處展開去自然大若便要去理會甚造化先將這心弄得大了少間都沒物事說得 賀孫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曰發底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奢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illegible]倚安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劉淮求教曰某無別法只是將聖賢之言虛心下氣以讀之且看這箇是那箇不是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便是進處不然只是外面事只管做出去不見裏面滋味如何貴得他

趙恭父再見問別後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却不甚迫切曰若只恁地據見定做工夫却又有苟且之病去曰安敢苟且

曰既不迫切使相將向道邊來又不可不察又問切己工夫如何曰恕見得己私難勝曰這箇也不須苦苦與他敵但纔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他喚回來便都沒事

謂南或能曰聖賢語言只似常俗人說話如今須是把得聖賢言語湊得成常俗言語方見不要引東引西若說這句未通又引那句終久兩下都理會不得若這句已通次第到那句自解通 銖

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如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 賀

器之看文字見得快叔蒙亦看得好與前不同 賀孫

許敬之侍教屢與言不合曰學未曉理亦無害說經未得其旨亦無害且須靜聽說話尋其語脈是如何一向強辨全不聽所說胸中殊無主宰少間只成箇狂妄人去 淳



純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時舉

先生見劉淳叟閉目坐曰淳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 大雅

坐間有及劉淳叟事曰不意其變常至此某向得其書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處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喚做不知人 賀孫

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淳叟堯夫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士溫云便是某與陸文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義剛

因論劉淳叟事云添差倅亦可以為論治三事事云淵自來為之亦好不然妄別了一節人淳叟自為太撚掲故生事因論子湖帥可語曰何不一言云某如何敢與大率以沉審為是出位為戒 僩

陳蔚仲問劉淳叟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己及其狼狽也甚於陳正己陳正己輕薄何到那裏會得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孫文云甚有能底教他立功名作文章甚無能底使語他正心誠意 義剛

先生說陳正己資質之美者何事賀孫云想是甚有才江長孺謂併與其才全做事不成曰叔權謂長孺他日觀其資質之疑以驗進道之淺深此說最好大凡人須是子細沉靜大學謂之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如一件物事自家知得未曾到這裏所見未曾定以得定之說遂要決斷此事如何斷得盡一件物事有長有短自家須實見得他那處是長那處是短如今使一定把著他短處使一齊沒他長處若只如此少間一齊不通禮記云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若古人都是恁地不敢草草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洪範五事聽曰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欲靜密貌曰恭恭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聖人所以為聖人只是動靜不失其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聖人這般所在直是則得好自家先恁地浮躁如何要發得中節做事便事事做不成說人則不曾說得著實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去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

亂道底人彼又敵勝因舉老子語猶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賀孫

問姜叔權自言終日無思慮有寂然不動之意德輔疑其已至曰只問他還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須是窮理若只如此則不須說格物致知問如此則叔權一靜未是云曰固是 德輔

戴明伯請教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旋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某見說不會底便有長進不長進者多是自謂已理會得了底如此則非特終身不長進便假如釋氏三生十六劫也終理會不得又云此心先錯用向東去及至喚回西邊又也只是那向東底心但只別轉此頭故元不曾改換有一學者先佞佛日課念金剛大悲呪不停口後來雖不念佛來誦大學論孟却依舊赶數荒荒忙忙誦過此亦只是將念大悲呪時意思移來念儒書爾 必大

括蒼徐元明名昭鄭子上同見先生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江西諸人之學只是要約更不務博本來雖有些好處眩高虛盡是鑿空杜撰至於呂子約又一向務博而不能反約讀得書多左牽右撰橫說直說皆是此理只是不潔淨不切要有牽引無謂處叔晦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淺狹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亦不博之弊 璘

陸子靜問為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陸

云毋定叔相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為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須是事事做得是方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為得陸刪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道哉 時舉

包詳道書來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先生謂顯道曰人心有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有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已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是掯掯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假若如所言則自在能飲者為諸學都不須得只守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 義剛

衢孫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只是其風俗之變亦其來有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衰敗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擺撥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理會政事漸漸有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璘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節

先生謂舒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道夫

或問徐子顏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文蔚

今學者有兩樣意思鈍底又不能得他理會得到得意思快捷

底雖能草草曉得然又恐其不牢固如龔郯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賀孫

先生問郭廷碩今如何曰也只如舊曰爲學者多知學者少又說楊誠齋廉介清介直是少謝尚書和易寬厚也煞朴直昔過湘中時曾到謝公之家頹然在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又曰聞彭子壽造居甚大何必如此又一二人曰以此觀謝尚書直是不俗賀孫

先生問湘鄉舊有從南軒遊者爲誰佐對以周奭允升佐外舅舒誼周臣外舅沒已數歲南軒答其論知言疑義一書載文集中允升藏脩之所正枕江上南軒題曰漣溪書室鄉曲後學者習其間但允升今病不能出矣先生曰南軒向在靜江曾得書甚稱說允升所見必別安得其一來次第送少藥物與之佐

直卿告先生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世務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幸賀孫

呂德遠辭云將娶親某曰歸又期甚兄云與舍弟商量了且更承教一月某曰公將娶了如何又恁地說此大事不可恁地宅中想都安排了須在等待不可如此呂即日歸義剛

李繹勸晉叔通酒止其泉南之行晉叔決於先生先生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illegible]

先生看糊窗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矣李繹云要好看卻從外糊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賀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一　計二十八版

## 朱子十八

### 訓門人九 總訓門人而無名氏者爲此卷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熹所解書也過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文蔚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將得義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且是略此數句綴動自然曉得今諸公盡不曾曉得縱其多言何益無他只要熟耳熟而已別無方法也時舉

一學者患記文字不起先生曰只是不熟不曾玩味入心但守得冊子上言語所以見冊子時記得纔放下便忘了若使自家實得他那意思如何會忘譬如人將一塊生薑來須知道是辣若將一塊砂糖來便不信是辣[illegible]

問一士友曰向時讀書云[illegible]是不用精熟又云不要思惟讀書正要精熟而言不用精熟學問正要思惟而言不可思惟只爲此兩句在胸中做病根正如人食冷物留於脾胃之間十數年爲害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病根不除也[illegible]

嘗見老蘇說他讀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

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功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已說與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之朋友某於此未敢大段望人且將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復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因說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卒有所得今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逸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閑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質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管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又如人入屋不見皆得此理見到這處公等千頭萬緒不曾理會得一箇入得所以都轉動不得一齊放下須是打疊得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僩

諸公來聽說話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為此又欲為彼如夜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却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空多了少間却不把捉得一項周全賀孫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今看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須盡記得諸家說方有箇衡鑑處是義理根腳方定這心也有殺泊處心路只在這上走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公輩看文字大概都有箇生之病所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是去巴攬包籠他元無實見其精蘊看文字須是猶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門只是紐捏巴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喚聚得一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這箇道理古時聖賢也如此說今人也如此說說得大概一般然今人說終是不似所以若只是熟與不熟耳縱使說得十分全似猶不似往何況和那

十分似底也不曾看得出敬子云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分外看得幾遍分外讀得幾遍意思便覺得不同曰而今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箇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功夫須是放大火中鍛煉鍛教他通紅溶成汁瀉成鋌方得今只是略略火面上熁得透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横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拶成團拶成團放得去收得來方可某嘗思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平生也費許多功夫看文字下梢頭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老蘇說平生因聞升襄轉斗東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縱横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僩

某然所以要與諸公說只是覺衰今年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遊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功夫方得而今都只是悠悠凝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着那痒處何況更理會着那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發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着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



箇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功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裏是如何着手是如何做功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功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着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纏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者時時刻刻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這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緝正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脚才動自然踏着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着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着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着他須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

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着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見陳廝殺，擂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胡泳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閒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工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腳。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賀孫

或有來省先生者，問別後讀何書。曰：雖不敢廢，然家間事亦多，難得全功。曰：覺得公全未有箇地頭，在光陰可惜，不知不覺便是三五年。如今又去赴官，官所事尤多，益難得餘力。人生能得幾箇三五年？須是自強，若尋得箇僻靜寺院，做一兩年工夫，須尋得箇地頭，可以自上做將去。若似此悠悠，如何得進？廣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為，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為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㽦

謂諸生曰：公皆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着力理會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得零碎，不見得周匝。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着，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賀孫

某平日於諸友看文字相待甚寬，且只令自看。前日因病，覺得無多時月，於是大懼。若諸友都只恁悠悠，終於無益，只要得大家盡心，看得這道理教分明透徹，所謂道理也只是將聖賢言語體認本意，得其本意，則所言者便只此道理。一一理會令十分透徹，無些罅縫蔽障，方始住。每思以前諸先生盡心盡力理會許多道理，當時亦各各親近師承。今看來，各人自是一說，本來諸先生之意，初不體認得，只各人挑載得些去自做一家說，話本不曾得諸先生之心。某今惟要諸公看得道理分明透徹，無些小蔽塞，某之心即諸公之心，諸公之心即某之心，都只是這箇心。如何有人說到這地頭，又如何有人說不到這地頭？這是因甚恁地？這須是自家大段着精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着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君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時舉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須着火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僩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滕滕，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便遷，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雷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賀孫

某於相法却愛苦硬清癯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而不知爲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甚於爲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更不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眞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爲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曾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剽切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眞箇做時文底也須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之爲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求合那亂道底試官爲佗簡易剗衮工夫他亦不曾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其他少年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間做賦者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倣傚專爲苟簡滅裂底工夫歎息者久之 僩



看來如今學者之病多是箇好名且如讀書却不去子細考究義理教極分明只是綽過便了只道自家已看得甚麼文字了都不思量於身上濟得甚事這箇只是做名聲其實又做得甚麼名聲下梢只得人說他已看得甚文字了這箇非獨只是如此看來都如此若恁地也是枉了一生 賀孫

今學者大抵不曾子細玩味得聖賢言意却要懸空妄立議論一似喫物事相似肚裏其實未曾飽却以手鼓腹向人說我已飽了只此乃是未飽若眞箇飽者却未必說也人人好做甚銘做甚箴於己分上其實何益既不曾子細玩味得聖賢言意則今日所說者是這箇話明日又只是這箇話豈得有新見耶切宜戒之 時舉

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 太雅

呂父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 文

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今之學者却不如他 文蔚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疎散終至於忘了如此是當初不立界分做去 士毅

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還且就恁地逐段看還要直截具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欠若只恁地逐段看不理會大底道理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曠闊底基址須是開拓得這箇了方始架造安排有頓放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若不見得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著趁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處況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自家一身都是許多道理人人有許多道理蓋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



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是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喫飯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脫衣服也在上面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箇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 賀孫

先生問呂公莫更有甚商量至中有云此中諸公學問皆務於高遠無根近來方得先生發明未遽有問將來有所疑却寫去問先生曰却是以待來年然後已說話此只是不曾切己立志若果切己立志雖也不著起來理會所以發憤忘食如曰不食終夜不寢去理會今人有兩般見識一般只是談虛說妙全不切己把做一場說話了又有一般人說此事難理會只恁地做人自得讓與他們自理會如人交易情願批退

帳待別人與你理會今人指無批退學問或多諱

諸公數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曾切己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若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時舉

先生一日說諸生曰某患學者讀書不求經旨談說空妙故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往往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卻看得不切己須是將切己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訓燾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先生曰看教切己文蔚

學者讀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看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卻孜孜如此支離又不濟事如此向來作或問蓋欲學者識取正意觀此書者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此不足辨削其不足辨者令正意愈明白可也若更去外面生出許多議論則正意反不明矣今非特不是經文正意只諸家之說亦看他正意未著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必大

或問向見先生教諭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為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卻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卻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蓋卿

或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來只是居處時使用恭執事時使用敬與人時使用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過只是如此說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腳拖尾不濟得事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刀削成相似只以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濂溪二程橫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看得如此支離無力若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須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離都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僩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們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間大水瀰漫少間水退後依舊歸窠槽方是入窠槽今盡是泛泛說從別處去某常以為讀書不難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去鑿思其所不當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

不當辨甚是枉了濟得甚事僩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嶢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
思反覆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
識去間亂他如此縱橫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
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擲得了
正當底行陳無益於事又曰看書只要依文看得箇大概意
思了卻去考究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
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這箇似轉水車相似只
撥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節節都轉動自不
費力而今一齊說得枯燥無些子滋味便是看二十年也只
不濟事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莫著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
公看文字如一箇船閣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泛將
去更將外面物事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枉用了心
力枉費日子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時得了某



而今也自與諸公分了諸公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嚮諸公覺
著意也且看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
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僩
學者須要難事時去做得功夫然後可來此剖決是非今才一
不在此便尋了這箇至此又卻臨時逐旋尋得一兩句言語
來問則又何益壽昌
或曰某尋常所學多於優游浹洽中得之曰若遂然使終有
所見亦未免大抵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自未可毅然行只
這裏便要浹洽處孔子所以好古敏以求之其用力如此說
人合是殺了問公今卻是揀擇處來問教人如何措揆若說得
公又如何便曉得若升高必自下今人要入室須先入門
入庭見路頭然後第入中間來如何自階處一造要做後門
出伊川云學者須先就近處賀孫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說亦須得他人說教了他人

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助益在僩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
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道夫
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疑某雖看至沒緊要底物事亦
須致疑纔疑便須理會得徹頭僩
或說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
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家讀書未
嘗有疑可學
讀語錄玩了卻不如乍見者更多得此是病方
諸生講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
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若是切己
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其商量須有一人識
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卻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為力今既
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為學問須要打透這



些子救今問人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
方是切於為己時舉
或問太極曰看如今人與太極多少遠近或人自說所讀書曰
徒然說得一片恁地多不濟事如今且要虛心心若不虛雖
然恁地問待別人恁地說自不入他聽之如不開口只是他自
有箇物事橫在心下如顏子人道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他不曾自知道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他見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曾自知道見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他不遷怒不貳過他不曾自知道不遷怒不貳
過他只見箇道理當如此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惟學遜
志待有其人來問事略不虛心一味氣盛色滿當面與他說
他全不聽得賀孫
天下之理有長有短有大有小當各隨其義理看其得與學者
有間病於他人如此說處又討箇義理看其不如彼說於其

如彼說處又責其不如此說因舉所執扇反復爲喻曰此扇兩邊各有道理今學者待他人說此邊道理便翻轉那一邊難之及他說那一邊却又翻轉這一邊難之 必大

問氣質之害真是今人不得窮理讀書就他氣質上說只如每日聽先生說話也各以其所偏爲主如十句有一句合他意便硬執定這一句曰是如此且如仲山甫一詩蘇子由專歎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句伯恭偏喜柔嘉維則一句某問何不將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以下四句做好其言讚美又發這四句問這四句如何曰也自剛了問剛底終是占得分數多曰也不得只是比柔又較爭 切決

資敏不學乃大不敢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說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賀孫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寬去不拘却又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 [illegible]

因人之昏弱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這些子精神 節

有言若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爲說曰且如公之讀書那曾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爲管有許多文字也只自着力耳或曰先生高明公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此等說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爲病痛 道夫

或言氣血衰弱難於爲學曰誰道是公氣弱但反而思之便強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 子蒙

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淳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 賀孫

或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有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 祖道

或說若要窮理曰都不須如此說如何說又怕惹做不得能窮有窮不去處若有此理只是自家元不曾着緊元不曾窮理所以說得如此若真箇去窮底窮着窮不得之理若心堅便是石也穿豈有道理了窮不得之理而今說又怕有窮不得處又怕如何又計較如何都是枉了只恁勇猛堅決向前去做無有不得之理不當如此遲疑如人欲出路若有馬便騎馬去有車便乘車去無車便徒步去只是從頭行將去豈有不到之理 [illegible]

或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公依舊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下在這裏公且試將所說行將去看如何若只管在這裏擬議如何見得如做得箇船且安排樁楫了解了纜放了索打將去看却

自見涯岸若不放船去只管在這裏思量尚有風濤又怕有甚礁險如何得到岸公今恰似箇船全未曾放離岸只管計較利害聖賢之說那尚條捷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如今說了千千萬萬却不曾去下得分寸工夫又曰聖人嘗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以成仁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着他也道是怕在又曰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腳本領不好了又曰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公却只管在這裏說道如何理會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 賀孫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僩

或問致知當主敬又問當如先生說次第觀書曰此只是說話須要下工夫方得 蓋卿

諸公且自思量自朝至暮還曾有頃刻心從這裏思量道理否 僩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紛擾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諸公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羅

諸公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爲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者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身心莫令走失而已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吹草動此心便自走失何以爲學諸公切宜勉此 南升

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眾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 甘初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大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處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僩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

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騖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子蒙

或問當得意思虛靜時應接事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間應接事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是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要漫漫地不曾用得那自底虛靜深得其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思慮打開放得自底教他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 [illegible]

五 六八　百九　十八

有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遺了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敬如何恭敬不同曰若有人侍坐以此問上蔡上蔡云不同恭是平聲敬是側聲舉坐大笑先生曰不是如此理會隨他所說處理會如只比並作箇問頭又何所益 謨

先生嘗語在坐者云與學者當所論道理在何中流轉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即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 過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玄妙高遠便是卑陋淺外馳

張洽因先生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若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先生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因說今人學問云與學問只是一箇道理不知天下說出幾多言語來若內無所主一隨人腳跟轉是壞了多少人吾人日夜要講明此學只為要理明學至不為邪說所害方是見得道理分明聖賢真可到言語真不誤人今人被人引得七上八下殊可笑 謙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却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殺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較到甚處想益卑矣固宜為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 仁義禮智 只理會着脚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僩

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illegible]

六廿二　一百十一卷　一九

前雖粗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間只見得利害如楊氏以
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中間實物轉關處都
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
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却棄置事物爲陳迹便只說箇無形
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却易只是
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肯下來理
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會
得遂舉伊川說曾子易簀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不爲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却可以做小小底
要做大却難小底就事物細碎上理會賀孫
先生問浙間事某曰浙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信而
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
出便是炎
謂邵武諸友公看文字看得緊切好只是邵武之俗不怕不會



看文字不患看文字不切只怕少寬意思賀孫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
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
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似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
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爲注釋
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
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其時先生
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辨詰紛
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
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甚於辯駁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爲主欲使學者自
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
發之意其爲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炎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於物

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
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
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
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誰去窮
得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
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語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
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
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
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曾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
句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不
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眞箇逐些理會
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是一場閑說
話爾須得其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冊
子外一箇字且莫兜攬來炒將來理明却將已曉得者去解
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却去參解說不得者[illegible]



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謨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
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若如何曰比之以前爲學多段
全來似覺簡略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
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以易爲
支爲離蓋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
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
蹴便到聖賢地位却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
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
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做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
工他日自然簡易去讀書以道 先生曰貫如此 孟子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

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illegible]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
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
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旋可照管
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
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
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爲是[illegible]

伏○久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
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
飲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
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
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 琮



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爲剖析人欲以復天理
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
縱得些理其能幾何今日諸公之弊却自要說一種話云我
有此理他人不知安有此事理只是一般理只是要明得安

有人不能而我獨能之事如此則是錯了 可學

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異要其所成
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
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
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看道理令人說不得如
漢儒亦好漢儒各尊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
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必大

看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者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
固有能不爲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勉之貧而樂
者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無諂無驕

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甚高奕
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了但云可隨我諸處看我與
人奕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有
所長國手曰汝藝本高但未曾識低著却恐與人下時錯了
我帶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識低著耳因論甚看又曰默堂集中
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奕方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却別
於閑處下一著衆所不曉既畢或問之曰所爭處已自定此
一著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著然對者因未必曉問
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
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奕也 [illegible]

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
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左傳諸子也須看讀始得又不是
大段費錢了不能得他讀又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
只去讀時文如何指望箇秀才名目在身己上既做秀才未



說道要他理會甚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
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
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
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爲科舉計已
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
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
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食亦自浩然視彼
汚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
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
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閑時也須思量着
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
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
只管在卑俗中衮是自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
且自去看[illegible]惟說甚志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

如只管去喫魚鼠不如有熊掌之美若去喫熊掌自然見魚鼠鹹是不好喫物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語聖賢之待熟讀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何孟子須教人舍利而就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趨利 賀孫

問曾點曰今學者全無曾點分毫氣象今整日理會一箇半箇字有下落猶未分曉如何敢望他他直是見得這道理活潑潑地快活若似而今諸公樣做工夫如何得似它問學者須是打疊得世間一副當富貴利祿底心方可以言曾點氣象方有可用功處曰這箇大故是外面粗處某常說這箇不難打疊極未有要緊不知別人如何正當是裏面工夫極有細碎難理會處要人打疊得若只是外面富貴利祿此何足道若更這處打不透說甚麼學正當學者裏面工夫多有節病



人亦多般樣而今自家只見得這箇重便說雖打疊它人病痛又有不在是者若人人將這箇去律它教須打併這箇了方可做那箇則其無此病者卻覺得幾散無力急這一邊便緩卻那一邊所以這道理極難無所不用其力莫問他急緩先後只認是處便奉行不是處便緊閉教他莫要出來所以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四方八面盡要照管得到若一處疏闕那病痛便從那疏處入來如人厮殺凡山川途徑險阻要害無處不要防守如姜維守蜀它只知重兵守著正路以為魏師莫能來不知鄧艾卻從陰平武都而入反出其後它當初也說那里險阻人必來不得不知意之所不備處才有纖毫使被賊人來了做工夫都要如此所以這事極難只有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一句便見而今人有終身愛官職不知厭足者又有做到中中官職便足者又有全然不要只恁地懶惰因循我也不要官職我也無力為善平平過者又有始間是好人末後不好者又有始間不好到末好者如此者多矣又有做到宰相了猶未知厭足更要經營又做者極多般樣 僩

先生過信州一士子請見問為學之道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 文蔚

先生曰相隨同歸者前面未必程程可說話相送至此者一別又不知幾年有話可早商量又而無人問先生遂云學者須要勇決須要思量須要著業又云此間學者只有過底無有不及底 大雅

興或人說公平日說甚剛氣到這裏為人所轉都屈了凡事若見得了須使堅如金石 賀孫

舊有不尚文華薄勢利之類說話便信以為然將謂人人如此後方知不然此在資質



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 振

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頹塌臨事雖望它做得事遂說一姓王學者後來狼狽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回互有一舉員曾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簀臨時不是童子說則幾失易簀便云這是曾子好處既受其簀若不用之必至取怒季孫故須且將來用大抵今之學者多此病如與夫子便學他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只學他這箇 胡泳

大率為善須自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然多順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它人之議哉 大雅

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沉要教人道好又一種人見如此卻欲矯之一味只是說人短長道人不是全不反己且道我是甚麼人它是如何人全不看他所為是如何我

所爲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説人此二等人皆是不知求須見歸一偏坐落在窠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此 燾

因説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它説話有般人說與眼前事尚不曉如何要他知得千百年英雄心事 壽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説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説曰他在却不欲説去後却後面説他越不是 端蒙

因論諸人爲學曰到學得爭綱爭紀學却反成箇不好底物事揚曰大率是人心故然又各人合下有箇肚私見識世間書人無所不有又一切去附會上故將偏倒邪道去先生甚然之 端

問人有與人交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 賀孫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説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却要閑説歎息久之顧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早晨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榻上徐多記覽多説平生履歷州郡判書故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有人曾坐有秦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説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呼客將撥取秦兵曹坐倚子去聞徐後來做宰相却無蔭蔽與曰他只有治郡之才 僩

有與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常縮着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義剛

先生讀書於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它所耘甚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爲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未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它甚仔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却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着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救得過易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寓

留丞相以書聞詩集傳數処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做到這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閑度日公等豈可不惜寸陰 友仁



先生氣疾作諸生連日皆無問難一夕遣介召入臥內諸生亦無所請先生怒曰諸公恁地閑坐時是恁生恁地便歸去強不消得恁地遠來 義剛

大有事用理會在某今只是覺得後面日子短促了精力有所不逮然力之所及亦不敢不勉思量着有萬千事要理會在自是不容已只是覺得後面日子大故催促人可爲慨歎耳

先生言日來多病更無理會處恐必不久於世諸公全靠某不得須是自去做工夫始得且如看文字須要此心在上面若心不在上面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只是心不在焉耳 時舉

先生不出令入臥內相見云某病此番甚重向時見文字也要議論而今都怕了諸友可各自努力全靠某不得 時舉

講學須要着實向來諸公多見得不明却要做一兩般説話次云且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户者某已衰病死且不敢望大行且得

接續三四十年說與後進令知亦好 可學

先生一日腰疼甚時作呻吟聲忽曰人之爲學如某腰疼方是 在坐者皆不能問候久而思之恐是爲學工夫當思見於身體自然無頃刻之忽亡然後進進不已痛楚在身雖欲忘之而不可得故以開說學者其警以之意深矣○胡泳

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若背痛常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 正叔退謂安卿曰擦背之喻最有味 文蔚



呂伯恭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三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道問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壽昌

某脩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伯羽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一云呂太巧杜撰陸使氣○䕫孫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柄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 方子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麤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 賜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子約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賀錄云伯恭言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論語云云只是當時讀論語韓曾見東萊云因讀此語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辭小序是他看不破辭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部數亦教李適說過一遍又休了 楊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 李錄作讀史 所以看麤

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 賀孫

李德之問係辭精義編得如何曰編得亦雜只是前輩說

一二句與係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而長之前輩嘗說此
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不是僴
或問係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裒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
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
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
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如程先生說孟子勿忘勿助
長只把幾句來說敬後人便將來說此一章都前後不相通
接前不得接後不得若知得這般處是假借來說敬只恁地
看也自見得程先生所以說之意自與孟子不相背馳若此
等處最不可不知賀孫
人言何休為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燾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
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
字這箇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為人謀而不盡心為
忠傷人害物為恕恁地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
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麼學只是見得淺義剛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
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
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
史令子約諸人摘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
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
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
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
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
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
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
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

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
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
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
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
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
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以馬遷然遷嘗從董仲
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
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
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
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
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遷為是可惜子約死了此
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
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
甚矣僩



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曰公鄉里主張
史記甚盛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
說他有諷諫之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間事是還是非還
非黑還黑白還白通天通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若使孔子
之言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如何硬穿鑿說來之又問左
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
公穀要知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
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
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
未必一一實字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
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國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又問
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
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

孰了少間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
心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浙中
於此二書極其推尊是理會不得因言自孟子後聖學不傳
所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如荀卿說得頭緒多了都不純一至
楊雄所說底話又多是莊老之說至韓退之喚做要說道理
又一向主於文詞至柳子厚却反助釋氏之說因言異端之
教漢魏以後只是老莊之說至晉時僧法師釋氏之教始興
其初只是說不曾身爲至達磨面壁九年其說遂熾 木之
看大事記云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大勝詩記此書得自由詩
被古說壓了
伯恭解說文字太尖巧渠曾被人說不曉事故作此等文字出
來極傷事敬之問大事記所論如何曰如論公孫洪等處亦
傷太巧 賀孫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
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
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洪張湯
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
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 賀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
不死自漢武至五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
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
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
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賀孫
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
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
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與此意有合
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
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 淳

伯恭是寬見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箇輕儇底人如
省試義大段鬭裝說得堯舜大段脅肩諂笑反不若黃德潤
辭雖窘却質實尊重館職策亦說得漫不分曉後面又全無
緊要伯恭尋常議論亦緣讀書多肚裏有義理多恰似念得
條貫多底人要主張一箇做好時便自有許多道理升之九
天之上要主張做不好時亦然 蕃
或言東萊館職策君舉治道策頗涉清談不如便指其事說自
包治道大原意曰伯恭策止緣裏面說大原不分明只自恁
地依傍說更不直截指出 賀孫
伯恭文鑑有正編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衆人以爲
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亦編其一
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生云巳云一例
後來爲人所譖今但大雅敗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
呂陶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文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陶多
少好文何緣收此遂去之更參入他文 五七六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
若其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讀底今揀
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
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
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曰此等有甚難見處 僩
鄭云伯恭文鑑去取未見爲定論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
渾天亦好 賀孫
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
是舊所編後作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
靠語呂文編奏議爲諫懷挾 揚
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弱
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傳夢泉子淵者如罵某二

皆是陸子靜者其他儒者想又多在
伯恭亦嘗看藏經來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有些伯術却
忍不住放得出來今害人之甚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發得他
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時子約已死也
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
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嘗答之云
洪範五事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
此理否渠云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
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它是要使神輕去
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
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
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胮脹枯槁又化爲
白骨既想爲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

六二一 卷百廿二

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
今日得子約書看見未用之體一句此話却好問未用是喜怒
哀樂未發時那時自覺有箇體段則是如有意要見他則是
已發曰只是識認他本體 士毅○寓錄云近得子約書有未發之一句此語甚好以爲是所得處
僩錄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
底時日
觀呂子約書有論讀詩及劉壯輿字壯輿一段曰某之語詩與子
約異詩序多附會須當觀詩經渠乎白寫書來字畫難曉皆
曰劉元城戒劉壯輿謂此人字畫不正又是心術不明故寫
此一段與之子約書又云昨讀左傳劉康公說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下云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見得古人說道理平實不
張皇而著實下手處隨貴賤高卑皆有地位非如後世此之
爲可而彼之爲不可人有所不可爲道者所不可行也先生

曰此一段議論却好
呂子約死先生曰子約竟齎著許多鶻突道理去矣
先生問呂子約近況如何曰呂丈在鄉里方取其家來骨肉得
團聚不至落莫曰得渠書多說仙郡士友日夕過從以問學
爲樂罪大責輕遷客得如此過分矣亦是仙郡士友好學樂
善豈非衡州流風餘韻所及乎嗟歎久之又問曰識章茂獻
否曰嘗見之亦蒙教誨曰江西士大夫如茂獻亦難得又言
吳伯豐有見識力學不倦相道因言伯豐自植立事曰此某
知之有未盡不意伯豐能如此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
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
其流害未艾也 道夫
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馳外之失不少
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工

卷百廿二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
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
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漢其不
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誠恐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
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
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
與欲削鄉原著相反 大雅
先生出示答孫自修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箇
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動
靜間全是這箇本子卒乍改換不得如呂氏言漢高祖當用
夏之忠却不合黃屋左纛不知縱使高祖能用夏時乘商輅
亦只是這漢高祖也骨子不曾改換蓋本原處不在此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
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

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
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
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
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有傳可驗）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
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文誰恤是矯激不
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
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
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
尚節義文字雖麤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
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
風漸不好其音本是要激蓋曰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
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
一向委靡消甚事文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
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
激之名而不爲（賀孫）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
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
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
中人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
無不爲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
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
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横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
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
理（賀孫）

問前蒙賜書中有近日浙中學者多非一邊如何曰往往尼文
義者只守文義論匡時者更不讀書文有陳同父一輩說不
必求異者其近到浙中學者亦别流文義者亦少只沈與叔



一等皆問着不言不語說着文義又却作怪（[illegible]）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是自空撰出許多推擇不着恰如自家
不曾有基址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
說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捏眼
生花（賀孫）

叔度與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
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難耳（道夫）。
叔度應童子進士兩科然竟以不能隨世俛仰不肯一日置其
身於仕路也（道夫）
〔一〕叔度以此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三　計八版

陳君舉陳同甫附

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話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君舉以爲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亦明之示疑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爲褒貶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傳上求之不友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可學因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箇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觀其議論往往皆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五件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喫茶使孔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可謂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是何等言議可學曰此一事公羊說得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可學又問林黃中亦主張左氏如何曰林黃中却會占便宜左氏疎略多在君子曰渠却把此殃苦劉歆昔呂伯恭亦多勸學者讀左傳嘗語之云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者讀反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學者易向外去因語之云論孟却向外去左氏却不向外去讀論孟且先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此書自傳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沒理會是大抵春秋自是難看今人說春秋有九分九釐不是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其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己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鈞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著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著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撰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從來於不知底亦要彊說便說出一楔限亂道前輩如坡公諸人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疏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執先覺尋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其徒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

甚張且又何故都無一箇得其要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
去學他說話凡說消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
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爲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學者
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間不界與其
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
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爲甚麼盜怕說與人不
知我說出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想緣怕人譏笑遂
以此爲戒便藏頭不說某與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
說不以爲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　說及其人鄉
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處則學爲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
知初學及此是爲躐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
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知由識入來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
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
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因說永嘉之學曰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他却做得來高不似
今人卑汙又曰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爲張子韶

古人紀綱天下凡措置許多事都是心法從這裏流出是多少
正大今若去逐些子搜抉出來評議恐不得凡看文字也須
待自有箇發湊合見得異同處若先去逐些安排只在便不
是因問君舉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是如何曹曰亦只就
事上看如漢初待群臣下專就其權略當陛之嚴不恁地操
切如財散於天下之類曰這也自是事勢到這裏見得秦時
君臣之勢如此間隔故漢初待宰相如此然而蕭何是多少
功勞幾年宰相一旦繫獄這便做操切不操切又如周勃終
身有功坐來也下獄對問又如賈誼書中所說是如何財用

那時自是做不得不似在郡縣如而今兵都在郡縣得也
不得上面又不儲蓄財賦州郡那裏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
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遂時
拔發州去將洩初來不揀選之郡縣得否這只是閑說第一
項是長養許多坐食之兵某嘗說廣州郡自是州郡底如許
多大軍是如何區處無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無之兵
如州郡兵還養在何用若留心太守又會去教他教些弓射
此猶教他做許多般樣也只是不忍將許多錢擡白與他至
有厭殺時你道他與你去厭殺否只是徒然問君舉要如
何措置曰常常憂此但措置亦未曾說出問看唐事如何曰
聞之陳先生說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却從魏
晉時自有此一項唐初却盡屬之外要成一體如唐經禍
變後便有諸王出來克復如肅宗事又代宗後來雖是郭
子儀也有箇王出來曰三省在外怕自隋時已如此只唐時
做得之後指諸王克後代宗事只是郭子儀也別無諸王唐
官有他六典將前代許多官一齊盡實得箇官如何不冗今
只看漢初時官如何到得元成間如何又看東漢初如何到
東漢末時如何到三國魏晉以後如何只管添只管雜亂

問陳君舉與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教着實緣是向
時諸公多是清談終於敗事而今自恁地做將去不尚及
見前輩都不曾有這話是三十年前如此不曾將這箇分作
兩事如范諸推從權捷處如此雅說那時都恁地會去有
好處後渡時有許多人出來做得事後變故後將許多人都
摧折了到而今却是恁卑弱了凡事都無些子正大只是細
巧曰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只得教他做之意恐怕亦大用處不
足如司馬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
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
是如今都要恁地說溫公　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

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下事如役法變得未盡只是東南不便他西北自便那時節已自極了只得如此做若不得溫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場出醜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溫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麽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亭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調亭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蔡確也是當去也是猾他賞獄便一從官得從官置獄便一參政得參政置獄頓一牢相得宰相看溫公那時已自失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此猶相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



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怎得後來許多群小不服今又都沒理會怕道要做朋黨那邊用幾人這邊用幾人不問是非不別邪正下梢還要如何恭看來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斟酌輕重淺深施用續

器遠言陳丈大意說格君且令於事上轉移他心下歸於正如蕭何事漢今散財於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愛民之心說北齊宣帝云云曰欲事君者豈可以此爲法自元豐以下至此齊最爲無綱紀法度自家却以爲事君法賀孫

永嘉看文字大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尋節目以爲博只如韓文成備廟議渠自不理會得御史引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遂謂周后稷別廟殊不知太祖與三昭三穆皆各自爲廟豈獨后稷別廟又云后稷不爲太祖甚可怪也僩

季通及敬之皆云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某某來詩閑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才不當如此以問先生先生云不曾見此文字怎見得僩

細撫問陳君舉福州事曰無此只是過當作一添倅而一州之事皆欲爲之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下不厚事也初九欲爲九四作事在下本不當處厚事以爲上之所任故爲之而致元吉乃爲之若不然不惟己不安而亦累於上淵錄云初九上爲四所任而生大事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勉爲在上之人作事在下之人不當任重事若未能盡善自是有咎向編近思錄說與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則有時而有豈可不書以爲戒及後思之果然淳



陳同父縱横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爲諷說反被他玩弄方

說同父因說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横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其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嘆惜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汙濁要擡頭出不得僩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燾

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淳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綱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爲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推其
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却乎乃不知正
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窺聖人謂
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
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爲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杕
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
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它只
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 廣
或謂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
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底也做阿苟免
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
底事 銖

朱子 百二十三 七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
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僩
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行戶尚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
則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
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
箇魁偉底道理却是箇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只是
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效驗時他又說你
是未曉到這裏他自也曉不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獃人都
被他瞞不自知 鑄
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 泳
葉進卷待遇集毀板亦毀得是 淳
葉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因及許多 云云
又見一文論杜君事戴少望尚有些實然不是如此葉則
都是閒說 振

見或人所作講義不知如何如此聖人見成言語明明白白人
尚曉不得如何須要立一文字令深於聖賢之言如何教人
曉得 義剛 比見其湖南語說却平正只爲說得太容易了
葉未免有意於弄文 粹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
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
可憂

朱子 百二十三 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 計十六版

陸氏

性質 陸子精神好 節。
問陸象山同異辨曰若本有知如何捺湯得若本無知如何建
立得他以佛氏亦曉得理如既曉得理後却將一箇空底物
事來口頭說時佛不到今日了他自見得一箇道理只是空
又曰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
不認許多帶來底 節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
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
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間持論亦好
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公
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

五三十六

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
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
便行得也 賀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幾微細事也因歎先生說
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滚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
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到常非禮念
慮固能常常遏棄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
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淳
問曾見陸子壽志道據德說否曰未也其說如何曰大槩亦好 人傑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腳 敬
淑器問象山師承曰它門大槩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得
學者多是就氣稟上做便解偏了 賀孫
符舜功問陸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
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

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
說占得多 僩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以其說不合有多節
目不直截某因謂是此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之人豈解
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
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消如此急迫看 振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
來一種議論只是躐等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十數步作
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 訪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番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
今看得通如孝弟爲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
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
以爲不是而不足看某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
處便將箇硬說闢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

六二十八

不好處便悖慢無禮便胡說亂道更無禮律只學得許多凶
狠可畏可畏不知如何學他許多不好恁地快賀孫又問孝
弟爲仁之本集注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此字亦只
指孝悌先生曰覺此句亦欠本立二字賀孫云上文已說孝弟
乃是行仁之本先生曰此段若無程先生說終無人理會得
透看楊謝諸說如何是理會得謝說更爭孝弟非仁乃近仁
也不知孝弟非仁孝弟是其中物事孝弟便是仁非孝弟外
別有仁非仁外別有孝弟如諸公說將體用一齊都沒理會
了 賀孫
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但如時文相似只連
片滚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萬
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是衣去
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
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它說底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

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燾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脚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卻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賀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以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與世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植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卑焯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昔荊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可學錄云昔貢父竊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荊公問近作貢父以近作兵論對乃竊荊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可學錄云荊公出論兵貢父依荊公兵篇蓋曰甚葉如此荊公退碎其硯下之藁以爲所論同於人也可學錄作焚之好異惡同如此皆是江西之風如此可學錄略同
金谿說充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別有一般仁義非若尋常他人所言者也大雅
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

而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敬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節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卻說錯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爲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祖道
亦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節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意見即曰此只是議論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尚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柄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爲此三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是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人傑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
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
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廣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
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着真贓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
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
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
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
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之所
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言其使性氣撥頭
臘甚惡之又纔着他禪僧有一僧云好把倒剔去衣服尋看
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衝下却捉
將出門去杲老所言皆是禪緣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
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源頭被他說誘汪又為人稍厚
可學
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能
究學問義理又窮着禪家底都被禪塞習都沒分曉不白反
身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丈嘗請
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容易其好處
否又却云不曾尋金溪那問真正見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
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
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即
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
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
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必大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
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
性不知所學何事 賀孫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

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
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
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要釋聖賢
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淳
胡泳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非其說曰子
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
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
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作好為詞
佛儒祖之說致今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泳
吾儒頭項多思量著得人頭押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
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這道理從頭理
會過更好 僩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
動也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又秋了
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 僩
江西之學雖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
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 方
浦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曰可知是他所學
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只是杜撰如何
得合道理 賀孫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
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憑據便危殆也山上
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
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僩
問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陸之學蕩蕩而所執陸復書言
蕩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蕩蕩乎民無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
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為善豈可以為不善其怪如此 僩

向見河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
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
事事有節

先生問人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曰在都下相處一月議論間
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於象山者多是分別集義所生非
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此其說集義却是義襲
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於已不為文義牽制方是集義
若以此為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
其弊自以為是自以為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已不合至如
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着蓋釋氏之言見性
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學以義
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為然也人傑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說不無疑信相半
曰信是信其甚處疑是疑其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
須是當初與它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疏得乃
欲繳後於書問議論只是說得皮外它亦只是皮外答來
終不分曉若是它論學處是則其它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
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它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它說得
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
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
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
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它每常要說集
義所生者其徒包顯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
之它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
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
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
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

是要自家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
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
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
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
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
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
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
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
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
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
頭處曾○兴大殺云先生看正淳實全養往處書云云釋氏皆空之下有曰學辨以貴於寔書是要入知豈會今陸氏只當至一貫夫一貫云皆是寧萬眛而一貫之小大曾熱應發本未曹在其中若都要置不著去一箇善底學要大將壞實子知濤審書實金美辨義外之說集尋事之合如此若靜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為合如此而行之便是內也且如人有理貫曾然或一有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為是從而行之亦內比皆襲以關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已若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為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也大因言舍實有云不是敎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學中一事說讀書已是剝只一句曰此語却是如大又言其學全在識義之深曰此言雖是然也這只是要為說此之學耳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
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
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粗暴陸子靜之學
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
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
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
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
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
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
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
夾雜在裏一齊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

多麄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
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
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禀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
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
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迎而距之
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
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
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
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
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
陸子靜之學自是胷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
以說其胷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
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鯗魚
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
先生嘗說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淨潔病底又
論說道理恰似閩中販私鹽底下面是私鹽上面以鯗魚蓋
之使人不覺蓋謂其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話遮掩
為學若不窮實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又曰近
來諸處學者談空浩論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士人都顛
了
陸子靜好令人讀介甫萬言書以為渠此時未有異說不曉子
靜之意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
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
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
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枉
盲無知之人撞墻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
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使會失心去何故
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好
說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呀誤人
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
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
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
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
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
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
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
得行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處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
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
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
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
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呀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
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
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因論南軒欲曾節夫往見陸先生作書令去看陸如何有何說
備寄來先生曰只須直說如此則便謂教去看如何便不
能有益了
因說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
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趲向
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
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處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處

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以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僩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中還有此樣語否？若云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下便是？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俱，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須是有此地位方得。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成就得孝悌便是堯舜，須是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能徐行後長，方是。蘇洋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孟子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卓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曰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維維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胡胡，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事接物之閒，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僩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等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又不見得，便是又不似我，見不見得，便是見不似

我更無大小其學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却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却不如此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胡謾人某不識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他如曾子顏子是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又說克己復禮便是實見得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門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象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淵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怎生在那裏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為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僩

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司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羨若是自家自無住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謨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脫洒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他鬭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拗不轉了又不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理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賀孫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它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

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為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賀孫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它意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卻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卻是要空諸所有[illegible]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渾然此意如何曰如此卻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渾然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這箇物事若得是甚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卻是略略地習卻加些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卻是略略地由卻加些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大雅

楊敬仲已易說當從事身上又安得有易要看實[illegible]

楊敬仲說陽爻一畫者在己陰爻一畫者應物底先生云正是倒說了應物者卻是陽[illegible]

楊敬仲言天下無對昨晚底事說躬聽言天下無不可教底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illegible]

楊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卻是楊敬仲文字可毀[illegible]

陸學有首無尾湖南學有尾無首禪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說泳

有說得者有說錯說者若說可欲是善不可欲是惡而必自尋一箇道理以為善根腳虛矣非鄉人皆可為堯舜之意[illegible]

因論今之言學問者人自為說說出無限差異胡文定曰一首[illegible]諸子百家人肆其說誑惑眾生者是也[illegible]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園可蔬池塘碓磑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陸先生有書院卻不曾藏得書某此來為欲求書曰緊要書能消得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云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illegible]

老氏 附莊列

老子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廣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 僩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僩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遍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曾有是說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僩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它自有別人與它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曰此正推惡離己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又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 [illegible]

老子不犯手張子房其學也陶淵明亦只是老莊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它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計策不須多只消三兩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僩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概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僩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卻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李蔚贊說得好 [illegible]

人皆以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學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illegible]

老子中有仙意

列子

列子平淡疏曠 方子

莊子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illegible]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了以為不足為邵子却有規矩 方子

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illegible]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義剛。夔孫同）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堅白異同之論（歷舉）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數話似好曰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薾都不似西京時文章（僩）

## 老莊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廣）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腳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事方子錄云莊子是一箇大秀才他事事識得如天下篇後一段乃是說孔子似用快刀利斧劈將去更無此礙且無一向做了老子說是少道理那等語大段說得好然却不肯如此做去老子猶是[illegible]）了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

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賀孫。義剛錄疑問同[illegible]）

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它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爲句皆非老子之意（可學）

莊子老子不是矯時（夷惠矯時）亦未是（可學）

## 莊列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人傑）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工夫（僩）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

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荀子以為無君此類是
也

老莊列子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似莊子

雷斧所在只一氣震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掘裂有所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取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石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極卑陋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蔡云禪家又勝似他曰禪家已是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裏面如佛經本自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撰許多符呪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且不得極是陋蔡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去理會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無人理會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非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緣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箇曹參蔡云曹參未能盡其術曰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了何見先生說庚桑子一篇都是禪今看來果是曰若其它篇亦自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禪話又問蔡曰莊子虛無因應如何點曰只是恁地點多有人將虛無自做一句非是他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說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曰這箇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太史公智識

卑下便把這處作非細看便把作大學中庸看了曰大學中庸且過一邊公依地說了主張史記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麼事都只入這意思如大路看不見只行下偏蹊曲徑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只看從罅縫偏旁處去如字寫在上面不看却就字背後面看如人眼自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說道只恁地蔡云不平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箇道理但看之者情偽變態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却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裏都是將自家偏曲底心來古人意又云如太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默之事觀之說道公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西漢文粗豪也不似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來却宛順是做孔叢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呂氏解煞好曰那箇說不好如一句經在這裏說做褒也得也有許多說話做貶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自說得似又云如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儘誇誕若如今人把來生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舊史錄在這裏蔡云如先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是無意蔡是有去取如春秋聖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為之說不得蔡云左氏恐是左史倚相之後蓋左傳中楚事甚詳曰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七八分或云三傳中間有許多駮雜都是其學者後來添入 賀孫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

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
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
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
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
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
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
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
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欵可見其虛誣不
足稽矣 僩

老子書

道可道章第一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
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所問三十輻共一轂當
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中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
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
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
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
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亦此意 僩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
受物所以生物 當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
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
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樞謂之
牝鐶則謂之牝鐵管便是牝鐵鍵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
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老子之言似有
可取處曰它做許多言語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
但歸宿門戶都錯了 夔孫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
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
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 歘

元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叙不言受殺如言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扐

淳莊仲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如何曰谷神是那箇虛而應物
底物事又問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如何曰徼是那邊徼
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
作常有欲無欲點義剛問原壤有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
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
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
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
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
此說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
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
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
會此章不得 僩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魂是二一
是水二是火一抱一火守水魄載魂動守靜也 僩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
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
便粗了 僩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
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
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
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

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粗。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僴

古之為善士章第十五

甘叔懷說：先生舊常謂老子也見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

因以贊歎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耳。故後來如宋齊丘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又卻都不理會得他意思。廣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它便拣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僩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知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叔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僩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僩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不合說一箇生一箇。方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無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未知先生所見何本。僩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他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㮚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

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不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言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葺，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僩

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嗇，如嗇嗇養也。先生曰：嗇只是吝嗇之嗇，它說話只要少用些子。舉此一段，至莫知其極。向

## 莊子書

### 內篇養生第三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老子傳贊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拄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熟。僩



### 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𬶮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節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它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卻轉了說。曰：真不知處便在此。僩

### 外篇天運第十四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他歷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卜支

列風，莊子音作癘風，如此之類甚多。節

### 參同契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開得，然其書亦難曉。蓋卿

義剛問：聞吳建謂其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概皆是體參同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卻錯說作虛危，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義剛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枉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

然乃檃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illegible]

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人之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又卻可惜。僩

論修養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尚，過幾時也則休也。廣

長孺說修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砥

因論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未為是。某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撓動。故老子曰：心使氣則強。纔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如身在這裏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其導引法，只如消息，皆是下策。僩

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甚疏。義剛

閭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淳本作因問握奇經。先生曰云云 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都無許多嶢崎。[illegible] 不可一槩也。因舉[illegible]云[illegible]或有未到處。定橫渠嘗有太虛言語，如言鬼神二氣之良能，說得好。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卻未甚明白。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因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自是屬禮，從陰；神自是屬樂，從陽。易言精氣[illegible]為物，游魂為變，此卻是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地，是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也，其香氣騰於上，其物腐於下。此可類推。寓

閭丘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他閭丘此等見處，儘得。今按陰符經無其語 道夫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道夫

問陰符經云：絕利一源。曰：絕利而止守一源。節

問陰符經三反晝夜是如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貫上文言。言專而又審。反，是反反覆覆。節

三反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効驗。僩

論道教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賀

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倣傚釋氏

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却去收
拾他人家破甕破釜〔僩〕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些義理又
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
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僩〕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爾佛
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
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
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
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
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
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
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
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
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
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
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
預之庶乎其可也〔僩〕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
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
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
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
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
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
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
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僩〕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道夫〕呂與叔
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孫事道巫者亦能此可學云天
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可學〕
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
間劍化作自己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說
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
亡是公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共計二十九版

## 釋氏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卻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大雅○以下論釋氏亦出楊墨）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僩）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此處更舉佛經列子語相類處當考）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小說多說此）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淳○以下論釋氏出於莊老）

老子說他一箇道理甚縝密老子之後有列子亦未甚至大段不好說列子是鄭穆公時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列子中說孔子則不是鄭穆公時人乃鄭頃公時人也列子後有莊子莊子模倣列子殊無道理爲他是戰國時人便有縱橫氣象其文大段豪偉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靜經又卻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卽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思卻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卽是空卻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卻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卻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人說孟子只闢楊墨不闢老氏卻不知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又曰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聃所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因說子張學干祿先生曰如今科舉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寫得盈紙便可得而推行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柰何（僩）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

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



閩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僩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淨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勝也說佛書皆能舉其支離篇章成誦此不能盡記謨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



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兩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賀孫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閃閃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

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于物為然，一語一
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
人便不被它惑。謙

因論佛，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洒廣闊，然考其語，
多本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似佛，後若
有人推演出來，其為害更大在。』」[illegible]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
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
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
恁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
截看了。」謙卿以下所聞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為無，老之說為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
「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
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
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
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
身著衣，卻道不曾掛著一條絲。」僩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
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
為假合，則是全無也。」僩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
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僩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
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燾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
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
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端蒙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
然卻認為己有，而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
見，便不認作眾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為己有，死後亦不失，而
以父母所生之身為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入新屋。故
黃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
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
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眾
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
明，不是自家作為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
私之哉！僩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玄空，又說真空。
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它都
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
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它如此要何用？」僩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為幻，老氏又卻說及下截。」曰：「老氏勝釋[illegible]

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更到
王道。」僩

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家尊此心，故神道出神，故能奪胎。禪
定故死而能出世，禪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丹。楊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
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
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
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
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僩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
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
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
不由淺而深者。」僩。以下論老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絶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
至禪則義理滅盡 [illegible]
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學話 [illegible]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
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賀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
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
為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illegible]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真是虛是寂無處不
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
君臣却絶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它一皆去
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他却不親親而剗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
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
無用牝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
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卓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
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
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
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淳錄 以下儒釋之辨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illegible]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柄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 節

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
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
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曰未須理會自家已分
曉得真則其偽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賀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
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
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它便
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
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
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㽦

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
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
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
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illegible]
亦不合理會得與釋氏同病不可不察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 龜山云儒釋
之辨其差毫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揚

儒者只是道忌節欲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想過去 方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為空為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
中其病曰惟其無理是以為空它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
箇空虛底物事無理 節

先生問袞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
一般何緣不同 節遂問曰莫是無道理曰無理無害事 節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
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
所作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
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獻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
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
曰然它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
吾儒之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

了更假說是空寂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卻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這箇道是他後來桀黠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也理會



甚麽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自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它求則亦別無門路矣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着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來有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卻如此終於無成矣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它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麽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個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專一用心於此則自會通達矣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僩○上教得五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外別有何法只此是釋氏要道理白將去）

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誤人事僩○

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它求僩



言釋氏之徒爲學精專曰便是某常說吾儒這邊難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多少閑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甚次第如今學者有二病好高欲速這都是志向好底如此一則是所以學者失其旨二則是所學者多端所以紛紛擾擾終於無所歸止顯

（○以下論釋氏工夫）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自家是之所爲曰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它坐定做甚日月便是

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若只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 蘇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着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僩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蓋卿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曰動方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它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僩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麄糙爾僩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概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它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僩○以下論釋氏說心說性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僩



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止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着箇恭敬忠如出門使民也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 蜀声音讀孔仁字○節

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如尸立之理當如齊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 節

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這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所以動而陽靜而陰者蓋是合動不得

不動，合靜不得不靜。佐

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
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
此只是源頭處錯了。人傑

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
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禪家
又有偈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
用時，性在甚處？』」僩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
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般柴」
以比「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
長則為不弟。如曰運水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
之弟耶！人傑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
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
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
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恒河水一段
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
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心養性』，養得來光
明寂照，無所不遍，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遍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
不舍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
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
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
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

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
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
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
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
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
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
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
遍。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遍，然眼前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上便不能周遍了，更說甚周遍！他說治生產業皆與
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
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
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
此廣，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僩



昨夜說「作用是性」，因思此語亦自好。雖云釋氏之學是如此，他
卻是真箇見得，真箇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說話底是這性；
目視底是誰？視底也是這性；聽底是誰？聽底也是這性；鼻之
聞香，口之知味，無非是這箇性。他凡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
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見得後，常常
得在這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口中雖常說性是理，不止
於作用，然卻不曾做他樣存得養得；只是說得如此，元不曾
用功，心與身元不相管攝，只是心麤。若自早至暮，此心常常
照管，甚麼次第！這箇道理，在在處處發見，無所不有，只是你
不曾存得養得。佛氏所以行六七百年，其教愈盛者，緣他也
依傍這道理，所以做得盛。他卻常在這身上，他得這些子，即
來欺負你秀才，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只說
四端擴充得，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此。凡有四端
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學者只要

守得這箇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若常存得這惻隱之心便養得這惻隱之性若合當愛處自家却不起愛人之心便傷害了那惻隱之性如當羞惡處自家不羞惡便是傷害了那羞惡之性辭遜是非皆然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只要就這裏存得養得所以說利與善之間只爭這些子只是絲髮之間如人靜坐忽然一念之發只這箇便是道理便有箇是與非邪與正其發之正者理也雜而不正者邪也在在處處無非發見處只要常存得常養得耳 僩

佛家作用引顯賓主問其問他初說空後却如此曰既無理亦只是無礙亦此不聽亦此然只是說得第二箇然他後來又不如此說傳大士云云曰他雖不如此然終卒走此不得曰然 可學

問儒釋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爲之用他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不知是如何又問不知先從他經處入然後却歸此曰若要從經入是猶從近貫求之職須是見他都無所用 泳

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己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僩

佛氏見影朝說這箇暮說這箇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方

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僩

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如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爲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向了他便可生天大雅云于頔在傳燈錄爲法嗣可見曰然 僩



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亦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云云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覓佳語而加之耳 可學○佛經以

佛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illegible]

達磨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說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旣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是要鶻突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 [illegible] 之類皆然

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禪揔相對合曰其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爲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illegible]

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 [illegible] 他底四大卽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illegible]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麽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它引去了又曰其言旁引廣譬說神說鬼只是一箇天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得簡徑白直却被注解得越沒收殺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它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許多何為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自所謂詖淫邪遁之說者是它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闊遠浩蕩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它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背傾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它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知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道書亦云釋氏外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燾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咒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如藥肆樣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亦出此意也

楞嚴經本只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咒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咒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咒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咒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咒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人多為巫若巫盛則治之者全使不行汰存中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他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之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欽敬 僩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深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伯紀子有此說必大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賀孫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磨以來始一切

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
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
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
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顛雖爲
禪亦是蹉了路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
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衆既一向說空及其作
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雖說空又
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
杲老以爲不然著正邪論排之其後杲在天童了老乃一向
師尊禮拜杲遂與之同及死爲之作銘問杲既要清靜寂滅
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得有悟杲舊甚喜子韶及南歸貽書
責之以爲與前日不同今其小師錄杲文字去正邪論與子
韶書亦節却問病翁著中說否甬由事如何曰佛家自說
有體無用是否曰如此依實教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坐說者
如何曰世人心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拒不臥床席耳別無它說（可學。以下同）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
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
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
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
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
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
聖錫輩皆北面之（端蒙）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
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
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
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
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淵）

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
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
思要籠絡這個道理只是它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
著僩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某又問
圭峰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
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
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它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
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
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僩）

佛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
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
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
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
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
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廣）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所而益精氣象
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如說
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某於開善
升座却云彥沖修行却不會禪寶學會禪却不修行所謂張
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
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嘆可嘆先王之道不明
却令異端橫出

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振）

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
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看得好支離

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欲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欲一月
咊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錢工夫然却是快門也方

問德粹在四明曾到天童否曰到曰亦曾參禪否曰有時
夜靜無事見長老入室亦覺心靜先生笑因問德光如何接
曰不問渠法門事自是大管人事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
中弔陳魏公回途過雪峯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鶻過及至接
人却甚俗只是一路莽便宜說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大王
會打供想見宗杲也是如此又問 傑如何曰臨死只是漸
消削先生曰它平日只理會臨行一節又却如此 可學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骨肉火風如云魂氣又
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
其疾暴 僩

釋氏地水火風粗而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是魄火風便是魂他
便也是見得這魂魄

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身問報身
是如何曰是他成就功驗底說話看他書也虛說那尖子藥



靈珠常富貴便如吾儒說理大佛道全是相似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
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道夫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字緣字是說宿緣 可學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
却有愛及他 如以身飼虎 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真慈 閎祖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即是愛也
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
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悲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
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
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時舉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
身利便 可學

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軀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流之末盡
化者則流爲胥靡散爲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
氣致柔之謂也 僩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狐
佛家多有奇特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 淳

問說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瓢曰此便是說輪回 可學

問禪家言性傾此于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
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
去逐了它我却受它血陰它說傾此于彼蓋如一破弊物在
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它
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
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
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
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



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
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
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
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
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
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僩

問輪廻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
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
知孰爲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
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魂識乃至今爲他人甚云呂居仁
說亦有狗腳朕之語曰它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 可學

鄭問輪廻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
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溫公也看不破只是
硬恁地說 方

或有言修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植）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
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
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
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
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
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如修橋道造
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
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
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為向見
伯恭說僧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
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為鋪敘其間道家之
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只是張角術曰
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



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以女道為超使為之其設醮用
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腳痛自念
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其間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
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謨）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
是官寺非釋者取之（時舉[illegible]）
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虫之
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
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
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
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
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
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
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

如佛影耳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學）
道謙言只大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
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
雪峰開山和尚住山數年都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
僧來遂與之俱還先生曰若是其雖無人來亦不下山（敬）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
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
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
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雖子直戒殺子文末為因報之說
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子
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賀孫○論釋氏之害人）
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
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僩）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
三是遺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立論欲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
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
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
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脩行說話如
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
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
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
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
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
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蓋禪
了楞嚴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

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未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摸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與他那一邊，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這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據知以大雅錄略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此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燾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燾

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揚大年，後來張無盡，又說張無垢參杲老，汪玉山被他引去，後來亦好佛。但汪又爲人與果決，好佛又見不透，又不能果決而退。嘗見汪丈論揚大年好佛，後來守不定。汪丈甚不信，云是蘇子由說，此恐未必是。僩

老氏煞有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禪家之俠。又云：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僩

韓退之詩：「陽明人所居，幽暗鬼所窟。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今僧家上可以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入其間，不以爲恥，所謂出入人鬼間也。如妙喜與張魏公好，又與一種小人小官好。僩

信州人新鄂州教官饒安問，問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唯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方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合得異。當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它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爲下者。[illegible]

因說某人棄家爲僧，以其合奉養官與弟，弟又不肖，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頻蹙曰：奈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其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自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僩

陳括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果悟乃如此。淳

先生說多俗人之奉佛者每晨起誦偈至三五千其乞也呵多羅彼
以為援福於佛不知其日勞筋骨其使心力運用如須所以
安也 過

夷狄之教入于中國非特人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
廟所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
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眾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以

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
公捉得正贓出唐書李蔚贊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
佛法所以傳至今以有禍福之說助之曰亦不全如此卻是
人佐佑之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
竊老莊取列子為多其後達磨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
假三中空全論空者假者想出世界中有空假之中唐人多說
假 呵辟以

問禪得不能言傳其要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不動 謙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見他說病它只要理會箇
或不知須道要救拔它做此既救我後將作何用何況貽為
薦宿禪和者亦何嘗救拔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
喜怒更不中節曾宗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
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說出莊列之說然實剽切其
談傳奕亦嘗如此說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
它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說開口便說恒河沙
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說某甲由幾劫後
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它做佛何故待歷許多又如
住世譬如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它撰
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
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實為此
說其心豈肯如此只使是言行不相顧耳今世俗有一等卑
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為
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
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
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是不以
為然當初如何卻恁地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此如
盜賊怨款事人故意攤贓耳 僩

因論釋氏先生曰伊洛君子之後諸公亦多闢佛氏矣然
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釋氏只說識心見性
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其於性與用分為兩截也聖
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
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
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
用不相管也時舉才仲舉別問其故先生曰如今人打此
然亦不可不知 如人食物欲知烏喙之不可食須是認下
這底是烏喙知此物之為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認下



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
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
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
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救也

因說或人曰前輩所以闢釋氏於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僩

伊川謂所執皆出禪學之下此說甚好 端蒙

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檄高麗之
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闢佛者類是佛以空為
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為辨 僩

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
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 揚

儒之不闢異端者謂如有賊在何處任之不必治 揚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
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

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蜀本有文集別本四字）有跋此帖者（蜀本作語）乃僧與潘子真（淳乃興嗣之子也）帖（蜀本云其所以載於山谷集者以山谷嘗爲其寫此帖故以爲山谷帖也○淳錄云其非與伊川明矣）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使（義剛）

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破云某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爲作文彖其好辯甚也（振）

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燾）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七　計二十六片

本朝一

太祖朝

漢高祖本朝太祖有聖人之材（燾）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廣）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曰以爲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爲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一作詔）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心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燾）

國初下江南一年攻城不下是時江州亦城守三年蓋其國小君臣相親故能得人心如此（賀孫[illegible]）

因說今官府文移之煩先生曰國初時事甚簡徑無許多虛文嘗見太祖時指揮客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簡徑畢竟英雄底人做事自別甚麽索性聞番中却如此文移極少且如竊過案無管差從官一人過番子有甚難事只消宰相點下便了須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擬差申部部申省動是月十日不能得了所差又即是眼前人趙丞相在位甚有意要去此弊然十不能去一二可見上下皆然（[illegible]）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鬨鬨地鬨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黃河事，合即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鬧，河東決西決。[illegible] 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着實做，故事成。

問：開寶九年，不待踰年而遂改元，何也？曰：這是開國之初，一時人材粗疏，理會不得。當時藝祖所以立得許多事，也未有許多秀才說話牽制他。到這般處，又成欠得這般秀才說話。[illegible]

太宗真宗朝

才卿問：本朝自太祖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卻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卻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它不[illegible]，故亦終動人如此。卓

氣有盛衰。盛時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覺。真宗時遼人直至澶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illegible] 若真宗得到這般田地，前漢如此之盛，至光武再興，亦只得三四分。後來一切扶不起，亦氣衰故爾。揚

仁宗朝

問：章獻不如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卻無事，曰：亦是仁宗資質好，後來亦是太平日久。宣仁太后垂簾時，如崔乳母事，宣仁不知此一事，便又不及章獻。僩

英宗朝

或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亦不是。溫公、王珪議是。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只緣眾人道是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據，足矣。又問：古禮自何壞起？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為人後為之子，其義甚詳。僩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揚

本朝許多大疑禮，都措置未得。如濮廟事，英宗以皇伯之子入繼大統，後只令嗣王奉祭祀，天子則無文告。義剛

神宗朝

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着，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卻去深入侵他疆界，纔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勞費！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此得疾而終。後來蔡京用事，又以為不可棄，用兵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啟之，遂至中朝傾覆。反思鄭公之

言豈不爲天下之笑論僴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誤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卓

神宗大概好用生事之人如吳居厚在京西括民鐵官司錢許多鹽令民四口買一五口則買二其後民怨甚欲殺之吳覺而免然卒稱旨其後如蔡京欲舉行神宗時政而所舉行者皆熙寧之政非元豐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攻擊其失以爲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敗壞不循常貫不曾紹復元豐之政也僴

神宗事事留心熙寧初間修京城至四十餘里極修許多兵備每門作一庫以備守城如附法之類皆然過但造得太文僴

人到地不管振

五四三

熙寧作陣法令將士讀之未嘗教時已被將官打得不成模樣了賜

論及不圖云神宗大故留心邊事自古人主何曾於此留心賜

神宗理會得文字極看陳殿院劉韓說人文章於太學中取其程文閱之每得列時之錯案中及敗式翻然卷子奏御神宗親批師錫之文從頭閱之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必陳某之文也實夕第三已而果然賜

溫公日錄中載厚陵事甚詳林子中雜記載裕陵事甚詳揚

## 哲宗朝

哲宗常使一舊卓子不好宣仁令換之又只如此在問之云是爹爹用底宣仁大慟知其有紹述意也又劉摯嘗進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與孫子說然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見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銜之紹述雖是其本意亦是激於此也僴

哲宗春秋尚富平日寡言一日講筵說書全又用三衙儀問之云只是此三者還更有這也問得無情理然若有人會答時就這裏推原卻煞有好說話當時被忽然問後都答不得賜

紹聖四年長安民家得秦璽改元元符是時下公卿雜議畧有知者李伯時頗多識辨其果秦璽遂降八寶赦賜

## 徽宗朝

欽聖當時命宰執有復劉摯立孟之意曾子宣兩存之後蔡京以曾欲建中治之說於蔡弟卞爲邪謀入文字謂任伯雨曾謂臣嘗詢遼後曰任臣無此說欲案台遂治任伯雨其他一二十人當時上事官不及此事自亦因以治之揚

徽廟初上蔡初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云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上蔡云恐亦不免一播後下獄事不知方

徽宗因見星變即令衛士仆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炒明日蔡以爲言又下詔云今雖仆碑而黨籍卻仍舊賜

蔡京謀取燕郭費的千萬緡揚

今看着徽宗朝事更無一着下得是古之大國之君猶有一二着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時更無一小着下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蓋患之伏者可下手處盡得極了及爲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爲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爲得成空額是時絡燕空竭遂敷民間云免夫錢百姓往燕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催督必足而後已亦雖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次爲用事者復使郭藥師攻及結局日任事者遂私府朝廷亦不問又與升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

諸路近邊兵卒上後又有契丹人來降亦作一軍名義勝
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
之兵餘糧又絶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
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之云我爲中國戰鬭守禦幾年矣
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蕃有何功而享厚俸父之兩軍遂相
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
國虜知河北諸路空虛遂爲虜鄉導長驅入中原
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國不得受叛降中國纔得契丹
空城而無一人又遣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殘敗饑餓不勝
其擾又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盡不
受又恐其爲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覺者知平州欲
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由間路往又爲虜所得而張覺已
來降矣虜益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
寫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甲第極所以奉
若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爲虜所得天祚歸路爲虜所得由是虜人大
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叛盟納我叛亡遂移檄來
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稱所以爲盟誓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
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覺來不奈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
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啟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能常
以守信義爲說其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
與大宋盟誓已定豈可敗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我之所以
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類如此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
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僩
宣和內禪惟有吳敏有中橋居士記錄說得最詳 錄
老內侍黃御夫輩徽宗言道人林靈素有幻術其實也無如臨
輩言見鬼神者皆稗官其不曾見所作天人示現記皆其杜
人之妄撰謾 語類見 傳夫如 知此口 方子
欽宗朝

淵聖即位時日暈重輪太祖陳橋即位時亦然淵聖即位三
四日後皆將以其言以耿南仲邪說有以蒙蔽之乎 揚
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
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
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如詔旨付主帥論
用兵事亦儘有商量處但其後須有更當子細不可輕率
之語又嘗在李先生家藏方冊子上見御筆其冊子是朝
報紙背乃是當時議臣中有請復神宗科舉之法上既命之
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降
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於不審遂行出令得師傅大臣
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
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今伯紀救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
綱罷而太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間隙疑
其以軍民脅己方聞時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 廿
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繳回
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語如此數人
如何做得事自漢唐來雖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
勝而功名少自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甚於熙豐若是太
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
靖康所用依舊皆熙豐紹聖之流欽宗欲從溫公范純仁以
畏徽廟遂探純仁字改作仲淹遂諡文正太師 揚
言及靖康之禍曰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扶
持過箇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彼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與
較亦不敢施設一事方得天下稍寧積而至於 一旦所
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 章
高宗朝
二聖北狩時道君於中道歸於背心生領上寫云可使即真來
救父母 賜義

胡明仲初召至楊州久之未得對忽聞鄰居有一術士語一術
士云今夜大第去了胡聞之旋去問之云官家亦去胡只聞
得一句便歸叫僕糴數斗米造飯裹糧夜出候城門啓中見
數騎出謂上也遂出逐後得舟渡江乃見一人擁貂坐石上
乃上也 揚

渡楊州時煞殺了人那不得過來底切骨怨當時人骨肉相散
失淞路皆帖榜子店中都滿樹上都是這邊却放得幾箇官
者恁地一日康履與諸宦者出觀潮叫唤後又被衛軍人將擲
不平後成苗劉之變王淵也是首戮然未爲有大功不及當
時諸老將一旦荐擢樞密人皆不服一日早只見街上閙鬨
地人不敢開門從隙中窺但見人馬甚鬧路見苗傅左手提
得王淵頭右手提一劍以物裹少頃宣召殺官者逃在人家夾
壁中底也一齊捉出來殺朱勝非知他不爲大乘當時被苗
劉做得恭可畏了不柰何只得且順他大綱說他如未幾而

參三　一百卅一卷

義在於宣通事便都休了是他無謀策不合說他調護以有功
放義兵來到地壞了他要是他要自居其功這箇却乖當時
若不殺了苗劉也無了當他若尚在那裏終是休不得 賜
苗傅乃一愚夫劉正彥本文士先欲殺中官廡其亦書云予乃文
臣吾其如子何予換武而來乃可鑒說樓至不顧之事
王淵正彥遂致殺傳是時命劉將皆慣怒故起此禍
張魏公在平江湯東野作守有傳云數書到湯訪子魏公公
云可遣一識文理人先去祈看乃遣參技行果明變故是時
恐諸軍變魏公乃與湯商量先撒出榜背錄使人將往救
於樓上宣之既而韓世忠軍至遂同謀起兵吕丞相在建康
推爲盟主問朱丞相之功如何曰在城中亦只得如此但設
有宅變疾亦不能免節度之亦有功其後苗劉出走到臨平
爲魏公等所敗朱乃全諱此一節未是今朝夫門乃是其所
遣陸祐自禁中乘籥以出金人陷京師亦取陸祐滴珪非失

火出歸孟氏得免 擇
苗傅弁一姓張人 失記其姓韓 乃走至武夷新村張謝人捉之苗
傅之遂言於捉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捉某却是張則汝
功已被張分之矣捉者即殺張時韓世忠收范汝爲尚在建
州韓欲得苗而其人乃解送建守李李送行在韓勢盛遂入
文字以苗爲某得被其人奪了其捉人遂編管建守亦罷官
其功遂爲韓所據文字所載皆言韓收苗但此中人知之以
此知天下事多如此文字上如何可全信 淵云王淵劉正彥然康度康
官其掌皆正彥爵鞫爲之以挺
高宗行達會稽樓寅亮待次某縣丞寓會稽村落中出奏書乞
建儲高宗時年二十六七大喜即日除監察御史遣寅院子
懷物牌物色搜之中使至其家家人聞君卒有聖恩以爲得
罪且死相與環泣寅亮出使者自懷中出勅命寅亮拜受與
使者俱詣行在所此事國史不載先生嘗欲聞於太史俾之

參十二　一百卅一卷　五

編入而不果每以爲恨 芳
樓寅亮明州人太上朝入文字云自太宗傳子之後至今太祖之
後有類庶姓者今虜不侮適中原未復云云乞立太祖後承
大統太上嘉之遂用樓爲察院 揚
曾光祖論及中興遺史載孟后過贛州時事與鄉老所傳甚合
云太后至城中遭兵賊放火城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
有一隊賊來圍了城曰其時也是無業虜人是破了濠州後
過來分隊至諸州皆是緣滿上來太后先至洪州時此間王
修撰在彼作帥聞得消息未是遂白邑寓親政太后乃去後
三四日虜果至王乃走城中百姓相率推一大寄居作首而
降虜進貼得傳者言是李侍郎曰不必更說他名字又曰信
州先降虜撫州守姓王聞信守降亦降 賜
先生聊卧息樓下吟誦杜子美古栢行三數遍賀孫侍立先
生云偶看中興小記載勾龍如淵入爭和議時言語甚果有

此言如何來得前進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來魏公既勸車駕到建康當紹興七年時虜主已殂高廟若粘罕相繼或誅或死劉豫既見疑於虜二子又大敗而歸北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呂祉事見黜趙丞相忽然一旦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着竟不能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歎息久之云為大臣謀國一至於此自今觀之為大可恨若在建康則與中原氣勢相接北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雖欲自已有不能自已者惟是轉來臨安南北聲跡寖遠上下宴安都不覺得外面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未回蹕時胡文定公方被召泝江而下將至聞車駕已還臨安遂稱疾轉去看來若不在建康也是徒然出來做得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筠叟在荊鄂間為守聞車駕還臨安即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撥胡文定吏人云胡給事赴召大多日兼江面闊船多如何去尋得陳云江面雖闊都是下去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底船便是給事船已而果然當時講和本意上不為宗社下不為生靈中不為息兵待時只是怯懼為苟歲月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件措置得是當然到今日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社之靈若當時措置可譏可笑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而趙相入遂定都臨安

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前輩當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都勝似坐杭州如在深窟裏然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應接得蜀中上一邊事體看來其說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記得岳飛初勸兵於鄂渚有旨令移鎮江陵飛大會諸將與謀諸將皆以為可獨任士安不應飛頗怒之任曰大將所以移鎮江陵若是時某安敢不說某為見移鎮不是所以不敢言據某看這事已自成規摹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非某之所敢知飛遂與申奏乞止留軍鄂渚建康舊都所以好卻以石頭城為險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渡得此水上這岸方得所以建都可守也軍於此城之上虜兵不可向矣

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著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可都建康欲自守則莫若都臨安或問江陵曰江陵低在水中心全憑堤被他殺守堤之吏便乘那堤一年一次築只是土

張飛見高宗高宗問幾時得見中原飛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陳同父極愛此對

太上曰朕恨不手斬取南仲

岳飛嘗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閤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假班見飛呈劄子卿緣路來見他曾與甚人交王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知但以此推服了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故是有見識某向來在朝與君舉商量教拈出此等事錄教作一類者一併上之將其後僭乞加些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

范伯達如主簿袁仁宗時論立英宗許多文字進呈一日太上謂陳康伯曰范某近進一文字亦好朕此意定已久遂命陳公輪立太子事一時遂定

昭慈小不快高廟問其因語閤曰有一事久欲說與官家高廟
請其故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惇之徒撰造中間雖嘗辨
白然載在國史者尚未曾改可令史官重議刪修以昭明聖
母之德于萬世時趙忠簡當國遂薦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
圭數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頗有偏頗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
豐時事便都不是後趙罷張魏公繼之又欲脩改勸上不從
趙鼎元令史官具等發出未及改而又罷能追復祖彥以爲言
而辭繼旋罷又是時又有人上書乞禁綱宮惇子孫親戚者
高廟欲從之趙有文字說但禁其子孫足矣恐不可及其親
戚上批以爲省所奏可見仁恕更宜子細無貽後悔未幾趙
後罷謝祖信爲諫官遂排擊之不遺餘力領表之貶皆祖信
之力也祖信亦武人乃章惇之壻因章惇當時若非高廟要辨
別邪正如此則一代史冊被他糊塗萬世何以取信廣



太上出使時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謀不從宗忠簡欲假神以
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の其廟有馬能如何
遂入燒香其馬嘶車擁塞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
意矣遂止不往後太上感其事以爲東南即位之兆不曾
關白中書只令內官就玉津園路口造崔府君廟今曹詠作
記一日北使來秦出接過玉津園見之歸奏所見太朝不知
是何神太上因語之秦曰虜以爲功今却歸功於神恐虜使
見之不便即日拆之秦全是倚虜勢以太上每取旨時只是說
過一日除周葵作何官太上曰周葵爲彼官未久且令在彼
此等事只是奏過便了遂除之取秦出宗禮御批事徐傳之作
秦不應下來即批物除之政府一人云適聞上意未允秦曰
一字相拜罷記載其事奏欲殺之行文字令天下盡毀官焚
其書徐先不喜於秦矣又以此書懼不可言一日只見一使
來下吉往封文字一去徐視之乃直省舊吏洪其所作書與宗
也小人中有好人如此 揚○錄云精末年作事皆此光堯今高光堯作崔府君廟於玉津園路

靖康建炎太上未立時有一宗室名叔向秦王位下人自山中
出來招數千萬人欲爲之忽太上即位南京欲歸朝廷然不
肯以其兵與朝廷欲與宗澤其謀主陳烈曰大王若歸朝廷
則當以其兵與朝廷不然即提兵過河迎復二聖叔向卒歸
朝廷後亦加官之類拘於一寺中亦與陳烈官烈棄之而去
竟不知所之烈去叔向陰被害 揚

上對證討論之曾覿字水源見亮承之入宣也從官今奏陽賀時遂隣其傳報中侍御史周葵欲言戶部尚書梁汝嘉以粹中書舍人林待聘為禮於擬會逢除同郡起居不可見之處使人陳可李誼云周葵為御史欲按知安府其人其人之給一從官夢人會君門事竊公府史朝其人莫言入入猶時二些先告奏事諸公將往起郎參不得上至自中與宮中日見中出書秦謝公劾上章奏乃是時安尹其以自方臣其貼居早

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
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
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閒張便
奏云只此便是不誠先生云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張
侍郎一生學佛此是用老佛機鋒 賀孫



論及黃外院劾王醫師先生曰今此東百官宅乃王醫師花園
後來籍爲百官宅直卿曰中貴只合令入大內住庶可免閑
節之類先生曰他若出來外面與人打閑節也得要是令大
內其宰無去處便是而今都不是古人置宦者正以他絕
人道彼可入宮今却皆有妻妾居大第都與常人無異這都
不是出入又乘大轎記得京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雖侍
從亦乘馬惟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底方賜他乘轎然也尚
辭遜未敢便乘今却百官不問大小盡乘轎而宦者將命之
類皆乘轎見說虜中却不如此中貴出入宮禁只獨自若有
命令只是自騎馬亦無人引裹一幞頭却取落兩隻腳在裹
裹自騎馬去這却大故省徑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
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今却官者亦
作大屋以祖宗全盛之天下而猶省費如此今却不及祖宗

天下之半而耗費如此安得不空乏 僩

逆亮臨江百官中不挈家走者惟陳魯公與黃端明耳是時劉剛請高宗幸閩中以為閩中天險人民忠義是時閩中盜賊正充斥乃降旨令開閩中路闊丈五尺又宿州之戰高宗已遜位日催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備擔索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般家者皆不問 揚州云逆亮初頭將士皆聞去脩陳魯公輔 揚之禍亦有言者令止之去上日 生之禍亦幸不先令其去多矣了人

問庚辰親征詔舊聞出於洪景盧之手近施慶之云劉共甫實為之乃翁嘗從共甫見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時陳魯公當國命二公人為一詔後遂合二公之文而一之前段用洪景盧者後段用共甫者問此詔如何曰亦做得欠商量其名義本正故也記得汪丈嘗以此相問某答曰此只當以淵聖為辭蓋前時屈己講和者猶以欽廟在北之故今其禍若此天下之所痛憤復讎之義自不容已以此播告則名正言順如



方某乃入陵廢祀等說此事隔闊已久許多時去那裏來 賜

孝宗朝

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子讀書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為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卻是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必被責卻武某人作省元五母雞用配字孝宗大怒欲黜放了後又不行

問壽皇為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樓寅亮上言舉英宗故事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為帝王者當於太祖之下選一人養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耳繼除秦官胡忠簡遂力贊於外當時宮中亦有齟齬故養兩人後來皆是高宗自主張未禪位前數日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贈秀王謚安僖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壽皇如何處置 僩

高宗將禪位先追贈秀王可謂能盡父子之道者矣 僩

高宗初張魏公奏事論恢復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後來講和了便休壽皇初年要恢復只要乖歲做成閒壽皇時人才已不及高宗時曰高宗也無人當時有許多有名底人而今看也只如此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卻是它識道理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 瀾

上初恢復之志甚銳及符離之敗上方大慟曰將謂番人易殺遂用湯思退再和之後又敗盟 揚

壽皇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 道夫

壽皇本英武有志於天下要用人嘗歎自家不如 蔣孫仲益能得許多人 雉

其嘗謂士大夫不能盡言於壽皇壽皇為自有英氣壽皇益受人言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 他

壽皇晚來極為和易某嘗因奏對言檢舉大詰云檢放之弊惟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其要領又言經總制錢則曰聞巧為名色以取之民其於天下事極為諳悉 道夫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子其上果否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共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者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又曰其嘗以浙東常平事入見奏及賑荒上曰其弊只在後時失實此四字極切荒政之病 䀅

歲旱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見恭父奏云此固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下幸甚恭父斯語頗得大臣體 [illegible]

因言孝宗末年之政先生曰某嘗作孝宗挽辭得一聯云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 雉

因論壽皇最後所用宰執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於上前說何

事可學云其人却除大職名與小郡又有被批出與職名
任却是知他不足取曰壽皇本英銳於此等皆照見只是前為人所誤後來欲安靜厭人喚起事端且如此打過至於大甚則又厭之正如惡駿馬之奔踶而求一善馬騎之至其駑鈍不前則又不免加以鞭策薛補闕曾及此人壽皇云亦要以意導之而不去舉此亦可見大抵作事不出於義理而去於血氣久之未有不消鑠者向來封事中亦嘗言此 賜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幞頭着布衫過行古禮可謂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三年不欲以此喻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 賜

孝宗居高宗喪常朝時裹白幞頭着布袍當時臣下却依舊着紫衫周洪道要着涼衫王季海不肯止於紫衫上繫皂帶令上登極常時着白絹背子臣下却着涼衫頗不失禮而君之服遂失其舊 人傑○壽昌云今上居孝宗喪臣下卻着涼衫方正得臣為君服人主之服却有未盡 揚在州聞孝宗崩一日後易服心下殊不穩不免使人寄語官員曰着涼衫後來朝廷行下文字來方始出榜曉示 日大二卷

## 寧宗朝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其今方知可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至

向改慶元年號時先擬隆平其云向來改隆興時有人議破以為隆字近降字今既說破則不可用又曰淳熙本作純字非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文字至盡純字有屯字在旁又曰真宗時楊大年擬遵豐字上曰為子不了不用 義剛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八

## 本朝二

### 法制

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杜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又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嬪引至殿上故前詩起句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敬宗時方罷此用小黃門引導至今是如此 按此兩條皆杜詩花覆之句

舊時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日升朝官以上凡在京者皆着去立候宰相奏事罷却來押班拜兩拜方了日日如此後來韓魏公不知如何偶然忘了不及押班便歸第御史中丞王陶即彈之然遂去國溫公代為中丞先奏云前王陶以彈宰相不押班而去國今若宰相更不押班則中丞無以為職須是令宰相押班某方就職如此便是不押班也不是 義剛

祖宗於古制雖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極嚴舊時朝見皆是先引見閤門閤門方引從殿下舞蹈後方得上殿而今都省了本來朝見底皆是用一榜子上於閤門閤門奏上方始引見而今却於引見時閤門稽得這榜子俟放見時却一併上則都省了許多只是殿下拜兩拜便上殿這非惟是在下之人懶亦是人主不能恁地等得看他在恁地舞手弄腳更是閤門也慚能教得他及它有失儀又若彈奏而今都是從簡易處去了 義剛

引見上殿是兩事今閤門引見便用舞蹈近日多是放見只是上殿拜於階下直前奏事而已惟授告門謝有舞蹈 文蔚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是直至殿下拜一

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這也是閤門要省事故如此

初間得幾時見群臣皆許只用紫衫後來有人說道太簡後

不如此 賀孫

問朝見舞蹈之禮曰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舞蹈然

恐或是夷狄之風 廣

近日拜表之禮甚異論押班者合跪進上面卻有人來跪受但

進表後進者因跪而拜今則進表者先拜卻跪進其受者亦

拜此禮不可曉 文蔚

皇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餘官不然又曰循宰

相爲正拜者蓋餘官謝恩在殿下拜侍從以上雖拜殿上亦

只偏拜循宰相正拜故云 敬仲

宮中有內尚書主文字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或賜之

坐不係嬪御亦掌印璽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 揚

問本朝十一室則九廟七廟之制如何曰孝宗未祔廟侍祖宗

祖未祧遷時爲十二室是九世今既祔宣祖又祧僖祖卻祔

孝宗止是八世進不及九退不及七當時且祧宣祖存得九

廟卻待後世兩世祧得且如此想恁何也 人傑

今景靈宮乃叔孫通所謂原廟是也叔孫通言原廟則是衣冠

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坐今則一一有之又

只以太廟丁恐非叔孫通所謂原廟之意今景靈宮謂之朝

獻太廟謂之大享 子蒙

問景靈起於何代曰起於真廟初只祀聖祖諸帝后神御散於

諸寺其後神宗始祀聖祖於前殿帝后於後殿以此等禮数

唐人亦無且如唐人配廟只一后餘后立別廟本朝諸后俱

配問人家配如何先儒説只用元妃伊川謂若所祭人是次

妃生即配以次妃曰此未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次

妃奉事所謂次妃者乃元妃之娣固不可同坐若如後世士

大夫家或三娶皆人家女雖同祀何害所謂禮以義起也唐

人已如此可學云唐人立廟院是氏族因能如此曰唐人極

有可取處 可學

因言五禮云今諸后位數多至尊拜跪勞苦古人一帝只以一后

配其餘自別立廟庶幾不亂嫡妾之分今皆配不是唐人有

言人家夫婦卻不同蓋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故次后與正

后有名分若人家則再娶亦妻也故可同祭伊川祭儀祭繼

室於別廟恐未穩 僩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爲不然惟須後既

習見爲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無母無係

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皆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

其子而別制廟以祀之 必大

玄朗諱起於真廟朝王欽若之徒推得出這也無攷究處 義剛

某常疑本朝諱得那徒諱無謂且如宣帝舊名病已何曾諱平

帝舊名亦不曾諱唐中宗諱得又嶢崎偏旁皆諱謂之敬字立

人傍底也諱下面着言字底也諱近日朝廷挑了幾箇祖諱

卻是欲玄朗卻不挑那聖祖莫較遠似宣祖此廢 義剛

張以道曰秦王陵在汝州太祖以下八朝陵在永安東嶺與嶺

後父子嘗提兵至此之永興得之天無兩小溪平白湧洪流

六軍遂得水用 義剛

古者車只六尺六寸今五路甚大嘗見人說蔡太師制此又高

於京師舊日者上面耀葉三層皆高於舊日三寸成尺二寸

周輅孔子猶以爲侈要乘殷輅今輅只是極其侈靡

因問陳庭秀 人傑 安 曰今大禮命從官一人立玉輅側以帛維之

名何官曰名備顧問官又曰執綏官先生笑曰然備檢古今

郊禮安有所謂備顧問官執綏官者蓋此本太僕卿即執御

之職古者君將升車則御者先升執轡中立以綏度左肩而

鑾垂之 綏綏 君以兩手援綏而升立車之左以左爲尊 獨從

忌日侍立左右以避 生見也行大禮不敢 車行數步止中書令宣詔命千牛將

軍服翻縫之執長刀立車之右以防非常所謂驂乘也既升
車復行望郊壇數步復少駐千牛將軍乃降立道左車復行
則執長刀前導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禮既千牛升車一
節而但有降車立道左之文初未嘗登何降之有所謂太僕
御執御之職遂訛曰執綏官備顧問官然又不執綏卻立于
輅側恐其傾跌以物維之雖今之典禮官亦但曰執綏官備
顧問官也今爲太常少卿者便攙斂曰工夫將禮書細閱一
過亦須略曉而直爲此因循也周洪道嘗說渠作執綏官當
自云考訂精悍某問周何謂執綏官渠亦莫曉又綏本人君
升車之所執御者但授與君則御者亦不可謂之執綏官語
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乘車者爾又曰今玉輅太重轉動極
難兼雕刻既多反不堅牢不知何用許多金玉裝飾爲也所
以聖人欲乘殷之輅取其堅質而輕便耳仁宗神宗朝兩造
玉輅皆以重大致壓壞本朝尚存唐一玉輅闊小而輕捷而



穩諸輅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後則隱隱作聲既有此輅更
此又廢矣何以更爲開從來此輅亦入內中 僩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荊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
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
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因言物纔數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
是水精小斧頭子在轎前至宣政間方罷之今人遂不識此
物亦不聞其名矣如祖宗時人畫像有執柱斧者 葉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
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鈿不宰相貴
妃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是揚告王庭令
百官皆聽聞以其人可用與否首則稱道之文後乃儆戒之
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謂施行
者行冊拜之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
冊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
便當冊文不復宣麻于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繳宣誥命
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 僩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
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
是起於民間也 燾

今南班宗室多帶皇兄皇叔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
戚戚君之意王定國嘗言之神廟欲令只帶某王孫或曾孫
或幾世孫且如越王下當云越王幾世孫 不惟當其云可世見其疏遠之是
某世曾孫又可全而見其宗族 後來定國得罪指以爲離間骨肉令宗
室致無統紀若使當時從定國之說卻有次序可攷也 賀孫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
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
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



在上指點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
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敕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
略憑倚細說如今公吏門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今要
理會事且如一事關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
齊都著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其人便著看有疑處當時便
可參考是非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
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許遷延推托無時
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
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向前如
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
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
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果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
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
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遷轉耳那得事了古者之

君自旰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
如今群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爲多
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在殿上又如
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
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爲計而後敢說說且
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勅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
同諸想看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諸想 賀孫

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
不爲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爲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
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
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
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立得事救得緩急今卒然
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諸劉之事令
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不得古人定大難者不如
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
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見看得箇依稀
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是有那闊
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
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俱得之然恐
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頹自若奈何如此求李忠臣死於寇手
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假說中國有忠臣義士如
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
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疑者 賀孫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鎭之弊遂盡奪藩鎭之
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
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亦是當
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 賀孫

本朝官制與唐大槩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 義剛

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頒行之介甫時居金陵見之大驚曰上
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 神
宗因見唐六典遂斷自宸衷鋭意改之不日而定初不曾與
臣下商量也 僩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省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
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
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
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
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
書故中書獨重及神宗做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
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分依舊分
額各爲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時事皆自由不相侵越不相干預中書自理會中書門下自理會門下如有除授則
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
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書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
須昝鈐職官簽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
下省官屬簽押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僩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
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存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
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爲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
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嘗爲之後改爲左右
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爲左右丞相則其人等爲
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
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
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
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僩

問何故起居郎却大屬門下省起居舍人却小屬中書省曰不
知當初何故只是胡亂牽得來底便是起居郎居左起居

舍人居右故如此分大小只緣改官制時初無斷新根到理
會底說故如此牽拖舊職不成倫序　僩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或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
要在家退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
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
都沒理會　賀孫
問或言六尚書得論臺諫之失是否曰舊來左右丞得糾臺諫
當見改先言神宗建尚書省中爲令廳兩旁則左右僕射左
右丞左右司郎中蔡京得政奏言土地神在某方是居人位
所以不利宰相不利建議將尚書省拆去因言蔡氏以紹述二
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實神宗良法美意變更殆盡它人
拆尚書省便如何了得　德明
初蔡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爲節度使觀察使
在唐以治兵治財今則皆是閑稱呼初無職事而推判官猶
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軍與政兵參軍今參軍
等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參軍之號亦無意謂故分曹建院
推判等官改爲司士曹事司儀曹事此類有六參軍之稱改
爲某院某院而盡除去節度參軍之名看來改得自是又如
婦人封號有夫爲秦國公而妻爲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
者秦檜妻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爲兩國夫人是甚
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封建安郡夫
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
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
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
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
而妻已先封爲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値齟齬不
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
病矣遂使人得以斈之謂其法自相違戾亦是京不子細救

蘇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又如神
宗所改官制舊制凡通判太守出去皆帶吏部員外郎吏部
郎中其見居職者則加以判流內銓流外銓者吏部官而
可帶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爲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
大夫朝散大夫之類所以朝散以下謂之員郎蓋本員外郎
之資叙朝奉大夫方謂之正郎蓋吏部郎中資叙也朝散郎
朝奉大夫之數有二十四階分爲三等每等八階以別異雜
流有出身無出身人故有前行中行後行又問知縣通判知
州資叙曰在法做兩任知縣有關陞狀方得做通判兩任通
判有關陞狀方得爲知州兩任知州有關陞狀方得爲提刑
提刑又有一節方得爲轉運今巧官者欲免州縣之勞皆經
營大院蓋既爲大院便可經營寺監簿丞爲寺監簿丞出來
便可得小郡又不肯作郡使欲經營爲郎官郎官非作郡不
得除故又經營權郎却自權郎徑除卿監長貳則已在正郎
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縣不得作郡故不作縣者必經營
爲臨安倅蓋既爲臨安倅則必得郡更不復問先曾爲縣否
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間許多曲折宰相雖知又且苟簡
可以應副親舊若是人君知得都與除了這般身例皆不作
縣雖爲臨安倅亦不免便使權御監若不作郡定不得除郎
爲卿監者亦須已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寺監丞簿等官權
之則人無僥倖之心矣只緣當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
這般搭頭藉倖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嘗記歐公說舊制觀
文殿大學士曆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曆觀文殿學
士觀文殿學士曆資政殿學士後來改觀文兩學士都曆資
政兩學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爲改動歐公以爲此不難已任
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亦何須如此分撥將
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已又不會痛當
時疑慮顧忌已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

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累欲觸動一事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少商量僩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謂節鎮）使持節某州軍州事（此謂州軍所謂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事推官今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則云節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錄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掌倉庫錢司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署銜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二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為淆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免三日衙以其職曹故偏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駁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後因見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官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別（使院今之簽廳）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職者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詞有事當職則云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管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來蔡京改官名頗得其職為不淆亂渡江以來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史何官曰六朝時長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若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要子儀既遷領正大帥其辟臣出為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illegible]）至唐中葉而長史司馬別駕皆為貶官不事事若節度使既辟自辟置官屬（如節度觀察推判官之屬）此既重則彼皆輕矣僩

蔡元道所為祖宗官制舊典他只知懲創後來之禍遂皆歸於神宗不合輕改官制事事以祖宗官制為是便說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典殊不知後來所以放行踰越任用小人自是法若偏私何關改官制事如武臣諸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用禮隆其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及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或已老死又無兵權後來除授者自可殺其禮數減其俸給降其事權而猶襲一時權宜苟且之制為子孫不可易之常典豈不過哉然祖宗時放行稀疏其選不過一二人二三人後來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罷及武臣寵倖官者之徒無不得之實法制不善有以啓之耳及經變故乃追咎輕越祖宗法度之過不知此既開其可入之塗彼孰不為可入之塗以求合乎僩

唐沈既濟之說已如此新添改官制而舊職名不除所以愈見重複然唐時猶自歸一如諸鎮節度使亦觀察使民事兵事一人皆了今既有帥又有安撫有節度使便用貲費許多錢給他見任事者有俸却寡而家居守閑名者請俸却大（[illegible]）又節度印古者所以旌其節以為儀衛而重其權今卻令帶之家居請重俸甚者至於為福州安撫使而反不如威武軍節度使之請俸僩

祖宗置官皆杜自立僥倖之門如武臣橫行最為超捷纔除橫行便可越過諸使許多等級其不須歷一向上去然今人又不用除橫行稍用守遠敝級只就橫官則無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資格謹重名器而不知自置許多僥倖之路令人既過是甚貫係是超遷法著大段把得定不輕放過一箇半箇無一毫私方執得住不然便不可禁遏矣不知當初立法何故如此今欲底人使只守此為不可易之典才觸動著便說是變動祖宗法制也須斟酌是始得僩

趙來之生做文官纔到封王（[illegible]）使用換武官文官不可封王而須武官邪又今宗正須以宗室武官為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樣想人便以此等制度為百王不可易之法僩

只設儒林文林之屬其他皆可通行文官猶有右名如武官諸
皆稱呼多有無意義者又曰四廂都指揮使又有甚諸色使
皆是虛名只有三衙都指揮使真有職事又曰元豐以前武
臣無宮觀故武臣無闕者凡武臣乞解軍職必出為藩府及元
豐亦用相置宮觀方有闕者 僩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真
宗是王欽若本官本觀御寄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宰
爲諫議官亦有爲監當者如監船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
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壓又恐駭物
論於是創爲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
司郡守以上眷禮優厚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
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僩

并州晉祠南京鴻慶宮有祖宗御像在使人主奉猶有說若
武夷山冲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管箇甚麽今太廟室
深而堂淺一代爲一室堂則雖在室前而實同爲一堂古人
大抵室事尚東向堂事尚南向 賀孫

皇城使有親兵數千人今入廂親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
內侍都知二員掌之本朝只此一項兵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
參之因笑曰此項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 僩

今之三衙即舊日之指揮使朱溫由宣武節度使篡唐疑忌舊
人自用其管武指揮使為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
日其權益重嘗見歐陽公記其爲某官時殿帥之權猶輕見
從官不接坐但傳語不及獻茶及冊入爲執政則權數大異
矣問何故如此曰也是積漸致然是他權重後自然如此 僩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
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
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太宗怒切責宰
相以爲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廷諸將
中若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
措守得道監者不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又熙豐用兵遂皆用
宦者李憲在西邊擢任如大將劉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
昔諸鎮帥只是走馬承受之類後來用事遂至如此 僩

今之總管乃國初之部署後避英廟諱改爲都監乃是唐之監
軍不知何時轉了 廣

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六七
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營招兵而
軍員管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
曰宣付指揮使某却不押號而以御前大寶印之便自得此
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等第亦有數等品級遷轉也指
揮有缺有射場只在營中升降不得出官 僩

總領一司乃是處置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諸將各統兵權重
方欲置副貳又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爲
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或謂總領之
職自可併歸漕司曰財賦散在諸路漕司却都呼吸不來亦
如坑冶須是創立都大提點方始呼吸得聚 道夫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刑本是
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 淳

祖宗凡升朝官在京未有職事者每日赴班綴有差遣則已 廣

今群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竄逐必毋三不允
直待章疏劾之遂從罷黜 人傑

舊制遷謫人詞頭當日命下當日便要不許隔宿便與詞頭繳
行而今緣有信例故詞頭有一兩月不下者中書以此覺得
事多此皆實與後弊多故如此國朝舊制然有因重與後繳
格而末後者 廣

舊法敗官人若是無官亦須差別得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本
呂子約却要帶階官亦豈 人傑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曆并諸處文字關報
史館著作與參改入實錄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緣切要處不敢
上史亦不關報 揚

史甚弊因神宗實錄皆不敢寫傳聞只據人自錄來者才對者
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對語上史館 揚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初章惇
爲相蔡卞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純夫黃
魯直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
文字諸所不樂者逐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
問方令去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 只聞

先生問嘗有山谷陳留對問否曰無之曰聞當時秦少游最爭
得峻惜乎亦不見之陸農師却有當來對問其間有與山
谷爭入王介甫無使上知之語又云當時史官因論溫公改
詩賦不是黃云司馬光那得一件是此皆是自敘與諸公爭辨
之語 僩

道君欽宗實錄數百卷只又月十日修了云只是將大節目百
十條問云何不入文字展曰曰便不是呂氏規模 振

本朝國紀好看雖略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太詳然有能學者編

九朝要略不甚好

聖政編年一書起太祖止紹興九年書坊人做非好書 振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撰者乃崇寧州縣學取湖學規矩須行
之湖學之規必有義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條誘訕朝政
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徐節孝
爲婺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大抵本朝經王氏及蔡京
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 人傑

問學究一科必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
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
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
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
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
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
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具茶湯請拜至學究則徹幕以
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爲
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
其鄙賤如此荊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
多不肯去讀書 僩

熙寧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觀三舍法蔡京所定胡德輝嘗作
記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今欲誘天下士以忠孝而學校
之制乃出於不忠不孝之人不亦難乎 僩

太學舍法壞人多龜山嘗言之初崇觀間見龜山太學初興召
爲司業養得頗依舊利祿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
故取了龜山否子合曰聞那時只是取法於一等舊老吏語
曰秦會之是信及學中人想是括他向日所行了曰高公不
合與承當高公大率不立嘗有書與其他吉

先生因論本朝南渡以來其初立法甚放當世盡欲聚人不知後
來放緊便不得 賀

今之法大概用唐法 淳

問今三代之法或可見於律中否曰律自秦漢以來歷代修改
皆不可得而見矣然唐律文尚與今亦不可見矣
淳

律是歷代相傳勅是太祖時修律輕而勅重如勅中刺面編配
律中無之只是流若干里即今之白面編管是也勅中上刑
重而下刑輕如律中杖一百實有一百勅中則折之爲二十
今世斷獄只是勅勅中無方用律
因言律極好後來勅令格式罪皆有之重不如律乾道淳熙

新書更是雜亂一時法官不識制法本意不合於理者甚多
又或有是計囑妄立條例者如母已出嫁欲賣產業必須出
母着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囑而創此條也孝宗
不喜此書嘗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僩

刑統大字是歷代相傳注字是世宗時修淳

律是□來勅令文辭極雅近日殊淺俗 夔孫

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
不養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
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淳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
朝止有編勅後來乃命群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
定勅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
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修書者
要當知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是如婚時 神宗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直是分
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
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
贈之類只依個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
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
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
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
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
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
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來至
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
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
八分書

某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某功得幾等賞某罪得幾等罰這
謂之格凡事有個樣子如今家狀式之類這謂之式某事
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行這謂之勅今人呼為勅令格式據
某看合呼為令格式勅勅是令格式所不行處故斷之以勅
某在漳州曾編得戶婚兩門法
本合是先令而後勅先教後刑之意自荊公用事以來方定為
勅令格式之序德明

唐藩鎮權重為朝廷之患今州郡權輕却不能生事又却無
以制盜賊或曰此亦緣介父刮刷州郡太甚曰也不專是介
父且如仁宗時淮南盜賊發見仲約知高郵軍反以金帛牛
酒使人買覓他去富鄭公欲誅其人范文正公謂他既無錢
又無兵却教他將甚去殺賊得他和解得去不殘破州郡亦
自好只是介父後來又甚州郡禁軍有闕額都不補錢糧
盡欲解發歸朝廷謂之封樁闕額禁軍錢係提刑司管文蔚

經制錢宣和間用兵經制使所創總制錢紹興初用兵總制使
所創 應干稅錢物雜色場務納錢每貫刻五十文作



頭子錢若之為一色錢以分毫積計大計多況其大者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發運
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遂遣甫用不足創為此名以
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亦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
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
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官有所得朝廷遂以此
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
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
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每年得
江西漕時陛對曰亦嘗為孝宗言之此政是寃司職事又
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
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

德粹語恭源納銀之弊方伯謨因問和買先生言其初曰今日

紹興和買最重。揚和買數時，浙運使乃紹興人，朝廷從其陞三十萬匹，與浙東紹興受十四萬匹。時都吏乃會稽縣人，會稽又受多，惟餘姚令不肯受，爲其民以死碟之，不得已受歸，而其數少。恨不記其名。賸下數乃注內翰鄉邑，注知鄉郡。朝廷初降月椿時，會稽諸縣令子廷發、濟源令偶亡冊，揚鄉民頑狂，不比鄉人，以令爲識之，先勸令受十分之四，分三等，乎於今爲害。先生曰：椿錢創月椿時，本無貫數，只是顏州縣且如常平中一項錢亦許椿撥，戶部撥司錢，今日又解，明日又解，必有限。彼豈不來爭？以此觀之，事皆係作始不是。可學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躬爲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賀

所在上供銀皆分配諸縣，擺撥空閑。吳公路作宰，就臨安上納，雖是條在綱上中間作料數，諸縣甚者至科民間買納，子蒙

後沈公雅來，却檢曾前時行下指揮，依舊只從上供銀道大張定叟帥江西日，言省城每郊用本千五萬絹綿於所去，已撥去皆諸縣得之，其實只出於臨安府。知府日當差乞從本府出錢，蓋每歲郊費用不從。閎祖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九

## 本朝三

### 自國初至熙寧人物

因論唐初國初人才，云：國初人材是五代時已生得了。德明

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欲爲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處多。卓。僩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illegible]

問本朝宰相孰優，曰：各有所長。力行

黃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大雅

宰相稱張齊賢曾受一曹司其恩，後以兄事之，舉此一事，齊賢可知矣。先生曰：祖宗時人樸實如此，今好處意如此乃是一言章也。揚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學，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豈有如此等事。植

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匏，事極好，可請彌滿然與不興利害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與起至治也。方

李文靖重厚沉默，嘗爲京師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伐贋其貞美，入文靖房，久而出，衆訝之，以爲文靖如此，却引得這般人來。遂問之，文靖亦只依違應之曰：亦言其前程之類，何足信。深詰之，文靖曰：諸公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白瘢。文靖爲揚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爲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植

問王沂公云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似此不可爲通法否？曰：也只

說不欲牢籠人才欲使必出自我門下它亦未嘗不爲余 揚
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憂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它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躐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無與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等相躐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植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其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揜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蓋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是宜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恐前日既辨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州時歐陽公爲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謁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



歐陽永叔在此宜頻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看看又不信 儒用
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其蘊而爲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 道夫
范文正傑出之才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有闊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字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道夫
范文正公嘗云浙人輕佻易動切宜戒之 子蒙
某嘗說呂夷簡最是个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會薦人不知何者爲相業何者爲薦賢爲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爲先使四夷聞知所當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弛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舉授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 子蒙
因言仁宗朝講筵楊安國之徒一時聚得幾个朴純無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

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爲相張安道爲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己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益柔句云欹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个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仁宗於是徳才士輕薄之弊遂戒个承意旨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遏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 卓

陳執中俗吏然執法仁廟謂惟此人不瞞人近世莘覲近似窘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將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辭君臣賡歌褻瀆之語不以爲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変經至唐及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变一病不成要將此病亦又作彼病某問也前皆衰緇



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驟然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揚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此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illegible]）補說（[illegible]）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爲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起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爲法如見樊英纔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却云它中和背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使它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論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粗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可學

論安定規模雖少疏然却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皆然 可學

因言兼山艾軒二氏中庸曰程子未出時如胡安定石守道孫

國初諸人說話雖粗踈未盡精妙却儘平正更如古靈先生文字都好道夫云只如諭俗一文極為平正簡易曰許多事都說盡也見他一个胸襟盡包得許多又曰大抵事亦自有時如程子未出而諸公已自如此平正道夫

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个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問孫明復如何恁地惡胡安定曰安定較和易明復却剛勁或曰孫泰山也是大故剛介曰明復未得為介石守道却可謂剛介義剛

石守道只是麤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所以不動心也祖

嘉祐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揚

問安定平日所講論今有傳否曰並無薛士龍在湖州嘗以書問之回書云並無如當初取湖州學法以為太學法今此法無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可學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揚

安定胡先生只據他所知說得義理平正明白無一些玄妙近有一輩人別說一般惹邪底禪說禪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見那禪師便是被他笑。揚錄云介子儀之徒

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舉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文正云歐九得書今將錢與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致道闕李先生來欲出郊迓之云云

閩宰方牧瑾宋嘉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於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為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劉晦伯云有人說泰卦內君子外小人為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為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使小人變為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譖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責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渠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於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於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可學

韓富初來時要掃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只隨時了謂聖明如此備做不得揚

富鄭公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某州魯直為尉久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割後蔡幹動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曾弔韓喪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遂成案底後人雖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大義剛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个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令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端蒙

勵公章甫云地震山石崩入于海其謂正是靡家孚跡蹤之義
當極治府已自栽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道夫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
二見隱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
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
不入他日復招飯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
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日累乎竟不
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己接人
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爲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
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爲鄉邑者迎接部內士
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殊之頗有
掣肘勢曰爲邑之長此等處禮數自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
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爲法也 賀孫
張敬夫崖云賜是人有罪而未書蔡尚變得陰是已書蔡且變不
得此人曾見希夷來言亦以太極圖 銖
趙叔平樂易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驗心善惡之多少以一
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
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
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之多少初間黑多而白少久之漸一
般又久之則白多而黑少又久則和豆也無了便是心純一
於善矣或曰恐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若能持敬
則不消如此心須自然當下便覆於善矣
陳烈字季慈行甚高然苦修太甚使其知義理之正是如何
樣有力量惜其只一向從一邊去嘗官表甚苦橫渠皆稱之
溫公薦陳上表獻國家張文潛集中有代范忠宣答其表
書
陳烈嘗官表上謂似尚書之文陳好行古禮其妻厭之而求去
人遂訟陳疑其妻鬻而出之 揚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
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揚
阮逸撰元經關郎易李靖問對見後山談叢 僩
崔正言奏議亦好又問曾看劉文夫春秋否謂道胡明仲集不曾

本朝四

自熙寧至靖康用人

問荊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絕人與群臣說話往往領略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卻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諡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卻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卻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𠁽。以下論荊公

論王荊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荊公初起便挾術數為後來如此否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荊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它直是強辯邈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溫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荊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卻不要荊公曰神宗盡得荊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荊公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說徐子宜上殿極安詳然事卻不行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卻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又云當時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其云韓公當仁廟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卻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可學

荊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遂置田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卻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卻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特舉云民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聞田易庫瑣細言甚是果子之類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荊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田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為叢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賀孫

新法之行諸公皆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當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誠懇惻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道夫

呂氏家傳載荊公當時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行
新法時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
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明
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卻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舄几
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爲先生曰
此言最說得荊公著
荊公德行學則非 若海
先生論荊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
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
來半上落下底則其爲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
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荊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
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矣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
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將砒霜與人喫及
病者死卻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
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僩
因語荊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
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居甫問荊公節
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
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它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
某問明道共改之說亦是權曰是權其後所說纔未十分好
亦不至如它日之甚問曾子厚說溫公以母改子不是此說
卻好曰當時亦是溫公見得事急且把做道曰閒溫公當路
卻亦如荊公不通商量曰溫公亦只是見得前日不是已又
已病急欲救其哲宗於宣仁有憾故子厚迎得入其說如親
政次日即召中官梁淳夫疏奏君臣之間只說到此向上
去不得其如之何問宣仁不還政如何曰王彥霖繫年錄一



段可見嘗對宣仁論君子小人彥霖云太皇於宮中須說與
皇帝曰亦屢說孫兒都未理會得觀此一節想是以未可分
付故不放下宣仁性極剛烈蔡新州之事行遣極重曰當時
若不得范忠宣救殺了他他日諸公禍又重曰賴有此耳又
問韓師朴曾子宣建中事如何曰渠二人卻要和會子宣日
錄極見渠心迹當時尚望云左除卻軾轍右除卻京卞此意
亦好後來元祐人漸多廝攻其短子宣卻反悔師朴無如之
何又聞蔡京之來乃師朴所引欲以傾子宣曰京入朝師朴
遣子迎之十里子宣卻遣子迎之二十里京既入和二人皆
打出 可學○或錄云當師朴只得僕與實位人騎奏中召使之與曾子宣云云
汪聖錫嘗聞其言了翁攻日錄其說是否應之曰不是曰如何
不是曰若言荊公學術之繆見識之差誤神廟委任則可
錄云若言荊公學術之差神廟委任則可之意是非得爲神廟要之害則可卻云日錄是蔡卞增
加又云荊公自增加如此則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
辭以誣宗廟耳又以其言太祖用兵何以有名其宗矯誣上
天爲誣祖宗此只是把持他元不曾就道理上理會如何說
得他倒 方子
因此問四明所集曰只似討閙卻不於道理上理會甚它正
是於利害上見得蔡教理全疎如介甫心術隱微處都不曾
攻得卻只是把持如曰謂太祖濫殺有罪謂其宗矯誣上天
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日錄數段卻好蓋龜山長於攻
王氏然三經義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卻有當辨而不曾辨者 當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因舉書
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某嘗欲看
一過與撏摭其好者而未暇 賀孫
三舍士人守得荊公學甚固 銖
陳後山說人爲荊公學喚作轉般倉模畫手致無竄餘但有般
欠東坡云荊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已此皆

得未是若荊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為荊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銖

荊公作字說時只在一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拆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然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字本來無許多義理他要箇箇如此做出來又要照顧得前後要相貫通

介甫解佛經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為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語 璘

唐坰林夫力詆荊公對神宗前叱荊公每論其短一段竟又問云王安石是如此也無荊公力辨之坰云在陛下前尚如此不臣坰初附荊公荊公不曾收用故後詬之坰初欲言時就曾魯公借錢三百千以言荊公了必見逐欲用以作果足魯以其作言事官借與之後得罪遂曾監取其錢而後放行 揚



蜚卿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道夫

荊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會如東坡以前進說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後來荊公做出東坡又却盡底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如揀汰軍兵也說怕人怨削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齊沒理會始得且如役法當時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蕩當時於此合理會如何得會破蕩晁以道文集有論役法處煞好 賀孫

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却去攻他如荊公初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荊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 僩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己故與呂合若東坡門不順己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狠 義剛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它人問其只是學術錯否曰天姿亦有拗強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樣天姿却更有力也曰然 琦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簽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甥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敬

因論王氏之學而曰元澤幼即穎悟嘗有人籠獐鹿各一以遺



介父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為鹿孰為獐元澤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其後解經大抵類此 僩

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無人肯行且如蘇氏之學却成箇物事若王氏之學都不成物事人却偏要去學這便是不依本分道着博古圖更不成文理更不可理會也是怪其中說一盞子云王曰盞也這是自古解作盞他却要恁地說時是說王氏較香得此子這是要取奉那王氏但恁地也取奉得來不好 義剛

先生取荊公奏疏進鄭俠家傳若令人傑讀之 讀錄云取荊公良奏藁以鄭俠與神宗議變法之語先生讀之曰便令得當初如此甚好 又讀益公跋先生曰如益公說則其事都不成做人傑云鄴侯有智略如勸肅宗先取范陽亦好曰此策誠善彼勸肅宗未可取兩京者欲以兩京縶其四將惜乎不用也人傑云荊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咈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來元德亦有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略有偏處多如此

人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爲不然蓋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納諸其懷其意待西夏倔強時只欲早罷請和耳因言本朝養兵當國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其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爲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類制爲都監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壞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荊襄者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人傑

○廣錄云京畿保甲之法荊公十年方成至元祐時一旦公罷了可惜甚是已成之事初時以圖有兄者保甲府

或問人本兵之兵如將兵發了可惜因言軍政壞來因事兩將老莫多爲得新老者不曾書觀有者任宗只有前多擊兵用在義州兵都之兵者乃天子所用之軍不許他役兩令各得許多錢苗諸軍分屯了做諸州廂禁軍皆不得自役如舊州縣置飛虎一軍了自不曾州軍事兵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僩 溫公以

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義剛

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在子思誠之下

曹兄問諸先生皆以爲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這司馬公救得未著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却不是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天下事如何處置因舉易云井洌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卓

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

事却如何捨命爭端蒙

司馬溫公爲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爲人豈非以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真難得廣大沉深可學

司馬公愛國之心至死猶未忘道鄉亦然切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者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德明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方

范蜀公作溫公墓誌乃是全用東坡行狀而後面所作銘多記當時姦黨事東坡令改之蜀公因令東坡自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後却無事若依范所作恐不免被小人掘了義剛

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爲非溫公書蓋其中有記呂文靖公數事如殺郭后等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藁本安得爲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爲子孫者只



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己則不能也僩

溫公有誠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爲活其說以爲民能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溫公集中自有一段如此說也只說得好却說他人以生爲生育之生者不然拗論如此其傳詳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盡用子細看過其有論此等去處盡拈出看少年被病翁監看他不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熟晚年工夫又云了翁集後面說禪更沒頭處病翁笑曰這老子後來說話如此想是病心風僩

正獻爲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此呂氏之學也方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若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却似任術曰勳業亦有不能免若似明道先至誠爲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疏略悉爲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

所論是非却是大峻急氣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
害事德明
元祐諸公大綱正是多疎所以後來熙豐諸人得以反倒揚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蓋矯熙豐更張之
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弊須用革事
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爲得又曰元祐諸賢多是閉著門說
道理底後來見諸行事如趙元鎮意思是其源流大略可睹
矣儒用
熙豐時諸人生財治獄紛起可畏一人嘗以獄事累呂申公
申公時爲樞密其人帶吏直入樞府令申公供文字之類甚
無禮後元祐間例治此等人申公遂以其嘗治己之故恐人
以爲私報之遂特輕之當時人以是美之先生曰只是賞
過行遣至當得這般罪合與他行遣此處皆是病揚
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訴所令熙豐間有所屈抑者盡來雪理此

元祐人之過也後徽宗即位求言人盡言之後爲蔡京將致
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以鍾世美第一蘇季明亦以此得
罪揚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
極好讀之亦不無憾道夫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僩
范淳夫說論語較粗要知却有分明好處如唐鑑文章議論最
好不知當時也是此道將明如何便教諸公都恁地白直其
嘗看文字見說得好處便寫他來歷便是出於好人之門賀
范淳夫講義做得條暢此等甚有他所長說得出能如此分曉必大
范淳夫不可曉把李方叔教其子溫錄又嘗薦陳元輿自
代若道要純謹李方叔初不純謹若道要學術議論元輿又
不是這樣人德明
韓持國初亦清獻但學佛向在衢州見清獻公家舊雖佛書言
語泰持亦謹是家清苦之甚韓持國卧病令家人奏樂於前
就床上輾轉拊快以此而觀則清獻所得多矣德明
王淳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眞假則謬甚
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眞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眞假則知
假者在所當克也必大
南豐與兄看來是不足觀其兄與歐公帖可見義剛
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荔
子後得滄州過闕上殿箚子力爲諛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
以下所無後面略略說要兼併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
其文粹妙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好入館後出倅會稽集中有詩云知
者尚後幾無此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
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專一進諛辭歸
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舍人丁艱而歸不久遂亡不知

更活幾年又做如何合殺子宣在後一向做出疎脫初子宣
有意調停不主元祐亦不主元豐遂有建中靖國年號如豐
相之陳瑩中鄒志完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時攻其短子
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國有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云其人者
皆時名流今置閑處甚爲大失也後韓忠彥欲擠子宣遂引蔡
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殷勤於京忠彥方遣其子迓京則
子宣之子已將父命迎之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甚
力至是遂不復誰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
之言善又不自知其疎脫載之日錄儒用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摶擊以致君
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
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張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
此故伊川一向彼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

彼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細明知與他稍治退
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
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盡以詩治人自不
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誣他又不說
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
使人主知不當以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
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卻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絕其
定策之誣其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來其家果訴冤
謂我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
報怨也溫公治時必不如此 揚

問黃履邢恕少居大學那固後拔萬亦常磨力學後來二人卻
如此狼狽曰它固會讀書只是自做人不好然黃知是箇白
直底人只是皆愚無見識又受官職故為邢所誘邪則有
意於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過多 僩

邢恕本不足畏某知隨州時溫公猶未絕之與通書只是明道處
節看得好康節詩云慎勿輕為西晉風明道語見上蔡錄中
便不得不說動開封劉子專只是後來撰出當時無此事 辨
詩中有安得二字 德明

問邢恕少年見諸公時亦似好先生曰自來便只利出頭不確
實到處鑽去入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欲擊伊川只使邢救
便擊之恕言於哲宗曰臣於程某嘗事之以師今便以程某
斬作千段臣亦不救當時治恕者皆尋得明道行狀後所載
說即本此治之恕過惡如此皆不問只在這一邊若有可緣
必治之 揚

邢恕令王直方父為高繪其做一狀宣仁欲廢哲宗事由文字
令高上之人初不知之直方臨死以文字能分人龍中有其
文字在其說謂宣仁欲立其所生神宗第徐王侍郎云便是
立神宗第亦無不足 揚

蘇子容為李清臣一對便說繼述事為開之然此對語
李曰邦直將作好官 振

因論高甲人及葉祖洽曰此人本無才能但將方尊尚介甫之
學祖洽多用其說且因而推尊之故作第一人 [illegible]
品凡下又不敢望新進用事之人提拔不起當時不甚擢用
元祐間是無緣用他及至紹聖間復行紹述之說依舊在閑
處無聊之甚遂自說以為熙豐舊人知熙豐事為詳又欲託
熙豐舊人嘗為臣今家推在言路宅召問之士大夫貪得患
失何無所不至然未有若祖洽之甚者或謂此等人亦緣科
第高頭便做官職牽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無志若是有志底
自然牽引它不得蓋他氣力大如之翹翹似看見其綱都好
裂出去才被這些子引動便是無氣力底人如張子韶汪
聖錫王龜齡一樣底人如何牽得他 賀

註仲閒本朝名公有說得好者於行上全不相應是如何曰有
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卻乖此與鬼念大悲咒一般
更無奈何他歎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筆談言士人門做
文字閒即不會用則不錯若皆是也可使以言取人然亦
不可以人廢言說得好處還他好說得如孟子取陽虎之
言但其用意別耳 友仁

舉中葉問蘇程之學一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
氏以蘇氏為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荊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
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謝書則負一段縱
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卻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
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若與伊洛相排不知
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卻恐他來檢點故
情傲嘗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
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荊公做不著處中

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先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是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前菜身汁以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順從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稍濟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則以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麼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說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爲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論來若說爭只爭箇是非若是雖斬首穴胸亦有所不顧若不是雖日食萬錢曰遷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入立腳底地從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原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即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二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夾雜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 直 東坡雖然疎闊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險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眾人得與諸賢並游是如何子由初上書煞有變法意見當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 賀孫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他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閱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爲難得今人元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害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腳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僩

二蘇呼喚得名字都不是了 賜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謂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 淳

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後來又是一樣議論（公謹）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淳）

或問張安道爲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文正時他大節目處了後來爲溫公攻擊章凡六七上神宗不聽遂除溫公過翰林學士而張居職如故嘗見東坡爲溫公神道碑叙溫公自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爲翰林學士心嘗疑之此一節必有所以後觀溫公集乃知溫公以攻安道之故再自御史過翰林而東坡兄弟懷其平日待遇之厚不問是非極力尊之故東坡刪去此一節不言其事遂令讀者有疑安道不好又劉公（鄭州人忘其名）亦數章攻之而不見其首三章集中止有第四章大槩言臣攻方平之短已具於前數奏中記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不見蓋東坡尊方平而天下後世之人以東坡兄弟之故遂爲東坡諱而隱其事併毀其疏以滅蹤跡某嘗問劉公之孫其家亦已無本矣方平嘗託其人買妾其人爲出數百千買妾方平受之而不償其直其所爲皆此類也安道是箇秦不收魏不管底人他又爲正人所惡那邊又爲王介甫所惡蓋介甫是箇修飭廉隅孝謹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簡放恣慣了纔見禮法之士必深惡如老蘇作辨姦以譏介甫東坡惡伊川皆此類耳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見天下之弊如此鋭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脚不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這幾箇如何及得他他門平日自恣慣了只見脩飭廉隅不與己合者即深詆之有何高見（卓）

溫公自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累章論張方平所論不行自中丞復爲翰林學士東坡（只）說溫公神道碑只說自中丞復爲翰林學士却節去論方平（事）一節爲方平諱也某初時看更曉不得後來看得溫公文集方知是如此（文蔚）

老蘇說得眼前利害事却好（學蒙）

因說老蘇曰不能言而曉蹺者有之未有言曉蹺而其中不曉蹺者（揚）

三代節制之師老蘇權論不是（謨）

東坡言議論有氣節（銖）

東坡解經（一作論）莫教說着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亦煞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集序先說得許多天來底大後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己鍛煉得成甚次第來（木之）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文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賀孫）

東坡平時爲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說那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是藏匿不肯說破其說之必行（淳）

因論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箇忠厚此說最礙理學者所當察（時舉）

東坡刑賞論大意好然意闊疎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奈人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意

因論二蘇刑賞論極做得不是先生曰用刑聖人常有不得已之心用賞聖人常有不吝予之意此自是忠厚了若更於罪之疑者從輕於功之疑者從重這見是忠厚此是兩截事（宇）

溫公墓碑云曰誠曰一人多識之然亦未有言誠者以其表裏言之一者以其始終言之（僩）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略然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此矣言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甚詳曰温公是他已爲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爲一題目以發明己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虜事當時然哉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飢民自以爲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矣曰須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爲此舉乃爲罪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爲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知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爲之爾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紹聖元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爾 道夫



東坡南安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箇學校而已其間說許多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產爲鄉校是矣如何便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爲舜只得爲子產又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群聚遂行選士之法此似今之聚場相撲相似一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 淳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吏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作一字疑筆誤也 僩

須見得道理都透了而後能靜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較速此說得也好 淳

或云東坡雖說佛家語亦說得好先生曰他甚次第見識甚次第才智它見得那一道明亦曾下工夫是以說得那一邊透今世說佛也不曾做得他工夫說道也不曾做得此邊工夫只是虛飄飄地沙魘過世 謙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舊嘗與子瞻同在經筵早起洗面了遶諸房去胡亂說話他揍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額上調會生時已自曉睡知其不求矣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了二公皆歸自嶺海 錄



[illegible]可學

東坡記賀水部事或云無此事其言畧同給東坡以求詩爾 僩

東坡薦秦少游後爲人所論他書只不載只丁未錄上有嘗謂東坡見識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李方叔亦許東坡也薦他

東坡聰明豈不曉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鶩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足如今說是說非都是閑說若使將身已頗放在蘇黃間未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闢楊墨相似這道理只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已是本其他都是閑物事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

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
在這裏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
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拄天踏地方不負
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
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閑物事
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
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
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
白日更無些子蔽障又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
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己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
以大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 璘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
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
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義剛

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
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
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是胸中天理自然發
出來不可已者不可勉強有為為之後世之論皆以聖人之
事有所為而然周禮纖悉委曲去處卻以聖人有邀譽於天
下之意大段鄙俚此皆緣本領見處低了所以發出議論如
此如陳君舉周禮說有是天命即人心之語皆非是聖人意

因說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
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本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
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 林

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
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 方

近見蘇子由語錄大抵與古史相出入它也說要一以貫之但
是他說得別他只是守那一說萬事都在一 [illegible] 然而又
不把一去貫說一又別是一箇物事模樣 義剛

因說欒城集曰得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
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
其間卻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
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
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卻說懼刑賞不足
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
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
細此兩句卻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
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
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
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
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卻外面尋箇性來合湊
着成甚義理 [illegible]

子由深有物作欒城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出楊黨之
類皆蘇黨皆不載了 [illegible] 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忠宣
蘇子容在其下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白其下用
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白其下拔一人凡
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
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後老居潁昌全不敢見一客一鄉人
自蜀特來謁之不見候數日不見一日見在亭子上直突入
子由無避處了見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來見云可少候
待其好出來相見歸不出矣 揚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卻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全不見
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舊常賀生
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及請其人相見諸孫與

之蒲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罪廢甚當累他元長去京自以甚畏之 揚

龍川志序所載多得之劉貢父

坐蘇子美者是一李定害東坡者又別是一李定蘇東坡時守湖州來攝東坡鍛鍊甚苦時陳伯脩爲御史多調護之（伯脩名師錫閩人曾作…）東坡下御史獄考訊之甚蘇子容時尹開封（…同了氣言京獲罷死）勘陳世儒事有人言是文潞公之徒當謂此之類亦罪獄（東坡與子容…有詩云…）世儒執中子也世儒所生張氏甚（…）世儒妻一日諷群婢云本官若了要汝曹要殺底爲（…女子）殺要錢底與之錢群婢以此遂殺之後置獄夫婦皆赴法其婦甚惡法時遂剗壞紙一片即捏成一番字使人送與其夫 哂 劉

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此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 可學

東坡諡文忠時無太師贈諡爲作太師人與言之曰何妨遂因而贈之今行遣年月前後可攷 揚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遊其門者雖若心極力學得他文詞言語磨得甚事如見識議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他只從尾梢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富鄭公初甚欲見山谷及一見便不甚喜語人曰將謂黃某如何元來只是分寧一茶客 富嚴重故不喜黃 振

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小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畦本欲言皇恐之意却不知與夏畦相去闊甚事

黃魯直以元祐黨既得放還因爲荊南甚寺作塔記人以此謗孽他故再貶所以蘇子由門皆閉門絶賓客有人自蜀來累日不得見詢其鄰人云他十數日必一出門外小亭上坐其人遂日候其出才得一揖子由憙其坐且云待某入著衣服即入去一向不出

黃魯直書浯溪碑是他最好底議論而沙隨却說他不是蓋云肅宗不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他這事不如此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罪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掩可也沙隨之論大槩要考細碎制度不要人說義理與致堂說皆相反如云韓趙魏爲諸侯不爲不是蓋爲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強盛方可去治他又云吾之所以爲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許他太大所以致得他地若如此則周室爲諸侯所陵亦謂之武王不合有此天下可乎漢匡衡當恭顯用事不敢有言至恭顯死後方論他遂爲王尊所劾沙隨以爲人主之意不可由宰相不可以諫他反遭禍害又唐劉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論言于庭使宦官之勢愈張沙隨却云劉蕡以布衣應直言極諫科合如此若縱殺身猶可以得名豈有宰相與天子一體而不諫諍人主布衣却可出來說致堂說二踈異于元帝不足傅相故持知止之義以求退看來是如此若致堂之則不容於不死是不若二踈之先見沙隨乃云不然且引鄭忽之事爲證又不著題皆不成議論

先生看東都事略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敢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綿襖傅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

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黃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端蒙
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敍
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壻陳在館職當侍祠郊丘非
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爲於挺之家假以
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渠
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謝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
云簞瓢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也 [illegible]
不回此豈可祿白於後世也
陳後山與趙挺之邢和叔爲友嘗皆郭氏壻也後山推黃蘇黃
不附王氏故與和叔不協後山在館中差與南郊行禮但親戚
謂其妻曰登郊臺率以後半時寒不可禁須多辦綿衣而後
山家止有一裘其妻遂於邢家借得一裘以衣後山云我只
有一裘已着此何處得來妻以實告後山不肯服亟令送還
竟以中寒感疾而卒或曰非從邢借乃從趙借也故或人祭
文有云囊無副衣即謂此也趙挺之初亦是熙豐黨中人附
蔡元長以得進後來見得蔡氏做得事勢不好了却去攻他
趙有三子曰 誠曰思誠曰明誠明誠李易安之夫也文章
取高金石錄煞做得好廣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隨
蔡子詩此回休倔強凡事且從宜僩
張文潛軟郎當他所作詩前四五句好後數句胡亂塡滿只是
平仄韻耳想見作州郡時闒冗平昔議論宗蘇子由一切放
倒無所爲故秦檜喜之檜其他豈肯無所爲陳無已亦是以
策言不用與孝文和戎好檜亦喜之揚
徐德占爲御史中丞不敢見人朝路見南豐叙致其恭南豐待
之甚踞云公是徐禧父聞公名云云振
黃敦逸在紹聖間爲御史嘗論錄問孟后事文字都上次日忽
入文字云臣昨日錄問時覺得宮中人口中有無舌者臣恐

有枉當時以御史錄問爲重本上文字時能論列未必不是
後來朝廷以其反覆罪之後曾子宣薦士皆一時名士
在其中名下注云臣嘗疑其人反覆前時細行亦謹與邢恕
同學未必不是爲邢所誘揚
汪表民進言史臣不能發明神宗德業其史不好諸小人遂乾
此以生事揚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苦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淨盡
許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爲其所陷要之要出
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
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時
自家只得去了如何含含胡胡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
開那箇是是那箇是非少之未有不爲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
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人這
須旋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
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術已
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
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
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僩
曾子宣初亦未嘗有甚惡元祐人之意被陳瑩中書之後遂東
勢作起徽宗攻治之亦以其與熙豐本合也子開嘗有書諫
其兄莫如此并莫用蔡京之類子宣亦有答書謂吾弟亦嘗
不容於元祐今何故議論如此子開雖然所見亦甚窄揚
曾子宣作相薦蔡京子開不樂之甚力諫其兄即乞出本不甚
蔡京蔡京來去途中遇之避又不得不見又不得遂謁見之
京公服秉笏謝云今此得還朝皆相公之力翰林之助子開
聞其言愈不樂一切失措京秉笏謝之子開亦忘了笏只叉
手答之子開因蔡確事被劾皆之所遂後見其兄引薦蔡遂
多主元祐之人子宣書與之曰平日吾弟議論平正無所偏

黨者，弟亦宜不容於元祐，今何故如此？」子宣後見蔡京事漸白，
恨而敬服了翁。揚。○或錄云：京欲恭子開，略之，怨出物以事。因及子宣曾事，子開正色曰：某道家兄做得是耶？
曾子宣手記神宗揀出好底印行，其於劉、蔡家皆得全書。有
其間邪惡之論甚多。或問：「若擊布所記，則元符間何爲與章
厚同在政府而能兩立？」曰：「便是恐不可全信。然每奏事，布必
留身對，以及厚；厚獨對，必及布。神宗欲兩聞其過失，亦多詢及之。」至
了翁以書遺曾子宣，子宣怒，竟是而謫陳，曰：「此國家大事，相公
且平心無失待士之禮。」曾不足陳，因此出。揚
了翁平生於易合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入。凡作文多好言此理。
嘗作一文祭李家人云：「能掌我取天寶貴子之所以生，所以死。」此
陳了翁在嶺外，中與蔡京輩爭辯不已，亦是他有智數。蓋不
如此，則必爲京輩所殺矣。人傑。○或錄云：了翁固是有小智數云云。
陳了翁氣剛，才大，惜其不及用也。謨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爲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
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
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
『告君行己，苟已無愧，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僩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然使了翁得志，亦有可觀。類
先生問潮州前此有濂溪否？德明答以不知。先生因言：「子由謫
循州，元城經行梅州，當時有言劉器之好命，用事者擬罪人某
州，云且與他試命。後放還，居南都，尚康強，宣和末年方沒。只
隔一年，便有金虜之禍。使其不死，必召用。是時天下事被人
作壞已如魚爛了，如何整頓？一場狼狽不小。今日且是無人
望。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
歷歷爲說平生出處，無少回護，群小雖睥睨，不敢動著他。」德明
○潘錄云：此老若在，救得。按時不知能救得如何也。
鄒道鄉奏議不見於世。德久曾刊行家集，龜山以公所彈蔡京之
人猶在要路，故今集中無奏議。後來汪聖錫在三山刊龜山



集，求奏議於其家，安止稅書，方刊，可惜。不知龜山猶以出
處一事爲疑，故奏議不可不行於世。按此判院閩之州於延平。○德明
附：劉元承提鄒志完舟人事。說。○鄒氏考著曰：道鄉赴貶到某州，元
承爲守，舟人覆，若載鄒正言，不敢取一錢。元承提之，因云：「元承
嘗蔡京用事時，熟做好官。」德明。○揚錄云：舟子不用，緻頭載。劉器之道舟子吏一頓，不得去載。
先生傷時世之不可爲，因歎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構
禍無罪就死，後人徒爲悲痛，奈何！劉莘老死亦不明，今其行
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或云取首級，皆無可
考。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止云劉摯、梁燾繼死嶺表，天下至
今哀之。初，文潞公之子及甫，以劉莘老嘗言潞公欲除中
書令，諸公議恐事多易雜，若致繳駁，反傷老成，遂只除平章
軍國重事，乃是爲安潞公計耳。渠家不悉，反終以爲怨。及甫
以書與邢恕，有粉昆、司馬昭等語。邢恕收藏此柬，待黨事發，
即以此嫁禍於劉、梁。本來粉昆之語，乃指韓忠彥、嘉彥兄
弟，嘉彥爲駙馬都尉，人呼爲粉侯，昆即兄也。後事發，文及甫
下獄，供稱司馬昭是說劉摯，粉是說王巖叟，以其面白如
粉，昆者兄也，兄況也，是說梁況之，故王巖叟、韓已死，而二人
皆以此重行貶竄以死。」顧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
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
元城纔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爲？」寫
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
學得他始得。梁、劉之死，先吏部作實錄云：「梁燾、劉摯同時死
嶺表，人皆冤之。」因論元城夫及此。○揚。廣錄云：莘老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事，卻要之可疑。惟劉器之死得明白，亦殺不死，只是他會將好。
某老爲張無盡所知，一日語及元祐人才，問：「相公以爲如何？」張曰：
「皆好，如溫公大賢也。」某曰：「如此，則相公在言路時論他，則甚？」
張笑曰：「公便理會不得，只是後生死急要官做，彼如此。」廣

龜山作周憲之墓銘，盛稱其劾章子厚之疏，但尚書當時亦小

索性。端

章子厚與溫公爭役法，雖子厚悖慢無禮，諸公爭排之，然據子

厚說底却是，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一一捉住病

痛，敲點出來。諸公意欲救之，所以排他出去。又他是箇不好

底人，所以人皆樂其去耳。僩。○下章蔡。以

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為言。揚

問章、蔡之姦。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

謟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

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

後京為相，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諸學官饅頭，其中

沒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

侈無度，翻掇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擬之固庸人，後張天覺

亦復無所措手足。京凡四次入相，後至盲廢，始終只用不患無

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京自荊公又以鹽鈔茶引成擴進入

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內庭賜予不

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

丙者矣。」人傑



蔡京謟王珪，當時有不欲立哲宗之意。珪無大惡，然依違倚笑。

章惇則以不欲立徽宗之故，故入姦黨，皆為為臣不忠。揚

蔡京奏其家生芝，上携鄆王等幸其第賜宴，云：「朕三父子勸卿

一盃酒。」是時太子却不在，蓋已有廢立之意矣。義剛

蔡京不見殺淵聖，以嘗保佑東宮之故。道君嘗喜嘉王、王鄆王，鄆王

嘗搖東宮。道君作事亦有大思慮，若欲再立后，前數人有寵

者當次立，道君一日盡召語之曰：「汝輩當立，然皆有子，立之

恐東宮不安。」遂立鄭后，鄭無子。揚

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治其黨蔡攸等，而京罪甚輕。義剛

問：「蔡京何故得全首領卒於潭州？」曰：「當時執政大臣皆他門下

客，如吳元忠輩亦甚為引，不無牽制處。蓋人物一番退時，是

甚時節？臺諫却別不曾理會得事，三五箇月只反倒得京，遂

數百里慢慢移去，結末方移儋州，及到潭州遂死。」問：「李伯紀

後來當國時，京想已死，否？不然則必如張邦昌，想已正典刑

矣。」曰：「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籠出來底人，中伯紀亦所

不免，如李泰發是甚次第硬底人，亦為京所羅致，他可知矣。」

今斷用　史京之　十首認　宦費書　一諸寺　○語用

所刊劉漢文集中有一帖與泰發蓋撥撥捷處　娶二曰家容夫人曰小李夫人又童貫之子童五　以爲蔡生子僕使侍主小李出其下使使求出遠掉　人皆稱傅爲潮南兵馬都監京死潭州李氏獲之於

蔡京靖康方竄死於潭州，八十餘歲自病死，初不曾有行遣。後

張安國守潭，治墓，此等為埋之。然有人見其無頭，後來朝廷

取看也。揚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王師入燕，以功進少師，領樞密院事，封

英國公、燕國公。後欲相之，既而悔之，但進太保。上將謀內禪，

親書傳立東宮字以授李邦彥，邦彥却立不敢承。白時中輩

皆在列，上躊躇四顧，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敏即

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淵聖既貶之，又欲誅之，乃命陳述持

詔即所在斬之。述且行，上又取詔書，從旁批三字曰「併亦然」，

於是兄弟及誅。揚



蔡絛又有鐵圍山語錄，與攸雖不同，然其用志又自乖。賜。點下

附○攸大鐵圍

許右丞在宣政間見奉上太過，於後亦如龜山意歸咎於王氏

皃曜之說，因別解此詩以進云：「涇水最濁者，所以厚民。」當

時花石綱正盛，許乃要將此等文字去攔截，不知攔得住否？大雅

范致虛初間本因同縣道士徐知常宮人薦之於徽宗，遂擢

為右正言，徐本一傭九人，不知其出處之學也。致虛未到即首疏

云：「陛下若欲紹述熙豐之政，非用蔡京為政不可。」京一到遂

許多事。一變更過，擠不下，雖有曾子宣輩列一番，然如何過

得蔡京之孫呼嘯羣小之黨以致亂天下范一到便爲收攝人
賢俗之論取他人之不敢言者無所忌憚而言之(賜)
范某蜀公族人入宜州見魯直又見張懷素甚愛之一夜與之
觀星曰發或如貫索東南必有獄范以告得官湯東野亦爲之
入京亦得官(義剛)
宣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邸店中
每士大夫過但以指訾統使是短長他時人目爲豬嘴以其
狀似豬以前觜拱土此數子弟閒戲以其豬嘴爲甚豬嘴大
夫豬嘴郎之屬少間爲人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興大
獄鍛煉舊見一樣子載今記不得近有兵編有一段徽宗一
日問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爲處分了都無事之首尾若是大
反逆事合有首尾今看來只是此事想亦是無也不曾見此事
只大畧聞得此一項語言
宣政末年論元祐學術事如徐秉哲孫覿輩以此得更好後來
全是此等人作過故曰天下有道必其先變乎(僩)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可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
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
葉夢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爲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
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修身爲先其言之辨救雖前輩有說
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
等人多是有才會說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
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看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
得提出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爲君子之爲美
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
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敢爲非耳又問邢和叔章子厚之才
使其遇治世能爲好人否曰好人多須不至如此狼狽然邢
亦難說雖以司馬呂范程亦看他不破只張節亦識得他
曰亦只是說他文字上略點他耳又曰他家自有一本上日行

錄記他平日做作好處頃於滄州見其家有子弟在彼作攝
官以一本見遺有來當初亦有得他力處蓋元豐末邢恕嘗
說蔡持正發假豐法召馬呂故言行錄多記此等事曾見恭
端並侍郎說邢和叔之於元祐猶陳勝吳廣之於漢以其首
事而先起也(僩)
因言宇文虛中云我輩無其聞燕山隨童貫亦多年未嘗有一
言諫童貫之失後來徽宗與其弟耕中說聞御云虛中也極
喜耕事朕方欲令在政府而執政不可不得已出之虛中後
爲奉使虜人留之尊爲國師凡事必咨問甚敬信之凡虜人
制禮作樂創法建置皆虛中教之後來取其家眷秦檜盡發
與之以其子某爲河南安撫或者謂虛中雖在虜中乃爲朝
廷寄探伺虜動靜來報遂下多結其家係欲爲內應因其子爲
帥又元本之時往來國中空虛中遂欲叛起日欲發元
术聞之遂先歸殺虛中而盡滅其族或者以爲秦檜知虛
中消息發令人報虜中云虛中欲叛故虜人得先其未發誅
之(卓)
欽宗任耿樂師其人甚狡猾靖康之難正原於此如李宗爲此
人只是會說却不似那耿南仲有謀那倘甚事
因論靖康執政曰徐處仁曾作蔡京來舊做方面亦有聲後却
如此錯繆孫傅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將節不好人材往往
如此又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朝廷遣其子灝總師往
救却徘徊不進坐視其父之危急而不卹以至城陷時節不
好時首先是無了那三綱 年或曰京師再被圍時
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叔夜爲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
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
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虜從此抑(僩)
徐勳仁字擇之南京人靖康間執政嘗作師時早閒理會公
事敘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合某職事子相見父

坐說話議論又各隨其人問難教戒所以教策者甚至故今人爲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事呂居仁亦守事之凡作事無不有規模雖小事亦然無苟作者只如支官吏過當其支日以酒與盛饌前自往各置之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按時令各人以瓶來取如數給之從小至大一樣無分毫私徧先生又云小處好作州郡極佳不甚知大體嘗作疏上道君論太后不居禁中事如胃然道君曰徐待多問目數朕如何答他李伯紀乞得去後於今太上處納了 揚

張孝純靖康間守大原虜人圍其城凡甚半年守得極好虜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去降虜人做他官職是時淵聖以其圍急遣孝純之子張灝爲河北招討使之師令自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可違以言河北之地則國家所恃以爲根本以言其父則正在危難有垂亡之厄當晨夕倍道以救之灝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



般人出來可歎歎

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時不使他更使誰士氣至此消索無餘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某尚不顧死且得倚仗之問姚平仲劫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此乃是平仲之謀姚种皆西方將家師道已立功平仲恥之故欲以奇功取勝及劫不勝欽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云當時若再劫可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种師中河東之死或者亦歸罪伯紀曰不然當親見一將官說師中之敗乃是爲流矢所中非戰敗某親見之甚可惜如种師道方爲樞密朝廷倚重後死亦是氣數伯紀初管御營欽廟授以空名告身自觀察使以下使之自補師退只用一二小使臣告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漸不可長及還救河東伯紀度事勢不可辭不行御批云身爲大臣遷延避事是時許崧老爲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郵二字與之伯紀悟遂行當危急時反爲奸臣所使豈能做事問种師道果可倚仗否曰師道爲人口訥語言不能出上問和親曰臣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反覆力執大抵是時在上者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好人亦做不得事 僩

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間事最疎略如姚平仲劫寨則以爲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爲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 [illegible] 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綱幸其有此籍口遂合爲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爲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 [illegible] 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



移文督戰固爲有罪師中身爲大將握重兵豈有見帥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忽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覿所錄故多失實覿何如人曰覿初間亦說好話後考其行不爲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附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爲綱貶老衛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覿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覿具所見聞進呈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者反爲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不疑極是害事昔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旁使吾黨蒙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 僩

姚平仲劫寨事李伯紀不知當時廟堂間老种如何處置种云合再勸諸公不從种再云拜告种若將不會說豈虜人不支

吾再劫也當時欲俟立春出戰老种待种師中來也僩
姚平仲出城劫寨不勝或問討於种師道曰再劫時不能從使
再劫未必不勝也曾有人問尹和靖靖康中孰可以為將曰
种師道又問孰可以為相曰也只教他做 僩
因論姚平仲劫寨种師道令更劫曰虜人以其不再來了再劫
却是因說虜怕人劫寨他那大勢定相殺時却不怕此中人
輒挑劫寨時却會相殺却勿困那人三四月只喫火燒之類此人
半日不食便軟了後魏帝嘗言吳兒長於斫營吾但三四十
里下寨 云斫營便是劫寨是他誠怕此也汪文師福時某亦
在道亮來時一日送劉寶夫用兵汪文問云今太尉去時如
何曰與虜人戰時第一陣決勝第二陣未可知第三陣殺他
不去矣蓋此中只有此精銳在前後敵不得他頑不動第三
四陣已困於彼矣汪文云劉大將如此說了却如何 揚
种師道字彝叔贈太傅世衡之孫也少從橫渠學練古今事宜



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
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
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事為京
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姚平仲為都統制諸道兵悉隸之
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許乘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虜使王
汭索頡頏方入對望見師道拜踧踖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
故也又請緩與金幣禁游騎使不得遂接俟彼惰歸扼而殲
諸河公薨于第年七十六閱月京師復受圍城陷上慟哭曰
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虜之去也師道勸上乘其半
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上嗟嘆之建炎加贈少保 揚
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
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召師
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論諫為請為徽宗言當今之世
惟可令閑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
何往見之种亦不言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某為書生某
以為今日之兵云云去而擊之云云种方應詔明彼云云今不可擊候其過河擊之許
為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种關西人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
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與和矣种於此全不能有所論
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 揚
靖康之禍縱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潰了 趙
問靖康之禍若得前輩者一二人莫可主張否曰也難 王張胡
文定謂龜山云使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說得極
公道 道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
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
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抑後既無粮食供應澤又
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
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



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
直是如此 當用○卓錄云因言靖康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者高宗紹興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舉而用之未嘗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豪傑人才朝廷不能用皆撒而去為盜可惜宗澤在東京盡招收得諸路豪傑不曾用而為寇被宗澤以招撫使盡招得一西北豪傑了皆去而為盜賊當初高宗能聽宗澤李伯紀輩之有少壯趨步盡所以古人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言甚既不能用他又無權食事其他更教他如何得其勢只得散為羣盜以苟旦夕之命可惜可惜其中有多少人材可惜可惜
因論人物云浙人極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剛果其云明州近
印忠簡遺事讀之使人感慨流涕如請駕還都之事皆備載
當時只是為汪黃所沮曰宗公奏劄云陛下於近處偶得二
人爲相當時駕既南下中原羣盜四起宗公使人招之聞其
名皆來隸麾下欲請駕還都自將往河北討伐令廣廟堂却
行下問所招人是何等色以沮其策遂至發病而死舊嘗見
知宗子叔云高宗在南京時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尚起
兵於汝州有數萬人其某王曰陳叔尚自稱大王已而下

詔召之令以兵屬大將某人身赴行在叔向劉以告宗汝
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不可叔向曰然則何
以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葉翻王之舉耳時詔下
補烈通直郎叔向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所之子
壽云向見叔向時有一人常着道服隨之疑即是陳烈 僩
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 如劉
堂不肯休須着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因舉孟
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
彼者是與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
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
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
回偽赦迎太后垂簾聽政亦甚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
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它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
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柬之數人
它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
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發遭
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劉聘君言在太學時傳寫伊洛文字者皆就帳中寫以當時法
禁重也 揚
靖康間士人陳規守德安府城虜人群盜皆攻不破 如○僩
陳規靖康守德安府先教市人做泥團如今京棚様閣之於上虜
人來一齊放下滿街泥團馬蹈着不能動矣 揚
和州有官本忠義錄刻靖康以來忠義死節之人
張以道曰京西漕魏安行計口括牛每四人共田百畝只得一
牛由是大擾時潁州倅李椿之攝郡與議不合遂和歸去來
詞休官歸作見一亭而魏竟追官勒停李字彭年岳州人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一

## 本朝五

### 中興至今日人物上

李伯紀從諫時因論京城水災被出後復召用遂納兵欽勸行
內禪事李亦其做不得乃自作文於袖中入兵已為之矣後
欽宗即位用之一日閒金人來聚上百察俱失措時欲作寬
計李叩閣門入論閒門立之欽宗閣之令引見力陳禦戎之
策忠義憤發上大喜即擢知樞密院事李從容發其謀性疎
用術欽廟用督太原師適种師中敗遂得罪太上登極建炎
初召為宰相云李好用人今召用恐金人不樂上曰朕立於
此想彼亦不樂矣遂用為相後汪黃譖使言官去之在相位
止百餘日許右丞作陳少陽哀詞亦略見其出處 揚
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輕濟相於南京乃建議三事
云云 宋齊愈言之其時正誅叛人遂以宋嘗言今立張邦昌
戮之當時人多知是立張邦昌聞有宋知者宋書以示之及
刑人多爭之張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當時模樣亦是汪
黃所使人魏公亦汪黃薦李既相乃魏公言罷也 揚
黃仲本言於先生曰李伯紀再召乃黃潛善薦也途中見顏岐
言當遂為潛善為之李又同時於潛善李百官迓之李默不一
語因此二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綱孩視朕先生曰李丞相有
大名當時誰不追咎其不用以至於此上意亦須向之潛善
因而擠之指後却令顏岐言之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
人不欲辯之 揚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公伯紀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後
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稍轉後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
甚懽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悉言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
章疏中有修齋事殺宰語似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
愈舊曾論李公來但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人

曰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時頗攻之徒論列謂張邦昌僞人所厚不宜疏遠李綱僞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僞人所樂遂得召命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略成箇朝廷模樣如僭竊及當受僞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䘏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限撞着汪黃用事二人專事與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伸於死地陳東歐陽澈之死皆二人爲之（[illegible]）

陳少陽之死者說着害之也其詳見於許右丞哀詞中同時死（[illegible]）若歐陽徹徹楚州人某族叔祖時居高郵一日使一人往楚州鹽城小村中買物事久而不歸後問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間安得有雪亦且撥其從云記之後有人自彼中來問之果然乃歐陽死時也（揚）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得與彼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諸人正士行義達節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還當亂敗禍及後援多故之欲所謂忠臣義士若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皆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自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若常不幸而小人若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黨籍中止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後指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於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來遂在目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淳）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始終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麤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正當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許公皆不及只可惜太麤耳朱丞相秀水閑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己不公道（[illegible]）又問呂頤浩曰這人麤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illegible]）

魏公才短然中興以來要爲者只李張二公（揚）

李伯紀太鄭好敗兵事乃當時爲其所沮者附會滋益之不足盡信（[illegible]）

李伯紀請誅張邦昌并附者後以結余都尉過海（[illegible]）

李伯紀丞相爲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豪特節諸將每有所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看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真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人聽聞多至敗事若此也（僩）



因語李忠定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illegible]）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摹當時廢論大槩亦主和議（[illegible]）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爲詞貶之却十分沒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移建康張德遠稍稍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首變其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問酈瓊之叛或云因呂安老祈尋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親坐聽但進廉禧役以受其參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問當時皆歸罪魏公以爲不合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

在當時貪財好色無與爲比軍政極是弛壞罷之未爲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馬亦若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廢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着他至此也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蹤脫遂止（淑云呂安老才氣人物其議論亦甚游動）

問酈瓊叛去之後關亦不得志于虜否曰虜後來亦用他爲將但初叛歸于劉豫虜人卻疑豫擁兵太衆或疑與我爲內應遂有廢豫之謀（[illegible]）

問趙忠簡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爲劉豫机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爲重今且得豫逃遁虜人我之彼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卻抵當虜人有何不可劉豫亦未便是机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机上肉他亦未會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忠簡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強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對狠太年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故侮若自家肯奮發殺得一兩番就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然侮若自家肯奮發能勝劉豫他安得不懼虜欲耳豈可以柔服也嘗見徵蒙記（[illegible]）云兀朮在甚處淮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皆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朮然其言遂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蓋韓已先般輜重糧草歸而後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在順昌挫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兀朮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策可爲也適下又不知其狼狽如是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兀朮大喜遂得還是兀朮不敢望和自以爲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試此間只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兀朮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害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於萬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斯役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腳住不退即勝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兀朮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兀朮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之甚信叔本將家子（[illegible]）極佳善寫字後來當三衙兒時已自老病緣其姪劉琨先戰敗遂至於敗（[illegible]）

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進前（方子錄云趙元鎮亦只欲和但秦[illegible]）

張魏公本與趙忠簡同心輔政陳公輔排程氏乃因趙公法已而呂安老敗趙公復相（可學）

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爲人以是欺之一日出見一屋稍好栽些花木之類問知是一內官家乃言於上謂今暫駐蹕於此當日圖恢復而內臣乃安居如此遂編管之（揚）

趙丞相收拾得些人才然亦雜如俞子才之徒亦預焉（揚）

先生云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功以爲不然且曰秦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利使至秦公則僚屬亢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倚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日之所擬道矣（閎祖錄云嘗見沈公雅云某嘗問張子功[illegible]）

功曰不然若曾與都司事二公每百官有禀白事件趙公必當面剖析商量此事合如何行如此行則與國如此行則利民如此則利民而害國如此則利國而害民如此則閒與民民利當面便商量判斷了當爲便奉承以行及至奏公則而官凡有所寄白更無罰酷累不可否但付與吏人少間更役理會此事便說過了如此等之素公勝趙公可乎

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爲太常簿趙忠簡爲開封推官相得甚懽在圍城中朝夕雜論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相汲引遂除司勲員外郎一向超擢反在魏公上嘗論天下人材魏公劇談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措足耶魏公云且爲國事計姑置吾人利害時趙公爲左張公爲右皆兼樞密院事及報兀术大舉深入朝廷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魏公親往視師因奏記曰此決非兀术必劉豫遣其子姪麟猊來寇耳臣往在關西數與兀术戰熟其用兵利害今觀此舉決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深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請於趙折彥質時知樞密院事復助之請遂從白樞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之大怒下令曰敢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之復駐軍如故此事雖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柘皐大捷虜騎遂遁趙公既還愧不自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事也而二公門下士互相排詆魏公之人至有作爲詩賦以嘲趙公者趙公之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爲樞密使及酈瓊叛于合肥呂安老死之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卿者魏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召之既出會之謂必薦已就閤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之會之色漸變未幾中使傳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會之色變索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謂之曰張德遠直恁無廉恥弄壞得淮上事如此猶不知去及主上傳宣來召相公方皇恐上馬去趙公以爲然後又致譏問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如光世之罷實當於罪酈瓊叛去豈不可舉能者乃徒以淮西之軍付光世弄得都成私兵

初趙公極惡秦之爲人不與通情及趙公爲相秦爲樞密使每事惟趙公之命是聽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至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宗怒唐暉趙公爲之分解檜察上意怒暉遂逐發一語云如唐暉様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乃恩平之兄建州不過一郡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踰兄檜察見高宗以慇懃意主於恩平遂奏曰也不較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左相他言語不多只用兩句那掌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他爲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說及往日之事趙公方知爲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或曰以檜之才若用之以正豈不能任恢復之責曰他亦只是閉着門在屋子裏做得不知出門去又如何這事難坐間多稱其能處置大事曰他急時也荒忙無計策他初一番講和虜人以河南之地歸未幾敗盟大舉入寇邊報既至大恐不知所爲嚮時朝士問以計策時張巨山徵諭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檜心異之殺人既退獨留巨山坐間適間之語巨山曰天下之事各隨時節不可拘泥曩者相公與虜人講和者兩當講和也今虜人既敗盟則曲在彼我不得不應亦時當如此耳因爲之畫策召諸將爲戰攻之計他大喜即命巨山爲奏疏倉卒不子細起頭兩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會之復甚喜遂播告天下決策用兵已而劉信叔順昌大捷虜人遂退會之復專其功大喜驅擢用巨山至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譏之一聯云成湯爲太甲宣聖作周任周莊仲云劉秦戊大中之子知某附

蛩事覺爲真箚寄首與先生說見真翁曰録覺得高宗之章延不事親公先生曰然某向有張無史者之人名不疑字定大龍公在川與書上書言利害魏公喜徽用之留人薦不疑史籍公遂陳述之成由是不果發黥愛之叛魏公去之放張爲御史首浚魏公高宗喜謂輔臣曰浚或論浚曰不臣之迹已見德之亦未明正高何凌苦其謂罪英已罷宜字使案罷寄示

[illegible]

們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渠必有報仇成功日也未知

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僩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

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

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

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

裏怕他！駕馭起，都是名將。緣上之人無措置，無以服其心，所謂得

罪於巨室者也。罪是於是巨田室論爲致此不得 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

知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曰：他本將家子。云伍 張魏公

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

遂請後歸，趙忠簡是時趙爲相，折看符稟密折助之，請

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出榜

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生

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

還朝，遂力言光世驕懦不堪用，代之而命呂安老專其軍。及

安老爲瓊等所殺，舉劉叛，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

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

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用光世者而任之亦是矣，何必須

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排魏公。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

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拌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

退軍，如何作事？又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

人得全；岳飛較疏，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

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等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

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

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

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

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

韓拜三嘆息，以爲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

命士卒束裝，即日爲歸計。魏遂渡淮，兀术問以韓世忠已還

否公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盛行即日起辦矣兀朮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他已乃得免

因言陳同父上書乞遷都建康而曰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今宮室臺榭妃嬪媵嬙之盛如此如何動得高宗本遷都建康了卻是趙忠簡打疊歸來蓋初間虜人入寇羣臣勸高宗躬往撫師行至平江而止繼而淮上諸將相繼獻捷趙公得人望正在此時已而欲返臨安適張魏公來遂堅勸高宗往建康及淮師失律趙公荒窘遂復勸高宗移蹕臨安自此遂不復動矣看趙公後來也無奈何其勢只得與虜人講和是時已遣王倫以二十事使虜約不稱臣以淮河爲界此便是講和了後來秦檜力排趙公遂以不肯講和之罪歸之使爲世之大趙公得全其名若乃檜力也問張趙二公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才趙公又較縝密然無跡失於論捞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公不如張公張公雖是竭力擔當只是他才短廣事疎數多盡其才力方照管得若才有此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向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僩○或問用

趙忠簡公與魏公才品如何曰趙公於軍處事上不甚詳替於國事人才上卻理會得精好更將事相其心太公如張公前後所爲國家措置皆自中來以事之上王後德者前於事也已經有張公而已將公才短處事術陳畧嘗他前後所爲多是事甚少力云之少事不事皆是便宜勸來

明

趙忠簡行狀他家子弟欲屬筆於先生先生不許莫不以爲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曰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實朝廷或來取索則爲不便如某向來作張魏公行狀亦只憑欽夫寫來事實被將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應處故於這般文字不敢輕易下筆趙忠簡行實向亦嘗爲看一過其中煞有與魏公同處或有一事張氏子弟載之則以爲盡出張公



趙氏子弟載之則以爲盡出趙公當時既做了魏公底以爲於張公今又如何說是趙公耶故某答他家子弟書令他轉託陳君舉且要他去子細推究參考當時事實庶得其實而無牴牾耳問張趙都是好宰相未知人品如何曰他兩箇當初都要協力出來主張國事只緣後來有些不足遂做不成以某觀之趙公未免有此不是處曰何以見之曰且如淮上既敗張公既退趙公復相亢張公所爲一切更改張公已遷都建康卻將車駕復歸臨安張公所用蜀中人才一皆出之觀此似亦趙公未免有不是處也曰臨安駐蹕門之言意不欲安於此耳又嘗聞長老之言有植竹於內庭者趙公見而拔之曰汝欲安於此乎然則再歸臨安恐必有爲非是與魏公相反也又見趙公遺事有一條說張公罷相趙公復相事甚詳云德遠所用人才如焉如熊等在朝諸人趙公皆更用之亦豈得謂之故與張公相反乎先生曰拔竹之事以是汪端明所記但某未敢深信嘗記張公欲行遣一內臣趙公但欲薄責之蓋恐其挾或來報復如此則拔竹事其能然乎至於收用蜀中人才恐未必然也大抵張公才疎意廣卻敢擔當大事至於趙公卻深曉事其於人才世務區處得頗精審至於擔當天下事恐不及張公也僩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淵

杜子美詩云艱危須藉濟時才其忠至此不覺感歎濟時才分明是難得直卿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必有志有志則自然有才人多言張魏公才短然彼他有志後終竟做得來也正當燾

明受之禍魏公在江中忽有人登其舟公問爲誰云苗太尉使我來殺相公云汝何不殺我云相公忠義某門不肯做此事後面更有人來相公不可不防備公問姓名不告而去賜

(德明)

孝宗祖起魏公用事魏公議論與上意合故獨付以恢復之任公亦當之而不辭然其居督府時不留敢拾人才倉卒從事少有當其意者諸公多薦查元章(籥)馮圓仲(方)魏公亦素相知辟置督府朝廷恐其進太銳遂以陳桷公唐立夫參其軍以二人厚重詳審故也緣唐立夫亦只是閑淡清曠會說話好骨董談禪底人與魏公同鄉里契分亦厚故令參其軍事因笑曰正如趙元鎮相似那邊一面去督戰這邊一面令回軍成甚舉措魏公既失利遂用湯進之未幾虜人再來湯往視師辭不行又命王瞻叔瞻叔又辭不行並魏公初罷淮上宣撫時朝廷命王洽其發叔雍叔極力搜索軍士皆怨怒若往必有一場大跌脫蓋是時軍士已肆□欲殺之矣(僩)

[illegible]

張魏公初召來搢紳甚喜時湯進之在右揆渠以為魏公必居左既而告庭雙麻湯遷左魏公居右凡事皆為湯所沮魏公不得已出視師言官尹穡陰擠之一日陳良翰郭□上殿言及此壽皇云安有此事當令尹穡出魏公之右者恐是臺諫中陰有所沮卿可宣諭之陳退白參知臺諫中某人某人(結語)皆主魏公只有尹一人意異然上旨如此不可不宣諭遂以上意達諸人尹云某明日亦上殿既不見報次日又上殿繼而有旨陳知建寧魏公遂罷附湯後來罪責如何曰張建議和親以四州還之而虜復犯淮(竄斥)死官削爵土(賜)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己拔擢英雄智謀之士一任諸己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魏公做右相雖使得左相湯做右相也不得何況却把許多老大去為他所制後來那此只要濟事故不察外人見利害甚分明(賀)

凶論張魏公湯思退主戰和曰亦不可徒從上言戰以拗太上太上以做兩番不曾成了所以怕主戰者須是做得模樣在人眼前教太上看見自信其可以戰則自無說也(揚)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若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旨出措置判建康奏乞子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不答(揚)

張魏公可惜一片忠義之心而疎於事亦是他年老覺得精神衰急欲成事故至此衰是朝廷諸公不能得公用兵卒其敗以爲口實初間是李顯忠邵宏淵請於公以為虜人精兵在虹縣及俟秋來大舉南寇今若不先破其巢穴待他事成驟至某等此時直當不得公問其帥李顯忠邵宏淵便云某人之說甚詳即下令騁呼二人諭其說如前公曰云於是即動不知如何恁地輕率(賜)

魏公言元祐待熙豐人太甚所以致禍人無君子小人孰不可為善(點 [illegible])汪書答云又有如何太□若([illegible])云使是這般人云先生謂汪書云若某則只合當深於易易只言君子小人今若言無小人是無用易也(方)

秦會之入參時胡文定有書與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前輩看他都不破如此([illegible])

程公闢知密州秦檜作教授一日有一隱者至會相曰此教授大貴程問與某如何曰翰林如何及之如何及多時游定夫在坐退因勉秦云隱者甚驗幸自重游因說與胡文定曰此中有個秦會之好胡問如何曰事事理會不會[illegible]應之勛問游後云曰只為游所知云([illegible])

揚。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爲密教授公與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猶望其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又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illegible]又曰此老當因却留之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來多墮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諭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行不得處此老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時寫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書幸已下又送白金爲贐[illegible]如欲論去之人莫識多是自爲以招石若[illegible]做得甚好儒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illegible]



秦檜聞富季申言深有感歸出謂富曰元來作相當如此後來所爲皆得之於此不知其談然大率保位之術耳[illegible]

秦檜初罷相出在某處與客握手夜語庭中客偶說及富公事秦忽掉手入內客莫知其故久之方出再三謝客云荷見教客亦莫知所謂扣問乃答云勳相位元來是不當起去是某悔出偶投其機故發露如此趙丞相初亦不喜之及其再入全然若無能趙便謂其收斂不做一聲遂一向不疑之亦不知其如此胡康侯初甚喜之於家問中云秦會之歸自虜中若得執政必大可觀康侯全不見得後來事亦是知人不明又云秦會之是有骨力惜其用之錯或問他何故不就攻戰上做曰他是見得這一邊難成功某察得高宗意向亦不决所職討計[illegible]

問富范宗握手之語不審何說曰往往只是說富公後來去朝

[illegible]

廷使河北被人譏罵等事秦老聞之忽入去久之不出宣
之後出云元來做宰相是不可去秦既再入遂譖魏公於上
公又因吳耀等二事傾去趙相一向自做更不肯去胡和仲
嘗勸秦云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盈虛消息
之理秦曰此事不然我當時做這事尚拖泥帶水不曾了得
問何事未了曰是未取得他中原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
公是主和議者曰我從來固不主用兵然虜自衰亂不待用
兵自可取後來楊安止亦有劄子勸秦相去位秦相大率如
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做從
官先生曰不曉他要取中原之說後來見陳國錄說秦老
初欲以此事付國錄擬除它廬帥陳云荷朝廷任使帥長沙
廣西皆內地若邊師當擇才某於軍旅事素不習恐敗事其
議遂已竊意秦老只是要兵柄入手此事做未成若兵柄在
手後來必大段作怪賜

秦太師與呂並相呂出甚所在秦一時換了臺諫人物呂聞之
不平有客告之云其黨魁乃胡文定可逐去則秦不足慮呂
如其言歸而諷臺諫論之秦爭於上遂併論秦高宗欲罷其
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
行詞者遂求御批以跡其罪高宗遂批與之大畧云其未相
時說作相數月可以致治既相皆無所建明後來秦再相數
年之後却奏過以為當初無過為人所譏遂行下詞臣家索
御批既得之則以納于高宗其無禮不臣如此可學云秦會之初罷相
高宗親執付綦叔厚草此詞書綦叔及事集[illegible]某人知台州於其家索出而焚於高宗集人[illegible]人○
又當時史館有宰臣拜罷錄已載此罷相時事亦有士大夫
錄得此書秦已毀史館之書了又行下收民間所藏者德明
○錄云秦前罷相時有御批其罪狀與翰林學士綦崈禮[illegible]謂發兼老令人於綦家搜索之自此上前納了兄秦楚材
作翰林某之類官上以檜故方書其人檜未忌而出之
因語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虜寨何以全家得還曰此甚



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虜至欲見高宗屈膝中外憤怒秦老出
有人勝云秦相公是細作蜀錄云都下某僧他有一敝之意一日在甚寺中聖節一懟上賊之
一榜子云秦相公是細作是時陳應之同到廟堂問和親之故秦云某意
無他但人主有六十歲老親在遠須要取來相聚因顧左右
令取國書與應之看乃是詔書秦攜其前後只見中間云不
求而得可謂大恩蓋指河南也先生言畢云此事當記取恐又蓋無人知之者當時
虜中諸將爭權殺劉豫以河南歸我乃是撻辣撻辣既誅兀朮用
事又欲背約是時命樓炤僉書密院為宣撫辟鄭亨仲人又記一
不全為樓子副見吳玠玠曰某有一策昔失陝西五路最為要
害今虜人以河南歸我而陝西在其中可謂失策徐公悔悟
今不若移近蜀之兵進而據之則猶庶幾稍遲則不及事矣
婁云此策固善但某不敢專須奏朝廷亨仲因力贊之即莫
奏未數日虜兵已下陝西矣當時下河南止用單使有一相
識失姓名為蔡州平輿尉一日弓手報天使至縣尉當出迎曰
天使何人曰北使曰我南朝官不可拜北使曰如此則官人
可歸矣乃為辦兩車并骨肉送之入南境既而使到縣官皆
投拜蓋本北人未換者可學○[illegible]
書以手為秦萬其兩須止留中閒一[illegible]云詔明仲取金人檜事[illegible]
[illegible]
錄取去
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
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戕汉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為已
有又不與也僩
李莊簡參政在上前與秦相爭論甚力每語侵秦相皆不應及
李公奏事畢秦徐曰李光無人臣之禮上始怒僩
秦檜初主和議將舉朝無人從之遂奏太上曰乞召李光來問

如何遂召至未對時全不得見人不知如何與秦檜相見秦
待之酒行如說話云滿朝參政酒時光為尚書之類光問參
政之言秦遂與論和議如何光贊之次日對陳和議之是和
議遂定遂參政光性剛雖暫屈終是不甘遂與秦忤秦所
判文光取塗改之後為秦治過海歸死 揚

章貢軍叛上不知一日問如何秦曰軍人鬥鬧相爭之類已令
人去撫定矣問是誰說上初不言詰之乃曰兒子說遂尋別
事罰俸三月不支 揚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
然自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
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番人我便要殺
你 僩

胡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狀者請檜棄劍車呂愿中
作秦城王氣詩他當初拜相罷去極好那來卻曰前日但知



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使到此田地及至
極處亦稱其家曹操下令云云是也問羅先生曰羅先生無此
心只是秋許右一事不曾究此大謬又問秦氏科第先生曰
曾與汪端明說此是指鹿為馬汪丈云只是無見識 可學

秦太師專政時[illegible]呂愿中作秦城王氣詩以獻檜皆受之[illegible]
[illegible]

問張魏公行狀秦相叛逆事如何曰當時然有士大夫獻諛者
亦有九錫之議矣吳曾撰是也 賀

秦檜在相時執政皆用昏庸無能者如汪勃章夏黃德元皆一
類人太上一日問處州兵反事秦父未對章夏在後恐秦忘
之因對一句後秦語之曰檜不能對時參政卻好對檜未對
參政何故便如此即時逐去之與化林大鼐為士人時對策
言自宣政以來人無節義後得秦檜於虜中乞立趙氏節義
可取（對時秦閔君故）後秦知之大擢用一日在經筵因講得其稱上
意上喜賜一帶秦遂出之 揚

秦檜每有所欲為事諷令臺諫知後只令林一飛輩往諭之要
去一人將只云劾某人去臺諫便着尋事上之臺諫亦嘗使
人在左右探其意纔得之即上文字太上只是慮虜人故任
之如此及秦死遂召陳誠之沈該萬俟卨金安節諸人以誠
之並嘗為秦使沈嘗以贓罷官後以上書言講和進用皆秦
當國時事也秦死封王禮數之類皆得又一面行遣皆時臺諫為皆
附會權臣 揚



秦檜舊作好人時亦多有好相識晚年都不與他一切壞了一
日謂和仲曰舊時亦煞有好相識後皆不濟事近來卻有幾
人好如曹泳湯思退等皆其晚年所信用者曹凶險狡獪之
甚秦之妻兄親黨皆為其所離間秦信愛之如子然皆在其
籠絡中矣決定後來推秦作一大惡事旋害了秦而自為之
秦死其妻兄銜之泣訴於太上謂秦時多事皆曹為之遂編
置海外而死曹妻亦自校要令一人軍將等去取曹發恐其
不從先教一婢子云你待我使其人不從你便倒地作侍郎
語云平日受我多少恩你若不從我即有禍及汝及使其人
果有不肯從意婢遂倒地如其言其人拜告即請行蓋曹平
日說惟家習之也然曹有才可用知紹興日當聖節吏人呈
年例店家借紫綺結其物事曹云不必借看每年軍人挑紫
衫要錢多絹遂教籍所用與此所用不爭多遂取出染結了
卻將染紙遂不接知臨安日當拜郊郊增要若干土朱刷
年例先出錢買朱吏人呈書曰不要近郊壇有赤黃土先令
人將炭若干斤放彼處臨期不遠令追鐵匠於彼處放炭如
何燒土以膠和金其齊整省錢多少天下事無不理會得只

是凶惡可畏是威望又秦檜之子娶其兄女 揚

秦檜己亥年冬死未死前一二年間作一二件無狀底事起獄斷送士大夫之類近死兩年朝不保暮日日起獄以焰張大可畏黃嚳知興化日有人有一弟因爭兄財不與遂以其兄嘗編錄得胡銓上書言秦檜者數語告以爲兄罵秦太師官司亦以尋常不曾爲理會時有一因與爭財家同獄問得其首尾（其因匿辭不記何州）一日福州帥張其過其人直許之于帥爲有人罵太師黃不爲理會帥上其事於秦即時捕取黃下大理并其妻拏皆繫之遂勘閩中何處州海島上有林二十三娘過度其物事追之尉即往海上收一二老婦女林幾娘皆有之但無林二十三娘鄉老云此中只有一廟是林二十三娘廟遂令鄉老供文字去且休了黃不曾有一分事亦追官勒停 揚

殺岳飛范同謀也胡銓上書言秦檜檜怒甚問范如何行遣范曰只莫採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適成孺子之名秦甚畏范後出之 揚

王次翁河東人曾做甚官已致仕秦檜召來作臺官受檜風旨治善類自此人始 揚

王循友（子孫舜家）知建康府秦而往問有何委秦曰亦無事只有一親戚在彼（秦之婣）極不肖恐到庭下爲痛治及到任其人果把來與痛治喫棒之類其人母骨肉訴之秦秦大怒即時一事加於王王得罪妻孥皆配了婦女皆爲軍人所娶 揚

建人黃公達作太守有贓提領韓美成（子穎家）欲治之黃已去告之朝士朝士曰公能作一事不惟可以解此又可以得美官但恐公尚有所惜不肯爲耳黃問如何曰公上殿能以劉仔言曾天隱李彌遜之徒不主和議宜罪之黃即爲之秦檜大喜即擢爲察院韓得使人守察院門云黃察院有公事未了要去理會秦見不是道理遂罷黃 揚

興化一傅丈云秦令諸子孫皆其夫人正家人林一飛乃秦作數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秦後欲取歸未遂而死後其黨人欲爲料理其夫人自陳云無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何地林死有子今皆無祿乃檜親孫也（化○林君舉）

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爲逆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秦在虜中知虜人已厭兵歸又見高宗亦厭兵心知和議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議撻辣主事始定和議至次年兀朮殺撻辣而畔盟至順昌爲劉信叔所敗至燕州又爲糧絕兵師離散方得成和若不喫這兩着亦恐未便成和大后自虜歸云某年月日虜人待之禮數有加至某年月又加禮又某年月又甚厚今以年月考之皆是我師克捷之時故虜懼而加禮（禮極）厚乃是順昌之捷高宗初見秦能擔當得和議遂悉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蔡京門着數高治元祐黨只一章疏便盡行遣了秦檜死有論其黨者不能如此只管今日說兩箇明日又說兩箇不能得了有薦張魏公者高宗云朕寧亡國不用張浚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當渠死後乃用沈該萬俟卨魏道弼（又有一人）此數人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既死聞中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敍復甚緩渠死得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牽聯甚狠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

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

而逸欲爲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歡心其摧文挾勢以爲重可學

秦老既死中外望治在上人不主張却用一等人物當時理會秦氏詔公文宣諭止了當時如張子韶范仲達之流人已畏之但前輩亦多已死上借問義剛却是後來因逆亮起方少變惟用人才籍溪輪對乞用張魏公劉信叔王龜齡查元章又一人繼之時有文集謂之四賢集可學

好底氣數常守那不好底氣數不過且如秦檜在相位十二三年被他守殺了幾箇人又殺了許多人皆是他那不好底氣數到長了

秦老是士大夫之小人曹詠是市井之小人揚



本朝六

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其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驟可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爲如今椿管器甲之類不得擅有支遣聞所召募係何色額人募兵以百十人令京民出助軍餉不得支撥催城池造器械數事皆汪黃張愨爲之初宗守京太上即位南京時河東北京東西之民日夜自守望鑾駕歸京王師之來全無盜賊焉一居淮甸盜起百十萬丁進李成揚進之徒競起宗盡召之爲用事垂成而覺朝廷不爲諸人作主諸人四散爲盜矣傷哉宗薨時年七十諡忠簡揚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斂忽棺中出大響三日祭弔來哭不絕祭物滿廳錄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揚

王庶西人趙元鎮引作樞密甚有威望又言也強佩死葬廬山王之奇是庶之子亦作樞密庶以私怨殺曲端端亦西人庶嘗在其軍中幾爲端所殺振

王子尚初在陝西爲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救之既至欲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既而城陷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因之一日遣入蜀遂譖端於魏公魏公殺端可學

徐師川微時嘗遊廬山遇一官者鄭諶與之詩曰平生不善劉蕢策色色門中皆有人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樣樣似有力焉徐在密院時金人寇襄陽中書集議徐曰彼本盜賊所有[illegible]得失不足爲國家輕重時趙元鎮爲參知政事曰襄陽爲金人所據則川廣路絕國家

危矣徐曰此是樞密院事參政不須與聞趙曰小小兵事樞密自主之可也此國家大事政府安得不與卽上馬而去太上聞之罷徐樞密徐歸鄉以前輩自居待文使氣好駡尊以飲酒爲事不擇貧賤皆往啖之詩亦無甚佳者揚○可學云徐師川拜樞府荊襄有警報五府會議師川曰今日朝廷視荊襄乃棄用地何不棄之趙丞相馬參政曰此乃上流何可棄師川曰當府事可須參政趙曰某參知政事此乃參政事之大者安得不與聞策馬徑出入文字遂爲之罷師川遂如院爲帥未行勇退歸

韓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爲盜者遂令往偵敵槌却略推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往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倒彼人僕便出來恐有馬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皆噪云馬軍進矣是果退圍揚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振

岳飛將才不自晦鄂子俊晚節保身甚謹凡然當時要處又不然嘗騎見虜云飛作劉相便且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只用心如此只是忠勇也揚

紹興間諸將横劉光世使一將官來奏事與對之類皆已有之轉官頗賜予劉疑其以軍中機密上聞欲殺之其人走投朝廷朝廷不知如何區處之劉又使人逐路殺之迹者已近其人告州將藏之獄中入文字朝廷方免揚

吳玠到饒風關却走回此事惟張巨山退庵記得實閎祖

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李靖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勢排撥將着所在如吳璘敗虜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爆殺虜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擾後陳卽用木車闌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猛將來闌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者夾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

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緩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賀孫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遺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携將老幼虜騎已迫必爲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隙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中斫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暑熱虜甲皆如火流汗喘息頓倒而吾軍迭出迭入遂清涼而傷困者卽扶歸就藥調護以至虜敵至殺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兵的要知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僩

張棟言劉信叔親與他言順昌之戰時金人十七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日虜人笑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鐵騎甚密不動劉先以鐵甲一聯騎挺中一邊以肉飯犒師時使人摸鐵甲未大熱又且候甲熱甚遂開城門以所犒一隊持斧出令只揀起虜騎斫斷馬脚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虜人全無下手處此隊歸以五苓大順散與服之令歇又以所犒第二隊出如前殺甚多虜從得再敗遂走後人附聯甲之事如何曰甲熱則虜

久在日中暑熱悶矣此則在涼處歇方出時當暑月也 賀

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某縣宰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鐘邑人聞之如其所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又胡文定公之趣召命也泛舟而下無玷表吏致書戒其吏云計程到江齋間有官船自下而上者可扣之當是本官吏至彼果有舟上者一問得之其善料事如此言果以事占之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 賜

某人作縣臨行請教於某人 先生言其名今忘卻 某人曰張直某在彼每事可詢訪之其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甕磚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憶臨行請教之語亟訪張於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



遂如其語爲之比成推筭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四其後諸縣皆重有科斂獨是邑不擾而辦後其人知紹興府太后山陵彼旨令應副綾磚等結砌爲墻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後圃依樣造之會其直比被降之數減殺數倍遂申朝廷乞紹興自認磚墻正中官者嫌其殊遂怠沮其請只令紹興府應副錢不得干預甎墻事 諸用○或磚云其人曰此何害 其時手磚匠來圍後將磚一塊驗之 其博丈尺小厚薄簿驗之 直比舊所降之數只省數倍云云

張倩行 直福唐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使可計筭後又有人欲築紹興園神廟墻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法自築一丈長者其墻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得遂與奏紹興會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一萬緡 揚

高宗朝有朝士後爲尚書權侍郎者請福建以爲福建有大險又上言邵武南劍人多將紙錢焚燒亦乞降旨禁之或人家忌日之類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帖一二紙好笑如此粘罕長驅大劒如此而使若輩人謀國云邵武有文集又有趙鼎者消歇當之孫此時亦上言聖節殺雞鵝太多只令殺豬羊大牲適傳有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爲憚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雞鵝御史足以當之 揚

紹興間曾天隱怖作中書舍人曾亦賢者然嘗爲蔡京引用後修哲宗實錄成太上避丞相要就稽修實錄處置制辭上說破前後是非曾以爲蔡之故嘗主一邊及行詞只模糊作一修史轉官制上與丞相不樂命呂居仁行呂權中書舍人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狀論分別邪正謂曾之徒也自荊公諸人熙豐間用事新經字說之類已壞了人心術元祐諸公所爲那一邊人終不以爲是紹聖以後又復新政敗壞一向至於渡江然舊人亦多在若其所見甚深不若雖賢者亦復如是如曾之徒是也因論人以先入爲主一生做病 揚



湯思退事秦檜陳父其無行皆親見得故所爲如此之乖 揚

湯思退作相張德遠參政南軒爲小參作相董言之不答湯即斥其說遂罷出召魏良臣來作參鄒於湯存中上不答湯又逐出魏湯遂作相 揚

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人姦甚又各有文以討去了魏公盡毀其邊備山寨水櫃之類凡險要處有備禦者皆毀之遂了金人四州以謂可以保其和好而無事矣一日只見虜騎十萬突至淮甸擾一番而去三人者乃罷其謀言三人之所同也尹乃疏平日違事 尹穡文其事 宰相自爲一室藏文書全不令穡諫至其後及賢相特大臣盤翊之類事湯卒以驚死敗小人情狀如此初去了魏公撤邊備時諸將皆欲待而救之王之望尚在其所沮上書論三事一依後一守禦三與之和時亦要地界歲幣之類分明上太書即日召歸參大政及金人有所須上商量之際上意欲不與欲之望有所許之望王金不

言上顧之云如何之望曰不如且與之上曰朕所憂者恐如何
及敗二人皆懼邊將之怨已不敢出師上前至以部落相爲
之望謂事小數千兩兩貫出來且士夫所爲如此之類言記不全三人之意惟恐秦虜不
至但看要如何勇見其弱數低坊之遂無所不敢使其和議
如秦檜時則亦一撸矣好某三人皆太都市俚房人聞之亦
以少畏此是甲申年虜騎來時思退之望既能稱不能上令胡銓
繼往經略遂備二人皆擬家先去上但知胡如此將去之時
召陳魯公魯公至留胡上曰用其經略遂事逆擬家先去用
是罷之閑曰如此則稱亦搬家去臣途中見之途僻稱多說
書龍文然行不成人上初極重之每對群臣言無人及稱龍
茂良爲左司諫與稱同對欲促上早定和議其曰內政只消
三二箇月打疊不日可以致太平但外敵未去下手未得且
與講和爲便揚
方伯謨問某人如何嶔先生曰當移縣丞一節全既不下又



閣是當初未見得曰他當初啟發得雖只是後來不接續君
朱希真曰天下有一等人合且是要文采求進用因說及孫穉
前日趙善稽他是好人伯謨問他當初如何曾許多年不出
曰只是且礙過及至上手則亂來初擢用力言但得虜和三
二月綱紀自定穉曾見之云使是他人其曾敢如此說如穉凡
官事是但非其人行之失人心張初除浙西制置胡邦衡除
浙東邦衡搬家從蘇秀過遲欲歸鄉因此罷陳魯公再用因
言於上曰向者搬家固可罪尚向北尹穡搬家乃向南上云
無此事公云臣親見之自古人主無與天下立敵之理天下
皆道不好陛下乃力主張張魏公在都府張欲搖撼一日陳
彥廣劉言張某終有罷意上曰安有此事方今誰出魏公上
上每呼張相只曰魏公必是陳中爲此卿可宣諭陳見尹
道上意尹二事某請對徵曰觀在總喜撰出項知建寧府魏公
亦罷其閒當時諸公無爲之何故曰亦能文章大抵以此取人

不老姜瑾無以知其人多爲所誤如蘇子由用揚畏畏爲政
向上三人蘇終不遷畏畏蘇公不足與矣乃反攻之駒
或問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先生曰天生天殺道之理
也亦何解死得人廣
胡邦衡尚號爲有知識者一日以書與沈伯達云某解得易魏
公爲作序解得春秋鄭仲年爲作序以爲美事范念德書云易
得魏公序其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劉嶽左相乎
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嘗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
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
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揚
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爲事所以亦有助
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訪
呂家之學大率在於儒禪之間習與汝居仁遂去學作詩亦不
說於趙丞相後於秦秦所爲亦有轉之者雖渡江嘗代一表



云仰日月於九天之上下一句其覃可悅之詞居仁爲之地
後虜中此文亦有人傳之揚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秦文字好甚多一章論表疏章乞作教官
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明數十年矣今皆是陳乞然
不陳乞朝廷又不爲檢舉朝廷爲檢舉方是亦可以養士大
夫廉恥今皆不然都要陳乞舊除從官便不磨勘今亦不然
如磨勘大約用三載考績之法一年一切了今年年日日理
會官員磨勘揚
呂居仁不甚聚賊汗沫惡多才刻薄者此白回避人故有此
論出來然大害名教豈不使得子孫取受如論回侍郎處
甚佳揚
呂舍人好言忍恥之類此甚不佳揚因及劉道原不受溫公惠
曰如此做得人也甚剛揚
說呂居仁解大學曰他諸公何故一做下便不改動一字非理

人安能如此這般非是大理便是大愚
因說呂居仁作江民表墓誌不好曰作龜山底尤不好故文字
全不用盡做過了 僩
呂居仁家往往自擡舉他家人便是聖賢其家法固好然專恃
此以為道理只如此却不是如其人纔見長上便須尊敬以
求教見年齒纔小便要教他多是如此人傑因曰此乃取其
家法而欲施之於他人也 僩
汪聖錫不直濂子賤直前事云無緣聽得殿上語向曾聞鄉云吾
當時是言君和請某事又為朱子發理會邸典子賤當時為
呂居仁所賣 賀孫
張無垢說得一般道理一切險而勁 揚
張無垢氣魄汪端明全無此子氣魄無此論語說得甚貴物
說堅說君之不疑
永嘉前輩覺得却到好到是近日諸人無意思陳少南其向錯
不說之看他舉動煞好雖是有些疎却無而今許多纖毗奸
孫問少南錯是疎到在講筵議論實有正直氣象自然近日
許多人往往到白議如他 僩
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間有好處然疎又為之甚輕易秦檜居
溫州時陳嘗為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以子貴之說為
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陳遂忤太上意安置忠
州張宗卿於彼從之徽廟梓宮歸鄭后梓宮亦歸邢后太上
初聘亦隨歸及虔以計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其才若
時為禮官獨以為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纔年
不見太母了不爭此二三日奉安梓宮了却以吉服迎太母
歸衆禮官幾部堂皆從秦意莫獨爭之秦曰此不是公衆公
處即以兵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 僩
因論李德遠黃世永為湯進之所罵云他亦是不曾見那靜前
輩皆不如此湯見人時一面顏色言語甘實人之物史直翁

亦然然却較好史雖主和然亦有去文結得一人為鹿客如
許他皆過分數了識便彼足以抗虜此中亦何以處之其策
甚非也 揚
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些籠絡人意思不佳陳丞相較
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 振
陳福公自在只如一無所能底村秀才梁丞相亦然 振
史老雖如此然常愛論薦引拔士人此一節可喜如陳應求方
寸平正遠過龍舒之然無人却好士每到處便收拾得些人
才劉樞不好士人先亦請書長編從頭批抹過近得書云向
要讀經史從頭為看一過顧老病恐不能 [illegible]
因論張戒定夫其初名節好後來亦以書與諸公論當持其不
是全不主和議但謂和時要如何後來多有如其之料其意
欲進其說太上終是嫌破和議底人秦擠死至下詔守和議
不發用此說萬俟卨陳誠之輩故張戒白秦檜死後數年終
不用而張自號如此蓋是學無本原故耳張學老子之類 揚
張定夫居建昌享高壽有文集曰正平集自言初學孔子之道
而無所得後讀老子而頗悟學者又喜管子其書大要多尚法制立
朝亦可觀 [illegible] 嘗對高宗云
陛下有仁宗之倫慈而之藝祖之英略高宗以為說得好又
嘗言過江以來非李伯紀趙元鎮張魏公三人也立不住
先生謂君海曰令祖全節弟孝義懿至又能堅正自守當時權
貴欲一見之竟不為屈至於通判公又為張魏所知持論凜
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謂無忝於所生者前輩高風誠可敬仰
為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或曰今人志在
趨利聞人道及此等事則多非毀詆笑先生曰其當面謂得他
當面言之猶似可又有口以為是心實非之存在胸中不知
不曾做出怪事者故尤可畏 賀孫 胡泳云 [illegible]
[illegible]名世 臨川人學甚博趙丞相以白衣起為著作郎與先生

部同爲吏部甚撥畏之有攷證文字甚多攷證姓氏一部甚
詳紹興府有印板謂左丘姓人有牌傍在齊其左氏只是姓
左先生云楚左史倚相世爲史官恐其後也邓著作後爲秦
檜以傳出秘書文字罪之檄官勒停 揚
熊叔雅許 玄王時班將世金人入寇京城不守時班妻被擄取婦
女與旁人人號時班爲虜人外公當秦檜時叔雅知永州魏
公時安置永州秦檜之父曾爲玉山知縣玉山人要爲老秦
立祠堂求叔雅作記叔雅賀之魏公魏公令勿自作叔雅自
後只是言貲這後恐不得差遣十數日後魏公知其意與之
曰前日所謂作祠堂記作也不妨叔雅作之大意言人問公
有甚異政曰無異政只見民父子有親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之倫皆如此好了子太師得其道以治天下亦然遂立大碑
於玉山 揚
三山黃明仲 登 是黃儀正之父 黃翁云黃明仲登徵中父登後因翁云永福縣人
人其人朴實公介爲某縣宰 黃翁云 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若
都請 皆翁云主夫但一揖不及只坐論 但一揖 問諸公能打對否
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曰對甚云
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也須
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此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
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 對害便只管要利去 須知道利
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那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
不要更到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雖近於迂闊然邦
甚好令不可多見矣 賀孫。當録云一揖而退此亦可書其
說解云秦觀邑人依本分莫於閒事到公庭言雖質愨亦好
揚錄云其人爲政簡易編緝累後坐化死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令之轄邵能有此心否歟
王龜齡學也粗疏只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懇表裏如一所至州
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賀孫

王龜齡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
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日黃堂一盃酒
使君端爲庶民斟七邑宰皆爲之感動其爲政甚嚴而能以
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
不計其數公亦爲之垂涕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 賀孫
汪端明學亦平正然疏文亦平正不好小路曲徑福唐政事頗
靜與福亦相宜蜀政不及見事亦快 揚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某老問禪恪焦之老欲
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某某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
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 雄名䕫字京人諸
講此士。
汪聖錫曰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爲事故其晚年德成行
尊爲世名卿 欽
汪季路甚子細但爲人性太寬理會事不能得了 義剛
祇保汝明嘗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備守施元之謂張曰
祝婢乃其女婢祝汗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之於上上
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莫若無不須以此陷人遂除
遣一兵士之類來體探其事往來月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
投都監曰秦聖旨來探祝編修家公事遂叫集鄰里作保明
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 揚
主上一日嘉歎白明直言遂問近臣曰昔時有一魏掞之好直
言今何在左右以死對問有子弟否無人爲奏陳遂贈直秘
閣宣教郎 揚
這箇理易曉而難明某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雲說一種
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爲之躍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
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
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 僩
論林艾軒作艾軒經曰林成季井伯爲艾軒作墓銘謂艾軒著

書但云至乎學講中庸九經及其篇是守軒所著此是有所云不得底嘗見九經口義先說一段曾子全與所講不干涉其說是言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人看時都理會不得某卻曾見他口說來乃是說道巍巍乎者世上有恁地大底事惟天有之惟堯則之下面又說箇巍巍乎者言此大事又是天與堯有之舜禹都不與此蓋是歐奉光堯不知卻推倒舜禹又云在興化南寺見艾軒言曾點言志一段歸自擬著作饋字此是物各付物之意某云如何見得艾軒云曾點不是要與冠者童子去浴沂沂風雩只是見那人有冠者有童子也有在那裏浴底也有在那裏來底也有在那裏舞雩底詠而歸底曾點見得這意思此謂物各付物艾軒甚樣其說密言於先生也僩

王說習之性直好人與林艾軒輩行上即位即召見論不可講和上一日謂宰臣曰前日上殿有箇生得暴霹是言此忘了甚底官人議論亦好遂除官龍舒貴是之笑王習之以不講和奉上意先生謂習之直不是奉上意只是多識前言知前輩大體頭識義理又有才做得去亦有文小官時甚好爲正言時攻曾龍後來心術一偏至於如此可惜可惜又不如陳雁宋全不如他卻較好僩

因給舍繳駁事而大臣無所可否云昔梁叔子將爲執政時曾語劉樞云某若當地頭有文字從中出不當者如何也須說教住了始得後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初不聞有甚執奏劉樞深怪其事後見錢某因事說及丞相煞有力中出文字日日有之丞相每每袖回了而後已自今觀之又不見此蹟

某人初登宰輔奏遂妻將立忽有旨召妻乞出甚力在六和塔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過樞天下屬望者有召之命遂由樞密無奏止坐視丞相以近習故去國其意只以入樞

未久恐說不行而去爲人所笑故放過此一著是甚小事直御云人日日常將理來弄將箇身心底幾遍事任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難得不變如某人固謂世人所望但此等亦須不要官爵方做得曰固是若是不要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爲之汗栗一箇自己便須在兵刃之間然漢唐時宰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聞州至賓而人多畏懼到合說處反似虎致道因問武后事狄梁公雖復王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世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爲得張柬之立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卻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均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呂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兵略故布置諸呂於諸軍平勃之成功也適值呂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又云中宗天不敢爲斷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其之際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願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又未知何以收拾人心這箇處極難賜

耿京起義兵爲天平但節度使有張安國者亦起兵與京爲兩路辛幼安時在京幕下爲掌書記方奉命來此致歸朝之義則京已爲安國所殺幼安後歸挾安國以上還朝以正典刑辛幼安亦是箇人才豈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賞罰則彼自服矣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長更不問之相其所短當爲等者將不之卻及其所長更又不敢收拾而用之僩

問陳尭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它略不警策之及至

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使如終廢此人作帥亦有勝它
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僩
近世如汪端明專理會民如辛幼安却是專理會兵不管民他
這理會兵時下便要驅山塞海其勢可畏枅
辛幼安為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孫甫
再為帥律己愈謹御吏愈嚴然其詞如此方是道
劉樞帥建康所得月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餘蠲後來
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來
作漕甚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呼歐云
劉共父劉第規模宏廣先生勸止之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恭
甫意不樂也燾
劉寶學初娶熊氏生樞密半文子方落地聞是男即命毀其秀
直閣為子熊不樂者不問竟以是而反後樞密娶呂氏入門
未發即命呂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為嫁資呂即送與之淳

宗曾功湖州閣閑良安本謝拓發事云即此便是此處亦燾
金安節為人好揚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似出可竊無窮曰不然要無
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辰常說九若部分做兩邊身
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
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
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
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
猥曰姑當是大亂之道也歟何信而後諫欲委曲以濟事
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為也僩
孫逢吉從之然好初除　便上一文字盡將今所諱忌如
正心誠意許多說話一齊盡說出看來這是合着說底話只
如今人那箇口道是是那箇不多方去回避僩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余古失

於許然使其言見聽不無所補今在外則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要之却亦有以救其失也如一子却所謂是中之不中節者燾
耿直之作浙漕時有一榜在客位甚好說用考課之法雖州縣
官有考用援有績可考皆發薦章如考課在上而映責殿最
即降次等今在鎮江亦然若曰辟在山林不知其時得時秉
謂不行曰向來耿守有一書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從周曰
此義尚如何說曰也只是前來說若如耿說却是聖人倣得
此骨董要把來使全不自心中流出從周曰伊尹耕於有莘
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處濂溪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伊尹恥其君不君於小學者皆橫此心在胸中知是否
行其不可曰亦是私修身養性與致君澤民只是一理義剛
吳公路作南劍太守歡詞曰事無大小為之必成害無大小除
之必去此見其志氣方
王公子說其下吉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人皆高

之官宦以承順為事勿犯顏而出誰肯作小官看節是
也其見如此之卑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揚
近年有洪邦直為守以獻投於求救於伯圭伯圭薦之甘抃甘
抃薦之上召見賜錢以為此人能廉而賢除監察御史振
先生聞黃文叔之死頗傷之云觀其文字議論是一箇白直要
快底人想是悶死了京不行諫不聽要去又不得去也舉
蜀人因言蜀中今年熱死了係名色人如胡子遠吳挺都是
有氣骨底人吳是得力將僩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則感慨憤激者惟於趙子
直黃文叔見之耳僩
趙子直本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某將入蜀蜀中亦無事可理
會危欲請於朝得以淮漕事其可理會也曰出於朝廷之
意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梢或有小事請乞不
行便難出手如擧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吏而不從

其效或求錢米以補助之而不從其所求這如何做得
趙子直政事都瑣碎看見都則人曾向擇之云朱丈想得不喜
某政事可知是不喜　僩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
是見不破爾　燾
趙子直要分門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呂編稍長
逐人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都去更拆散了不見其全矣　笑
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處不知
何以見先帝　歟
一日獨侍坐先生忽嚬蹙云趙丞相謫命以出胡紘問胡紘不
知曾識他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莆陽之政亦好
但見朋友多說其很愎某曰丞相前日之事被他都是否曰
也有些不是處問所以不足處曰公他日當自見之先生又
曰一時正人皆已出去今全無一好人在朝某向鄭湜之當
時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爲
奇特曰也不必如此但是後來既罷之後便出亦自好也却
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說教他不做便出亦無此與故某
曰且如寫鄭公繳遂國大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白當公
既做後遂爲例先生繳奏而不答某又問丞相秉軸首召先
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爲太平可致然一日報中批宣
不悟或竊議者云先生講筵早晩入講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
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晩入講筵外其之請是自求如此
然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
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謂過而已有來亦只是文具相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能踐者亦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向時本是
闒茸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負貴好人盡屏除了故
這一輩稍稍能不變便稱好人甚實稱量九品之中方是中
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
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曉須在某處得書來說學
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
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
此若懶便放教勤說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
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
只是杭唐曰子不濟事只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
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
不透欲過這邊又捨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友朋之議又
緣酒被某人擡獎得太過正如舟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
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泛將去這船終不動
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
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
六七十人隨著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
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
石霜處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
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
隨衆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
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
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
肯詭隨人也　廣錄云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時只是能隨人道不會不肯因人昔老南去參慈明時已有林木他了記殺入是室見慈明大夫遂入其室又林後乃云有疑不決然非大丈夫遂入其室
某常說怪不
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
以拔其本心之陷溺所以個個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
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
猛精進淸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爲外物所
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
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爲文章以求富貴耳曰

長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善其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此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彩做事不成 僩

彭若正德美記得無限史記只是不肯說只要說一般無巴鼻底道理在南棋說溫故而知新不足今人所說之故新故者性也新者心也溫性而知心故可以為人師其說道理如此然口嘵嘵不肯已 拱



本朝七

盜賊

劍中有趙教授者因二蘇斥逐以此搖動人心遂反當時也自響應但未幾而哲宗上仙事體皆變了所以做得來也沒巴鼻蜀人大故強悍易反成都嘗有一通判要反已與府中都吏容將討有謀了不知如何一婢走出來告云日逐有官員來議事師因下簾令辦府中人則皆每日所見合謀者其事遂敗 僩

方臘起向鄉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寇不戰而自平 揚

伊川嘗說今人都麻了蓋自祖宗以來多尚寬仁不曾用大刑之弊由此人皆不牧四方無盜賊後來靖康時多齊盜虜難方以朝廷無戰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皆隨即作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虜人不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饑荒極了 燾

方臘之亂愚民望風響應其間聚黨剽掠者皆假竊臘之名字人人曰方臘來矣所至屠劉臘之婦紅裝盛飾如后妃之象以氣貌覺懷間就日中行則光彩爛然競傳以為祥瑞 顯

論及揚么云當時也無甚大賊不過只是盜賊而已如李成之徒也只是劫掠若無計則不過自食人皆不是做事底 燾

建賊范汝為本無技能為盜亦非其本心其叔積中知素有包藏陰結徒黨置兵器蒲倉箱中其徒勸之舉事每猶豫若有所待有不快於中者輒火十數家且殺人因劫之為若其人終不肯但曰時未可我決不能為汝輩可別推一人為主衆遂擁戴汝為舞乃猖獗建之士如歐陽穎士施逵吳琮若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置偽官曰以蕭曹房杜自相標置以漢祖唐宗頌其功德汝為愚人偃然當之

朝廷遣官軍來平賊時秋稼已熟賊聞官軍且至拔水灌田又以禾穟相結連已而決塍去水官軍至不諳其山川道路賊縱之入山山路險隘騎卒不能前賊盡殺官軍已疲困乃出平原以誘官軍官軍出山至平疇田中既爲結穟牽絆又陷泥淖賊因四面蹙擊之官軍大敗乘勝據建州三年累降累叛竟遣韓世忠來方能勦除之汝爲自縊尸爲衆所焚弟雄被勦建人陸棠謝尚有鄉曲之譽[illegible]使二人來招我吾降矣朝廷遣之既而賊有二心乃拘係又之歐陽董又說之日益切因猶豫遂爲賊用賊敗歐陽顥士昇琮先誅死陸謝苑達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達謂二人曰吾輩至必死與其戮于市朝且抱痛楚曷若早自裁二人曰何可得自死達曰易爾乃密令一人爲槊三元小大形色俱相似一乃無毒者達取無毒者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達既至行在歸罪于二人理官無所考證達從末減但編置湖南某州中



途又逃去或爲道人或爲行者或爲人典庫藏後逃遁過淮去有喜其材者以女妻之住數月復北走降虜改名宜生登僞科後擢用其歲逆亮將犯淮時猶爲之奉使此來時黃尚書通老爲館伴黃幼與之同筆硯雅相好至是不欲見其人以疾辭遂改名張子公宜生猶問子公通老安在子公必避對欲知虜中事不可得因登六和塔子公領客宜生先登乘間之曰奉使得無首丘之念乎宜生曰必來言方終而介使至宜生色爲之變既歸即爲虜所誅[illegible]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莊端生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告之一日引入書院父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牢春壁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告皆稱其如此婦人愈爲所取後以女妻之乃陸棠也及范汝爲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僩

李椅謫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税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爲李王反謂官兵爲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廣

濫州之事朝廷既是命委清強官體究帥司若有謀只那體究官便是捉賊官且如揀差體究官帥司措發着一不下司文字與之令到地頭體究隨宜便與處分若體究官到彼他見朝廷之意未十分來煎迫亦須開門放入但只與之言今日之事既是如此若大兵四合勦滅亦不難今亦未能如是但你這頭首人合當出來陳說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則收而衆之事即定矣若遽然進兵掩捕則事勢須激城中之人未可保而州郡必且殘破僩

## 夷狄

西夏李繼遷本夷狄姓拓跋後賜姓李五代時有其地國初世



襲太宗欲取之遂召繼遷歸京師以別人代之一日繼遷逃歸朝廷費無限心力不能得遂以其兄繼隆知夏州令招之其兄遂陰與之合每奏朝廷謂已無事後朝廷又召其兄歸繼遷遂復有其地靈州爲朝廷又在西夏之外爲西夏截斷又以兵圍之使不得通朝廷靈州絕遠難救援又其地渾沙無水不可糒每兵行則用水以自隨渴殺了多少人行其沙地上皆軟陷了數百人爲只見不在太宗心欲棄之而不言時參政張洎[illegible]又以揣知上意即進可棄之說上問宰相呂端又令各進說端言如此則各有說非僉議合謀之意洎即詆端避事端言洎不過揣合上意後洎即進說端不曾進上謂洎揣合果如端言封還其說朝廷遂詔靈州守臣出兵與接漸漸離去棄之張齊賢以爲不可如此則被夏人掩殺須是與之戰勝則得之不勝則漸漸引去方議未定忽報靈州已爲夏人所破矣因而爲彼所有後來朝

廷費了幾多氣力去取韓范張用兵後徐禧永樂之敗是也張魏公舊官於陝西嘗登高望見西夏界外則西夏土地亦不甚闊如何強盛彼他守得如此好祖宗時兵每出輒敗今依舊五州全又更取過那邊去了土地合闊矣只見強盛處人亦不奈何當時亦曾敗於彼 揚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猶索守其本只是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葛懷敏敗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自來納款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不死數年又必有甚變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曰以為功朝廷正未有所處又却二國自相侵凌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多勇健善鬬三五年必一次為邊患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一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來當故做得住心地 道夫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有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察挺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把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底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待事對行戰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遂使請和 揚

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池錄作蜀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illegible]松山不生[illegible]木本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



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神宗銳意欲取橫山蓋得橫山則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橫山之要又在永樂故永樂之城夏人以死爭之我師大敗神宗聞喪師大慟聖躬由是不豫和元年童貫命种師道劉延慶等取夏國求知等寨大年人而遷六月夏人納款初夏人[illegible]中王[illegible]范仲淹[illegible]建[illegible]王師失利伸宗[illegible]致初[illegible]是十餘年遂得[illegible]汴[illegible]家是[illegible]下然定策益以多故其後[illegible]已[illegible]太原夏人[illegible]有[illegible]外閉是橫山之取有以[illegible]於[illegible]也又曰神宗初即位富公為相問為治之要富公曰須是二十年不說著用兵二字此一句便與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說稱上旨君臣相得甚懽時建昌軍司戶王韶上平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為秦鳳路經略司機宜後知通遠軍遂一戰而復熙河捷書聞上大喜解白玉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韶為龍圖閣待制以為熙河帥熙河本無兆軍因復其地改為熙州只是廣莫之鄉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狃於一勝之後朝論一意主於用兵三敗至於永樂極矣永樂之敗徐禧死之禧師川之父黃魯直之妹夫也能文章好談兵也有邊策行於世文字甚好二蘇之文未出學者爭傳誦之 賀孫

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是大國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 義剛

人主好勤遠畧底也是無意思當初高麗遣使來朝廷只就他使者以禮答遣之神宗却要別差兩使去緣他那裏知文故兩使皆侍從皆是文人高麗自是臣屬之國如何比得契丹契丹自是敵國 揚

嘗見韓無咎說高麗入貢時神宗諭其進先秦古書及進來內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甚喜即欲頒行天下王介甫恐壞他新經遂奏云真偽未可知焉一刊行後為他所欺豈不貽笑夷夏神宗遂止本亦不傳以某觀之未必有是事蓋招徠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是甚次第聰明設使所進真有

契于上心亦豈介甫所能止之又記文昌雜錄中說高麗所
進孝經門上下卻未詳緯經只是讖緯之書必無進先秦古書
之事但嘗聞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章下高麗本云義
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
道也此說近是 僩

或問高麗風俗好曰也終帶箕子之風後來遣子弟入辟雍及
第而歸者甚多嘗見先人同年小錄中有賓貢者即其所貢
之士也 賓貢二字 當時宣賜幣帛之外又賜介甫新經三十
本盛以黑函黃帕其外得者皆寶藏之 僩

國家方與女真和時高麗遣使來求近上醫師二人上召老醫
擇二人遣往至則日夕厚禮之但不問醫而多問禁中事二醫
怪而問之高麗主曰我有緊密事欲達宋皇恐所遣使不能
密故欲得宋皇親近之人而分付之所以問公禁中事者欲
以見公是所親信耳二人因問之高麗主曰聞宋皇欲與女

卷百卅三 六

真和夾攻契丹此非良策蓋我國與女真陸路相通常使人
察之女真不是好人勝契丹後必及宋而我國亦不能自存
此合當思所以備之二人問所以備之之說曰女真作一陣
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勝之因令觀教其女真陣甚如拐子
馬之類二人歸奏上怒召老醫責之其一人出門吐血後
不死其一人歸即死 義剛 ○ [illegible]

高麗與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滅者多是有術以制之高麗要
五十餘主今此方為權臣所篡而易姓 義剛 [illegible]

金虜舊巢在會寧府四時遷徙無常春則往鴨綠江獵夏則往
一山 名 極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令都
燕山矣 揚

燕山之北古有大山嶺為隔但有一路傍險水從來石晉以與
耶律則其險路在其度內矣 揚

燕山是古幽州石晉割賂契丹契丹既為金人所滅其種之傑
者遂來據燕其主死其妻蕭太后主之童貫蔡攸往取之番
番兵敗後金人自取之朝廷求之遂盡載數州之物婦女之
類而去更索虜賞之朝廷以其所索之物與之遂得數州
空地朝廷空內帑以守之郭藥師者燕將初歸本朝金人來
取燕遂歸金郭只留守燕及本朝得燕郭又迎降金人一日
大節 [illegible] 官吏都赴賀郭郭留 [illegible] 盡取各人家屬之類盡來
欲少頃金人兵至無一人得脫者自此遂入寇矣朝廷與大

卷百卅三 七

金遼結好百十年矣一日忽與金人約共攻遼而本朝無一人
往是時方十三起童貫白這邊來了遂不及往既失約後取
燕又是金人金人見本朝屢敗兵於燕遂有入寇之心是時
相王黼主其事童貫主兵蔡攸副之蔡京不主作詩送其子
云百年信約宜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京作事都作兩下取
燕有功則其子在無功則渠不曾主又有一子絛上書言其
父不是蘭亦指其父之謀也金寇初圍城時京云有一策奇
使虜人一兵不反朝廷使人問之云見上方可言寇去人問
之云決汴河可以灌之後寇再來未至時已決之矣西北數
千里渺然巨浸東南遂為寇所據四方音問一信不通以此
故也 揚

粘罕圍太原一年有餘姚師古輩皆為其戰退遂破太原張孝
純守太原一年多少辛苦及城破拚一死不得遂降後為劉
豫處官太原既破遂一直圍京城 揚

李若水勸欽宗出李謂虜人可信爾後洸人瞞就以此信之 揚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帛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 揚

虜人有一謀時聚諸埠長於一屋內全不言只用一物畫地謀了便各去做如其事雖決使出野外無人處去商量 揚

兀朮征蒙死於道有三策獻於虜主一則以汴京立淵聖欲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曰若行前二者也彼他攪又曰道君有子四十人只做二十人歸來這二十人親王也要物事供他 僩

虜至紹興守臣李鄴降虜及僞至明州張俊大殺一番得之海虜人走明州人今尚怨張俊不秉時殺去可大勝遂休了辛巳逆亮來時一隊自海中來李寶自膠西殺敗李鄴既降與虜酋並馬出有一衛士赴馳不及尚留紹興見之以一大方磚遂打其酋幾中因被害死之今立一廟在其所賜旌忠額後人皆於其廟畫其像其室一切遂去之說與王書令崇奉之先生又云其在時更為大其廟其衛士姓唐 揚

劉豫來寇朝廷只管謀避許李伯紀云自南京退維揚遂失河東北自維揚退金陵遂失京東西一番退一番失設若是金人來奈熱不得亦着去不能久留今又只是劉豫其是這邊人渠得一邑守一邑得一郡守一郡如何只管逃避 揚

逆亮入寇時劉信叔在揚州亮欲至劉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白了城多寫元顏亮死於此字亮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多不可容必致變果死滅 揚

王仲衡云虜中大臣有過時用紫茸氈鋪地令伏其上杖之嘗有一宰相一附馬受杖附馬因此悒怏而死非恨其杖也恨不得紫茸氈也又曰嘗有一官人出有一吏人來至其伐閣中背上黃漱漱得一束文字共問何文字曰吏書也那官人伊在史官某問可皆否曰不妨遂開看內有一段云詔曰宰相姓名其謀略我者以為是合盡心以贊其謀以為不是合盡忠極力以諫之不可依違以敗成算今某人略略諫之可杖六十 賀

揚割大師阿骨打之猶吳乞買之猶阿骨打弟完顏亶之猶完顏亮之元頭雞為王孫斡离不斡离嗢兀朮皆阿骨打兒弟也阿骨打既死諸酋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買死國人欲立阿骨打之子暗版孛堇烈何五字不知暗版孛堇烈名字虜中謂大官人也諳宮人也孛堇大官人者即所謂太子也諸酋不肯復立吳乞買暗版之子完顏亶而以暗版孛堇烈為相暗版孛堇烈實繼太望云已當為主亶實之遂殺宗盤一日遂誅二十七王皆宗室亦被誅孛堇烈亦在其中二十七王皆其宗盤兄弟也遂篡宗族親者皆殺了亶又為亮所弒自立為王先名亶後以其字以衆字遂改名亮亮其名皆兄弟也體之兄叔名皆稱二粘罕亦阿骨打族人嘗為刑初入中國破京師斡离不粘罕也斡离不早死粘罕嗢後亦早死粘罕後來勸立劉豫內則蕭慶主其事蕭慶用事及兀朮權慴廢劉豫而誅蕭慶粘罕爭之不能得竟遂悉之粘罕悒怏而死後來獨兀朮得後死初虜人中國問何姓最大中原人答以王姓最大虜人呼王為完顏自是王者之後遂姓完顏又問虜人今衆是音曰李急倒他未得被他立得箇頭勢大若十分中做得一兩分事使足以扶持振起除是大無道殘暴酷虐則不知如何若是如此做將去無太段殘暴之事恐卒消磨他未得蓋其勢易以振起也 卓

論及北虜事當初起時如山林虎豹縱於原野豈是人伯謨曰當時曲端獻策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方可取先生曰阿骨打纔得燕州便死留兒有人論虜人無事權在其主用兵權在於故虜主不用兵此說是大抵當初出時是夷狄及志

得意蒲與我何異因語某人欲請邊郡自效先生曰易曰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上之人不欲用兵而
我自欲爲之是不識時問恢復之事多始勤終惰如何曰只
以私意爲之不以復讎爲念 可學
爲王大故會他所以要和親者蓋恐用兵時諸將執兵權或得
要已不如和親可坐享富貴之樂其初雖是利於用兵到後
來惟恐我來與他厮殺 義剛
葛王使是會底他立得年號也強謂之大定 義剛
葛王懲逆亮之敗一向以仁政自居
先生喟然嘆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或者說葛王
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爲小堯舜曰他能尊行堯舜
之道要做大堯舜也由他又曰他豈能變夷狄之風恐只是
天資高偶合仁政耳 仁友
南渡之後說復讎者惟胡氏父子說得無病其餘並是半上落



下說雖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所以高宗只以區
區成敗進退之到秦檜主和虜歸河南上下欣然便只說得
地之美更不說大義若無范伯達如圭則陵寢一向忘之矣
魏公時責永州亦入文字只說莫與之和如何感動魏公傾
五路兵爲富平之敗又潰於淮上若無氣力也是做不得事
韓魏公慇是箇人物然亦適是人事恰做得若更向上且怕
難檜當 賀孫 論
檜死上即位二大有爲之大機會 揚
邵弘取泗州胡昉取海州 邵公人謀家翊南揚才人 唐鄧波三州皆官軍取
之王師驟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婦女之類不可言矣 玠
更要人錢虜騎來走歸矣 方人一番又後救兵到泗州才解弘揚力死
泗海唐鄧四州皆可取西京中原之地逆亮來時用兵僅取得
此四州而湯思退無故與之惜哉 揚
晉人下兵却是巳得蜀從蜀中造船直抵南岸周世宗只圖江

南是時襄漢蜀中別有王所以屯淮上開河抵江今蜀中並
兵可以入武關從襄漢趨鄧可以擣汝洛歸淮上可以取徐
州辛巳間官軍已奪宿州國家若大舉只用十五萬精兵 賀孫
江州皇甫倜曾領兵守信陽作山寨三年云由其山撥金房
諸山而出取西京中原云國家用事其願當此一路云都不
用國家兵糧沿路人皆自願爲兵且與糧其父忠翊能同甘
苦得士心不附內貴然亦未必能以得御兵而戰也 揚
陳問復讎之義禮記疏云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讎又其書蔡人
許五世復讎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讎又某人引魯桓公爲齊
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譏自桓至定公
九世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是九世不復讎也此說如
何曰謂復百世之讎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讎者謂親親之恩
欲至五世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與春秋不譏春秋美之
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說春秋何嘗說不譏與美他來聖人



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譏
美爲言不知他何從見聖人譏美之意又曰事也易稱國君
復讎之事又不同僩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
曰這事難說又之曰凡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勢做才放冷
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事他親見齊襄公殺其父既不能
復又親與之燕會又與之主婚築王姬之館於東門之外使
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爲如此豈特不能復而巳既親與讎
人如此如何更責他報齊桓公況更欲責定公夾谷之會爭
那東去見讎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
事有所不可也自沒氣勢無意思了又況齊桓公率諸侯尊
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
箇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征罪自來召諸侯如
此則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爲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
叛齊乃叛周也又況桓公做得氣執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

復得讎若欲復讎則襄王殺其父之時莊公當以不共戴天之
之故告之天子方伯連率必以復讎爲事殺得襄公而後已
如此方快人既不能然又親與之同會與之主婚於其正當
底讎人尚如此則其子何罪又况其子承其被殺之而入國
又做得國來自好莊公之所不如宜其不能復而使首尊之
也陳閒若莊公能深殺公了復與桓公爲會可否曰無殺襄
公則兩家之事已了兩邊方平自與桓公爲會亦何妨但莊
公若能殺襄公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功將在莊公而不
在齊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氣勢方
急時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後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
如此做也自鼓氣不振又况復讎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讎
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思漢武帝引春秋九世復讎之說
遂征胡狄欲爲高祖報讎春秋何處如此說諸公讀此還信
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詭耳如本朝靖



康虜人之禍若來只是高宗初年乘兀朮粘罕斡離不及阿
骨打未死之時人心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讎就此
便打疊了他方快人意孝宗即位銳意雪恥恐事已經隔遠
吾敵者非親殺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當時
賢者端人正士者又以復讎爲非和議爲是而乘時喜功名
輕薄巧言之士則欲復讎彼端人正士豈故欲忘此虜盡是
其時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彬父之徒
百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說動其實無能用着輒敗只志在
脫賺富貴而已所以孝宗盡被這樣底欺做事不成蓋以此
耳僩云但不能殺虜主耳若而今捉得虜人來殺之少報父
祖之怨豈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
事你若捉得他父祖來殺豈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孫干他
甚事又問既中又引君以雖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讎如
此則是殺君豈有此理曰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

事說聖人是之曰聖人何嘗有明文是子將來今之爲春秋
者都是如此胡問賊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將墜諸
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言常執之但勿爲兵首從人以殺之
可也曰盡是胡解子思之意蓋爲或人問禮爲舊君有服禮
歟子思因云人君退人無禮如此他不爲戎首來殺你已自
好了何况更望其爲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甚之之辭非
言人臣不見禮於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讀書不可穿鑿須看
他大意〔僩〕

恢復之計須是自家喫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
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僩〕

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戰便和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
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
軼得我今五六十年間只以和爲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
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當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爲養兵之資則
虜首可梟矣〔燾〕

近見吳公濟會中朋友時文策其間有問道德功術者一篇
一篇以功術爲不好一篇以爲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
術無道德則功術不好前篇不如後篇某常見一宰相說上
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說恢復某應之曰公便
說得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爲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
因說爲政篇道德政刑與此一般有道德則刑政乃在其中
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政刑耳

本朝禦戎始終爲和字壞後來人見景德之和無患遂只管守
之殊不知當時本朝全盛抵得住後來與女眞彼此之勢如
何了〔揚〕

問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
禍云終始爲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和及高宗

渡江亦只欲講和閒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虜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他當初自虜中來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簡又投合虜人之意虜人是時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陣怕了兼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 卓

秦檜自虜中歸見虜人溺於聲色宴安（得之中□劉國）者亦有厭兵意秦得此意遂歸來主和其初亦善矣然屈己奉之渦不為一毫計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後當逆亮之亂一擧而復中原一大機會也惜哉 揚

秦檜講和時歲幣絹二萬五千匹銀二萬五千兩今歲絹減五千匹銀減五千兩此定數每常往來人事禮數皆用金銀器盛腦子貴緣物之類所費不貲大約等絹三千五百文一匹銀二千五百文一兩大數一百二十萬緡被來時只是些羊巴匹段之類甚微 揚



歷代一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麄率 閎祖○以下歷代史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振

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伯恭母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様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illegible]器遠說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云云先生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曰甚當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訓

問言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淮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盡削去吳王字訓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屛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鄭人具錄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賀

顏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況其他史無注者讀宣渭上詔令單于毋謁范升劾周黨伏而不謁謂不知是何禮數觀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 ○方子

賀孫又[illegible]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
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
周官只知今文字太齊整了
漢書豈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如豈若匹夫匹婦之
爲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一箇人字甚分曉擷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拳音拳捲實縛今之貫抻手團也言解
鬪者當善解之不可牽引絲繩也批亢搗虛亢音剛喉嚨也
言與人鬪者不扼其喉衿其背未見其能勝也僩
沈存中以班固律曆志定言數處爲脫說是小說中脫簡之處
蓋不曉算法而言爾獻
漢書引繩排根緒不附己者今人誤讀根爲拔注云擯今言根
格擠排之類蓋關中俗語如此根格猶云抵拒排擠也引繩
排根如以繩抨拒然僩
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者方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淵明作閑
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皆頹如此東坡此
文亦不曾見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先生云云又
云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揚
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與之一
舊唐書一傳載乞加恩相王事其文曰恩加四海宋景字爲國
作恩加骨肉
五代史冒假借太原以劉知遠之後非借稱黠歟可也揚
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處如官
者張居翰當時但言從取一日則一日国二日則二日国歟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可見又曰溫公不取
公真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
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碔砆之於
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

非者以其有異也又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
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着都無
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却別做論說以斷之驤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
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明仲看御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
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
非溫公節也方
溫公無自節通鑑今所有者乃僞本序亦僞作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
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
改得其只以甲子繫年下而注所改年號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
議曰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而方有此兩句比



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却
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
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
鑑此類多矣僩
通鑑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謂收之爲奴婢不得比
良民有罪則民得以告之官而自殺之僩
溫公論才德處未盡如此則才都是不好底物矣僩
或問溫公才德之辯曰溫公之言非不是但語脉有病耳才如
何全做不好人有剛明果決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謂昏
德若塊然無能爲亦何取於德德是得諸己才是所能爲若
以才德兼全爲聖人却是聖人又夾雜箇好不好也銖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
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
德兼全之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

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僩

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忠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便將何者喚作德也欽

溫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察強毅為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 賜

陳仲亨問說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使有是才更要德須著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看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賜

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看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殺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識義理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綿蕝之說如何制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只為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 丁公雍齒 其後一處所在又卻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亞夫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溫公此様處議論極純因論溫公義理不透

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 揚

溫公謂魏為正統使當三國時便去仕魏矣 僩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 脫

溫公之言如菽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學蒙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 僩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 僩

康節論司馬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言 不讀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

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

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它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卻貶其說 當

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此文字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疏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



問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所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生文章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建成元吉此亦據他前好處然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從此様且得見看也

一事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

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

唐鑑議論以為綴不切者其餘皆是介甫更改造新法神考專意任之以為真可以振起國勢一新其舊范氏之論每以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間而不在法知言與自在於郎用

唐鑑意正有疏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
理不及唐鑑耳 僩

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
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
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
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得窮
問古今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使不平之類

成說二氣五行錯揉萬變曰物久自有弊壞秦漢而下二氣五
行自是較昏濁不如太古之清明純粹且如中星自堯時至
今已自差五十度了秦漢而下自是弊壞得甚光武起整得
略略地後又不好了又得唐太宗起來整得略略地後又
不好了終不能如太古或云本然底亦不壞曰固是總論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爲世臣據襲莫可誰何
而畿內土地亦皆爲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

語類 卷百卅四 六

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鄶地間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
處其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其勢當以爲郡縣之事已
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僩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
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是宗族爭國
便不納秦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公此乃畏其大卿分爭之
兆 人傑

問春秋時良法美意尚有存者曰古今遼遠使有良法美意多所
以下春

成周之時卿士甚小到後來鄭武公們爲王卿士便是宰相樣
如後世侍中中書令一般

論周雖卿士不同在周官六卿之外言之則卿士乃是六卿之
士也 士毅 人如皇父卿士番爲司徒如周公爲冢宰公政亦
卿士卿士權月令御戒公爲平王卿士之類則是攝一職不知

如何 子蒙

封建世臣賢者與國身處初間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如何
劉學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楚是強大所以能若不更伯楚必吞周
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公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
事威公亦不欲將他做王僭天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
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也是委曲遷他許多禮數亦如威
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殺民之意未泯也設使
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只連禍結何時而
已到得戰國時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僩

問揚子謂仲子產如何揚子謂管仲只是功利心不好子產較近道
理聖人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然只就得如此如何是本原
頭的處否曰是本原上有問得全未知可把文正所爲似子產
威是否曰文正陳決不相似亦稱曰只是誠 賀孫

語類 卷百卅四 七

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
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管仲之道亦必如
此做

問管仲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此只是信禮否曰此是假禮信之
名以欺人欲庶而用之非誠心也如湯之於葛伯云無以供
粢盛湯使亳衆往爲之耕爲云無以供犧牲湯使人遺之牛
羊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非是以此餌之而圖以殺之也又
云司馬遷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皆是陰德
以分紂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誠於爲民者若此又云漢高
祖收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
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
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
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卓

因論齊武子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多世臣
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曉義理古時君臣都
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一國有
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來便都遂絕今
世如士人猶略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去京師動數千里
它曉得甚麼君臣本朝但制兵却有古意太祖軍法曰一階
一級皆歸服事之儀故軍中階級却嚴有定分 義剛
鬻拳只是箇粗豪人其意則忠而其事皆非理不足言也 僩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之亂臣賊子亦未
可又問還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為通論否曰古人
自有這般事如不為舊君服之義可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
又別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曾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
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除曾知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
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 木之

卷百卅四 八

越種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處故後號為百越此間處
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
本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蓼
巢之類皆是初間若不得齊威管仲看他氣勢定是吞周室
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美哉吳之所以得破楚也
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
公巫臣往吳教之射御戰陳這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
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
是蠻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南越地平曠闊廣是東越地狹
多阻南粵是今柳州誤謂柳為南越 僩
越都會稽秦隸閩中地只如今閩狹後并吳了却移都平江亦
名會稽秦後於平江立會稽郡吳越國勢人物亦不爭多越
尚看許多氣力今看何止於吳所以圖之者又不及越如何
濟事今做時亦須看喫些艱辛如越始得范蠡種去此難
二人皆在越籍紹中此是難其在紹興想像越
仰人越止一小國當時亦未甚大臣當負在越
未是難事然自越之後後來不曾見便有一人似之
之難也 僩
范蠡載西子以往王銍性之言歷攷文書無此事其原出杜牧
之詩云西子下吳會一舸隨鴟夷王嘗解此意又不然曰王性
之不成器如這般疑事渠讀書多故究得甚精且多也 揚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折子擊知非知道者之言
不成我貧賤便可凌人此豈忘乎貧賤富貴者哉陳仲亨不
以為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擊語意而發但子方却
別有箇意思它後面說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此是說
我只是貧賤不肯自然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
聖人無小大無敢慢不肯如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所移
者有間矣聖人氣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卷百卅四 九

戰國以下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裏有智慧
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事也是心不
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 僩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
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只是他門愛去立說後都不
去考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齊殺湣
王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
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它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
遂休了它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
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它也煞費氣力被
它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
之師它當時也恣意去鹵掠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不過如此舉指它當時事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

它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見樂毅也無奈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棄𤓰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僩）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蘦）

樂毅莒即墨之國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有新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木之）

（之謂綱繇嗇書）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知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爲奇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持區區之趙而鬬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勳之今能使秦不如兵有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它說它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它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擷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箇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它後方恁地做若其它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它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它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賀孫）



春秋時相殺甚者若相罵然長平坑殺四十萬人史遷言不足信敗則有之若盡坑四十萬人將幾多所在又趙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受死決不可信又說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類何嘗有此等事皆史之溢言

常疑四十萬人死恐只司馬遷作文如此未必能盡坑得許多人（僩）

常患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僩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麤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同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僩）

燕丹知燕必亡故爲荊軻之舉（僩）

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疎

陳仲亨問合從便不便曰溫公是說合從爲六國之便觀當時合從時秦也是懼蓋天下盡合爲一而秦獨守關中一片子地也未是良策但它幾箇心難一如何有箇人與得他也是難這箇却須是如孟子之說方得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孟子只是責辦於已設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雨露民自歸之秦雖強亦無如我何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它術高切以爲正是失策動曰其謀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孫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儀入秦底秦不來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得了這一着後粧點出此事來讒人（義剛 [illegible]）

[illegible]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

夫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illegible]。

陳仲亨以義剛所疑問云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投乃說以伯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若果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伯道之說耳先生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義剛問不知温公削去前一截是如何曰他說無此事不肯信又問如子房招四皓伊川取之以為得納約自牖之義而温公亦削之如何曰是他意裏不愛不合他意底則削去其嘗說陳平說高祖曰項王能敬人故多得廉節之士大王嫚侮人故廉節之士多不為用然廉節士終不可得臣願得數萬斤金以間疏楚君臣這便是商鞅說孝公底一般他知得高祖決不能不嫚侮以求廉節之士但直說他則恐未必便從故且將大嚇他一嚇等他不從後却說之此政與商鞅之術同而温公也削去若是有此一段時見得他說得有意思今削去了則都無情意他平白無事教把許多金來用間高祖便肯如此等類被他削去底多如何恁地得善善惡惡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裏其間自有許多事若是不好底便不載時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是了那裏面何所不有[illegible]

[illegible]

以今觀之秦取六國當甚易而秦甚難之以古來無此樣不敢輕易因說後世篡奪難大凡事前未有樣者不易做揚

仲亨問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徑這便是陌若十箇徑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自是分曉說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寬鄉為井田狹鄉為阡陌東萊論井田引蔡澤傳兩句然又却多方回互說從那開創阡陌之意上去賜

問井田阡陌曰已前人都錯看了某嘗攷來蓋陌者百也阡者千也井田一夫百畝則為遂遂上有徑此是縱為陌十夫千畝則為溝溝上有畛此是橫為阡積此而往百夫萬畝則為洫洫上有涂涂縱又為陌千夫十萬畝則為澮澮上有道道橫又為阡商鞅開之乃是當時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為無用一切破蕩了蔡澤傳云商君決裂阡陌乃是如此非謂井田為阡陌也[illegible]

阡陌是井田路其路甚大廢田遂一齊開了作田故謂之破井田開阡陌揚

伯恭言秦變法後世雖欲更變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使伯恭為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恐後有聖賢者出如何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僩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

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它若既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眾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眾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它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鄧由入關（按節錄上作從武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銖

秦以水德王故數用六爲紀 振

五德相承古人所說皆不定謂周爲木德後秦以鄒衍之說推之乃以爲火德故秦以所不勝者承周號水德漢又承周不承秦後又有謂漢非火德者王莽又有云云 三代而上未有此論則東坡謂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又未必是 揚

咸陽在渭北漢在渭南秦建十月也又通鑑不曾考勘 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五 計十三板

歷代二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嬴秦漢初是也 揚

周人繁縟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大苟簡自恣不曾立得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 [illegible]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銖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人家亦然 僩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知許多無如五伯假之亦是得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義剛

伯謨問汪公史評說酈食其說得好曰高祖那時也謾教他去未必便道使得着又問聖人處太公事如何曰聖人須是外放教寬一面自進必不解如高祖突出這般說話然高祖也只是

古他劉項之際直是紛紛可畏度那時節有百千人有千來人皆成部落無處無之那時也無以爲糧只是剽奪 賀孫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不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 [illegible]

[illegible] 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故太公不得已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illegible]

問養虎自遺患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爲賈人若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

覲邪曰爲韓報仇事亦是尊爲君父報仇 德明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升祖

伯豐因問吾家今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會不得但它見太公雖尊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亦古所未有耳 僴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壽昌

義剛說賜姓劉氏云古人族系不亂只緣姓氏分明自高祖賜姓而譜系遂無稽攷姓氏遂紊亂但丑族系紊亂也未害於治體但一有同姓異姓之私則非以天下爲公之意今觀所謂劉氏冠非劉氏不王往往皆此一私意使天下後世有親疏之間而相戕相賊皆由此起先生曰古人是未有姓故賜他姓教他各自分別後來既有姓了又何用賜但一時欲以恩結之使之親附於己故賜之如高祖猶少如唐來欲來附者皆賜姓道理也是不是但不要以公様恁地起風作浪說 義剛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爲之亦未爲事在 方子

高祖子房笑項羽推道 扶

脊欲爲出高同諸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推此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 燾

程先生謂何追信高祖通知亦有此理無姑謂申屠嘉召鄧通文帝亦通知恐未必然嘉乃高祖時蹶弩之卒相亦一樸直人文帝教做宰相便爲他做有事當行便行大事記解題謂自嘉既宰相權便輕了爲以御史大夫副之也 揚

論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底空明日更無愧色必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不敢討他下着 賀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己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道夫

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黷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縫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當出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獃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廣

子房多言數推下題下 揚

張良一生在荊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橫尸萬里他都不知 揚

叔孫通爲縣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去人謂叔孫通知以大儒云叔孫通制禮襲一時上下肅然震恐無以爲尊卑之禮如秦人之意而已都無宴饗之意思氏之禮了爲賢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它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它耳 僩

漢之四皓元積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紛爭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傾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果小了然觀四皓恐

亦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僩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恁地撰謀說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有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趙王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劉後來呂氏榮做門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其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如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發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終無罪被發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它不慣五王亦因以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然當時便廢他不得



召平高於四皓但不知高后時此四人在甚處及史云東郊謁事定後四人便自去了曰也不見得恐其老死亦不可知廣

韓信反無證見僩

問南軒嘗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狀揚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夫道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敹

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離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爲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爲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異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無大好處或者說關雎之詩正刺康后淫亂故作以譏之對

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喪不欲以此勤民所爲大綱類墨子蟶

或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爲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敎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纖三日或人以爲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纖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爲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爲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爲天子大夫爲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喪文帝反而復之耳對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



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字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恭他何䕫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須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留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與知州知縣商量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輕易也僩

賈誼說教太子方說那承師問道等事却忽然說帝入太學之類後面又說太子文勢都不相干涉不知怎地賈誼文章大抵恁地無頭腦如後面說春朝朝日秋莫夕月亦然他方說

太子又便從天子身上去某常疑三代之禮一句合當作及其爲天子字蓋誤也意是謂爲太子時教得如此及爲天子則能如此它皆是引禮經全文以爲證非是他自說如此義剛

問賈誼新書云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應律聲音應律恐是以歌詠而言曰不是如此太子新生大師吹律以驗其啼所謂應律只是要看他聲音高下如大射禮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便是此類義剛

問賈誼新書立容言早立何謂早立曰不可曉如儀禮云疑立疑却音屹屹然而立也賀

問賈誼新書曰此誼平日記錄藁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揚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學

問賈誼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嘗言本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今日金虜亦是如此昌父曰交隣國待夷狄固自有道五餌之說恐非仁人之用心曰固是但虜人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不爲則已爲則五餌須並用然必宗室之女妻之貺大不可如烏孫公主之類令人傷痛然何必夷狄殊人歸女樂便是如此了如阿骨打初破遼國勇銳無敵及既下遼爲卷其子女而北肆意蕩淫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謂趙曰頃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畫虜酋與一胡女並轡而語季克自求詩某勉爲之賦末兩句云却是燕姬解迎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阿骨打事也僩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說武帝強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題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使得仲舒輔佐想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如呂后嫚書便題目要來攘盡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濟又再去只是要得二馬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illegible]

漢高祖無功不侯之法甚嚴武帝欲侯李廣利亦作詐終破之法制之不是惟除得人方好因論　取武帝曰　其英雄乃其不好處看人不可如此又謂文帝雖只此然亦不是賀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之事則其論說甚多誼蓋皆與帝背者帝只是聽將去誼雖說得如厝火薪下之類如此之急帝觀之亦未見如此又云彼自是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靜不可擾揚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平城之憂若果以此爲恥則須修文德以來之何用窮兵黷武驅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償鋒鏑之慘燾

武帝征匈奴非爲祖宗雪恥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讀

王允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如封禪書所載祠祀事樂書載得神馬爲太一歌汲黯進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下面却忽然寫許多禮記又如律書說律又說兵又說文帝不用兵贊歎一場全似醉人東撞西撞觀此等處恐是有意淵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覺見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蘇子由古史前數卷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揚

漢儒注書大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揚

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王，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義剛曰：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illegible]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illegible]

或問霍光不及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衆惡之禍。先生曰：以前賢無以不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不當如此論也。[illegible]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論。此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明道王伯劄子說得知白。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義剛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方可去論它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它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義剛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為大事。某嘗謂漢書只合下便書他這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illegible]

問不疑認金事，徐節孝以為遜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舍不與之解說，人才遜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揚

楊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其書，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淳

匡衡論二疏不合便去而去，又不合不為引剛直之士代己。帥心大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苟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它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後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處禁之便是樣子。遜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元帝是時年十二，如何便逆知其後來事？曰：若是後者，便難知；如南北朝有一二當面做好人，背後即為非，此等卻難知。若庸謬底又自是易見。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恐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使擬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何？番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康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樣披。又云如杏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討甚好。又曰：如宣元問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卻無此議論，蕭切卻未的當看得這地位。



曰：康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番

漢無有自做得成，若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為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illegible]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卻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光武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德明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鹵闊略而能有成者。僩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意傳所載修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會覆射者，然甚怪。雉

徐孺子以綿漬酒藏之雞中一下弔喪便以水浸綿爲酒以奠之
便歸所以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別人底所以綿漬
者蓋路遠難用器皿盛故也賀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質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
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
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
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
不肯恁地只爲他任得過又問伊尹莫亦是枉尺直尋曰伊尹
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至枉尺直尋賀孫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
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詣宦官者葬其爲旨如
此不送其葬亦得爲之詭遇揚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旣
然嘆曰使桓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僩
問器遠君舉說漢黨錮如何曰也只說當初所以致此止緣
許多達官要位付之宦官將許多儒生付之閑散無用之地
所以激起得如此曰這時許多好官爵也不是付宦官也是
儒生只是不得人許多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
足以致禍某常說只是上面欠一箇人若上有一箇好人用
這一邊節截剗去那一邊小人大故成一箇好世界只是一
轉關子賀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欲大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剩其
實不曾說着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雖蕭公碩
輩所不能救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
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
勢這如何撥得若許多宦者未殊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

非這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
之子纘纔七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便被弒了立蠡吾侯爲桓
帝方十五歲外戚宦官手裏養得大你道他要誅他不要誅
他東漢外戚宦官從來盤踞執轄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養
箇女子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蹉
跌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爲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勢未有
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
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着手處且是無
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
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
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
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
要做與小黃門唱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
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
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
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
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
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璧曰這許多時節直是
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革作詩史以爲
竇武陳蕃誅宦官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
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
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賀
荀文若爲宦官唐衡女婿見殺得士大夫厭了爲免禍計耳[illegible]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僩
漢有十三州一州建一刺史刺舉一路則諸侯郡守雜建諸侯
甚大如齊七十餘城大率置官法度之類與天子等七國變
後方漸削奪主父偃用賈誼策分王諸侯子孫方漸小了後
漢亦雜建魏陵逼諸侯甚每令人監之不得朝覲[illegible]親知往

來〈晉不封宗室如此〉晉大封同姓八王之亂以此元帝中興亦以此
齊梁間削奪諸侯尤甚唐亦尚有之然只是遞須〈揚〉
漢律疏成注今和正文皆亡矣〈淳〉
漢人斷獄辭亦如今之款情一般具其罪引某法為斷〈淳〉
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有此語想此二字是自古相傳〈淳〉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六

## 歷代三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僩〉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卻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

劉表不收其後來〈僩〉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揚錄云蓋權與備同讐曹賀孫錄亦與其書不曾不合〉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見利害所在便不相顧〈人傑○以下孔明〉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益〈臣去〉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大雅〉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麤疏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他卻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木之〉

或問孔明曰南軒言其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卻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卓〉

問孔明與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寓○寓錄云孔明也粗若興禮樂也是粗禮樂賀孫錄云孔明是禮樂中人但做時也粗〉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并寫申子之類則其

學者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
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
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發卒孔明不如孔明如
何取荊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
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 揚
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生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
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
人只有先生名分正故只得從之時可問王猛從符堅如何
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生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
子而史中歷數符生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若是太后在甚
様了上見他門前車馬甚盛欲害符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
近人情恐皆是他了不應便說殺堅而特使人殺東海公也
此皆是史家要出脫符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
難看也 僩



諸葛亮之事其於荊蜀亦合取當日若是當亦是商量莫疑在此
但此時不當恁地其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我
而不我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
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
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卑可
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是大綱
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 僩。方子錄云[illegible]
則宰事之不識日數
器遠問諸葛武侯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
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去不過便從他
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
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鄰國父長
能得人心如此 賀
毅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有便
粘手惹腳 淳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
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
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
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若如
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
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
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
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
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
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
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謀蓋不
可掩乎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
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



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時
關羽特以才短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
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之不可復興天命
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義
直卿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
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
在外牆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緩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
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
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國家只管與
講和聘使往來賀正賀節稱叔稱姪只是見鄰國不知是讐
了又問勾踐謀吳二十年又如何曰事體不同諸侯各有國
未便伐吳則越亦自在如此謀乃是 揚
孔明出師表文選與三國志所載字多不同互有得失五月渡
瀘是說前事如孟獲之七縱七擒正其時也度瀘是六經會

南方許多去處若不先理會許多去處到向北去終是被他在後乘間作撓既理會得了非惟不被他來撓又卻得他兵衆來使僩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僩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泳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險其據一作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踐躡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婿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只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此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僩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闊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今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他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鬭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卻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爲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爲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原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爲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吏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爲知饒州江共斷配歟



或問李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李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爲正合八陳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鬭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依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膠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食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

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
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
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
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
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兄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
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
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着手乎則曰熱甚不可着
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說遇戰則分爲數替
於是下令軍中可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
者歸者皆飲之人情皆快[illegible]
僩 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着手則虜騎被
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
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羨豆
入陣則割弃竹筒狼藉其豆於下虜馬飢聞豆香低頭食之
又多爲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
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
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
人 僩
入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
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鬪先生笑曰只辦着走便了蔡云
這是箇道理璘 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
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要
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入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先
生曰也須是多寡強弱相侔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
一始得蔡云終不足使病人與壯人鬪也 僩
陣者定也入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待其遇敵次列使已
成正軍矣 淳 謨同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間只管
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
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
輸時便狼狽 璘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賊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
而已 燾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 僩
[illegible]如漢文使尉佗祖墓及石勒修祖逖
母墓事皆相近 [illegible]
嵇紹爲司馬昭師昭殺之雖無辜見殺仕晉猶有可說而魏不
仕乃遇於屠弟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
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讎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
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
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爲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 [illegible]
湯執中云賢無方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
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僩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常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譽獨
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
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闍蘭闍乃胡語之
褒獎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僩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
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illegible]
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
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却無取中

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誤了都做不得又問
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知
尚在倫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倫理之外它自處得雖甚卑
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乎倫理之外其
說無它事如鄉原便却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未害於倫理在
僩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
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
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
儉是已故闕底謝安謝安猶幸未跌那王儉耳安民王儉
只是有些英雄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其時只是天之幸
符堅之不善耳然亦只不合輕率來謝安必有以待之東奔
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
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



擾晉邊便當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
否曰必不能知得也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此而事賊
耳到這裏是落在賊中間更無去處因說荀彧等先生略如此
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事乃歎今處此等疑之
既不與它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
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
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元顏亮幸而雖得它死耳使當時得業
公還濟事如何曰當來它却有措置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
退後也僩

溫太真與王敦事雖先生云亦不佳其做不得揚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或以為有誠
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只要包合
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須袞合說正不必如此
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

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
感於我皆一理也謨

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却簡古堯夫辭極卑道理却密僩

陶淵明古之逸民淳

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
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
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
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我非正統故急欲亡
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
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以其
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僩

王猛事符堅有事節符堅之兄乃其謀殺之類

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知留三秦豪傑未有至荷
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揚



晉任宗室以及八王之亂自宋而後皆殺兄弟宗室以至召去
其不好冷中見人又問如何死曰病死曰病後何哭至有臨
刑時平日念佛者皆合掌顧後世見生王侯家淳

蘇綽立租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殺得少了故行得揚

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即東都縛煬帝攜夫天下必應煬謂
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太
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
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名
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汝及郭汾陽揚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便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
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
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
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燾

高祖辭得九錫卻是
高祖與裴寂寂晛宮人私侍之說未必非高祖自為之
反以此文飾之也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隋王不合道理非德所行亦合
理忽然而亡不可曉王世充卻不殺當初高祖起太原入關
立代王遂即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般故且殺之
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其間唐史臣
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通老問以宮人侍高祖在太
宗不當為曰它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
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以經大盜殺之變多不出
閤只消磨盡了
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使無君臣
父子夫婦之義後高祖亦自相跡惟光武差細密卻曾讀書
來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導元
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問祖逖擁
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
愛其如此使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問紹興初
岳軍已向汴都秦相從中制之其事頗相類曰建炎初宗澤
留守東京招撫群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即當時
事便可整頓乃為汪黃所制怏怏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
於是群盜分散四出為山東淮南劇賊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及次早建成入
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著甲持刃見高祖高祖在一
處泛舟程可久謂既許明早理會又卻去泛舟此處有闕文
或為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
決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
是加建成元吉罪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知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
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
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為官屬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穩
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使是鄭伯
克段于鄢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高祖處
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
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
何曰為太宗者從來無了卻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
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更宣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
得已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
亦只為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爾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倒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
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著
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既不受
因及王魏事問論後世人不當責純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
當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
宗如此使須莫輔建成亦只是投機倖得一人如此幾微何
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苟
因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若後又不能死難
曰只為招兒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
太宗納巢剌王妃魏鄭公不能深諫范純夫論亦不盡純夫議
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常有平正懸化得其次第不知伊
川當時如何不曾點化他說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
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
或問史贊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由漢以來自古

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與能言其惡也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曰功德若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謨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之命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為穩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暗望中宗高宗又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人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舉然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有道理未須便將此様難處來閒斷了須要通其他更有好理會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様處亦易賀孫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它具眼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卻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人傑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卻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常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裴度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大雅

問莊仲曰憲宗當時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見便憐之有復用之意曰憲宗聰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臣僚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人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類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春蕩立見踈脫燾

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儒用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大雅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僩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燾

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只為古今集驗方曰此亦未是如此無聖賢料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人傑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卻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卻全濟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僩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今通鑑所載維州等有此事好底皆是揚

說若謂陽城居諫職與客浩飲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

自重耶。錢

方伯謨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僩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番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家。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然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殆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璸

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宮官甚詳，某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卻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僩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人想亦似此樣。[illegible]

唐節度使收稅皆入其家，所以節度強。淳

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問理道要訣。曰：是一箇非古是今之書。理道要訣亦是杜佑書，是一通典節要。方子

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為他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揚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俳優，其卒也，得樂坊人善友斂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賀孫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賀孫 一本此下云：所謂神聖文武，其實都備。

數之。



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來也是好。問：當時也曾制禮作樂？曰：只是四年之間，煞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所作？曰：開寶通禮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邊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人鄉一邊，便不對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閑慢了。世宗當慢文較大。淵

五代時甚麼樣，周世宗一出便振，收三關，是王朴死後事。模樣世宗未死時，須先取了燕冀，則雲中河東皆在其內矣。本朝收河東，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後，契丹嫌劉氏不援，始取之。揚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圖，世宗之見。賜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地，都無此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揚

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卻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卻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敬

戰國漢唐諸子

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道夫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其君曰必然，衆云是何言語。揚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它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卻詳。僩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閑功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它書。

問：管仲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頖宮，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而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大學又別。[illegible]

國語文字多有重疊無義理處，蓋當時只要作文章說得來多爾。故柳子厚論爲文有曰「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廣

國語中多要說人有不可教則勿教之之意。廣

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illegible]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裏，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君欲下患之不恭矣，亦至然否？曰：下患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書立言皆有這箇底意思。植

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粗。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曰：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卻細密。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illegible]云云，亦只是莊老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至於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莊之言鶻突說爾。如遠法師文字與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其傳亦如是遠。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污濁紛擾，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illegible]

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illegible]

不要看揚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illegible]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它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先生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它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illegible]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

其宜爲同曰異須求其所爲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陳君舉作東門歌說荆公東坡不相合須當和同不知如何和得（明作萌）

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僩

入乎耳而著乎心者音直略切僩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它見得如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撑拄櫬墊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它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爲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麤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呆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又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illegible]（高文武宣光武明章之制書以少二典也）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稱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書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如何有雲漢成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禹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說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它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它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撰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它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

熟它無所傾藉故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
比荀揚又較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它於事上講究得
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
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
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
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它書便見它極有好處非
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
下面工夫都空疏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
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
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
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
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它却火急要做許多
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它氣象局促只如此
了它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始作春



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氣象去不得了宜
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
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
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
有見識非凡人矣（[illegible]以下論文中子）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
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
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腳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
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
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
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
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
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
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

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義理發明得其
麼學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時游
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
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爲後世法
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
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
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
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
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
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
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
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
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來
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



意逆志今人讀書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
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它莫要做聲待我與你說道理聖賢
已死它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
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
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
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
官員一兩封書幷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
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搭己之私說而已何
嘗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歆動人只是
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
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間意思自從
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且
如孟子一書近得閻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說謬相踵
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以潤飾之看來所原本是一

節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偏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僴

問揚雄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又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曰伊川於漢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難考但詩注頗簡易不甚泥章句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世變有好處但太淺決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



朗事與通年紀甚懸絕可疑可惜續經已失不見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桓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可知徒榮果有帝王之學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為異教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辭又何足取是識見不遠却要把兩漢事與三代比隆近來此等說話極勝須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殺兄劫父代位又何必為之分說沙隨云史記高宗泛舟於池中則明當早參之語皆是史之潤飾看得極好此豈小事高祖既許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舟則知此事經史臣文飾多矣問禪位亦出於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殺元良又何處去明皇殺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 學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是不理會却要開口便說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因言魏徵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嘗考文中世系并看阮逸能注及南史劉昌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書不同殊不可曉又檢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文稍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來述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腳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施為事業天下事它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



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它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僴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揚子雲為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又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

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老佛之學面推得辛苦却說
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出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
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
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
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
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
甚荷禱傳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
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
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
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
子之多

楊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
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
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
流且如太元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有四
象如春爲少陽夏爲老陽秋爲少陰冬爲老陰楊子雲見一
二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又問溫公最喜太
元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元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元之
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
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
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
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
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

問先生王氏續經說云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
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疑亦有得於王氏
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
中子髣髴某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千事他那
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又問仲舒比之如何曰仲
舒却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然
亦只是見得下面一層上面一層都不曾見得大槩此諸子
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
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它
真見得這道理

問性者生之質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已有形狀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
之質也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云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物有則之意

問仲舒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
之情也

或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
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
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
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
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
得騎墻不分明端的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
人不行便害於理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
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
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
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
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
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在浙中見諸葛誠之千能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義矣（端蒙）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

劉淳叟問漢儒何以溺心訓詁而不及理曰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問何以謂之全體曰全體須徹頭徹尾見得方是且如匡衡論時政亦及治性情之說及到得他入手做時又却只背得些小宗廟禮而已翼奉言見道知王治之象見經知人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陰陽日辰貪狼廉貞之類辨君子小人以此觀之他只時復窺見得些子終不曾見大體也惟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賀孫）



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諸葛孔明近申韓（節）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以下揚子）

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概亦是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僩）

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揚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僩）

揚子雲謂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故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六國之勢南北相連則合從秦據東西以擯破從也蓋南北長東西短南北直東西橫錯綜於其間也（僩）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僩）

揚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溯於日乎先生舉此問學者是如何衆人引諸家註語（魄作朏先生云皆非）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曉得箇載字便都曉得載者如加載之載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其兩句盡在其溯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上載之也）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西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



相去愈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遠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云日加魄於西而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而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溯於日乎其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揚子雲說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經營之營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說終魄于東終字亦未是（時務解經作處言漸消而復其魄也）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于東而終之也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漸東滿及既望則日光旋而東以終盡月之魄則魄之西漸復而光漸滿于魄之西矣因又說老子載營魄昨日見溫公解得揚子載魄以理會因疑其解老

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載營魄只有此四字而
只潁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
他令他外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
魄據他只於此間如此強解得若以解揚子則解不行矣又
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爲魄如何解做物
得又以一爲神亦非一正指魄言如抱魄火抱水也温公全
不理會修養之學所以不曉潁濱一生去理會修養之術以
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王弼也全
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是胡
說據潁濱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
是箇剛強外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
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老子一書意思
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
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
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
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閑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
著那剛強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推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這裏便
是它無状處據此便是它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楚詞也用載
營魄字其說與潁濱解老子同若楚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
說老子便都差了
張毅然漕試回先生問曰今歲出何論題張曰論題云云出文
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笑曰他雖有不
好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附會成書其間極有
格言荀揚道不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友仁請曰願聞先生之
見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
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

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
道處亦要作一篇文字說這意思 友仁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
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 淳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
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荀卿等人它也有許
多人便是裝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今世間
英邁之士皆宗之 僩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
只是老釋如言非老莊釋迦之罪并說若云云處可見揚曰
過法言曰大過之 揚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
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 僩
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
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
及其師兼所記其家世事考之傳記無一合者 僩
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
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霸凡事都要硬做如
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
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做雜霸鎡基
黃裳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
贊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詩大綱如
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
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
甚麽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
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
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
記王峯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一

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只消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日鞫問如何太宗明日便擐兵入內又云上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麼大兄弟構禍如此之極為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為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明事在君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學多是依傚而作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它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辨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為重耳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紹韓所作昨在南康見其言論皆本於此又一訪之見其著述大學多類麻衣文字及其言陰陽則無不合道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告辭不與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 謨

問文中子之學曰它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它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它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它痛處它便忌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只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它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它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明日再看又問它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如它說甚有好處今說權義也不是孟子說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它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但不如此說我便有隨時之意思曰固是閑它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有它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問它以心迹分看了便是錯處曰它說何憂何疑也只是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了又問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它意思以為自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它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 夔

文中子續經猶小兒竪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方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

六四二　百卌七　一五二

六九一　百六七　一六四

皆心也文中子以爲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
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疑以天下故
無一己之憂疑 [illegible]
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文中
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
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 僩
或問文中子僭擬古人是如何曰這也是他志大要學古人如
退之則全無要學古人底意思柳子厚雖無狀却又占便宜
如致君澤民事也說要做漸之貶又只要做官如今年潮州上
表此更不足說了退之文字儘好末年不好 燾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
是了 曾
器之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
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辨明之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
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明之又問以道德先後
當如何曰公且思量久後自有看落處 震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
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
自然得之於天者 節
子耕問定名虛位曰仁義是實有底道德却是總
名凡本末小大無所不該如下文說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
凶有吉是也 人傑 僩
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
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
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
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
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

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只是志於道據於德
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illegible]
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
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頂上頭故
伊川云西銘原道之宗祖 [illegible]
坐井觀天謂天小如此大小是他見得如此須出井來看方得
[illegible]
退之謂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 義剛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
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
做對司馬温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illegible]
韓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識得性分明又問博愛之謂
仁四句如何曰說得却差仁義兩句皆將用做體看事之合
宜者爲義仁者愛之理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 [illegible]
韓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
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illegible]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
惟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它文集中說多是閑過日月初不
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
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
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着如喫糙米飯相似 廣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
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
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
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
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周子太極

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至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至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先生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揚大醇處便是就論性處說至云但據程子有此議論故至因問及此先生曰韓子說荀揚大醇只泛之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

今一下

至問孟子謂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揚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若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先生考訂韓文公與大顛書堯卿問曰觀其與孟簡書是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辯不當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於原道中所謂其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粗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卻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卻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貶潮州寂寞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為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諭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為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先生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曰也是又曰〈義剛錄云問韓〉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麤說到梁達磨來方說那心性然士

今四十六

大夫未甚理會〈淳錄作會得〉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韓公當初若早有向裏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又曰亦有一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上已有所見只它些小近似處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般這裏才一失腳便陷他裏面去了此等不能然亦間有然者〈義剛〉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為退之家奴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為之復假託歐公語以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想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他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來說〈賜〉

退之晚年覺沒頓身己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為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是

退之死歐公祭天英年壽馬道要役亦落英其詩可見歐公好
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己處却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
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
夜坐予弟宵參般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
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爲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
却不甚喜老先生曰東坡盖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方子

韓退之云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
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
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
後爲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礱去圭角易
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
只管浸漬少間自是生光精飛彩自別僴

包顯道曰新史做得韓退之傳較不甚覺先生曰新史最在後
收拾得事備但只是他要去做文章刻地說得不條達據其
意只將那事說得條達便是文章而今要去做言語刻地說
得不分明僴



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翺只令作行狀翺作得
行狀絮但湜所作墓誌又顛蹶李翺却有些本領如復性書
有許多思量歐陽公也只稱韓李彥忠又一番云退之却喜皇甫湜却不甚喜李翺後來又爲退之作墓誌[illegible]

浩曰唐時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浩曰渠
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問退
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他
云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
說韓李未曾說韓柳浩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
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
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
添入佛老相和鶻突說孔孟瞞人如裝鬼戲放烟火相似且遮
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論便說不
行臨了又却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
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却只是說
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者
大可笑也僴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
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林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八計十五板

雜類

爲入聖人而不優優裕也言入聖域恰好更不[illegible]優裕謂有
餘剩漢儒見得此意思好 賀孫

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文蔚

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在漢書亦無可攷 淳

陳仲亨問周書云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
周書何緣無之曰此便是那老子纔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
老子爲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得也緣是
他知得古人以竹簡寫書民間不能盡得有惟官司有之如秦
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
博士所掌者盡燒之到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
有 義剛

及汲冢古書竟燒因舜野死丹朱殺太甲太甲殺伊尹之類皆其所出

誠之常祖呂不韋春秋云其中甚有好處及寒起皆小小術數
耳 義剛

書坊印得六經前面象圖子也略可觀如卓圖雖不甚詳然大
槩也是 義剛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僞書逸建陽人文中子
元經關子明易皆逸所作 揚

問山海經曰一卷說山川者好如說禽獸之形往往是記錄漢
家宮室中所畫者如說南向北向可知其爲畫本也 方子

素問語言深靈樞淺較易 方

柳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爲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筆力
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illegible]
影出 僩

杜牧之燕將錄文甚雄壯 僩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

程泰之演蕃露其零碎小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吳急之類是
也其墳因看雜說中辨某人誤以弁爲反此後看說文姓字
下乃注云弁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泰之曰
存中辨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洪景盧隨筆中辨得
數種僞書皆是恒首卷載歐帖事却恐非實世間僞書如西
京雜記顏師古已辨之矣柳子厚龍城錄乃王性之輩所作
必大

金人亡遼錄女真請盟背盟錄[illegible] 僴

洛陽志說道最好文字也取簡嚴精乎不曾見 義剛

指掌圖非東坡所爲

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須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說禹
治水時冠掛著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
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

晉世競辰二圖僞 道夫

邵公濟墓誌好 方子

吳才老叶韻一部每字下注某處使作某音亦只載得有證據
底只是一例子樣[illegible] 楧

近世考訂訓釋之學唯吳才老洪慶善爲善 僴

稱平皆自他人稱平之稱去者人之本號 道夫

問貴卿問折衷之義曰衷只是中左傳說始中終亦用此衷字
衷是三摺而取其處中者 義剛

問折衷之衷曰是無過些子無不及些子正中間又曰是恰好
底 節

折衷者摺轉來取中衷只是箇中 節

中去聲中中讀如字則是當其中之義如六藝折衷於夫子亦謂折
當使歸於中之義中與所以謂之中去聲以適當其中而異
也 僩

淳醇皆訓厚純是不雜節

先生曰期極也古人用期字多作極字周昌云心期期知其不可言極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銖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方

復從指期上復字扶又反再復也方子

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序

繇大名也魏當作巍字通巍字篆文亦有山字在其中是有太義因呼魏爲大名府 揚

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 揚

因說外甥似舅以其似母故也致道問形似母情性須別曰情性也似大抵形是箇重濁底占得地步較闊情性是箇輕清底且各得走作 賜

古者姓氏大槩姓只是女子之別故字從女男則從氏如孟孫氏之類春秋可見後世賜姓殊無義理 端蒙



氏如孟孫叔孫季孫是也姓則同姓後世子孫或以氏爲姓今人皆稱張氏李氏謂從上下來只是氏了只有三代而上經賜姓者爲姓如姚如姒如姬之類是正姓唐時尚有氏不同而同出者不得爲婚姻 揚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有不同其當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切恐謚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嬀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爲嬀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爲氏因以爲族 文蔚

姓與氏之分姓是本源所生氏是子孫下各分如商姓子其後有宋宋又有華氏魚氏孔氏之類周自黃帝以來姓姬其後魯衛毛聃晉鄭之屬各自以國爲氏而其國之子孫又皆以字爲氏如魯國子展之後爲展氏展禽是也三家以孟仲季字爲氏或因所居爲氏如東門氏之類左氏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天子自因生以賜姓謂推其所自出而賜之姓如舜居嬀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於陳因賜姓爲嬀此所謂因地以賜姓也諸侯以字爲謚只是氏字傳寫之訛遂以氏字爲謚無義理只是以字爲氏如上文展氏孟氏之類也杜預點諸侯以字四字爲句斷而爲謚因以爲族爲一句此亦是強解看來只是錯了謚字 方

嬀之氏姓也世鎬 承

自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一大姓所在四邊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是奴僕之類 揚

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疏異姓本疏他日婚姻却又親○陰陽相函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 才

舅母與所生封贈恩例一同不便看來嫡庶之別須畧有等降



乃爲合理 砥

因說避諱字曰漢宣帝舊名何問詔稱已平常舊名亦不諱唐中法偏旁字皆諱如敬字如驚字皆諱 淳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寫之 揚曰只是寫時莫與太真說時莫太分明 揚

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却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熟若閩浙則皆邊東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 僩

先生因說詩中關洛風土習俗不同曰某觀諸處習俗不同見得山川之氣甚牢且如建州七縣縣縣人物各自是一般一州又是一般生得長短小大清濁皆不同都改變不得豈不是山川之氣甚牢 義

因論南方人易得病曰北方地氣厚人皆不病叔祖奉使在北方十五年已上生冷無所不食全不害歸來纔半年一切發

來遂死更有一武臣代州人常至五臺山有一佛殿上皆青
石暑月每於石上徹日睡全無病如來南方睡如何了得 揚

諸生入問候先生曰寒後却說地氣極西川人怕寒嘗有人入
裏面作守召客後令人打扇坐客皆起白云若使人打扇少
問有此疾生冷果子亦不可喫才喫便有此疾便是西川之
人大故怕寒如那有雪處直是四五月後雪不融這便是所
謂景朝多風處便是日到那裏時過午時陽氣不甚厚所以
如此所謂漏天處皆在那裏恁地便是天地下甚闊只那裏
已如此這是西南尚如此若西北想見與過那秦鳳之間
想見亦如峨眉山趙子直嘗登上面煮粥更不熟有箇核子
時有李某者凍得悶絕了莊仲云不知佛國如何曰佛國却
暖他靠得崑崙山後那裏却暖便是那些子也差異四方蠻
夷都不曉人事那裏人却理會得一般道理恁地便是那裏
人也大故燒崎不知是怎生恁地 義剛

榷場中有文字賣說中原所在山川地理州府郡邑甚詳中亦
雜以虜人官制其以為是中原有忠義之人做出來欲朝廷
知其宮室處也

關中秦時在渭水之北居但作離宮之類於渭南漢時宮闕在
渭水之南終南之北皆渭西終南隋時此處水皆鹹文帝遂
移居西北稍遠漢之都唐都在隋一偏西北角唐宮殿制度
正當甚好官街皆用墻居民在墻內民出入處皆有坊門坊
中甚安故武元衡出坊門了始遇害本朝宮殿街巷京城制
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簡所以不佳唐田兵官制承宇文周有
些制度故較好舊東京闕中漢唐宮殿街巷之類圖今衢州
有碑本 揚

行在舊題行宮之門虜使來有語後遂作二牌來前曰麗正後
曰和寧遂報去謂太小令自作牌依其名題 揚

古之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天下路中有車軌道

揚

漳州州學中從祀是神霄宮神改塑紹興府禹廟塑禹像王
仲行衍為禹與一道士去改塑天齊仁聖帝此是一顆子 賀孫

江端明說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像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
希遂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
促又却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銖

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康
節謂富公云此有怪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 方

蕪湖舊有一富家曰章居士字深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太史陳
了翁遂誦每歲饋餉不下千緡今人纔見這箇者便以為惧
安得有此等人 人傑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
墓其哭甚哀云 [illegible]

蕭齊子良死不用棺寘于石床之上唐時子良幾世孫蕭隱士
過一洲見數人云此人蓋蕭王隱士呼之到一郡遂見顏幾
人却冀賊來乃洲上之人隱士呼與官人勸之乃留開蕭王
冢來云王臥石床上儼然如生 揚

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淵明集作京師之京今土人以為
荊楚之荊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於其石上
名淵明醉石某為守時係小字下 [illegible]
西山劉凝之庵用 [illegible] 相對 夔孫

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常疑夜間不解嚴只是設火候防
備敵來劫寨之術古人屯營其中必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
置火燎如有閙處一動舉火則照見來□走不得 義剛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 [illegible] 革車也革車 [illegible]
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矛一持弓
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其五伍為兩兩有長故也輕車甚
疾 義剛

諱凶事亦然有之龍勝傳昭帝賜龔福策曰不幸死者賜複衾
一桐以中牢古人此等事自多難以臆斷 闕祖
三元是道家之說上元燒燈卻見於隋煬帝未知始於何時 淳
問眞元外氣如何曰眞元是生氣在身上曰外氣入眞元氣否
曰雖吸入又散出自有界限但論其理則相通 可學
物造時亦遇氣候故皆有數 揚
時氣初只是氣積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又無了 揚
元善每相見便說氣數讖緯此不足憑只是它由天命然亦由
人事才有此事得人去理會便了 德明
龍氣盛虎魄盛故龍能致雲虎能嘯風也許氏必用方首載虎
睛定魄龍齒安魂亦有理 賀
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與康節所
說不同曰此不可曉 儒用
嘗見徐侍郎敦立書三字帖於主位前云學者竟不曉所謂
後究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緘口之類此書於殿曰慝
兇堅謹勿言畏春禍也 敬仲
問人有壞死者如何曰有偶然者有為惡而感召之者如人欲
操刀殺人而遇之者或遭其傷刺而死之類是也 僩
東坡云月未望則魚腦實既望則虛蓋出淮南子則食膾宜及
未望也 揚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亦得其人何是有此
理東坡說小兒不怕者是一說傳燈錄載歸宗南泉三人曾
遇虎皆不以為事李靖言有一鄉人貫文字遇虎其人無走
處了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此數事皆
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者耳黃龍潤會下人言僧入山遇
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
了後常常見人慣了都如常揚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
人心能堅忍得此時好 揚

崔公度說昆侖是渡河最亂道鬼星是經星如何能渡河 淳
野雉知雷起於驚蟄 寓
采鼠或云乃門昇上刻作形漢時未是 可學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漆後世用鐵不知自何時起 淳
古人運筆詩者要說得這事分明歷歷落落這一事了便盡斷文
要得界分分明 淳
宮即消也 賀
太王車後頭上有一片皮直裹至頭上此便是鉤領 義剛
王彥輔麈史載襆頭之說甚詳 方子
襆什若等作蓮花滿其形如秤 東坡語之
漢宗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為之此已是紙錢之漸 義剛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感
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璵作紙錢易之
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
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
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 義剛
古之木今有無者多如皆木只孔子墓上當時諸弟子各以其
方之木來栽後有此木今天下皆無此木其木亦如槐可作
簡文皆橫生然亦只是文促後似橫樣 義剛
臨安鑄錢只是錢王將此搖動人心使神之 義剛
瑞金新鑄印蓋嘗失一印重鑄之恐作弊故加新鑄之文國初
有一奉使印亦如此 義剛
秘書省畫天樹下數人著古衣而無名君舉以為恐是孔子在
宋木下習禮被伐木時 義剛
秘書省畫得唐五王及黃番綽明皇之類恐是吳道子畫某
跋之有云畫當如尊菜甚初曉不得不知它如何說得數句
甚地好後乃知他是李伯時外甥蓋畫須如尊菜樣滑方好
須是圓滑時方妙 義剛

雪裏芭蕉他是會畫雪只是雪中無芭蕉他自不合畫了芭蕉人却道他會畫芭蕉不知他是誤畫了芭蕉

問春牛事未見出處但月令載出土牛以送寒氣不知其原果出於此否或又云以示勸耕之意未詳孰是某嘗見　云處士立於縣庭土牛之南恐古者每歲爲一牛至春日别以新易舊而送之也

王丈云昔有道人云筭生可以觀夜氣嘗插竿以記之自早至暮長不分寸曉而視之已數寸矣次日問夜氣莫未諸到發生處曰然然彼說亦一驗也後在玉山僧舍驗之則日夜俱長良不如道人之說 閎祖

問靈山光恠恐其下有寶故光氣發見如此嘗見邵武張鎬說曾官岳陽見江上有光氣其後漁人於其處網得銅鍾一枚又一小說云某郡某處常有光處令人掘得銅印一顆先生又自云向送葬閑善芝見兩山之間有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後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坑也 僴明

隱淅語滚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昔薛士龍之子亦然可學因說薛常州之子其怯弱曰只是精神不全便如此向見邪法者呪人小兒稍靈利者便呪不倒可學云薛氏之鬼所謂九聖奇鬼先生曰渠平生亦好說鬼可學云薛常州平日亦講學何故信此曰不知其所講如何 可學

獸中狐最易爲精怪 淳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冰堅合乃渡若聞冰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冰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跡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又行數步又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便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僩

因論張天師先生曰本朝有南劒太守林積送張天師于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一時人皆信之而被獨能明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者林積者秦相時嘗爲侍郎 義剛

郭天錫因筭徽宗嘗爲天子遂得幸官至承宣使其人亦鯁直敢說天覺每要占開時不尚自去見它多是使覺範去後來發覺蔡元長遂以爲天錫有幻術令人監繫日以豬狗血於其側後來只被血氣殺了 義剛

覺範因張天覺事一下天獄自供云本是醫人因入醫張相公府眷娘有姦遂與度牒今其作僧 義剛

神殺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亦有此理但是後人推得小了太拘忌耳曉得了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要有便有我要無便無方好然難不曉底人只是孟浪不信呂丈都不曉風水之類故不信今世俗人信便有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 植

因及說命課豪著曰是他精力强精力到處便自驗 淳

因說都下士夫愛筭命曰士夫功名心切且得他差除一番亦好曰若命中有官便是天與我若就人論便是朝廷與我今不感戴天與朝廷却感戴他門終身不忘甚可怪 淳

問安國事真武先生曰真武非是有一箇神披髮只是玄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甚地物事以角星爲角心星爲心尾星爲尾是爲青龍虛危星如龜蛇在虛危度之下故爲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改玄字爲真字故曰真武參星有四隻脚如虎故爲白虎翼星如翼軫如項下嗉井爲冠故爲朱雀虛去聲詩曰頭戴井冠揚子雲言龍虎鳥龜正是如此 節

先生問四明龍現事舉云項載鄞縣趙公萬禱雨于天井山之龍井曾舉龍現張左藏良臣作記云俄有光發波間如霞炬復紅焰飛動下見龍之首其大不違顏咫尺大復現小浮

現全體鱗甲燦爛有光久不沒陰氣颯然見者魄喪神動曰
見王彥輔塵史云見龍初出水先有物如蓮花之狀而後本體畢
物出兩眼光如銅盤與趙尉所見頗合 賜
或言某人之死人有夢見之者甚衆遂以為徑而去先生曰唐令
狐綯亦嘗夢見李德裕明日語人曰衛公精爽可畏須時劉
丞相莘老死於貶所後來得昭雪復官其子斯立有啓謝時
宰一聯云晚歲難歸徑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
人世傳以為佳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雖場屋文吏宜子細陳曰三
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綳了孩兒既而王字押作賦韻卒主之
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綳了孩兒矣
往年見徐端立侍郎云葉石林嘗問某或謂司馬溫公范蜀公
議鍾律不合又某與某爭某事某故為此議以表見其非朋
比之為者如何徐曰此事有無不可知然為此論者亦可謂

不占便宜矣石林為之一笑而罷 僩
汪玉山童稚時俞玉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玉
山應口對云龍爪拏開點點雲
先生說沈持要知衢州日都下早聞事跡已得報閣祖 云要知
得如此急做甚先生云公說得是 閎祖
或言某人輕財好義先生曰以何道理之而義乎 升卿
因李將為郭帥閤倖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
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碗飯在這裏
纔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
不得空被人打底 賀孫
或論及欲圖押綱厚賞者先生曰譬如一盤珍饌五人在坐我
愛喫那四人亦都愛喫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
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可備知來物如古者擂鼓試
之士雖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計術去必得 淳

財猶賊也近則污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僩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
財 道夫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丁未耳味至
鄭叔友謂敗不可戀勝不可狃此言殊有味 振
王宣子說某下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人亦高
之官官以承順為事忽犯顏而出誰將你當事如此之流後
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
詠古詩丈夫棄甲冑長揖別上官為楊元禮發也問元禮事如
何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此事已做
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
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不從則力爭又不從則投劾而
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諷誦此詩云 德明
沈李文於小學則有莊敬專篤而不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於

大學則不由格物致知而遽欲誠意正心 閎祖
恭叔先好箇人可謂賭甚言也厲 義剛
周顯祖不事外飾天資簡樸 若海
諸葛誠之守立過人 升卿
劉季高也豪爽只是也無頭腦 義剛
林擇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人較
厚潮陽士人亦厚然亦陋前人多許淳朴無偽者陳魏公亮
已 義剛
或傳連江鎮寇作燒千餘家時趙子直通判云此處人煙極盛
曰某常疑此地如何承載得許多人力行退而思之此所謂
知小圖大力小任重之意 力行
前年鄭瀛上書得罪杖八十下臨安贖臨安一吏人憫之見
無錢為代出錢贖之 淵
王侍郎曹之弟其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

自思爲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逃歸計將
官家兵器皆去其弓弩則斷其弦自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
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四僅全兒達王家常見一僧說
之僧今亦云矣欲爲之傳未果 可學○義剛錄云嘗見一僧云李伯時家遭寇後見時尚書小賊將子劫去賊將遂以其子爲妻一日上元其夫出看好子對計畫諸獨皆將看遂將弓箭乃之倫盛殺於井馬亦解放但自乘一馬而去少頃聞前面有人馬聲恐是退他乃下馬走入麥中藏其兒尚以身翳入麥中避其幸而家不曾帶又無宿事帶來其此事收事被賊擄得知宗入其宜道無恨處也了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其一曰仲莘云莘便耳无物積之厚而
施之也厚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華曰仲蔚云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變謂變其惡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虎之
文變得是豹外面便有豹之文 義剛

有言士大夫家文字散失者先生喟然曰魏元履宋子飛兩家
文籍散亂皆其不勇決之過當時若是聚與之族創封鎖
則庶幾無今日之患 道夫



德粹問十年前屢失子亦曾寫書問先生先生答書云子之有
無皆命不必祈禱後又以弟爲子更有甚疑理會是弟之子
安乃大於此則是叔拜姪曰以弟爲子昭穆不順方伯謨曰
便是弟之子小亦不可曰然 可學

問唐告勅如何都是自寫曰不知如何想只是自寫了却去計
會印如蔡君謨封贈亦是自寫看來只是有字名故如此
義剛

張以道向在黃巖見顏魯公的派孫因事到官其人持魯公告
勅五七道來庭下稱有蔭細觀其告勅皆魯公親書其字而
其告乃是黃紙書之此義如何先生曰魯公以能書名當時
因自書之而只用印文亦不足據本朝蔡君謨封贈其祖告
勅亦自寫之蓋其以字名人亦樂令其自寫也 賀孫公誥後世之所編
義剛

一日請飯荔子因論興化軍陳紫自蔡端明迄今又二百來年
此種猶在而甘美絕勝獨無它本天地間有不可曉處率如
此所謂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要之它自有箇絲脉相
通但人自不知耳聖人也只知得大綱到不可知處亦無可
柰何但此等瑣碎不知亦無害 道夫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甘茶本苦
物喫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
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夔孫

建茶如中庸之爲德江茶如伯夷叔齊又曰南軒集云草茶如
草澤高人臘茶如台閣勝士似他之說則俗了建茶却不如
適間之說兩全也 道夫

侍先生過水南谷中見一種草葉嫩香氣溫潤可愛因采一二
莖把玩先生曰此即古人所謂蘭是也又云蕙亦非今之蕙
乃零陵香是也 炎



今福州紅糟即古之所謂醍酒也用醍挑喫 義剛

古升十六寸二分爲升容一百六十二寸爲斗 僩

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 僩

古錢有貨泉字貨布字是王莽錢於古尺正徑一寸雖久有抬
大槩亦是準

先生見正甫所衣之衫只用白練圓領領用皂問此衣甚制度
曰是唐衫先生不復說後遂易之 遷

布一箆四十眼著八十絲爲一升今興化人能爲之云二十升
布已難做至如三十升不知古人如何做也若三升布則極
疎矣古人不諱白皮弁乃以白鹿皮爲之但加飾焉如冠之
白但用疏細爲吉凶耳 方

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鬭雞雀與工輸巧爭辨云云論到下稍一著勝一著沒了期一曰

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

莽何羅本姓馬乃後漢馬后之祖班固爲澤而改之 方子

菰隱不去爲瓜耳瓜可無身不可無 升卿

陶隱居注本草不識那物後註得差背底多緣他是江南人那時南北隔絕他不識北方物事他居建康 義剛

仙游有蔡溪見說甚好裏面有一片大石有一石門入去蔡溪到那石上有陳履常居太興開此地好窮少餅但入去石上坐飢甚則喫少許餅久後喫盡了飢不奈何欲出則當初入門已發了拋言遂且忍飢遇推者見他在坐亦異之閑得些暢事來喫久後報得外面道人都來遂起得箇庵自此却好窮翁嘗至其庵時陳居士方死尚在坐未曾斂見面前一石頭似箇香山子細看又不是石恰似乳香滴成様都通明自旁一道入云言是陳先生臨死時滿出鼻涕又一道人來禮拜歎息云可惜陳先生鍊得成後却不成 同

俞材



宗觀閒李定之子某有文字乞毀通鑑板建人閒坐此時言亂後放歸復官詞云下喬木而入幽谷朕姑示於情見恩以鵷鸞而笑鳳皇爾無況於迷識



論文上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 [illegible] 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illegible]

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巳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夔孫

閒隨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巳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巳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

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

楚些沈存中以些為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道夫。[illegible]

楚詞注下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後却就這語意撰一件事為證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此[illegible]

高斗南解楚詞引瑞應圖周子充說館閣中有此書却引得好他更不問義理之是非但有出處便說好且如天問云啓棘賓商山海經以為啓上三嬪于天因得九歌九辯以歸如此是天亦好色也柳子厚天對以為胷嬪說天以此樂相胷援得其以為棘字是夢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如鄭康成解記衣裳作齊衰云是壞字也此亦是壞字蓋啓夢賓天如趙簡子夢上帝之類賓天是為之賓天與之以是樂也今人不曾讀古書如這般等處一向恁地過了陶淵明詩形夭無千歲曾氏孜山海經云當作形天舞干戚看來是如此周子充不以為然言只是說精衛也此又不用出處了僩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方子。[illegible]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黄晁張之徒不足學也拱

荀卿諸賦縝密盛得水住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也無味[illegible]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雄潘勗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人傑。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此等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更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方子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淳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腔子謂作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illegible]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京城成其書曰前代有所作時皆有賦周美成聞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降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即令誦一遍宰相不知是誰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即展開抑然誦一遍上喜既退同列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傍文[illegible]呂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美成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美成賦亦在其後

賓戲解嘲劇秦貞符諸文字皆祖宋玉之文進學解亦此類陽春白雪云云者不記其名皆非佳文義剛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

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
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
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
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
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
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
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
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
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
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
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脈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
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
血脈勢向皆効他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
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脈做將去少

六五二二 百非九 四

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
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
是人思量不着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
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
恁地安穩(或曰子賀云前來道 夔字只要會鋪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
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
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
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
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
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功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
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
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
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
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颯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

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
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明
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僩 賀孫)又云人晚年
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鋩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
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
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
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今更將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
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是不理
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
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
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
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有驚人之語都是硬執他
底(言)

六一八 百九九 三

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俛讀作盼者非(僩)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夔)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
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聖賜云國初制詔
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今
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若海 義剛)
先生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
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
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
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
了人文字(義剛。夔孫錄云：韓文大綱好，柳文論事却較精覈，如辨鶡冠子之類。但其他有數處…)
(時舉)
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
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
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

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 揚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

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卻得永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

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揚

陳仲蔚問韓文禘議說懿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甚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唐又封臯陶為祖又尊老子為祖更無理會又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辯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卻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且如射王中肩之事乃是周末征伐自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有是事然封建諸侯卻大故難制御且如今日溪洞能有幾大若不循理朝廷亦無如之何若古時有許多國自是難制如隋公時原之一邑乃周王不奈他何賜與鄭鄭不能制到晉文公時周人將與晉而原又不服故晉文公伐原且原之為邑甚小又在東周王城之側而周王與晉鄭俱不能制蓋渠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守有不法處便可以降官放罷古者大率動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在周官時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勢不同便是難說因言孟子所謂五等之地與周禮不同孟子蓋說夏以前之制周禮乃是成周之制如當時封周公於魯乃七百里於齊尤闊如所謂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以地理考之太段闊所以禹在塗山萬國來朝至周初但千八百國又曰譬之一株枝葉太繁茂本根自是衰枯如秦始皇則欲削去枝葉而自留一幹亦自不可 夔孫

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卻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 賀孫

退之除崔群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制別更無不知如何 賀孫

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明君臣之大義適權通變又當循夫理之當然者也先生曰說開了當云雖武王周公為萬世標準然伯夷叔齊惟自特立不顧又曰古本云一凡人沮之則是與彼夫聖人是一對其文意太有力 賀孫

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嘗疑之只看過了後見謝子暢家本乃從山傳歐陽本圖了此不字

韓退之墓誌有怪者了

先生言韓文宴喜亭記及韓弘碑

唐僧多投士大夫之有名者討詩文以自華如退之送文暢序中所說又如劉禹錫自有一卷送僧詩或云退之雖闢佛也多要引接僧徒曰固是他所引者又卻都是那破賴底僧如靈師惠師之徒及晚年見大顛於海上說得來闊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 廣

先輩好做詩與僧僧多是求人詩序送行劉禹錫文集自有一冊送僧詩韓文公亦多與僧交涉又不曾見好僧都破落戶然各家亦被韓文公說得也狼狽文公多只見這般僧後卻撞着一箇大顛也是異事人多說道被大顛說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會他病痛被他說得高便道是好了所

以有如聰明識道理者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之語歟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
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
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
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
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
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
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
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辨却笑
曰必被他無禮
柳文局促有許多物事却要就些子處安排簡而不古更說此
也不妨封建論并數長書是其好文合尖參短如人火杜吹
急來說不及又便了了 拼丈。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
九十二 百卅九
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宮沉羽振錦心繡口柳子厚語
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祈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
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
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
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
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
如題太白像高軒過古詩是晚年做到平易處高軒過恐是
絕筆 又云後山仁宗飛白書記其文曲折甚好東坡得自 不如柳之局促○然曾韓歐蘇公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
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
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
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

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
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詔詞等言語有甚拙者
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
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
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
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
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
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益得人
甚事因論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
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 壽昌云文同大略曰自 子何後方見於戶部校章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
一百卅九 九
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
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
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
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奪范文正公
好處歐不及李晚年須參禪有一記說達磨宗派甚詳須是
大段去參究來又曰以李視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婦然某人
華文字乃妖氣之見
先生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
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
溫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語
六一文一倡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爲歌
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

自言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諸老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

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illegible]亭記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編在拾遺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錄

欽夫文字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亞夫曰歐公文字句句改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官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昉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穩字知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illegible]）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矣

前輩見人皆通文字先生在同安嘗見六一見人文字三卷子是以平日所作詩文之類楷書以獻之僴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僴用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

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荊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荊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荊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爲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荊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澀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說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爲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illegible]）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它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

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 僩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此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爭年應舉時文字 揚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疎如此 淳

六一記菱谿石東坡記六菩薩皆留意防人取去然亦衆不類如此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 蓋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 道夫

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點檢 義剛



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頴傳 必大

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麽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 賀孫

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須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麽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本云不能得起頭行數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道夫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因言東坡所薦引之人多輕儇之士若使東坡爲相則此等人定皆布滿要路國家如何得安靜 賀孫

諸公祭溫公文只有子由文好

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得來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以此見歐公有不公處或曰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拱壽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illegible]

[illegible]後面恰似少後添 節

後來惟汪聖錫制誥有溫潤之氣曾問某人前輩四六語孰佳答云莫如范淳夫因舉作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尊事荊王顧予冲人敢後茲典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及 德明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振

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 學公羊儀禮

蘇子容文慢 義剛

南豐文字確實 道夫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或言某人如搏謎子更不可曉曰然尾頭都不說破頭邊做作掃一片去也好只到尾頭便没合殺只恁休了篇篇如此不知是甚意思或曰此好奇之過曰此安足爲奇觀前輩文章如賈誼董仲舒韓愈諸人還有一篇如此否夫所貴乎文之足以傳遠以其議論明白血脉指意曉然可知耳文之最難曉者無如柳子厚然細觀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見何嘗如此不說破其所以不說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獨會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槩是不肯蹈襲前人議論而務爲新奇惟其好爲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 僩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 條暢 曲折處曾意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倣醉翁亭記不甚似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 人傑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義剛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

因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 方

子中 南豐有作郡守時榜之類爲一集不曾出先生舊嘗南豐文爲作年譜



問曾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 必大

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衽

因論當世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爲能而好點檢定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至

館職策陳無已底好

李清臣文飽滿雜說甚有好議論

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李舜舉永洛敗死墓誌說得不分不明看來是不敢說

桐陰舊話載王銍云李邦直作韓太保惟忠墓誌乃孫巨源文也先生曰巨源文溫潤韓碑從只是邦直文也 揚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德明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先生舊親寫一冊又曰上殿劄子論元者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議外制皆好

陳幾道存誠齋銘某初得之見其都是好義理堆積更看不辦後子細誦之卻見得都是湊合與聖賢說底全不相似其云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這物事不是如此若是如此孔孟卻隱藏著不以布施是何心哉乃知此物事不當恁地說 僩

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 至

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夭不在美惡上白鹿洞記力輕韓元吉雖只是胡說然有力呂逢文字亦然 揚

韓無咎文做著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嘔啞之音 方

王龜齡奏議氣象大

曾司直大故會做文字大故馳騁有法度袁文大不及他袁文文字澀說不去 義剛

陳君舉西掖制詞殊未得體王言溫潤不尚如此胡明仲文字卻好 義剛

或言陳蕃叟武不喜坡文戴肖望溪不喜南豐文先生曰二家之文雖不同使二公相見曾公須道坡公底好坡公須道曾公底是 道夫

德粹語某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鋪成段時文然今日太細膩流於委靡閔賢良先生曰最長後不成科曰天下安得許多議論 可學○以下論近世之文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苟恰好有箇當下底字卻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一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卻載著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某如今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因說陳叔向是白撰一箇道理某嘗說教他據自底所見恁地說也無害只是又把那說來壓在這裏文字上他也自見得自底虛了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將兩箇要捏做一箇得一箇自方一箇自圓如何總合得這箇不是他要如此止緣他合下見得如此如楊墨楊氏終不成自要爲我墨氏終不成自要兼愛只緣他合下見得錯了若不是見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楊氏壁立萬仞毫髮不容較之墨氏又難若不是他見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陳叔向所見咤異它說目視己色耳聽己聲口言己事足循己行有目固當視天下之色有耳固當聽天下之聲有口固當言天下之事有足固當循天下之行他卻如此說看他意思是如此

只要默然靜坐是不看眼前物事不聽別人說話不說別人
是非不管別人事又如說言忠信行篤敬一章便說道騐事
只在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問道見是見箇
甚麼物事他便說見是見自家身己某與說立是自家身己
立在這裏了參於前又是自家身己在輿是自家身己坐在
這裏了倚於衡又是自家身己却是有兩箇身己又說格物
做心云格住這心方會知得到未嘗見人把物做心與他恁
地說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見爲急聖人尚說學
之不講是吾憂也若只恁地死守得這箇心便了聖人又須
要人講學何故若只守此心據自家所見做將去少間錯處
都不知 賀孫

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
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
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

十八

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
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
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其所畢
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寓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
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
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 賀孫 見徐端立言石林
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
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方子 舞錄云今人做文字却是跳踏號舞成自是不井液無晉 象舞舞訝鼓相似也有男兒也有婦女也有僧道秀才但都 是傒塞嘗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是用數字減 字法如說湖州只說湖此減字法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 嘗見張安道進卷其文時有直筆○蘇詩云今來交字無 象向東萌輩雖是作文亦是非書蘇輔事覽朴實要引 聖朴實頭道理看著雖不入眼却有骨采今人又字全無 衆便做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僧也有道也有婦人也有村人 也有俗人也有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本樣人皆足 [illegible]

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 如今所作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學者輒而譏之下 若本領上正當理會得底事 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貴學古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
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
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
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
耻也矣 夔孫 ○以作文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
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
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
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處只是它每常文字
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
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
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

一九

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
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
一本矣 僩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 壽昌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奈何一以門戶一以父兄在
上責望科舉却有了時詩文之類看無出時節之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
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
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 大雅

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
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
曾却各有一箇科段曾學古爲甚都是定了今覺得要說
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
得又云方之文有盤處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

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方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時舉

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今皆做賢良進卷胡作。

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illegible]之類。方

前輩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後來人卻厭其常格，則變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時先差異了。去僞

又云：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用，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梢與文章都差異了。鵬

[illegible]



問舍弟序子文字如何進工夫。云云。曰：看得韓文熟。[illegible] 又曰：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卻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后山學史記。曰：后山文字極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殺。揚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闒靸。賀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略教整齊足矣。文蔚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illegible]

李漢老若來做詩亦然。淳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其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個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個腔子做，文字氣脈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至之以所業呈先生。先生因言：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

因[illegible]語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道夫

人要會作文章，須取一部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壽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人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

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馬之所以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麄，中間卻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般曲折。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腳，三句題也要立兩腳，這是多少衰氣。賀孫



後人專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似古人。前輩云：言眾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氣魄！今成甚麼文字。節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個字。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illegible]者因論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個難字，而文章如此好。揚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

文字[illegible]無大綱領，拈掇不起。某平生不會做補接底文字，補湊得不濟事。方子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節

因論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 大雅

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 義剛

看陳蕃叟同合錄序文字鄭伯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 揚

因說作應用之文此等苟禮無用亦可但人所共用亦不可廢

曾宰問云尋常人徇人情做事莫有妨礙否曰孔子自有條法從衆從下惟其當爾 謨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覆辨論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 謝章甫

大道

賦道云李德遠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強只精神抑催賦其中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風行金鑄鼎而魑魅不逢姦邪影滅試官大喜之乃是全用汪玉谿相黃潛善麻制中語後來士人經禮部訟之時樊茂實為侍郎乃云此一對當初汪內翰用時却未甚好今被李解元用此賦中且得工訟者遂無語而退德遠緣此見知於樊先生因舉張有人作仁人之安宅賦一聯云智者反之若去國念田園之樂衆人自棄如病狂昧宫室之安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十

## 論文下詩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夔孫

因誦詩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箇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 夔孫

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丕詩但說飲酒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衮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 德明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 方子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鋭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或問形夭無千歲改作形夭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鄉林家藏邵康節親寫陶詩一冊乃作形夭無千歲周丞相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也向家子弟携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疑熙寧以後人寫蓋熙寧本也蓋康節之死在熙寧二三年間而詩中避畜[illegible]諱則當是熙寧以後書然筆畫嫩弱非老人筆也又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 僩

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 僩

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人傑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僩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僩

張以道問太白五十篇古風不似他詩如何曰太白五十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處義剛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學古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 方子佐同。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僩

或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則太佳 僩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卻說好如矮人看戲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卻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 僩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後說花云云今人只說道戎王子自月支帶得花來此甲嘗有一人在都下見一蜀人遍鋪買戎王子皆無曰是蜀中一藥為本草不曾收今遂無人蓄方曉杜詩所言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 璘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某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竟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文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以此類極多 僩

天閱象緯逼蔡興宗作天闚近是 集云古本作闚字 淵僩廣同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卻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直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 方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方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才到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鬭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說鬭雞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

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皆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
埴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
此是東野之工 雜
韓退之詩強懷張不滿弱力闕易爲上句是助長下句是執 雜
退之木鷄詩末句云直割蒼龍左耳來事見龍川志正是木鷄
事
李賀較惟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叢明
劉叉詩斗柄寒垂地河流凍徹天介父詩柳樹鳴蜩綠暗荷花
落日紅翻王建田家留客云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莫令兒
夜啼 方子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
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
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𤦺
行年三十九歲莫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
八百四十 四
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 坊厨。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云云這
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
傷 道夫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
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
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
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
琯亦正 必大
木蘭詩只似唐人作其間可汗可汗前此未有 方子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譏之次日黃巢搜京師識
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 揚
先生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
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

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公留看否 賀
曰對亦嘗看來近日送浩來此灘楊時亦嘗書寒山一詩送
行云養子未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爲
染在薰猶應須擇朋侶五月敗鮮魚勿令他笑汝 壽昌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
時雨不殺是天討長編其詩於其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
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眞所謂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子
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其常勸其人刻之不知
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
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
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
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雜 子
東坡作詩譏一時閒之人有句云煙雨寒花發 [illegible]
八百四十 五
六一
楚卿問山谷詩曰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之人卒乍如何及
得何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
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好了 道夫
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
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晩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
多極其筆力其中云八二者乃大年行次也 雜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己平時出行覺有詩思
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眞是閉
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
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
是絕好 淳
陳博士在坡公之門遠不及諸公未說如秦黃之流只如劉景
文詩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何詩無此句矣
其雜文亦自不及備論 道夫

山谷孫中題黃龍詩乃黃龍自作又曰山谷詩乃洪駒父輩刪
集 義剛
黃龍詩如何及得參寥 義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渠南吟一篇筆力
極健如云承安受命堪垂手挐唐偶見是天意等處說得好
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 又加一點
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鈞亦可扛大魚自有神出沒不
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却不收不知如何正道理不取
只要巧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 必大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
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
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麼句法 雉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問坐間
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百字韻一首對先生曰不如
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 雉
劉叔通屢舉簡齋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南丞
相浮雲境洛下先生宰木春 先生曰此詩固好然
也須與他分一箇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兩箇都是必有
一箇非 雉
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 [redacted] 歲功吏不能四
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來人說是劉信叔詩
政爾雲峯千百疊澹然雲水一孤僧 曾文清詩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臥
聞急雨到芭蕉
劉叔通江文卿二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束底詩好文卿有
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開子蒙嘗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叩

角歌朔雲寒雪滿山何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争奈何
須提掇他
方伯謨詩不及其父錢監公豪壯黃子厚詩却老硬只是太枯
淡徐思遠玉山人與汝談此諸人較好思遠乃程克俊之甥亦
是有源流 雉
或問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又問三兄詩文曰
斯遠詩文皆小畢竟清 文蔚
力推獰龍借水欲手却猛虎奪石坐劉淳叟詩云谷有虎搜石
淳叟作此自以為好不可曉
谷纔水所以好馭其向欲作一詩形容之然極難言大槩到口
便空又滑然此兩字亦說未出 必大
龍衮新天子羊裘老故人讀
群趨浴沂水遙集舞雩風
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兩坊對賜甲第四區極天下土木之工
一曰太師第乃京之自居也二曰樞密第乃攸之居也三曰
駙馬第乃鯈之居也四曰殿監第乃攸子之居也攸妻劉乃
明達明節之族有寵而二劉不能容乃出嫁攸權寵之盛亞
之京攸四第對開金碧相照嘗見上官仲恭詩一篇其間有
城西曲宮蔡氏奢侈敗亡之事最為豪健末云君不見喬木
參天獨樂園至今猶是溫公宅仲恭乃上官彥衡之子也惜
乎其詩不行於世 雉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
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
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有鬼詩云興亡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
有僧月夜看海潮得句云沙邊月趁潮回而無對因看風飄木
葉乃云木未風隨葉下雖對不過亦且如此

問曾慥所編百家詩曰只是他所見如此他要無不會詩詞家
章字畫外更編道書八十卷又別有一書甚少者八段錦看
了便眞以爲是神仙不死底人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
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胡泳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
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眞味發溢又
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
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
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必大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
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
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
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
鬧如何見得 僩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
次諸家詩 僩同
因林擇之論趙昌父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
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
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
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
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
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
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敘事又
却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疎處若

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 竹坡云後山詩非惟山谷縱橫似之然山谷餘力又描狀敍事摹物窮極事情其敍事又不及後山
擇之云歐公好梅聖俞詩然聖俞詩
也多有未成就處曰聖俞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當時諸公
說道恁地好據某看來只似箇上門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
裳上人門罵人祖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後山山谷
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
却雄健 義剛○
今江西學者有兩種有臨川來者則漸染得陸子靜之學又一
種自楊謝來者又不好子靜門猶有所謂學不知窮年窮月
做得那詩要作何用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
變遂至於此本朝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渾成底意思
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
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
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凉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
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 雉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却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
好或舉某人會做詩曰他是某人外甥他家都會做詩自有
文種又云某嘗謂氣類近風土遠氣類才絶便從風土去且
如北人居婺州後來皆做出婺州文章間有婺州鄉談在裏
面者如呂子約輩是也 燾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
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可學○字學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有只
從聲者 按六書中形聲其一○節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易卯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
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 揚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

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夫之類故鄭漁仲云文
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 時舉
壹貳參肆皆是借同聲字柒字本無此字唯有漆沮之漆漆字
草書頗似柒遂誤以為真洪氏隸釋辨不及此 閎祖
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 廣
黃直卿云如備雀之備也只訓用以其我用他故將雀以還其
力由此取義此皆是祠通底字 義剛
夷狄字皆從禽獸旁苗本有反犬古人字通用無亦得 義剛
古人相形造字白是動不得如轡字後面一箇車兩邊從糸即
纏繩也前面口字即馬口也馬口中銜着繩也 子蒙
秦篆今皆無此本而今只是模本自宋莒公已不見此本了 閎祖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 必大
玉篇偏傍多誤收者如者考孝是也 僩
韻書是難理會如昨日檢抑字玉篇說文中檢才及邑附皆不見
後來在集韻中尋出乃云反印也卻在印部尋得元來無挑
才如此寫 印 義剛
字之反切其字母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汝是也遮字從折故可
與會字叶韻 必大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卻有暗合處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
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洪州有一部洪韻太平州亦有一部韻家文字 義剛
二王書某曉不得看着只見俗了今有箇人寫得如此好俗法
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
揚
字說自不須辨只看說文字類便見王氏無意思 字類有大會意諧其一。
方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
正士方是字 揚

論書因及東坡少壯老字之異 南軒有人有一卷如此 因說南軒書字夥
不甚能辨 因有一篇書東坡字不好南軒以為蘇題之 因論麻衣易不難辨南軒
以快之故 嘗劃其設一文曰或亦只如是不解更好了。揚
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耶 方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
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
魯直論字學只好於印冊子上看若看碑本恐自未能如其所
言 必大
字法在黑內黃魯直論得亦甚然其字卻且如此 揚
筆力到則字皆好 不怕有 如胸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 方
寫字不要好時卻好 文蔚
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鍾鼎款識諸國各不同
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
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刻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
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 僩
鄒德久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魯直書自
謂人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
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
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殼為是但自要
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
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子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
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
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
衰下其為人亦然道夫言尋常見奮直亦說好話意謂他與
少游諸人不同曰他也卻說道理但到做處亦與少游不爭
多他一輩行皆是恁地道夫曰也是坡公做頭故他門從而
和之曰然某昨日看他與李方叔一詩說他起屋有甚明窗
淨几眼前景致未稍又只歸做好吟詩上去若是要只粗說

也且說讀書窮究古今成敗之類亦可如何却專要吟詩連了道夫曰看他也是將這箇來做一箇要緊處曰也是將來做箇大事看了如唐韓柳皆是恁地道夫云嘗愛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這般意思甚好曰他也是謗要讀書只歐公却於文章似說不做亦無緊要如送徐無黨序所謂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皆是這意思道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甚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勸入爾道夫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又寄居湖湘間士人希蹟兼他自立得門庭又高人既未必信他被他門庭高人亦一向不來到他處箇又是不如他底不能問難故絕無人與之講究故有許多事道夫曰如他說孟子道性善似乎好奇全不平帖曰他不是好奇只是看不破須着如此說又如疑孟辨別自做出一樣文字溫公疑得固自不是但他箇更無理會某嘗謂今只將前輩與聖賢說話來看便見自家不及他處今孟子說得平易如此溫公所疑又見明白自家却說得恁地聱牙如何辨得他倒道夫曰如此則是他只見那一邊不知有這一邊子曰他都不知了只如楊氏爲我只知爲我都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公其心而無所私底意思了又如老氏之虛無清淨他只知箇虛無清淨今人多言釋氏本自見得這箇分明只是見人如何逐又別爲一說某謂豈有此理只認自家說他不知便得先生以手指其下月曰他若知之則自處便須還是白黑處便須還是黑豈有知之而不言者此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辭之不平便是他蔽了蔽了便陷陷了便離離了便窮且如五峯疑孟辨忽說出甚感物而動者衆人也感物而節者賢人也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劈頭便罵了箇動他之意是說聖人之心雖感物只靜在這裏感物而動便不好中間胡廣仲只管支離蔓衍說將去更說不回某一日讀文定春秋有何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一語某執以問之曰若以爲感物而動是不好底心則文定當時何故有此說廣仲遂語塞先生復笑而言曰蓋他只管守着五峯之說不肯放某却又討得箇大似五峯者與他說只是以他家人自與之辨極好道理只是見不破後便有許多病痛道夫

## 拾遺 編成而續有遺者悉書此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烱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

便以動者爲危亦未當若動於義理則豈得謂之危乎

允執有常久不變之意者得之 此建別錄所載廣錄五條則是李季者書語今入此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 思有善惡又動中動靜 陽明陰晦 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 夢有邪正又靜中動靜 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寤則虛靈知覺之體燀然呈露如一陽復而萬物生意皆可見寐則虛靈知覺之體

聰睿智伏而神用而萬物生不可類○此答蔣日者而詳

問遺書

忠信進德終日以下是說此一理後言形器今古人我皆一統

神如在上在左右是道體偏滿誠字是實理如此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不信有誠

理義悅心是恆當玩理養心則兩進一是知而悅一是養而悅

當知用心緩急如大經大體是要先知用心以次乃可緩緩進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是使之各得其分恰好處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處憂樂好皆偏係也方寓無秋言則循天之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心言事親之

只歸之自然則更無可觀更無可玩索上句謂不求其所以然

只說一箇自然是顢頇也謂不可如此爾○龜山答人問赤

子入井令求所以然一段好

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

靜萬化參然者

斷置言倒斷措置也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其不因言貞

於五常爲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

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爲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

云賢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

事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答云蓋嘗有語曰

敬心之貞也

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卻微服過宋一段有盡人事回立命之意○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須是的然識得這箇物事然後從忠信做

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立乎其大者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

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槁木死灰沒理會只是公

若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只是聖人至公至

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偏天下皆寒熱則偏天

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

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

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淳

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閒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

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

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

便理會得更不煩也壽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爲方在圓爲圓方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這道理豈

不是樂

嘗言坐即靠倚後來思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處乃

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李通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有翼其臨翼翼敬也

僂句成欺黃裳亦誤事見左傳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

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令往

來遺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了因

言宣姜全不成人卻有賢女許穆夫人宋襄公母是也春秋

時曾最號禮義之國然其間成甚風俗必大

康節說形而上者不能出莊老形而下者則盡之矣

二先生說下者不盡亦不甚說關子明說形而上者亦異老○李通方

朱子語類卷之一百四十　　卷終